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滅于四紙

素

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惡友篇第五十四

擇交篇第五十五

善友篇此有

述意部第一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辨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憎厚薄趣背苦舍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種糝糶而欲歲取精糧驅駕驚蹇而望騰超資絕不亦或哉如鳥獸蟲蛇之智猶知因風假驚託託附高以成其事矣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瘁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瑳之意事存我友又如嗉牛之益飛極百步若附鷹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託也亦同凡夫溺喪極趣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威則高昇十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張

歲

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尔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今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既知見即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為說

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
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爲分析
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
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
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暖法從得
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
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
利他都不加水乳是名眞善知識法師之
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
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龜龜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眞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
然後教人無窮聞失無退行失無散
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
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
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
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今時世尊又共長老
難陀至於一賣香卹見彼卹上有諸
香裏見已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

難陀汝來取此卹上諸香裏物難陀
今時即依佛教於彼卹上取諸香裏
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
香裏然後放地今時長老難陀聞佛
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
地上今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
觀於手看今時難陀聞佛語已即觀
自手佛語難陀汝觀此手作何等氣
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
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
識時常共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
定當得廣大名聞今時世尊因此事故
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沈水香 及以薰香麝香等
須更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今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
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
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

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
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莊嚴
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
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
直諫於外說其善三病瘦縣官爲其
怔忡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
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
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
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
死於棺殮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
家

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
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
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
來入城各共議言吾等設計從其獵
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行一
人陳辭其言麋獮而高自大咄男子
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
施肉今弟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
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

損宗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
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辭各隨所言以
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辭甚麗獷

云何相與宗

其言如刺人

且以角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為善哉

謂我以為兄

其辭如技體

便持一膊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其辭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為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宗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辭麗細各與

宗分於是天說頌曰

一切男子辭

柔輒歸其身

是故莫廢言

義利不離身

余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鹿辭則所欣

釋子是第二人者鹿陀和梨是第三

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

天說偈者則吾身是余時相遇今亦

如是

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
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鳥王其鳥
名曰蘇弗多羅隨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
柰城與八萬鳥和合共住善子鳥王
有妻名曰蘇弗室利善言善子時彼鳥妻
共彼鳥王行欲懷妊時彼鳥妻忽作
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食現今人王
之所食者而彼鳥妻思是飲食不能
得故宛轉迷悶身體憔悴羸瘦顫掉
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
於地身體憔悴羸瘦顫掉不能自安
彼時鳥妻報鳥王言善哉聖子我今
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餽饌
如王食者時善子鳥告其妻言異哉
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
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
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鳥王言
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
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鳥王
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
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鳥王
作是語已憂愁悵怏思惟而往復作
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

如王食者實難得也余時鳥王群衆
之內乃有一鳥見善子鳥心懷愁憂
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鳥王所白鳥
書異哉賢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
子鳥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鳥復
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
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餽饌王所食
者是時鳥王復告彼鳥作如是言善
哉善友汝若力能為我辦得如此事
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余時彼鳥從
鳥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
王宮去厨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
食厨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
餽膳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
欲奉與王余時彼鳥從樹飛下在彼
婦女頭上而立啄鵲其鼻時彼婦女
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
余時彼鳥即取其食將與鳥王鳥王
得已即將與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
身體安隱如是產生余時彼鳥日別
數往奪彼食取將與鳥王時梵德王
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怪異云何
此鳥數數常來穢汙我食復以嘴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四十九

軍容

法苑珠林卷五十一

第十卷

軍容

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鳥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鳥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鳥言汝比何故數汗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今時彼鳥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鳥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鳥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今時彼鳥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奈 有一鳥王常依止
八萬鳥衆所圍繞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鳥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鳥妻所思香美膳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為彼鳥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為鳥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為大王一勅已 於後不敢更復為
時梵德王既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目者 彼應重養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鳥 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鳥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
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鳥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鳥者即憂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憂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頌曰
澡身沐德 鑪冶心塵 冰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願值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大聖垂化正攝群心善惡二門

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惡攝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攪翳五燒滯八倒之沈淪勞四生之維繫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修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營憊日就增進因此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愍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第二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以棄之不規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

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實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殺不至三惡為惡友殺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

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從愚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暗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臥牀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

周聞諸方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

又佛本行經云介時佛告諸比丘言

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樓茶鳥一頭名憂波迦樓茶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樓茶鳥有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介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眠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嗷嗷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今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華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華墮落在

我頭邊我於介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華介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游行經歷忽然值遇一毒藥華便作是念我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樓茶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樓茶聞彼憂波迦樓茶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樓茶頭尋食毒華迦樓茶頭既寤已嗷嗷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猝去何乃作如是惡事即說偈曰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華甘美味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五

雜事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反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
樓茶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即我
身是彼時憂波迦樓茶鳥食毒華
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爲
作利益反生瞋恚今亦復令我教利
益反更用我爲怨讎也

又佛本行經云今時世尊與彼難陀
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
魚店今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
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
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
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
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
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
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促住還
放於地難陀自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
今時難陀促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
於地今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舉手
今時難陀即舉其手今時佛復告難
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六

雜事

唯有不淨腥臭氣也今時佛告長老
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
共爲朋友交往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
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
名聞遠至今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
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昏

善人慕授福

惡友樂讎怨

善惡昇沈異

薰猷別路門

擇穴篇第五十五

此有
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
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譬同
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縛心
心應其境心境相乘善惡業現故知
三寶所資在物爲貴其德既弘其功
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非直自
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七

雜事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雪山根底曲山壑中有向陽處衆鳥
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
鳥爲王今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
言善誰應爲王有一鳥言當推鷓鴣
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脚長頸
衆鳥脫犯啄我等腦衆咸言今復有
一鳥言當推鷓鴣爲王其色絕白衆鳥
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
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
不可又復衆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
觀者悅目可應爲王復言不可所以
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儻時
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
爲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勤伺
守護我等堪爲王者衆咸可今有一
鷓鴣在一處住有多智慧作是念言
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
梟法夜則不眠晝則多睡而諸衆鳥
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爲
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
正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
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恭

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
時衆鳥即說偈答

點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余時鸚鵡聞衆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歡喜時覩面

常令衆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觀

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義此

鸚鵡鳥聰明點慧堪應爲王便拜爲

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梟者今闍陀

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

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

唯有雌在後有鳥來覆之共生一子

子作聲時公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鳥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

鳥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

薩思惟衆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
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殺
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
行邪行以貧窮故爲人下賤下賤畏
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
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何以故
五欲充足無乏所短故如提婆達多本
生曾爲一蛇與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
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飢窮困乏
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蟇蝦蟇
說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
持戒無此衆惡是爲布施能生尸羅
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
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
昔過去久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
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
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
捉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
一丸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
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師

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
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慾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祛囂煩

懲心見真理

擇交惡自終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略引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榮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
葉僧也多知解善稅術帝禁圖讖尤
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榮陽
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初達以實告
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
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
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
欲遠避以繫獄囚久脚遂變急不能
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卧
草中兵騎躡草悉皆靡徧對逼不
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自達一心服
死唯專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
又有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十二

軍字

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期斬決僧明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既因得脫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關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反遂摠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王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期食時赤氣數文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從駕東歸及魏軍眾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傍垂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縣下時夜大暗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十三

軍字

計悼惶投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眾警備將發而山谷重疊襄回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逢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不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練丹黃自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勸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十四

軍字

牀頭物及發撒牀見向者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西則東望山顛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也余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鄭重傍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臂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脣智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憶阿鼻又眼睛已赤噉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舉詣豐所住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鍼鍼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陸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掘甕傍去一方石遂有縣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現存

右三驗出
梁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第三十四張、軍字號

續編通鑑大綱略纂沙門目録卷第五十一

力品監印經院目録卷第五十一

內侍府通事司常經院目録卷第五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一頁中一行至本頁下五行原版殘，以麗藏本換。
- 一 一頁中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 一 一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一頁中三行「善友篇第五十三」下，資、磧、普、南、清有夾註「此有二部」。
- 一 一頁中四行至五行「惡友篇第五十四擇交篇第五十五」，徑、清無。
- 一 一頁中六行「善友篇此有二部」，資、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一頁中六行與七行之間，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 一 一頁中七行「第一」，徑無。下至六頁中末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一頁中九行第四字「幽」，南作「報」。
- 一 一頁中一四行第七字「虺」，資、磧、普、南、徑、清作「卉」。
- 一 一頁中一五行首字「驚」，資、磧、普、南、徑、清作「霧」。
- 一 一頁中一九行「如嚙」，資、磧、普、南、徑、清作「搏」。
- 一 一頁中二〇行「鸞尾」，磧、「作頭尾」；南、徑、清作「龍尾」。
- 一 一頁中二一行「迅也」，磧作「迅速」。又「溺喪極趣」，資作「弱喪極趣」；磧、普、南、徑、清作「弱喪極」。
- 一 一頁中末行第一〇字「威」，南、徑、清作「力」。
- 一 一頁下六行第一一字「法」，徑作「說」。
- 一 二頁上一二行「龜鼈」，資、磧、普、南、徑、清作「蜘蛛」。

一二頁上二二行第八字「邸」，資、磧作「底」。下至本頁中二行第九字同。

一二頁中一行「時常共居」，資、磧、普、南、徑、清作「恒常自居」。

一二頁下二行「莊嚴」，資、磧、普、南、徑、清作「大莊嚴」。

一二頁下八行「其善」，資、磧、普、南、徑、清作「人善」。

一二頁下八行至九行「三病瘦縣官爲其怔忡」，資、磧、普、南、徑、清作「三縣官若爲其征訟」。

一二頁下九行末字「捐」，資、磧、普、南作「損」。

一二頁上一行「損實」，資、磧、普、南、徑、清作「捐肉」。

一二頁上八行「枝體」，普、南、徑、清作「肢體」。

一二頁上一行「其辭」，資、磧、普、南、徑、清作「詞其」。

一二頁上一六行「天說頌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天現其身而

作頌曰」。

一二頁中三行夾註右「隨言」，資、磧、普、南、徑、麗作「隋言」；清作「此言」。

一二頁中五行夾註右「隋言」，清作「此言」。

一二頁中七行第一〇字「食」，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頁中九行「樵瘁」，資、磧、普、南、徑、清作「顛顛」；麗作「樵瘁」。

下同。

一二頁中一四行第九字「告」，資、磧、普、南、徑、清作「語」。

一二頁下四行「賢者」，資、磧、普、南、徑、清作「聖者」。

一二頁下九行「辨得」，資、磧、普、南、徑、清作「得辨」。

一二頁下一三行第八字「辨」，資、磧、普、南、徑、清作「辦」。

一二頁下一六行「啄鵲」，資、磧、普、南、徑、清作「啄嚙」。

一二頁下一九行「即將與妻」，資、磧、普、南、徑、清作「啖」。

資、磧、普、南、徑、清作「即將與彼善女烏妻」。

一二頁下二〇行「日別」，資、磧、普、南、徑、清作「別日」。

一二頁下二二行「怪異」，資、磧、普、南、徑、清作「奇異」。

一二頁下末行第五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上一

五行第一二字同。又夾註「下淮」，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頁中一八行「鑪治心塵」，資、磧、普、南、徑、清作「鑪治心塵」；麗作「鑪治心堅」。

一二頁中二一行夾註「此有二部」，徑無。

一二頁中二一行與二二行之間，清有「迷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二頁中末行「大聖」，資、磧、普、南、徑、清作「七聖」。

一二頁下三行第九字「勞」，資、磧、普、南、徑、清作「繫」。

一二頁下六行第五字「罕」，清作「罕」。

「空」。又第一一字「營」，資、磧、普、南、徑、清作「造」。

一 五頁上六行第六字「常」，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頁上八行「從愚事」，資、磧、普、南、徑、清作「愚從事」。

一 五頁中一行第五字「瞋」，諸本（不含石，下同）作「因瞋」。

一 五頁中一二行首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又」。

一 五頁下九行「一毒藥華」，資、磧、普、南、徑、清作「一箇毒華」。

一 五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寤」，資、磧、普、南、徑、清作「睡寤」。

一 五頁下二二行「惡事」，資、磧、普、南、徑、清作「事已」。

一 六頁上六行首字「身」，南、徑、清無。

一 六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促」，諸本作「捉」。二〇行第五字同。

一 六頁中一行末字「昏」，資、磧、普、南、徑、清作「玄」。

一 六頁中一二行第三字「慕」，資、磧、普、南、徑、清作「募」。

一 六頁中一三行「薰猷」，諸本作「薰蕕」。

一 六頁中一四行夾註「此有二部」，資、磧、普、南、徑無。

一 六頁中一四行與一五行之間，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六頁中一八行「縛心」，諸本作「熏心」。

一 六頁中一九行第八字「乘」，資、磧、普、南、徑、清作「成」。

一 六頁下五行「鵠鵠」，資、磧、普、南、徑、清作「鵠鵠」。

一 六頁下一五行至次行「勤伺守護」，資、磧、普、南、徑、清作「伺守能護」。

一 六頁下一七行第七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六頁下一九行「夜則不眠」，資、磧、普、南、徑、清作「夜寤」。

一 七頁上九行「集義」，資、磧、普、南、徑、清作「集義」。

南、徑、清作「集議」。

一 七頁中四行首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作」。

一 七頁中七行「無乏所短故」，資、磧、普、南、徑、清作「無所乏短」；麗作「無所乏短故」。

一 七頁下一二行「稅術」，諸本作「呪術」。

一 七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効」，資、磧作「効」。

一 七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自」，南、麗作「目」。

一 七頁下二二行第八字「中」，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八頁上三行第八字「期」，諸本作「明」。

一 八頁上八行「不反」，資、磧、普、南、徑、清作「不久」。

一 八頁上一二行第二字「王」，資、磧、普、南、徑、清作「至」。

一 八頁上一四行「數文」，諸本作「數丈」。

一 八頁上一九行第二字「衆」，諸本作「東」。

一 八頁中一行第四字「投」，諸本作「捉」。

一 八頁中一八行「練丹」，資、磧、普、南、徑、清作「靈丹」。

一 八頁下八行「鄭重」，資、磧、普、南、徑、清作「恃重」。

一 八頁下一二行「期我」，麗作「欺我」。又「眼睛」，資、磧、普、南、徑、清作「眼睛」。

一 八頁下一三行「驚禪」，資、磧、南作「驚憚」。

一 八頁下一四行第五字「住」，資、磧、普、南、徑、清作「徑」。

一 九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滅

西明寺沙門釋道安撰

眷屬篇第五十六

校量篇第五十七

眷屬篇此有四部

述意部 哀戀部

改易部 離著部

述意部第一

竊尋眷屬萍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沈殊趣善如難陀棄榮欲而從道羅雲捨王位而斷結如旃檀林旃檀圍繞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常結怨讎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蛇之種善惡路分禍福可觀也

哀戀部第二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躑躅稱怨大喚悶絕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二篇 滅 抄百十
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分土者

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入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藉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今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爲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爲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大慈悲願往至彼

今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遙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顛蹙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噓氣而住今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爲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三篇 滅 抄百十一

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爲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是諸苦

今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等曾見有生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標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旨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刹 命終能離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懷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淨持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爲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眞覺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最爲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今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五張 滅 金
皆息並獲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為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歲書學聰慧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尸上氣絕復蘇親族諫喻奪尸殯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先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齎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為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以悲窮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憐其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五張 滅
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初利天梵志詣門燒香親脚祝願求見閻羅王王勅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歲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

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帝泣曰我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若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為子勿安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鬼神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桓為大眾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名反謂語我為癡騃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為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尔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六張 滅 金
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為已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央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羅漢道

又大法華經云佛言一切眾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眾生之中無有決定老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變身

改易部第三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有其食時輒勅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安入門裏乞丐求索余時長者歛思美食便勅其妻令

作飯食教殺肥雞薑椒和調煮之令熟飯食釘鉅即時已辦勅外開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伺其空食現出聖前便祝願云但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為道人而無羞恥室家空食何為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母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鉤鏢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深著愛其牢 慧說愛為獄
深固難得出 具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
答曰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為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刹卿作賣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刹國中為羅刹所食

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為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睹彼愚者不知豈不慚恥於是長者慚然毛豎如畏怖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陀洹道又雜寶藏經云佛時游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勅即往索水令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其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為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終既得抱佛鳴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出家者當得羅漢主便即放迦葉佛

時出家學道故得羅漢今時為徒眾主罵諸聖尼為婢今屬於他五百身中常為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息每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歎薦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擲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氣復蘇其兒功德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沈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常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挲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小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十張

戒 淫

聞其說靡知所如即為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踴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讚言善來頭鬚自憶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憶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為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眾為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今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常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憶水魚吞不死受二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今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十張

戒 淫

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背意二知夫背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白紫弱緋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為取此華樹枝細劣即時摧折兒便憶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挲占視永絕不蘇父母悲哀五內摧傷眾客見之亦代哀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憇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念勿復憂感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嗽之三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為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為是卿子乎為在諸龍中龍神之子耶時佛自解言非是諸天子亦非為卿子復非諸龍子生死諸因緣無常譬如幻一切不久立譬若如過客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離著部第四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增長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無底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鬭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眾苦馳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安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如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藿欲刺傷人家如鐵蟲覺觀常嘍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作救作歸非我

善友是故宜當急捨離之又無始已
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爲父子親
疏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
味著男女妻妾諸女色欲當知即是
味著礫石之電即是味著利刀之刃則
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聖熱鐵
牀即是味著熱鐵几墜舍利子若有
味著華鬘香塗即是味著熱鐵華
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
攝受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甕
若有攝受奴婢作使當知攝受地獄
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
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黑駁豬狗又是攝
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
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即是
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
子寧當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極
熱徧熱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

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深愛之心遠觀
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
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
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
是怨對本是生首本當知婦人滅聖
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華散布於地
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邪性流布
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
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
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
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徧周行故
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
衆生爲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衆生
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
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
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
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
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馮仗
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
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
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
爲婦
又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有三種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
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爲隨生子謂子
父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
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
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
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何下生子若
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
殺等是名下生子又五無返復經云
聞如是一時師在舍衛國與千二百
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
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
二人耕田毒蛇螫殺其子其父猶耕
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
此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曰是
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
死夫威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
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
某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
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見
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
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
死兒母即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
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第七張 戒 誡

耶兒母即為梵志說譬喻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能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隨其本行不能救護

復詔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張不相顧望我弟亦亦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護

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

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之命慈愛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東西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第七張 戒 誡

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問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桓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作禮却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曰我從羅閱祇園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耕田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悲是為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最為返復知身非常身非已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為凡夫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得視如暗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不足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產業欲為長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作禮復能布施

法苑珠林卷五十二 第八張 戒 誡

三寶最是為要梵志稽首為佛作禮歡喜奉行

頌曰

眷屬多攪擾染著亂心神親疎未可定何得偏憎憐乾城無片實渴鹿諍餘塵息心上空響廢念心源真

感應緣 略引七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津

宋居士素廓 宋居士下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潼涪城人也家巨富有二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豬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擬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猪是君兒也如何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天西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歎

晉董青津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津元初為越騎校尉津母宋氏孕津時夢有人語云尔必生男體上當有

青誡可名為青律及生如言即名焉
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
觀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
州迎主簿律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
曹參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
不報濟至十八日臨盡起望謂母曰
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
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
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乘勿安齋
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
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
順說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
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
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
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
東見律如生云願母割哀還去律今
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
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律云
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
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眼中聞律喚
聲驚起見律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
往在何處律云從亡來住在練神宮中
滿百日當得生切利天津不忍見父母

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
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
勿復啼哭祭祠阿母已發願求見律律
不久當命終即共律同生一處父壽可
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勤
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
得有光明律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
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律
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宋西河律
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
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
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
得離七苦律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
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
誰家律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
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
唯此閒生十七年餘處正五三年耳自
今以後毒厲歲多宜勤修功德律見
世人死多憶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
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
差異無相值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
垂死可令見汝不律曰不須相見益
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

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
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
聞餘香焉律云所生七家江縣羊希
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
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宋素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徵中為
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
未盡棺櫬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
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
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
階闥崇麗既命廓進主人南面陸森
然威飾冠自執刀者點廓坐定溫
涼畢設酒炙果粽菹餽等廓皆嘗進
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巡行主人謂
廓曰身主簿不幸閤任有闕以君才
穎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
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加少
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
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
此閒榮祿資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
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
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
在齟齬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二十二張 藏

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涕洟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介。何容相逼。願言不獲。深為嘆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句點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止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眾。未得一垣。城門楯並黑。固圍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隅有諸屋宇。駢填銜接。而其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平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瘡痍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望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止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寬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為憂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即廓嫡母也。廓妙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街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未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馮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蒙寵。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三十三張 藏

今太子洗馬是也

宋居士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為取妾。復積載。不子。將祈求繼嗣。千徧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已五歲。右四驗出 冥祥記

唐京城真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行亡後。奉尊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遂七日不動。眾皆歎異之。以為入三昧也。既而慧如開目。涕泣。泣流。僧眾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現瘡畢。乃說。眾皆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亡。知識。不如答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唯見龜來。故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今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道。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銀星迸著。如脚被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匹。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眾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三十四張 藏

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年。卒。真寂寺即今化度寺是。右一驗出 冥祥記

唐京都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內其家乃產一青黃母狗。會師妻為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為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正。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已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及行客。就觀者。極眾。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常不離此舍。過齋時。即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為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一匹。并將草駒。是時歲晚。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番期逼促。擗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為生平避汝。父將石餘米乞女

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
向了汝復何苦敦逼如是信聞之驚
愕流淚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馭鞍
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焉遂
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
見之悲哀相對別為廠樞養飼有同
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
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溫無隱
政州司法張金停俱為丁艱在家聞
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
其由委並如所傳方二驗也
其詳補遺
校量篇第五十七此有
七部

述意部

施田部

十地部

福業部

罪業部

雜行部

方土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審知一揆圖度萬端業行黑白
受報昇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
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群聖降迹緣感
斯應或標奇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轍
雖殊弘道同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第二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

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
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憶數比藍財
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
窮乏即設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
時比藍欲澡自手傾於軍持而水不
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而
水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
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盡
是邪偽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
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
天人語意便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
施用成無上正真之道審如所願者
今我瀉水當憶我手作誓願已便傾
灑瓶水即憶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
成佛不久尔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
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
佛告須達尔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
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
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
真妙清淨弟子真正所施雖少獲報
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
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
陀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

陀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陀舍人
施百斯陀舍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
那舍人施百阿那舍并前福報不如
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
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
羅漢百阿那舍百斯陀舍百須陀洹
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
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
方眾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
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
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
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
自歸八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
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復以持
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
慈念眾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逾過
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
法執在心懷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
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
躍身心清淨得阿那舍道
十地部第三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
勒菩薩我今為汝說菩薩所行功德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三十八 戒

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觀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又無性攝論釋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徧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曰
如竹破初節餘節速能破得初地真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第四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轉輪聖王福一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一東弗于逮人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一俱耶尼人福等一鬱單越人福一鬱單越人福等一四天王福一四天王福等一三十二天王福一三十二天王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三十九 戒

等一炎摩天福如是展轉校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
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喻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所受天身無有骨實亦無汙垢不生嫉妒其目不眴衣無塵垢無有煙霧亦無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照轉輪聖王都無此事於已妻子不偏攝受離於嫉妒飲食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轉輪聖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儺音樂無有教者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故一切皆忘切利下天尚有大樂況上天樂難可爲比如是展轉校量從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爲比
罪業部第五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利利旃陀羅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一麻中皆生諸蟲以壓油輪而壓取之即便油出此壓油人於其日夜爲應定殺幾所衆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四十 戒

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罪等一姓女舍罪其舍有千女皆爲求欲如是十姓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刹利旃陀羅居士旃陀羅十輪中等於一王輪一日一夜罪亦時世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姓舍 十姓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坊罪等刹家
雜業部第六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慢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戒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草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飲突墮畜生 何物墮金剛 無著墮金剛 何物輒鷄毛 心柔輒鷄毛 何物香旃檀 持戒香旃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望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界動於地 何物最清淨 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死最穢濁 何物最為高 家和最為高 何山最為明 須彌最為明 何國最為樂 舍衛最為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深山 麋鹿戲深山 何物樂森林 狐貉樂森林 何物憶風塵 沙磧憶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深淵 又雜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為樂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今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取與 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淫 自受知足足 是則生天路 自為已及他 為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為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軟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為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眾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鑠於命 何法為命縛

今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鑠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手捉團土 大如梨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為多大雪山中土石為多諸比丘 白佛言世尊手中少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算數不得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眾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捉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土石今時世尊以爪甲擎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為多此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甲上土甚少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算數不可為比佛告諸比丘若諸眾生形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

大地土如陸地如是水性亦不得人 道者如甲上土憶非人者如大地土 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 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 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 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有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 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眾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 如大地土

方土部第七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陀尼弗婆提鬱單越閼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脩羅何等為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陀尼洲有三事勝閼浮提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第三卷

海

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
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普合諸
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
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
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
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
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
形大三宮殿寬博阿脩羅中有三事
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
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
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
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四
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
勝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
說頌曰
惡多難算善心可陳 人天蓋寡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校量優劣 樂苦昇沈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一三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一三頁上二行撰者，資、磧作「大唐上都西門寺釋道世字玄暉撰」；
普、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一三頁上三行「第五十六」，普、南、清作「第五十六此有四部」；
徑作「第五十六之一」。
- 一 一三頁上四行「校量篇第五十七」，南、徑、清無。
- 一 一三頁上五行「眷屬篇此有四部」，諸本（不含石，下同）無。
- 一 一三頁上六行至七行「述意部」：
：離著部」，徑無。
- 一 一三頁上八行「第一」，徑無。下至一六頁下七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一三頁上九行第五字「萍」，諸本作「泝」。
- 一 一三頁上一四行第一一字「常」，諸本作「恒」。
- 一 一三頁上一六行末字「也」，諸本無。
- 一 一三頁中四行末字「根」，普、徑、清作「振」。
- 一 一三頁下五行第九字「生」，諸本作「生者」。
- 一 一三頁下一六行「淨持戒」，諸本作「持淨戒」。
- 一 一四頁上四行第一一字「爲」，諸本作「爲此」。
- 一 一四頁上六行「聰慧」，諸本作「聰了」。
- 一 一四頁上一〇行第一二字「先」，諸本無。
- 一 一四頁上二一行「大川」，諸本作「一大川」。
- 一 一四頁中一六行「鬼神」，磧、普、南、徑、清作「神魂」。

一四頁中二〇行第五字「名」，諸本作「召」。

一四頁下三行第二字「夾」，諸本作「復」。

一四頁下六行「羅漢」，〔碩、普、南、徑、清〕作「阿羅漢」。次頁下一行同。

一四頁下一六行「變身」，至此，〔徑〕卷第六十四終，卷第六十五始，並有「眷屬篇第五十六之餘」一行。

一四頁下二一行第六字「有」，諸本無。

一五頁上二行「飯食」，諸本作「飲食」。

一五頁上七行「但言」，諸本作「且言」。

一五頁上一六行「鉤鏐」，諸本作「鉤鏐」。

一五頁中六行「睹彼」，諸本作「覩彼」。

一五頁中七行「慙然」，諸本作「忽然」。

一五頁中八行「畏怖」，諸本作「怖畏」。

一五頁中一九行「命終」，諸本作「命絕」。

一五頁中末行「出家者」，諸本作「令出家」。又「羅漢主」，〔碩〕作「阿羅漢」；〔普、南、徑、清〕作「阿羅漢主」。又第一一字「放」，諸本作「放緣此老母」。

一五頁下三行第二字「常」，諸本作「恒」，下至次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同。又「貧賤」，諸本作「貧賤也」。

一五頁下五行「子息」，諸本作「子姓」。

一五頁下一〇行第五字「氣」，諸本作「而」。

一五頁下一五行末字「割」，諸本作「割」。

一六頁上一行「所如」，諸本作「所以」。

一六頁上七行「距逆」，諸本作「拒

逆」。

一六頁上八行「頭鬚」，諸本作「頭髮」。

一六頁上二一行首字「水」，諸本作「水中」。又第七字「二」，諸本作「三」。

一六頁下一行「若如」，〔碩、普、南、徑、清〕作「如若」。

一六頁下九行「增長」，諸本作「唯增」。

一六頁下一八行第五字「如」，〔碩、普、南、徑、清〕作「是」。

一六頁下二〇行「鐵蟲」，諸本作「鐵背蟲」。

一七頁上一行「捨離」，諸本作「離捨」。

一七頁上一二行「几墜」，〔徑、清〕作「几凳」。

一七頁上一八行「猪狗」，〔資、碩〕作「諸狗」。

一七頁上二二行第三字「當」，諸本無。又末字「極」，諸本作「是牀

極」。

一 一七頁下六行第一〇字「何」，諸本作「云何」。

一 一七頁下一二行「螫殺」，資、磧、

南作「螫殺」；普、徑、清作「齧殺」。

一 一七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曰」，諸本作「梵志又問」。

一 一八頁上二行「能留」，諸本作「不留」。

一 一八頁上六行第二字「詔」，諸本作「語」。

一 一八頁上七行「斫木」，普作「斫林」。

一 一八頁下六行「源真」，諸本作「真源」。

一 一八頁下七行夾註「略引七驗」，磧、南無。

一 一八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城」，諸本無。

一 一八頁下一七行「如何」，諸本作「如前」。

一 一八頁下一九行「天西」，諸本作

「西天」。

一 一八頁下二二行「建母宋氏」，諸本作「初建母宗氏」。

一 一九頁中三行「祭祠」，諸本作「祭祀」。又末字「肆」，諸本作「母」。

一 一九頁中九行「宋西河」，諸本作「宗西河」。

一 一九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正」，資、南、徑、清作「止」。

一 一九頁下三行「江槩羊希」，資、磧、南、徑、清作「江縣羊布」；普作「江槩羊布」。

一 一九頁下八行「棺櫬」，諸本作「棺哈」。

一 一九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陞」，諸本作「階陞」。

一 一九頁下一二行第五字「自」，普、南、徑、清作「首」。

一 一九頁下一四行第一一字「巡」，諸本無。

一 一九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加」，諸本作「家」。

一 二〇頁上三行「句點」，諸本作「拘黯」。

一 二〇頁上六行第一二字「黑」，諸本作「蓋」。

一 二〇頁上一〇行末字「瘍」，諸本作「傷」。

一 二〇頁上一二行「馮案」，資、普、南、徑、清作「凭案」。又「入門」，清作「入問」。

一 二〇頁上二二行第三字「蒙」，磧、南作「夢」。

一 二〇頁中二行「居士」，諸本無。

一 二〇頁中六行「已五歲」，資、磧、普、南作「已五歲云云」，徑、清作「已丑歲云云」。又夾註右第三字「驗」，磧、南無。

一 二〇頁中二一行「被之」，諸本作「被燒之」。

一 二〇頁下二行第五字「年」，諸本無。

一 二〇頁下三行夾註「右一驗出冥報記之」，資、普、徑、清作「右一驗

出冥報記」；磧、南無。

一 二〇頁下一行「意正」，諸本作「意止」。

一 二〇頁下一五行第三字「常」，諸本作「恒」。又第一一字「即」，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二〇頁下一九行第八字「蕃」，諸本作「蕃」。南、徑、清下同。

一 二〇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期」，諸本作「期期」。

一 二〇頁下末行末字「女」，諸本作「汝」。

一 二一頁上二行「向了」，普、徑、清作「向子」。

一 二一頁上三行第一三字「馱」，諸本作「駝」。

一 二一頁上一一行夾註「右二驗出冥報拾遺」，磧、南無。

一 二一頁上一二行夾註「此有七部」，徑無。

一 二一頁上一三行至一五行「述意部……方上部」，徑無。

一 二一頁上一六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二一頁中二行「憶數」，諸本作「億數」。又「比藍」，諸本作「比藍曰」。

一 二一頁中一三行首字「今」，諸本作「令」。

一 二一頁中二〇行「真正」，磧、南、徑、清作「正真」。

一 二一頁中末行第一一字「上」，資、磧作「水」。

一 二一頁下末行「所行」，諸本作「所得」。

一 二二頁上一一行末字「速」，南作「遍」。

一 二二頁上一八行「一轉輪聖王」，諸本作「一鐵輪聖王」。又「一輪王」，諸本作「一鐵輪王」。

一 二二頁上一九行第四字至本頁中一行第六字「……福」，諸本作「上二天下人福等一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銀輪王福一銀輪王福」。

等一儻單越人福上四天下人福等

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王（「王」，資、磧、普、南無）福等一四天王天人

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四（「四」，徑、清無）天王福等一

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人（「天人」，資、磧、普、南作「人天」）福等

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焰摩天人福一焰摩天人福（「福」，資、磧、普、南無）等一天王福」。

一 二二頁中六行「汙垢」，諸本作「汙垢」。

一 二二頁中一一行第三字「聖」，諸本無。

一 二二頁中一四行「忉利天下」，磧、南作「忉利天下」。

一 二二頁中二二行「油輪」，諸本作「油轉」。又「油出」，諸本作「得油」。

一 二二頁下六行「有千女」，諸本作「有千女人」。

一 二二頁下一〇行第六字「王」，諸本無。

一 二二頁下一三行「十屠坊罪等刹家」，諸本作「十屠兒罪等一王」。

一 二二頁下一六行第七字「慢」，諸本作「德」。

一 二二頁下一七行首字「戒」，諸本作「相」。

一 二三頁上一六行第七字「受」，諸本作「愛」。

一 二三頁中一四行「少少耳」，諸本作「土少耳」。

一 二三頁中二〇行「世尊」，諸本作「世尊世尊」。

一 二三頁中二一行首字「少」，諸本無。

一 二三頁下一行「如陸地」，資、磧作「如地是陸」；普、南、徑、清作「如是陸地」。又第一三字「得」，諸本作「如得」。

一 二三頁下七行第三字「有」，諸本作「其」。

一 二三頁下二一行「阿脩羅」，諸本作「阿脩羅等」。

一 二四頁上二行第一二字「普」，磧、徑、清作「並」。

一 二四頁上卷末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滅常

西門寺沙門釋道世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

愚顛篇第五十九

機辯篇此有三部

述意部 菩薩部 羅漢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三藏浩汗七衆紛綸設教備機
煥然通解聞苦集則哀切追情聽滅
道則喜捨啓寤清冷音韻鬱若芝蘭
峻百官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迪其
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折其名數
羅漢摠其條理並胡贊妙典俘剪外
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
範表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威
哉祇園若在鹿苑如瞻誠未證果趣
佛通也

菩薩部第二 略列三餘數別篇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日餘年

摩耶經 出自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

門種也弱狀奇譽以文談見稱天竺

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第二節 滅常

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貫杖銘云天
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
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常執此刀
周游諸國文論之士其能抗之者是
時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
道名理無不綽達於是馬鳴詣而候
焉見其端聖林下志氣眇然若不可
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沙門
說之敢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勝
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
無勝顏扣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
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
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
自吾未免於言真可愧耳退謝其屈
便欲刎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
隨我意歸汝周羅爲我弟子即以理
伏落髮投簪受具足戒聖則文宣佛
法游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
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宗以爲
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父身子
之疑聖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染翰
之初著論之始未嘗不稽首馬鳴作
自歸之偈謙譏憑其冥照以自寤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第三節

滅常

今天竺諸王勢士皆爲之立廟宗之
若佛評有之曰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

士名曰龍樹依傳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

現於世依法華法師傳云西梵正

音名爲龍樹龍略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

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人錯稱佛滅後七

百出天聰奇寤事不并問建立法幢摧

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

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

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

童子時處在襁抱聞諸梵志誦四

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

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

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識及餘道

術無不綜練朋友三人天姿奇秀相

與議曰天下理義開寤神明洞發幽

旨增長智惠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

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

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

妙快樂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斯

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

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

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

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

法苑珠林卷三

第五

滅

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諮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瞼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游行自在即共相將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目即白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咒滅王用其計依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五

滅

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刀所不至龍樹殺身依王而立於是始寤欲為苦卒敗德危身汗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聞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彼瞿曇門入今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蠶蟲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輝日月以須彌山等葦薺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常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間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

法苑珠林卷三

第五

滅

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敷演之開寤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實利龍樹知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為徧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初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今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寤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其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論難不逮稽首禮敬剔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

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
味深遠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
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
樹菩薩所作已辨將去此土問法師
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
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咸
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
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
佛焉

羅漢部第三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
智慧最為第一如佛偈說

一切眾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
部經通解一切義是時摩伽陀國有
龍王兄弟一名姑利二名阿伽羅降
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
春之月大集龍處為設大會作樂談
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此
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
子三為大臣四為論士今時舍利弗
以八歲之身問眾人言此四高座為

誰敷之眾人答言為國王太子大臣
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已
者便昇論牀結跏趺坐眾人疑怪或
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復嘉
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
自與語皆遣年少傳言問之其答厝
言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未曾有愚
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
司封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輦振
鈴告令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
悅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辯一法辯二義
辯三詞辯四了了辯若具此辯而外道不伏
者無有是處又勝思惟論云菩薩有七種德皆
依樂說辯才何等為七一種種樂說辯才二無
滯樂說辯才三堅固樂說辯才四了了樂說辯
才五不怯弱樂說辯才六相應樂說辯才七任
放樂說辯才此是時古古師子名拘律
陀姓大目捷連是舍利弗友二人亦
智德行互同行則俱游住則同止少
長交契結要始終後俱厭世出家學
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
以問於師師名訶闍耶而答之言自
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
耶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
連在足邊立二人惴惴其師將終乃
愍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之

言世俗無眼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
國王死其大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
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殊絕是
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
有金地寶人遠來摩伽陀國以疏驗
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曰我昔非其人
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
甘露要畢相報故佛本行經云是時舍
利弗與諸比丘入城
乞食城內一切人民各共讚論說偈云
巧攝諸根識 進止常寂定 含笑出美言 妙法種種
余時舍利弗即請云汝大師德術亦勝於耶余時
阿泥波鞠跋多羅云馬宿即說偈報云
汝若對須彌 牛跡比大海 壽量並金翅 我與彼無
異使聲聞度彼岸 成就諸地猶弟子 於彼師得不入數
與彼世尊威德別 於此舍利弗復聞說偈云
諸法因緣生 亦從因緣滅 吾師大沙門 常說如是法舍利
弗聞已即得見諦得法眼淨舍利弗既得法眼淨果復
句目連亦說是偈目連聞舍利弗說亦得須陀洹果於
是舍利弗目連二人將五百眷屬同詣佛所皆得阿
羅漢果依四分律及餘經等皆云千二百五十一人至
阿羅漢果 依論問曰何以名舍利弗答
曰是母所作字伽陀國是中有大城
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
論師名摩陀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
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陀羅遂有
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
此女為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鹿大各
拘絺羅泰言大勝既有居家畜養男女所
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十

戒

三

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鑠鑠腹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鑠之又問頭上何以戴火答言以大暗故衆人言曰日出照明何以言暗答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衆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陀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是婆羅門徑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衆曰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衆人而告之曰有能難者與之論議摩陀羅聞之自疑我以陳故不復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悅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方相觸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爲占知誰得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不如欲入衆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蹣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衆中見彼論師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二

戒

三

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憤負屈王大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爲之封一聚落諸目議言一聰明人來便封一邑功日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後人是時摩陀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爲婦其婦懷妊夢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摧破諸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常與作弟子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生即捨家學道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皆令通利是故時人名爲長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之後裹以白氈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爲憂波提舍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十二

戒

三

至憂波提舍逐我名字字爲憂波提舍是爲父母作字衆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爲舍利弗弗言子也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爲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問曰若尔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其樹蔭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遙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便至自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尔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尔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

樹有幾多葉今時阿難仰觀樹已知
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
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
葉若千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
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
便即過去今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
有心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
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
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
悉各出家成羅漢果略述三餘備經文
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訓答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逐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薈羅熟
妙智方縛錦 詞深同霧縠 善學乖梵允
真言異鑠腹
感應緣 略引四驗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苻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政

大弘佛法苻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
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蓋由
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長
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為儒秦著
作郎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為人
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閭人
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
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或鮮卑情於
治政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
清是誰攪令濁堅勳容日是朕也又
歌曰

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蔭外雖饒棘
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
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
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
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歸命釋迦文
今來投大道

後趙述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
史郁恢欽其風尚逼共同游終於襄陽
春秋六十餘矣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
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姚嵩特加禮
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寶壽衛
之松栢興勅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
窪流含吐振蔚興大賞悅即勅給俸
卹吏力人聲興後謂嵩曰此乃四海
標領何獨鄭衛之松柏耶於是美譽
還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恭正
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決品云天
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
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
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
標出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
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
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
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
於世叡和讚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
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
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
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
七矣

晉淮陽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
見重如復神采卓犖高論適時無人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六

戒

能抗陳留既贈穎川庾凱並結知音

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

龍興天下為宗沙門何不金髮膚去

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

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

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

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

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為之贊曰

小方易擬 大器難像 桓桓孝龍

剋邁高廣 物覩宗歸 人思効仰

雲泉彌漫 蘭風野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

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

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

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

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

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

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

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琅

邪王茂弘以見淵鼻高眼深每戲弄

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

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

為名答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七

戒

愚癡篇第五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般陀部 雜癡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癡者是眾病之本障道之源致

使昏滯三有沈溺四流六情常閉三

毒常開問者口爽發語成狂癡不

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逞其足採善心

於毫芒拔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辯菽

麥何知愚惑之甚非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

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

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

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

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籌量我今共

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奴子言不

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

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錢

實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

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若如

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曰日偷取珍寶

與奴將出在外藏算計得二人重擔

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假著婢服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八

戒

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

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產心自

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

憶母欲得還家共婿籌量奴誓不去

云若歸必當殺我誓入山斫樵不在

於後閉戶而去婿還不見其婦即問

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

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

語婦言汝為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

須去耶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

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

婿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

生故便字為般陀般陀兄弟與諸同

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言

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

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

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母

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

已便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

母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母共婿籌量

即共往送到父門外遣人通知父母

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

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

浴著衣瓔珞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
 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
 耶二兒荅言他方貧窮賣樵自活母
 聞慈念即以囊盛金遣送與女語言
 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
 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
 年大為其取婦翁婆年老臨欲終
 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
 其兄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即
 得羅漢其弟厭俗後往兄所求欲出
 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
 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
 當遣還家即牽袈裟驅令出門門
 外啼泣不欲還家今時世尊以天眼
 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緣往
 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荅世尊兄
 驅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
 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麤與周
 羅般陀汝捉此麤向日而望當作是
 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即入聚落受
 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得
 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憂畏

不害於衆生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為第一樂
 今時周羅般陀遙聞此偈即得阿羅
 漢果又增一阿含經云朱利般特佛
 教執埽篲令誦誦埽忘篲誦篲忘埽
 乃經數日始得埽篲復名除垢般特
 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
 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篲埽除
 諸結縛
 又新婆沙論云兄授伽陀一偈經四月
 誦不得兄訶擯出今時世尊見啼
 之即以神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為授
 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
 從外來者汝皆可為拭革屣上所有
 塵垢小路敬諸如教奉行至日暮時
 有一苾芻革屣極為塵垢所著小路
 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若拭而不能淨
 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染著猶不
 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
 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
 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
 問小路何緣如此閻鉅荅尊者小路

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
 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為他
 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得
 如是極閻鉅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
 羅痾斯城作販豬人縛五百豬口運
 置船上度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
 通故豬皆已死由彼業力如是閻鉅
 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閉塞瞿陀
 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
 故閻鉅如是
 又處處經云佛言昔者朱利縣特比
 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
 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
 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
 肯教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
 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
 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也
 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
 利般特新作出家稟性闇塞佛令五
 百阿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
 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冥佛憐傷之授
 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
 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

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豁然心
 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
 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
 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
 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吾是
 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
 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往門外
 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申臂
 遙以授佛王及群目夫人太子眾會
 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
 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
 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
 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
 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
 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
 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
 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句義不正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雖誦千言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聞行可度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解一法句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
 及群目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
 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
 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
 為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教之數年
 之中不得一偈眾共輕之不將會同
 常守精舍勅令埽除後日國王請
 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
 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
 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
 大樹下欲自縊死佛以道眼遙見如
 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
 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
 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
 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
 弟子自以多智輕慢眾人憐惜經義
 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
 但當自責何為自賤於是世尊現神
 光像為說偈言
 自愛身者慎護所守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身為第一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不倦則智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調身入慧必還為上
 身不能利安能利人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愛
 為惡自更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
 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
 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
 藏眾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
 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
 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為說
 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
 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坐眾人心悉
 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訶譴念其
 愚癡不曉達嚬心為之疲王便下食
 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嚬音如雷
 震清辭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
 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釋群目百
 官皆得須陀洹道
 雜藏部第三
 打蟲

十誦律云佛為諸比丘說本生經云
 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見持衣詣水
 邊澣衣已掇曬持歸余時大熱眼闔
 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
 蟲子來啜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

臥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微陋蟲子何以故來咬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蟲子蟲子飛去棒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讎不與無智親愚為父害蚊蟲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臥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游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

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

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今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驢獼猴癡衆共相隨坐自生苦惱何能救世月

佛告諸比丘今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今時獼猴者今六群比丘是今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妒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蒲萄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相見人影二人相妒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聞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

分表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施物

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公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跋難陀分作三聚是二比丘聞著一聚自向二聚衣開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如是汝有三兩聚并及我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善跋難陀擔衣欲去彼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獼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獼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獼語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獼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獼言汝誰喜入淺答言是某獼誰喜入深答言是某

懶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入深應與頭中間身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滿口河中得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不知分別法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無頭尾鯉魚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懶者二老比丘是
野干者跋難陀是是跋難陀前世
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
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
我有錢財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即喚
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
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為我造木
匠即便經地壘塹作樓愚人見壘語
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為作最上
屋木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
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
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為

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世

尊四輩弟子不勤修敬三寶嬾墮懈

急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第

四阿羅漢果亦為時人之所嗤笑如

彼愚者等無有異

不依三乘次第先學
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為王
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
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剥皮嫌刀
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
磨刀令利來下而利如是數數往來
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駝上樓
就石磨刀深為人笑猶如愚人毀破
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
反得其殃如縣驢駝上樓磨刀用功
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沈水香
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
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厭
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
得半車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

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
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
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番餅夫婦
共分各食一餅餘一當在共作要言
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為
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
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盡畢賊手夫
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
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
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
人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
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尔世人聞
之不無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為
小名利詐現靜默為虛假煩惱種種
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遂墮三塗
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
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為患如彼愚人
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聘娶二婦若近
其一為一所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

中間正身仰臥值天大雨屋舍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愚夫為其二婦故二眼俱失揜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揜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以刀抉之可得差耳即便以刀抉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抉口乃顯其過

効喻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

形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眇便効王眇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何以眼眇其人荅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眇故効王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國世人亦介於佛法王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為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効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効王亦復如是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遙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方還師所如是去來是為愚惑

頌曰

愛網結心闇貪癡皆智明雖蒙慧炬照愚昧猶自盲頑慳常不覺慧種未開萌

目非慕高友何得寤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金藏廣勝寺本原版多殘，今採用其中可用者十四版，即三五頁中至卷末。

一 二九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卷末經名同。

一 二九頁上二行撰者，資、磧、普作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

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作「唐上

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

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二九頁上三行「機辯篇第五十八」

下，資、磧、普、南、清有夾註「此有三部」。

一 二九頁上四行「愚慙篇第五十九」，徑、清無。

一 二九頁上五行「機辯篇此有三部」，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九頁上六行「述意部……羅漢部」，徑無。

一 二九頁上七行「第一」，徑無。下至三一頁上一〇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二九頁上八行「浩汗」，資、磧、南、徑、清作「浩瀚」；普作「浩翰」。

一 二九頁上一〇行「清泠音韻鬱若芝蘭」，資、磧、普、南、徑、清作「清詞妙氣鬱若芬蘭」。

一 二九頁上一行第四字「商」，資、磧、普、南、徑、清作「商」，下同。又第一三字「迪」，資、磧、普、南、徑、清作「拙」。

一 二九頁上一二行第一一字「折」，南、徑、清作「析」。

一 二九頁上一三行「翊贊」，資、磧、

普、南、徑、清作「翼贊」。

一 二九頁上一六行第九字「瞻」，資、磧、普、南、徑、清作「見」。

一 二九頁上一八行「略列二三餘散別篇」，磧、南作「略引二三」；普作「略引二三餘散別篇」；徑無；清作「略引二」。

一 二九頁中一行第一〇字「貫」，資、磧、普、南、徑、清作「冠」。又第一三字「云」，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二九頁中三行第一一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當」。

一 二九頁中六行「綰達」，資、磧、普、南、徑、清作「綜達」。

一 二九頁中九行第六字「明」，資、磧、普、南、徑、清作「盟」。

一 二九頁中一五行「刎首」，資、磧、普、南、徑、清作「自刎首」。

一 二九頁中一九行「百有萬言」，磧、南作「文宣佛言」。

一 二九頁中二〇行「孔父」，資、磧、

普、南、徑、清作「孔文」。

一 二九頁下二行末字「曰」，資、磧、普、南、徑、清作「日」。

一 二九頁下五行夾註右「舊翻訛略」，資、磧、普、南、徑、清作「舊訛略」。

一 二九頁下一〇行「襁抱」，資、磧、普、南、徑、清作「襁裸」。

一 二九頁下一四行「朋友」，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友」。

一 三〇頁上四行「眼臉」，資、磧、普、南、徑、清作「眼臉」。

一 三〇頁中一四行「往彼」，資、磧、普、南、徑、清作「往復」。

一 三〇頁中一七行首字「輝」，資、磧、普、南、徑、清作「耀」。

一 三〇頁中二〇行第二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 三〇頁下七行「實利」，徑、清作「寶利」。又「龍知」，資、磧、普、南、徑、清作「龍之」。

一 三〇頁下一六行末字「論」，資、磧、普、南、徑、清作「擊」。

一 三一頁上六行「閑室」，資、磧、普、南、徑、清作「閤室」。

一 三一頁上一四行「智慧」，磧、南作「智度」。

一 三一頁中五行「自矜」，資、磧、普、南、徑、清作「自矜」。

一 三一頁中一〇行「告令」，資、磧、普作「告吉」；南、徑、清作「告言」。

一 三一頁中一二行夾註左「一種」，資、磧、普、南、徑、清作「一曰」。

一 三一頁中一四行夾註左首字「八」，資、磧、普、南、徑、清作「辯」。又左末字「也」，資、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一頁中一七行「交契」，資、磧、普、南、徑、清作「縫綬」。

一 三一頁中二二行「惴惴」，資、磧、普、南、徑、清作「喘喘」。

一 三一頁下九行夾註左「常寂定」，資、磧、普、南、徑、清作「恒靜定」。

一 三一頁下一〇行夾註右首二字「尔時」，磧、南、徑、清作「是時」。

又左末字「云」，資、磧、普、南、徑、清作「云」。

清作「言」。

一 三一頁下一一行夾註右「蟲蟲」，磧作「蚊蟲」。

一 三一頁下一二行夾註左「吾師」，資、磧、普無；南、徑、清作「我佛」。

又「常說如是法」，資、磧、普、南作「說是法」。

一 三一頁下一五行「論問」，資、磧、普、南、徑、清作「問論」。

一 三二頁上五行「何以」，磧、普、南、徑、清作「何故」。六行同。

一 三二頁上一一行「徑至」，資、磧、普、南、徑、清作「遙至」。

一 三二頁上一六行第四字「陳」，資、磧、普、南、徑、清作「塵」。

一 三二頁上一九行第九字「得」，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二頁上一二行第七字「見」，磧、南無。

一 三二頁中八行「後人」，徑、清作「彼人」。

一 三二頁中一二行「金剛摧破」，資、磧、普、南、徑、清作「金剛摧破」。

磧、普、南、徑、清作「金剛杵摧」。

一 三二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當」。

一 三二頁中一七行末字「不」，磧作「於」。

一 三二頁中一九行「學道」，資、磧、普、南、徑、清作「學問」。

一 三二頁中二〇行「皆令」，南、徑、清作「令皆」。

一 三二頁下一二行第九字「息」，清作「思」。

一 三二頁下一四行「當知」，磧作「告言」。

一 三三頁上一行末字「知」，資、磧、普、南、徑、清作「即知」。

一 三三頁上七行「言此」，磧、南作「此言」。

一 三三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逐」，資、磧、普、南、徑、清作「逼」。

一 三三頁上一六行第一〇字「穀」，磧作「教」。

一 三三頁上一八行夾註「略引四驗」，

一 磧無。

一 三三頁中三行末字「長」，資、磧、

普、南、徑、清作「清」。

一 三三頁中五行第八字「郎」，資、磧、

普、南、徑、清作「侍郎」。

一 三三頁中末行末字「矣」，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三頁下六行第二字「吏」，資、磧、

普、南、徑、清作「使」。

一 三三頁下二二行第二、三字「淮

陽」，南、徑、清作「沙門」。

一 三四頁上一行「阮瞻」，資、磧、普、

南、徑、清作「阮瞻」。

一 三四頁上一〇行「物競」，磧、南、

徑、清作「物競」。

一 三四頁上一行第七字「盱」，資、

磧、普、南、徑、清作「盼」。

一 三四頁上一二行第九字「生」，資、

磧、普、南、徑、清作「至」。

一 三四頁中二行「述意部……雜癡

部」，徑無。

一 三四頁中三行「第一」，徑無。以

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三四頁中四行「愚慙」，資、磧、普、

南、徑、清作「愚慙」。

一 三四頁中六行第二字「常」，資、磧、

普、南、徑、清作「恒」。

一 三四頁中八行第四字「拔」，資、磧、

普、南、徑、清作「狀」。

一 三四頁中一八行末字「錢」，磧、普、

南、徑、清作「財」。

一 三四頁中二二行第八字「筭」，資、

磧、普、南、徑、清作「舉」。又末字

「擔」，資、磧、普、南、徑、清作「已」。

一 三四頁中末行「此女」，資、磧、普、

南、徑、清作「此女便」。

一 三四頁下五行第二字「若」，資作

「何」；磧、普、南、徑、清作「何得」。

一 三四頁下一四行第五字「兒」，南

作「男」。又末字「詈」，資、磧、普、

南、徑、清作「罵」。

一 三四頁下二一行第六字「父」，資、

磧、普、南、徑、清作「已」。

一 三五頁上一四行「啼泣」，資、磧、

普、南、徑、清作「啼哭」。

一 三五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笔」，

資、磧、普、南、徑、清作「帑」。

一 三五頁中五行第四字「簪」，資、磧、

普、南、徑、清作「簪」。下同。

一 三五頁中六行第九字「復」，南、徑、

清作「更」。

一 三五頁下四行「有說」，資、磧、南

作「不說」。

一 三五頁下七行第四字「皆」，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三五頁下八行第一〇字「曾」，資、

磧、普、南、徑、清作「曾聞」。

一 三六頁上四行「令持」，清作「今

持」；麗作「令特」。

一 三六頁中三行「讀經」，麗作「讀

誦」。

一 三六頁中一〇行「縊死」，資、磧、

普、南、徑、清作「絞死」。

一 三六頁下一行「自愛」，資、磧、普、

南、徑、清作「自受」。

一 三六頁下二行「自更」，徑、清作

「自受」。

一 三六頁下一〇行「上坐」，清作「三坐」。

一 三六頁下一七行「第三」下，清有夾註「凡一十三段」。

一 三六頁下二一行第五字「振」，資、磧、普、南、徑、清作「絞」。

一 三六頁下末行第四字「唆」，資、磧、普、南、徑、清作「飲」。

一 三七頁上一行「微陋」，資、磧、普、南、徑、清作「婢兒」。

一 三七頁上二行「故來唆」，資、磧、普、南、徑、清作「來飲」。

一 三七頁上二〇行第六字「井」，諸本（不含石，下同）作「井中」。

一 三七頁中七行第四字「世」，徑、清作「出」。

一 三七頁中一四行第一〇字「相」，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七頁中一五行「至死」，資、磧、南作「生死」。

一 三七頁下一行第一二字「其」，南

作「真」。

一 三七頁下五行「跋難陀」，資、磧、普、南、徑、清作「難陀」。

一 三七頁下六行第五字「間」，磧、南作「問」。又「二聚」，資、磧、南作「三聚」。

一 三七頁下一〇行第九字「善」，資、磧、普、南、徑、清作「好」。

一 三七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奪」，資、磧、南無。

一 三七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獺」，資、磧、普、南、徑、清作「狙」。下同。

一 三八頁上二行末字「分」，磧、南作「食」。

一 三八頁上一二行第五字「復」，磧、南作「得」。

一 三八頁上一九行第七字「塹」，諸本作「塹」。

一 三八頁下四行「賭餅」，資、磧作「觀餅」。

一 三八頁下五行第一一字「番」，資、磧、普、南、徑、清作「幡」。下同。

一 三八頁下一四行第五字「定」，麗作「家」。

一 三八頁下一五行「不無」，資、磧、普、南、徑、清作「無不」。

一 三九頁上七行首字「揜」，資、磧、普、南、徑、清作「噉」。九行第九字同。

一 三九頁上一五行「石癰」，資、磧、南作「石壅」。又第六字「抉」，資、磧、普、南、徑、清作「決」，下同。

一 三九頁上二一行第二字「眴」，資、磧、普、南、徑、清作「瞞」。下同。

一 三九頁中六行「亦尔」，磧、南作「亦是」。又第九字「王」，資、磧、普、南、徑、清作「中」。

一 三九頁中二〇行「師所」，資、磧、普、南、徑、清作「所去」。

一 三九頁中末行第八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恒」。



趙城縣廣勝寺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軍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詐僞篇第六十

惰慢篇第六十一

詐僞篇此有六部

述意部

詐親部

詐毒部

詐貴部

詐怖部

詐畜部

述意部第一

夫至道無隱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瞽但教流末代人法譌替或憑真以構僞或飾虛以詐真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真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威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疏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第二

如雜寶藏經云一切奸滑諂僞詐惑外狀似真內懷妬私是故智者應察真僞為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嫗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安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第二部

軍字

不肯延致前婦之子憤於火中介時小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已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提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介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為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草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介並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臥良久乃還云葉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賁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已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憫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介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鸛雀起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詭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

身披納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
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
去去外道答言找出家人憐愍一切
畏傷蟲蟻是故耳今時婆羅門見其
此語深生驚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
但聞歌儻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
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
交歡彈琴儻戲老婆羅門見已天
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以草還主人 鸛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謊偽
都無可信者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回曲 一切叢林
必有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
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
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
藥提婆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
藥反墮已頭上即便悶絕躡地欲死
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

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爲說 實語我
從菩薩成佛已來於提婆達多常生
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
已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
婆達多常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
猶故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
過去亦尔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
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
羅奈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
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常行惡行好
爲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
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
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
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
信王言提此惡意與斯那仰使斷之
斯那即教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
有罪便走向毗提離王所作一寶篋
盛二惡蛇見毒具足令毗提離王遣
使送與王井及斯那二人共看其示
餘人王見寶篋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共
發看斯那答言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
即食何以故彼有惡人或能以惡來
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殷勤三諫王

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目語王自看
之目不能看王即發看兩眼皆冥不
見於物斯那憂苦愁痺欲死遣人四
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
治王眼平復如故尔時王者舍利弗
是尔時斯那者我身是尔時惡意者
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第四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弗盧
醯大學婆羅門爲國王師常教五百
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
常使供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
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共諸童子小
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弗
盧醯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
國師言我是波羅奈國王師弗盧醯
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
師答言可尔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
復重聞聞悉能持其師大喜即令教
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王
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
日耶若達多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

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生活家
漸豐樂耶若達多為人難可婦為作
食常瞋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
有行人從波羅奈國來者當從彼受
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
羅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
呵遮在他國當往捉來或可得直便
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在
於中路遙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
徒汝等還去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
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我來此
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
大學經典與女為婦願尊今日勿彰
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家主婆羅門
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
遣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
來其婦歡喜為辦種種飲食奉食訖
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之
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
尊指授本在家時何所食噉當如先
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瞋恚而
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
遣我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

女聞歡喜辭出而退即語夫言尊婆
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
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
漏失損我不少便大與財物教婦作
食自行供之夫為曹主求伴不在婦
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教偈
言
無親游他方欺誑天下人鹿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
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教
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
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
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
物發我臭穢從是已後常作顛語求
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
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
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闍陀比丘是
彼於今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
恃我勢力凌易他人
詐怖部第五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眾
生愚癡不識親疏瞋罵加害乃至奪

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
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
中有鬼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
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與令住此
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
能往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
故言小鬼何所能為我能伏之即入
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維那
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
亦言小鬼何所能為我當伏之先入
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闌打門
求入先入者謂為是鬼不為開戶後
來者極力打門在內道人以力拒之
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
亦打至且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
各相愧謝眾人雲集笑而怪之眾生
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
關諍橫加毒害若刺解在地但有骨
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眾生言汝
等莫於根本空中關諍人身尚不可得
何況值佛
詐畜部第六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

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憂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捨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阿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飢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祝願言使一切眾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為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為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游七村求食不

獲今暫守齋齋齋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驚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為狗方口號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念言我欲食彼反欲噉我今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飢悶眼花謂為是羊今所見者此真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真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驟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為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突段我尚不出況為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真實是羊猶故不能出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見我還齋已汝復來見試
假使為突段猶尚不可信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持戒心輕漂不能捨利養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剎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游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游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為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為獸中王不應以獸為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遶夷城數百千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目共議唯除一日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為獸所

滅何惜一女而喪一國時一大目聰
散遠略而白王言曰觀古今未曾聞
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日雖弱昧要
殺此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即問
言計將焉出大目答言王但剋期戰
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子先
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
戰王至戰日當勒城內皆令塞耳王
用其語遣使剋期并求上願至于戰
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突野
狐果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
便於象上墜落于地於是群獸一時
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規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余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敵大目者
舍利弗是野狐王者調達是諸比丘
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故佛
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善人共會難
又佛本行經云余時佛告諸比丘謂

我念往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
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人
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
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
經歷踏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
即捉置於一筐篋中將欲殺食彼龜
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
園主即向園主而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
教我今不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
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手執
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
提龜出置於石上抄水欲洗是時彼
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華鬘師見
龜沒水作如是言哥哉是龜乃能如
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
令出水時華鬘師即向彼龜而說偈
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姿汝歸家作喜樂
余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

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抹華造鬘
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
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
鬘師而說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實煮已脂耨頭
余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
時入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
波旬是其於余時欲誑惑於我而不
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
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
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
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
羸瘦痿黃踰轉顛慄不安時彼特
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是
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
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
其特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
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
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
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
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
思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

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奈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深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尔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隨言水願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下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評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勤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

別有大林種種諸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尔時獼猴心無定故墮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尔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尔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

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尔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挾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陞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眾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少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尔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梟無見踰殺群梟散食其空梟便於夜知烏眼間復啄群烏開罩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眾烏言已為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

宜作方便殄覆諸鳥然後我等可得
歡樂若其不尔終為所敗眾鳥答言
當作何方得滅讎賊智鳥答言尔等
眾鳥拔我毛羽啄破我頭我當設計
要令殄覆即如其言雉瘁形容向
鳥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
尔何故破傷來至我所鳥語鳥言
眾鳥讎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
怨惡時鳥憐愍遂便養給常與殘食
日月轉久毛羽平復鳥作微計銜乾
樹枝并諸草木著鳥穴中似如報恩
鳥語鳥言何用是為鳥即答言孔穴
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
鳥以為尔默然不答而鳥於是即求
守孔穴而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暴
雪寒風猛威眾鳥率尔來集孔中鳥
得其便尋生歡喜銜收人火用燒鳥
孔眾鳥一時於孔焚滅尔時諸天說
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不應生體信如鳥詐託寒
焚滅苑鳥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孔雀王
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為妻

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為妻日
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觀孔雀
云其可為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
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妙以
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
觀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
蜜麩每處塗樹孔雀輒取以供其妻
射師以蜜麩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
麩人應獲之焉孔雀日子之勤身必
為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為無盡之寶
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
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剋以送
獻汝矣孔雀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
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祝服之
疾瘳矣若其無効受罪不晚王順其
意夫人服之眾疾皆瘳華色煒燁宮
人皆然舉國歡王和慈念孔雀之命
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
彼大湖并祝其水率土黎民眾疾可
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捶吾足王曰許
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聵
盲視瘖語聾申眾疾皆然夫人疾除
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

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
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尔
雀即翔飛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
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
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
佛重戒以色為火燒身危命貪色之
由也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
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為狂罔所得始
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
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
人邪偽之欺望季女之妻觀世狂愚
皆斯類矣損佛真誠之戒信鬼魅之
欺酒藥淫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
太山其苦無數思還為人猶無羽之
鳥欲飛昇天豈不難哉姪婦之妖蠱
喻彼魑魅靡不由之凶國危身而愚
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
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
諸毒都滅顏如威華巨細欣賴而王
放之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
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輒以神藥
慈心布施愈眾生病雀王者吾身是
地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

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鸛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鵝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順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詭譎

鸛雀語言何為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鵝荅言我知汝詭譎終不親善汝欲知今時鸛王者即我身是也今時鸛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雲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中有一貓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視而語雞言我為汝婦汝為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言

貓子黃眼愚小物 觸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今時雞者我身是也今時貓者提婆

達多是也昔於過去欲誘誑我今日

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頌曰

姦情詐癡 令信匪疑 偽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內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墮慢篇第六十一 此有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嫉妬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累嫉妬靡曼方之已深甘脂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大攤之亟之則其用彌全決之散之則其勞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重則勢微是以思之測之寔由勤功而寤道墮之慢之良因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音於陳

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契也別證部第二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諸天人歡喜園今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切乘車直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荅目連曰以我人中為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評頗見諸天有今者不時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云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勅一天子令來返覆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伎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况作天王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伎樂以自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四十四

中

娛樂視東念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纏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比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奈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養羅果語其哲言我思養羅果君為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故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中

坐為王說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二人不知法二人不見法教者不依法聽者不解法為是飲食故我言是無法為以名利故毀碎汝家法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六十六

中

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飢渴又百喻經云昔外國即慶之日一切婦女盡持憂鉢羅華以為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今若能得憂鉢羅華來與我為介作妻若不能得我捨介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憂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介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眾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腳踏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躡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躡却欲

唾之時我當先踏於是長者正欲歛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踏長者口破唇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踏我唇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欲出舉脚先踏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

頌曰

愼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合萼不結栳
敷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幽闇道 關閉牢深密 一入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愼慢得
至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 略引八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網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頽陋衣弊足泥常逆作禮命奴洗足僧曰常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去常撫膺

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氣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撮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常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遠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鹽鐵論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成施澤香不能加萎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秉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

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明秉燭之明熟與昧行平公曰善哉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四四頁中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一 四四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

一 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

一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四四頁中三行「詐偽篇第六十」下，資、磧、南、清有夾註「此有六部」。

一 四四頁中四行「情慢篇第六十一」，徑、清無。

一 四四頁中五行「詐偽篇此有六部」，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四頁中六至八行「述意部……詐畜篇」，徑無。

一 四四頁中九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四四頁中一二行首字「贖」，資、磧、

普、南、徑、清作「聲」。

一 四四頁中一九行「似真」，諸本（不含石，下同）作「似直」。

一 四四頁下二行「小婦」，資、磧、普、南、徑、清作「少婦」。

一 四四頁下四行第一一字「提」，資、磧、普、南、徑、清作「捉」。

一 四四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並」，資、磧、普、南、徑、清作「且」。

一 四四頁下一四行「云葉」，資、磧、普、南、徑、清作「葉云」。

一 四四頁下一七行第九字「愒」，諸本作「愒」。

一 四五頁上一五行第二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名」。

一 四五頁上一二行「提婆」，資、磧、普、南、徑、清作「提婆達多」。

一 四五頁中五行第四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上三

一 行第二字同。

一 四五頁中六行第三字「活」，資、磧、普、南、徑、清作「治」。

一 四五頁中一〇行「常行惡行」，資、磧、普、南、徑、清作「恒作惡行」。

一 四五頁中一八行「見毒」，資、磧、普、南、徑、清作「其毒」。

一 四五頁中一九行「送與王」，資、磧、普、南、徑、清作「送與彼國王」；麗作「送與彼王」。

一 四五頁中二〇行第六字「遂」，諸本作「篋」。

一 四五頁中二二行首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自」。

一 四五頁下一一行第一二字「教」，資、磧、普、南、徑、清作「教學」。

一 四五頁下一四行第八字「奴」，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五頁下一五行末字「弗」，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五頁下末行第五字「多」，資、磧、南無。

一 四六頁上一行第一〇字「共」，資、磧、南無。

一 四六頁上二〇行第一二字「當」，

一 資、磧、普、南、徑、清作「常」。

一 四六頁中一五行第四字「臭」，資、磧、普、南、徑、清作「瞋」。

一 四六頁下三行第四字「來」，普、徑、清作「頻來」。

一 四六頁下五行首字「房」，資、磧、普、南、徑、清作「室房」。

一 四六頁下一三行「道人」，普、徑、清作「僧人」。

一 四七頁上一七行首字「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日月」。

一 四七頁中七行「念言」，資、磧、普、南、徑、清作「是念」。

一 四八頁上四行至五行「王即問言計將焉出」，資、磧、南作「言王即問何計將兵馬出」；徑、清作「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

一 四八頁上九行「并求」，磧、南、徑、清作「共求」。

一 四八頁上一五行第一一字「規」，資、磧、普、南、徑、清作「領」。

一 四八頁上末行末字「謂」，諸本作

「言」。

一 四八頁中一行第三字「往」，資、磧、普、南、徑、清無。又夾註右「隨言」，資、磧、普、南、麗作「隋言」；徑、清作「此言」。

一 四八頁中六行首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園主即」。

一 四八頁中二二行第八字「姿」，諸本作「恣」。

一 四八頁下六行第一二字「暗」，諸本作「脂」。

一 四八頁下一四行「踰轉」，資、磧、普、南、徑、清作「宛轉」。

一 四八頁下一五行末字「是」，諸本作「見」。

一 四九頁上八行夾註「隨言冰願」，資、普、南作「隋言水願」；徑、清作「此言水願」；磧、麗作「隋言求願」。

一 四九頁下一四行末字「彼」，資、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五〇頁上四行第七字「啄」，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〇頁上五行「樵瘁」，資、磧、普、南、徑、清作「樵悴」；麗作「樵瘁」。

一 五〇頁上六行第七字「鳴」，清作「鳥」。

一 五〇頁上九行第一一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 五〇頁上一七行「牧人」，諸本作「牧人」。

一 五〇頁上二〇行「託寒」，資、磧、普、南、徑、清作「託善」。

一 五〇頁上二一行「菟臬」，資、磧、普、南、徑、清作「衆臬」。

一 五〇頁中一行末字「日」，資、磧、普、南、徑、清作「日」。

一 五〇頁中九行第三字「應」，資、磧、普、南、徑、清作「應手」。

一 五〇頁中一三行「孔雀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孔雀見王曰」。

一 五〇頁下八行「狂罔」，資、磧、普、南、徑、清作「狂網」。

一 五〇頁下一六行「魃魃」，資、磧、普、南、徑、清作「魃魃」。

一 五〇頁下二〇行「放之」，資、磧、

普、南、徑、清作「放之王始欲殺吾以肉療夫人疾」。

一 五〇頁下二二行「雀王」，資、磧、

普、南、徑、清作「孔雀王」。

一 五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王」，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一頁中六行第五字「令」，資、磧、

普、南、徑、清作「今」。

一 五一頁中九行「此有二部」，徑無。

一 五一頁中九行與一〇行之間，清

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五一頁中一〇行「第一」，徑無。

一 五一頁中一八行第一一字「大」，

諸本作「火」。又末字「亟」，資、磧、

普、南作「亟」；徑、清作「然」。

一 五一頁中二〇行「重則勢微」，資、

磧、南作「勢微質重」；普、徑、清

作「勢微則質重」。

一 五一頁中二二行「測之」，資、磧、

南作「惻之」；普、徑、清作「則之」。

一 五一頁中二二行「良因」，資、磧、

普、南、徑、清作「良由」。

一 五一頁下二行「別證部第二」，資、

磧、普、南、清、麗作「引證部第二」；

徑作「引證部」。

一 五一頁下九行「一切」，諸本作「一

手」。

一 五一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時」，

資、磧、普、南、徑、清作「有時」。

一 五一頁下一六行第六字「云」，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一頁下一七行第三字「謚」，諸

本作「謚」。

一 五一頁下二二行「天王」，資、磧、

普、南、徑、清作「天主」。

一 五二頁上一行「念西」，諸本作「忘

西」。

一 五二頁上一〇行第五字「堉」，諸

本作「堉」。

一 五二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故」，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二頁中六行第五字「怒」，普、南、

徑作「怒」。

一 五二頁下五行「節慶」，資、磧、普、

南、徑、清作「節度」。

一 五二頁下九行第九字「能」，普作

「化」。

一 五三頁上四行「欲出」，資、磧、普、

南、徑、清作「未出」。

一 五三頁上五行第九字「時」，諸本

作「時時」。

一 五三頁上一行第三字「幽」，南、

徑、清作「於」。

一 五三頁上一二行末字「得」，資、磧、

南作「攄」；普、徑、清作「攄」。

一 五三頁上一三行首字「至」，資、磧、

普、南、徑、清作「聖」。

一 五三頁上一五行與一六行之間，

徑、清有 八驗簡目 「晉抵世常

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

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

平公驗 論衡驗」。

一 五三頁上一七行「憲綱」，資、磧、

南、徑、清作「憲綱」。

一 五三頁上二〇行第九字「逆」，資、

一 五三頁上二一行第四字「常」，資、磧、南、徑、清作「遂」。

一 五三頁上末行第一一字「去」，諸本作「而去」。

一 五三頁中二行「芬氣」，資、磧、南、徑、清作「芬氲」。

一 五三頁中六行第一〇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嘗」。

一 五三頁中九行「遠尋」，資、磧、普、南、徑、清作「速尋」。

一 五三頁中一六行「入乎耳之間」，資、磧、普、南、徑、清作「入乎耳耳目之間」。

一 五三頁中一九行「畫脂」，資、磧、南作「畫暗」；普、徑、清、麗作「畫脂」。

一 五三頁中二〇行「成施」，普、徑、清作「西施」。

一 五三頁中二〇行「成施」，普、徑、清作「西施」。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滅 益

西明寺沙門釋 慧 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
正開元群生寤無為之果是故慈雲
降潤不別蒿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
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發至生情難
量亘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
茲迥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
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璫異
價涇渭分流制六師而正八邪反四
倒而歸一味折染俗之自然興因果
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妄
言求珠之實心開觀象之偽識正自
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
門履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今時有長者名阿
那邨其家大富不可稱計今時滿
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
財復是邨邨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邨

邨長者常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
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
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
邨邨經紀是時邨邨有女名須摩提
顏貌端正如拋華色世之希有今時
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邨邨
曰此是誰家女邨邨報曰是我所生
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匹偶可適貧
家不時邨邨報曰事不宜尔滿財問
曰以何等故邨邨報曰種姓財貨足
相訓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
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
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
事別自供養邨邨報曰我女設當適
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
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邨邨報曰
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
萬兩金邨邨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
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問佛
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邨邨
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
為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可與
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

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辨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邨邨報曰欲令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辨具所須乘寶羽之車從八十由旬內來邨邨復莊嚴已女乘寶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取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令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糞及重穢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撫善抱長者頸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

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凍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詈乃令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我今取此來便為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修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為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

報曰欲聞神德今粗說原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躡洗衣舉著空中而曝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辨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諸變不可計皆使立正道我今復值厄唯願尊屈神令時杳如雲縣在虛空中徧滿祇桓舍住在如來前諸釋虛空中歡喜而作禮又見杳在前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而不可計量悉滿祇桓林如來笑放光

尔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眾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旦躬負大金飛在空中往至彼城繞城三匝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牛上坐往詣彼城尔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匹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爲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尔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琉璃山入中迦坐往詣彼城尔時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爲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匹馬皆朱尾金銀鞍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

作五百白象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大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變皆繞城三匝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繞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伎樂數千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中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捨神足入城以足踏門闕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爲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

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慳貪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此誓願人皆隨喜此願尔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尔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尔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

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名勝豆又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尔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爲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荅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皆作

憍慢為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為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唐突蹴踰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如是彼以何術誘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

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評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

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

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負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處故眾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安語是處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少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眾人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慙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慙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為意佛心柔軟第一清淨得大甚深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為說法斷其邪見即於聖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

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過小

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為五萬弟子作師復為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湏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尔當指授與惡牛令自擊取當使抵殺折辱其道便見捨棄我還為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塹中汝自往聲摩耶利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為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

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如來身小有風

法華經疏

第三卷

法華經疏

第十三卷

法華經疏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慚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詰雖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

今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擎乳語適竟第二切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湏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

尚不厭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爲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今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示微恙汝與我乳湏令佛服之差得福無有量佛尊天人師常慈心憂念蜎飛蠕動類皆欲令度脫

今時犢母即爲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何一快乃今取我兩乳湏置於後餘者當持遺我子朝來未得飲雖知有福多作意當平等於是犢子便爲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今得聞佛聲即言持我分盡用奉上佛世尊一切師甚難得再見我食草飲水可自足今日我作人已來飲乳甚大久及在六畜中亦不可數世間愚癡者亦甚大衆多不知佛布施後因悔無益我乃前世時慳貪坐牯突復隨惡知友不信佛經戒使我作牛馬至于十六劫今乃知有佛如病得醫藥持我所飲乳盡與滿鉢去令我後智慧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弊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今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猶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爲長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通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謗他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返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返生世間當爲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

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陀洹道

又佛說心明經云佛游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眾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憚無量還顧見佛端政姝好倍加踴躍重自惟忖今得觀佛及眾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安所施必興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何便即盛飯取汁一杓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鋒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嚬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匹金銀杖鞍勒持用惠施人不如杓飯汁設以七寶車載滿諸珍奇杓飯汁施佛其福過於彼若施白象百明珠瓔珞飾供佛一杓汁其福超彼上如轉輪聖王普賢王女后端正無有比七寶瓔珞身如是之妙類其數各有百悉以配施人不如一杓汁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

疑惑前問佛言一杓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一杓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千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曾叵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眾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答曰非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審尔不敢欺也佛又告種如芥子生樹廣大之地生植遍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為男子生于天下生為人解深妙法却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佛即納受以為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

解又涅槃經云今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捕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咆須彌山欲以口齒斷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蠅子共金翅鳥捕行遲疾如兔度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為作虛妄不真實猶如小兒戲聚土作城郭醉象踐踏之散壞無遺餘佛破諸外論其事亦如是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藥為富人煮即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尔時人眾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卧棘刺上泄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

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
徒為智者之所怪晒受苦現在殃流
來劫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
甚愛重婦無異信後於中間共他交
往邪姪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已婿於
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賣
一死婦女尸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
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
時以一死尸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
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視信是已
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
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默傍
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
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
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
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為真實永不
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

又百喻經云昔有二賈客共行商賈
一賣真金其第二者賣堯羅綿有他
賈真金者燒而試之第二賈客即使
偷他被燒之金裹堯羅綿時金熱故
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

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已法中妄稱已
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
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睹見亦復如
是

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
庫物而遠逃走今時國王遣人四出
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即責其所得
衣趣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
王遣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
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
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目等共
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
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
上為下以下為上以不解故定知汝
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為譬王
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羌者猶如外
道竊偷佛語著已法中以為自有然
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
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
而著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
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間無不稱
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

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
人云何須財認他為兄及其還債復
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財
物故認為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
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饕餮而
用以為己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
肯修行而作是言為利養故偷取佛
說化導眾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
向愚人為得財故言是我兄及其債
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

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誠 六千俱捨執 七眾各休積
邪徒虛抗志 鑠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忤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推異見 伏邪同幽明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 略引六驗

辯聖真偽一 邪正相翻二

妄傳邪教三 妖惑亂眾四

道教敬佛五 捨邪歸正六

辯聖真偽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雜自非極聖

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道禮樂於九州楚國李睺開虛玄於五岳各目吏於機務並備分於限域辯御乖張理路沈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誓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爲四生之導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而答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又後漢時通人傅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寤已問諸臣等傳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入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絨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寤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

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較得辯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士各賁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紫荻和沈檀香爲炬繞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行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安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人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

天樂感動人情大衆感悅歎未曾有
皆繞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
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
侯劉峻與諸官人仕庶等千有餘人
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慧通等六百二十
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官人婦
女二百三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
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
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
疑此傳近出本無捕力之事案吳書
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爲實錄不虛
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
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
五色光曜天地鎚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
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目主驚嘆
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
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勅問尚書令
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
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
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
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年五
岳道士與摩騰捕力之時道士不如

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
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
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
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

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
目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
世號素王著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
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
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
書皆修身自詭放暢山谷縱汰其心
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
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
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勅
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
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
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
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
對今見章醮似俗祭神安吳主大悅以澤
爲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
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縱容
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
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

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
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范泰謝靈運
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爲政必求性靈
真與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帝曰
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
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
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
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
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
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
金帛福利焉在末若銷像而絕鑄鑄
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
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
也

方外對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
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
親務防災於未地聞多福之因緣求
之如不及觀速禍之萌牴避之若探湯
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
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
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

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祿盛加子孫之魚食毀燕嘗之歡冤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饒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

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萬惑盡矣功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未足擬議傳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

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為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關士之所薦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耳

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碑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日既有之師亦宜介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實

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咒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

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疏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為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秘

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脈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滋滋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敎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代故揀字易櫛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嫩藜藿長食梁肉少為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

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乎計感修促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為人師之軌

方外對曰媛唯作孽豈知十善之化魅必馮邪寧興八正之道媛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十

軍字

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魘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魘魅之妖神又自東漢至我

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仕民營魘魅之堂塔入魘魅之徒衆又上古帝日冠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睹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日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實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眞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鬚髮去髮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

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衛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縷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鬚髮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十

軍字

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敷兼愛欲磨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版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其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迹皆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德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日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尔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十

軍字

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耳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愚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禁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姐已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凶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佛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既加賢愚慕上假使義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昇沉矣卒之咎摠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對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

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維納之譌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過危亡於未地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亂介

方外對曰愚慙不思輒出凶誣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兇作士命於罽繇殺戮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真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目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

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頗成虛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捐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鋒楯情狀眈然去取自乘若爲酬對

方外對曰道教浮疎詎明三報儒宗齷齪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介焉能事素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祐善嫉惡爲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談所以荀悅碩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均瞽瞍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夭絕商目極惡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環比干正目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徧知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繫疑霧卷風滯雲披玉謀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

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在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聞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闕以日射報應有歸等鯨山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善惡之微也

安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游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遊二篇自此而興或闢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抵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闢自餘經制皆雜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卷真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前道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運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十六

軍字

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字真寺批攬佛經造道家偽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暎裝潢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慧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勅令誅戮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為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明諸道士見行真恩勅驅使假託天威威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慧郭蓋宗等摠集古今道士所作偽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為華典舊時道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十七

軍字

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象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朴雜惡處並以除却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慧祥改涅槃經為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為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觀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為是漢語為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偽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曰其俗無異今時即安別觀如以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為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為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偏通十方及世

法苑珠林卷五

第三十八

軍字

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山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為皆作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盡述備在經文即時造者萬無成一個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即如
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
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融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今許經書今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片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

草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偽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已法中以為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為已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直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已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之名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垂素綬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英之宮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

靈寶此乃導聽途說未詎可依委術之書非關國史又齊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席破逗遛備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既符姚皆號眾僧以為道士至魏太武世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臆斷乃是史籍風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魏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者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為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

十卷摠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樂方符圖等摠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諮說處為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駁字承獎百玉聖上臨軒應暮千載方欲廣

法苑珠林第五

第四十三卷

軍字號

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和
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腐刺上鹿馬
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偽僞見
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
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
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眾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
得冰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
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德行
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微妙無為行三
張之風謀為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
沛人張陵客游蜀土聞古老相傳云
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
王有天下陵不度已德遂構此謀殺
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
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
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
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
米謀偽亂階時被蛇吞豎逆弗作又
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
師君禍亂方起為曹公所滅又中平
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

法苑珠林第五

第四十三卷

軍字號

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
眾至十萬焚燒郡城漢遣河南尹
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寧二年
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眾自號天師
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為益州刺史王
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
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眾
聚合徒黨伺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
西公時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
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素敢
矜妓言惑眾行禁步岡官軍收掩尋
被誅滅又隨文帝開皇十年有縣州
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
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
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方堪受法令女
登牀以幕圍繞遂便姦匿如此經日
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皇十八年
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窮
惑蜀主令興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
緣遂教蜀主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
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祝
而魔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
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有大

法苑珠林第五

第四十三卷

軍字號

唐武德三年絳州昌隆縣民李望先
事黃老常作妖邪去大業年有道士
蒲子真微闢道術被送東京至雒身
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
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
敢窺望乃依馮以作妖詐在明張喉
大語領納通傳入閭則壹氣小聲詐
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
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
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
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
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
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
機情知其誑詐入閭密視見望壹聲
質時喝之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欲
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
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
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威
並薄解章醮勅令事東宮惑亂東宮
結謀大意為事不果秦英靈符靈威
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有婦兒並
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
郭行真家業卑賤宿素寒門亦薄解

章醮濫承供奉勅令投龍尋山採藥
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
甚并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
法聖上鑒照知偽付法法官拷撻苦
楚方承勅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毒
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豐逆相
仍左道鄙俗斯辱頻興矣勅道士朝
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無取道
藝缺然為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
為皇太子和療患得損錄其功効叨
授以榮班緣前驅使安作威禍兼以
災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
財物遺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分
而偽數至教菽麥詎辨而潛讀禁書
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為務雖靈溪千
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
其瑕心擢髮未數其慝刊竹寧書其
罪論斯各宜從伏法以其系迹道
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愛州仍
即發遣令長綱領送至彼官司檢挾
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
磴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宣

竊惟賊飾黃巾興乎鉅鹿鬼書丹簡
發自平陽而云服象雲羅斯言徑廷
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
披巾布褐驅鷹驚鳳頂戴皮冠所
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率王喬羨
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輔事周之辰
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
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
旗取則斯弊特可湮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
昇沈殊趣豈可以燭火之暉爭日月
之光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
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
官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
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
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
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
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
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
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
敬已經依法遵佛冀伏邪愚依承正
典

略引三十二經
今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誠勸道
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具安志智慧
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
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
得道如佛
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
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
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
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曰
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
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
聽法
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鶴鳴山
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
善入泥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
迦文佛
六依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
旋大梵流影宮禮佛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四十九張

軍字

七依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隱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法供養不得遮止

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憂曇華願燒旃檀香供養千佛身稽首禮定光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不見釋迦文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道以齋為先勤行當作佛道士新改奉云勤行登金闕故設大法橋普度諸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游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見菩薩令來漢地教化衆生當游仙道白曰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闍宗宇維那訶西域也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四十九張

軍字

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繞七匝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

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

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

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第四十九張

軍字

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為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為沙門大學佛法為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

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

二十一依太上靈寶具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曆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

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列諸經為真偽偽若是真經今時道士女官不體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教即是邪見之人非真弟子便同無識之徒何須誣毀此經若偽則一切道經皆須除却進退誠替然成亂俗也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地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履處虛閑晝夜無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平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安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

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欲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垂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為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獸急遂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鸛樹闇王滅罪婆數除殃若不達

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染耽事者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捨舊習歸馮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

于時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為邪道

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偽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言清信者

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

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

目綸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天際假金輪而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趣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冰清日威霧散雲除燭火螢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具此真如使稠林邪徑之人景法門而無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探賾而知迴道樹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雒常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地華俗潛故競扇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馮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展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

法苑珠林第五十五

第五十四卷

軍字號

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音盈耳且昔未達理源承事外道如欲湏甘果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知歸向受菩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呂任孝恭宜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廢李老道法詔北齊高祖文宣皇帝昔金陵道士陸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郝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安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

法苑珠林第五十五

第五十五卷

軍字號

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游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感之也於天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自對較于時道士祝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擁吏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漢高談自矜誇街道術仍又唱曰神通權設抑挫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摘試上曰方術小技俗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非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尋覓有僧名佛隼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游行無定飲噉同俗時有放言標寤宏遠上統知其深量私與之次于時名僧咸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聖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輿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心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既上

法苑珠林第五十五

第五十六卷

軍字號

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祝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試卿術耳命稠禪師衣鉢祝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祝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祝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以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咸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寤仍有祗崇麴孽是味清虛焉在瞿瞿斯甜慈悲永隔求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髮示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

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隨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至大唐貞觀二十二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為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為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為皇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為圖識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奏勅勅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慧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開並款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為墨書非今元等所造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清下清替僧尼戒處亦合蔭田三十畝此經既偽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

士等當時懼怕畏廢蔭田私馮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勅言云三皇經文字既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聞有此文者並勅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摠取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為聖說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費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既嗟而異之於是恣其游學迄至立年才解其絕內外經書暗游心府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勅入道遙園與什叅正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為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誦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

見其口眼便辟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相其辯力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眾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捕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即誦後尅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眾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為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朝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耶忽輕余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說殷勤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

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說侍中劉騰宣勅請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日十四日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縣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

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

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迥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梵窺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一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何知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綜本停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彥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自等所議姜斌罪當或衆帝加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徒馬邑古一驗出 梁高僧傳晉程道慧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斗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

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

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暝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冥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慧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修福人也慧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慧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俗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徑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慧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憤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慧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慧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忘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慧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慧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

罪報見有獬狗齧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鳥其喙如鋒飛來甚速款然而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跪轉呼嗷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泰骨荷大抵粗同不復具載唯此二條為異故詳記之觀歷既徧乃遣慧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慧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慎遇此壽延九十時道慧家於京師大桁南自見來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慧之亡至門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慧將入門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尔而滅至戶聞尸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吊突慧者多不得裴回因進入戶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慧後為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為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

右一驗出
冥祥記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

竹縣人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為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眾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競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明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慙不測吾風合眾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喑皆來請瓊受菩薩戒縣令高達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召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

右一驗出
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五八頁中下原版殘，以麗藏本換。
- 一 五八頁中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 一 五八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五八頁中三行「破邪篇第六十二」下，經有「之一」二字。又「此有二部」，磧、經無。
- 一 五八頁中三行與四行之間，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 一 五八頁中四行「第一」，經無。一八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五八頁中七行「蒿蘭」，資、磧、普，南、經、清作「芳蘭」。
- 一 五八頁中八行「發至」，資、磧、普，

一 〔南、徑、清作「發志」。

一 五八頁中一行「玉礫」，〔資、磧、

〔普、南、徑、清作「玉礫」。

一 五八頁中一二行至次行「正八邪

反四倒」，〔資、磧、普、南、徑、清作

「正四倒反八邪」。

一 五八頁下一行第四字「常」，〔資、磧、

〔普、南、徑、清作「恒」。

一 五八頁下八行「匹偶」，〔資、磧、普、

〔南、徑、清作「婚對」。

一 五九頁上七行「由旬」，諸本（不含

〔石，下同）作「由延」。

一 五九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抱」，

〔資、磧、普、南、徑、清作「揖」。又

末字「頸」，〔資、磧、普、南、徑、清作

「頃」。

一 五九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愁」，

諸本作「愁」。下同。

一 五九頁中一六行第二字「此」，〔普、

〔徑、清作「此人」。

一 六〇頁上一一行「在牛上坐」，〔資、

〔磧、普、南、徑、清作「在中止坐」。

一 六〇頁上一三行「迦匹那」，〔資、磧、

〔普、南、徑、清作「迦延那」。

一 六〇頁上一六行「琉璃」，諸本作

「琉璃」。

一 六〇頁上二二行末字「交」，〔普、徑、

〔清作「校」。本頁中二行第二字同。

一 六〇頁中三行首字「變」，〔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頁中一九行第二字「捨」，〔普、

〔徑、清作「攝」。

一 六〇頁下六行第一三字「此」，〔資、

〔磧、普、南、徑、清作「如此」。

一 六一頁上一三行「誘誑」，〔資、磧、

〔普、南、徑、清作「誘誑」。

一 六一頁上末行「佛問」，〔資、磧、普、

〔南、徑、清作「時佛問」。

一 六一頁中一〇行「少少知」，諸本

作「少人知」。

一 六一頁下一四行「令自」，〔資、磧、

〔普、南、徑、清作「自令」。

一 六一頁下一七行末字「中」，〔資、磧、

〔普、南、徑、清作「裏」。

一 六一頁下末行第一三字「有」，〔資、

〔磧、普、南、徑、清作「中」。

一 六二頁上八行第一三字「言」，〔資、

〔磧、普、南、徑、清作「言是」。

一 六二頁上一一行第六字「詰」，〔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二頁上一五行第一〇字「牛」，

〔資、磧、普、南、徑、清作「惡牛」。

一 六二頁中六行「示微恙」，〔資、磧、

〔普、南、徑、清作「小中風」。

一 六二頁中二一行「乃知」，〔資、磧、

〔普、南、徑、清作「乃值」。

一 六二頁中二二行第一三字「後」，

〔麗作「得」。

一 六二頁下五行「尚猶」，〔資、磧、普、

〔南、徑、清作「尚能」。

一 六二頁下九行第一〇字「如」，諸

本作「實如」。

一 六二頁下一三行末字「抵」，〔普、徑、

〔清作「枉」。

一 六三頁上一一行「見妄」，〔資、磧、

〔普、南、徑、清作「見妄」。

一 六三頁上一三行「盛飯」，資、磧、普、南、徑、清作「撥飯」。

一 六三頁上二〇行「王女」，諸本作「玉女」。

一 六三頁中一三行第一三字「告」，資、磧、普、南、徑、清作「告曰」。

一 六三頁中二二行第八字「矜」，資、磧、普、南、徑、清作「矜」。下同。

一 六三頁下三行第八字「胞」，資、磧、普、南、徑、清作「抱」。

一 六三頁下二〇行首字「使」，徑作「便」。

一 六四頁上二一行第六字「而」，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四頁中三行「睹見」，資、磧、普、南、徑、清作「都現」。

一 六四頁中一七行第二字「竊」，資、磧、普、南、徑、清作「窮」。

一 六四頁中二二行「人間」，資、磧、普、南、徑、清作「人聞」。

一 六四頁下三行末字至次行首字「財物」，資、磧、普、南、徑、清作「錢財」。

一 六四頁下九行第一二字「及」，資、磧、普、南、徑、清作「及還」。

一 六四頁下一三行「各變誠」，資、磧、普、南、徑、清作「各變形」。

一 六四頁下一五行第五字「怍」，諸本作「庭」。

一 六四頁下一六行「幽明」，資、磧、普、南、徑、清作「幽冥」。

一 六四頁下一九行至二一行序數「一」、「二」、「三」、「四」、「五」、「六」，徑無。

一 六五頁上三行「道禮」，資、磧、普、南、徑、清作「導禮」。

一 六五頁上一〇行「導首」，資、磧、普、南、徑、清作「道首」。

一 六五頁上一三行「對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對曰非也」。

一 六五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政」，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五頁上一九行「而答曰」，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問曰」。

一 六五頁上末行第一三字「致」，資、磧、普、南、徑、清無。

磧、南、徑、清作「且致」。

一 六五頁中一行「通人」，資、磧、普、南、徑、清作「史官」。

一 六五頁中三行「日光」，資、磧、普、南、徑、清作「白光」。

一 六五頁下三行「比較」，資、磧、普、南、徑、清作「比較」。

一 六五頁下一四行「自感」，麗作「自憾」。下同。

一 六五頁下一八行「太素」，資、磧、普、南、徑、清作「太上」。

一 六五頁下一九行首字「人」，諸本作「之」。

一 六六頁上一行「感悅」，諸本作「咸悅」。

一 六六頁上四行「仕庶」，資、磧、普、南、徑、清作「士庶」。

一 六六頁上五行「呂慧通」，資、磧、普、南、徑、清作「呂惠通」。

一 六六頁上七行「三十」，資、磧、普、南、徑、清作「四十」。

一 六六頁上一〇行「掬力」，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普、南、徑、清作「角力」。

一 六六頁上一五行第六字「地」，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六頁上一八行「勅下」，資、磧、

普、南、徑、清作「下勅」。

一 六六頁中七行「著述」，資、磧、普、

南、徑、清作「制述」。

一 六六頁中一四行末字「比」，資、磧、

普、南、徑、清作「遠」。

一 六六頁中二一行「縱容」，普、徑、

清、麗作「從容」。

一 六六頁下一行第五字「懷」，諸本

作「懷」。

一 六六頁下二行第九字「也」，資、磧、

普、南、徑、清作「也答曰」。

一 六六頁下三行第三字「經」，麗作

「六經」。又第八字「俗」，麗作「濟

俗」。

一 六六頁下二〇行「萌抵」，諸本作

「萌抵」。

一 六六頁下末行至次頁「子乃去人之所謂殃」，諸本作「子乃去人之

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殃」，麗作「禍」）。

一 六七頁上三行「猷冤」，普、南、徑、

清作「黻冕」。

一 六七頁上一一行「博施」，諸本作

「博施」。

一 六七頁下九行「棟字」，諸本作「棟

字」。

一 六七頁下一七行第八字「計」，諸

本作「計」。

一 六八頁上四行第五字「神」，資、磧、

普、南、無；徑、清作「言」。

一 六八頁上五行「大唐」，南作「有

唐」。

一 六八頁上一三行首字「摸」，資、磧、

普、南、徑、清作「模」。

一 六八頁中末行「模寫」，徑、清作

「模寫」。

一 六八頁下五行「宗廟」，麗作「其宗

廟」。

一 六八頁下一五行第六字「弘」，資、

磧、普、南、徑、清作「知」。

一 六八頁下一六行「妣已」，資、磧、

普、南、徑、清作「妣妃」。

一 六九頁上八行「悖亂」，資、磧作

「博亂」。

一 六九頁上一二行「姦兇」，資、磧、

普、南、徑、清作「姦究」。

一 六九頁上一三行「畢繇」，資、磧、

普、南、徑、清作「臯繇」。又「獫狁」，

資、磧作「獫狁」。又「薄伐」，資、磧、

普作「薄伐」。

一 六九頁上二一行「之甚」，諸本作

「之甚哉」。

一 六九頁中一行第一一字「虛」，諸

本作「虛闡」。

一 六九頁中四行「鉾楯」，普、徑、清

作「矛盾」。又「眈然」，資、磧、普、

南、徑、清作「皎然」。

一 六九頁中七行「齧齧」，資、磧、普、

南、徑、清作「握蹠」。

一 六九頁中九行「後漢」，麗作「後漢

書」。

一 六九頁中一〇行第八字「祐」，資、

一 〔磧、普、南、徑、清作「務」。

一 六九頁中一九行「徧知」，〔資、磧、

〔普、南、徑、清作「正徧知」。

一 六九頁中二〇行第九字「繫」，〔資、

〔磧、普、南、徑、清作「繫」。又第一

三字「風」，諸本作「夙」。

一 六九頁中二一行「玉牒」，〔普、徑、

〔清作「玉牒」。

一 六九頁下一行「尚在」，〔資、磧、普、

〔南、徑、清作「尚存」。

一 六九頁下五行「徵也」，〔資、磧、普、

〔南、徑、清作「懲也」。至此，〔徑卷

第六十八終，卷第六十九始，並

有「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及夾註

「感應緣之餘」一行。

一 六九頁下九行「抵掌」，諸本作「指

掌」。

一 六九頁下一三行「經制」，〔麗作「經

教」。

一 六九頁下一八行第一三字「卷」，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九頁下二二行「道抗」，〔資、磧作

「道抗」。

一 六九頁下末行「道士」，〔資、磧、普、

〔南、徑、清作「進士」。又「李運」，

〔資、磧、普、南、徑、清作「李通」。

一 七〇頁上一行「字真」，〔普、南、徑、

〔清作「守真」。

一 七〇頁上二行「桃攬」，〔資、磧、普、

〔南、徑、清作「抄攬」；〔麗作「挑攬」。

一 七〇頁上九行「誅戮」，〔資、磧、普、

〔南、徑、清作「戮殺」。

一 七〇頁上一五行第三字「明」，諸

本作「時」。

一 七〇頁上一六行「簡集」，〔資、磧、

〔南作「蘭集」。

一 七〇頁中一二行「依書」，〔麗作「依

舊」。

一 七〇頁下一行第一〇字「山」，諸

本作「五」。

一 七〇頁下二行「皆作」，〔資、磧、普、

〔南、徑、清作「皆依」。

一 七〇頁下四行末字至次行首字「盡

述」，〔資、磧、普、南、徑、清作「述盡」。

一 七〇頁下一一行「大唐」，〔南作「有

唐」；〔徑、清作「唐」。

一 七〇頁下一七行「應應」，諸本作

「變應」。

一 七〇頁下二〇行「余時」，〔資、磧、

〔普、南、徑、清作「今時」。

一 七〇頁下二二行第三字「片」，〔資、

〔磧、普、南、徑、清作「即」。

一 七一頁上一四行第七字「直」，〔資、

〔磧、普、南、徑、清作「真」。

一 七一頁上二〇行「之名」，〔資、磧、

〔普、南、徑、清作「天尊」。

一 七一頁上末行第二字「英」，〔資、

〔磧、普、南、徑、清作「映」。

一 七一頁中一行「導聽」，諸本作「道

聽」。又「未詎」，〔麗作「未足」。

一 七一頁中三行「多班」，〔資、磧、普、

〔南作「多班」。

一 七一頁中四行「逗遛」，〔資、磧、普、

〔南、徑、清作「逗留」。又「備如」，

〔資、磧、普、南作「被如」；〔徑、清作

「彼如」。

一 七一頁中七行首字「既」，諸本作「暨」。

一 七一頁中八行第二字「世」，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年」。

一 七一頁中九行第七字「安」，麗作「琳」。

一 七一頁中一行「父者」，諸本作「父老」。

一 七一頁下末行首字「獎」，資、磧、南、徑、清作「弊」。

一 七二頁上一行「微妙」，資、磧、普、南、徑、清作「激妙」。

一 七二頁上一五行第八字「已」，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二頁上二〇行第三字「偽」，諸本作「爲」。

一 七二頁中三行「咸寧」，資、磧、普、南、徑、清作「咸康」。

一 七二頁中八行「向日辰」，麗作「向晨」。

一 七二頁中一〇行至次行「袁敢矜」，資、磧、普、南、徑、清作「袁矜」。

一 七二頁中一行第九字「岡」，資、磧、普、南、徑、清作「山」。

一 七二頁中一二行「隨文帝」，諸本作「隋文帝」。

一 七二頁中一五行第一〇字「方」，資、磧、普、南、徑、清作「有」。

一 七二頁中一九行「蜀主」，諸本作「蜀王」。二〇行同。

一 七二頁中二二行「魔之」，資、磧、普、南、徑、清作「厭之」。

一 七二頁中末行「近有」，資、磧、普、南、徑、清作「近如」。

一 七二頁下二行「常作」，資、磧、普、南、徑、清作「恒作」。又「去大業年」，資、磧、普、南、徑、清作「至大業季年」；麗作「去大業季年」。

一 七二頁下七行「領納」，資、磧、普、南、徑、清作「顧納」。

一 七二頁下一四行「密喉」，諸本作「密候」。

一 七二頁下一五行「喝之」，資、磧、普、南、徑、清作「呵之」。

一 七二頁下末行「宿素」，資、磧、南作「素」；普、徑、清作「素是」。

一 七三頁上四行「拷撻」，諸本作「拷撻」。

一 七三頁上五行第三字「承」，資、磧、普、南、徑、清作「臣」。

一 七三頁上一〇行末字「叨」，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三頁上一行第六字「前」，資、磧、普、南、徑、清作「煎」。

一 七三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三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愛」，資、磧、普、南、徑、清作「受」。

一 七三頁上二〇行第六字「網」，資、磧、普、南、徑、清作「剛」。

一 七三頁上末行「二年」，諸本作「三年」。

一 七三頁中二行「平陽」，資、磧、普、南、徑、清作「陽平」。

一 七三頁中九行「湮除」，資、磧、普、南、徑、清作「漂除」。

一 七三頁中一五行首字「官」，南、徑、清作「冠」。

一 七三頁下一三行「張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張陵曰」。

一 七四頁上七行第九字「法」，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四頁上一一行「佛生」，徑、清作「我生」。

一 七四頁上一四行「當作」，資、磧、普、南、徑、清作「常作」。

一 七四頁上二一行「令來」，諸本作「今來」。

一 七四頁上末行第四字「宇」，諸本作「字」。又「西域」，麗作「西域人」。

一 七四頁下二〇行夾註右「所列」，資、磧、普、南、徑、清作「所引」。

一 七四頁下二一行夾註右「今時道士女官」，資、磧、普、南、徑、清作「今道士女冠」。

一 七四頁下二二行夾註右第三字「便」，資、磧、普、南、徑、清無。又

左「亂俗也」，至此，清卷第五十

五之一終，卷第五十五之二始，並有「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一行。

一 七五頁上三行第五字「罔」，資、磧、普、南、徑、清作「罔」。

一 七五頁上一六行「圓取」，資、磧、普、南、徑、清作「圖取」。

一 七五頁下二行「弟子」，資、磧、普、南、徑、清作「佛弟子」。

一 七五頁下一三行「冰清」，資、磧、普、南、徑、清作「水清」。又「霧散」，資、磧、普、南、徑、清作「霧豁」。

一 七五頁下一四行「螢光」，資、磧、普、南、徑、清作「翳光」。

一 七五頁下一六行「無倦」，資、磧、普、南、徑、清作「不倦」。

一 七五頁下一八行「常星」，諸本作「恒星」。

一 七六頁上一〇行末字「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六頁上一四行「矜許」，資、磧、普、南、徑、清作「矜許」。

一 七六頁上一七行至一八行「廢李

老道法詔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徑、清作「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

一 七六頁上二〇行「受錄」，普、徑、清作「受錄」。

一 七六頁中四行「親自對較」，資、磧、普、南、徑、清作「親自對校」。

一 七六頁中七行「據史」，資、磧、普、南作「權鬧」；徑、清作「歡鬧」。

一 七六頁中九行「自矜」，資、磧、普、南、徑、清作「自矜」。又「唱曰」，資、磧、普、南、徑、清作「唱言曰」。

一 七六頁中一六行「游行無定」，資、磧、普、南、徑、清作「遊無定方」。

一 七六頁下三行「而立」，資、磧、普、南、徑、清作「而立云」。

一 七六頁下五行末字「命」，諸本作「命取」。

一 七六頁下九行「叵賴」，諸本作「無賴」。

一 七六頁下一六行「鞠孱」，資、磧、普、南、徑、清作「鞠孱」。

一 七六頁下一七行第五字「瞞」，諸本作「瞞」。又「求異」，諸本作「上異」。

一 七七頁上一行「隨初」，諸本作「隋初」。

一 七七頁上三行「大唐」，南作「有唐」；
徑、清作「唐」。又「二十二年」，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十

一 七七頁上一三行首字「勅」，資、磧、普、南、徑、清作「聞」。

一 七七頁上一五行「勘問」，資、磧、普、南、徑、清作「勘同」。

一 七七頁上二一行首字「清」，諸本作「上清」。又第四字「替」，磧、普、南、徑、清作「昔」。

一 七七頁中六行「聞有」，諸本作「間有」。

一 七七頁中二一行「乃誦」，諸本作「乃謂」。

一 七七頁下一二行「必集」，普作「畢集」。

一 七八頁上四行「請法師」，資、磧、普、南、徑、清作「諸法師」。

一 七八頁上一三行第三字「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七八頁中四行「筦窺」，資、磧、普、南、徑、清作「管窺」。

一 七八頁中七行「何知」，諸本作「知何」。

一 七八頁中一五行第一三字「綜」，資、磧、普、南、徑、清無。又末字至次行首字「本傳」，資、磧、普、南、徑、清作「太傳」；
麗作「大傳」。

一 七八頁中一六行「許伯桃」，普、南、徑、清作「許伯姚」。

一 七八頁中一九行「加極刑」，資、磧、普、南、徑、清作「加斌極刑」。

一 七八頁中二一行小字「右一驗」，諸本作「右二驗」。

一 七八頁中末行首字「斗」，資、磧、普、南、徑、清作「升」。

一 七八頁下八行「修福」，資、磧、普、南、徑、清作「復勝」。

一 七八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憤」，諸本作「憤」。

一 七八頁下二〇行「忘失」，資、磧、普、南、徑、清作「妄失」。

一 七八頁下末行「城城」，資、磧、普、南、徑、清作「城城城」。

一 七九頁上一行「獠狗齧人」，資、磧、普、南、徑、清作「掣狗齧人」。

一 七九頁上二行第三字「蔽」，麗作「藉」。又第一〇字「喙」，資、磧、普、南、徑、清作「啄」。

一 七九頁上三行「欬然而至」，資、磧、普、南、徑、清作「鴉然血至」。

一 七九頁上四行「踰轉呼噉」，資、磧、普、南、徑、清作「宛轉呼叫」。

一 七九頁上一〇行「遇此」，諸本作「過此」。

一 七九頁上一一行「大桁」，資、磧、普、南、徑、清作「大街」。

一 七九頁上一九行「聽誦」，徑、清作「聽訟」。

一 七九頁中一四行第四字「競」，磧、

〔南〕〔徑〕〔清〕作「竟」。

一 七九頁中一九行「召僧」，〔資〕〔磧〕、〔普〕〔南〕〔徑〕〔清〕作「名僧」。

一 七九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清〕作「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之二」。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滅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貧賤篇第六十四

富貴篇此有三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珠玉貴若蕭曹錦繡為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喧鳳管之上趨銷廣殿容與長廊曳珠履於丹墀珥金貂於青瑱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聖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絳紵絃管淒清飄颺臥則蘭燈炳曜繡帟垂陰錦被既敷繡氈且拂行則駟馬電飛輦轡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為立字名檀

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琉璃遇得熱病諸醫與藥啓王云須牛頭旃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聖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琉璃門內有女聖琉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勝聖黃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琉璃地屋間剎鏤種種百獸風

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浦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海彌離白王是琉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玊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內昇七寶殿婦在殿上聖琉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而以照之徧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將王入徧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為說彌離歡喜即往佛所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植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入

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
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
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
契在一林中精勤修道語一比丘此
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為福二夏乞
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
諸檀越日為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
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之故我
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
已歡喜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
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功德從是以
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當
處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
道

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
往求之時閻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
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晃
耀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
水其井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
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母亦自念言
我女端正人中其妙要得賢士金色
光暉類我女者乃共為婚其女名稱
遠徹金天遂娶為婦後時金天請佛
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為說法
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
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
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
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
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
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
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
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
游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
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
其夫見他供養眾僧向婦啼哭懊惱
淚憤婦臂上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
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富溢難

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
不布施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
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
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
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
至故舍徧推覓看儻或得之夫遂往
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念時有
一明鏡復得一瓶咸滿淨水安錢瓶中
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
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
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為夫婦身體
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國
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珍具足
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
連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吝不
好布施佛常說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
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立
新藏欲受其報末經旬日財寶竭盡
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
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
諸求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
無報將無為凡所疑誤耶兄曰止止

法華經卷第六

普賢菩薩

滅

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鹿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五女營從數十萬眾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言殿巍巍乃今日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喜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

法華經卷第六

普賢菩薩

滅

所以諸目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氎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目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不敢欺王是目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為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會目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為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令卿須還歸任作謂度吾領二十萬眾往到卿舍看主樹提答言願王相隨不須預去是目之家自然牀席不須人鋪自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須反顧王即將領二十萬眾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目守閤之奴小復前行至內閤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瑤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目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為壁水精為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

法華經卷第六

普賢菩薩

滅

三

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出為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出目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曰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首四面觀視恍忽經月大目白玉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游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施兼綾羅繒綵二十萬眾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群目其樹提伽是我之氏婦女宅舍過殊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目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眾推鐘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眾人馬俱倒手脚縶戾腰腕婀娜狀似醉容頭腦岨峨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臥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眾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

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
放神力令四十萬象人馬俱起一時
還國王即遣使喚樹提加同車而載
往詣佛所自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
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
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
庵屋米糧燈燭令時廣乞多願天自
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
蕩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鎗湯
生華獄出薊檀餓鬼作沙門羅刹聖
誦經五百童人責其重寶由供病僧
從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
樹提如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
童人皆得阿羅漢道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
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
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
上自然有一寶珠光曜城內父母歡
喜因為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
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
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
詣佛所以生善樂求索出家佛告善
來比丘尼驢驘自落法服著身成此

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
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
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
佛出世號毗婆尸人涅槃後有王名
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
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
珠繫著根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
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
寶珠隨其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
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
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
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
婦生一宮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悵謂
為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
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
當自見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
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宮團
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
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
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
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
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人涅槃

後時彼國王名驢頭末帝收取舍利
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
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齎持香華
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
來世所在生處共為兄弟發是願已
各自歸去

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
一百比丘是由於彼誓願力故九十
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
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故
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
行
頌曰

韞石諒非真飾瓶信為假竊服聖門上
濫吹緇軒下鳳祀徒驚心驕文終好野
真相豈式昭浮榮未能捨迹殊冠冕容
事襲驅馳者已矣歇聲聲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寵辱虛相罵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常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卷三

七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騎持鵠頭版來召之王文大驚問騎我作何官騎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充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聞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

左驗出幽異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畫獨處室有鵠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鵠今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鵠翻飛入懷乃化為一鉤從余資產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噉欲得羊肝買羊肝於前切之齋齋隨刀不見兩羊肝盡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侍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箸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為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

左驗出幽異錄

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責人間神在此因以相害神荅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李常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常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常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常不肯取又固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於一郡止者亦為善也常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常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闚視復變為大鳥踣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常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

右驗出異祥記

左驗出幽異錄

既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盆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文用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曾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忽見冑著故襲衣顏容甚瘁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荅曰吾時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辦荅平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音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夢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奏還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臨兄為

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介

貧賤篇第六十四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須達部

貧兒部 貧女部

述意部第一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昔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樞蠹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編蒲藁以為薦或裁荷葉以充衣敝肘則兩袖皆穿納縷則雙衿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被百結之縷鄉里既無田宅雒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墳坑度日雖慚靈輒而有翳桑之嘆乃愧伯夷便致首陽之苦表棠頓乏豈見陽春升斗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慙慙食致令果報一朝盡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

所依漏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痺

憔悴華色既衰容轉障礙身體危

羸飢渴消削眼目陷陷諸節骨立薄

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銳

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

糞穢中拾掇塵糞連綴相著纓遮人

形赤露四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

親舊等見而不識歷街乞食猶如餓

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

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為排辱舍主既

出欲加鞭打俯俛曲躬再拜謝罪舍

主輕義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

故既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掠

擲孟器不使充飽設值大會望乞

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

貧賤窮乏之人譬如林樹無華衆蟲遠避

被霜之草葉自焦萎枯涸之池鴻鴈

不游被燒之林麋鹿不趣田苗刈盡

無人招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

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

路譬言如曠野為人所焚人不喜樂如

枯樹無蔭無依投者如苗被霜霜捐棄不

收如毒蛇害人皆遠離如雜毒食無

有當者如空塚間無人趣向如惡廁

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雖

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為

鄙所為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

言重直設復讚歎人謂諂譽若不加

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

復教授復言詐偽若廣言說人謂多

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

云廣獲若求人意見復言諂曲若數親

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矯誕若

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

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主罵言寒賤若

不滿意言是貧人猶故恃我若小自

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斂

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歡逸言其

譁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

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為其

判釋言其貪趨以愚代智耐羞之甚

若復默然復言煩囂不識道理若小

戲論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

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

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

明若言語朴素復嫌疏鈍若公論事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第三十 藏

實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佞
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
復言儻劣寒瘁若多飲食復言飢餓
饕餮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
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
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
若自道昔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
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
止言說俯仰盡是憊過富貴之人作
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為斯皆得
所貧窮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
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絕無
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濤如人捺咽
不得出氣如眼上瞽不知所至如厚
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
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
深泥滯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
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
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
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
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
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
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第三十 藏

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
窮者甚為大苦

須達部第三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
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盡客作傭力
得米四升吹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
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
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
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
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
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為施尊
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
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
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夫答
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即語夫
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盡
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
盡福德應生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
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
盡

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貧
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
木升其實是有檀檀出市賣之得米四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第三十 藏

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
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今福更生
炊米方熟舍利弗目連迦葉佛來四
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
供養盡空佛為說法得道
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
貧焦前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
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
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錢自食一
錢作本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
盡即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
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麩失火廣
燒人畜波斯匿王勅目連自今以
去夜不得燃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
罰金千兩今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
坐禪入定夜半雞鳴然燈聖禪伺捕
得之捉燈自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
今我貧窮無百錢產當用何輸王
瞋勅使開著獄中即將須達付獄
執守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
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為四天
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
須達為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後夜

梵天復下見為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觀上見獄上有火光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語須達聖人被閉而無慚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煙炭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還倍於前言不然火為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焰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余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即勅吏言促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到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惱心佛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非是時為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念結不解貪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是之故今非是

時為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聖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為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頭取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獅子毒害之獸悉來圍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聖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尔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跪跪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為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為國平正為賊所捉臨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為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梨於高樓上臥有天王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為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頌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

而去
貧兒部第四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為佛作禮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賤及諸眾會明日屈於舍食今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眾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祝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貪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為飽此無慈悲意吾為王者以鐵轡車轉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觀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座中眾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悲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為王者當供養佛及眾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飢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既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第三十五 戒

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親訖下食以此為常時二乞兒展轉乞巧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深草之中時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識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為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為王顧視道邊深草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為王諸日拜謁各稱為目乞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湯沐浴著王者之服光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草中臥寐不覺車轢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

余時國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為國王昔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遙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為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第三十六 戒

子無央數眾往到彼國時王出迎為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說得王緣佛具為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轢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為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世尊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余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口為禍之門心念而口言身受其罪殃不念人善惡自作身受患意欲害於彼不覺車轢頭心為甘露法令人生天上心念而口言身受其福德有念善惡人自作安身本意念一切善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

又賢愚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眾僧乞巧自活厭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下賤蒙濟身命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六 第三十七 戒

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貪富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眾僧次我等修福請佛眾食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今時太子祇陀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靈多越取自然成熟粳米還至其家隨意聖次自食粳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飛至祇陀家聖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親眾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歡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今時祇陀聞說是語極懷慚愧自我愚癡不別明

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丐自活佛告祇陀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奈有一山名曰利師古昔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常止其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陀寧時世尊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令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不藏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老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厭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今時長者常令一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今時使人率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殖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為瓠長者見怪隨時澆灌後熟皆大即劈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

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今時大富散陀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今時祇陀及眾會者觀其神變皆獲四果貧女部第五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旃延在阿緬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一婢小有慳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鋤詣河取水舉聲大哭今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賣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旃延言貧實可賣老母自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旃延言汝若賣者一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教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瓠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持鉢與教

取水施受為祝願次與授戒後教念佛竟問之言汝止何處婢即答言無定止處隨春炊磨即宿其處或在糞壤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走使伺其大家一切臥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內數草而望思惟觀佛母受教已至夜坐處戶內命終生忉利天大家曉見瞋恚而言此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便遣人以草繫脚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以為眷屬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即將彼五百天子賣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花供養死屍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近詣林觀看見已語言此婢已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即為具說生天因緣後皆迴詣迦旃延所禮拜供養因緣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皆如是學

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教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眾生捨諸豪

法苑珠林卷五十六

第三十三

滅

佛

富而從貧乞時欲令衛先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為窟窟羸瘦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嚴窟施小籬欄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知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飢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祝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今時老母即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孤窮安可言一國之最貧衣食不蓋形世有不慈人尚見矜憐云何名慈哀而不知此厄普世之寒苦無過我之身願見矜慈我實不為仁惜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為三界尊吾備在其中欲除汝飢貧是故從貧乞若能減身口分鉢以為施長夜得解脫後生得豪富

今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遙啟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

法苑珠林卷五十六

第三十三

滅

佛

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僂體離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祝願使家福安迦葉心念若吾賣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盪鉢還著囊中於是老母特復真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申廣現神變今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啟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耀天宮帝釋驚悸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今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令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下五體投地禮畢却住叉手歎曰大千國土佛為特尊次有迦葉能開罪門昔在閻浮普賢窟之前

法苑珠林卷五十六

第三十三

滅

佛

為其貧母開說真言時母歡喜貢上米泔施如芥子獲報如山自致天女封受自然是故來下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施米汁乃致此福迦葉大哀但化福劣家不往大姓當作良策即與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詣王舍城街邊作小陋屋變其形狀似于老翁身體癯瘦僂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席貧窮之狀不儲飲食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而往乞食翁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祝願良久不去翁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少飯適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捐以施賢者審如所云今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聞若預開瓶芬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即言道人獎食不多將鉢來取迦葉即以鉢取受祝願施家其香普薰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香翁母釋身疾飛空中彈指歡喜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翁而為

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復還迦葉讚歎

帝釋種福無厭忍此醜類來下殖福

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時

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感應緣略引一驗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

於市旬市中厭食之以糞灑之旋復見

黑灑衣不汙如故長吏知試繫著桎梏

而續在市丐試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

室屋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言曰

見乞兒與美酒以免壞屋之咎見按

神記

頌曰

業風常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瀾

寔由高慕施 頻捨貧窮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明 貴門光景麗 賤葉永休寧

志求八解脫 誓捨六塵榮 僅遇慈父誨

開我心中忤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八八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一 八八頁上二行撰者，資、磧作「大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

撰」；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

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

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八八頁上三行「富貴篇第六十三

下，資、磧、普、南、清有夾註「此

有二部」。

一 八八頁上四行「貧賤篇第六十四」，

徑、清無。

一 八八頁上五行「富貴篇此有二部」，

諸本（不含石，下同）無。

一 八八頁上五行與六行之間，清有

「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八八頁上六行「第一」，徑無。一

九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八八頁上八行「珠玉」，徑、清作

「朱栢」。

一 八八頁上九行末字「喧」，諸本作

「生」。

一 八八頁上一〇行第一三字「曳」，

諸本作「申」。

一 八八頁上一行「金紹」，資、磧、

普、南作「金鐸」；徑、清作「金蟬」。

一 八八頁上一四行第三字「飄」，諸

本作「飄」。又第一二字「晃」，諸

本作「幌」。

一 八八頁上二〇行「在時」，諸本作

「在世時」。次頁上一五行同。

一 八八頁中四行「毗琉璃」，諸本作

「毗琉璃」。

一 八八頁下二行末字「海」，諸本作

「池」。

一 八八頁下四行「環玕」，諸本作「環

釧」。

一 八九頁上一二行末字「當」，諸本

作「常」。

一八九頁上二〇行第八字「汲」，〔徑〕作「沒」。

一八九頁下六行第七字「看」，諸本作「者」。

一八九頁下八行「復得」，〔磧〕、〔普〕、〔南〕、〔徑〕、〔清〕作「復有」。

一八九頁下一一行第九字「常」，諸本作「恒」。

一八九頁下一四行「七珍」，〔磧〕、〔南〕、〔徑〕、〔清〕作「七寶」。

一八九頁下一六行第一一字「聞」，〔磧〕、〔南〕無。

一八九頁下一七行第七字「施」，〔磧〕、〔普〕、〔南〕、〔徑〕、〔清〕作「布施」。

一八九頁下一八行末字「立」，〔磧〕、〔普〕、〔南〕、〔徑〕、〔清〕作「開」。

一八九頁下二一行第六字「勅」，諸本作「勸」。

一九〇頁上二一行「無所」，〔磧〕、〔南〕、〔徑〕、〔清〕作「無數」。

一九〇頁中一〇行「謂度」，〔資〕、〔磧〕、

〔南〕、〔徑〕、〔清〕作「調度」。

一九〇頁中一八行「前行」，諸本作「前著」。

一九〇頁下一四行「婦女」，諸本作「女婦」。

一九〇頁下一九行「婀娜」，諸本作「婀娜」。又「岨峨」，諸本作「巨我」。

一九一頁上五行「五百」，諸本作「五百人」。

一九一頁上一二行「從僧」，諸本無。

一九一頁上二二行第四字「以」，諸本作「心」。

一九一頁上末行「鬢髮」，諸本作「頭髮」。

一九一頁中七行第四字「根」，〔資〕、〔磧〕、〔普〕、〔南〕作「棠」；〔徑〕、〔清〕作「撐」。

一九一頁下三行「貴持」，〔磧〕、〔南〕作「各持」。

一九一頁下八行第八字「彼」，諸本作「彼時」。

一九一頁下一四行「畢門」，〔磧〕、〔南〕、〔清〕作「畢門」。

一九一頁下一五行「濫吹」，〔磧〕、〔南〕、〔徑〕、〔清〕作「濫次」。

一九一頁下一六行末字「容」，諸本作「客」。

一九一頁下二二行末字「常」，諸本作「恒」。下至次頁中一六行第三字同。

一九二頁上三行「版來召之」，諸本作「板來名之」。

一九二頁上四行「平北」，〔磧〕、〔普〕、〔南〕、〔徑〕、〔清〕作「平地」。

一九二頁上五行「復召」，諸本作「復名」。

一九二頁上一二行末字「一」，〔磧〕、〔普〕、〔南〕、〔徑〕、〔清〕無。

一九二頁上一五行第二字「上」，〔磧〕、〔普〕作「止」。

一九二頁上一六行「欲得」，諸本作「答曰欲得」。

一九二頁上一七行「買羊肝」，諸本作「遂買羊肝」。

一九二頁上一八行「兩羊肝盡」，諸

本作「輒盡兩羊肝」。

一 九二頁上一九行「侍者」，諸本作「持者」。

一 九二頁中七行第一一字「官」，諸本作「宦」。

一 九二頁中一九行夾註「出冥祥記」，諸本作「出冥祥記內」。

一 九二頁中二二行「聞有」，諸本作「間有」。

一 九二頁下八行「戴文胄」，諸本作「戴天胄」。

一 九二頁下一一行「忽見」，諸本作「每見」。

一 九二頁下一八行首字「曹」，資、磧、普、南作「胄」。

一 九三頁上二行「第六十四」，徑作「第六十四之一」。又「此有五部」，徑無。

一 九三頁上三至四行「述意部……貧女部」，徑無。

一 九三頁上五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九三頁上一〇行「或編稻藁」，諸本作「或舒稻蒿」。

一 九三頁上一八行「升斗」，諸本作「升合」。

一 九三頁中二行「障礙」，諸本作「鹿鄙」。

一 九三頁中三行「諸節」，諸本作「支節」。

一 九三頁中二二行第一三字「電」，諸本無。

一 九三頁中末行第五字「害」，諸本作「室」。

一 九三頁下一〇行「矯誕」，諸本作「驕誕」。

一 九三頁下一三行第五字「是」，諸本無。又第一〇字「恃」，諸本作「持」。

一 九三頁下一四行末字「斂」，諸本作「檢」。

一 九三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歡」，諸本作「勸」。

一 九三頁下一八行第六字「趨」，諸

本作「趣」。

一 九四頁上一七行第三字「滯」，諸本作「殢」。

一 九四頁中二行第三字「甚」，諸本作「其」。

一 九四頁中五行「都盡」，磧、普、南、徑、清作「都無」。

一 九四頁中六行第五字「吹」，諸本作「炊」。

一 九四頁中一四行第一四字「夫」，諸本作「亦」。

一 九四頁中一八行「穀帛」，諸本作「穀帛」。

一 九四頁下三行第七字「弗」，諸本無。

一 九四頁下一三行第七字「王」，徑作「來」。

一 九四頁下一八行「無百錢」，徑、清作「無有錢」。

一 九四頁下二〇行第二字「守」，諸本作「守四天王見」。

一 九五頁上二行「於觀上見獄上有

火光」，資、磧、普、南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光」；徑、清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

一 九五頁上三行第四字「語」，磧、普、南、徑、清作「詣」。

一 九五頁上七行第二字「還」，諸本作「遂」。

一 九五頁上一二行「乃尔」，磧、普作「乃是」；南作「如是」。

一 九五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促」，諸本作「捉」。

一 九五頁上一五行首字「到」，諸本作「至」。

一 九五頁中四行「直斫頭取」，資、磧、普、南作「直所取頭」；徑、清作「直斫取頭」。

一 九五頁中一二行「毼毼」，諸本作「羊皮」。

一 九五頁中一八行「天玉女」，資作「天王女」。

一 九五頁中二〇行「頌曰」，諸本作「偈曰」。

一 九五頁中末行第六字「及」，磧、南作「及人」。

一 九五頁下一四行「慈悲」，諸本作「慈愍」。

一 九五頁下末行第一三字「既」，諸本無。

一 九六頁上七行「顧視」，磧、普作「願視」。

一 九六頁上一一行末字「之」，南、徑、清作「冠」。

一 九六頁上一三行「入國」，南作「入城」。

一 九六頁上末行第四字「告」，南作「及」。

一 九六頁中一行第七字「到」，南、徑、清作「詣」。

一 九六頁中二行第一二字「說」，諸本無。

一 九六頁中三行首字「緣」，諸本作「因緣」。

一 九六頁中一〇行「心爲」，諸本作「心念」。

一 九六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貧」，諸本作「貪」。

一 九六頁中二一行第六字「佛」，資、磧、普、南無。

一 九七頁上五行第一一字「常」，諸本作「恒」。一二行第六字同。

一 九七頁上八行第八字「供」，諸本作「供足」。

一 九七頁中八行第一〇字「漢」，資、磧、普無。

一 九七頁中九行「四果」，至此，徑卷第七十終，卷第七十一始，並有「貧賤篇第六十四之餘」一行。

一 九七頁中一三行「一婢」，諸本作「小婢」。

一 九七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珷」，資作「珷」；磧、普、南、徑、清作「珷」。

一 九七頁下三行第二字「止」，普作「立」。

一 九七頁下四行首字「壤」，諸本作「培」。

一 九七頁下四行首字「壤」，諸本作「培」。

一 九八頁上四行末字「瘦」，諸本作「劣」。

一 九八頁上七行末字「知」，諸本作「如」。

一 九八頁中五行第八字「特」，磧、普、南作「持」。

一 九八頁中二一行第四字「却」，磧、普、南、徑、清作「即」。

一 九八頁下二行「米潘」，諸本作「米潘」。

一 九八頁下六行第二字「汁」，諸本作「潘」。又第一二字「化」，諸本無。

一 九八頁下七行「良策」，磧、普、南、徑、清作「良榮」。

一 九九頁上五行夾註「略引一驗」，磧、南無。

一 九九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各」，諸本作「咎」。

一 九九頁上一四行第三字「常」，諸本作「恒」。

一 九九頁上一七行「闇明」，諸本作

「闇冥」。

一 九九頁上一九行末字「怍」，諸本作「經」。

一 九九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軍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債負篇第六十五

諍訟篇第六十六

債負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為福菩薩常願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各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豪拏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常被他人奪斯言有徵省已為人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弗迦沙王比丘入羅閱城介衛於城門中有新產犢牛所舐殺牛主怖懼賣與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舐殺其主其主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與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賣

法苑珠林卷五十七

債負篇第六十五

法苑珠林卷五十七

債負篇

第六十五

擔持歸去舍田邊坐樹下息以牛頭掛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興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伺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抵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守祝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瓶沙王今時老母者今此犢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舐殺者是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倚勢蔑人 興起是行 嫉怨滋生 遜言慎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嫉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

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道說而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
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麀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
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街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今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

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令佛言過去波羅柰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游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構捕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為戲人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阿育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糞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常與獄監針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見其師不知所在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觀見師在阿育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檢挾使至獄中唯見有人

威色推瘁鬚髮極長而為獄監針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王說教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謀他經一日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謀謗以是因緣一切眾生應護口業莫謀謗他離越昔所謀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

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呪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今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

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梵伽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令不得近於是諸鬼徑詣目連禮目連足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碗伽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眾生失如意事

復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噉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其續復生狗復來噉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天祠主常教眾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冥償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糞同徧塗漫亦復噉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

法苑珠林卷之五

業緣

雜錄

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脚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

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噉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飢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衆僧供辦食具汝以麀供設客僧細者自食

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芥束斫舌斷復續生如此不已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差作蜜漿石蜜出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噉一口以是因緣故還斫舌也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罪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菰子時到自師所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

復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尔目連荅

法苑珠林卷之五

業緣

雜錄

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癭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任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秤小斛與他重秤大斛自取常自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

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皆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髭挽之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鍼入出我身受苦無間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鍼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鍼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卧起去時所愛夫人眠猶未起著衣即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即以灌其腹上腹爛即死故受此苦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風迴轉我身

法苑珠林卷之五

業緣

雜錄

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語迷惑人心不得隨意

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古突無有脚手眼耳鼻等常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

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此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

復有一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故尔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恐怖相續

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有銅瓶滿中洋銅手提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荅言汝前世時出家爲道典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今此人藏隱

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

譬喻經云昔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

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

報曰此是我故身為我作惡見經戒

不讀偷盜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

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死令我憶惡

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鞭

之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

世曾作比丘於他粟田邊摘一莖粟

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償

之

頌曰

貧富交并債負相連舉貸抵拒

業結常馳心無悔償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長夜無歸

感應緣略引十一驗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卞士瑜

隋雒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人婦女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

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

志業聰敏刻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

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

不綜達嘗行見有群鷺忽謂伴曰鷺

士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

奇之故惟乃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第理

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

量初高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

學多瞋忿衛值施主不稱情每輒忿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

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

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

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

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

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具

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

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

頸受刀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

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為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游

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

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

昔同學行達邾亭湖廟此廟舊有靈

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

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

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憚影

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

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

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

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

瞋怒今為邾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

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

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

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汚江湖

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

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

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

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

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

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

之梵語數番贊頌數契蟒悲淚如雨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

續

須臾還隱高即取綯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蟠復出身登山而望眾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却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蟠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時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寤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游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頗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才思雋乃徵敏浪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

續

隴右以保稚操會張輔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深恨向輔所謀輔收之行罰眾咸憤惋祖曰我求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已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愧恨道俗流涕眾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平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主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切利天又見祭酒王淨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鐵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淨每爭邪正淨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歟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正執康論云帛祖疊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後邁之氣昧其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不異也其見稱如此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
續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

續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化質為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內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瞻尚書右僕射元稹聞里內頗有怪異遂改負財里為齊諧里也見雜陽寺記

隋楊州下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慳嘗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下父鞭之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汝作牛須更之閒下父死其年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黑文橫絡周帀如人要背帶右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下公何為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為臨自說之

隋大業中雒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

時言未然之事問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十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度伊水驢不肯度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頓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斛與汝聖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度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捶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度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涕淚皆流不食水草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為食草驢即為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食後驢

死兄妹收葬焉

右二篇出
真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產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緡兩匹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豬在其家生復產二豚伏生並已食盡遂使不產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間有一客僧從生乞食即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豬圈中游戲豬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為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緡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豬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為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豬那解作此語遂即寢眠又經一日豬見童子又云屠兒即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即來取豬豬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逐至僧房僧曰豬投我來今為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豬後乃竊語伏生日家中曾失緡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緡兩匹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唯有一姊姊與縣北公乘家僧即具陳童子所

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豬母凡經數日豬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債既畢得生善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緡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年宿而蘇自云彼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緡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遣更切兼為白我孃努力為某造像修福朱即告乞鄉閭得緡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貌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涕淚歎歎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詐諱及執契往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為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牸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

施與隰城縣啓福寺僧真如助造十
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競投
錢物布施右此三驗出真報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苟
家皆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
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
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
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
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
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足何須
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
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爲他
炭丁立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
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與之
程華未經三五月身立即託炭丁將
牛起胎後生犢子遍體皆黑唯額上
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
華兒父倍加將錢救贖不與其牛尚
在左近村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
至懷州賣有一豬潞州三百錢買
將至懷州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
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

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
見此豬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
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
汝外婆本爲汝家貧汝母數從錢索
糧食爲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
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斗米我今
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
聞此從屠兒贖豬屠兒初之不信餘
人不解此豬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
云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
更請共語屠兒爲解放已校尉更請
豬語云某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
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即語校尉言
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
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爲校尉
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
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豬羊汝
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
驗自預向寺豬聞此語遂即走向寺
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爲寺僧說
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惡爲造舍
昇殿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
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豬語

校尉下番辭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
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
麟德元年猶聞平安東宮宰梁繼迪并州人改任懷州郭下折衝具見說之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
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
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
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
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
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
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
遙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爲吾
寫經女語孃欲寫何經爲吾寫法華
言訖石門便開陳還得蘇具向夫說
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
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
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
主姓范此經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
子處買三百錢施主不知買錢師子
復語婦兄云今既待經在家有一
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
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爲
母供養其女陳後夢見母從女索經

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
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為娘贖得一部法
華現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
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
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
取他范家經將為已經汝何有福汝
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為母別寫
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
經即見一僧手提一卷法華語母云
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
成何因復來敦逼待寫了何須急急
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為吾寫經
今得出真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
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
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
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
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得自得罪咎
劉妻贖所微得少福然亡母不得力
陳氏夫劉公信具
何拾遺自說之

諍訟篇第六十六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
則幽顯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

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既知邪正異
蹤善惡今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興善
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去末
即心為毒主口為禍器因事成災必
流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今時祇桓中有兩比
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
者即便改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
受其懺以不受故眾多比丘共相勸
諫高聲鬧亂今時世尊以淨天耳過
於人耳聞祇桓中聲鬧亂聞已從禪
覺還精舍於大眾前敷座而坐告諸
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
高聲鬧亂竟為是誰比丘具述前
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
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
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
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
天共諍說偈教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文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威 不發於麤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虛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內省察
不怒亦不虛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剛強猶山石
威惠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
帝釋共天阿脩羅對陣欲戰釋提桓
因語三十三天眾言今日諸天與阿
脩羅軍戰諸天得勝阿脩羅不如者
當生擒毘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繫
縛將還天宮脩羅復作是語當其
戰時諸天不如脩羅得勝者當生擒
帝釋以五繫縛將還自宮當其戰時
諸天得勝脩羅不如諸天以五繫縛
阿脩羅將還天宮縛在天帝釋斷法
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
脩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
御者見阿脩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
側帝釋出入之時輒瞋恚罵詈見已
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脩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答

法華經卷第七

帝釋品

辯

不以畏故忍

何有默慧人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愚癡者當言

是故當苦治

帝釋答言

我當觀察彼

見愚瞋熾盛

非力而為力

愚癡違遠法

若使有大力

是則為上忍

於他極罵辱

是則為上忍

於己及他人

知彼瞋恚威

於二義俱備

謂言愚夫者

愚夫謂勝忍

未知忍彼罵

於勝已行忍

亦非力不足

而與愚夫對

於事則有關

畏怖故行忍

以智制愚癡

制彼愚夫者

智以靜默伏

是彼愚癡力

於道則無有

能忍於劣者

無力何有忍

大力者能忍

無力何有忍

善護大恐怖

還自守靜默

自利亦利他

以不見法故

重增於惡口

於彼常得勝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法華經卷第七

第三十六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

為自在王常行忍辱讚歎於忍汝等

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

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學

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

與阿脩羅起大鬪戰今時帝釋告其

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

若與脩羅共為戰鬪宜好莊嚴善持

器仗若諸天勝脩羅不如汝等可共

生提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以五繫

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

三天聞帝釋命依教奉行今時毗摩

質多羅阿脩羅王亦復告諸脩羅言

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提毗摩王以

五繫縛之將詣諸阿脩羅王頭會處

立置我前諸脩羅眾亦受教行當於

彼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提毗摩王

以五繫縛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

處向帝釋立今時毗摩質多羅王若

作是念願諸脩羅各自安善我今不

用諸阿脩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趣同

受娛樂甚適我意興此念時即見自

法華經卷第七

第三十七

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

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

等各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脩羅官起

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

德忽即散滅阿脩羅王有如是等微

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

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

念時即便解脫今時毗摩質多羅阿

脩羅王未戰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

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

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為

耳璫處處游行不為妨礙今時羅睺

羅阿脩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

鞞摩質多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

屬前後圍繞從阿脩羅城道徒而出

欲共忤利諸天與大戰鬪今時難陀

憂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

以身繞須彌山周迴七匝一時動之

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

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

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發

霆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

阿脩羅欲與天鬪於是海內諸龍各
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
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
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
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余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
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
黃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余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
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赤色
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余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
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豎純
白色難降伏幡依峯而立
余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
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是
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繞
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雜色
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遙擲阿
脩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為害於其身
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
於苦痛諸阿脩羅器仗亦是七寶所
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痕痕唯

觸因緣故受苦痛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法

論

惠光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
共鬪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
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
眼所見非餘者所及

又大集經云余時世尊告諸龍衆阿
脩羅言汝等莫鬪應當修忍忍者若
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
等爲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
王二毗樓博叉天王三毗樓勒叉天
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
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
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
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
處忍辱近果

又中阿含經世尊說頌曰

若有諍論議

雜意懷功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鬪
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法

論

是法具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
已即從坐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土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真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真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真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爲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真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關

一關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第三張

諸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與性廉謹

常為主人典麵麥豆時家有一犛羯

伺空遂便噉食麥豆升量折損為主

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噉緣是之故

婢常固嫌每自杖捶用打犛羯犛亦

含怨來舐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

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

舐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

上羊得火熱所在觸舐突燒村人延

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

熾不及遯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

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鬪諍間 不應於中止

犛羊共婢鬪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貧賤自然著

富貴諍人我 鬪訟未曾休

強弱相辜負 覓便報其讎

取恨相侵奪 累劫常苦愁

怨結常對值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漢景帝時白頭烏鬪

漢中平年中有雀鬪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頭烏與黑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第三張

諸

烏群鬪楚國莒縣白頭不勝墮泗

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為近日黑祥

也楚王伐逆無道刑辱申公与吳謀

反烏群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頭者小

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

伐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

敗而走至於丹徒為越人所斬墮泗

水之効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

日黑烏鬪於國莒王且之謀反也又

有一烏一鵲鬪於燕宮中墮地死五

行志以為楚葉背骨肉蕃目驕恣而

謀不義俱有烏鵲鬪死之祥行同而

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葉陰謀未發獨

王自殺於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

元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烏衆而

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効也京房易

傳曰顯征去殺厥妖烏鵲鬪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

先極悲鳴已因亂鬪相殺皆斷頭懸

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

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誠若日懷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右二驗出搜神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第三張

諸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金藏廣勝寺本多所殘缺，今採用其中可用者四版，即卷首前四版。
- 一 一〇四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一〇四頁上二行撰者，資、磧、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憚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釋道世字玄憚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一〇四頁上三行「債負篇第六十五」下，資、磧、普、南、清有夾註「此有二部」。
- 一 一〇四頁上四行「諍訟篇第六十六」，徑、清無。
- 一 一〇四頁上五行「債負篇此有二部」。資、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一〇四頁上五行與六行之間，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一〇四頁上六行「第一」，徑無。一六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一〇四頁上八行第二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恒」。一五行首字、次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同。

一 一〇四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有賈客名」。

一 一〇四頁上一八行「王比丘」，資、磧、普、南、徑、清作「因」。

一 一〇四頁上一九行首字「有」，資、磧、普、南、徑、清作「值」。

一 一〇四頁中一行「田邊」，資、磧、普、南、徑、清作「里餘」。

一 一〇四頁中一行末字「抵」，資、磧、普、南、徑、清作「觝」。

一 一〇四頁中一三行「守祝」，資、磧、普、南、徑、清作「而呪」。又第三字「我」，諸本作「我今窮厄何忍欺觝（「觝」，麗作「抵」）願我」。

一 一〇四頁下三行第五字「令」，諸本作「今」。

一 一〇五頁上五行「樛捕」，資、磧、普、南、徑、清作「樛捕」。

一 一〇五頁上一五行第二字「衣」，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〇五頁中一行「樛瘁」，資、磧、普、南、徑、清作「樛悴」。

一 一〇五頁中三行第一〇字「王」，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〇五頁中七行「我懺悔」，資、磧、普、南、徑、清作「我懺尋即來下受王懺悔」。

一 一〇五頁中九行第一〇字「謀」，資、磧、普、南、徑、清作「誣」。下至一二行末字同。

一 一〇五頁中一〇行首字「夜」，資、磧、普、南、徑、清作「一夜」。

一 一〇五頁下一行「兢伽河」，資、磧、普、南、徑、清作「恒河」。五行同。

一 一〇五頁下三行第四字「令」，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〇五頁下八行第四字「曰」，資、

一〇六頁上四行末字「飢」，資、磧、普、南、徑、清作「餓」。

一〇五頁下一五行第六字「時」，資、磧、普、南、徑、清無。次頁上二〇行第七字同。

一〇六頁上四行末字「飢」，資、磧、普、南、徑、清作「餓」。

一〇六頁中一〇行第四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恒」。本頁下六行第六字、次頁上一四行第三字同。

一〇六頁中一三行「無間」，資、磧、普、南、徑、清作「無賴」。

一〇六頁中二〇行第三字「眠」，資、磧、普、南、徑、清作「卧」。

一〇六頁下三行「迷惑」，資、磧、普、南、徑、清作「惑誑」。

一〇七頁上一三行「抵拒」，資、磧、普、南、徑、清作「抵拒」。

一〇七頁上一二行首字「隋」，清無。二二行首字同。

一〇七頁上末行第四字「人」，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〇七頁中一行首字「唐」，清無。下至四行首字同。

一〇七頁中七行「聰敏」，資、磧、普作「聰敏」。

一〇七頁中一四行第一字「情」，資、磧、普、南、徑、清無。又末字「懟」，資、磧、普作「懟」；南、徑、清作「怨」。

一〇七頁中末行第三字「刀」，資、磧、普、南、徑、清作「刀」。

一〇七頁下六行第二字「商」，資、磧、普、南、徑、清作「商」。

一〇七頁下八行「懾影」，資、磧、普、南、徑、清作「懾影」。

一〇七頁下一〇行第一三字「客」，資、磧、普作「客」。

一〇七頁下一四行第一四字「故」，資、磧、普、南、徑、清作「故故」。

一〇七頁下一八行「立法」，資、磧、普、南、徑、清作「立法」。

一〇七頁下末行「梵語」，資、磧、普、南、徑、清作「胡語」。

一〇八頁上一一行「時少年」，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〇八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微」，資、磧、普、南、徑、清作「微」；徑作「微」。

一〇八頁上二二行「幽微」，資、磧作「幽微」。

一〇八頁上末行首字「索」，資、磧、普作「素」；南、徑、清作「索」。

一〇八頁中一行「秦州」，資、磧、普、南、徑、清作「爲秦州」。

一〇八頁中三行第二字「謀」，資、磧、普、南、徑、清作「謬」。又第一〇字「憤」，資、磧、普、南、徑、清作「怪」。

一〇八頁中六行第二字「己」，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〇八頁中二一行「俊邁」，資、磧、普、南、徑、清作「高邁」。

一〇八頁中二二行第七字「不」，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〇八頁下一行「一區」，資、磧、普、南、徑、清作「一軀」。

一〇八頁下一行「一區」，資、磧、普、南、徑、清作「一軀」。

一〇八頁下一行首字「積」，資、磧、普、南、徑、清作「慎」。又第一字「負」，資、磧、普、南、徑、清作「埠」。

一〇八頁下一二行夾註「見雒陽寺記」，資、磧、普、南、徑、清作「見洛陽寺記也」。

一〇八頁下一五行「怒曰」，資、磧、普、南、徑、清作「皆怒曰」。

一〇八頁下一六行「與汝」，資、磧、普、南、徑、清作「與我」。

一〇九頁上五行「二十年」，資、磧、普、南、徑、清作「二年」。

一〇九頁上一行「五斛」，資、磧、普、南、徑、清作「五升」。

一〇九頁上二〇行「涕淚」，資、磧、普、南、徑、清作「啼淚」。

一〇九頁上末行第一二字「食」，資、磧、普、南、徑、清作「飲食」。

一〇九頁中一行夾註右「右二驗出」，資、磧、普作「右二驗並出」；南、徑、清作「二驗並出」。

一〇九頁中六行第九字「使」，資、磧、普、南、徑、清作「便」。

一〇九頁中一八行第九字「遂」，資、磧、普、南、徑、清作「遂」。

一〇九頁中二一行第一二字「絹」，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〇九頁中末行首字「姊」，資、磧、普、南、徑、清作「嫁」。

一〇九頁下七行末字「彼」，資、磧、普、南、徑、清作「被」。

一〇九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遣」，資、磧、普、南、徑、清作「追」。

一〇九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某」，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〇九頁下一五行「獻獻」，資、磧作「戲獻」。

一〇九頁下一八行第五字「往」，資、磧、普、南、徑、清作「作」。

一一〇頁上二行第一三字「競」，資、磧、普、南、徑、清作「竟」。

一一〇頁上三行夾註第二字「此」，資、磧、普、南、徑、清無。又「冥報」，資作「冥報」。

拾遺也」；資、磧、普、南、徑、清作「冥報拾遺也」。

一一〇頁上四行末字至次行首二字「苟家嘴」，資、磧、普、南、徑、清作「獨嘉嘴」；普作「狗嘉嘴」。

一一〇頁上一三行「誓云」，資、磧、普、南、徑、清作「誓云誓云」。

一一〇頁上一八行第八字「救」，資、磧、普、南、徑、清作「收」。

一一〇頁上二一行「積豬」，資、磧、普、南、徑、清作「特豬」。本頁中二行同。

一一〇頁上二二行第四字「州」，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〇頁中六行「五斛米」，資、磧、普、南、徑、清作「五升」。

一一〇頁中二一行第一二字「爲」，資、磧、普、南、徑、清作「即爲」。

一一〇頁下四行夾註右「郭下」，資、磧、普、南、徑、清作「墀下」。又

左「說之」，資、磧、普、南、徑、清作「說之也」。

一一〇頁下一八行第五字「經」，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〇頁下一九行第三字「質」，

資、磧、普、南、徑、清作「質」。同

行第一一字、次頁上一七行第一
○字同。

一一〇頁下末行第六字「陳」，資、

磧、普、南、徑、清作「陳氏」。

一一一頁上六行末字「汝」，資、

磧、普、南、徑、清作「甚」。

一一一頁上一八行第四字「所」，

資、磧、普、南、徑、清作「取」。

一一一頁上一九行夾註左末字

「之」，資、磧、普、南、徑、清無。至

此，徑卷第七十一終，卷第七十
二始。

一一一頁上二〇行「此有二部」，

資、磧、普、南、徑無。

一一一頁上二〇行與二一行之間，

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一一頁上二一行「第一」，徑無。

本頁中六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一一頁中一三行第二字「還」，

資、磧、普、南、徑、清作「往」。

一一一頁下三行第二字「怒」，資

作「怒」。

一一一頁下一一行第八字「羅」，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一頁下一四行第九字「自」，

資、磧、普、南、清作「天」；普、徑作

「我」。

一一一頁下一六行第一〇字「天」，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二頁上一行第四字「答」，徑

作「答言」。

一一二頁上一九行「自利亦利他」

下，資、磧、普、南、徑、清有「知彼

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

備 自利亦利他」五言四句。

一一二頁中四行第四字「王」，資、

磧、普、南、徑、清作「主」。

一一二頁中一六行「帝釋天王以」，

資、磧、普、南、徑、清作「帝釋天主」。

一一二頁中二二行「安善」，資、

磧作「安養」。

一一二頁下五行第一〇字「縛」，

資、磧無。

一一三頁中一六行「又中阿含經

世尊說頌曰」，資、磧、普、南、徑、

清無。

一一三頁中一七行「功高」，資、

磧、普、南、徑、清作「貢高」。

一一四頁上三行第六字「鎚」，資、

磧、普、南、徑、清作「鈔」。又第一

二字「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四頁上四行第三字「遂」，資、

磧、普作「逐」。

一一四頁上六行第三字「固」，資、

磧、普、南、徑、清作「因」。

一一四頁上二〇行第三字「常」，

資、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一四頁上末行第五字「中」，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一四頁中二行「苦縣」，資、磧、

普、南、徑、清作「呂縣」。

一一四頁中四行「楚王伐逆」，資、

〔磧、普、南〕作「楚王伐暴逆」；〔徑、清〕作「楚王戌暴逆」。

一一四頁中七行首字「伐」，〔徑、清〕作「戌」。

一一四頁中九行至一八行「京房易傳……烏鵲鬪也」，〔清〕無。

一一四頁中一〇行第九字「旦」，〔資、磧、普、南、徑〕作「且」。

一一四頁中一一行「墮地」，〔資、磧、普、南、徑〕作「烏墮地」。

一一四頁中一四行第五字「人」，〔資、磧、普、南、徑〕無。

一一四頁中一六行第六字「師」，〔資、磧、普、南、徑〕作「帥」。

一一四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鵲」，〔資、磧、南、徑〕作「散」。

一一四頁下一行夾註「右二驗出搜神記」，〔資、磧、普、南、徑、清〕作「右一驗出搜神記也」。

一一四頁下末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趙城縣廣勝寺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謀謗篇第六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祝詛部

誹謗部

避譏部

宿障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臧否之本同出異名禍福殊休故知身口三業無非構禍之因眼耳六情悉爲招疊之百致使謀謗聖凡枉壓良善橫受三根長辭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由業縱加鳩毒毒不能傷異道興謀謀不能害徒起謗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妤云修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譏若其無知譏之何益良田雪山之藥具具僞頗辯菴羅之果生熟難分故如來在世尚不免謗況今是凡豈逃斯責是宿殃時來須受此亦已事何得恨他然虛謗之罪自加塗炭如脣口是弓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空發徒染身口

特須自省緘口慎心也

祝詛部第二

如大方廣摠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衆有發一毛歡喜之心乃至暫下一涕淚者當知皆是佛之神力若有愚人實非菩薩假稱菩薩謗真菩薩及所行法復作是言彼何所知彼何所解若彼此和合則能住持流通我法若彼此違諍則正法不行此謗法之人極大罪業墮三惡道難可出離若有愚人於佛所說而不信受雖復讀誦千部大乘爲人解說獲得四禪以謗他故七十劫中受大苦惱況彼愚人實無所知而自貢高乃至誹謗一四句偈當知是業定墮地獄永不見佛以惡眼視發菩提心人故得無眼報以惡口謗發菩提心人故得無舌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有微妙比丘尼得阿羅漢果與諸尼衆自說往昔所造善惡業行果報告尼衆曰乃往過去有一長者其家巨富唯無子

息更取小婦夫甚愛念後生一男夫婦敬重視之無狀大婦心妒私自念言此兒若大當攝家業我唐勤苦聚積何益不如殺之即取鐵鍼刺兒顙上後遂命終小疑是大婦殺即便語言汝殺我子大婦亦時謂無罪福反報之殃即與祝誓若殺汝子使我世世夫為蛇螫所生兒子水漂狼噉自食子冥身現生埋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後時命終緣殺兒故墮於地獄受苦無量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為梵志女年漸長大適娶夫家產生一子後復懷妊月滿欲產夫婦相將向父母舍至於中路腹痛遂產夜宿樹下夫時別臥前祝誓今悉受之時有毒蛇螫殺其夫婦見夫死即便悶絕後乃得蘇至曉天明便取大兒著於肩上下小者抱之淚泣進路路有一河深而且廣即留大兒著於此岸先抱小者度著彼岸還迎大兒兒見母來入水趣母水即漂去母尋追之力不能救須臾之間俄介沒死還趣小兒狼來噉訖但見流血狼藉

在地母時斷絕良父乃蘇遂前進路逢一梵志是父親友即向梵志具陳辛苦梵志憐愍相對啼哭尋問家中平安以不梵志答言父母眷屬大小近日失火一時死盡聞之懊惱死而復蘇梵志將歸供給如女後復適娶妊身欲產夫外飲酒日暮乃還婦暗閉門在內獨坐須臾婦產夫在門喚婦產未竟無人往開夫破門入捉婦熟打婦陳產意夫瞋怒故尋取兒殺以蘇煮之逼婦合人死之食子後心中酸結自惟薄福乃值斯人便棄逃走到波羅柰至一園中樹下坐息有長者子其婦新死日來塚上追戀啼哭見此女人樹下獨坐即便問之遂為夫婦經於數日夫忽壽終時彼國法若其生時夫婦相愛夫死之時合婦生埋時有群賊來開其塚賊師見婦面首端正即納為婦經於數旬夫破他塚為主所殺賊伴將屍來付其婦復共生埋經於三日狐狼開塚因而得出自剋責言宿有何罪旬日之間遭斯禍厄死而復蘇今何所歸得全

餘命聞釋迦佛在祇桓中即往佛所求哀出家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力故今得值佛出家修道得阿羅漢達知先世殺生之業所作祝誓墮於地獄現在辛酸受斯惡報無相代者微妙自說昔大婦者今我身是雖得羅漢常熱鐵鍼從頂上入足下而出晝夜患此無復堪忍殃禍如是終無朽敗

又舊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姓常好惠施後生一男無有手足形體似魚名曰魚身父母終以襲持家業寢臥室內人無見者時有力士向王厨食常懷飢乏獨牽十六車推賣以自給身又常不供魚身請與相見示其形體力士自惟我力乃余不如無手足人往到佛所問其所疑佛言昔迦葉佛時魚身與此王共飯佛汝時貧窮助其驅使魚身所具與王行之而謂王言今日有務不得俱行若行無異斷我手足時行者今王是也不行言者魚身是也時佐助者汝身是也力士意寤即作沙門得阿羅漢道

法苑珠林卷五十八

第七張

軍字號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產一男兒无無有手產便能語作是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深生愛惜父母怪之因為立字名曰无手年漸長大見佛聞法得須陀洹果求佛出家佛告善來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迦葉佛時有二比丘一是羅漢二是凡夫為說法師時諸民衆競共請喚常將法師受檀越請後於一日法師不在將餘者行瞋恚罵言我常為汝給使今將餘者共行自今以往更為汝使令我無手作是語已各自辭退止不共行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是果報是故唱言今此手者甚為難得由於彼時供給聖人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血色怪其所以尋即往看見一餓鬼肌肉消盡支節骨立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羸瘦羸劣氣力乏少當生之時荒悶煩絕支節解散極為飢渴之所逼切隨生隨噉終無飽足時那羅達多便前問言汝造何業今獲斯報餓鬼答曰汝今可自問佛世尊當為汝說時那羅達多尋往佛所具問斯報佛告那羅達多云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長者金銀珍寶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唯一夫人無有子息禱祀神祇求索有子了不能得時彼長者即便更取族姓家女未久之閒便覺有娠其大夫人見其有娠便生嫉妒密與毒藥令彼墮胎姊妹眷屬即詣其所彼大婦極共鬭諍遂相打棒問其虛實其大婦者止欲道實恐其絞死止欲不道苦痛再三逼切得急而作祝詛若我真實墮汝胎者令我捨身生餓鬼中一日一夜生五百子生已隨噉終不飽足作是誓已尋即放去佛告那羅達多欲知彼時其大婦者今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

等皆捨惡心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法句喻經云瑠璃王受佞臣阿薩陀等奸謀升殿遂將兵就祇桓不得還宮與王官屬戰王與夫人夜至王舍城國中道飢餓噉蘆葍根腹脹而薨於是瑠璃拔劍入東宮斫殺兄祇祇知無常心不恐懼命未斷閒宮中自然音樂迎其鬼神瑠璃復由誅釋種佛記及太史記却後七日當為地獄火所燒殺
又入大乘論堅意菩薩說偈云
誹謗大乘法 決定趣惡道
焚燒甚苦痛 業報罪信小
若從地獄出 復受餘惡報
諸根常缺陋 永不聞法音
設使得聞者 復生於謗法
以謗法因緣 還墮於地獄
謗法衆生聞如是說於大乘中便生疑心如尊者提婆所說偈
薄福之人 不生於疑 能生疑者 必破諸有
大悲芬陀利經偈云

衆生老病死
處在三界獄
飲血毒相害
癡盲失善道
生死愚暗重
旋迴五道中
誹謗部第三

沈沒受流海
衆苦受結縛
無始被燒煮
不能見正路
皆由著邪見
譬如車輪轉

如發覺淨心經云時有六十初發心
菩薩共到佛所五體投地禮佛足已
於地未起悲啼雨淚向佛合掌而作
是言善哉世尊我等業障願分別說
令我等輩自清淨心勿復更造

佛告彼菩薩言諸善男子汝等過去
於拘留孫如來教中出家學道既出
家已住於禁戒於戒放逸住於多聞
於多聞放逸住於頭陀功德皆悉損減於
時有二法師比丘汝於彼所誹謗姪
欲爲多利養名聞因緣於彼親友
施主之家嫉妬慳貪於二法師所親
友檀越汝復破壞離散兩舌毀辱令
生疑惑不生信心信不具足說非善
事時二法師所有衆生心生敬信隨
順之者令彼等輩斷諸善根作諸

障礙汝等以此業障礙故遂於六十
二百千歲墮於阿鼻大地獄中復於
四萬歲墮於活地獄中復於二萬歲
墮黑繩地獄復於八百千歲墮熱地
獄復於彼處捨命已後還得人身於
五百世中生皆無目以業障故所生
之處一切暗鈍忘失本心善根閉塞
少於威力衆皆捨棄常被欺蔑爲人
憎惡毀謗誹謗常生邊地貧賤之處
下種姓家少利養少名聞不爲他人
恭敬供養亦不尊重人所不喜衆所
厭惡汝等從此捨身命已於後五百
歲中正法滅時還生於惡國惡人之
處下種姓家貧窮下賤被他誹謗忘
失本心而於善根常有障礙雖暫遇
明還被翳暗汝等於彼五百歲後一
切業障亦乃滅盡於後得生阿彌陀
國極樂世界時彼如來授汝等阿耨
菩提記

尔時六十菩薩既聞此已捫淚恐怖
毛豎而作是言我等從今若生瞋恚
過失而更造業障我等今日於世尊
前皆悉懺悔於世尊所立大誓願於

一切所不起諸過尔時世尊讚彼六
十菩薩言汝等發覺善作是願當
盡一切業障當得善根淨尔時世
尊而說偈言

莫於他邊見過失 勿說他人是與非
不著他家淨活命 諸所惡言當棄捨
棄捨衆閑極遠離 無法比丘勿親近
當修蘭若佛所讚 不著利故得涅槃
又涅槃經云佛在世時瞻波城中有大
長者無有繼嗣共事六師請求子息
於後不久其婦懷妊長者知已往六
師所問言爲男爲女六師答言生必
是女長者愁惱復有知識語長者言
先不聞優樓迦葉兄弟爲誰弟子六
師若是一切智者迦葉何故捨之從
佛

又舍利弗目犍連及頻婆娑羅王并
諸王夫人末利夫人諸國大長者如
須達等如是諸人皆佛弟子如來世
尊於一切法知見無礙故名爲佛今者
近在此住若欲實知當詣佛所尔時
長者即詣佛所以事問佛佛言長者
汝婦懷妊是男無疑福德無比長者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張

軍字

歡喜六師心嫉以菴羅果和合毒藥持與長者汝婦臨月可服此藥兒則端正產者無患長者受之與婦令服服已尋死六師歡喜周徧城市唱言沙門瞿曇記彼長者婦當生男今兒未生母已喪命今時長者復於我所生不信心即便殯殮棺蓋焚之我見此事欲往摧邪六師遙見佛往各相謂言瞿曇沙門至此塚間欲嗽突耶未得法眼者各懷愧懼而白佛言彼婦已死願不須往今時阿難語諸人言且待須臾如來不久當廣開闢諸佛境界佛到長者所長者難言所言無二兒母已終云何生子我言長者卿於今時都不見問母命修短但問所懷為是男女諸佛如來發言無二是故當知定必得子是時死屍火燒腹裂子從中出端坐火中如蓮華臺六師見已謂為幻術長者見喜訶責六師若言幻者汝何不作我於今時告者婆汝往火中抱是兒來者婆前入火聚猶入清涼大河抱是兒還我受兒已告長者言一切眾生壽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張

軍字

命不定如水上泡眾生若有重業果報火及毒螫並不能害非我所作是兒生於猛火之中火名樹提因名樹提

又賢愚經云今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字曰師質居家大富無有子息詣六師所問其因緣六師答言汝相無兒夫妻愁苦往問世尊世尊告曰汝當有兒福德具足長大出家師質聞喜而作是言但使有兒學道何苦因請佛及僧明日舍食是時世尊默然許之明時到佛與眾僧往詣其家食已還歸路游一澤泉水清美佛與比丘便往休息時諸比丘各各洗鉢有一獼猴來從阿難求索其鉢阿難恐破不欲與之佛告阿難速與勿憂奉教便與獼猴得鉢持至蜜樹盛蜜滿鉢來奉上佛佛告之曰去中不淨獼猴即時拾却盡蟲極令淨潔佛便告曰以水和之如語著水和調已竟奉授世尊世尊受已分布與僧咸共飲之皆悉周徧獼猴歡喜騰躍起儼憤大坑中即便命終竟歸受胎於師質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四張

軍字

家婦便覺娠日月已足生一男兒端正少雙當生之時家內器物自然滿蜜師質夫婦喜不自勝語諸相師相師占善以初生之日蜜為瑞應因名蜜勝兒既年大辭父出家得阿羅漢果與諸比丘人閒游化若渴乏時擲鉢空中自然滿蜜眾人共飲咸蒙充足阿難白佛有何因緣生獼猴中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年少比丘見他沙門跣度渠水而作是言彼人飄疾熟似獼猴沙門語云我證四果悉辨年少聞已衣毛皆豎五體投地求哀懺悔由悔過故不墮地獄由形苦羅漢故五百世中常作獼猴由前出家持禁戒故今得見我沐浴清化得盡諸苦

避譏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瞿曇彌比丘尼是佛姨母來見佛時禮已不坐為女人敬難情多是故不坐又不廣為尼說法故不坐又為止誹謗故不坐若坐聽法外道當言瞿曇沙門在王宮時與諸姝女共在一處而今出家與本無

異欲滅如是諸譏毀故是以不坐又
女人鄙陋多致譏疑是以不坐
又大乘方便經云今時尊者阿難白
佛言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次第
乞食見眾尊王菩薩與一女人同一
牀坐阿難說是語已即時大地六種
震動眾尊王菩薩於大眾中上昇虛
空高一多羅樹語阿難言尊者何有
犯罪能住空耶可以此事問於世尊
云何罪法云何非法今時阿難憂愁
向佛悔過如是大龍我說犯罪我求
其過世尊我今悔過唯願聽許佛告
阿難汝不應於大乘大士求覓其罪
阿難汝諸聲聞人於障處行寂滅定
無有留難斷一切結菩薩成就一切
智心雖在宮中嫁女共相娛樂不起
魔事及諸留難而得菩提佛告阿
難彼女人者當於過去五百世中為
眾尊王菩薩作婦彼女人本習氣故
見生愛著繫縛不捨若眾尊王菩
薩能與我共一牀坐者我當發阿耨
菩提心今時菩薩知彼女人心之所
念即入其舍尋時思惟如是法門若

內地大若外地大是一地大心執女
人手共一牀坐即於座上而說偈言
如來不讚歎 凡夫所行欲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時彼女人聞此偈已心大歡喜即從
座起向眾尊王菩薩接足敬禮說是
偈言
我不貪愛欲 貪欲佛所訶
離欲及貪愛 乃成天人師
說是偈已我先所生惡欲之心今當
悔過發菩提心願欲利益一切眾生
今時世尊記彼女人於此命終得轉
女身當成男子於將來世得成爲佛
號無垢煩惱
善男子我念過去阿僧祇劫復過是
數時有梵志名曰樹提於四十二億
歲在空林中常修梵行彼時梵志過
是歲已從林中出入極樂城見一女
人彼時女人見此梵志儀容端嚴中
起欲心尋趣梵志以手執之即時躡
地今時梵志告女人曰姊何所求女
人曰我求梵志梵志言我不行欲女
曰若不從我我今當死今時梵志如

是思惟此非我法亦非我時我於四
十二億歲修淨梵行云何於今而當
毀壞彼時梵志强自頓拽得離七步
離七步已生哀愍心如是思惟我雖
犯戒墮於惡道我能堪忍地獄之苦
我今不忍見是女人受此苦惱不令
是女以我致死今時梵志還至女所
以右手捉作如是言姊起恣汝所欲
余時梵志於十二年中共爲家室過
十二年已尋復出家即還具四無量
心具已命終生梵天中今時梵志即
我身是彼女人者今瞿夷是我於余
時爲彼女欲暫起悲心即得超越十百
千劫生死之苦
又慧上菩薩經云昔拘樓秦佛時有
一比丘名曰無垢處於閑居國界山窟
去彼不遠有五神仙有一女人道遇大
雨入比丘窟雨晴出去時五仙人見之
各各言曰比丘茲穢無垢聞之即自
踊身在于虛空去地四丈九尺諸仙
見之飛輿空中各曰如吾經典所記
染欲塵者則不得飛便五體投地伏
首謀橫假使比丘不現神變其五仙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人懷大地獄時無垢比丘今慈氏菩
薩是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一二〇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一二〇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一二〇頁中三行「謀謗篇第六十七」，徑作「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一」。又「此有五部」，徑無。
- 一 一二〇頁中四行至六行「述意部……宿障部」，徑無。
- 一 一二〇頁中七行「第一」，徑無。
- 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一二〇頁中一六行第七字「佞」，資、磧、普、南、徑、清作「佞」。下同。
- 一 一二〇頁中一七行「頗辯」，徑、清作「巨辯」。
- 一 一二〇頁下二行「祝詛部」，資、普、徑、清、麗作「呪詛部」；磧、南作「呪咀部」。
- 一 一二〇頁下一四行「解說」，麗作「解脫」。
- 一 一二一頁上四行第八字「即」，資、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一二一頁上五行「小疑是」，資、磧、普、南、徑、清作「小婦疑是」；麗作「小婦是疑」。
- 一 一二一頁中一〇行第一〇字「故」，資、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一二一頁中一行「逼婦合人死之食子後」，諸本（不含石，下同）作「逼婦令食婦食子後」。
- 一 一二一頁中一三行「波羅柰國」，資、磧、普、南、徑、清作「波羅柰國」。
- 一 一二一頁中一八行第一二字「師」，諸本作「帥」。
- 一 一二一頁下七行第四字「常」，資、磧、普、南、徑、清作「恒」。一四行

第三字同。

一二二頁中三行第五字「禮」，諸本作「𢀛」。

一二二頁中一〇行「有長者」，諸本作「有一長者」。

一二二頁中一六行第六字「彼」，諸本作「與彼」。

一二二頁中一八行「絞死」，資、磧、普、南、徑、清作「交死」。

一二二頁中一九行「祝詛」，資、磧、普、南、徑、清、麗作「呪詛」；南作「咒咀」。

一二二頁下四行「祇桓」，清作「祇洹斥徙父王」。

一二二頁下七行「瑠璃」，資、磧、普、南、徑、清作「瑠璃王」。九行同。

一二二頁下八行「宮中」，資、磧、普、南、徑、清作「空中」。

一二二頁下一六行「缺陋」，南作「缺漏」。

一二三頁上一六行第六字「住」，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三頁中一行「六十」，麗作「六千」。

一二三頁中三行末字「歲」，資、磧、普、南、徑、清作「歲中」。

一二三頁中一五行「而於」，資、磧、普、南、徑、清作「所作」。

一二三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授」，諸本作「方授」。

一二三頁下三行「善根淨」，資、磧、普、南、徑、清作「善根清淨」。

一二三頁下二二行第五字「佛」，資、磧、普、南、徑、清作「我」。

一二四頁上六行至七行「復於我所生不信心」，資、磧、普、南、徑、清作「陪復於我不生信心」。

一二四頁中八行「夫妻」，普、南、徑、清作「夫婦」。

一二四頁中九行「長大」，磧作「長者」。

一二四頁中一二行第四字「明」，諸本作「明日」。

一二四頁下七行第一二字「咸」，

資、磧、南、徑、清作「感」。

一二五頁上二行「不坐」，至此，徑卷第七十二終，卷第七十三始。

一二五頁上二行與三行之間，徑有「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二」、「宿障部」兩行；清有「宿障部第五」一行。

一二五頁上二一行第一二字「發」，資、磧、普、南、徑、清作「令發」。

一二五頁中末行第七字「今」，磧、普、南、徑、清作「爾」。

一二六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趙城縣廣勝寺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二

宿障部第五 略引十緣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奢彌跋謗佛緣第二

佛患頭痛緣第三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佛患背痛緣第五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佛被提婆達擲石出血緣第七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儼杆謗佛緣第八

佛食馬麥緣第九

佛經苦行緣第十

孫陀利謗佛緣第一

興起行經云如來將五百羅漢常以月十五日於中說戒因舍利弗問佛十事舍利弗自從華座起立整服偏露右臂右膝跪坐向佛叉手問世尊言世尊無事不見無事不聞無事不知世尊無比衆惡滅盡諸善普備一切衆生皆欲度之世尊今故現有殘

緣願佛自說使天人解以何因緣被孫陀利謗以何因緣被奢彌跋提謗及五百羅漢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頭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骨節疼痛以何因緣世尊自患背痛以何因緣被木槍刺脚以何因緣被調達破指出血以何因緣被多舌女人旃杆大衆來相誹謗以何因緣於毗蘭邑與五百比丘食其馬麥以何因緣在鬱祇地苦行六年佛語舍利弗還服華座吾當爲汝說先因緣舍利弗即還復坐阿耨大龍王聞佛當說踊躍歡喜即爲佛作七寶交露蓋蓋中兩旃檀末香周徧無數諸天八部皆來詣佛作禮而立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波羅奈城有博戲人名曰淨眼時有姪女名曰鹿相端正姝好時淨眼語鹿相曰當詣園中共相娛樂女曰可介園娛樂經於日夜淨眼貪心當殺此女取其衣服復念殺已當云何藏之時此園中有辟支佛名樂無爲去其不遠伺乞食後埋其廬中持衣而去

誰知我憂念已殺埋平地如故乘車而去從餘門入城。爾時國王名梵達國人不見鹿相遂徹國王王召群臣徧城求之不得往到園廬搜索得屍諸目語無爲曰已行不淨乎爲復殺辟支默然不答如此至三不答辟支便手脚著土此是先世因緣故衆目便反縛辟支拷打問辭樹神視半身語衆人曰汝莫拷打此人衆目曰何以不打神曰此無是法終不行非諸目雖聞不肯聽用持詣王所王聞瞋恚勅諸目等急縛驢馱打鼓徧巡出城南門將至樹下計矛鉞之貫著竿頭極弓射之若不死者便破其頭諸目受教國人皆怪或信不信衆人悲傷於時淨眼在破牆中藏聞衆人言盜視逐行見已念言此道人枉死念已走趣大衆並喚上官莫因殺此人是我殺耳願放道人縛我罪治諸官皆驚曰何能代他受罪即共解辟支便縛淨眼反縛如前諸上官等皆向辟支佛作禮懺悔我等愚癡無故枉困道人當以大慈原赦我罪莫令

將來受此重殃如是至三辟支不答辟支佛念不宜更復重入波羅柰城乞食我宜衆前取減度耳便於衆前踊昇虛空於中往反坐臥住立作十八變一腰以下出煙腰以上出火二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煙三或左脇出煙右脇出火四或左脇出火右脇出煙五或腹前出煙背上出火六或腹前出火背上出煙七或腰以下出火腰以上出水八或腰以下出水腰以上出火九或左脇出水右脇出火十或左脇出火右脇出水十一或復前出水背上出火十二或腹前出火背上出水十三或左肩出水右肩出水十四或左肩出水右肩出水十五或兩肩出水或兩肩出火十六或舉身出煙十七或舉身出火十八或舉身出水即於空中燒身滅度於是大衆皆悲啼泣或有懺悔或有作禮取其舍利於四衢道起於偷婆諸官即將淨眼詣王手脚復以著土王念依前殺之佛語舍利弗爾時淨眼者則我身是其鹿相女者今孫陀利是

爾時梵達王者今執杖釋種是我於爾時由殺鹿相枉困辟支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泥犁無數千歲墮在畜生無數千歲墮在餓鬼中爾時餘殃今雖作佛故獲此謗奢彌跢謗佛緣第二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九十一劫是時有王名曰善說所造有一婆羅門名延如達好學廣博常教五百豪族童子復有一婆羅門名曰梵天大富饒財婦名淨音容貌第一性行和調無嫉妒心延如以梵天爲檀越其婦淨音供養延如四事無乏有一辟支佛名曰受學往到城內乞食偶至梵天門淨音見辟支佛衣服齊整行步徐審心甚歡喜即請供養自今已去常受我請即以美食滿鉢與之辟支受已昇空七返迴旋飛還時城內人見此神足舉國歡喜供養無厭淨音供養辟支日進侍延如達遂薄延如便興嫉妒誹謗之言此道人實無才德作不淨行遂告五百弟子曰此道人犯戒無精進行

法華經卷第九

第七張

軍字號

諸童子各歸家宣令曰此道人無有淨行與淨音文通國人咸疑神足如是有此穢聲邪聲經七年乃斷於後辟支現十八變取於滅度衆人乃知延如虛謗辟支佛佛語舍利弗爾時延如達者則我身是爾時梵天者今優填王是爾時淨音者今奢彌跋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因共供養故便生嫉妒共汝誹謗辟支佛以是因緣共入地獄鑊湯煎煮無數千歲由是餘殃今雖得佛故與汝等有奢彌跋之誹謗也

佛患頭痛緣第三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時世穀貴飢饉困苦人皆拾取白骨打煮飲汁掘百草根以續微命用一升金買一升穀爾時羅閱祇城有大才數百家名曰岐反^{九支}越村東不遠有池名曰多魚岐越村人將妻子詣多魚池捕魚食之捕魚著岸在陸而跳我於爾時為小兒年適四歲見跳而喜時池中有兩種

法華經卷第九

第七張

軍字號

魚一名鯉一名多舌此自相語曰我等不犯人橫見殺我後世當報佛語舍利弗爾時岐越村人男女大小者今迦毗羅越國諸釋種是爾時小兒者則我身是爾時鯉魚者毗樓勒王是爾時多舌魚者今王相師婆羅門名惡舌者是爾時魚跳我以小杖打魚頭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無數千歲今雖得佛由是殘緣故被毗樓勒王伐釋種時我得頭痛佛語舍利弗我初頭痛時語阿難曰以四升鉢盛滿冷水來阿難如教持來以指按額上汗滴入水中水即尋消猶如火然終日亦如炊空大金投一滴水水即焦然頭痛之熱其狀如是假令須彌山邊旁出亞岸一由延至百由延鎮我頭痛熱者今當消盡

佛患骨節煩疼緣第四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中有一長者得熱病甚困其城中有一大醫子別識諸藥能治衆病長者子呼醫子曰為我治病得愈吾大與卿財寶醫子即治

法華經卷第九

第七張

軍字號

長者病既差已後不報功長者於後復病治差至三不報後復得病續喫治之醫子念曰前已三治三差而不見報見欺如此我念治此當令大斷即便與非藥病遂增劇便致無常佛語舍利弗爾時醫子者則我身是爾時病子者今調達是我於爾時與此非藥致令無常以是因緣於數千歲受地獄苦及畜生餓鬼之苦由是殘緣今雖得佛故有骨節煩疼病生也佛患背痛緣第五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久遠世時於羅閱城時大節日聚會時國中有兩姓力士一姓刹帝利種一姓婆羅門種時共相撲婆羅門語刹帝利曰卿莫撲我我當大與卿錢寶刹帝利便不盡力令其屈伏二人俱得皆受王賞於時婆羅門竟不報刹帝到後節日復來相撲還復相求如前相許刹帝復饒不撲得賞如上如是至三不報後節復會婆羅門重語刹帝曰前後所許當一時併報刹帝心念此人比數欺我既不報我又侵我分

我今日當使其消便干笑語曰卿誑我滿三今不用卿物便右手捺項左手捉跨腰兩手釐之挫折其脊如折甘蔗擎之三旋使衆人見然後撲地即死王及群目皆大歡喜賜金錢十萬佛語舍利弗爾時刹帝王者則我身是婆羅門者提婆達是我於爾時以貪恚故撲殺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經數千歲今雖成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也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共入祇城乞食家家徧至見此里有破剛木一片木長尺二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固當受之衆人聞見皆共聚觀大衆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之報使衆人見信解缺對不敢造惡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仞木槍逐佛亦高一仞於佛前立佛復上二仞四仞乃至七仞槍亦高隨上七仞世尊復上高一

多羅此槍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乃至上七由延槍亦隨之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廣縱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其焰上立槍亦過焰至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上至四天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末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捨走然槍逐不置爾時世尊與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展轉還至羅閱城所過諸天皆爲說宿緣法槍亦隨從上下至羅閱城佛亦爲羅閱城人說宿緣法佛與比丘僧出羅閱城槍亦尋佛復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衆人汝等欲何所至衆人答曰欲隨如來看此因緣佛語衆人各自還歸

如來自知時節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衆人還佛語阿難若衆人見我償此緣者皆當盟死墮地阿難便默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已房勅諸比丘各自還房阿難問佛我當云何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襲繫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跌上下入徹過入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當爾之時地爲六返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其槍必刺佛脚足也佛被槍已苦痛酸疼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脚刺槍瘡便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鳴佛脚足啼泣墮淚佛以是脚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爲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爲木所害佛語阿難且止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佛語阿難漸有降損舍利弗及諸比丘來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第五張

軍字號

禮佛問答亦復如是佛語比丘且止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此對非父非母所作亦非天王沙門等佛自造自受諸漏已盡得神通者各自默然思惟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亡

時耆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為木鏑刺脚從牀悶死墮地良久乃蘇舉宮驚怖王起啼泣勅諸目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目受教即便嚴駕上車出城城內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圍繞共至佛所佛右脇側臥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按口嗚世尊瘡痛寧有損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為木槍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為緣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此宿對所壞即說頌曰

世人所為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愚騃不學問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第五張

軍字號

未識真道者戲笑輕罪復當號泣不可以戲作罪後受大殃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祝治必令時差耆婆曰諾耆婆即便禮佛洗足安藥後續止痛耆婆出百千價僱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嗚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衆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佛於是為王及一切衆會說四諦法六十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天展轉相告皆來慰佛說偈讚已禮佛而去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在波羅奈國各合資財嚴船度海乘風徑往即至寶渚渚上豐饒衣被飲食及妙姝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語衆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衆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便於空中語衆賈曰此間雖有財寶姝女衣食不足久住却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女欲使沒盡諫之不去前天所說水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第五張

軍字號

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可信說已化去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住不去第二薩薄懼水不住却後七日如前天言水滿其地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部衆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嚴船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矛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以鑕矛刺第一薩薄脚徹過即便命終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者則我身是今時第一賈客衆五百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今時第二賈客五百衆者則今五百羅漢是今時第一天女者則今舍利弗是今時第二天女者則今名滿月比丘婆羅門弟子是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度海與彼爭船以鑕矛刺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墮畜生中為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蹈鐵錐上今雖得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為木槍所刺又大乘方便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三十人皆是最後邊身彼二十人更有

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爲作親友而至其舍奪其命根不向人說彼時四十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如來亦時爲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衆中告大目犍連言令此大地出法達羅刺欲刺吾右足未至足之間此法達羅刺即從地出長一肘當出之時目連白佛言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告目連非汝所能此刺在地汝不能拔亦時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一切世界隨刺而舉而不能動乃至一毛亦時世尊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刺亦隨佛去如是展轉乃至梵天亦復如是亦時如來從梵天還至閻浮提本所坐處刺亦逐還至此地中豎向如來亦時如來即以右手捉刺左手按地右腳踏之亦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時尊者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海中將積刺人斷其命根以此因緣得如此報善男子我說是業緣已彼二十

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得是惡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啻此報是二十人即從空起頭面禮佛作如是言我等今日向佛悔過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敢覆藏時二十人即得正解及四萬人亦得正解是故如來示法達羅刺刺足是名如來方便
佛被提婆達擲石出血緣第七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時於羅閱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產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摩提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耶舍財分唯當殺之乃得不與摩提語耶舍云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論說去來耶舍曰可亦摩提即執弟手上山將至絕高便推崖底以石厚之便即命絕佛語舍利弗汝知亦時長者須檀者則今父王眞淨是也亦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提婆達是佛語舍利弗我於亦時以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

歲在地獄燒煮爲鐵山庫摩亦時緣今雖得佛不能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爲提婆達舉崖石長六丈廣三丈以擲佛頭山神名金埤羅以手接石石邊小片迸墮中佛脚大拇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儻打謗佛緣第八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有佛名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名無勝一種名常歡無勝比丘得六神通常歡比丘結使未除亦時波羅奈城有長者名大愛資財無極婦名善多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爲檀越善多婦者供養無勝比丘四事無乏常歡微薄因此妒嫉橫生誹謗言無勝比丘與善多女通不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佛語舍利弗亦時常歡比丘者則我身是善多婦者今婆羅門女名旃沙是我於亦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地獄受諸苦痛今雖得佛以餘殃故爲多舌童女儻打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何以不自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華嚴經

單字

說家事乃說他事為汝今日獨自歡樂不知我苦汝先共我通使我有娠今當臨月事須蘇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今時眾會皆低頭默然釋提桓因侍後執扇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齧於杆櫛忽然落地今時四部弟子及六師徒眾見杆墮地皆大歡喜稱慶欣笑無量皆同罵曰汝死赤吹罪物何能興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具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耶諸眾各說是時地即劈裂火焰踊現使墮中住至阿鼻大泥犁中大眾見女現身墮泥犁中阿闍世王便大驚恐衣毛為豎即起叉手長跪白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佛答大王此女所墮名阿鼻泥犁阿闍世王復問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妄語何因便墮阿鼻耶佛語闍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闍王復問何者為重何者為中何者為下佛語闍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王復問佛佛答王曰身行處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二事者世間聞見意行發念無見聞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第十九卷

單字

者此是內事眾行為意釘所繫縛如人欲行身三殺盜淫慾發口之四過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先心計校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揚慙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慙於意 然後恥身口
此二不離身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涕泣悲感佛問王曰何為啼耶王答佛曰為眾生無智不解三事常有折減是故悲耳此眾生等但謂身口為大不知意為深奧如人殺生偷盜淫泆天下盡見口行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眾生以眼見耳聞為大今佛說乃知心意為大身口為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如多舌女欲謗毀佛先心思念當以繫杆起腹在大眾中說是謗事故知意大身口小也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事說是法時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

法苑珠林卷五十九

華嚴經

單字

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陀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陀洹道八萬天人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萬鬼神受三自歸
又生經云今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人俱入舍衛城欲詣波斯匿王宮受請時有比丘尼名曰暴志以木匙繫腹似如懷姙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娠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眾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世無能逮者喻如虛空不可汙染佛心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誦如來於是世尊見眾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齧繫匙繩匙即墮地眾會觀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報恩反懷妒結隙大聖乎即勅掘地為坑深欲倒埋時佛解喻勿得尔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賈客

賣好真珠數多圓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有一男子遷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看復不肯與心盛遂怒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王等今時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人者則暴志尼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譎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食馬麥緣第九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毗婆葉如來在縣頭摩跋城中王名縣頭與群目仕庶以四事供養如來及衆終已無乏今時城中有婆羅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輩典籍亦知尼捷算術及教五百童子大王設會先請佛及諸大衆佛見時到往王宮就座而坐王即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餽饈有一比丘名曰彌勒時病不行佛及大衆食已各還本處遇梵志山王見食香美便興嫉妒意曰此鬚頭沙門正應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鬚頭

道人食於甘美餽饈不諸童子曰嘗見此等師主亦應但食馬麥佛語舍利弗汝知今時山王婆羅門者則我身是今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我於今時以興嫉妒罵言不應食其甘饌正食馬麥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今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毗蘭邑故食馬麥九十日我於今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擣麥人以卿等加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著皮麥耳

又大衆方便經云以何緣故如來及僧在婆羅門毗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佛言善男子我於昔時知此婆羅門必捨初始請佛僧心不給飲食而故往受請何以故爲彼五百馬先世中已學菩薩乘已曾供養過去諸佛近惡知識作惡業緣故墮畜生中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是大菩薩於過去人中已曾勸五百小馬發菩提心爲欲度此五百馬故現

生馬中由大馬威德故今五百馬自識宿命本所失心而今還得我愍彼五百菩薩情焉中者欲令得脫離於畜生是故如來知故受請是時五百馬減所食麥半分持施僧大馬半分奉施如來今時大馬爲五百馬以馬音聲而爲說法示教悔過今當禮佛及比丘僧說此事已復作是言汝等當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今時五百馬悔過已於佛及僧生淨信心過三月已其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生於梵天天上彼五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聞說法已必定得成阿耨菩提五百馬子於將來世得辟支佛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復得作佛號曰善調如來雖食草木土石瓦礫大千界中無如是味今時阿難心生憂惱轉輪聖王種出家學道如下賤人食此馬麥我於今時見阿難心即與一粒麥語阿難言汝嘗此麥味爲何如阿難嘗已生希有心我生王家已來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難食此麥已七日七夜無飢渴想如來復知五百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五

單字

比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若食麤食心則不為貪欲所覆彼諸比丘過三月已離婬慾心證阿羅漢果善男子為調伏五百比丘度五百馬菩薩故如來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馬麥緣非是業報

佛經苦行緣第十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柰城邊去城不遠有多村邑中有婆羅門為王太史國中第一有其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鬚因以為名火鬚彼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識記無事不博時有一瓦師子名曰難提婆羅此云護喜與火鬚少小親炙心相敬念須臾不忘瓦師精進慈仁孝順父母俱皆供養二親無所乏短雖為瓦師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取破墻崩岸鼠壤土等和以為器成好無比若有男子女人欲來買者不爭價數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米供養而已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邑不遠與大比丘眾二萬人俱皆是阿羅漢護喜語火鬚曰共見迦葉如來去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六

單字

乎火鬚答曰用見此髡頭道人為真足髡頭人耳何有道哉如是至三後日復語火鬚曰共至水上澡浴乎火鬚答曰可尔便共詣水澡浴著衣服已護喜舉右手遙指示曰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暫見火鬚答曰何用見此禿頭道人為何有佛道難得護喜便捉衣牽不去火鬚便脫衣捨走護喜遂後捉腰帶挽曰可暫共見佛便即還耶火鬚復解帶捨走曰我不欲見此禿頭沙門護喜便撮其頭牽曰為一過見佛去來尔時國諱捉人頭捉者皆斬火鬚驚怖竊念曰此瓦師子今死捉我頭此非小事必當有好事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鬚曰汝放我頭我隨子去護喜即放共詣佛所護喜禮如來足於一面坐火鬚直舉手問評已便坐護喜叉手白迦葉佛言此火鬚者多村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時親友然其不識三尊不信三寶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鬚童子熟視世尊從頭至足觀佛相好威容巍巍諸根純淑調和以三十

法苑珠林卷九

第五十七

單字

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為容儀如娑羅樹華身猶須彌無能見頂面如滿月光如日明身色如金火鬚見佛相好便心念曰我梵識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一陰馬藏相二吐舌舐面相於是說偈問曰所聞三十二大士之相好於此人中尊唯不覩二事豈有丈夫體猶如馬藏不寧有廣長舌覆而舐頭不願為吐舌示令我決狐疑我見乃當知如經所載不於是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突髻并覆兩耳七過故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月明乃至阿迦膩吒天光還繞身七匝從頂上入以神足力現陰馬藏相令火鬚獨見餘人不覩火鬚童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踊躍歡喜不能自勝如來為火鬚說法止其三業令行菩薩行火鬚即禮佛足長跪自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受

我此懺從今已往不復敢犯如此至
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鬚童子護
喜童子俱禮拜退後自尤責悔不早
聞失於道利於是火鬚童子說偈讚
護喜曰

仁為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道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

於後二人投佛出家受具足戒佛語
舍利弗亦時火鬚童子者則我身是
火鬚父者今我父王具淨是亦時瓦
師童子護喜者我為太子在宮居娑
女時至於夜半作瓶天子來語我言
日時已到可出家去為道者是舍利
弗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是善知識
也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禿
頭沙門何有佛道難得以是惡言故
臨成佛時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
大豆小豆雖受辛苦於法無益舍
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已
然後得佛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眾
惡已盡諸天人神一切眾生皆欲度
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
者舍利弗當護身三口四意三當學

如是佛說先世因緣時萬一千天子
得須陀洹道八千龍等皆受五戒五
千夜叉受三自歸佛說是已舍利弗
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
歡喜受行

頌曰

惟斯上哲濫被謀枉 清濁難分
善人惡網幽顯冥知 真偽鑒朗
自觀業對如空影響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一二八頁中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又經名下，資、磧、普、南有夾註「謀謗之二」。
- 一 一二八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一二八頁中三行「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二」，資、磧、普、南、經無；清作「謀謗第六十七之餘」。
- 一 一二八頁中四行「宿障部第五略引十緣」，經作「別有十緣」。
- 一 一二八頁中五行「第一」，經無。下至一四行緣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一二八頁中一行「提婆達」，普、南、經、清、麗作「提婆達多」。

一二八頁中一二行第一二字「佛」，
資、磧、南無。

一二八頁下五行「背痛」，資、磧、
普作「背強」。

一二八頁下一〇行第一二字「服」，
徑、清作「復」。

一二九頁上五行第一一字「乎」，
普、徑、清、麗作「胡」。

一二九頁上八行「拷打」，資、磧、
普、徑、清作「考打」；南作「考持」。

下同。又第一二字「視」，諸本（不
含石，下同）作「現」。

一二九頁上九行「衆人」，徑、清作
「衆臣」。

一二九頁上末行末字「令」，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九頁中一行第二字「來」，資、
磧、普、南、徑、清作「來世」。

一二九頁中八行第五字「或」，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二九頁中一二行末字「復」，諸
本作「腹」。

一三〇頁上九行第一〇字「共」，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〇頁上一三行第三字「誘」，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〇頁上一九行「大才」，徑、
清作「大村」。

一三〇頁中四行「迦毗羅越」，資、
磧、普、南、徑、清作「迦羅越」。

一三〇頁中一行「四升鉢」，諸
本作「四斗鉢」。

一三〇頁中一三行「火然」，資、
磧、普、南、徑、清作「自然」。

一三〇頁中一四行第八字「投」，
資、磧、普、南作「假」。

一三〇頁下四行第八字「念」，諸
本作「今」。

一三〇頁下七行第一〇字「於」，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〇頁下一一行第四字「痛」，
資、磧、普、南作「病」。

一三〇頁下一六行第二字「利」，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〇頁下二一行末字「刹」，諸
本作「刹帝」。

一三一頁上一行「便干」，資、磧、
普、南、徑、清作「弥乃」。

一三一頁上三行「兩手」，徑、清作
「兩足」。

一三一頁上七行「提婆達」，資、
磧、普、南、徑、清作「提婆達多」。

一三一頁上一四行「祇城」，資、
磧、普、南、徑、清作「羅閱祇城」。

一三一頁上一七行第九字「固」，
資、磧、普、南、徑、清作「用」。

一三一頁上末行第四字「高」，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一頁中一行第三字「此」，資、
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五字

「高」，諸本作「亦高」。又末字「七」，
麗作「十」。

一三一頁中三行第六字「七」，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一頁中二一行第五字「復」，
諸本作「後」。

一 一三一頁下九行第七字「跌」，資、
磧、普、南、徑、清作「跌」。
一 一三一頁下一四行末字「搶」，資、
磧、普、南、徑、清作「瘡」。
一 一三一頁下一七行第八字「拭」，
資、磧、普、南、徑、清作「拭佛足」。
一 一三一頁下二〇行第一三字「且」，
資、磧、普、南作「息」。
一 一三二頁上四行第六字「佛」，資、
磧、普、南、徑、清作「作」。
一 一三二頁上五行第九字「思」，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三二頁上一三行末字「共」，磧
作「佛」。
一 一三二頁中八行第一二字「及」，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三二頁中九行「六十」，資、磧、
南作「十」；普、徑、清作「千」。
一 一三二頁下七行「鑲矛」，資、磧、
南作「銳矛」；普、徑、清作「銳矛」。
一 一七行同。
一 一三二頁下一五行第三字「門」，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三二頁下一八行第二字「經」，
磧作「結」。
一 一三二頁下一九行「鐵錐」，資、
磧、普、南、徑、清作「鐵針」。
一 一三二頁下二二行末字「三」，諸
本作「二」。
一 一三三頁上五行第八字「令」，資、
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一三三頁上六行「右足」，資、磧、
普、南、徑、清作「左足」。
一 一三三頁中四行「我等」，資、磧、
普、南、徑、清作「我等所興惡念不
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
一 一三三頁中九行「提婆達」，資、
磧、普、南、徑、清作「提婆達多」。
一 一三三頁中一八行末字「庫」，資、
磧、普、南、徑、清作「培」。
一 一三三頁中一九行第三字「即」，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三三頁中二〇行末字「尔」，資、
磧、普、南作「命」。

一 一三三頁中二二行「提婆達」，諸
本作「提婆達多」。
一 一三三頁下一行「庫壓」，資、磧、
普、南、徑、清作「所培」。
一 一三三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諸」，
資、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一三三頁下二二行首字「今」，資、
磧、南作「言」。
一 一三四頁上二行第一〇字「通」，
資、磧、普、南、徑、清作「交通」。
一 一三四頁上四行「釋提桓」，諸本
作「時釋提桓」。
一 一三四頁上六行「杆儻」，麗作「儻
杆」。
一 一三四頁上七行第五字「徒」，資、
磧、普、南、徑、清作「從」。
一 一三四頁上八行「稱慶」，諸本作
「揚聲稱慶」。又末字「赤」，磧、普、
南、徑、清作「亦」。
一 一三四頁上一二行第二字「女」，
資、磧、普、南、徑、清無。又第六字
「住」，諸本作「徑」。

一三四頁中一二行第八字「常」，
資、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三四頁中一三行第七字「謂」，
南、徑、清作「爲」。

一三四頁下七行「木魁」，資、磧、
南作「魁」；普、徑、清作「孟」；麗
作「木盞」。

一三四頁下一三行「三世」，磧、
普、南、徑、清作「三界」。

一三四頁下一五行第一〇字「誦」，
資、磧、普、南、徑作「譟」。次頁上
八行第五字資、磧、普、南、徑、清
同。

一三四頁下一六行第八字「爲」，
磧、普無。

一三四頁下一八行首字「魁」，普、
徑、清作「孟」；麗作「盞」。第三字
同。

一三四頁下二〇行「遠業」，徑、
清作「遠業」。又「報恩」，資、磧、
普、南、徑、清作「盡欲」。

一三四頁下二一行第二字「隙」，

資、磧、普、南、徑作「譟」；清作
「謗」。

一三四頁下二二行第一〇字「是」，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四頁下末行第一一字「時」，
資、磧、普、南、徑、清作「時時」。

一三五頁上二行首字「買」，麗作
「貿」。

一三五頁上九行「歡喜」，至此，
卷第七十三終，卷第七十四始，並
有「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三」、「別引
十緣之餘」兩行。

一三五頁上一三行「仕庶」，資、
磧、普、南、徑、清作「士女」。

一三五頁上一四行第五字「衆」，
資、磧、普、南、徑、清作「衆僧」。

一三五頁上一五行末字「章」，資、
磧、普、南、徑、清作「韋陀」。

一三五頁上一六行第九字「及」，
資、磧、普、南、徑、清作「及婆羅門
戒」。

一三五頁上一七行首字「」，資、

磧、普、南、徑、清作「時」。又「諸大
衆」，資、磧、普、南、徑、清作「諸大
衆僧」。

一三五頁上一七行至次行「佛見
時到往王宮」，資、磧、普、南、徑、
清作「佛默然許之王即還宮具饌
種種腴美及設床座氍毹毼毼辦具
已畢王執香爐於殿上長跪啓白今
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毗婆葉佛見時
已至便勅大衆著衣持鉢當就王請
大衆圍繞往詣王宮」；麗作「佛見
時到往詣王宮」。

一三五頁上一九行第六字「有」，
資、磧、普、南、徑、清作「尔時有」。

一三五頁上二〇行至次行「本處
遇梵志山王」，普作「還時皆爲諸
病比丘請食過梵志山」。

一三五頁上二二行首字「此」，清
無。

一三五頁中四行第九字「者」，南
無。

一三五頁中一九行「字」馬」，諸

本作「馬故此五百馬」。

一 一三五頁下七行第一二字「令」，
資、磧、南作「今」。

一 一三六頁上四行「比丘」，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三六頁上五行第二字「以」，磧、
南作「以如來」。

一 一三六頁上一行末字「彼」，資、
磧、普、南、徑、清作「面」。

一 一三六頁上一八行「壤土」，資、
磧、麗作「壤土」。

一 一三六頁中一行「髡頭」，資、磧、
普、南、徑、清作「禿頭」，下同。又
末字「真」，資、磧、普、南、徑、清
作「直」。

一 一三六頁中六行「暫見」，普、徑、
清作「暫見否」。

一 一三六頁中七行「難得」，資、磧、
普、南、徑、清作「可得」。次頁上

一六行同。

一 一三六頁中九行「逐後」，資、磧、
普、南、徑、清作「逐後」。

一 一三六頁中一二行末字「捉」，資、
磧、南作「提」。

一 一三六頁中二〇行「少時」，資、
磧、普、南作「少子」；徑、清作「少
小」。

一 一三六頁下一行「容儀」，資、磧、
普、南、徑、清作「媚儀」。

一 一三六頁下一〇行第七字「而」，
諸本作「面」。

一 一三七頁上一三行「爲道者」，資、
磧、普、南、徑、清作「爲導者」。

一 一三七頁中七行「惟斯」，資、普作
「惟思」；磧、南、徑、清作「思惟」。

一 一三七頁中末行經名，徑無（未換
卷）。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雜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

此有七部

- 述意部
- 懺悔部
- 彌陀部
- 彌勒部
- 觀音部
- 滅罪部
- 雜呪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呪之為用也拔朦昧之信心啓正真之明慧裂重空之巨障滅積劫之深痼業既謝遣黑法潛形所以累聖式陳衆靈攸仰故波旬奉呪於白樹梵王顯儀於赤叢七佛揚道於時緣菩薩陳誠於法會廣羅經誥羌難備焉然陀羅尼者西梵天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誦持善不失持惡不生據斯以言彌綸一化依法施行功用立驗或碎石拔木或移痛滅病隨聲發而苦除逐音颺而事舉或召集神鬼或駕御虬龍興雲布而膏雨垂呼策忘而禱瑞集感應不窮其來久矣

懺悔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三張 雜

述曰夫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比見道俗雖有誦持無多功效自無志誠謗言無微或有文字譌替或有音韻不典或飲噉酒食或雜食葷辛或室宇汗穢或浪談俗語或衣服不淨或處所不嚴致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懺悔先立道場懸繒幡蓋燒衆名香四門護淨禁止雜人隨其出入每須澡浴多見和香口內常含至誠殷重自責已躬愧謝十方一切賢聖然後普為四生六趣心心相續剎那匪懈如是懇已定驗不疑故菩薩善戒經云菩薩為破衆生種種惡故受持神呪故有五法不得為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食五辛四不姪五不淨之家不在中食菩薩具足如是五法能大利益無量衆生諸惡鬼神諸惡毒病無不能治

千轉陀羅尼神呪釋迦牟尼佛說此呪出於西梵由來盛傳至隋大業初東都雒陽翻經館梵多三藏譯出此呪以惠遺學士釋彦琮法師即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三張 雜

譯之領袖也初獲此本通布華夷時有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弘法寺靜琳法師等並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賢創獲流布洗滌瑕累即於別院仍律道場每至肇春為受戒沙彌及餘道俗相續不絕靈相重疊至今五十餘年時漸譌替恐後人不知本末故委具述之然大集諸經及陀羅尼集十卷廣明雜呪不煩具錄今且逐要時濟所須意存滅罪除障出四十餘首除病濟貧護生延命雜術之徒亦略述二十餘或此處無文西域有本三藏口傳要用呪者亦翻出三五傳之流行餘之不盡者莫尋大本佛說呪曰

南暮遏羅 怛 入 那 怛 邏 耶
反 羊 夜 反 羊 南 摩 阿 羅 耶 阿 羅 耶
反 羊 夜 反 羊 南 摩 阿 羅 耶 阿 羅 耶
吠盧吉低溼 吠羅夜 菩提 薩 嚩 嚩
反 羊 那 反 羊 可 摩 訶 薩 埵 婆 耶 摩 訶 嚩
反 羊 那 反 羊 可 摩 訶 薩 埵 婆 耶 摩 訶 嚩
膩 反 羊 那 反 羊 可 摩 訶 薩 埵 婆 耶 摩 訶 嚩
反 羊 那 反 羊 可 摩 訶 薩 埵 婆 耶 摩 訶 嚩
誓 曳 誓 夜 反 羊 可 婆 嚩 嚩 嚩 嚩 嚩
反 羊 那 反 羊 可 婆 嚩 嚩 嚩 嚩 嚩
誓 掬 怛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反 羊 那 反 羊 可 婆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磨 邏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反 羊 那 反 羊 可 婆 嚩 嚩 嚩 嚩 嚩 嚩

邏鉢邏鉢遮羅鉢邏遮羅器鉢

器鉢摩薩婆摩羯磨吠邏摩

你迷婆伽吠底索訶薩囉吠

囉低薩婆勃陀吠盧吉低

隻菊林囉恒邏揭夜沫奴

比拏閻夜那比輸達你素嚕素

嚕鉢邏鉢邏素嚕素嚕薩婆勃

陀頰地瑟耶那馱婆訶達

磨陀石揭喇鞞馱婆訶阿羅婆

婆婆馱婆婆婆婆婆婆婆

婆達摩婆補達你馱婆訶

此呪功能千劫聚集業障一時誦已

皆盡去盡便獲千佛所集善根當得

背於千劫流轉中生老病死邊際轉

此生已見千轉輪王欲生清淨佛國

者晝三夜三一時中各誦二十一

徧至二十一日如其所欲即得如意

或見金色佛像菩薩形像即是先相

命終已後便生菩薩大集會中

彌陀部第三

此阿彌陀呪若欲誦者諸口傍字皆

依本音轉言之無口者依字讀仍須

師授之聲韻合梵輕重得法依之修
行剋有靈驗

那上謨菩上陀夜下同那上謨默

上囉上摩上夜上那上謨僧伽夜那

上磨上阿彌多婆上夜路他伽上

多夜阿上囉上訶上鞞上三顯三菩

上陀夜路姪他下同阿上彌喇底

阿上彌喇都婆訶善達反阿上彌

喇路三婆上鞞阿上彌喇路鼻

迦上彌迦伽彌你伽上伽上那稽

居移喇底都你迦上喇六婆上囉上

瞞波波跋叉梵我焰迦上喇

此之神呪先已流行功能利益不可

說盡於晨朝時用楊枝淨口散華

燒香佛像前胡跪合掌口誦七徧

若二十七徧滅四重五逆等罪現

身不為諸橫所惱命終生無量壽

國又此呪能轉女身令成男子今別

勘梵本并問具婆羅門僧等此呪

威力不可思議但旦暮午時各誦一

百徧能滅四重五逆拔一切罪根得

生西方若能精誠滿二十萬徧則菩

提芽生得不退轉誦滿三十萬徧則

面見阿彌陀佛決定得生安樂淨土

又施羅尼雜集經云今時世尊告諸

比丘今當為汝演說西方安樂世界

今現有佛號阿彌陀若有四眾能正

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

阿彌陀佛即與大眾往此人所令其

得見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

因緣所生之趣永離胞胎穢欲之形

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大

神通十方河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

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

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

之事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

亦不可思議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

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剎

利之種阿彌陀佛父名月上轉輪聖

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

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曰慧

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今時魔王名

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勝寂阿彌

陀佛與六比丘六萬人俱若有受持彼

佛名號堅固其心憶念不忘十日十

夜除捨散亂精勤修集念佛三昧受持讀誦此鼓音聲王大陀羅尼十日

十夜六時專念五體投地禮敬彼佛堅固正念悉除散亂若能令心心念念

不絕十日之中必得見彼阿彌陀佛并見十方世界如來及所住處唯除

重障鈍根之人於今少時所不能觀一切諸善皆悉迴向願得往生安樂

世界垂終之日阿彌陀佛與諸大衆現其人前安慰稱善是人即時甚生慶

悅以是因緣如其所願尋得往生佛告諸比丘何等名為鼓音聲王大陀

羅尼吾今當說汝等善聽唯然受教於時世尊即說呪曰

多伏吽一婆離二阿婆離三娑摩婆羅四尼地奢五呢闍多祢六呢筏耶

七呢筏公八闍羅婆羅車馱祢九宿佉波帝呢地奢十阿彌多由婆離十一

阿彌多蛇波波羅十二娑陀祢十三涅浮提十四阿迦舍呢浮陀十五阿迦舍呢

提奢十六阿迦舍呢闍帝十七阿迦舍舍離十八阿迦舍達奢尼十九阿迦舍提

吽你二十留波呢提奢二十一遮埤唎達摩

波羅婆陀祢三遮埤唎阿利蛇娑帝蛇波羅娑陀祢三遮埤唎未伽

娑那波羅娑陀祢三波羅毗梨耶波羅娑陀祢三達摩呻他祢六父

舍離七父舍羅呢提奢八父舍羅波羅帝吽祢九佛陀父舍離十毗佛

陀波羅波斯三達摩迦羅祢三呢專帝三呢浮提三摩離三三羅

闍三三羅闍三三羅斯三三羅娑岐三羅娑伽羅娑離三羅娑伽羅阿

地吽祢一父舍離二波羅帝父舍離三毗父舍離四吽帝五脩陀多

至帝六脩波羅舍多至帝七脩波羅帝癡帝八脩離九脩目公十達

咩十一達達咩十二離婆十三遮婆離阿舍舍婆離十四佛陀迦舍呢表

祢十五佛陀迦舍表祢十六娑婆訶十七此是阿彌陀鼓音聲王大陀羅尼若

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常應至誠受持讀誦如說脩行行此持法當處

閑寂洗浴其身著新淨衣飲食自素不啖酒肉及以五辛當修梵行以好

香華供養阿彌陀如來及佛道場大

菩薩衆常應如是專心繫念發願求生安樂世界精勤不怠如其所願必得往生

彌勒部第四

七佛所說神呪經云今時文殊師利菩薩所說陀羅尼名闍摩禪

縛現在病苦悉得消除能却障道拔三毒箭九十八使漸漸消除滅度三

有流現身得道即說呪曰

支不多奈帝 閻浮支奈帝 蘇車不支奈帝 柁耆不支奈帝 烏蘇

多支奈帝 娑遮不支奈帝 閻浮賴長支奈帝 阿怒婆賴長支奈帝

怒波帝支奈帝 莎訶

誦此呪三徧縛五色結作二結繫項此陀羅尼四十二億諸佛所說若諸

行人能書寫讀誦此呪者現世當爲千佛所護此人命終以後不墮惡道

當生兜率天上面觀彌勒又有衆生能修行此呪者斷食七日純服牛乳

中時一食更無雜食一日夜六時懺悔先所作億千姦劫所有重罪一

時都盡得見千佛手摩其頭即與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十張 緯 皇

授記宿罪殃惡悉滅無餘

西國三藏
授得之

願見彌勒佛西國三藏
授得之

南無彌帝隸耶夜 菩提薩埵夜

哆姪他 彌帝隸彌帝隸 彌哆囉摩

那栖彌哆囉 三瞞瞞 彌哆囉瞞

觀音部第五

觀世音隨心咒

南無曷囉咀那 怛囉夜 南無阿利

耶 嚩盧吉帝 嚩嚩囉耶 菩提

薩埵耶 摩訶菩提 薩埵耶 摩訶迦

嚩賦迦耶 怛姪他 多利多利 咄多

利 咄咄多利 咄利 薩婆訶

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咒法

陀羅尼咒經云佛在舍衛國時有夜

叉五頭面黑如墨而有五眼狗牙上

出吸人精氣眼赤如血兩耳出膿鼻

中流血舌嚙無聲食化麤澀六識閉

塞為鬼所致人民被害以命投佛遂

令請觀世音菩薩除去毒害一名請

觀世音菩薩消伏毒害陀羅尼咒經

此乃南宋時外國舶主竺難提譯出經

云一切衆生有三毒畏死畏病畏破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十張 緯 皇

梵行畏作十惡業牢獄繫閉水火鬼

神所逼惱畏皆當歸依觀世音菩薩

是故娑婆世界皆號為施無畏者有

灌頂章句陀羅尼神呪畢定吉祥聞

者獲益若欲誦者持齋奉戒不往女

人穢念室處唯專念十方諸佛及七

佛觀世音菩薩一心誦持現身得見

觀世音菩薩諸願成就後生佛前長

與苦別或於三七日七七日初立道場

應六齋日律首莊嚴香泥塗地懸諸

幡蓋安佛南向觀世音像別置東向

日別揚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當十

人已還作之恐多燒亂應西向席地

地若卑溼安低脚牀當脫淨衣左右

出入洗浴竟著淨衣服當日盡力

供養若不辦者初日不可無施既安

畢已各執香鑪一心一意向彼西方

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請十方

七佛觀音大勢至菩薩等我今已具揚

枝淨水惟願大慈哀愍攝受願救我

厄放大光明滅除癡闇來至我所施

我大樂我今稽首歸依奉請

大勢至誦呪七徧云
多姪他 烏呼賦 摸呼賦 閻婆賦
耽婆賦 安荼囉 般荼囉 首埤帝
般荼囉 婆私賦 多姪他 寐梨
梨 摩登耆勒叉 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耶 娑訶
多荼他 伽帝伽帝 賦伽帝 修習修
留毗 勒叉 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婆
耶 娑訶
若能潔淨身心善誦此呪感得觀音
大勢大慈大悲游戲神通來於五道
常以善習普救一切離生死苦得安
樂處脫諸煩惱到涅槃岸
第二更稱三寶名字誦破惡業障罪
呪云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
觀世音 菩提薩埵 摩訶菩提 薩埵
大慈大悲惟願救我救護苦惱亦救
一切怖畏衆生令得大護
多姪他 阿呼賦 摸呼賦 閻婆賦
耽婆賦 阿婆熙 摸呼賦 分荼
梨 般荼梨 輪鞞帝 婆私賦 休樓

法苑珠林第六十 第十三張 雜

休樓 今茶梨 兜樓兜樓 般茶梨
周樓周樓 般茶梨 豆富豆富 般
茶囉 婆私膩 矧墀 直資 跡墀 乃事
膩跡墀 薩婆訶婆耶羯多 薩婆
常婆娑陀 阿婆耶 卑離陀閉殿
娑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觀世音菩薩
名誦此神呪一遍至七七徧身心安
隱一切業障如火燒薪永盡無餘乃
至三毒亦得消伏如經廣說

第三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云
多姪吽 安陀訶 般貨咩 難多訶
婆伽訶 阿盧祢 薄鳩訶 莫鳩隸
兜毗隸 娑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諸苦惱一日至
十日一月至五月淨心係念歸依三
寶三稱觀世音名誦持此呪一切禍
對無不遠離解脫眾惱今世受樂後
生見佛此呪乃是十方三世諸佛所
說常為諸佛諸大菩薩之所護持若
有聞者如說修行罪垢消滅現身得
見八十億佛皆來授手即得無忘旋
陀羅尼若有宿罪及現造惡極重業

法苑珠林第六十 第十四張 雜

者夢中得見觀世音菩薩如大猛風
吹於重雲得離罪業生諸佛前
第四更為說灌頂吉祥陀羅尼呪云
多姪吽 烏軌訶 兜毗訶 軌卑
波羅軌卑 捺吒 修奈吒 枳拔吒
牟那那 三摩那 檀提 膩羅 枳尸
婆羅鳩卑 烏訶 攘瞿訶 娑訶

若有男子女人聞是經呪受持書寫
讀誦解說即超越無量阿僧祇劫生
死之罪消伏毒害不與禍對乃至具
足善根生淨佛國案西域傳南海之
濱有山寺觀世音菩薩常止其中隨
有念者隨應如響無不感赴若至山
寺斷食七日即見聖者親為說法良
以斷食心猛故使感見通明如上行法
斷食亦亦

滅罪部第六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云東方去此百
千億佛剎過已有一佛剎名無邊華
世界彼世界中有一佛名最勝燈王
如來現在逍遙說法遣二菩薩來此
娑婆世界一名大光菩薩二名甘露
光菩薩佛言汝等二菩薩往向娑婆

法苑珠林第六十 第十五張 雜

世界彼有一佛名釋迦牟尼將此陀
羅尼章句說為諸眾生故安樂故功
德故增益故名聞故生力故隨所意
行故所受樂故不擾亂故不殺眾生
故為擁護故而說呪曰

多 上經地也 他優波差泥 觀差泥
羅叉 兜瞿 波多 上曳波囉 闍婆隸
闍 上婆 上隸 闍婆隸 摩 上訶 闍婆
隸 闍婆 楞伽 帝 闍婆隸 闍婆梨
尼 摩訶闍婆梨尼

闍婆囉 木公 娑利 摩娑利 阿迦 上
隸 摩迦 上隸 阿 上 公 摩 上 公 那
上 公 娑 上 婆 隸 摩訶娑婆隸 三
婆離 郁句 目句 三摩帝 摩訶三
摩帝 帝 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
摩訶闍婆隸 娑曳 娑羅彌
目句 奢彌 摩訶奢彌 三摩弟 摩
訶三摩弟 三目 迦 毗目 迦 阿囉細
摩訶阿囉細 摩那 上 細 摩那 細
摩那 細 帝 卑底 莎婆訶
今時彼二菩薩受持此陀羅尼已譬
如壯士屈伸臂頃至釋迦牟尼所恭
敬禮已具申來意作是言或被諸鬼

神惱害或被諸雜毒害或蠱道病
或有死屍病或有熱病自餘種種擾
亂鬼病而最勝燈王如來遣我等將
此陀羅尼咒來為諸眾生作利益故
而說前咒今時佛告阿難言汝持此
咒為他解說宣通流布佛出世難值
此咒復甚難聞若有人能受持此陀
羅尼者火不能燒刀仗不傷諸毒不
害縣官不殺梵天不害彼人七世常
知宿命此咒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
說若有人毀謗此咒者即是毀謗彼
等諸佛若有鬼神不敬重此咒者或
與我奪某甲威力者或已咒奪不還
者彼鬼神頭破作七分
今時釋迦牟尼佛告諸比丘我今亦
說陀羅尼章句為利益眾生故增長
功德故增長威德故增長色故增長
名聞故增長力故隨意受樂故隨行
受安樂故不擾亂故不殺害故守護
故而說咒曰
多上姪他阿知上跋知上那上知上俱
上那上知上迦上那上知上吒羅跋
泥侈羅跋泥觀多羅上曳阿羅上

婆枳吒 枳吒茶枳羅婁迷呼盧迷婆
上隸摩訶婆隸美迷 摩訶美迷梨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隸 上尸隸尸隸尸尸利尸羅跋知上
阿上滯婆上滯那上滯俱上那滯頗
那上跋帝波上那跋帝上阿迦細摩
迦細迦細迦婆上迦細頗細頗婆上頗
細摩訶頗婆上頗細伊上泥寐泥多
侈多侈波多侈多婆多侈莎婆訶
今時佛告阿難汝持此咒為他解說
宣通流布佛告阿難聞此陀羅尼復
倍甚難若有人能受此咒復倍為難
若有人能受持讀誦能為他人宣通
解說彼人能知未來二十一世之事
此陀羅尼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
若有人毀謗不信行者彼人則為毀
謗過去諸佛若有人受持此咒結戒
守護作法尚能令彼枯樹生枝柯華
葉果子何況有識眾生受持此咒而
不差者無是處耶歸命一切諸佛願
我成就此咒莎婆訶
今時世尊復說咒曰
多上姪他 阿噴 婆噴 吒稽 吒囉

稽 吒 嚧 示 底 觀 嚧 未 底 嚧 觀
羅 嚧 隸 婆 隸 婆 上 隸 觀 隸 度 隸
度 度 隸 蘇 上 隸 婆 嚧 嚧 婆 嚧 利
溪 利 畢 利 底 利 莎 婆 訶
今時世尊告阿難言若有人受持此
咒為他宣通彼人得知二十八世之
事此陀羅尼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
說若有人毀謗此咒則是毀謗彼等
諸佛則為捨彼諸佛一切諸天龍鬼
神縣官劫賊諸毒蟲等皆不能害
一切諸惡疾病亦不能害唯除宿殃
所造業報
大方等經七佛說滅罪咒
離婆離婆帝 仇呵仇呵帝 陀羅離
帝 尼呵羅帝 毗摩離帝 莎訶
右此二咒諸佛共說功能利益滅罪除
障備在經文不可具說
新翻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一第六
分云
今時最勝天王復白佛言諸菩薩摩
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
持正法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
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十九張 佛

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調柔志性
純質諸根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行
修習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諸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
身語意三業慈悲不拘利譽持戒清
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
不隨愛患怖癡行名護正行修習慚
愧名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
護正法天王當知三世諸佛為護正
法說陀羅尼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
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
益陀羅尼曰
但姪他阿虎洛尼洛罰底下同反虎
刺如手莎去聲下同 窶奈者遮者遮折
反熱尼阿奔音聲若刹多刹多刹延
多刹也莎訶陵末尼羯洛鄒魯
鄒魯罰底迦邏跋底迦阿鞞舍底
尼莎刺尼杜閻杜閻末底阿罰始
尼罰尸罰多罰多奴娑理尼部多
奴悉沒栗底提罰多奴悉沒栗底
莎訶
天王當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人非人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二十張 佛

等皆得安樂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為
護正法及護一切人非人等令得安
樂以方便力而當說之是故天王及
人王等為護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
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
各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
災難魔事法障皆悉銷滅由斯正法
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云云
五百七十八第一般若理趣分云云
時如來即說神呪
納慕薄伽梵帝一鉢刺壤波羅預
多曳三薄底反筏捺七男羅曳三
疊跋履弭多窶奈拏曳四薩縛但他
揭多跋履布視多曳五薩縛但他揭
多奴壤多壤多奴壤多曳六但姪他
七鉢刺下同鉢刺八莫訶鉢
刺九鉢刺壤婆娑羯囉十鉢刺
壤路迦羯囉十一案默迦囉十二談末
涅十三悉遮十四蘇悉遮十五悉殿都漫
薄伽梵底十六薩防伽孫達囉十七薄
底筏捺囉十八鉢刺娑履履多喝悉帝
十六參磨淫嚙娑羯囉十九勃陀勃二十
悉陀悉陀二十一劍波劍波二十二浙羅浙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二十一張 結

羅三十易邏縛邏三十一阿揭車阿揭
車三十二薄伽梵底三十三麼毗濫婆三十四莎
訶三十五
如是神呪三世諸佛皆共宣說同所
護念能受持者一切障滅隨心所欲
無不成辦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三十七
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梵帝一鉢刺壤波羅預多
曳二但姪他三牟尼達謎四僧揭洛訶
達謎五過奴揭洛訶達謎六毗目底達
謎七薩歇奴揭洛訶達謎八吠室洛末
拏達謎九參漫多奴跋履筏刺但那
達謎十窶奈僧揭洛訶達謎十一薩
縛迦羅跋履波刺那達謎十二莎訶十三
如是神呪是諸佛母能誦持者一切
罪滅常見諸佛得宿住智疾證無上
正等菩提三十八時如來復說神呪
納慕薄伽梵帝一鉢刺壤波羅預多
曳二但姪他三室麗曳四室麗曳五室
麗曳六室麗曳七莎訶八
如是神呪具大威力能受持者業障
消除所聞正法摠持不忘疾得無上
正等菩提

此下三呪西京興善寺大唐翻經僧玄
摸法師於波頗三藏及餘大德婆羅
門所口決正得諸經先無正本舊儀
婆羅門所翻得為文訛略不依正
梵故更譯之雖有增減不勞致惑第
一大般若呪云

南無薄伽婆帝 摩訶鉢囉慎若波
囉蜜多商頗鉢囉密多 瞿邪裏
薩婆他伽多鉢囉唎多裏薩
婆他伽多慎若多毗慎若多裏
恒姪他地夜鉢囉慎若而制摩訶鉢囉
慎若鉢囉慎若婆塞羯囉鉢囉慎
若盧迦羯囉頗鉢囉慎若南毗陀沫
泥悉提蘇悉提悉佃都曼薄伽婆
底薩囉駛馬爾伽孫達嚩薄底薄
嚩隸鉢囉娑唎多曷薩帝三摩涅
嚩薩那羯囉恒姪他素姪素姪
悉姪悉姪伽波伽波折羅折羅囉婆
囉婆阿揭車阿揭車薄伽婆底磨
毗藍婆蘇婆訶

此呪功德諸經具說受法別傳呪句二
十七字六十二今譯得一百七十一字
字有加減不須驚怪西方大德具正

斯文受持此呪者須造一軀般若母
像當取無子楮木作像端坐種種莊
嚴展右手用齋日造像正須持八戒
齋法彩色中不得用膠只得用胡桃
油熏陸香及乳汁等欲持此呪者香
泥塗地須新瓦瓶八口須時華散著
道場所并拙著瓶瓶中著八種漿石
榴葡萄乳汁酪蜜石蜜甘蔗等漿并
作種種素食分作八分燒種種名香
供養形像并然八支蘇燈其誦呪人
著淨潔衣持戒七日以前日夕燒香
禮拜誦呪滿一萬遍過七日後一日
斷食於此日夜誦呪滿八千遍下前
飲食行此法時於夢中見般若母像
隨願皆得成就

第二減罪招福呪

娜謨曷囉上踰娜一恒囉上耶余者
夜戈可反娜摩其我賢穢如何娜婆汝上
囉上裴盧者那三恒他揭多夜四娜
麼阿唎耶跋盧枳鞞五鑠筏囉夜六
菩提從你薩路婆夜七莫訶薩路婆
夜八莫訶迦嚩訶奴綺迦夜九那麼
薩囉上瞞瞞可恒他揭執驪比胡曷

囉上囉喝駄此可反散三韻三善上
提驪比胡反踰姪他主鳥咩咩上
囉馱囉主提從從唎提唎主杜囉杜
囉主伊躋躋主者黎者黎主鉢
囉上者黎鉢囉者黎主鉢蘇迷主
拒蘇上麼跋嚩主伊離上彌離主
離主知上二韻囉上麼跋捺夜主鉢
囉上未輸駄主薩路瞞主莫訶迦
嚩主莎婆訶主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有讀誦此呪晝
夜精勤勿令忘失於晨朝時先淨
澡浴若不澡浴當淨漱口澡洗手面
善持此呪現身即得十種果報一者
身當無病二者常為十方諸佛憶
念三者一切財物衣服飲食自然充
足常無乏少四者破一切怨敵五者
能使一切有情者皆生慈心六者一
切蠱毒熱病不能侵害七者一切刀
仗不能為害八者一切水難不能為
溺九者一切火難不能燒害十者不
受一切橫死復得四種果報一者臨
命終時得見十方無量諸佛二者永
不墮地獄三者不為一切禽獸所噉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十五

誦

五

四者命終之後生無量壽國若有在

家出家犯四重五逆必能依法潔淨

身心讀誦此呪一遍乃至多遍一切

根本重罪悉得除滅除不至心

第三禮佛滅罪呪亦名佛母呪

娜上謨下遠奢音有那鉢一菩陀俱

致那鉢二烏鉢三戶嚕戶嚕音悉臥

嚕者你五婆上囉上婆囉上他六婆

達你七婆上婆訶八

此呪十俱胝諸佛所說

一俱胝百億也

我今亦為憐愍一切眾生持此呪者

能令一切瞋惡眾生皆悉歡喜若能

日日三時誦呪禮拜者勝禮千萬俱

胝諸佛功德命終之後得生西方無

量壽佛國前翻本云臨命終時得諸

佛來迎未來賢劫千佛一一皆得親

承供養但有人能常誦此呪者最是

不可思議

雜呪部第七

佛說護諸童子陀羅尼呪經

已下並出陀羅尼經集經

後魏三藏菩提流支譯

今時如來初成正覺有一大梵天王來詣佛所敬禮佛足而作是言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十六

誦

六

南無佛陀耶

南無達摩耶

南無僧伽耶

我禮佛世尊照世大法王在於閻浮提

最初說神呪甘露淨勝法及禮無著僧

已禮牟尼足即時說偈言世尊諸如來

聲聞及辟支諸仙護世王大力龍天神

如是等諸眾皆於人中生有夜叉羅刹

常喜噉人胎非人王境界強力所不制

能令人無子傷害於胞胎男女交會時

使其意迷亂懷妊不成就或歌羅安浮

無子以傷胎及生時奪命皆是諸惡鬼

為其作燒害我今說彼名願佛聽我說

第一名彌伽迦 第二名彌伽王

第三名嚩陀 第四名阿波悉摩羅

第五名牟致迦 第六名摩致迦

第七名闍彌迦 第八名迦彌尼

第九名梨婆坻 第十名富多那

第十一名曼多難提 第十二名舍究尼

第十三名搗吒波尼 第十四名目佉曼荼

第十五名藍婆

此十五鬼神常游行世間為嬰孩小兒而作恐怖我今當說此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並生

法苑珠林卷第十

第三十七

誦

七

驚畏

彌伽迦者其形如牛

彌伽王者其形如師子

嚩陀者其形如鳩摩羅天

阿波悉摩羅者其形如野狐

牟致迦者其形如獼猴

摩致迦者其形如羅刹女

闍彌迦者其形如馬

迦彌尼者其形如婦女

梨婆坻者其形如狗

富多那者其形如豬

曼多難提者其形如貓兒

舍究尼者其形如烏

搗吒波尼者其形如鷄

目佉曼荼者其形如薰狐

藍婆者其形如蛇

此十五鬼神著諸小兒令其驚怖我

今當復說諸小兒怖畏之相

彌伽迦鬼著者令小兒眼睛迴轉

嚩陀鬼著者令小兒數數嘔吐

阿波悉摩羅鬼著者令小兒口中沫出

牟致迦鬼著者令小兒把拳不展

摩致迦鬼著者令小兒自認其舌
 閻彌迦鬼著者令小兒喜啼喜笑
 迦彌尼鬼著者令小兒樂著女人
 黎婆坻鬼著者令小兒現種種雜相
 富多那鬼著者令小兒眠中驚怖啼
 哭
 曼多難提鬼著者令小兒喜啼喜笑
 舍究尼鬼著者令小兒不肯飲乳
 肆吒波尼鬼著者令小兒咽喉聲塞
 目佉曼荼鬼著者令小兒時氣熱病
 下痢
 藍婆鬼著者令小兒數噫數噦
 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諸小兒
 及其小兒驚怖之相我皆已說復有
 大鬼神王名旃檀乾闥婆於諸鬼
 神最為上首當以五色線誦此陀羅
 尼一徧一結作一百八結并書其神鬼
 名字使人讀此書線語彼使言汝今
 疾去行速如風到於四方隨彼十五
 鬼神所住之處與旃檀乾闥婆大鬼
 神王令以五縛縛彼鬼神兼以種種
 美味飲食香華燈明及以乳漿供養
 神王

余時大梵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有
 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壞墮落
 或生已奪命此諸女等欲求子息保
 命長壽者當當繫念修行善法於
 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清淨洗浴
 著新淨衣禮十方佛至於中夜以少
 芥子置已頂上誦我所說陀羅尼
 呪者令此女人即得如願所生童子
 安隱無患盡其形壽命不中夭若有
 鬼神不順我呪者我當令其頭破為
 七分如阿梨樹枝即說護諸童子陀
 羅尼呪曰
 唵囉吡阿伽囉伽泥那伽伽泥娑
 樓隸祇隸伽婆隸鉢隸不隸羅
 收禰脩羅俾遮羅俾婆陀尼波
 囉阿曷利沙尼那易彌那易蘇婆訶
 世尊我今說此陀羅尼呪護諸童子
 令得安隱獲其長壽故
 尔時世尊一切種智即說呪曰
 唵囉吡阿伽囉伽泥那伽伽泥娑
 樓隸祇隸伽婆隸鉢隸不隸羅
 收禰脩羅俾遮羅俾婆陀尼波
 囉阿曷利沙尼那易彌那易蘇婆訶
 世尊我今說此陀羅尼呪護諸童子
 令得安隱獲其長壽故

叔藍舍彌帝 般他般締 波呵膩
 祇摩膩陀波膩蘇婆訶膩婆羅
 膩蘇婆訶
 此十五鬼神常食血實以此陀羅尼
 呪力故悉皆遠離不生惡心令諸童
 子離於恐怖安隱無患處胎初生無
 諸患難誦此呪者或於城邑聚落隨
 其住處亦能令彼嬰孩小兒長得安
 隱終保年壽南無佛陀成就此呪護
 諸童子不為諸惡鬼神之所燒害一
 切諸難一切恐怖悉皆遠離蘇婆訶
 時此梵天聞說此呪歡喜奉行
 陀羅尼集經佛說止女人患血至因
 陀羅尼呪曰
 那摸薩利婆 伏陀男 鼻悉侈梨
 拏哆地夜他 一至利囉 注路囉 祇
 離跛祇離 莎婆訶 帝使化梵 路
 地藍 婆帝劍 裨帝劍 施離沙咩劍
 娑祇婆帝劍 薩利婆伏陀男 祇
 祇那帝使化梵 路地藍 婆羅婆
 梵 未伽羅梵 摩婆訶梵 莎婆訶
 若行此法須用緋線為繩呪七徧作
 七結繫腰血即止治宣下血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 雜 戒

佛說婦人產難陀羅尼咒

目多修利夜赦尸伽羅 悉修囉

睽失旃陀羅 波羅目至也 梵目多薩

婆娑婆 佛圖那梨伽羅 波羅目

遮也 梵多 囉他阿叱莎呵 婆叱

莎呵阿叱婆 婆叱莎呵 慕遮因

地利夜伽多 妳毗舍厲夜 婆娑梵

舍利夜 移遮舍 阿餘摩夜 伊咩遮

摩怒妙舍盧夜 薩鞞舍盧 波羅

目遮梵 莎訶

行此咒法者 呪油七徧塗產所 兒

即易出

佛說除災患諸邪惱毒咒

唵 鋟摩夜 輪盧多 咩 迦悉底 三摩

夜 婆伽鋟 舍羅婆 悉釧 鼻呵囉 坻

悉摩 拔多婆 祢 阿那他 比奈

達拖囉 咩 多多羅 婆伽鋟 什閼

唎 曼多羅 耶坻 悉摩 汗其履美 擎

多婆摩 難大伊 楞沙茶 叉梨 釧似

淡陀羅 夜婆遮 夜伽羅 呵夜 鈴利

夜不那 鉢梨於遮 什悉修 梨拏

三婆羅 迦舍耶 多地夜 他耽 鞞囉 啖

鞞囉 吒吒支 吒吒支 莎婆訶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 雜 戒

行此法用者 須黑羊毛繩 呪七徧繫

左臂 若無羊毛 用皂線 亦得 若患熱

病 三四日 呪黑線 繫左臂 若患頭痛

誦呪七徧以手摩之 若患耳聾 呪木

七徧塞之 若牙痛 呪楊枝 七徧嚼之

若患腹痛 呪鹽湯 七徧服之 若患產

難 呪黑線 七徧繫其咽 兒即易生 若

患宿食不消 以手呪摩 即便吐下 若

患餘災難 即能護身 不畏水火刀兵

毒獸 一切諸惡 悉不能害 除不用心

不慎 口味穢惡 不淨者 即無神驗

佛說多聞強記陀羅尼咒

浮多弗婆 摩難摩 頰帝收 盧

那摩 什祇 達邏囉 閼婆浮 婆

娑伊曼 什祇波羅 頭使迦 梨使多

地夜地 悉地 那薩坻 頰三坻 迦致

鼻迦致 不柞 押夜羅 坻 阿伽坻 三

摩 奚坻 悉地 三摩 比坻

佛告阿難 若行此法 汝取婆羅彌支

多翅 梨勒 畢鉢 梨三物 合清晨 呪滿

一千徧以蘇蜜和服 即得一閼受持

觀世音菩薩行道求願陀羅尼咒

南無羅多那 哆羅耶耶 南無阿利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 雜 戒

耶 婆盧吉底 奢婆羅耶 菩提薩

陸耶 摩訶菩提薩 埵耶 摩訶薩埵

耶 摩訶迦留尼迦 多囉他 烏蘇咩

沙陀耶 蘇彌婆 帝婆陀耶 守吉

利婆陀耶 守鞞婆陀耶 伊斯彌斯

悉纏泥 波羅耶 咩 悉婆訶

行此之法 於觀世音像 以香泥塗地

香華供養 日夜六時 誦之 於一時中

誦滿百二十徧 隨其求觀世音

菩薩 以其行人 應現其身 令其得見

所求 皆得如願 本心

乞雨陀羅尼咒

大雲經云 今時世尊 神通力故 起四

黑雲 甘雨 俱徧興 三種雲 謂下中上

發甘雨 聲如天伎樂 一切衆生之所

樂聞 今時世尊 即說呪曰

羯帝波利 羯帝 僧羯帝 波羅僧羯

帝 波羅卑 羅延帝 三波羅卑 羅延

坻 婆羅婆 羅波婆 羅波婆 羅摩

閼閼摩 閼閼遮 羅坻 遮羅坻 波

遮羅坻 波遮羅坻 波遮羅坻 三波羅

遮羅坻 比提嚩梨 嚩梨 薩隸醯

薩隸醯 富盧 富盧 莎訶

若有諸龍聞是呪已不降甘雨者頭破作七分止齒痛陀羅尼呪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舍利弗兜樓摩訶目連比丘南無賢者覺意名聞徧十方北方持陀摩訶衍山彼有蟲王名羞休無得在其牙齒彼當遣使者莫敢食其牙齒及在牙根牙中牙邊蟲若不速下器中頭破作七分如鳩羅勒繕梵天勸助是呪南無佛今我所呪即從如願若行此法以淨水含呪一徧便吐器中即止呪穀子種之令無蟲蝗災起陀羅尼

多擲兜婆羅跋顯那蛇婆提

若欲種時取種子一升呪二十一徧以投著大種子中種之終不被蟲食無有災蟻

呪田土陀羅尼

南無佛陀蛇南無達摩蛇南無僧伽蛇南無彌留竭脾菩提薩埵恒提兜耽婆佛者比律陀佛者具其梨比律陀佛者彌樓閣婆竭嚩波佛者呼夢阿泥婆佛者摩羅阿跋多佛

尼夢浮佛者

若恐田苗不好者以此陀羅尼呪土一斛滿二十一徧以土散穀上并令諸惡鬼不得吸此穀精稼食此穀者頭破作七分能除一切災蝗諸惡不起

呪蛇蠍毒陀羅尼

南無勒那奄婆羅等拏多擲兜婆提淨泥婁淨呵梨呵梨呵莎訶南無居力拏移奄勒那多擲兜因縷利頻縷利淨莎訶

以此陀羅尼呪之三七呪一七徧與水一口呪三徧與水三口即愈

療百病諸毒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恒提兜阿羅尼多羅尼薩篋豆吃筏羅尼薩筏達陀般宕彌邪筏陀梨南沒遮彌悉但兜曼兜波陀莎訶

行此法者當用白縷誦一徧結一結誦七徧結七結若有病苦者繫著咽下百病諸毒悉得除愈

觀世音菩薩說滅罪得願陀羅尼呪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利蛇婆路

吉坵舍伏羅蛇菩提薩埵蛇摩訶

薩埵蛇多擲多兜流兜流阿思摩思摩利尼互波摩利豆三脾那慕那慕莎訶

若行此法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好沈水香至心懺悔於六時中禮誦行道時時中各誦三徧能滅無始已來一切罪業獲大功德不可思議欲求所願如願必得

觀世音菩薩說除卒得腹痛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利蛇婆路吉坵舍伏羅蛇菩提薩埵蛇摩訶薩埵蛇多擲多究之究之

羅之羅之阿那三婆陀尼移莎訶若人卒得腹痛病因宜急呪鹽水三徧令腹痛者飲之其痛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除中毒乃至已死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南無阿利蛇婆路吉坵舍伏羅蛇菩提薩埵蛇摩訶薩埵蛇多擲多莎梨莎梨毗莎梨毗莎梨薩婆毗沙那舍尼莎訶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三十七 雜 七

若人被諸雜毒中毒欲死若已死者
急以此呪呪於耳中即差縱暴死還
蘇

觀世音菩薩說除種種癩病乃至傷
破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梨蛇 婆
路吉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
訶薩埵蛇 多擲哆 修目企 毗目企
休流休流 修目流比修目流 輸那摩
毗輸那摩 摩思多 婆兜 摩首羅兜
摩當坻 婆波坻 多波首 沙兜 莎訶
若人癩病若白癩若赤癩至誠懺悔
行道常誦即瘥若狂噉齒若身瘡病
若被刀箭傷瘡波壞以此神呪呪土
塗上即差

觀世音菩薩說呪五種色菖蒲服得
聞持不忘陀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蛇蛇 南無阿利蛇 婆路
吉坻 舍伏羅蛇 菩提薩埵蛇 摩訶
薩埵蛇 多擲哆 度跢 富那離
波羅婆離 莎訶

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上沈水香至
誠呪白菖蒲根滿八百徧服之得聞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三十八 雜 七

持不忘自外黑赤青黃四種盲痛亦
有別呪文煩不述

療腋臭鬼呪

若多奴知一睺睺睺睺多奴知三浮流
流流流多奴知三摩賴帝多奴知四
阿那那那多奴知五莎訶

若行此法用石灰三升苦酒三斗餘
上和呪三七徧團之更互替易男安
左腋下女安右腋下即差

療癰病鬼呪

須蜜多一阿膩吒二迦知膩吒三烏呼
那須蜜多四支波呼睺須蜜多伊知
膩吒吒須蜜多六莎訶

若行此法須五色縷線呪作七結若
痛從頭下先繫頂繫脚手令大急
之呪水三徧嗽之即差

療不得下食鬼呪

胡摩訶一烏奢睺睺胡摩訶阿覓覓
卑胡摩訶羯卑胡摩訶三破波羅
胡摩訶四莎訶

須呪水七徧與病人飲之無過三五
度即差

佛說神水呪療一切病經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第三十九 雜 七

南無佛 南無法 南無比丘僧 南無
過去七佛 南無諸佛 南無諸佛弟子
南無諸賢聖師 南無諸賢聖弟子

第一維衛佛 第二式棄佛 第三隨葉佛
第四拘留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迦牟尼佛

此是佛說神呪隨呪并池河泉呪之
三徧飲者百病皆除

觀世音菩薩說隨願陀羅尼呪

南無觀世音菩薩 坦提吽 嚩囉婆多
嚩囉婆多 伽阿婆多 伽婆多
伽筏多 莎訶

行此法者應須潔淨三葉在於淨
佛堂塔院專精禮拜繞塔誦是陀
羅尼滿一萬二千徧當見觀世音菩
薩一切所願隨意皆得也

佛說呪泥塗兵陀羅尼

多擲哆 伊利富利持利富倫提
阿味呼 摩味呼 婆味呼 比至味呼
比思坻呼 摩吒提呼 烏思羅
婆味呼 莎訶

若有人欲入賊中呪泥三徧以塗其身
若塗幢麾幡鼓角伎樂必能得勝若

為毒蟲所噬若有被毒若身有腫
處以呪泥塗之用青黛規院其上即
差 頌曰

沈痾誠已久 痼病實難痊 四魔恒相燒
六賊競來牽 困厄無人救 惟仰大慈憐
遙愍愚心網 振錫遠垂煙 授茲甘露藥
邪道莫能先 消災除業累 拔濟苦相煎
恩流振玄教 並利談大千 自非神呪力
何能益延年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奉

勅開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一四二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一四二頁上二行撰者，資、磧、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釋沙門道世字玄暉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一四二頁上三行「呪術篇第六十八」，徑作「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一」，又「此有七部」，徑無。
- 一 一四二頁上四行至六行「述意部……雜呪部」，徑無。
- 一 一四二頁上七行「第一」，徑無。
- 一 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一四二頁上九行第二字「真」，資、磧、南、徑、清作「則」。
- 一 一四二頁上一三行至次行「羌難備焉」，資、磧、南、徑、清作「尤難備寫」。
- 一 一四二頁上一四行「西梵天音」，徑、清作「西天梵音」。
- 一 一四二頁上一五行第六字「誦」，徑、清無。
- 一 一四二頁上一六行「彌綸」，資、磧、南作「彌輪」。
- 一 一四二頁上一八行第六字「逐」，資、磧、南、徑、清作「遂」。
- 一 一四二頁上一九行至二〇行「興雲布而膏雨垂呼策志而禎瑞集」，資、磧、南、徑、清作「興雲布雨集福祛災」。
- 一 一四二頁中四行「譌替」，資、磧、南、徑、清作「訛替」。本頁下七行同。
- 一 一四二頁中五行「室宇汗穢」，資、磧、南、徑、清作「觸手汗穢」。
- 一 一四二頁中一〇行首字「見」，資、磧、南、徑、清作「覓」。又第六字「常」，資、磧、南、徑、清作「嘗」。
- 一 一四二頁中末行「惠遣」，資、磧、南、徑、清作「惠遺」。又「士釋」，

資、磧、南、徑、清作「時有」。

一四二頁下一二行「二十餘」，資、

磧、南、徑、清作「二十餘件」。

一四三頁上一四行「皆盡」，資、

磧、南、徑、清作「皆悉」。

一四三頁上一八行「如其」，資、

磧、南、徑、清作「如有」。

一四三頁上一行「彌陀部第三」，

資、磧、南無。

一四三頁上二二行第八字「誦」，

資、磧、南、徑、清作「讀誦」。

一四三頁中一六行「胡跪」，資、

磧、南、徑、清作「跏跪」。

一四三頁下一一行「河沙」，資、

磧、南、徑、清作「恒沙」。

一四三頁下一九行末字「慧」，資、

磧、南、徑、清作「覽」。

一四四頁中二二行「當修」，資、

磧、南、徑、清作「常修」。

一四四頁下六行夾註左末「繫」，

資、磧、南、徑、清作「纏」。

一四四頁下二二行第七字「姪」，

資、磧、南、徑、清作「姪」。

一四五頁上一六行「狗牙」，資、

磧、南、徑、清作「鈎牙」。

一四五頁下一二行「大勢」，資、

磧、南、徑、清作「大勢至」。

一四五頁下一三行首字「常」，資、

磧、南、徑、清作「恒」。

一四六頁中九行第五字「即」，資、

磧、南、徑、清作「即得」。

一四六頁中一六行「亦尔」，至此，

經卷第七十四終，卷第七十五始，

並有「咒術篇第六十八之二」一行。

一四六頁下二二行「釋迦牟尼所」，

資、磧、南、徑、清作「釋迦牟尼佛

所」。

一四七頁上一行第九字「虫」，資、

磧、南、徑、清無。

一四七頁上九行末字「常」，資、

磧、南、徑、清作「恒」。

一四七頁中一九行第三字「子」，

資、磧、南、徑、清無。

一四七頁下七行「梵伽河沙」，磧、

南、徑、清作「恒河沙」。

一四七頁下一〇行第八字「蠱」，

資、磧、南、徑、清作「蟲」。

一四七頁下一二行夾註右二「說」，

資、磧、南、徑、清作「述」。一七行

末字同。

一四七頁下二一行第三字「行」，

資、磧、南、徑、清作「行深」。

一四九頁上二行首字「摸」，清作

「獎」。

一四九頁上二二行第七字「今」，

資、南作「令」。

一四九頁中二行第六字「楮」，資、

磧、南、徑、清作「褚」。

一四九頁中八行「石蜜」，資、磧、

南、徑、清作「石蜜酒」。

一四九頁下一四行第七字「常」，

資、磧、南、徑、清作「恒」。一六行

第二字同。

一四九頁下一七行第七字「者」，

資、磧、南、徑、清無。

一五〇頁上一二行「皆悉」，南、

一 徑、清作「悉皆」。

一 一五〇頁中八行首字「常」，資、磧、

徑、清作「嘗」。又第一二字「力」，

資、磧、南、徑、清作「士」。

一 一五〇頁中二一行第一三字「孩」，

資、磧、南作「孩」。下同。

一 一五〇頁中末行第一三字「並」，

資、磧、南、徑、清作「皆」。

一 一五〇頁下五行第五字「羅」，資、

磧、南無。

一 一五〇頁下末行第三字「迦」，資、

磧、南無。

一 一五一頁上七行「小兒」，資、磧、

南、徑、清作「小兒夜間」。

一 一五一頁上二一行「五縛」，資、

磧、南、徑、清作「五絲」。

一 一五一頁中一八行第五字「獲」，

資、磧、南、徑、清作「護」。

一 一五一頁下六行「離於」，南、徑、

清作「離諸」。

一 一五一頁下一三行末字「因」，資、

磧、南、徑、清作「因」。

一 一五一頁下一四行末字「曰」，資、

磧、南、徑、清無。

一 一五二頁上一一行「產生」，資、

磧、南、徑、清作「產門」。

一 一五二頁中七行「易生」，資、磧、

南、徑、清作「易出」。

一 一五二頁下七行第九字「像」，資、

磧、南、徑、清作「像前」。

一 一五三頁上二行第六字「齒」，資、

磧、南、徑、清作「牙齒」。

一 一五三頁上四行「兜樓」，資、磧作

「兜樓」。

一 一五三頁上六行末字「齒」，資、

磧、南作「止」。

一 一五三頁上一〇行第四字「今」，

資、磧、南、徑、清作「令」。

一 一五三頁上一三行「呪」，資、磧、

南、徑、清無。

一 一五三頁上一六行第二字「投」，資、

磧、南、徑、清作「殺」。又第五字

「種」，資、磧、南、徑、清作「種種」。

一 一五三頁上一七行末字「蟻」，徑、

清作「蝗」。

一 一五四頁上一六行「菖蒲」，資、

磧、南、徑、清作「菖蒲」。下同。

一 一五四頁上一七行末字「咒」，資、

磧、南、徑、清無。

一 一五四頁中八行「替易」，資、磧、

南、徑、清作「易替」。

一 一五四頁中一五行「繫頂繫脚手」，

資、磧、南、徑、清作「繫項繫腳繫手」。

一 一五四頁下三行夾註左「七佛」，

資、磧、南、徑、清作「七佛名字」。

一 一五四頁下四行「式棄」，資、磧、

南、徑、清作「唯式」。

一 一五四頁下一三行「淨處」，資、

磧、南、徑、清作「靜處」。

一 一五五頁上七行「邪道」，徑、清作

「邪見」。

一 一五五頁上八行「並利」，資、磧、

南、徑、清作「普利」。

一 一五五頁上卷末經名，徑作「法苑

珠林卷第七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雜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二

感應緣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佛圖澄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

宋釋杯度

宋釋玄暢

雜俗幻術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峨嵋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仙道故里論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見按神記晉雒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涼華戎靡有常所而倣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常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三張 雜
者隨從成群以晉惠之末至于雒陽諸道人悉為作禮域胡跪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生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眾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雒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密曰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近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雒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癱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華發扶疎榮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熏徹一屋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三張 雜
布應器中有若近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雒陽近亂辭還天竺雒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令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一言以為永誠域曰可普會眾人也眾既集域登高座說偈云
守口攝身意 慎莫犯眾惡
修行一切善 如是得度世
言絕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誦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來相訓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迴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人從長安來見域在彼寺中又晉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涼沙中計見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國不知所終
晉鄴中有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四段 誦經數百

姓帛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并到剡賓受講名師西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雒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使鬼物以麻油雜胭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微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勅驗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為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現於上常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五段 誦經同共

十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知勒意悔明且告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慈心昨夜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洑瀾祀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預記萌地難可述盡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勒將叛其年澄誠勒曰今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六段 誦經同共

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為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稱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律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禁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傾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舉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偽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

法苑珠林卷之七 第七卷 雜錄

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
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
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
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交車共說汝
師耶先民有言不日敬乎幽而不改
不日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
本余不識乎佐愕然愧憾於是國人
每共相語曰其起惡心和尚知汝及
澄之所在無敢向其面頰垂便利者
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
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
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
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
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
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虜北瓦城
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
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
無神矣澄明且早入虎以事問澄澄
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
剎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
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
此主人命盡當更難身後王晉地今
王為主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常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八卷 雜錄

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與法常念乎虎迺
信寤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
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
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
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
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凡愚無
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下殺有惡不
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
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
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
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
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
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
清靖無欲慈矜為心擅越雖儀奉大
法而貪愆未已游獵無度積聚不窮
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
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嘗遣弟子向西
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
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
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
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
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
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九卷 雜錄

卒難可剋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又
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其一獻虎澄
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
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
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火仍取酒
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
州云今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
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肆
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
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
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
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
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
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驚懼而
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
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
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脇下
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
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
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
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
不昏遂便寓言不復辜的後二日宣
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

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

乃重禍耶陛下若舍恕加慈者尚有
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慧星下
埽鄴宮也虎不從之以鐵鎖穿宣領
牽上新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
餘人皆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勅
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
馬驢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
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
亦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
一月虎大饗群目於太武前殿澄吟
日殿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
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
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
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
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無復言還房
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已
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
保貧道災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
殊重故遂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
尚有疾迺忽告終即自出宮詣寺

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
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
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
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
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格興起寺廟
崇顯壯麗稱斯德也且身休社而
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
法誠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
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
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
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
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
年也仕庶悲哀號計傾國春秋一百
一十七矣仍變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
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深
閔篡位殺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
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
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
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
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
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
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
正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

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兇殲
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
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菩提
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生康居不遠
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
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
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蹟幽微澄自
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
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
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
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
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威莫與先
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
中後漆閤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
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
虎疑不死開見屍後慕容儼都鄴處
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
虎為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
之屍僵不毀髀跗之罵曰死胡敢怖
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
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
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而葬之麻
襦所識麻襦者即是魏縣流民莫識其

法苑珠林第三

第三卷

緣起

族常著麻襦布裘在市乞丐似狂而
是賢人言同澄公極爲交密初見虎
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
殿下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爲堅大
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
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
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
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
圖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
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中稱爲佳
流甚見知遇安北將軍太原王文度友
而親之嘗共論說死生報應茫昧難
明爲當許其理耳未能審其實也因
爲結誓死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
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年而卒王在
都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驚喜相慰
勞問印云貪道以某時病死罪福不
虛應若影隨檀越且勤修道德以升
濟神明既有前約故詣相報言訖忽
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
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寶意梵言阿
那摩佉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

法苑珠林第三

第四卷

緣起

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號
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
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往事宋世祖
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
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呪
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
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有釋杯度者不知俗姓名字
是何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
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能
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
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
見度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
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
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
四十許帶索縷縷殆不蔽身言語出
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
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
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注意道人
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州步行
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
杯中顧盼吟詠杯自然涼直度北岸
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

法苑珠林第三

第五卷

緣起

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聖置蘆圖於
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
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
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子
時有一堅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
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
覓不知所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籠
樹下聖李禮拜請還家月日供養度
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平鱸與俗
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
伯爲兗州刺史使要之負圖而來興
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
見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
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
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度云暫出
至冥不及合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怪
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
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
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
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度負蘆圖行
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韉履既至彭
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度禮
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

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
廬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
正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度
日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欲即窮檢果
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
多破敗比欣次第親皆已新完度密
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
堪百萬許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
所得觀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
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為辦糧食明
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
許復至京師時潮溝有朱文殊者
少奉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
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
願為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
然已為許矣後乃游入吳郡路見釣
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菱者度手
舒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
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
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兩水牛闌其
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隱行
至松江乃仰盞於水中乘而度岸經
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

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
長干寺住有客僧僧籍者與佉同房
冥於牕隙中見佉取寺剝捧之入雲
然後將下寤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
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
見食而常自肥悅又夏常著單衣
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叱
曰吾東見蔡北南評馬生此遇王年
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
題槐樹而歌曰蒙蒙大象內照曜實
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或自招殃樂所
少人往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柏志何
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夏蒼
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
后展麗輔殷王伊余非二仙時迹之
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觴毗謠
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曰前見先
生禪思幽岫一聖百齡大慈熏心靖
念枯骨亦題頌曰
悠悠世上或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
悅澤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淨沫
矚影遄電累質聲華夢醜章弁視
色寤空觀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

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暇麻鄰
崖飲羨慧定計照妙真曰慕慈悲
有增深想無勸
言竟冬去余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
傳者云將僧籍共之南岳不反張奴
與杯度相見甚有所敘人所不解度
猶停都少時游止無定請召或往不
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
家其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
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
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為設一合蜜
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
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前其父子五
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寺
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度如舊膝前
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薑為異乃
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都還
云彼度已移靈就焉寺其家度忽來
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
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
其然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
邑多行神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報四
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九張 端

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審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老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審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審子果死又有齊諧妻母胡氏病眾治不愈後諧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為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還葬律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練已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敬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度見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曰道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十張 端

慧聞人恒之祚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即起禮拜度語眾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絕迹傾世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宋蜀齊后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虐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蕙葉虜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蕙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為太子師後遷魏荆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一 第十一張 端

州止長沙寺舒手出香掌中凉水莫之測也近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晉明三年又游西界觀瞻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庵弟子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匝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律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律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大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瘡積狀毒人誼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逶迤長亘連壘疊峯嶺開四澗亘列五岫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派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置前冬至此訪承今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大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雒眇有周之地靈石表六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

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
微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贊一
篇以露愚抱焚贊曰

峨峨齊山誕自幽宣潛瑞幾昔帝號
乃明岑載聖宇地祚休名巒根雲坦
峯半岳霞平規巖擬剝度嶺綿經創
工之日龍飛紫廷道伴二儀四海均
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

琰即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
後至齊武昇位司徒文宣王勅令汎舟
東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衆阻望
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驗出梁
高僧傳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類陋長不滿
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
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仍被頭把刀畫
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群鼠俱到呪之
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看
藏有米在焉曾徒跪須臾因仰頭微
吟雙履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
設以酒杯向口即掩鼻不脫仍啓額
謝過著地不舉永康有騎石山山上
有石人騎石馬侯以印指之人馬一

時落首今猶在山下

右此一驗
出異苑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
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
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
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
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
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
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格選
勇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格彼
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
官軍以白格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
者乃有萬計

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禪
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
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在建作
安帝與群目共觀大奇之

後魏書曰悅殷國貞君九年遣使朝
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
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
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嚙咽之須
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
驗又能霖雨猛風大雪及行潦水之
池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

七月西域貢吞刀咋火祕幻奇伎
西京雜記曰麴道龍善爲化術說東
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馭虎立興雲
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生胡人來渡江南其
人有數術能斷舌續斷吐火所在人士
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
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
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
取合續之有頃聖以見人舌則如故
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
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
段合將呪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
體也時人多疑以爲幻乃陰試之乃
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
中取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
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焚取以熏則火
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
衆共視之見其燒然消糜了盡乃披
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靈鬼志曰
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
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師白
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三十五張 續 九

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云自可介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答云若見許正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下擔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育食不肯出正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餚饌豐腆亦辨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資財巨萬而性慳吝語擔人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外甕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厨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三十六張 續

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由得復往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餘人食飽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牀上

幽冥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然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疑之為江州伺王當行陽為王刷頭簪荷葉以為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舉聖驚駭

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民晉咸寧中為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鑒輒見所置署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入津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痼瘕瘕徑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旁施噓之便斷創又即斂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瘳向空長嘯則羣雀來萃夜呪民蟲蟲悉死於側至十三年於長山為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第三十七張 續 藏

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鎖極為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化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新其志其宿所

知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陷蟲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斷脊眉動目荆州有臯飲之壺南域有頭飛之夷非為幻也

孔熹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殖瓜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書售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海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一五八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卷末經名同。
- 一 一五八頁上二行撰者，磧、普、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一五八頁上三行「咒術篇第六十八之二」，磧、普、南作「咒術靈驗之二」；徑作「咒術篇第六十八之三」；清無。
- 一 一五八頁上八行「雜俗幻術」下，徑有夾註「十二條」。
- 一 一五八頁上一三行「仙道」，磧、普、南、徑、清作「神道」。
- 一 一五八頁上一七行第五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
- 一 一五八頁上二一行第一〇字「虎」，

磧、普、南、徑、清作「虎虎」。

一 一五八頁中二行「胡跪」，磧、普、南、徑、清作「踞踞」。

一 一五八頁中八行首字「造」，磧、普、南、徑、清作「匠」。

一 一五八頁中一六行第三字「如」，磧、普、南、徑、清作「曰」。

一 一五八頁中一九行首字「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五八頁下一一行第六字「得」，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五八頁下一二行「知敬」，磧、普、南、徑、清作「致敬」。

一 一五八頁下一九行第八字「人」，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五九頁上七行「胭脂」，磧、南作「茵支」；普作「燕支」；徑、清作「胭脂」。

一 一五九頁上一〇行「潛澤」，南、徑、清作「潛伏」。

一 一五九頁上二一行第一〇字「常」，磧、南無；普、徑、清作「恒」。

一 一五九頁中六行第一〇字「澄」，磧、普、南、徑、清作「澄澄」。

一 一五九頁中七行第二字「告」，磧、普、南、徑、清作「造」。

一 一五九頁中八行第二字「夜」，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五九頁中一〇行「決瀾祀」，磧、普、南作「團九祀」；徑、清作「團九祠」。

一 一五九頁中二〇行第三字「競」，清作「竟」。

一 一五九頁中二二行第五字「述」，磧、普、南、徑、清作「具述」。

一 一五九頁下九行第四字「是」，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五九頁下二一行「偽司空」，磧、普、南、徑、清作「魏司空」。

一 一六〇頁上一八行末字「澄」，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六〇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商」，普、徑、清作「商」。

一 一六〇頁中一行「怨謗」，南作「怨

謗於」。

一六〇頁中五行「顯暢」，磧、普、

南、徑、清作「顯揚」。

一六〇頁中一七行第九字「嘗」，

磧、普、南、徑、清作「尚」。

一六一頁上二行「陛下」，磧、普、

南、徑、清作「陛下之子何」。

一六一頁上三行第九字「怒」，磧、

普、南、徑、清作「怒」。

一六一頁上五行末字「領」，磧、

普、南作「領」。

一六一頁上六行第一〇字「官」，

磧、普、南、徑、清作「官」。

一六一頁上九行第二字「駿」，磧、

普、南、徑、清作「駿」。

一六一頁上一六行第七字「又」，

普作「不」。

一六一頁中二行第一〇字「延」，

磧、普、南、徑、清作「逃」。

一六一頁中五行「心存」，磧、南作

「心在」。

一六一頁中一四行第六字「寔」，

磧、普、徑、清作「定」；南作「寔」。

又第一一字「紫」，磧、普、南、徑、

清作「紫」。

一六一頁中一五行末字至次行首

字「染閔」，普、徑、清作「冉閔」。

一六一頁中一六行第四字「殺」，

磧、普、南、徑、清作「殺」。

一六一頁中一八行第四字「圍」，

磧、南作「圍」。

一六一頁中二一行「復內」，南作

「腹內」。

一六一頁中末行「宗致」，磧、普、

南、徑、清作「宗政」。

一六一頁下七行第一〇字「蹟」，

磧、普、南、徑、清作「測」。

一六一頁下八行「九萬」，磧作「九

百」。

一六一頁下一一行第五字「且」，

磧、普、南、徑、清作「逾」。

一六一頁下一四行「染閔」，南、

徑、清作「冉閔」。

一六一頁下一六行「開見」，磧、

南作「開不見」；普、徑、清作「開棺不見」。

一六一頁下一八行第五字「募」，

磧、普、南、徑、清作「慕」。

一六一頁下一九行第三字「僵」，

普、徑、清作「殭」。

一六一頁下末行「所識」，磧、南作

「所」；普、徑、清作「所謂一柱殿也」。

一六二頁上一行第二字「常」，磧、

普、南、徑、清作「恒」。又「布裘」，

磧、普、南、徑、清作「布裘」。

一六二頁上一五行第二字「結」，

磧、普、南、徑、清作「納」。

一六二頁上二二行至末行「寶意

梵言阿那摩低」，徑、清作「阿那摩

低宋言寶意」。

一六二頁中五行第八字「坐」，磧、

普、南、徑、清作「筌」。

一六二頁中六行第三字「遍」，磧、

普、南、徑、清作「通」。

一六二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凍」，

一 一六二頁中二〇行末字「行」，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六二頁下四行「四天王」，普、南、徑、清作「江」。

一 一六二頁下八行第一〇字「月」，南、徑、清作「四天王福於」。

一 一六二頁下一行「使要之」，磧、普、南、徑、清作「一月」。

一 一六二頁下一六行「至冥不反合境」，磧、普、南、徑、清作「遣使邀之」。

一 一六三頁上三行首字「正」，磧、普、南、徑、清作「止」。

一 一六三頁上一二行第二字「復」，磧、普、南、徑、清作「後」。

一 一六三頁上一六行「乃游」，磧、普、南、徑、清作「東游」。

一 一六三頁上一八行首字「舒」，磧、普、南、徑、清作「抒」。

一 一六三頁上二〇行「俄而」，磧、普、南、徑、清作「俄而有」。

一 一六三頁中三行首字「冥」，磧、普、南、徑、清作「宿」。

一 一六三頁中六行末字「衣」，磧、普、南、徑、清作「布衣」。

一 一六三頁中一五行第四字「輔」，磧、普、南、徑、清作「傳」。

一 一六三頁中一六行「酸觴」，磧、普、南、徑、清作「酸傷」。又「毗謠」，磧、普、南、徑、清作「略謠」。

一 一六三頁中二〇行「世上」，磧作「世土」；普、南、徑、清作「世士」。

一 一六三頁中二一行「悅澤」，磧、普、南、徑、清作「悅澤」。

一 一六三頁中二二行第六字「質」，磧、普、南、徑、清作「躓」。又「夢醜」，磧、南作「夢魂」；普、徑、清作「蔑醜」。

一 一六三頁下一行第九字「廌」，徑作「薦」。又第一二字「啜」，普、徑、清作「啜」。

一 一六三頁下二行「飲羨」，磧作「飲泳」；普、徑、清作「飲游」。又「曰

宴」，磧作「曰宴」；普、南、徑、清作「曰眷」。

一 一六三頁下五行「不反」，磧、普、南、徑、清作「不及」。

一 一六四頁上六行「妻母胡氏」，磧、普、南、徑、清作「妻胡母氏」。

一 一六四頁上一行第七字「倩」，磧、普、南、徑、清作「請」。

一 一六四頁上一六行第一二字「家」，磧、普、南、徑、清作「衆」。

一 一六四頁中一行第六字「祚」，磧、普、南、徑、清作「祝」。又末字「共」，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六四頁中三行末字「甚」，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一六四頁中一行第三字「師」，普作「帥」。

一 一六四頁中一五行第六字「由」，磧、普、南、徑、清作「遊」。

一 一六四頁下一行「太祖」，磧、普、南、徑、清作「太祖」。

一 一六四頁下一六行末字「峯」，磧、

一 普、南、徑、清作「嶺」。

一 一六四頁下一七行第八字「岫」，

磧、普、南、徑、清作「峰」。

一 一六四頁下二一行「大極」，磧、

普、南、徑、清作「太極」。

一 一六五頁上五行第四字「載」，磧、

普、南、徑、清作「戴」。

一 一六五頁中八行第一三字「梧」，

磧、普、南、徑、清作「棒」。九行第

一三字、一一行第五字同。

一 一六五頁中一七行「貞君」，清作

「貞若」。

一 一六五頁中二二行「猛風」，磧、

普、南、徑、清作「黑風」。

一 一六五頁中末行「十六」，磧、普、

南、徑、清無。

一 一六五頁下一行「咋火」，磧、普、

南、徑、清作「嚼火」。

一 一六五頁下三行「馭虎」，磧、普、

南、徑、清作「禦虎」。

一 一六五頁下五行第八字「胡」，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六五頁下六行第九字「斷」，磧、

普、南、徑、清作「勛」。

一 一六五頁下二二行第一三字「師」

磧、普、南、徑、清作「即」。

一 一六六頁上八行第四字「正」，磧、

普、南、徑、清作「止」。

一 一六六頁上一八行「資財」，磧、

普、南、徑、清作「貨財」。

一 一六六頁中一行「父母」，普、南作

「公母」。

一 一六六頁中二行「遑怖」，磧、普、

南、徑、清作「惶怖」。

一 一六六頁中三行「莊器」，磧、普、

南、徑、清作「粧器」。

一 一六六頁中五行「餘人」，磧、普、

南、徑、清作「人餘」。

一 一六六頁中七行「幽冥錄」，磧、

普、南、徑、清作「幽明錄」。

一 一六六頁中一九行「癖徑」，磧、

普、南、徑、清作「辟遙」。

一 一六六頁中二一行第五字「斂」，

磧、普、南、徑、清作「劍」。

一 一六六頁下一五行末字「海」，磧、
普、南、徑、清作「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雜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祭祠篇第六十九

占相篇第七十

祭祠篇此有三部

述意部 獻佛部 祭祠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金玉異珍在人共寶玄偏別義
遐邇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
佛處遠邦有心捐棄不勝事切輒陳
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
逝廟千載之規摹釋迦言往寺萬代
之靈塔欲使見形刻念面像歸心敬
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
事木母之形無盡解嬰奉承多寶佛
塔眇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
理不越又按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
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
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
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
挽犁之効由或立形村足樹像城門
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雜

四生慈父威德為萬億所遵風化為
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
溟壑大光攝受如兩曜之伴眾星自
月氏遺影那竭灰身舍利徧流祇洹
遂造乃聖乃賢憑茲景福或尊或貴
異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第二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教令造佛盆
獻供於此日中復多人客未知此物
出何資擬答曰若有施主通用之物
此將資待若無施主通用之物即須
觀寺大小官私不定如似小寺非是
國造無外獻供復無貴勝臨時斟酌
隨僧豐儉出常住僧物造食獻佛及
僧此亦無過以佛通應供僧數所以
諸寺每大小食時常出佛僧兩盤故
知得用若論布薩說戒佛則不入羯
磨僧數何以故三寶位別故
若是國家大寺如似長安西明慈恩
等寺除口分地外別有勅賜田莊所
有供給並是國家供養所以每年送
盆獻供種種雜物及聲盆音樂人等
并有送盆官人來者非一未知出何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雜

等物供給人客又官盆未至已前佛
前獻供雜事供養復出何物造作答
曰若有通用之物先用此物若無此
物復無別施止得出常住僧物看待
人客及造獻食問曰依律惡比丘來
尚不合與善比丘來應與此既常住
僧物何得開俗耶答曰如僧祇十誦
律等國王大臣工匠惡賊於僧有損
益者佛開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
犯此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
者文於佛僧有損所以開看無犯既
知如是今時國家造盆獻供百官音
樂上命令送佛盆豈得不看若不看
視交被譏責復招外笑出家之人但
求他物不自捨慳俗人見近不知遠
謂言合得合消焉知來報佛知損益
所以開制隨情問曰佛前獻佛食若
用常住僧物造作者過事已後定入
常住僧此不疑未知外有施主獻
盆獻供種種雜事等此屬何處答曰
此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經造
作元為救存止眷屬事藉十方凡聖
聖夏自恣之僧方能救拔心親得離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四編 雜 三塗清昇人天所以獻佛之後所有

飲食餘長及生供米麴之屬等並入常住僧用以還供僧食自外雜物錢財衣物等並入夏聖客主同分故四分下文夏食不應分聽分夏衣及自恣衣等

若施主局心唯獻佛食入僧自外雜物錢財或入佛入法入現前僧等隨他施意不得違逆故薩婆多論云若施佛寶者置爪髮塔中供養法身佛以法身常在故又婆沙論問曰佛在世時諸供養三寶物中常受一人分所以減後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時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減後法身功德勝僧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二分一分與經一分與誦經說法人若施法寶者懸置塔中供養理法寶故若施僧寶者亦著塔中為供養第一義諦僧故若言施眾者凡聖俱得以言無當故既知如是受施之時善知通塞勿令互用致有乖違

准此七月十五日諸俗人家各造獻食依經救親巡事以後並須送食向寺不合自食若元遠唯將獻佛不入僧者自食無犯然亦非叔母之意也

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五編 雜 賣香燈猶故多者轉賣者無盡財中

又五百問事云佛塔物多欲作餘佛事者得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飯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

議曰此據局者如前所斷若汎尔道俗設齋獻佛及聖僧食施主情通唱餘食施後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及專入侍人法僧二物類前可知

問曰七月十五日既開道俗造盆獻供未知得造寶盆種種雜珍獻佛以不答曰並得若依小盆報恩經略無寶物依大盆淨土經即有故十六國王間佛說目連救母脫三劫餓鬼之苦生人道中母子相見時瓶沙王即勅藏目為吾造盆藏目奉勅即以五百金盆五百銀盆五百琉璃盆五百磚渠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琥珀盆五百琥珀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

事如法將來獻佛及僧准此定得問曰依小盆經云佛告目連十方眾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時當為七世父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六編 雜 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

五果及罐盆器香油然燭牀臥眾具盡施甘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眾僧初受盆時先安在佛塔前眾僧咒願竟便自受食不論雜華供養今時諸寺有力富者廣造雜華或用雜寶或用雜繒或用米麴或用諸臘或用鈿錫或用雜色等亦有道俗貴勝譏論此事目連為母生在餓鬼佛令設百味飲食獻佛及僧何因將此寶華雜物獻之佛僧豈得食此寶華雜色等不答曰不得以已狹劣妨他大福故大盆經云瓶沙王造五百金鉢盛滿千色華五百銀鉢盛滿千色白木香五百琉璃鉢盛滿千色紫金香五百磚渠鉢盛滿千色黃蓮華五百馬腦鉢盛滿千色赤蓮華五百珊瑚鉢盛滿千色青木香五百琥珀鉢盛滿千色白蓮華王親如法即勅兵臣嚴駕十四萬眾俱到祇桓寺禮佛奉盆及僧以七寶盆鉢俱施與佛及僧受用竟還駕歸國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其次須達居士毗舍

法苑珠林卷六十二 第八卷 雜錄
法母二百優婆夷波斯匿王末利夫人等頌宣國內依目連盆法為吾造盆各用五百紫金盆黃金盆盛滿百一味飲食後以五百紫金盆五百黃金盆盛滿百一物事事具足遂至王及夫人前見其如法時王即以嚴駕十八萬眾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鑾等竟敬禮還歸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
問曰如前所斷依經施主將寶盆雜華開獻如前若無施主得用常住僧物造華供養佛不答曰亦須量時觀前損益若如小寺無多貴勝復無外譏者不合用常住僧物造作雜華佛前供養僧地樹生華者得取佛前供養故十誦律云僧園中樹華聽取供養佛塔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嗽又毗尼母論云已處分地種樹得木後用治房不須白僧僧樹治塔和僧得用故寶印經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修治又薩婆多論云四方僧地不和合者不得作佛塔為佛種華果若僧中分得者聽隨意供養若華多無限者隨用

法苑珠林卷六十二 第八卷 雜錄
供養又寶印經云欲興寺舍供養者所施之物付囑僧已不復更得干預若其本主還取錢財用者並須七倍還償若有新立寺時比丘啓白眾僧其寺內種植所有華果獻佛枝葉子實與現前僧食并施一切眾生若不尔者無問道俗食者得罪譏曰既知三寶各別不得互用初立寺時佛院僧院各項位別如似大寺別造佛塔四周空廓內所有華果得此物者並屬塔用空廓以外即屬僧用故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園得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其屬不得互用又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須營事比丘和僧索欲行籌和合者得用又薩婆多論云寺舍若經荒餓三寶園田無有分別可問處者若僧和合隨意處分若屬塔永用塔功力者僧用得重罪若功力由僧者當籌量多少僧取用之莫令過限則得重罪上來所列小寺無外譏損即須依前所斷若如今

法苑珠林卷六十二 第九卷 雜錄
時或有大寺國家營造別有供給并有勅賜田莊官人貴勝日多來往既無通用之物豈得不看復如七月十五日佛殿前獻供豈得單罄若不廣造飲食華果獻佛唯加少多常食獻佛得不儉有在上察訪被俗議論道僧慳吝不如白衣非直不敬於佛亦不懼在上一朝被責豈得推注僧物不合將獻佛既知如是若無通用之物止得用常住僧物種種造作華果百味飲食獻佛令他俗人生善滅惡此亦無損雖用僧物不能救別人存以眷屬且免被俗譏謗之罪如五分律云俗人入寺值僧食僧不供給被俗譏謗佛開聽與既許開與惡器咸與亦被俗譏謗言開與好器此並由知事摩摩帝等臨時斟酌進不合宜即稱聖意不得雷同一回固執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雖非我語於餘方清淨者不得不行
此言高擡何事不該
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介時維耶離國冷氣疾病死亡無數無所歸趣國王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卷

雜錄

大目犍連會博議國遭災患非邪所摧
痕火所燒死已無數當以何宜以除
災害或有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祀
壇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
大祠祀穰却災氣時眾會中有一長
者名曰彈尼音言奉佛五戒修行十
善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已無
數如仁等議害生救命豈得然乎以
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
便以善穰惡永與苦別如何反倒行
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時諸大
會問才明日當設何宜才明對曰世
有大千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眾
生號名為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
臨國者災害可除人畜安泰大眾聞
之莫不稱善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
在王舍阿閼世國與吾國相嫌豈當
聽來才明日佛興出世志存救苦猶
如虛空無所罣礙亦如日光莫不蒙
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遭重責辭
謝閼王而得和協國王大目皆同意
言唯清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
以為使余時才明受使欲往大眾皆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卷

雜錄

起向佛方面又手長跪五體投地以
頂禮佛於是才明受命為使詣王舍
城通書啟貢且陳來意王告才明可
詣佛所宣達國命於是才明辭詣竹
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具
申請意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
佛受請歡喜無量時王舍國境一切
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
莫不騷動慘然不悅於是閼王與群
臣一切大眾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
歸悔過垂泣送佛佛現神變到維
耶離舉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
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繒蓋幢幡奉迎
世尊香華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
至于國城佛與聖眾天龍鬼神住于
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闔
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眾生類 在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眾生 令各安休息
晝夜勤專精 奉向眾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反大動佛便入
域空中鬼神升空退散地行鬼神諍

法苑珠林卷三

第三卷

雜錄

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
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廁穢臭惡下
沈入地高卑相從溝坑皆平自視龍
聽瘞語蹙足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
馬牛羊畜悲鳴相和笙篳篥器不鼓自
鳴宮商調和婦女珠環相敲妙響器物
坑甕自然有聲柔輭清和暢妙法音
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眾生如遭
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蘇息
舉眾病除皆得解脫亦復如是述曰
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眾生業力
亦不可思議故莊嚴論云若有善業
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
之力不知業力所獲果報我昔曾聞
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
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
汝可勤作田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
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
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
大小豆等示彼種處已向天祀中為
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
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悽切現世增
益財產余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

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祀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自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變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尔時化弟語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答弟言實尔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間故
當知由業故 天上諸天中
亦各有差別 福力威德威
福少虧威德 是故知世間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劫損滅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將來果

又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空者街街道陌屠膾市肆及諸山塚皆有鬼神無有空處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衛之又十方譬喻經云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往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

故知空祭鬼神欲求現福難可得力也 又普曜經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已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廟室天晝夜奉事天即問言汝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今求作此天祀主天言彼有群牛汝問最前行者即如天語往問彼牛汝今何似爲苦爲樂牛即答言極爲大苦刺刺兩肋紫炭脊破駕挽車載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以何緣受是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祀主自恣極意用天祀物命終作牛受是苦惱聞是語已即還天所天即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羅門言我觀此事實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惡自得報婆羅門悔過即修諸善改往前惡又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冥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業所以諸富由此樹神恩福故尔今日汝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十六張 雜

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父教勅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祀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已家羊群之中時值諸子欲祠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嚙嚙笑而言曰而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為思其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主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祭祠部第三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為追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故不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緣獨得以其本有愛貪慳吝故墮餓鬼既為餓鬼常悔本過思念欲得

法苑珠林卷第二 第十七張 雜

是故得之若所為者生餘道中其餘眷屬墮餓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者應為餓鬼勸作福德

若有祠祀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為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河泉井上林埠阜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今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護身財若說殺生祠祀得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旃檀樹斷眾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祠者當用香華乳酪酥果為亡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秋時九月

若以房舍臥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德隨所施物住用又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以故物壞不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人効在家人歲節之日菓飲食者隨世法故非真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子所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十八張 雜

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為不思議施

又正法念經云若為主入修行布施生鬼道者鬼容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貪故為施時彼則歡喜若生餘道多無得力如得生天純受樂報不悔本因無心思福故經云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畜生亦尔

故婆沙論為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增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如諸鬼等所食不同或膿或糞得具施已一切變成上妙色味若鬼異處受生親為施時彼鬼業力遙知生喜若還在家受苦報者親為施者鬼自親見生喜

又婆沙論云有人不如法求財及其得時以慳惜故於已眷屬尚無心與況復餘人以無施心故身壞命終墮餓鬼中若在本舍邊不淨糞穢廁溷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作如是念彼積聚財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

苦惱故欲施其食請諸眷屬親友知
識沙門婆羅門施其飲食令時餓鬼
親自見之於眷屬財物生已有想作
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
人心大歡喜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
餘道多不得力縱令亡人不得此福
故為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
獲福

又智度論云如慈心念諸眾生令得
快樂眾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
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乏衣食故
優婆塞戒經云持戒雖得羅漢不遮
飢苦生天不得上食瓊瑤若樂行施
雖墮鬼畜常飽無乏

又未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
王奉事外道常行布施求梵天福如
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
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
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
罪布施之功不悉失也候罪畢時方
當受福當知修福不與罪合先帝大
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傲慢
妒弊事無虛細便起鞭罰不忍辱故

二者貪受實貨斷事不平致令天下
懷怨恨故三者游獵嬉戲苦困人民
害眾生所愛命故四者耽著女色得
新厭舊撫接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
戒以此文證故知事邪修福善惡常
別苦樂兩報不相離亂何況利根多
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又惟無三昧
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
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
但思想穢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
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不
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
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
故善惡罪福各別

又中阿含經云若為死人布施祭祀
者若生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
得由各各活命食故若親族不生中
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
中施福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身必
須餘福助報也往生經云立後作福
死者七分獲一餘者屬現造者
又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言若人命終
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

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時不
造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為惡無善受
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為其修福是
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
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善精
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
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到處自然隨
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
時殺生禱祝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詭
偽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眾
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或
不在者或是五穀之骨未朽爛時故
有微靈骨若靡爛此靈即滅無有
氣勢亦不能為人作諸禍福靈未滅
時或是鄉親命終之人在世無福又行
邪諂應墮鬼神或為樹木雜物之精
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捨世間浮
游人材既其無食恐動於人作諸變
怪扇動人心或有妖魅邪師以倚為
福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
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
時可不慎之又若人臨終之日當為
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刹之上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第三

懸命過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為修福願亡者生神使生十方無量刹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罪惡應墮八難以幡燈功德必得解脫若有善願應生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幡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為人作福德之子不為邪鬼之所得便種族豪強是故應修福善幡燈功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命過是其亡日造作黃幡懸著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塵其福無量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成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照諸幽冥苦痛眾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眾生意得休息

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曰諸天帝釋鎮臣三十二人四鎮大王司命司錄伍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第三

復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安示按人民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小王同時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強有救安隱無他用福原赦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條名剋死歲月日時開下地獄地獄承文書即遣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慈死日未到強摧作惡令命促盡福多者增壽益算天遣善神營護其身移下地獄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又觀佛三昧經云今時曠野鬼神白佛言我常嗷人今者不殺當食何物佛勅鬼王汝但不殺我勅弟子常施汝食乃至法滅以我力故令汝飽滿鬼王聞喜受佛五戒涅槃經亦制諸聲聞弟子出眾食濟曠野鬼神又智度論云鬼神得人少許飲食即能變使多令得充足

又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阿難餓鬼家兒子親屬為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五張 第三

家兒子親屬唯為殺害無有與作福德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也又宿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為資糧其國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身爛錢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惡之然流淚傷其慳貪取為設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等飯佛前稱名咒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為請四輩時生天者即得天眼知為作福從天來下但作年少佐助檀越佛言此厨間年少是真檀越佛為說法即得道迹賢者亦得道迹眾僧歡喜皆得生天

又百喻經云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道師即共求覓得一道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有一天祀當須人祀然後得過於眾賈共思量言我等盡親如何可殺唯此道師中用祀天即殺導師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當修善

行以為導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遠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道者迷失津濟終致困死

頌曰

神鬼難測潛來密往授以福基薦以歆饗兼祭幽塗冀免飢想凡聖等祠福祚無爽感應緣略引二十三驗

益州西南有石室廟神

故廬陵太守龐公螻蛄神

偃佺槐山菜藥父神

殷大夫彭祖仙室有虎神

漢將子文死為鍾山下神

漢會稽郢縣女吳望子威神

晉巴丘縣有巫師威神

晉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殺徵

晉居士張應改俗祠事佛有徵

宋陳安居廢祀神事佛有徵

宋齊僧欽精勤奉佛有徵

梁沙門釋僧融有俗施廟有徵

唐倪買得妻皇甫氏暴死有徵

益州之西雲南之有祠神剋山石為

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稱黃石國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之靈也清淨不烹殺諸有祈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所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故廬陵太守太原龐公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聖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尔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思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意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尔

偃佺者槐山菜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逮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號七日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雲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云右四事出接神記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耽耽常自謂青骨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曰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生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神以福尔下民耳宜告百姓為我立祠不尔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恐動頗有竊伺之者矣文又啓孫氏官耳為吾立祠不尔將使蟲入耳為災俄有小蟲如鹿蝨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逾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呪若不祀我將又以火吏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官縣主患之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冷豈有以禁之於是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廟堂轉號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 鍾山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沴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右此驗出授神記

漢會稽郢縣東野有一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事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人乘船手力十餘皆整頓令人問望子今欲何之其具以事對貴人去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到跪拜神聖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現形遂降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曾思噉鱸一雙鮮鯉應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奉事經歷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絕往來右此驗出續授神記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路人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 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行簾自然牀檣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又身不至到推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更錄取禮觀未徧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豬羊鷄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鐵使吏牽著鐵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又禮著鐵上宛轉身體焦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校錄籍餘算八年府君曰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又著鐵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算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左驗出續授神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無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籍乃尔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席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間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羅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鈿鈎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

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悶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蘇活說有數人以鈿鉤釣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寤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釣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釣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暫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尚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蘇即復休然既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讚唄徧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景廟宇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亡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饗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為歌神之曲迷悶惛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

誓曰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齧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檢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颺衣動衾於是而蘇有聲家人初懼屍履並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未求飲漿家人喜之間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末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寺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教付刺新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閑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植小福故暫得游散乃敢告許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

然可隨我共游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教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徧至諸地獄備觀衆苦略與經文相符游歷未竟有傳教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忙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閤見有鈿栝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千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昔娶妻之始夫婦為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仕女弟子因而奸之遂棄本妻妻常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諮義著在三而奸之是父子相姪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形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忘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重嬰兒於竈上匍匐行走行糞汗爨器中此婦寤已即請謝神祇與洗精熟而其舅每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穢汙司命聞知故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五疏 禪

錄送之府君曰眠寢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罵罵言言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到赤官提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為伯所許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訾詆百姓罪宜窮治以昔有小福故未知罪耳今復謗訐無辜教催錄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年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至閤局司云君可拔却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欲向游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游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陵姓某其君還為吾致意深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力士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傳教送符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戎邏以示之勿輒偷過偷過有徒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即得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言投符瞭然如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五疏 禪

眩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中號慟哭泣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居之身已臭穢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踏於屍脚上安居既愈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然如有曩舊云已死得生舅即以其日而止說所聞見與安居悉同授五戒師字僧旻襄陽人也末居長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居之終亦親觀果九十三焉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為憂懼僧欽亦增加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中齋祈彌勵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福力猛威魔魘所不敢親自自善神護之然病久不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探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數當為君試効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香然燈或如寢寐須臾復興夕中一兩如此經七日七夕云始有感覺見見諸善神方為此即祈禱蒙益兩筭矣病必得愈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第三十六疏 禪

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筭十二年矣古此三人出真詳記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為志汎博游化已任曾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為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悉用給施融便撒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役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違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眾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路之便勸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念觀音稱聲未絕即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提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為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為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信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趺令去忽覺身贊三木自然

解脫見門猶閉閣司憲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逝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得免

右此一發出梁高僧傳

唐兗州曲阜人倪買得妻皇甫氏為有疾病祈禱泰山稍得瘳愈因被其道使為伺命每被使即死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前後取人亦眾矣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龐領軍小女為其庭前有齋壇讀誦久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閑又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訴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皇甫見被使役至今猶存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兗州見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

右此一發出冥報拾遺

述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大教無私至德同感凡情緣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樂報異如蠟印印泥印成文現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別響趣胡漢以分容貴賤有晦明之別聖凡有清濁之異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枹種四大包毓自致巨盛牙葉莖節展轉變易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佛告諸弟子欲取集華實莖節更還作枹可得可不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枹種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枹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冶家洋石作鐵鑄鐵為器成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為石

佛言識之轉徙住在中陰如石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開一住在中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生墮地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已生便著食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諸弟子識神隨作善惡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故面相答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暗中千萬億人不能覩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別五色如愚癡人暗蔽惡道未得慧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視五色終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炬火人別五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欲視暗夜貫鍼水中求火終不可得汝諸弟子勤行經戒深思生死本從何來終歸何所得淨結除所疑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

道各有其相第一地獄相者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四十

辨

卷

夫人根元流浪生死漂滯馳騁墮於五趣彼終生此皆有因緣人根相貌今為汝說行步顛蹙不自覺知視瞻眩惑常喜多忘舉動輕飄浮游曠野此人乃從活地獄來支節煩痛睡眠驚覺夢寤凶惡黑繩獄來麤髮戾眼長齒喜瞋聲濁暴疾合會獄來語聲高大不知慚愧喜聞喚呼不別真偽眠臥呻吟夢數驚喚當知此人啼哭獄來常喜悲泣登高遠望好鬪家人無有親疎言便致恚經宿不食此人本從大啼哭來身大脚細筋力薄弱言語噓寒聲如破甕神識不定心無孝順當知此人阿鼻獄來身體麤醜長苦寒戰好熱喜渴慳貪嫉妬見人施惠自致煩惱此人乃從熱地獄來見火驚恐復喜暍熱行步輕便不避時宜所作尋悔復欲更施此人復從大熱獄來小眼喜瞋所受多安

所造短狹無廣大心見大而懼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五十

辨

卷

視小歡喜此人乃從優鉢獄來赤眼醜形常喜鬪訟誹謗賢聖諸得道者晝夜伺人非法之行當知此人鋒頭獄來眼視三角不孝二親生便短命拘牢獄來好帶刀劍強掠人鬪必為人殺邪持獄來身生瘡痍口氣臭處與人無親曠地獄來形體長大行步劣弱少髮薄皮常多病痛見人則瞋貪養無厭當知此人從焰獄來體白眼青語便流沫言無端緒好弄塵土見深淤泥身臥其上此人乃從灰地獄來卷頭黃目人所惡見臨事惶怖劬樹獄來手常執刀聞鬪便喜為刃所害從刀獄來體黑咽塞喜止冥室口出惡言熱灰獄來薄力少氣不得自在得失之宜一不由已設見屠殺不離其側當知此人從剝獄來瞋喜無常尋知憂悔時能辭謝不經日夜懇責其心如被刑罰此人乃從

邇地獄來喜宿臭處好食麤弊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五十

辨

卷

所著醜陋從屎獄來顏色醜惡口氣麤穢好譏鬪人善香獄來當觀此懇所從來處知之遠離如避劫燒地獄之相略說如是第二畜生相者次說畜生受形殊異專心思察無造彼緣語言舒遲不起瞋恚謙敬尊長從象中來身大臭穢堪忍寒熱俸瞋難解從駝駝來遠行俸食不避險難憶事識真從馬中來恩和寬仁堪履寒熱所行無記從牛中來高聲無愧多所愛念不別是非從驢中來長幼無畏常貪食衆事不難從師子來身長眼圓游於曠野憎嫉妻子從虎中來毛長眼小少於瞋恚不樂一處從禽中來性無反覆喜殺害蟲獨樂丘塚從狐中來少聲勇健無有姪欲不愛妻子從狼中來不好妙服伺捕斫非少眠多怒從狗中來身短毛長饒食睡眠不喜淨處

從豬中來 毛黃率暴 獨樂山陵
貪食華果 從獼猴來 多安強顏
無所畏難 行知反覆 從烏中來
情多色慾 少於分義 心無有記
從鵠中來 所行反戾 強辦耐辱
不孝父母 鸕鳩中來 亦不知法
復不知非 晝夜愚惑 從羊中來
好妄喜談 數親豪族 衆人所愛
鸚鵡中來 所行率暴 樂人衆中
言語多煩 鸚鵡中來 行步舒緩
意有所規 多害生類 從鸛中來
體小好姪 意不專定 見色心惑
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 語便吐沫
臥則纏身 從蜣中來 語則瞋恚
不察來義 口出火毒 從鳩中來
獨處貪食 聲響啞呢 夜則少睡
從貓中來 穿牆竊盜 貪財俸恩
亦無親疎 從鼠中來 深觀相貌
從畜生來

第三餓鬼相者

身長多懼 以髮纏身 衣裳垢圯
從餓鬼來 淫泆慳貪 嫉彼所得
不好惠施 從餓鬼來 不孝父母

家室大小 動則諍訟 從餓鬼來
不信至誠 所行趣為 薄力少知
從餓鬼來 聲壞響塞 卒興瞋恚
食便好熱 從餓鬼來 常乏財貨
空貪匱陋 智者所嗤 從餓鬼來
門不事佛 不好聞法 永絕天路
從餓鬼來 不敬妻子 兄弟姊妹
人所憎嫉 從餓鬼來 生則孤寡
無人瞻視 終歸來處 不離宿緣
意志褊狹 不好榮飾 所行醜陋
從餓鬼來 所為不獲 所作事煩
人所驅逐 從餓鬼來 或事喜敗
不審根元 不受人諫 從餓鬼來
不樂靜處 喜居廁溷 顏貌臭穢
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 喜貪食云
獨樂神祠 從閼叉來 健瞋合鬪
見物貪著 無有畏忌 從閼叉來
見者毛豎 直前熟視 如似所失
從羅刹來 體陋皮薄 顏色和悅
聞樂喜欣 乾沓和來 意好輕飄
香熏自塗 多諸伎術 乾沓和來
常喜歌舞 男女所侍 先語後笑
甄陀羅來 情性柔輒 曉了時節

能斷漏結 眞陀羅來 此餓鬼相
閼叉羅刹
第四修羅相者
圓眼面方 黃體金鬚 盡備伎術
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 無有疑難
見恐輒擊 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
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 所執不忘 曉了事業
從人道來 解諸幻偽 已不為之
所作平等 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
初不忘失 不信新偽 從人道來
貪姪慳嫉 執心難捨 盡解方俗
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 解法非法
心不偏彼 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
亦不懈怠 恭敬賢聖 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 持戒多聞 下心承事
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 正法衆僧
隨時聞法 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
聞惡不為 速還泥洹 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 粗說其貌
第六天相者
依須彌山 有五種天 本所造緣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四天張 誦

其相不同腰細脚瘦常喜含笑
智者當察從曲天來意好微妙
少於資財見闕則懼從尸天來
身長體白顏色端正不好火光
從婆天來常懷悅豫聞惡不懷
不從彼受從樂天來思惟忍苦
好分別義慈孝父母毗沙天來
宿不樂家喜游林藪志念女色
從三天來財寶雖少生卑賤家
心樂清淨從三天來任已自行
所為不剋望斷願違從炎天來
意喜他姪不守己妻為鬼所使
他化天來承事父母常法則義
已短彼受堯率天來非道求道
心無悵想不樂在家從梵天來
意願性質常貪睡眠亦不解法
無想天來六趣衆生各有元本
性行不同志操殊異
頌曰
善惡相對凡聖道合五陰雖同
六道乖法占候觀察各知先業
惡斷善修方能止過
感應緣略引六驗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四天張 誦

漢黃頭郎

漢周亞夫

宋劉齡

梁沙門釋琰

梁沙門釋智藏

周居士張元

漢文帝夢將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
郎推而上之顧而見其衣後穿覺之
漸臺見黃頭郎鄧通衣後穿即夢
中所見也遂有寵貴許負相之當貧
餓死乃賜蜀銅山使自鑄錢以資之
富半京師文帝病癰通常嗽之帝
曰誰最愛我通對曰愛莫若太子使
太子嗽而色難之由此含恨文帝崩景
帝即位使案通擅鑄盡沒入家財平
窮餓死
漢周亞夫絳侯勃之次子也初許負
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貴
無上然卒以餓死亞夫曰噫吾何緣
如此若既大貴又何故餓死負曰不
然從理入口餓死法也後三年絳侯
世子有罪黜而亞夫襲侯及破吳楚
有大功為丞相以忠諫彊直數犯景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四天張 誦

帝意下獄卒以餓死

右二人出漢書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
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
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
父暴病亡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
喪亡鄰家有事道祭酒姓魏名巨常
為章符詭化村里語齡曰君家衰禍
未已由奉明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
福祐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亟延
祭酒罷不奉法巨云宜焚去經像災
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戶放火焚燒炎
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幡
聖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光赫然
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
驗密委去者巨等師徒猶盛意不止
被駿馬步執持刀索云席佛還胡國
不得留中夏為民害也齡於其夕如
有人歐打之者頓仆于地家人扶起
示餘氣息遂委棄甕不能行動道
士魏巨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
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並皆著
癩其鄰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
陽無疑時亦多有見者

右一人出
冥祥記

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彌時有一相師善能占相語琰師阿師子雖大聰明智慧鋒銳然命短壽不經旬日琰師既聞斯語遂請諸大德共相平論作何福勝得命延長大德答云依佛聖教受持金剛般若經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壽琰師奉命入山結志身心受持般若經餘五年既見延年後因出山更見相師相師驚怪便語琰師云比來修何功德得壽命長琰師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師歎之助喜無已琰師於後學問優長善弘經論匡究佛法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於寺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聖姪工相人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室

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曰色相貴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下為命已為不夭況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服後記畢壽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五右二驗出梁高僧傳後周時有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甫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常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師經去盲者得規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勞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有一老翁以一金篋療其祖目謂元之曰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目必老元於夢中喜踊無伸遂即驚覺乃更徧告家人小大三日之後祖目果老事出因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寺大藏經奉勅影造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一七一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 一 一七一頁上二行撰者，磧、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卷第六十三、六十五同。
- 一 一七一頁上三行「祭祠篇第六十九」下，磧、普、南、清有夾註「此有三部」；經有「之一」二字。
- 一 一七一頁上四行「占相篇第七十」，經、清無。
- 一 一七一頁上五行「祭祠篇此有三部」，磧、普、南、經、清無。
- 一 一七一頁上六行「述意部……祭祀部」，經無。

一 一七一頁上七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一七一頁上一二行「規摹」，〔磧、普、南、徑、清作「規模」。

一 一七一頁上一七行「按禮」，〔磧、南作「後有」。

一 一七一頁上二一行第五字「由」，〔磧、普、南、徑、清作「曲」。

一 一七一頁中三行第二字「壁」，〔磧、普、南、徑、清作「壑」。

一 一七一頁中四行「月氏遺影」，〔磧、普、南、徑、清作「月支遁影」。

一 一七一頁中九行第一一字「未」，〔磧、普、南、徑、清作「來」。末行第一一字同。

一 一七一頁中二二行第九字「舉」，〔磧、普、南、徑、清作「舉」。

一 一七一頁下二行第三字「供」，〔磧、南作「俱」。

一 一七一頁下八行第四字「王」，〔磧、普、南、徑、清作「等」。

一 一七一頁下一四行首字「視」，〔磧、

〔普、南、徑、清作「待」。

一 一七二頁上一一行第五字「在」，〔磧、南、徑、清作「住」。

一 一七二頁上二二行夾註右第一七字「食」，〔磧、南無。

一 一七二頁下二行「然燭」，〔磧、南作「燈燭」；〔普、徑作「挺燭」；〔清作「錠燭」。

一 一七二頁下三行「盡施甘果」，〔普作「盡施甘美」；〔徑、清作「盡世甘美」。

一 一七二頁下四行第一〇字「佛」，〔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七二頁下七行第一三字「臘」，〔磧、普、南、徑、清作「蠟」。

一 一七二頁下一〇行「飲食」，〔磧、普、南、徑、清作「飯食」。

一 一七二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白」，〔磧、普、南、徑、清作「百」。

一 一七二頁下二一行第一三字「僧」，〔磧、普、南、徑、清作「僧僧」。

一 一七三頁上二〇行第四字「合」，

〔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一三字

「修」，〔磧、普、南、徑、清作「備」。

一 一七三頁中一〇行「空廓」，〔磧作「沙廊」；〔普、南、徑、清作「步廊」。

一 一行同。

一 一七三頁中二〇行第五字「永」，〔磧、普、南作「水」；〔徑、清作「寺」。

一 一七三頁下二行第一一字「多」，〔磧、普、南、徑、清作「夕」。

一 一七三頁下九行「獻佛」，〔磧、普、南、徑、清作「獻佛不」。

一 一七三頁下一七行第一一字「不」，〔磧、普、南、徑、清作「止」。

一 一七三頁下二一行夾註右「商擢」，〔磧、南作「商略」；〔普、徑、清作「商略」。又左「不該」，〔磧作「不駭」。

一 一七三頁下末行「沴氣疾病」，〔磧、普、南、徑、清作「厲氣疫病」。

一 一七四頁上五行「災氣」，〔磧、普、南、徑、清作「害氣」。

一 一七四頁上八行「救命」，〔磧、普、南、徑、清作「殺命」。

一七四頁上一五行第三字「者」，
〔磧、普、南、徑、清作「界」〕。
一七四頁中九行「慘然」，〔磧、普、南、徑、清作「慄然」〕。
一七四頁中二一行第七字「向」，
〔磧、普、南、徑、清作「荷」〕。
一七四頁下六行第三字「商」，〔磧、普、南、徑、清作「商」〕。下同。
一七四頁下一二行「莊嚴論」，〔磧、普、南、徑、清作「大莊嚴論」〕。
一七四頁下一四行「不知」，〔磧、普、南、徑、清作「不如」〕。
一七四頁下一五行「天祀」，〔徑、清作「天祠」〕。
一七四頁下二〇行第一二字「祀」，
〔磧、普、南、徑、清作「祠」〕。次頁上六行第五字〔磧、南、徑、清同〕。
一七五頁上一〇行「收穫」，〔磧、普、南、徑、清作「收穫」〕。
一七五頁下一行「普曜經」，〔磧、普、南、徑、清作「普曜經云」〕。
一七五頁下三行第三字「祠」，〔磧、

〔南、徑、清作「祝」〕。
一七六頁上二二行「愛貪慳悋」，
〔磧、普、南、徑、清作「慳悋愛貪」〕。
一七六頁中六行第三字「埤」，〔磧、普、南、徑、清作「埤」〕。
一七六頁中一六行第九字「住」，
〔磧、普、南、徑、清作「任」〕。
一七六頁下一一行「婆沙論」，〔磧、普、南、徑、清作「婆沙論云」〕。
一七七頁上五行第六字「於」，〔磧、普、南、徑、清作「求於」〕。
一七七頁上二〇行第一〇字「候」，
〔磧、普、南、徑、清作「後」〕。
一七七頁中四行第五字「接」，〔磧、普、南、徑、清作「綏」〕。
一七七頁中五行末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中二行第四字同。
一七七頁下九行「禱祝」，〔磧、普、南、徑、清作「然禱祀」〕。
一七七頁下一七行「可受」，〔磧、普作「可愛」〕。

一七七頁下一九行「妖魅」，〔磧、普、南、徑、清作「魑魅」〕。
一七八頁上一四行「菩提」，〔磧、普、南、徑、清作「菩薩」〕。
一七八頁上二二行第七字「四」，
〔清作「曰」〕。
一七八頁中八行第五字「摧」，〔磧、普、南、徑、清作「催」〕。
一七八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亦」，
〔磧、普、南、徑、清作「云」〕。
一七八頁下八行第三字「然」，〔磧、南、徑、清作「自然」〕。
一七八頁下一八行「天祀」，〔磧、普、南、徑、清作「天祠」〕。
一七九頁上八行「無爽」，至此，〔徑卷第七十七終，卷第七十八始，並有「祭祀篇第六十九之餘」一行。〕
一七九頁上一一行首字及中七行首字「故」，〔徑、清無。又「龐企」，〔磧、普、南、徑、清作「龐企」；中七行〔徑、清同〕。〕
一七九頁上一七行末字「徵」，〔磧、

一 普、南、徑、清作「神」。一八行末字、一九行末字同。

一 一七九頁中二行末字「烹」，磧、普、南、徑、清作「停」。

一 一七九頁中一四行末字「意」，磧、普、南、徑、清作「竟」。

一 一七九頁中末行末字「歲」，磧、普、南、徑、清作「歲也」。

一 一七九頁下五行第三字「云」，磧、普、南、徑、清作「也」。

一 一七九頁下六行「跳跟」，磧、普、南、徑、清作「挑捷」。

一 一七九頁下七行第四字「青」，磧、普、南、徑、清作「精」。

一 一七九頁下八行第一二字「曰」，磧、普、南、徑、清作「自」。

一 一七九頁下九行「先生」，磧、清作「先主」。

一 一七九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耳」，磧、普、南、徑、清作「耳爾」。

一 一七九頁下一三行末字「大」，磧、普、南、徑、清作「火」。

一 一七九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伺」，磧、普、南、徑、清作「祠」。

一 一七九頁下一五行第五字「官」，磧、普、南、徑、清作「宮」。

一 一七九頁下二一行第七字「診」，磧、普、南、徑、清作「厲」。次頁上二行第五字同。

一 一七九頁下二二行「使者」，磧、普、南、徑、清作「使使者」。

一 一七九頁下末行第七字「印」，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八〇頁上一一行第九字「向」，磧、普、南、徑、清作「兩」。

一 一八〇頁上一三行第六字「之」，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八〇頁上一二行「路人」，磧、普、南、徑、清作「人路」。

一 一八〇頁中一二行第七字「鏃」，磧、普、南、徑、清作「熬」。下同。

一 一八〇頁下四行「欣薨猶子」，磧、普、南、徑、清作「攸薨攸子」。

一 一八〇頁下二二行「鈿鈎」，磧、普、南、徑、清作「刑」。

一 普、南、徑、清作「鋼鈎」，次頁上五行同。

一 一八一頁上一四行「休然」，磧、清作「惔然」。

一 一八一頁上一五行第一一字「讚」，磧、普、南、徑、清作「讀」。

一 一八一頁上一八行「神景」，磧、普、南、徑、清作「神影」。

一 一八一頁上一二行「淫饗」，磧、普、南、徑、清作「響」。

一 一八一頁中七行「未求」，磧、普、南、徑、清作「末求」。

一 一八一頁中八行「喜之」，磧、普、南、徑、清作「嘉之」。

一 一八一頁中一五行第六字「寺」，磧、普、南、徑、清作「侍」。

一 一八一頁中二〇行第五字「閑」，磧、普、南、徑、清作「都」。

一 一八一頁下六行第四字「怱」，磧、普、南、徑、清作「茫」。

一 一八一頁下一七行第六字「形」，磧、普、南、徑、清作「刑」。

一八二頁下二行第一〇字「與」，

〔磧、普、南、徑、清作「盟」。

一八二頁下二行第三字「每」，

〔磧、普、南、徑、清作「母」。

一八二頁上七行第四字「有」，〔磧、

南作「可」。又「未知罪耳」，〔磧、普、

南、徑、清作「未加罪伯」。

一八二頁上一六行第五字「陵」，

〔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二頁上一八行「三力士」，〔磧、

南作「三手力」；〔普、徑、清作「三

人」。

一八二頁上一九行「傳教」，〔普、

徑、清作「專使」。

一八二頁上末行「瞭然」，〔磧、普、

南、徑、清作「瞭然」。

一八二頁中七行第四字「其」，〔磧、

普、南、徑、清作「某」。

一八二頁中八行「同授」，〔磧、普、

南、徑、清作「同受」。又「僧旻」，

〔磧、普、南、徑、清作「僧旻」。

一八二頁中一〇行「九十三」，〔磧、

〔南作「九十二」。

一八二頁中一五行第四字「中」，

〔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二頁中一七行首字「盛」，〔磧、

南作「威」。又「不敢」，〔磧、普、南、

徑、清作「不能」。

一八二頁中二〇行「燒香」，〔磧、

普、南、徑、清作「燒錢」。又末二

字至次行末字「然……此」，〔磧、普

南、徑、清無。

一八二頁中末行「兩算」，〔磧作「而

算」。

一八二頁下七行第六字「撒」，〔磧、

〔南作「撒」；〔普、徑作「撒」。

一八二頁下一〇行「天雨」，〔磧、

普、南、徑、清作「大雨」。

一八二頁下一三行首字「牀」，〔清

作「狀」。

一八三頁上一行第九字「憲」，〔磧、

〔普、南、徑、清作「獻」。

一八三頁上六行第四字「聞」，〔磧、

〔普、南作「聞」。

一八三頁上八行第七字「倪」，〔磧、

〔普、南、徑、清作「倪氏」。

一八三頁上二二行夾註「此有二

部」，〔徑無。又小字「述意部引證

部」，〔磧、普、南、徑無。

一八三頁中五行首字「明」，〔磧、

〔普、南、徑、清作「朔」。

一八三頁中一五行第九字「不」，

〔磧、普、南、徑、清作「乎」。

一八三頁下一行第一二字「石」，

〔磧、普、南、徑、清無。

一八三頁下六行「墮地」，〔磧、普、

〔南、徑、清作「隨地獄」。

一八三頁下一五行末字「慧」，〔磧、

〔普、南、徑、清作「道」。

一八四頁上五行第九字「常」，〔磧、

〔普、南、徑、清作「恒」。一二行第

九字、本頁中一〇行第九字、一六

行第六字、本頁下一五行第五字、

次頁中四行第九字及二二行首字

同。

一八四頁上一〇行「喜聞」，〔磧、

一 普、南、徑作「喜聞」。

一 一八四頁上二〇行第一〇字「火」，
一 碩、普、南作「人」。

一 一八四頁下四行第四字「懇」，
一 碩、普、南、徑、清作「貌」。

一 一八四頁下一九行第二字「無」，
一 清作「恒」。又第八字「蟲」，
一 碩、普、南、徑、清作「蠱」。

一 一八五頁上八行第二字「妄」，
一 碩、普、南、徑、清作「忘」。

一 一八五頁中八行末字「寡」，
一 碩、普、南、徑、清作「裸」。

一 一八五頁中二二行第八字「侍」，
一 碩、普、南、徑、清作「待」。

一 一八五頁中末行第三字「羅」，
一 碩、普、南、徑、清作「中」；
一 普作「由」。

一 一八五頁下六行第二字「恐」，
一 碩、普、南、徑、清作「怨」。

一 一八五頁下一三行第二字「姪」，
一 碩、普、南、徑、清作「嫌」。

一 一八五頁下一七行第九字「下」，
一 碩、普、南、徑、清作「至」。

一 一八五頁下二〇行第六字「還」，
一 碩、普、南、徑、清作「逮」。

一 一八六頁上一行第四字「同」，
一 碩、普、南、徑、清作「向」。

一 一八六頁上一行第九字「常」，
一 碩、普、南、徑、清作「恒」。一三行第
九字、一六行第五字、次頁中一
三行第一三字同。

一 一八六頁上六行第四字「受」，
一 碩、普、南、徑、清作「天」。

一 一八六頁上一三行首字「他」，
一 碩、普、南、徑、清作「從」。

一 一八六頁上一四行「已短彼受」，
一 碩、普、南、徑、清作「彼短已受」。

一 一八六頁上二一行「觀察」，
一 碩、普、南、徑、清作「觀容」。

一 一八六頁中九行「黃頭」，
一 碩、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八六頁中一〇行第八字「貴」，
一 碩、普、南、徑、清作「賞」。

一 一八六頁中一三行第九字「愛」，
一 碩、普、南、徑、清作「宜」。

一 一八六頁中一四行第一四字「崩」，
一 碩、普、南、徑、清作「後崩」。

一 一八六頁中一九行第一一字「噫」，
一 碩、普、南、徑、清作「嘻」。

一 一八六頁中末行「忠諫彊直」，
一 碩、普、南、徑、清作「忠蹇彊直」。

一 一八六頁下一行第二字「意」，
一 碩、普、南、徑、清作「竟」。

一 一八六頁下六行「事道」，
一 碩、普、南、徑、清作「道士」。

一 一八六頁下八行第五字「明」，
一 碩、普、南、徑、清作「胡」。

一 一八六頁下九行第一三字「亟」，
一 碩、普、南、徑、清作「揭」。

一 一八六頁下一三行首字「坐」，
一 碩、普、南、徑、清作「愷」；
一 普、徑、清作「儻」。

一 一八六頁下一六行第三字「禹」，
一 碩、普、南、徑、清作「儻」。

一 一八七頁上一六行第九字「工」，
一 碩、普、南、徑、清作「攻」。

一 一八七頁上末行末字「室」，
一 碩、普、南、徑、清作「空」。

一 一八七頁中四行第一三字「一」，
〔磧〕〔普〕〔南〕〔徑〕〔清〕作「一事」。

一 一八七頁中一六行末字至次行第
三字「勞人師乎」，〔磧〕〔普〕〔南〕〔徑〕
〔清〕作「作天人師乃云」。

一 一八七頁中二〇行「金篋」，〔磧〕
〔普〕〔南〕〔徑〕〔清〕作「金鉀」。又第一
三字「之」，〔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一八七頁中二二行「喜踊」，〔磧〕
〔普〕〔南〕〔徑〕〔清〕作「喜躍」。

一 一八七頁中二三行「小大」，〔磧〕〔普〕
〔南〕〔徑〕〔清〕作「大小」。又夾註左「國
史」，〔磧〕〔普〕〔南〕〔徑〕〔清〕作「周史」。

一 一八七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法苑
珠林卷第七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端

聖

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祈雨篇第七十二 國策篇第七十二

祈雨篇此有四部

述意部

祈祭部

降雨部

濟海部

述意部第一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通比以陰陽愆候亢旱積時北壙之禮久申西郊之雨莫應聖上憂地庶之失業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刑宵衣旰食精誠格於上下玉帛徧於山川靈液莫霑祈雲罕積仰惟慧炬潛曜無幽不燭神功叵測有感必通所以仰憑三寶敷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大福願法教始開慈雲遐布玄言一闡沛澤遠覃嘉禾連秀於郊原瑞菓徧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必資於七穫世界鬱若衆香舍生宛如安養無請不諧有祈必應並沐茲定水繼聖智之原闢此愛羅超有無之境也

祈祭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第三張

端

北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及止雨法汝今諦聽其請雨主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受八戒齋於空露地應張青帳懸十青幡淨治其地牛糞塗場請誦呪師坐青座上若在家人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持禁戒皆著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座應食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及粳米誦此大雲輪品時面向東坐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養一切諸佛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隨其財力辦作種種食供養諸龍復以香華散道場中及與四面法座四面各用純新淨牛真汁畫作龍形耶舍法師傳云西國土俗以牛能耕地出生万物故以牛爲淨梵王帝釋及牛並立神廟以祠之佛隨俗情故同爲淨東面去座三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頭并龍眷屬南面去座五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五頭并龍眷屬西面去座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七頭并龍眷屬北面去座九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九頭并龍眷屬其誦呪師應自護身或呪淨水或呪白灰自心憶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第三張 端
念以結場界或畫一步乃至多步若

水若灰用爲界畔或呪縷繫頸若手若足呪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應作是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其誦呪者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勸請一切諸佛菩薩憐愍加護迴此功德分施諸龍若時無雨讀誦此經二日乃至七日音聲不斷亦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若能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唯除不信不至心者又大雲輪請雨經一略要云佛告諸大龍王我今當說昔從大悲雲生如來所聞陀羅尼過去諸佛已說威神我今亦當隨順而說利益一切諸衆生故憐愍與樂於未來世若炎旱時能令降雨若水澇時亦令止息疫死險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令諸天歡喜踊躍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衆生具足安樂即說呪曰
但經他摩訶若司那引婆娑引薩尼失梨帝殊羅敲彌二地履荼毗迦囉磨鉢耶囉僧呵怛祢三波羅摩避囉

閻口尼摩羅求那難圖蘇栗耶波羅
毗五毗摩嵐伽耶師噉六婆呵囉婆呵囉
南無若那一沙伽羅毗盧遮那耶二多
他竭多耶三南無薩婆佛陀四菩提薩
埵毗呵五
又呪曰
怛叱怛叱一帝致帝致二闍闍闍三
摩訶摩尼四摩俱吒五毛林達羅尸比
沙六留必那七三磨羅他八帝利曷
囉怛那地師吒南九跋折囉臨羅薩
埵那十跋利沙他伊呵闍浮提地卑莎
呵土
阿婆何夜寐薩婆那鉢二迷帝羅質
埵那三菩提質哆弗婆鉢麻那四那
羅那羅五祢梨祢梨六奴盧奴盧七
莎呵八
又呪曰
釋迦羅薩埵那一鉢羅婆羅沙地二
摩訶那伽三伊呵闍浮提卑莎呵四
又呪曰
阿師吒摩迦一薩埵那二鉢羅婆利沙
他三摩訶那伽四伊呵闍浮提卑莎呵五
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

欲祈雨者六齋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
浴供養三寶尊重讚歎稱龍王名善
男子四大之性可令變易誦持此呪
天不降雨無有是處是經典中有神
呪故為衆生故三世諸佛悉共宣說
郁究隸 卒究隸 頭埵 比頭埵 陀尼
羯埵 陀那 賴埵 陀那 僧塔 兮
降雨部第三
如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
何以取別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麤
下者是又阿修羅共天鬪時亦能降
雨有二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
者是歡喜雨若雷電霹靂者是瞋恚
雨自外雲雨雷電等
並如前日月篇說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
可思議如龍界不可思議云何此雨
為從龍口出耶答不從龍口出為從
眼耳鼻身出耶亦不從此出但龍意
所念若念惡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
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彌山腹有天名
曰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
然雨不從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
彼有神力故而作此雨

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大龍隨心降
雨雨不從內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
復如是隨心所念於念念中出生無
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慧悉無來處
又言佛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
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如是悉從大
願力起佛子如來智海無量無邊不
可言說不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
聽佛子此閻浮提內流出二千五百
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內流出五千
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內流出八千
四百河水悉入大海鬱單越內流出
一萬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四天下
內如是二萬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
海佛子於意云何此水多少答言甚
多
佛子復有十光明龍王雨大海中悉
過前水百光明龍王雨大海中復悉
過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雨大海
展轉過前娑伽羅龍王太子名曰佛
生雨大海中復悉過前
佛子彼十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
海復悉過前百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流

法華經卷第三 第七張 滿 六十六

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

佛子如彼八十億龍王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兩大海中及其淵池皆悉不及娑伽羅龍王所兩大海娑伽羅龍王所住淵池涌出流入大海倍復過前波涌流水青琉璃色盈滿大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

佛子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珍寶無量衆生無量大地無量佛子於意云何彼大海水爲無量不答言實令其水深廣不可爲喻佛子如是海也廣無量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爲譬但隨所應化爲作譬喻

河海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瞻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隨其方面流趣大海謂即於此瞻部洲中有一大池名無熱惱初彼出四大河一名燒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菊四名私多初燒伽河從池東面金象口出右繞池一而流

法華經卷第三 第八張 滿 六十七

入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右繞池一而流入南海次縛菊河從池西吹瑠璃馬口出右繞池一而流入西海後私多河從池北面頗脰迦師子口出右繞池一而流入北海燒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鉢奢二名詣羅筏底三名設咀荼盧四名毗咀娑多縛菊大河有四眷屬一名筏刺拏二名吠咀刺尼三名防奢四名屈懸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梨二名迦魔三名捺地四名電光如是且說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一各有五百眷屬并本合有二十四河隨其方面流趣大海如是所說二十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不入海不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呪術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

又涅槃經云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爲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

法華經卷第三 第九張 滿 六十八

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中居住七者不病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

又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多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爲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海以汲焦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味

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如燒伽河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則住四者出已徧觀四方五者徧觀已行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城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徧觀四方者所謂錯錯魚爲求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錯錯魚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六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

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喻七種衆生者如丈不煩此述

頌曰
玄言始開闡 雲霧上昇天 靈靈垂下布
駛雨徧山川 百草俱滋茂 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卷十二

秦時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時夜郎縣水竺王祠有竹節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蛾舍沙射人

漢永昌不韋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澧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當黃河有神降分涼

黃帝時有赤將子翬能隨風而下

神農時有赤松子是雨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千吉能祈雨將孫策忌害見怪

漢沙門竺曇蓋益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群隱山感神水飲而不飢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涸澗涌水清流

晉沙門法公能咒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見

晉沙門竺曇摩利能咒水枯而更流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第十一張 端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超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光趣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甚有徵應

唐沙門慧璿山隱無水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

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爲虎

中朝縣民至洛返路見一行旅寄其書

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即是

也但扣藤自應者乃歸如言果有二

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

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

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

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塔怒殺

之投屍於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

下巫人當令殯殮不須墳瘞即時有方

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

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

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既傷

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漢夜郎縣水竺王祠昔有女子溺於

水濱有大節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第十一張 端

去有小兒啼聲破之得一男兒長養

有才武遂雄庚獠因竹爲姓所破之

竹葉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止石上

作羹美無水以劍擊石泉便涌出今竺

王水及破石竹林並存漢使唐蒙誘

而斬之夷獠怨許竺王非血氣所育

求立嗣太守吳霸表封其三子爲侯

今猶有竺王廟右此三驗出異苑

漢中平年內有物起于江水其名曰

域一日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

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

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鹵中詩所謂

爲鬼爲域則不可得也今俗謂之谿

毒先儒以爲南方男女同川而浴塗

氣之所生也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

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

十月不可渡得病殺人其氣中有惡

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以所投

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

鬼彈

太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

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致跪而捐之則

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傲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

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流有神傳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存焉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負高掌遠迹以流河曲是也

赤將子舉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噉百草華至堯時為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門中賣繳亦謂之繳父

周禮春宗官伯曰禮司命風伯雨師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案抱朴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為雨師今之雨師本之焉右七條出按神記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

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

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

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乎收吉

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

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

川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

念志意使殺之因是策頗感傷每歸

歸見吉後出射獵為刺客所傷治療

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

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噉瘡皆崩裂須

臾而死見志

漢沙門竺雲蓋秦郡人也真確有苦

行提鉢振錫行化四輩居于蔣山常

行般舟尤善神呪多有應驗司馬元

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

招來姑熟深相愛遇義興五年大旱

陂湖竭涸苗稼焦枯祈祭山川累旬

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

躬乘露航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

悉行蓋於中流燔香禮拜至誠慷慨

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

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繼及釋軸洪雨

滂注畦湖必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

為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

石杆面徑數丈杆中泉水深五六尺

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游餌

也有沙門釋僧群隱居其山常飲此

水遂以不飢因而絕粒晉安太守陶

葛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息

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

踐山足便風雨晦冥如此者三竟不得

至群所栖策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

以一木為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

鴨舒翼當梁頭逆咬僧群永不得過

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此絕水俄

而飢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群之將死

為眾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

或此鴨因緣之報乎

晉尋陽廬山有龍泉精舍即慧遠

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

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

林澗疲息此地群僧並渴率同立誓

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即

出嘉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

為治因構堂宇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為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豆蛇騰空而去俄介洪雨四澍澗過高畢以有龍瑞故取名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沈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躡牀前蘭以手摩其頭虎惕耳而伏數日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蘭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繁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澗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絕流護臨澗裏回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並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為之像讚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兇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石

又出冥祥記

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拏掌以符堅建九十一年

至長安縣以秘呪呪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鋒中天輒大雨堅及群目親就鋒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為國神仕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十六年十二月無病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撤縣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晉時佛圖澄博術終古道藝超群晉建武年正月至六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金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乞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心七藉雖世務毀譽未嘗今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至西域大賈經論還歸中夏公路傳譯寫為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道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後隱居深山山有清澗常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裏回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具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為之像讚云

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和懿濯足流沙領拔玄致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澗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量高山巨源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張 通散一室以上捨入十方眾僧及窮

獨乞人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光福寺居山頂上引汲為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璫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經勿以小乘為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先無水可得山神曰法師須水此易可得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期七月初夜大風率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眾同幸及止此住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實感通奇

三驗出唐高僧傳

園果篇第七十二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樹果部 損傷部 種子部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張 述意部第一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石室宴坐斯依淨住徧於十方慈化通於三界所以遠追須達高慕菴羅崇無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興心敬仰福趣玄門起念乖茲業鍾湯炭故觀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若有真心造作縱小得福弘多何況於大若起偽心修造縱大得福尚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依法不得奸偽也

引證部第二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最為其心中本經云羅閱祇園長者迦蘭陀心念可惜我園施與尼揅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未為棄捐大鬼將軍名曰半師知其心念即召閼叉推逐尼揅裸形無恥不應止此尼揅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喜營造精舍施佛及僧

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此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眾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張 地分說菩薩藏經阿難所有貪瞋癡

眾生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眾鳥入者非時不鳴萍沙大王與諸姝女入此園中共相娛樂自覺無欲諸女亦亦時王歡喜每作是念願世有佛當以此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應得住是園無有蟲蛇蜈蚣蠱毒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不共功德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信心清淨以園林地施與眾僧令僧受用命終生揅陀羅天天女圍繞百倍縱逸若有眾生以善修意為遮寒熱造作義屋令人受用命終生常志意天五欲自娛從天命終若得人身為王大師樹果部第三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剌浮樹者此樹生在閭毘提北邊在泥民陀羅河南岸是樹株本正州中央從樹株中央取東西角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可愛枝葉相覆久住不凋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相覆高百由旬

法苑珠林卷六十三 第三十五張 編

下本洪直都無節五十由旬方有枝條樹身徑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旬其一一枝橫出五十由旬中間亘度一百由旬周迴三百由旬其菓甘美無比如細蠶蜜菓大如瓊其枝大如世間刺浮子枝其上有鳥獸之形東西枝有子多落闊浮提地少落水者南枝果子並落闊浮提北枝果子悉落河中為魚所食樹根悉是金沙所覆當春雨時下不漏澀夏則不熱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依樹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昔王舍城有兩比丘具神通力共為朋友往看彼樹遂至樹所見樹果熟墮地自破其一比丘從其蒂孔探手至甲其最長指猶不至核牽手而出為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氣能染人心鼻觀果香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長老我不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最為廣大何以故若人未離欲觀是香即生心氣乃發顛狂有諸離欲外人若觀此香退失離欲之地是二比丘還王舍城說如土事時有一人名曰

法苑珠林卷六十三 第三十六張 編

長脰本是王種姓拘利氏宿業果報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脚未沒後脚已移若行草葉草雖未靡使得移步是人從佛聞說此樹即白佛言我今行至刺浮樹不答云得至是人禮佛向北而去度諸山經過七山第七名金邊山登山頂向北背身遠望唯見黑暗怖畏而返佛問汝至刺浮樹不答言不至佛問汝何所見答曰唯觀黑暗佛言此黑暗色即刺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繞三匝更向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又度七大樹林林間有七大河渡是七河又度阿摩羅林及訶梨勒林乃至刺浮南枝從南枝上行至北枝是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水異澄清洞徹都無障礙是人思惟我之神通今於此處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攀樹枝是脚至水如石即沒於此神通不得成就此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水即沈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此果破為多片施諸大眾果汁染於佛手佛以此手

法苑珠林卷六十三 第三十七張 編

擊於山石至今赤色如昔不異澀赤不燥掌迹分明因昔今果為片故因名此石為片片巖是時佛化優婁頻螺迦葉亦取此菓與迦葉是刺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圍繞此樹其內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是果熟時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蠶蜜果形大小如二斛器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河相間其最北林名曰菴羅次名刺浮三名娑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榴林七名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蠶蜜是人林中果形似人若離欲人食此果者退失禪定其劫畢他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曰高流次名俱臘婆三名毗提訶四名摩訶毗提訶五名鬱多羅曼陀極北第六名捨喜摩羅耶是六國內人皆貞良持十善法其獸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處羣牛其數最多以其鬚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是麥熟已無有糠粃是其國人磨蒸為飯其麥氣味甘美如蜜又長阿含經云所以名閻浮提者下

有金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得名為閻浮金閻浮樹其果如葷其味如蜜樹有五大松四面四松上有一松其東松果乾闥和所食其南松果七國人所食一名拘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松果海蟲所食其北松果禽獸所食其上松果星宿天所食又中阿含經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名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者國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淖蜜丸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飢渴極羸顏色憔悴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噉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復我寧令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飢渴極羸欲得噉果往詣樹所

見樹無果即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如力士屈申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申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下遠而住化作大水暴風雨已拔根倒豎於是樹王居止枝天因此故憂苦愁感帝泣垂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倒豎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令尼拘樹王即復如故又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八十萬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菓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菓其樹根能生莖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中不得生長耳又雜阿含經云昔者有王名拘獵國中有一樹名差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

周布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而二千樹有五果道有五面一面者國王與宮內諸伎女共食二面者大目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釋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壽八萬四千歲有九種病一寒二熱三飢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愛欲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余乃行嫁此同彌勒佛出世時也損傷部第四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闍陀比丘須木造房有薩羅林樹便往伐之持用成房余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闍陀言莫斫是樹今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闍陀答言死鬼促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闍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風雨曝露當何所依余時世尊為此鬼神隨順說法憂苦即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三 諸
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
得住止佛呵闍陀已如來一宿住止是
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為塔廟
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惡口罵之
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
突吉羅罪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離於
邪見見人斫伐鬼神大樹夜叉羅刹
之所依止其人擁護令不斫伐此諸
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苦
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衆天女歡娛
受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
又毗尼母經云有五種樹比丘不得斫
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
四阿私陀樹五屍陀林樹若比丘為三
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
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
安居縛木作牀即不下樹放便利樹
下此樹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殺佛
言從今已去不聽比丘樹上安居樹
下便利有五種樹不得斫一菩提樹
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陀林樹五
尼拘陀樹若佛塔壞若僧伽藍壞為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三 諸
木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
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
三者自乾四者風吹來五者水漂如
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第五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緣世間有五
種子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
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
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為世
間有五種子出

又起世經云有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
出現佛告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
成已壞或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
及住亦復如是今時有阿那毗羅大風
別於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
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
子接子子子此為五子閻浮樹果大如摩
伽陀國一斛之甕摘其果時汁隨流出
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隨所
出生有五分蓋謂東南西方上下二
方東方生者諸犍闍婆皆共食之南
方生者為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
為七一名不正嗽二名嗽喚三不正體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十三 諸
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西分生者金
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
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
來取食

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
殃伽陀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
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益冬
感寒羅刹夜又在山中屏嶺之處莖
穢不淨盈流于地猛風吹雪以覆其上
漸漸成塹五下由旬因糞力故此果得
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春陽三月八
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冰雪唯果樹
在其果形色閻浮提果無以為譬其
形圓圓滿半由旬婆羅門食即得仙
道五通具足壽命一切不老不死凡
夫食之向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無
不悉備有人持種至閻浮提糞壤之
地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樹名拘律陀
果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
除熱病
又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
曰忍辱半若食之則成醍醐
頌曰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三十五張 瑞云

祇園感神夾 鹿苑化拘隣

聖人居福地

賢士樂山淵

乍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草皆滿地

靈芝徧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華幡高飄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轉

人歌百福田

咸哉茲勝處

誰見不留連

感應緣

二論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止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漢律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檮樹變

漢光初年時有靈草變

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變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槎怪

太古之時有女馬皮變為菰蟲

宋沙門釋僧瑜亡後房內生雙桐樹

唐王玄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

一尺五寸京房易歟曰地長四時暴占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三十五張 瑞云

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之郡一夕

淪入地中而為澤水今麻湖是也不

知何時運什樞曰邑之論陰吞陽不

相屠

夏桀之時厲山止秦始皇之時三山止

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止漢昭

帝之末陳留昌邑社止京房易傳曰

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亡也故

會稽山陰琅邪中有怪山世傳本瑯

琊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

見此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怪山時東

武縣山亦一夕自去識其形者乃

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

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州

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

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

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

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不救當

為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之

於人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

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

而為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立為

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三十六張 瑞云

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

博蝕斐勃流飛此天地之色候也此

寒暑不時天地亟否也故名立土踊

天地之瘞瘳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癰

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澤

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焦枯也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量地圍

一丈六尺長一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

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本自立故處汝

南平陽遂鄉有樹博地生枝葉如人

形身青黃色面白頭髮稍長六寸一

人京房易傳曰王德欲衰下人將起

則有木生為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篡

漢律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

所立社山陽桑鄉社有大槐樹吏伐

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斷枯

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

應耳

漢靈帝嘉平三年右拔別作中有兩

檮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

丈餘廣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鬚髮備

具其五年十月正殿作有槐樹皆六十

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其於洪漸皆

為木不曲直中平正長安城西北六七

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鬚

漢光初七年陳留濟陰東郡宛句離

祇界中草生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

龍蛇鳥獸之所白黑各如其色羽毛

頭目足翅皆具非但鬚鬚像之尤純

舊說曰近草娥也是歲有黃巾賊起

漢遂微弱吳五鳳元年六月交趾押

草化為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

郭璞筮之過臨之益曰此郡東縣當

有妖人欲構制者尋亦自死矣

吳先主時陸敬叔為津安太守使人

伐大樹下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

一物人頭狗身從樹穴中出走叔曰

此名彭侯身而食之其味如狗

葛祚字元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

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查橫水能為妖

怪百姓為之立廟行旅必過要禱祠

查查乃沉沒不者查浮則船為破壞

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屬將伐去

之明日當至其夜廟保及左右居民

聞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咸怪之旦

往視查移去必流流下數里駐在灣

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

美之為祚立碑曰正德所禳神等為

移

尋舊說云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

無餘人唯有一男一女牡馬一匹女

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

曰尔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既

承此言馬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

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

悲鳴不息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

得無有故乎乃亟乘以歸為畜生有

非常之情故厚加飼養馬不肯食每

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

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

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

於是伏弩射而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

與隣女之皮所戲以足蹴之曰汝是畜

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剥如何

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

以行隣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

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

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

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隣

婦取而養之其核數倍因名其樹曰

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

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

也案天官辰為馬星蠶書日月當大

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

教人織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

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

親採桑祀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

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苑窳婦人先

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古

之遺言也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

冠出家號有神理精修苦業始終不

渝元嘉十五年游揭廬山同侶有曇

溫慧光等皆勵操貞潔俱尚幽棲乃

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

瑜常以為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

盡矣形亦宜殞藥王之轍獨何云遠

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

孝律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

赴觀車騎填接瑜率眾行道訓授與

戒介旦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

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期誠無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頃之雲景明霽及焚燄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煙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櫟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且為傳讀云出冥祥記從吐蕃國向雲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人取者即獲殃咎出王玄奘西國行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一九四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 一 一九四頁上三行「祈雨篇第七十」下，磧、普、南、徑、清有夾註「此有四部」。又「園果篇第七十二」，徑無。
- 一 一九四頁上四行「祈雨篇此有四部」，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一九四頁上五行至六行「述意部……河海部」，徑無。
- 一 一九四頁上七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一九四頁上一二行「恤刑」，磧、南作「卹利」。又「宵衣」，磧、普、南作「霄興」；徑、清作「宵興」。
- 一 一九四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覃」，磧、南作「潭」。
- 一 一九四頁上一八行「郊原」，磧、普、南、徑、清作「原野」。
- 一 一九四頁上一九行第九字「繼」，磧、普、南、徑、清作「絕」。
- 一 一九四頁中一三行第二字「力」，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一九四頁下一七行「降雨」，磧、普、南、徑、清作「淨雨」。
- 一 一九四頁下二〇行「即說」，磧、普、南、徑、清作「而說」。
- 一 一九五頁上一二行與一三行之間，磧、普、南、徑、清有「又呪曰」一子。
- 一 一九五頁中一二行首字「雨」，磧、普、南、徑、清作「雨雨」。
- 一 一九五頁中一三行「雷電」，磧、普、南、徑、清作「興雷電」。
- 一 一九五頁中一八行「眼耳」，磧、普、南、徑、清作「龍眼」。
- 一 一九五頁下一〇行第一一字「流」，磧、南作「河」。
- 一 一九六頁上八行第三字「波」，南、清作「彼」。
- 一 一九六頁上二一行第三字「初」，

一 磧、普、南、徑、清作「初從」。

一 一九六頁中三行「池西」，磧、普、南、徑、清作「池西面」。

一 一九六頁中九行「設咀」，徑、清作「設咀」。

一 一九六頁中一〇行「咀娑」，磧、普、南、徑、清作「咀婆」。

一 一九六頁中一行「吠咀」，徑、清作「吠咀」。

一 一九六頁中一二行「屈慙」，磧、普、南、徑、清作「屈慙」。

一 一九六頁中一六行第五字「趣」，磧、普、南、徑、清作「越」。

一 一九六頁下一〇行「琺伽河」，磧、普、南、徑、清作「恒河」。

一 一九六頁下一九行第六字「四」，磧、普、南、徑、清無。又「錯魚」，

普、徑、清作「錯魚」，二一行同。

一 一九七頁上四行「山川」，磧、普、南、徑、清作「山園」。

一 一九七頁上七行第二字「時」，徑、清無。八行第二字、九行第二字同。

一 一九七頁上一〇行第九字「蛾」，磧、普、南、徑、清作「蛾」。

一 一九七頁上一一行「永昌」，磧、普、南、徑、清作「永昌郡」。

一 一九七頁上一三行「神籛」，磧、普、南、徑、清作「神排」。次頁上四行同。

一 一九七頁上一五行第五字「赤」，磧、普、南、徑、清作「于吉」。

一 一九七頁上一六行「千吉」，徑、清作「于吉」。

一 一九七頁上二二行末字「見」，磧、普、南、徑、清作「顯」。

一 一九七頁中二行第五字「超」，磧、清作「起」。第九字同。

一 一九七頁中七行第六字「恪」，磧、清作「格」；普、南、徑、清作「恪」。

一 一九七頁中九行「懸藤即是」，磧、普、南、徑、清作「懸騰馬是」。

一 一九七頁中一〇行「扣藤」，磧、普、南、徑、清作「扣騰」。又「乃歸」，

磧、普、南、徑、清作「乃歸之」。

一 一九七頁中一七行第四字「當」，磧、普、南、徑、清作「常」。

一 一九七頁中二二行第八字「祠」，磧、普、南、徑、清作「祠者」。

一 一九七頁下五行第九字「存」，磧、清作「有」。

一 一九七頁下一二行「術方抑之」，磧、清作「行方仰之」。又「鹵中」，磧、普、南、徑、清作「肉中」。

一 一九七頁下一三行第四字「域」，磧、普、南、徑、清作「域」。

一 一九七頁下一四行末字「塗」，普、南、徑、清作「濕」。

一 一九八頁上一行「傲慢」，磧、普、南、徑、清作「汙漫」。

一 一九八頁上六行「顯履」，磧、南、徑、清作「顯履」。

一 一九八頁上一二行「春宗官伯」，磧、南作「春官宗百」；普、徑、清作「春官宗伯」。

一 一九八頁中八行第一二字「傷」，磧、普、南、徑、清作「常」。

一九八頁中一四行「提鉢」，南、徑、清作「持鉢」。又「行化」，磧、南、徑、清作「取給」。

一九八頁中二一行「燔香」，磧、普、南、徑、清作「焚香」。

一九八頁下四行第二字「杵」，磧、普、南、徑、清作「杵」。第七字同。

一九八頁下八行首字「夔」，磧、普、南、徑、清作「憂」。

一九八頁下一二行第七字「且」，磧、普、南、徑、清作「旦」。

一九八頁下一八行「尋陽」，徑、清作「潯陽」。

一九八頁下末行「嘉泉」，磧、普、南、徑、清作「佳泉」。

一九九頁上一行第二字「治」，普、徑、清作「池」。又第六字「宇」，磧、普、南、徑、清作「于」。

一九九頁上三行第八字「豆」，磧、普、南、徑、清作「巨」。

一九九頁上四行「澗過離畢」，磧、普、南、徑、清作「高下普霑」。

一九九頁上四行末字至次行「故取名焉」，磧、南作「取名焉」；徑、清作「故名焉」。

一九九頁上九行「揚耳」，磧、普、南、徑、清作「奮耳」。

一九九頁上一三行「清澗」，磧、普、南、徑、清作「清潤」。

一九九頁上末行「抵掌」，磧、普、南、徑、清作「指掌」。

一九九頁中五行末字「病」，磧、普、南、徑、清作「疾」。

一九九頁中九行「撤縣」，磧、普、南、徑、清作「徹懸」。

一九九頁中一五行「釜口」，磧、普、南、徑、清作「谷口」。

一九九頁下七行「弘道」，磧、普、南、徑、清作「弘通」。

一九九頁下八行第一二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九九頁下一四行「穹谷」，南、徑、清作「窮谷」。

一九九頁下一六行第三字「玄」，

磧、普、南、徑、清作「云」。

一九九頁下末行「量高」，磧、普、南、徑、清作「護近」。

二〇〇頁上四行「天感」，磧、普、南、徑、清作「天威」。

二〇〇頁上五行末字「湖」，磧、普、南、徑、清作「潮」。

二〇〇頁上一四行首字「榮」，磧、南作「瑩」。

二〇〇頁上一七行第四字「而」，磧、普、南、徑、清作「初」。

二〇〇頁上二〇行第四字「闡」，磧、普、南、徑、清作「贊」。

二〇〇頁上二一行「錢唐」，南、徑、清作「錢塘」。

二〇〇頁上末行「東通」，徑、清作「陳通」。

二〇〇頁中三行第九字「東」，磧、普、南、徑、清作「束」。

二〇〇頁中四行第七字「博」，磧、普、南、徑、清作「埽」。

二〇〇頁中一〇行末字「脩」，磧、

一 普、南、徑、清作「儵」。

一 二〇〇頁中一九行第七字「石」，

磧、普、南、徑、清作「啓」。又末字

「雲」，磧、普、南、徑、清作「興雲」。

一 二〇〇頁下二行「比頭」，磧、普、

南、徑、清作「北頭」。

一 二〇〇頁下一行「六升」，磧、

普、南、徑、清作「六斛」。又「月調」，

磧、普、南、徑、清作「月糧」。

一 二〇一頁上一四行「言已」，磧、

普、南、徑、清作「言訖已」。

一 二〇一頁上一五行第三字「期」，

磧、普、南、徑、清作「月」。

一 二〇一頁上二〇行夾註右第二字

「驗」，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〇一頁上二一行「園果篇第七

十二」，徑作「園果篇第七十二之

一」。又「此有五部」，徑無。

一 二〇一頁上二二行至末行「述意

部……種子部」，徑無。

一 二〇一頁中一四行「心念」，磧、

普、南、徑、清作「始又」。

一 二〇一頁下六行第二字「此」，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二〇一頁下八行「壓地」，磧、普、

南、徑、清作「地地」。

一 二〇一頁下一八行「剡浮」，磧、

普、南、徑、清作「閻浮」。下同。

一 二〇一頁下一九行「閻浮提」，磧、

普、南、徑、清作「閻浮提地」。

一 二〇二頁上五行末字「大」，磧、

普、南、徑、清作「大小」。

一 二〇二頁上一〇行第一〇字「澀」，

磧、普、南、徑、清作「濕」。

一 二〇二頁上一五行第七字「探」，

磧、普、南、徑、清作「授」。

一 二〇二頁中九行「不至」，磧、南、

徑、清作「不到」。

一 二〇二頁下一行「澀赤」，磧、普、

南、徑、清作「濕赤」。

一 二〇二頁下二行第一二字「片」，

磧、普、南、徑、清作「片片」。

一 二〇二頁下六行末字「孰」，磧、

普、南、徑、清作「熟」。

一 二〇二頁下一八行「貞良」，磧、
普、南、徑、清作「貞善」。

一 二〇二頁下二〇行「髮尾」，磧、

普、南、徑、清作「髦尾」。

一 二〇三頁上二行第一二字「簞」，

磧、普、南、徑、清作「簞」。

一 二〇三頁中七行「倒豎」，磧、普、

南、徑、清作「倒樹」。一一行同。

一 二〇三頁中八行第五字「枝」，磧、

普、南、徑、清作「樹」。

一 二〇三頁中一九行第五字「莖」，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〇三頁下一一行夾註左「時也」，

至此，徑卷第七十九終，卷第八

十始，並有「園菓篇第七十二之

餘」一行。

一 二〇三頁下一四行「林樹」，磧、

普、南、徑、清作「樹林」。

一 二〇三頁下一六行第九字「今」，

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二〇三頁下一八行首字「促」，磧、

普、南、徑、清作「速」。

一 二〇三頁下二二行「曝露」，磧、普、南、徑、清作「漂露」。
一 二〇四頁上二一行第一〇字「斫」，磧、普、南、徑、清作「破」。
一 二〇四頁中一行首字「木」，磧、普、南、徑、清作「水」。
一 二〇四頁下七行「益冬」，磧、普、南、徑、清作「孟冬」。
一 二〇五頁上一行「神夾」，普、徑作「神來」。
一 二〇五頁上二行「山淵」，磧、普、南、徑、清作「山園」。
一 二〇五頁上六行「飄颻」，磧、普、南、徑、清作「颺颺」。
一 二〇五頁中三行「斗樞」，磧、普、南、徑、清作「升樞」。又末字「不」，磧、普、南、徑、清作「下」。
一 二〇五頁中四行「相屠焉」，磧、普、南、徑、清作「相屠焉」。
一 二〇五頁中一一行「此山」，磧、普、南、徑、清作「武山」。又「名怪山」，磧、普、南、徑、清作「名曰怪山」。

山」。
一 二〇五頁中一六行「金滕」，普、徑、清作「金滕」。
一 二〇五頁中一七行第一一字「興」，清作「與」。
一 二〇五頁中末行「虹蜺」，磧、普、南、徑、清作「蜺蜺」。
一 二〇五頁下二行首字「博」，徑、清作「薄」。又第一二字「候」，磧、普、南、徑、清作「診」。
一 二〇五頁下三行第七字「亟」，磧、普、南、徑、清作「承」。又第一一字「名」，磧、普、南、徑、清作「石」。
一 二〇五頁下四行「瘞贅」，磧、普、南、徑、清作「瘞贅」。
一 二〇五頁下一一行第一〇字「稍」，磧、普、南、徑、清作「梢」。
一 二〇五頁下一九行第九字「核」，磧、普、南、徑、清作「校」。次頁下二行第七字同。
一 二〇五頁下二〇行第三字「皆」，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〇五頁下二二行第九字「作」，磧、普、南、徑、清作「側」。
一 二〇六頁上一行第八字「正」，磧、普、南、徑、清作「又」。
一 二〇六頁上三行末三字至次行首字「寃句離祇」，磧、普、南、徑、清作「寃句離祇」。
一 二〇六頁上六行「皆具」，磧、普、南、徑、清作「皆備」。
一 二〇六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制」，磧、普、南、徑、清作「制」。
一 二〇六頁上一七行「元先」，磧、普、南、徑、清作「元先」。
一 二〇六頁上一八行第九字「查」，磧、普、南、徑、清作「槎」。下至本頁中一行第三字同。
一 二〇六頁上二〇行第七字「者」，磧、普、南、徑、清作「著」。
一 二〇六頁上二二行第九字「堡」，磧、普、南、徑、清作「保」。
一 二〇六頁中二行第八字「沈」，磧、南無；普、徑、清作「傾」。

一 二〇六頁中三行「正德」，磧、普、

南、徑、清作「政德」。

一 二〇六頁中六行「牡馬」，磧、普、

南、徑、清作「壯馬」。

一 二〇六頁中一四行第九字「擊」，

磧、普、南、徑、清作「繫」。

一 二〇六頁中一八行第四字「之」，

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二〇六頁下五行「天宮」，磧、普、

徑作「天官」。

一 二〇六頁下七行末字「兩」，磧、

普、南、徑、清作「雨」。

一 二〇六頁下一一行末字「古」，磧、

普、南、徑、清作「是古」。

一 二〇六頁下一四行第五字「有」，

磧、普、南、徑、清作「爲」。

一 二〇六頁下一九行第六字「殞」，

磧、普、南、徑、清作「損」。

一 二〇六頁下末行「余旦」，磧、普、

南、徑、清作「爾日」。

一 二〇七頁上一行第一二字「其」，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〇七頁上七行首字「攘」，磧、

南作「攘」；普、徑、清作「攘」。

一 二〇七頁上一一行「雲山」，磧、

普、南、徑、清作「雪山」。

一 二〇七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

卷）。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跋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漁獵篇第七十三

慈悲篇第七十四

漁獵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敬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
殺害為重眾生貪濁愛戀已身刑害
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
貪彼甘肥置羅萬種或擊鷹放犬冒
涉山丘擲劍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
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釣魚金九彈鳥
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六罷新
胎巢無舊卵既窮草澤命侶游歸於
是脂消鼎鑊空碑枯形識附羹中
竟依鱗裏何期已身可重彼命為輕
遂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止存口腹不
顧酸傷但為庖厨橫加屠割致使怨
家讎隙偏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
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
時暫捨菩薩為此殷眉大士由茲拔濟
但惟四生遞受六道輪迴或此身怨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三張

府昔是至親曩世密交今成疎友改
形易貌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
測但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
愍濟為用常應徧游地獄代其受苦
廣度眾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
六一者為利餒養羔羊肥已轉賣二
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餒養豬
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
者為利餒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
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雞令肥肥
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
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
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
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為眾生永
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
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
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豬四捕鳥
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
十呪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
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
屠羊養雞養豬亦復如是捕鳥者若殺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三張

鳥自活捕魚獵師亦皆如是作賊者常
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
守獄自活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
屠犬者旃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
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為
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豬捕
鳥捕魚獵鹿置兔劫盜魁膾害牛縛
象立壇呪龍守獄讒搆好為損等屠
羊者為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養雞
豬等隨其所應縛象者常處山林調
執野象立壇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
自活讒搆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
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
事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
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謂身語
方便為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
不律儀業

又出曜經云南海卒涌驚濤浸灌有
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
此及漫水未減豈可逆上還歸大海
復礙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
跳舟得度次魚復憑草獲過其第三
魚氣力消竭為獵者得之佛見而說

偈曰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五

大經

是日已過 命則隨滅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為說經法師質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盡以付弟剃頭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弟見嫂思念兄反戒還奪基業便語賊帥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頭來賊帥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為說法汝無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脚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洩泣之淚過於四河飲親之乳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五

大經

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眾苦皆從習生有斯眾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聞佛所說霍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臂往持與弟便持臂著於嫂前語其婦言常云思念前臂此是其臂其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虛便殺其弟諸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波羅奈國有王名婆羅達出行游獵馳逐走獸迷失徑路不知出處草木參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眾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不能舉手即便持脚示其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持一脚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期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已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五

大經

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尔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

頌曰

樂由放逸苦已憂身 榮位寵辱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塗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為怪

晉誰郡周子文等游獵受現報

宋阮雅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鄒文立以屠為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隋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犬訴生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晉州屠兒殺豬有徵驗

楚王游于苑白猿在焉王命善射者

令射之數發獲搏矢而嬉乃命由基

養由其撫弓則獲抱木而號及六國

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為虛發而下

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

白可有聞鴈從東方來而更羸虛發

而鳥下焉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

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

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參位問其故以

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

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申手欲引

人名曰侯引去則死母謂神明而異

之諸君偶未之見耳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

桓公與文姜俱到于齊齊襄公通其

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

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

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乃

拉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上晉人告于

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

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思何辭

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

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

貝丘有大夫從者曰日見豕乃彭生

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

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

其臣連稱管至肅二人作亂遂殺襄

公焉

續按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

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

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提弓箭鏑

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城喚曰

阿鼠

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

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魂厥伏

續按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

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文著黃衣

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尅明當戰

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

君耳何用為別荅曰明食時君可出

溪邊敵從北來我南住應白帶者我

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

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亦

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

便相盤繞白晝勢弱射人因引弩射

之黃晝者即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

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

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還傳一年獵所

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

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

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

辭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

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鳥衣人皆

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

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

其孰如此

宗阮雅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

隋鍾離太守阮惔在郡惔使雅宗行

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馬行達民

家恍忽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為死輦

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

一百許人縛雅宗去行數十里至一

佛圖僧眾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十張

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剥
齋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
水釣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為鱸狀又
鑊煮鑊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
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
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
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
曰唯三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
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
也魚肉自死此可噉耳齋會之日悉
著新衣無新可澣也稚宗因問我行
拔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
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尔愚昧不
識緣報故以相誡因尔便蘇數日能
起由是遂斷漁獵云 右一驗出
真祥記
梁小莊嚴寺在津康定陰里本是晉
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
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
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即加
剗剖鹿懷一麝尋當產育就庖哀切
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
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
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十張

迴買此地為立伽藍 見梁京
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為驃騎將
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
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
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
里里人親族為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
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隣里
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覓乃見
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
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
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
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
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
寺丞蔡宣明曾為代府法曹為臨
說之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
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
圍繞略牀歟鳥曰急還我頭來略輒
頭痛氣絕父蘇因請眾僧急為諸
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
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
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耳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十張

三常盜隣雞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
未起其門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
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
呼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
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
種且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
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
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
小兒前入小兒入闔城門忽閉不見
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
沒蹀小兒忽呼噉走趣南門垂至即
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
既至便闔時村人出因採桑男女甚
眾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
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邪旦來如此
游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
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父兒在
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
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
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
脛已上血肉焦乾其膝已下洪爛如
炙抱歸養療解已上肉如故膝已下
遂為枯骨隣里聞之競問緣由答

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於是邑人男女無簡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為臨說同其隣邑也

唐大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餒鷹既而公疾見五大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過非我罪也大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為追福四大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聞汝以生割我肉齧齧苦痛吾思此毒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犬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故令為汝追福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頃公蘇遂患偏風支體不隨於是為犬追福而公疾竟不美除延安公實憚云夫人之弟為臨說之耳右四張出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畋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

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背爪飛來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背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而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開曰生平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峻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中赫然燃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斗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開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赦令修功德官人赦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逡巡之間遂被二人推入須臾即蘇爪跡極深終身不滅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常以讀

誦為業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劉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北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會見館宇崇峻執仗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求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即蘇活

唐隴西李知禮少矯捷善弓射能騎乘兼攻放彈所殺甚多有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十六

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匹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同伴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却縮數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鞭鞭并縛手足臥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勸聲叫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更無罵詈恣意游行凡經三日向於西北出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群可滿三畝餘地摠來索命漸相逼近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嚙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五尺圍亦如之共剥知禮皮完須臾摠盡唯面及目白骨兼見五藏及以此肉分乞禽獸其肉落而復生生而復剥如此三日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十七

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摠失知禮迴顧不見一物遂即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逐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咬食良久鬼遂到迴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云檀越大飢授之三九白物如東令禮噉之時便大飽而語之曰檀越還家僧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稍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兄女并婢賣箱并有錢絹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此婢及以姪女游戲意甚怪之迴首北望即見一鬼挺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右三類世更詳記唐顯慶三年徐玉任晉州刺史之時有屠兒在市東街殺一猪命斷湯燂皮毛並落死經半日食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十八

刃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牀下而臥市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共為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胆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叢如臂許出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五年方平并州晉陽縣人王同仁徐王有緣正具見說之慈悲篇第七十四 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國王部

畜生部 觀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羈絆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圖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罄拳握之珍撤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篋筭以獎其意玉帛以表其誠身

肉骨髓尚不實惡況復外財寧生愛
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
而物亦空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為於一切眾
生修菩薩行為此法眼於諸眾生起
大慈心捨己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
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
如十突盧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
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
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
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
持禁戒而無缺犯一佛所無量供
養一佛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
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
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病苦
之者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依者
為作歸依無趣向者為作趣向令其
安住我已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
慈愍一切苦惱眾生故發大堅固勇
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今於此
皆具世間無大道師儉法之時於如
是等諸眾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
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眾生安置
善道及涅槃樂

又雜寶藏經云余時如來被加陀羅
刺刺其脚足血出不止以種種藥塗
不能得差諸阿羅漢於香山中取藥
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世尊所
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眾生有
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
異者脚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

故知諸佛大悲於
諸含識平等無異

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
名曰慧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
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生時有八
萬四千藏自然而出於四天道隨所
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作是
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
恐來世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為
以無上道故施為以退轉耶即化作
男子自相謂言王慧燈教我等行十
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臣皆往白
王王答言不我先有是語今閻浮提
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

不邪見我當為王是故無是語汝等
今可嚴駕象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
天象既至王即便乘王言可示我彼
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即示王
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答言實
余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
言有問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
就菩薩生食其肉飲其血乃得行十
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我於無始世
已來經歷眾苦輪轉五道或受截手
截脚耳鼻出眼截頭竟何所益即取
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投與彼人
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
奉行十善時彼男子不堪王慧燈威
德即沒不現忽有天帝而在前立問
王言王今布施為一天下二三四天
下耶為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
答言我布施不為天下乃至魔梵等
我作意欲求無上正真一切智度未
度者解未解者未得涅槃者令得
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
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
燈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

法苑珠林卷四 第三張 戒

露灌其身上即便灌之瘡即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今時利益眾生王者豈異人乎即今父王白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慧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郭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

又大悲分陀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大劫今時此土名無塵彌樓跋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為閻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教語何不出家六子即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其言已令一切閻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為六分持與六子勸以菩提我即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子不和順興兵交戰各不自寧令

法苑珠林卷四 第三張 戒

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充足捨林而去往詣中國上障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宮皆悉大動彌樓傾搖海水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即從山上便自投身以奉願故即成高山高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充以奉願故晝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亦四邊皆有人頭悉具髮眉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唱言咄汝諸眾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充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三垂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充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唇取齒取舌者以奉願故尋即還復不盡不減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充充滿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四大海施已身充若干須彌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彌樓以鼻施與猶若大彌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徧安呵剎善男子觀我於十

法苑珠林卷四 第三張 戒

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施以無量阿僧祇眾生無一念煩而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普捨十方梵伽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充彼眾生河沙大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我永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我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鼻地獄

又大悲分陀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佛刹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為轉輪王名曰燈明以善勸化一切眾生我時出游觀園見有一人反縛兩臂極為急切即問諸目此人何罪諸目答言此誑王法敢是天民常由輸課六分輸一此人違命即告諸目速放斯人儲糧蘇油勿苦索之目答王言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夫人及諸眷屬厨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王力終不可得我時愁憂却自思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五百子皆勸以菩提即今此閻浮提為五百

分付與諸子即捨詣林求仙梵行南
近大海夏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
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又得五神通
尔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
獲衆寶聚其中商主名曰宿王小福
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衆
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
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
藏寶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彼
摩訶薩擁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
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刹常逐於
後伺求其便彼於晝日放暴風雨使
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其恐
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
風雨神等乃至稱喚父母所愛兒息
之聲尔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即生
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導導
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
尔時即以繒帛而自纏手內著油中
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
六年游四梵處為益衆生故食衆果
既化八萬四千諸龍夜叉令住不退
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

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
彼諸商人安隱得到即自立願如
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
得為商主操如意珠於此佛土一切
十方梵伽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
於衆寶一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衆
寶隨意充足無量阿僧祇衆生令
住三乘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
云
福德善丈夫悲心施惠手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
如曠野樹行人熱時皆往歸趣菩薩
愛樂名勝得解脫若有人來語菩
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即以財物
而賞使者菩薩即以餘物而與乞者
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懷
憐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
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語猶如親友壞
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見之亦復歡
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
意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
恐怖我當為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

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為生人若不
如是名為死人若不來者自往施之
有來求者尚捨身命況復財物若無
悲心不名為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
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
悲愍心雖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
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為施者商
賈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
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
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樂不能救
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
得果時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
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
最勝

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今
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
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
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
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
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
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
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
衆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

書石乃知真偽假使怨家亦如親友
國王部第三

如佛說曰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
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
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
三昧慈哀衆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
狀極是比丘髀上生大惡瘡國中醫
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即爲淚出時
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卧夢
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
者當得生人天血飲食之即得愈矣
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
彼藥法所難得勅問目下王第一太
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
實最爲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
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
瘡即除愈身得安隱王聞得愈大喜
悅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歡喜
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良由行同佛心
身創得復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王子兄弟二人
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糧食都盡弟即
殺婦分肉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
此肉藏弃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

共食弟婦肉盡欲得殺嫂兄言莫殺
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既過曠路到神
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
亡唯兄獨在是時王子見一被刑無
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活彼刑
人王子爲人少於欲事採華果去
其婦在後與刑人通以有私情深疾
其夫於一日中逐夫採華至河岸邊
而語夫言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
有深河或當墮落婦言以索繫腰我
當挽索小近岸邊婦挽其夫愠著河
中以慈善力隨水漂而去不沒死於
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
中誰應爲王遙見水上有黃雲蓋相
師占已黃雲蓋下必有神人遣人水
中而往迎接立以爲王之舊婦婿彼
刑人展轉乞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
有一好婦擔一刑臂恭承孝順乃聞
於王王聞是已即遣人喚來到殿前
王問婦言此刑人者實尔夫不答言
實是王時語言識我不耶答言不識
王言汝識某甲不諦向王看然後慚
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欲知王

者即我身是尔時婦者旃遮婆羅門
女帶木杆誇我者是尔時刑手足者
今提婆達多是故知善惡
目驗有徵
又菩薩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世
時此閻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
婆檀寧夫人字跋摩竭提時世穀
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癘時王亦病夫
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
時婦產兒又無婢使產後飢虛復無
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
自欲噉兒即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爲
悲感舉聲大哭尔時夫人欲還宮中
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便
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
子便自念言何忍噉其子實作是念
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
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具答之夫
人聞之心爲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
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
貴或復稽遲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
在呼吸不逾時節不如自噉其子以
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食食之可
不答言課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

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願言
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
作輪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
成無上正真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
人適欲舉刀便割一乳應時三千大
千世界為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
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無
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虛空中皆為悲
泣住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
為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
德用求無上正真之道度脫一切眾
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為
證於是夫人即時立誓我今所施功
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
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
佛不久諸天歡喜即便現形歎夫人
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為痛耶答
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令
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言已訖應時變
為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
中眾病消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
後王崩即拜為王人民熾盛國遂興
隆佛告王言尔時夫人者今我身是

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衆歡喜作禮
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
云佛往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彌迦女
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
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
威光無量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
五百人等遙見彌勒清淨白佛言世
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
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誡經為我解
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當為汝
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
有世界名勝華敷佛號彌勒常以慈
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
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
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
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
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
即便信伏為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
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
來必得成佛而號彌勒於是捨家即
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

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
水暴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
日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一兔王
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
是言今此仙人為佛道故不食多日
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
當為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
即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衆生
愛身空生空死未曾為法我今欲為
一切衆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
法師尔時兔王告諸兔言我今以身
欲供養法師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
諸山樹神等即積香薪以火然之兔
王母子圍繞仙人足滿七布白言大
師我今為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
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免白仙
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為法久住令
諸衆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
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思惟
正念三寶尔時兔子聞母所說跪白
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
我亦願樂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
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

法苑珠林卷十四 第三十四卷 戒 第三

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
供養安樂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
兔王母子為供養故投身火中今安
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
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
說偈曰

寧當燃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眾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噉食食眾生
如佛所說食食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
世世不起殺想常不噉食人白光明
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實戒作此語
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是時天地六
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
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
發無上正真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
知今時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
者今羅睺羅是時誦經仙人者今此
眾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是時五百
群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
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

法苑珠林卷十四 第三十五卷 戒 第四

犍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
跋陀婆羅等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
世乃至樓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
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
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
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
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
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
佛其食食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
飲熱銅

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
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
一切獸中之王力能親護一切諸獸時
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
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
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
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
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
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師
子王眠即便搏取獼猴二子處嶮而
住時王寤已即向就鷲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為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耻

法苑珠林卷十四 第三十六卷 戒 第五

就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游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為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為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
身今時就鷲王復說偈言

若為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獼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獼猴
者即迦葉是雌獼猴者善護比丘尼
是二獼猴子者即今阿難羅睺羅是
時就鷲王者即舍利弗是是故為護依
止者不惜身命

觀苦部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說
若有悲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
莊嚴於五道眾生若起悲心能破煩
惱云何地獄眾生而起悲心此諸眾
生於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作
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等一百三
十六處眾生墮中地裂壁穿墻斷截燒

者無救無歸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脫而起悲心則得增長無量梵福

若人利益衆生觀諸餓鬼種種飢渴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互相踢突焰火焚燒徧體熾然以求救護無能救者此諸衆生何時當離種種苦惱是名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畜生而起悲心應念其中無量苦惱互相殺害空行水陸死法無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噉此諸衆生何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能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於六欲諸天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天之樂不可譬喻種種山谷山峯園林而受快樂既受樂已業盡還退生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獄餓鬼畜生東西馳走繞亂無知受大苦惱是名觀天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人中而起悲心以種種業生於人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有貧窮依恃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觀於五道衆生生五種苦已而興悲心

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涅槃

又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以爪上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爲大地土多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爲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能數數下至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有如甲上土耳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如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當數數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念怨如善友展轉在生死悉曾爲親族譬如樹生華轉成果無異父母妻子友宗親亦如是其行慈心者等意無憎愛不問於遠近乃應爲大慈等心行大哀及至三界人行慈如是者其德逾梵天刀刃不能害縣官及火怨邪思諸羅刹蛇虺電霹靂師子并象虎及餘諸害利一切不敢近無能中傷者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極蟻子不得住若蟻有窟蟻子游行覓食驅逐別處得住

又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修羅對陣鬪戰阿修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悲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徑叢林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今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修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爲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迴還爲阿修羅殺不以軍衆踏殺衆生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修羅軍遙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爲戰策即還退走衆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修羅宮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爲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摧伏阿修羅軍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得十一種功德利益何者爲十一種一睡眠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惡夢三人非人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害六刀箭不傷七火所不燒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餽膳飲食牀座臥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壞

命終得生梵天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四十 踐 得之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爲六小見以啼爲力女人以瞋爲力比丘以忍爲力國王以傲慢爲力羅漢以精進爲力諸佛以大悲爲力是故比丘當念大慈悲力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愍重昏 哀愚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徧法界 據化指祇園 俱銷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脩袂愛馬 六念靜心猿 禪池澄定水 覺意動聲誼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根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言

感應緣 略引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玄奘法師西國行傳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群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將其驢面情無所

畏衆咸觀之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開

法苑珠林卷第四 第四十一 踐 僅

皇末年召入慧日來歸楊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柩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生常恒業凡欲宣述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衣然後升座立性沈審慈仁摠務諸有癩疾膿血穢氣者積皆召集爲補幹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人怪問答云境無滌淨淨穢由心心既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時屬炎鬱屍不臭壞經停百日跏趺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興敬巴蜀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小學神叡澄簡默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兇持戒不群慈救爲先深隱山居來往絕粮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介初無

乖候行感玄微罕有繼者而常懷感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十一 踐 僅

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慈利群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奏勅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仗云將此金舉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闢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達勃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蘇藏即捨衣鉢行僧得施又聞香氣徧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電靄覆所講堂四部驚嘆美聲彌遠因邁微疾卒於永徽年中

古此三驗出唐高僧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爲泗洲連水縣

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據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捉脚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口其竈上有氣直竄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威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右

此由真報拾遺

唐英法師行傳云婆羅痾斯國內有烈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脩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獐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脩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日涉豐水草游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日間二三子情厚意密

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日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訟水濱銜一鮮鯉獲於林樹採菓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介曹未和後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後狐曰多聚樵薪方有所作後狐競馳衡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食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餘燼收歎傷歎良久謂狐後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二一三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二一三頁上二行撰者，磧、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二一三頁上三行「漁獵篇第七十三」下，磧、普、南、清有夾註「此有二部」。
 - 一 二一三頁上四行「慈悲篇第七十四」，徑、清無。
 - 一 二一三頁上五行「漁獵篇此有二部」，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二一三頁上五行與六行之間，清有「述意部引證部」一行。
 - 一 二一三頁上六行「第一」，徑無。
- 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二一三頁上一六行第七字「已」，

〔磧、普、南、徑、清作「此」。

一 二一三頁中一行首字「府」，〔磧、

〔南作「俯」。

一 二一三頁中末行第八字「復」，〔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三頁下一行第九字「皆」，〔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三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常」，

〔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 二一三頁下一五行末字「語」，〔磧、

〔普、南、徑、清作「諸」。

一 二一四頁上八行首字「頭」，〔磧、

〔普、南、徑、清作「除」。

一 二一四頁上一一行「賊師」，〔普、

〔南、徑、清作「賊師」。一二行同。

一 二一四頁上末行「四河」，〔磧、普、

〔南、徑、清作「四江」。

一 二一四頁中三行「霍然」，〔磧、南、

〔徑、清作「豁然」。

一 二一四頁中六行首字「婦」，〔磧、

〔普、南、徑、清作「嫂」。

一 二一四頁中一八行第一二字「一」，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四頁下一六行與一七行之間，

〔徑有「吳臨海人射獵助殺蛇受現報」一行。

一 二一四頁下末行「犬訴生」，〔磧、

〔普、南、徑、清作「大王」。

一 二一五頁上四行「晉州」，〔磧、普、

〔南、徑、清作「進州」。

一 二一五頁上六行「搏矢」，〔磧作「博

矢」。

一 二一五頁上七行首字「養」，〔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五頁上一〇行首字「白」，〔磧、

〔普、南、徑、清作「白」。又第一二

字「羸」，〔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五頁上二〇行第七字「到」，

〔磧、普、南、徑、清作「朝」。又第一

〇字「齊」，〔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五頁中一行首字「拉」，〔磧、

〔普、南、徑、清作「抵」。

一 二一五頁中三行第一二字「思」，

〔磧、普、南、徑、清作「惡」。

一 二一五頁中六行「大豕」，〔磧、普、

〔南、徑、清作「犬豕」。

一 二一五頁中一六行「失覓」，〔磧、

〔普、南、徑、清作「失魄」。

一 二一五頁中二一行「爲別」，〔普、

〔徑、清作「報爲」。

一 二一五頁下四行第七字「日」，〔磧、

〔普、南、徑、清作「因」。

一 二一五頁下一八行首字「隋」，〔磧、

〔普、南、徑、清作「隨」。又第一一

字「使」，〔磧、南、徑、清作「便與」；

〔普作「使與」。

一 二一五頁下二〇行末字「舉」，〔磧、

〔普、南、徑、清作「舉」。

一 二一六頁上三行第二字「釣」，〔磧、

〔普、南、徑、清作「鈎」。

一 二一六頁上一五行第八字「云」，

〔磧、普、南、徑、清作「耳」。又夾註

右「一驗」，〔磧、普、南、徑、清作

「一人」。

一 二一六頁中一四行「蔡宣明」，〔磧、

一 普、南、徑、清作「案宣明」。

一 二一六頁中一行「說之」下，磧、

普、南、徑、清有夾註「出冥報記」。

一 二一六頁中二二行「云耳」，磧、

普、南、徑、清作「云爾」。

一 二一六頁下一行第五字「雞」，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一六頁下二行第四字「門」，磧、

普、南、徑、清作「聞」。

一 二一六頁下四行首字「呼」，磧、

普、南、徑、清作「喚」。

一 二一六頁下六行第二字「且」，磧、

普、南、徑、清作「旦」。

一 二一六頁下一四行第一一字「似」，

磧、南作「似見」。

一 二一六頁下末行「競問緣由」，磧、

普、南、徑、清作「競來問由」。

一 二一七頁上一〇行第四字「過」，

磧、普、南、徑、清作「禍」。

一 二一七頁上一九行「不隨」，磧、

普、南、徑、清作「不遂」。

一 二一七頁上末行「畋獵」，磧、普、

南、徑、清作「遊獵」。

一 二一七頁中七行「生平」，磧、普、

南、徑、清作「平生」。

一 二一七頁中一行三行「五斗」，磧、

普、南、徑、清作「五升」。

一 二一七頁中一行五行第一一字「開」，

磧、普、南、徑、清作「開」。

一 二一七頁中末行第一二字「常」，

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 二一七頁下一行末字「業」下，磧、

普、南、徑、清有夾註「出冥報記」。

一 二一七頁下二行「縣泉村」，磧、

普、南、徑、清作「懸泉村」。

一 二一七頁下五行「北隣」，磧、普、

南、徑、清作「比隣」。

一 二一七頁下二〇行末字「活」下，

磧、普、南、徑、清有夾註「出冥報

記」。

一 二一七頁下二一行「趨捷」，徑、

清作「趨捷」。

一 二一七頁下二二行「兼攻」，磧、

普、南、徑、清作「兼工」。

一 二一八頁上一八行第七字「近」，

磧、普、南、徑、清作「亦」。

一 二一八頁中四行第一〇字「逐」，

磧、普、南、徑、清作「逐」。

一 二一八頁中一行五行「挺劍」，磧、

普、南、徑、清作「拔劍」。

一 二一八頁中一行九行夾註左「冥報

記」，磧、普、南、徑、清作「冥報拾

遺」。

一 二一八頁中二〇行「徐玉任晉州

刺史」，磧、普、南、徑、清作「徐王

任進州刺史」。

一 二一八頁中二一行「東衡」，磧、

普、南、徑、清作「東巷」。

一 二一八頁下一〇行夾註左「椽正」，

磧、普、南、徑、清作「隊正」。又「說

之」，至此，徑卷第八十終，卷第

八十一始。

一 二一八頁下一一行「此有五部」，

徑無。

一 二一八頁下一二行至一三行「述

意部……觀苦部」，徑無。

一 二一九頁上一行第六字「寶」，磧、普、南、徑、清作「保」。

普、南、徑、清作「保」。

一 二一九頁上二二行「大道師」，磧、普、南、徑、清作「大導師」。

普、南、徑、清作「大導師」。

一 二一九頁中四行「加陀羅」，磧、普、南、徑、清作「佉陀羅」。

普、南、徑、清作「佉陀羅」。

一 二二〇頁中四行第三字「障」，磧、南、徑、清作「彰」。

南、徑、清作「彰」。

一 二二〇頁中一行「髮眉」，磧、普、南、徑、清作「髮毛」。

普、南、徑、清作「髮毛」。

一 二二〇頁中一九行第九字「猶」，磧、普、南、徑、清作「猶如」。

磧、普、南、徑、清作「猶如」。

一 二二〇頁中二二行「中彌樓」，磧、普、南、徑、清作「中彌樓山」。

普、南、徑、清作「中彌樓山」。

一 二二〇頁下四行「疏伽」，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中五行同。

南、徑、清作「恒」，次頁中五行同。

一 二二〇頁下六行第二字「河」，磧、普、南、徑、清作「恒」。

普、南、徑、清作「恒」。

一 二二〇頁下一五行末字「敢」，磧、清作「豈」。

清作「豈」。

一 二二一頁上四行第九字「商」，磧、普、南、徑、清作「商」。下同。

普、南、徑、清作「商」。下同。

一 二二一頁上一行第一一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

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 二二一頁上一二行「晝日」，清作「晝日」。

「晝日」。

一 二二一頁中四行第五字「操」，磧、普、南、徑、清作「採」。

普、南、徑、清作「採」。

一 二二二頁上二〇行第六字「云」，磧、普、南、徑、清無。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二二頁上末行第四字「弃」，磧、普、南、徑、清作「舉」。

普、南、徑、清作「舉」。

一 二二二頁中一行第九字「挨」，磧、普、南、徑、清作「推」。

磧、普、南、徑、清作「推」。

一 二二二頁中一二行「而去」，磧、普、南、徑、清作「去而」。

普、南、徑、清作「去而」。

一 二二三頁上五行第六字「便」，磧、普、南、徑、清作「更」。

普、南、徑、清作「更」。

一 二二三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上

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上

一三行第七字同。

一 二二三頁下九行首字「愛」，磧、普、南、徑、清作「受」。

普、南、徑、清作「受」。

一 二二四頁中一三行第三字「獸」，

磧、普、南、徑、清作「諸獸」。

一 二二四頁下二〇行第一一字「心」，磧無。

磧無。

一 二二五頁上九行「應念其中」，磧、普、南、徑、清作「餓鬼之中」。

普、南、徑、清作「餓鬼之中」。

一 二二五頁上一八行「繞亂」，磧、普、南、徑、清作「迷亂」。

普、南、徑、清作「迷亂」。

一 二二五頁上二二行第五字「恃」，磧、普、南、徑、清作「視」。

磧、普、南、徑、清作「視」。

一 二二五頁中二行第一三字「上」，磧、普、南、徑、清無。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二五頁中一七行「及至」，磧、普、南、徑、清作「乃至」。

普、南、徑、清作「乃至」。

一 二二五頁中一九行「邪思」，磧、普、南、徑、清作「邪鬼」。

普、南、徑、清作「邪鬼」。

一 二二五頁下五行第七字「林」，磧、普、南、徑、清無。

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二六頁上五行「傲慢」，磧、普、南、徑、清作「憍傲」。

南、徑、清作「憍傲」。

一 二二六頁上八行第三字「矜」，磧、普、南、徑、清作「矜」。

普、南、徑、清作「矜」。

一 二二六頁上九行第一一字「據」，

一 磧、普、南、徑、清作「攝」。

一 二二六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根」，
磧、普、南、徑、清作「塵」。

一 二二六頁上一三行末字「言」，
磧、普、南、徑、清作「聞」。

一 二二六頁中二行第八字「來」，
磧、普、南、徑、清作「末」。

一 二二六頁中三行第六字「樞」，
磧、普、南、徑、清作「船」。

一 二二六頁中一〇行「癩疾」，
磧、普、南、徑、清作「厲疾」。

一 二二六頁下二二行夾註「出唐高
僧傳」，
磧、普、南、徑、清作「并出
高僧傳」。

一 二二七頁上三行第九字「據」，
磧、普、南、徑、清作「踞」。

一 二二七頁上四行「捉脚」，
磧、普、南、徑、清作「捉脚」。

一 二二七頁上一〇行第一〇字「代」，
磧、普、南、徑、清作「願代」。

一 二二七頁上一四行第六字「經」，
磧、普、南、徑、清作「安經」。

一 二二七頁上一五行「拾遺」，
磧、普、南、徑、清作「拾遺錄」。

一 二二七頁上二二行第四字「水」，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二七頁中八行「樵薪」，
磧、普、南、徑、清作「樵蘇」。

一 二二七頁中卷末經名，
磧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戒

釋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放生篇第七十五

救尾篇第七十六

放生篇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元元雜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鍛翮驚禽遂投身於索側至如揚生養雀雀寧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昧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市逸仁莫不鼓刃成務群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辜橫逢俎醢致使怨竟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沈隨其飲啄當使紫鱗賴尾並相望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遙於雲漢或聽三歸而寤道何異瞽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鳥共立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戒

釋

也

引證部第二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令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衆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令者犯輕垢罪

又僧祇律云一切道俗七衆等並須澆水飲用若澆得水已使能見掌中細文者審悉看之看時如大象戴竹車迴頃知無應用使可信者教澆不可信者自澆得蟲還送本取水來處安之若來處遠近有池池井七日不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器繩借人若池江水有蟲得唱云此水有蟲若問者答云長者自看若知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戒

釋

友同師者語言此中有蟲當澆水用又十誦律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北遠道共往合衛奉見世尊道中渴乏值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慎護戒故不飲遂渴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後到佛所佛為四衆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欲看我實身何為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澆水囊犯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

又有征行軍人有比丘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安澆囊持用澆水官人聞奏國王王聞之皆欲飲却汝小蟲尚畏不殺況見賊肯害之行人向王分疏云小蟲若於國有害日皆殺却既無有怨何故不聽聽飲王聞放之由行人慈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云經宿之水若不細觀

恐生細蟲若不漉治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殺戒

又智度論云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瘕瘕菩薩令時身為赤魚自以為其疾施諸病人以救其疾又昔菩薩作一飛鳥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非人行處為水神所罾著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藥草著其罾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薩宿世作如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又十誦律云佛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王時有獵師安穀施罾鹿王前行右腳墮毛罾中鹿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噉穀盡令乃現脚相時諸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是羅師來願勤方便出是罾去
余時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力勢已盡毛罾轉急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刃先殺我身然後願放

鹿王今去

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答言

我終不殺汝亦不殺鹿王放汝及鹿王隨意之所去

獵師即時解放鹿王佛言昔鹿王者今我身是五百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鷹王獵者得之有同伴鷹欲代捨命還說偈相報獵師見愍二鷹並放後求寶報恩大意同前

又智度論云王聞鹿言即從坐起而說偈言

我實是畜獸名曰人頭鹿汝雖是鹿身名為鹿頭人以理而言之非以形為人若能有慈悲雖獸實是人我從今日始不食一切肉我以無畏施且可安汝意又善見律云目連為阿育王演本生經云大王往昔有一鷓鴣鳥為六籠繫在地愁怖便大鳴喚同類雲集為人所殺鷓鴣問道人云我有罪不道人答云汝鳴聲時有殺心不鷓鴣鳥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道人即答若無殺心汝無罪也而說偈言
不同業而觸不同心而起善人攝心住

罪不橫加汝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香

山中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水時水中有一鼈出池水食食已向

日張口而眠時香山中有諸獼猴入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眠時

獼猴便作姪法即以身生內鼈口中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猶如鼈所罾失守摩羅捉非芥則不離

時鼈急捉獼猴却行欲入水獼猴急

怖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苦痛力弱任鼈迴轉流離牽曳遇值

岩處鼈時仰臥是時獼猴兩手抱鼈作是念言誰當為我脫此苦難獼猴

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向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

異事念是獼猴為作何等欲戲弄獼猴故言婆羅門是何等寶物滿鉢持

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今時獼猴即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無辜觸惱他救危者賢士命急在不父今日婆羅門若不救我者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七

感

六

須臾斷身生 困厄還山林

余時仙人以偈答言

我今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彌猴法

故態還復生 余時彼仙人 為說往昔事

鼈汝宿命時 曾號字迦葉 獼猴過去世

號字憍陳如 已作姪欲行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今還山林去

鼈聞是語便放捨去頌曰

普親皆眷屬 隔世即相欺 但求現在樂

不知來苦貧 幸我入三塗 楚痛受万危

自非慈救捨 何得命延時

感應緣 略引驗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

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

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

答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

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

多請見之及見聞名弗復怪也謂使

者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

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身倒臥

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

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

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妻姓元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八

感

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

尚相識不皆張惣管交游每數相見

惣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

三年為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

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

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

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

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

荆觀望嘉運見司荆乃益州行臺郎

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

官關東海公間君才學欲屈為此官

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為官得免

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

有相識可舉今作俄有人來云公眠

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

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

屈為記室耳能為之乎嘉運拜謝曰

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

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

璋不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

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

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

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九

感

于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倩君語

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作浮

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浮圖

所云我家狗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

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主者為誰璋

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為天主常

救公瑾故得至今今似不免矣言畢

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澗道指

令由此路歸嘉運具言之其年七月

蘇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蘇

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為記室辭不識

文字別有吳人陳子良平公瑾亦止

但二人止後嘉運嘗與人同行於路

忽若見官府者嘉運色憂怖唯趨

走頃之乃定同侶問之答曰而見東

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仍說陳

子良極訴君霍司荆為君被誚讓君

幾不免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

嘉運在蜀之日將挾池取魚嘉運時

為人講書得絹數十匹因買池魚贖

生謂此也至貞觀中車駕在九城宮

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

文本錄以奏云余嘉運後為國子博

法苑珠林卷第五

出冥報記

遊報

卷五

士卒官

述意部

菩薩部

流水部

商主部

獸王部

述意部第一

夫慈悲弘力之施祈福紓患之請誠至可感列聖同然而觀世大士獨見哀聞是以投火有必糜之軀海漂無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頃言念歸向則洪海可竭烈火飛涼或臨刀頂上白刃不傷或墜墮深坑全身無損或枷禁桎梏散誕形軀如是得力備鑒難盡若懇誠克已必感靈徵若浮漫情情艱危巨救也

菩薩部第二

如僧伽羅刹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動鳥鵲頂上覺鳥在頂懼外墜落身不移搖檢聖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未能飛終不捨去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言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過去世時有玉太子號曰寶華端正殊好從園觀出道見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一張

疏

一人身患病癰見問病人以何等藥療卿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髓血等以塗我身其病乃愈太子聞已即自破身骨髓血等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斟量我身骨髓血等不可稱數求正覺故

又大集經云今時曠野菩薩現為鬼身散脂菩薩現為鹿身慧炬菩薩現為獼猴身離愛菩薩現為羊身盡漏菩薩現為王身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大香光明一菩薩手執燈明為供養十方諸佛從七佛已來與如是佛同為眷屬受持五戒發菩提心為欲調伏一切眾生令發菩提故受此身又雜寶藏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畜一沙彌知此沙彌却後七日必當命終與假歸家至七日頭勅使還來沙彌辭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衆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絕生慈悲心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

法苑珠林卷五

卷五

疏

卷五

師甚怪之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更無餘福得命以救蟻子因緣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長

又治塔亦得延命又治補伽藍

流水部第三

如金光明經云今時流水長者於天自在光王國內治一切衆生患令得平復時長者子有妻名曰水空龍藏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時長者子將是二子次第游行到一大空澤中見諸禽獸多食血突一向馳奔長者念言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馳走時長者子遂便隨逐見有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多有諸魚長者見魚生大悲心時有樹神示現半身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魚可憐汝可與水是故號汝名為流水長者問神此魚頭數為有幾所樹神答言其數具足足滿十千今時流水聞是數已倍生悲心時此空池為日所曝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者四方求水了不能得見有大樹尋取枝葉還到池上與作蔭涼作蔭涼已復更疾走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篇 踐

遠至餘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諸惡人為捕此魚決棄其水不令下過然其決處懸巖難補時長者子連至王所說其因緣唯願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令時大王即勅大目連疾供給自王殿中隨意選取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六象從治城人借索皮囊至彼上流決處盛水象負馳疾至空澤池寫置池中水遂滿滿時長者子於池四邊仿佯而行是魚亦隨循岸而行時長者子復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必為飢火所惱從我求食令時流水告子至家啓父家中可食之物悉載象上急遠來還令時二子如父教勅至家啓祖說如上事令時二子收食載象還至父所長者心喜從子取食散著池中與魚食已令其飽滿復思經中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無過去寶勝如來十號名字復為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十二因緣令時流水及子還家復於後時廣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篇 踐

客醉臥令時其地大震動時十千魚同日命終即生忉利天既生天已思念報恩令時十千天子從忉利天下至長者家時長者子在樓上睡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珠天妙瓔珞置其頭邊復以十千置其足邊復以十千置右脅邊復以十千置左脅邊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積至于膝種種天樂出妙音聲闍浮提中有睡眠者皆悉覺寤流水長者亦從睡寤是十千天子於空游行於王國內皆雨天華復至澤池復雨天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商主部第四

如大悲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之世有大商主為採寶故將諸商人入於大海彼所乘船衆寶悉滿至海中聞其船平壞時彼商人心懷怖畏極生憂惱其中或有得船版者或有浮者有命終者我於令時作彼商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商主言大士商主唯願惠施我等無畏說是語已令時商主即告之言諸大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篇 踐

夫勿生怖畏我令汝等從此大海安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劍而作是念大海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今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得度大海之難作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已身上令善捉持彼諸商人有騎背者有抱肩者有捉臂者令時商主為欲施彼無怖畏故興大悲心起大勇猛即以利劍斷已命根速取命終于時大海漂其死屍置之岸上時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隱受樂平吉無難還闍浮提阿難彼時商主豈異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此生死大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槃彼岸

獸王部第五

如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隔一水衆獸窮逼逃命無地佛言我於令時為大身多力鹿以前脚跨一岸以後脚跨一岸令衆獸蹈背上而度皮肉盡壞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免來氣力

已竭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過已脊折
墮水而死如是久有非但今也前得
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免須跋陀
是佛出世樂行精進今猶不息

又賢愚經云佛過去久遠世時時世
飢餓如來因地慈救衆生作大魚身
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食者無問人
畜皆來取噉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
施其冥血

又受生經云昔者菩薩曾爲鼈王生
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群衆皆修仁
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愍於衆生如
母愛子其海深長邊際難限而悉周
至靡不更歷於時鼈王出於海外在
邊臥息積有日月其背堅燥猶如陸
地賈人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
煮飯食繫其牛馬車乘載石皆苦
其上鼈王欲趣入水畏墮不仁適欲
強忍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
除滅火毒不危衆賈衆賈悲憫謂
潮卒漲悲哀呼嗟歸命諸天唯見
救濟鼈王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曰慎莫
恐怖吾被火焚故捨入水欲令痛息

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知有
活望俱時發聲言南無佛驚興大慈
還負衆賈移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
歡喜還稱鼈王而歎其德尊爲橋梁
多所過度行爲大舟超越三界設得
佛道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
善哉善哉當如來言各自別去佛言
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
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犯法者
應受死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求
恩報命終生常歡喜天從天退還得
受人身不遭王難

若有衆生持戒見大火起焚燒衆生
以水滅火救諸衆生命終生行道天
受種種樂

又如度牒子經說昔有一國穀米踊
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
遍門室無所一獲次至長者大豪貴
門得鹿惡飯適欲出城門中逢一射
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然見沙門
歡喜前爲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
沙門知有狗子疑欲煞之故問其人今

何所賣答曰空行無所獲持沙門又
問吾已見之何爲藏匿殺生之罪甚
爲不善願持我食賀此狗子令命得
濟卿福無量其人答曰不能相與我
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乎
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饒突不肯
隨言沙門又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
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飯以飼
狗子以手摩挲祝願淚出卿罪所致
得是犬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噉使汝
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身得生爲人
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
生焉踴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
屠殺共食狗子命過即生豪貴大長
者家適生憺地便有慈心時彼沙門
分衛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
見彼沙門憶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
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白父母
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爲
作弟子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
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家門之主何
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
食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十九

聽令去隨師學道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立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道意佛世難值經道難聞能與相值無不蒙度畜生尚有得道豈況於人寧不獲果縱復缺犯還生慚愧白淨已來黑垢自滅

又雜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曰羅婆婆為鷹所捉飛騰虛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忽遭此難我聖捨離父母境界而游他處故遭此難如何今日為他所囚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壠中自有境界足免諸難是為我家父母境界鷹於羅婆起憐慢言汝汝今去還耕壠中能得脫不於是羅婆得脫鷹亦還到耕壠大古之下安住止觀然復於古上欲與鷹鬪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鬪瞋恚極威峻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山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古碑身即死時羅婆鳥深伏山下仰說偈言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二

鷹鳥用力來羅婆依自由乘瞋猛威力致禍碎其身我具足通達依於自境界伏怨心隨喜自觀欣其力設汝有兒愚百千龍象力不如我智慧十六分之一觀我智勝殊摧滅於蒼鷹頌曰

含識皆畏死有命懼嶮危如魚困池涸難逢流水涓親疏皆父母何得輒相欺慈悲救厄苦福報自然隨感應緣略引二十五驗

秦沙門釋道同 晉居士呂竦

晉居士徐崇 晉居士張崇

晉將軍王懿 晉嚴猛婦

晉周子長 宋沙門竺慧慶

宋沙門釋曇無竭 宋沙門釋法進

周沙門釋慧瑱 周沙門釋僧實

陳沙門釋慧布 唐沙門釋智聰

唐居士徐善才

秦沙門釋道同鄉里氏族已載前記姚秦和始十八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人共行持炬探究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橫木而過岡最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三

又滅冥然昏闇同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感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炯然狀若焚火倏忽之間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寤彌深屢觀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同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眾僧皆眠同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蠶絲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縷布袴褶毛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同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同公可為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今之時都不見眾會諸僧唯觀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

晉呂竦字茂高兗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巨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說其父當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

有火光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
了了通得歸家火常在前道去船十
餘步竦後與郝嘉賓周旋郝所傳說
晉徐榮者琅邪人當至東陽還經定
山舟人不慎誤墮洄渚中游儻濤波
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
音斯須間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
踊出渚中還得平流沿江還下日已
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
而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
見山頭有火光赫然迴拖趣之徑得
運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
侶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
夜山上是何火光眾皆愕然曰昨風
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
後了其為神光矣榮後為稽府督護
謝敷聞其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船者
有沙門支道蘊謹焉士也具見其事
後為傳亮言之與榮所說同

手脚扭械持身出坑埋築至腰各相
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為娛
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
夜中械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
逐得免脫崇既脚痛同等路經一寺
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
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
理此冤冤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
當分為二崇禮拜已石即破焉崇遂
至京師發白虎樽具列冤氏帝乃悉
加宥已為人所略賣者皆為編戶智
生道人目所親見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
世信奉法父苗苻堅時為中山太守為
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携母南歸
登陟峭嶺飢疲絕糧無復餘計唯歸
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
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
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為淺可得揭
厲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返
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
水裁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朝後自
王丘尚書為徐州刺史嘗欲設齋宿昔

灑埽敷陳香華威列經像忽聞法堂
有經唄聲清婉流暢懿遽往觀見有
五沙門在佛前威容偉異神儀秀
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歡敬沙門迴相
瞻眄意若依然音言未次忽而竦身
飛空而去親表實僚見者甚眾咸悉
欣踊倍增信寤右此四驗
出真祥記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為虎所害
後以猛行至蒿中忽見云君今日行
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
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大而
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婦因
指之虎即搏胡得免也右一驗出
果地錄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垞頭
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愁家家
去五丈數里合暮還五丈未達減一里
許先是空垞忽見四布瓦屋當道門
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
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
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
便為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
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
子為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也捉者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五

卷五

五

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胃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之鬼亦擒子長曾相拖度五丈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為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人面何以得敗便共大笑子長比達

家三更盡右一驗出

宋沙門竺慧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揚大水川陵如一慧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拔已得依浦唯慧慶舫未及得泊飄颺中江風疾浪踊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舫迎颺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徑到上岸一舫全濟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儉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群竭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五

卷五

五

賈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驚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右此二驗出真祥記

宋高昌有釋法進或曰道進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讀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于景環為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掠高昌為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賊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荒饑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饑國蓄稍竭進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饑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饑者前云施汝共食眾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柱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饑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饑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到舉國奔赴號嗽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閭維

法苑珠林卷五

第五十五

卷五

五

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懺為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轡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擅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避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介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群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械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常憑神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周京師大遠寺釋僧實俗姓程雋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群魏孝文大和末年從京至雋因遇勒主

三藏授以禪法三學雖通偏以九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蔚蔚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於一日正午僧寢之時自上樓鳴鐘急衆僧出房怪問所以實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急赴集堂僧既集已又告僧曰人各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思損道俗宜共救厄當尔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北異種香煙及空中經聲伎樂雲屯從堂北門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忘著共逐聽聲人既出盡堂欬摧倒大衆得全免斯危難奏聞梁主勅使問周果如實救梁主三度奉請周主不放梁主遙禮備盡致敬大送珍寶及樹皮納三衣机拂什物等禪師餘物並皆散施唯留納机等見在禪林寺僧互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哀慟二國遺墳現在苑內陳攝山栖霞寺沙門惠布俗姓郝廣陵人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志

行罕儔為君王所重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人所祈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為作佛事去也幸願好任願自努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勅令醫診之縮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不許臨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滅故也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之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時告衆前云昨夜有二菩薩來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品禪師戶俛時怪光盛出戶觀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人也但往述之怡然符合言已端聖而化有見鬼者望見幡華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知布公去世也以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本

住春秋七十有餘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未詳何許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常有虎繞之而已不食已經數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挾船翁曰師欲度江至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同往栖霞舍利塔西經行聖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寤每以常式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與衆辭別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年九十九矣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唐武德初中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來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徧每在京師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第三十二張 卷三

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被捉將去至幽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捉得漢數千人各被反縛將向洪崖羌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賢者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利那不輟次到賢者初下刀時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不覺惶當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在深澗樹枝上墜去岸三百餘尺賢者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今在樹便以手摩項覺項微痛而無片傷即知由念觀音得令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時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且漸下樹循澗東行二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量鞋鞋得著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魁樵素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能伸冬得新樵素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坡到南岸上反顧北看遙見賊營數里人畜聲聞猶未眠臥賢者雖到南岸恐賊來趁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第三十二張 卷三

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踟躕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墜至於四更忽悟開眼見一青狼偉大向賢者前蹲坐將口拄賢者鼻賢者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實我歸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今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今時有誦不得力者良由輕心復由過現宿惡相資所以難感賢者平安到家并將殘樵素呈示道俗知實不虛

道年為白見疏師說之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所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二三二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卷末經名同。
- 一 二三二頁上三行「放生篇第七十五」下，磧、普、南、清有夾註「此有二部」。
- 一 二三二頁上四行「救危篇第七十六」，徑、清無。
- 一 二三二頁上五行「放生篇此有二部」，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二三二頁上五行與六行之間，清有「迷意部 引證部」一行。
- 一 二三二頁上六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序數例同。
- 一 二三二頁上七行「蓋聞」，磧、普、南、徑、清作「蓋聞」。又「元元」，磧、普、南、徑、清作「兀兀」。
- 一 二三二頁上一二行「昧然」，磧、普、南、徑、清作「皎然」。

- 一 二三二頁上一四行「三市」，〔磧、普、南、徑、清作「三布」。
- 一 二三二頁上一九行「紫鱗」，〔磧、南作「紫鮮」。又「相望」，〔磧、普、南、徑、清作「相忘」。
- 一 二三二頁中三行第一三字「令」，〔南、徑、清作「行」。
- 一 二三二頁中七行「地水」，〔磧作「地土」。
- 一 二三二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池」，〔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二三二頁下一行「此中」，〔磧、普、南、徑、清作「此水」。
- 一 二三二頁下二行「從北」，〔磧、普、南、徑、清作「從比」。
- 一 二三二頁下二二行第三字「人」，〔磧、普、南、徑、清作「人義」。
- 一 二三三頁上四行「痿痺」，〔磧、普、南、徑、清作「痿熟」。
- 一 二三三頁上六行「飛鳥」，〔磧、普、南、徑、清作「鳥身」。
- 一 二三三頁上一六行首字「諸」，〔磧、

- 〔普、南、徑、清無。
- 一 二三三頁中一二行「畜獸」，〔磧、南、徑、清作「畜生」。
- 一 二三三頁中二二行第七字「罪」，〔磧、普、南、徑、清作「罪心」。
- 一 二三三頁下八行「裏如」，〔磧、普、南、徑、清作「裏如故」。
- 一 二三三頁下一一行第四字「捉」，〔磧、普、南、徑、清作「促」。又第七字「却」，〔磧、普、南、徑、清作「即」。
- 一 二三三頁下一八行「戲弄」，〔磧、普、南、徑、清作「戲弄耶」。
- 一 二三四頁上七行第六字「令」，〔磧、普、南、徑、清作「令」。
- 一 二三四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復」，〔磧、普、南、徑、清作「須」。
- 一 二三四頁上二〇行第一二字「身」，〔磧、普、南、徑、清作「處」。
- 一 二三四頁下五行第一二字至次行末字「爲……常」，〔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二三四頁下九行首字「令」，〔磧、

- 〔普、南、徑、清作「命」。
- 一 二三四頁下一九行第八字「挾」，〔磧、普、南、徑、清作「殃」。
- 一 二三四頁下二一行「九城宮」，〔磧、普、南、徑、清作「九成宮」。
- 一 二三五頁上二行「此有五部」，〔徑無。
- 一 二三五頁上三行至四行「迷意部……獸王部」，〔徑無。
- 一 二三五頁上八行「海漂」，〔磧、普、南、徑、清作「漂海」。
- 一 二三五頁上一四行「艱危」，〔清作「難危」。
- 一 二三五頁上一七行第九字「孿」，〔磧、南作「孿」；〔普、徑、清作「孺」。又第一二字「覺」，〔磧、普、南、徑、清作「後覺」。
- 一 二三五頁中一行末字「療」，〔磧、普、南、徑、清作「可療」。
- 一 二三五頁下四行夾註左「延命」，〔磧、普、南、徑、清作「延命也」。
- 一 二三五頁下六行「長者」，〔磧、普、

一 南、徑、清作「長者子」。

一 二三五頁下一行「血實」，磧、

普、南、徑、清作「肉血」。

一 二三六頁上一四行「啓父」，磧、

普、南、徑、清作「啓其祖父」。

一 二三六頁中一二行「澤池」，磧、

南、徑、清作「池澤」。

一 二三六頁中一四行首字「商」，磧、

普、南、徑、清作「商」。下同。

一 二三六頁下八行「興大悲心」，磧、

普、南、徑、清作「大悲熏心」。

一 二三六頁下九行第一二字「于」，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六頁下一九行第九字「隔」，

磧、普、南、徑、清作「躡」。

一 二三六頁下二一行第一三字「跨」

磧、普、南、徑、清作「踰」。

一 二三七頁上一行第二字「竭」，磧、

普、南、徑、清作「喘」。

一 二三七頁上一三行「難限」，磧、

普、南、徑、清作「艱嶮」。

一 二三七頁上一五行第九字「背」，

磧、普、南、徑、清作「甲」。

一 二三七頁中四行第一二字「爲」，

磧、普、南、徑、清作「當爲」。

一 二三七頁中五行第三字「過」，磧、

普、南、徑、清無。又第八字「舟」，

磧、普、南、徑、清作「舟航」。

一 二三七頁中九行末字「是」，磧、

普、南、徑、清作「是也」。

一 二三七頁下一〇行末字「汝」，磧、

普、南、徑、清作「爾」。

一 二三八頁上一二行末字「囚」，磧、

普、南、徑、清作「困」。

一 二三八頁中八行第五字「湄」，磧、

普、南、徑、清作「希」。

一 二三八頁中九行「厄苦」，磧、普、

南、徑、清作「危苦」。

一 二三八頁中一二行首字「晉」，清

無。下至一四行首字同。

一 二三八頁中一五行首字「宋」，清

無。第八字同。

一 二三八頁中一六行第七字「周」，

清無。

一 二三八頁中一八行首字「唐」，清

無。

一 二三八頁中二二行第五字「究」，

磧、普、南、徑、清作「穴」。

一 二三八頁下一二行第九字「毛」，

磧、普、南、徑、清作「手」。

一 二三八頁下一三行「道同」，磧、

普、南、徑、清作「道同道同」。

一 二三八頁下二一行第二字「當」，

磧、普、南、徑、清作「嘗」。次頁上

四行第八字同。

一 二三九頁上一二行首字「運」，磧、

普、南、徑、清作「還」。

一 二三九頁上一三行首字「侶」，磧、

普、南、徑、清作「旅」。

一 二三九頁上一六行第一一字「稽」，

磧、普、南、徑、清作「會稽」。

一 二三九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見」，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三九頁中一行「手脚杻械持身

出坑」，磧、普、南、徑、清作「手脚

其械銜身掘坑」。

一 二三九頁中五行第一〇字「等」，
〔磧、普、南、徑、清作「尋」。

一 二三九頁中一行首字「加」，〔磧、
普、南、徑、清作「如」。

一 二三九頁中二〇行首字「厲」，〔磧、
普、南、徑、清作「躡」。

一 二三九頁中二二行「晉朝」，〔磧、
南、徑、清作「晉帝」。

一 二三九頁中末行第二字「丘」，〔磧、
普、南、徑、清作「兵」。

一 二三九頁下五行「瞻盼」，〔磧、普、
南、徑、清作「瞻盼」。

一 二三九頁下七行「欣踊」，〔磧、普、
南、徑、清作「欣躍」。

一 二三九頁下一〇行第八字「免」，
〔磧、普、南、徑、清作「勉」。

一 二三九頁下一行第一二字「麾」，
〔磧、普、南、徑、清作「虎」。

一 二三九頁下一二行「二胡人」，〔南
作「二故人」。

一 二三九頁下一三行第五字「搏」，
〔磧、普、南、徑、清作「擊」。又夾註

右「一驗」，〔磧、普、南、徑、清作
「此一驗」。

一 二三九頁下一四行「五丈浦」，〔磧、
南、徑、清作「五丈浦」。

一 二四〇頁上六行首字「丈」，〔磧、
普、南、徑、清作「大」。

一 二四〇頁上一〇行第六字「敗」，
〔磧、普、南、徑、清作「故」。又第一
三字「比」，〔磧、普、南、徑、清作

「次」。

一 二四〇頁上一二行「慧慶」，〔磧、
普、南、徑、清作「惠慶」。下同。

一 二四〇頁上一三行末字「慧」，〔磧、
普、南、徑、清作「惠慶」。

一 二四〇頁上一五行第八字「舫」，
〔磧、普、南、徑、清作「船」。一七行
末字同。

一 二四〇頁上一六行「浪踊」，〔磧、
普、南、徑、清作「浪涌」。

一 二四〇頁中七行第一一字「于」，
〔徑、清作「子」。

一 二四〇頁中一行「荒餓」，〔磧、

〔普、南、徑、清作「飢荒」。

一 二四〇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舉」，
〔磧、普、南、徑、清作「舉」。

一 二四〇頁下八行第二字「美」，〔磧、
普、南、徑、清作「美貌」。

一 二四〇頁下一九行「常憑神」，〔磧、
普、南、徑、清作「恒憑神力」。

一 二四〇頁下二一行末字「僑」，〔磧、
普、南、徑、清作「威」。

一 二四〇頁下末行末字「主」，〔磧、
普、南、徑、清作「那」。

一 二四一頁上二行首字「調」，〔磧、
普、南作「雕」。又第一一字「蒨」，
〔磧、普、南、徑、清作「榮」。

一 二四一頁中九行「診之」，〔徑、清作
「證之」。

一 二四一頁中一〇行第一〇字「終」，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四一頁中一九行首字「見」，〔磧、
南作「其」。又末字「但」，〔磧、普、
南、徑、清作「旦」。

一 二四一頁中二二行第九字「知」，

一 二四一頁下三行首字「許」，磧、普、南、徑、清作「見」。

一 二四一頁下五行第一一字「常」，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四一頁下九行「栖霞」，磧、普、南、徑、清作「恒」。一六行第三字同。

一 二四一頁下二二行「京師」，磧、普、南、徑、清作「栖霞寺」。

一 二四一頁下二七行末字「歸」，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四二頁上九行第五字「尺」，磧、普、南、徑、清作「京城」。

一 二四二頁上一行第九字「項」，磧、普、南、徑、清作「步」。

一 二四二頁上一二行「片傷」，磧、普、南、徑、清作「頂」。

一 二四二頁上一七行第七字「魁」，磧、普、南、徑、清作「損傷」。

一 二四二頁上一九行「豈能」，磧、普、南、徑、清作「豈得」。

一 二四二頁中二行第五字「坐」，磧、普、南、徑、清作「坐息」。又第一三字「眼」，磧、普、南、徑、清作「目」。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怨苦篇第七十七

此有七部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述意部 傷悼部 五陰部

八苦部 雜難部 蟲畜部

地獄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輪轉六道侵移神明不朽識
慮冥持乍死乍生時來時往棄捨身
命草籌難辯惟大地丘阮莫非我
故身滄海川流皆同吾淚血以此而觀
誰非親友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
之情時復影響群邪愚闇不識親疏
遂使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更互屠割
共為怨俯歷劫相讎苦報難盡靜思
此事豈不痛心也

傷悼部第二

如中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轉輪不知苦之
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
切草木以四指量斲以為籌以數汝
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述意部

傷悼部

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
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故不知苦之本
際

佛告諸比丘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
乳多於苑伽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
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母乳無
量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
母乳數無量汝等長夜棄於塚間膿
血流出亦復如是或墮地獄畜生餓
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

佛告諸比丘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
出身血甚多無數過苑伽河水及四
大海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
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駝驢牛
禽獸類等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
無量或身命終棄於塚間膿血流出
其數亦復如是或長夜輪轉生死喪
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或喪失
錢財為之流淚甚多無量過四大海
水

佛告諸比丘汝等見諸衆生安隱諸
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
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或見諸衆生受

法華經第六

第三

取字

苦惱當作是念我昔長夜輪轉生死以來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或見諸衆生而生恐怖衣毛爲豎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爲傷害者爲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其苦之本際或見諸衆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過去世時必爲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大莫令增長今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切中積聚其身骨常積不腐壞如毗富羅山若諸聖弟子正智見真諦此苦及苦因離苦得寂滅修習八道跡正向般涅槃極至於七有天人來往生盡一切諸結究竟於苦邊

佛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轉之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亦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譬如大雨滴漚一生一滅是衆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頸

法華經第六

第四

取字

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注東西南北無斷絕處如是四方無量國土劫壞如天普雨天下無斷絕處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死瑞一華冠自萎二衣裳垢坌三腋下流汗四不樂本位五玉女違伴時彼天子愁憂苦惱推背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子愁憂聲便勅一天子此何等聲乃徹此間彼天子具報所由今時釋提桓因自往其所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惱乃至於斯天子報言尊者那得不愁命將欲終有五怪衰令此七寶宮殿悲當忘失及五百玉女亦當星散所食甘露今無氣味是時釋提桓因語彼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乎一切行無常生者必有死不生則不死此滅最爲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一切諸行

法華經第六

第五

取字

無常之物欲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子報言云何天帝那得不愁我今天身清淨無滌光逾日月靡所不照捨此身已當生羅閱城中猪腹中生常食屎溺死時爲刀所割是時帝釋語言汝今可自歸佛法衆便不墮三惡趣故如來亦說此偈

諸有自歸佛不墮三惡趣盡漏處天人便當至涅槃

今時彼天問帝釋言今如來竟爲所在帝釋報曰今如來在摩竭提國羅閱城中迦蘭陀竹園所天子報言我今無力至彼帝釋報言汝當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言唯願世尊善觀察之今在垂窺之地願矜愍之今自歸三尊如來無所著時彼天子隨帝釋即便長跪向下方界自稱姓名自歸佛法衆盡其形壽爲真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說此語已不復處猪胎乃生長者家是時天子隨壽長短生羅閱城中大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欲滿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希有

年至十歲父母將至佛所佛為說法
即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
瑕穢後離俗出家得阿羅漢果

又正法念經云余時夜摩天王為諸
天眾以要言之於天人有十六苦
何等十六天人之中善通所攝一者
中陰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
哺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者愛別離
苦七者寒熱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
給使苦十者遣求營作苦十一者近
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里衰惱苦
十三者飢渴苦十四者為他輕毀苦
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
人大苦於人世間乃至命終及餘
眾苦於生死中不可堪忍於有為中
無有少樂一切無常一切敗壞余時
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於人世界中有陰皆是苦有生必歸死
有死必有生若住於中陰自業受苦惱
長夜遠行苦此苦不可說沒於屎溺中
熱氣之所燒如是住胎苦不可得具說
常貪於食味其心常希望於味變大苦
此苦不可說小心常希望於欲不知足

所受諸苦惱此苦不可說怨憎不受會
猶如大火毒所生諸苦惱此苦不可說
於恩愛別離眾生意趣大苦大惡難堪忍
此苦不可說寒熱大苦畏生無量種苦
眾生受斯苦此苦不可說病苦害人命
病為死王使眾生受斯苦此苦不可說
為他所策使常無有自在眾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愛毒燒眾生遣求大受苦
次第乃至死此苦不可說若近惡知識
眾苦常不斷當受惡道苦此苦不可說
妻子得衰惱見眾生大苦出過於地獄
此苦不可說飢渴自燒身猶如猛火
能壞於身心此苦不可說常為輕賤他
親里及知識生於憂悲苦此苦不可說
人為老所堅身羸意劣偃僕任杖行
此苦不可說人為死所執從此至他世
是死為大苦不可得宣說

又九橫經云佛告比丘有九橫九因緣
命未盡時便橫死一為不應飯為飯
二為不量飯三為不習飯四為不出
生五為止熟六為不持戒七為近惡
知識八為入里不時不知法行九為可
避不避如是為九因緣人命為橫盡

一不應飯者名不可意飯亦為飽腹
不調二不量飯者名不知節度多飯
過足三不習飯者名為不知時冬夏
為至他國不知俗宜飯食未習四不
出生飯者為飯物未消復上飯不服
藥吐下由未時消五為止熟者大小
便來時不即時行意藏逮下風來時
制六不持戒者名為犯五戒殺盜姪兩
舌飲酒使入縣官挫杖斫刺或從怨
手死或驚怖念罪憂死七為近惡知
識者坐不離惡知識故不覺善惡八
為入里不時者名為冥行亦里有淨
縣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安入
他家舍九為可避不避者為弊惡象
馬牛車蛇虵并水火刀杖醉惡人等
忤擾是為九橫人命未盡當坐是盡
又五陰譬喻經佛說偈云

沫聚喻於色受如水中泡想譬熱時酸
行為若芭蕉器幻喻如識諸佛說若此
當為觀是要熟省而思惟空虛之為審
不觀其有常欲見陰當余直智說皆然
三事斷絕時知身無所直命盡溫暖氣
捨身而轉逝當其死臥地猶草無所知

法華經第六十六

第九卷

華字號

觀其狀如是但幻而愚貪止止為無安亦無有牢強知五陰如此比丘宜精進是以當晝夜自覺念正智受行寂滅道行除最安樂

五陰部第三

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准法戮之都市今時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見後五人遂自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詐為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既入聚落闕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持瓦器悉空無物既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墮地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六大賊來汝設遇者命終今汝當云何而得免之今時其人恐怖遂增復捨而去路值一河其水漂急無有船筏以恐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為筏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為毒蛇五旃陀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度此河筏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為彼蛇賊所

法華經第六十六

第十卷

華字號

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上手抱腳踏截流而去即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泰然怖懼消除四毒蛇者即是四大五旃陀羅者即是五陰一詐親者即是貪愛投一聚落者即是內六入六大賊來者即是外塵是六大賊唯有諸王乃能遮止者唯佛菩薩乃能遮止是六大賊雖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得四沙門果截其手足亦不能令不劫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如是乃能摧滅六塵惡賊

八苦部第四

如五王經云佛為五王說法人生在世常有無量眾苦切身今粗為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愛別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是為八苦也何為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其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

法華經第六十六

第十一卷

華字號

七日如凝蘇四七日如肉搏五七日五胞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嗽一杯熱食灌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冷切身母飽之時迫仄身體痛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產門劇如兩石峽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懷草上身體細軟草觸其身如履刀劍忽然失聲大呼此是苦不諸人咸言此是大苦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強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熱失度年老頭白齒落目視昏瞶耳聽不聰威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神識轉減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須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沈重水大不調舉身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振強百節苦痛猶被

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
望起須人口燥唇焦筋斷鼻壅目不
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
心懷苦惱言輒悲哀六親在側晝夜
看視初不休息備膳美食入口皆苦
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
作四大欲散鬼神不安欲死之時刀
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
空室家内外在其左右憂悲淒涼痛
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游氣
絕火滅身冷風光火次鬼靈去矣身
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月之間肉壞血
流腫脹爛臭甚不可近棄之曠野衆
鳥噉食肉盡骨乾觸體異處此是苦
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恩愛別苦謂室家内外兄弟妻
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以爲人抄劫各
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婦北非唯一
處爲人奴婢各自悲呼心肉斷絕窈
窕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答
言實是大苦

何謂所求不得苦家內錢財散用追

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不
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
時貪取民物爲人告言一朝有事驢
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
活何日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

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
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
怨各自相避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
挾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陲道相逢
張弓豎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
當余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答言
實是大苦

何謂憂悲苦惱苦謂人生在世長命
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
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年五十
在其酒醉疾病不知作人減少五歲
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知禮義年過
八十老鈍無智耳聾目冥無有法則
復減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
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
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
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内外多
諸病痛亦愁將家財物治生恐失亦

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官開
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遠行未
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
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辦亦愁室
家死無有財物殯葬亦愁至春種
作無有牛犂亦愁如是種種憂悲無
有樂時至其節日共相聚應當歡
樂方共悲啼相向此是苦不答言實
是大苦

又金色王經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
而說偈言

何法名爲苦所爲貧窮是何苦最爲重
所謂貧窮苦死苦與貧苦二苦等無異
寧當受死苦不用貧窮生

又佛地論云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
惡名畏三死畏四惡趣畏五怯畏如
是五畏證得清淨意樂地時皆已達
離

又波斯匿王太后崩經世尊爲王說
偈云

一切人歸死無有不死者隨行種族福
自獲善惡果地獄爲惡行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別唯福能過惡

法苑珠林卷第六

雜部

如是大王有四恐畏無能避者老為大恐畏肥肉消盡病為大恐畏無強健志死為大恐畏盡無有壽恩愛別離為大恐畏無得求住此之四大恐畏一切刀杖祝術藥草象馬人民珍寶城郭可救贖者譬如大雲起雷霹靂斯須還散人命極短壽極百歲其中出者少唯修無常想除去恩愛可得度苦

雜難部第五

如婦人遇害經云佛在世時有一人無婦往詣舍衛國娶婦本國自有兩子大子七歲次子孩抱母復懷軀欲向家產天竺俗禮婦人歸父母國時夫婦乘車載二子當詣舍衛中路食息并牧牛時有毒蛇纏繞牛脚牛遂離羣其夫取牛欲得嚴發見牛為毒蛇所殺蛇復捨牛復纏夫殺婦遙見之怖懼戰慄啼哭呼天無救護者日遂欲冥去道不遠有流河水水對有家居婦怕日冥懼為賊劫棄車將二子到水畔留大子著水邊抱小子度水通到水半狼食其子子噉呼

母時還顧見子為狼所噉驚怖懼失抱中子墮水隨流母益懊惱迷惑失志頓躓水中憤所懷子遂便度水問道行人我家父母為安隱不行人答曰昨夜失火皆燒父母悉盡無餘又問行人我夫家姑妯為安隱不行人答曰昨有劫賊傷害其家姑妯皆死無兒在者其婦聞之愁憂怖懼心迷惑不識東西脫衣裸形迷惑狂走道中行人見大怪之謂邪病鬼神所燒佛在舍衛給孤獨精舍時婦馳走而往趣之令時世尊為大會說法諸佛之法旨者見佛皆眼明聾者得聽瘖者得言疾病除愈羸劣強健被毒不行心亂得定時婦見佛意即得定不復愁憂自視裸形慚愧伏地佛呼阿難取衣與著竟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說經為現罪福人命無常合會有別種種法要心開意解即發無上正真道意得不退轉地又對法論云正生何因苦眾苦所逼故餘苦所依故出胎時復受肢體逼切大苦餘苦所依者謂有生老病死等

眾苦隨逐老何因苦時分變壞苦故病何因苦大種變異苦故死何因苦壽命變壞苦故怨憎會何因苦合會生苦故愛別離生苦故求不得何因苦所求不果生苦故略攝一切五取蘊何因苦履重苦故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世人入海採寶逢有七難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吹船令顛倒二者船中欲壞而漏三者人欲墮水死乃得上岸四者二龍上岸欲噉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逐欲噉之六者地有熱沙走行其上燒爛人脚七者仰視不見日月常冥而知東西甚難也佛告諸弟子若曹亦有七事一者四面大風起者謂生老病死二者六情無愛無限譬喻船滿溢三者墮水欲死謂為魔所得四者二龍上岸噉者謂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三毒蛇者謂人身中三毒六者熱沙燒爛其脚者謂地獄中火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謂受罪之處窈窕冥冥無有出期佛語諸弟子當識是言莫與此會勤行六

事可得解脫

又涅槃經云若外道自餓苦行道者一切畜生悉應得道是故外道受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巖常翹一脚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椶樹葉惡草牛糞之上履服麻衣糞掃毼親飲婆羅衣茹菜噉果藕根油滓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無即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辛味常飲噉泔米泔汁乃云是等能為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不見菩薩摩訶薩人行如是法得解脫者是故先須調心不偏苦身即得果又修行道地經云譬如小兒捕得一雀執持令惱以長縷繫放之飛去自以為脫不復遭厄詣樹池飲自恣安隱縷盡牽還持弄惱苦如本無異修行如是自惟念言雖至梵天當還欲界受苦如故是頌曰

譬如雀縷繫足 通飛縷盡牽復迴
修行如是止梵天 續行欲界不難苦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校勘記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二四七頁中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二四七頁中二行撰者，磧、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清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二四七頁中三行「怨苦篇第七十七」，徑作「怨苦篇第七十七之一」。

又夾註「此有七部」，磧、普、南作「此有五部」；徑無。

二四七頁中四行至六行「迷意部……地獄部」，徑無。

二四七頁中五行至六行「蟲禽部地獄部」，磧、普、南無。

二四七頁中七行「第一」，徑無。

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二四七頁中八行「侵移」，麗作「萍移」。

二四七頁中一行第二字「身」，磧、普、南、徑、清作「陳」。

二四七頁中一九行「轉輪」，磧、普、南、徑、清作「輪轉」。

二四七頁下五行「苑伽河」，磧、普、南、徑、清作「恒河」。一二行同。

二四七頁下二一行末字「諸」，麗作「快」。

二四七頁下末行第六字「趣」，麗作「數」。

二四八頁上二行「曾受」，磧、普、南、徑、清作「亦曾受」。

二四八頁上一一行「斷除」，磧作「御除」。

二四八頁上一八行末字至次行首字「轉之」，麗作「輪轉」。

二四八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漚」，磧、普、南、徑、清作「泡」。

二四八頁中三行「劫壞」，磧、普、南、徑、清作「劫成劫壞」。

一 二四八頁中九行「死瑞」，經、清作「死相」。

一 二四八頁中一行「推胃」，磧、南、

經、清、麗作「推胸」；普作「椎胸」。

一 二四八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令」，

磧、普、南、經、清作「今」。

一 二四八頁中二〇行末字「乎」，南、

經、清作「曰」。

一 二四八頁中二一行「無常」，磧作

「無當」。

一 二四八頁下一行第五字「欲」，磧、

普、南、經、清作「雖」。

一 二四八頁下四行末字「常」，磧、

普、南、經、清作「恒」。

一 二四八頁下七行末字「偈」，南、

經、清作「偈言」。

一 二四八頁下一七行「帝釋」，麗作

「帝釋語」。

一 二四九頁上一行首字「年」，磧、

普、南、經、清無。又第一一字「佛」，

南、經、清作「時佛」。

一 二四九頁上六行「善通」，麗作「善

道」。

一 二四九頁上七行末字「四」，磧、

普、南、經、清、麗作「四者」。

一 二四九頁上八行首字「捕」，經、

清作「希」。

一 二四九頁上一〇行第六字「遣」，

經、清作「追」本頁中八行第一一

字磧、普、南、經、清同。

一 二四九頁上二〇行第一一字「沒」，

磧、南、經、清作「設」。

一 二四九頁中一行「不受」，磧、普、

南、經、清作「不可」；麗作「不愛」。

一 二四九頁中五行「衆生受斯苦」，

磧、普、南、經、清作「生無量苦已」。

一 二四九頁中一行第七字「衆」，

磧、普、南、經、清、麗作「則」。

一 二四九頁中一五行「任杖行」，普、

經、清作「凭杖行」。

一 二四九頁中一八行「九輩」，磧、

普、南、經、清作「九橫」。

一 二四九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飯」，

普作「食飯」。又第一二字「爲」，

磧、普、南、經、清無。

一 二四九頁中二一行首字「生」，經、

清作「生飯」。

一 二四九頁中末行末字「盡」，磧、

普、南、經、清作「所盡」。

一 二四九頁下七行「噫噉下」，磧、

南作「噫吐噉下」；普、經、清作

「噫吐噉下」。

一 二四九頁下一五行第六字「井」，

南、經、清作「並」。

一 二四九頁下一六行「忤擾」，磧、

普、南、經、清作「干擾」；麗作「忤

擾」。

一 二四九頁下一八行「受如水中泡」，

磧、普作「應如水中池」。

一 二四九頁下二一行第九字「當」，

磧、南、經、清作「可」。

一 二四九頁下二二行第一二字「盡」，

磧、普、南、經、清作「氣」。

一 二五〇頁上六行首字「若」上，普、

南、經、清有「如」如「如」，普、南作

「又」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凡夫

若遇身心苦惱起種種惡若得身病

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種種惡以作

惡故輪迴三趣具受諸苦何以故凡

夫之人無念慧故是故生於種種諸

漏是名念漏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

我從往昔無數劫來爲是身心造種

種惡以是因緣流轉生死在三惡道

具受衆苦遂令我遠三乘正覺菩薩

以是惡因緣故於已身心生大怖畏

捨離衆惡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有

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養食瞻

視卧起摩洗其身」一百七十三字；

麗有「如涅槃經云譬如王畜四

毒蛇置之一篋以付一人仰令瞻養

二十五字。

二五〇頁上七行「尔時聞王切令」，

磧作「爾其聞至切令」；普、南、徑、

清作「爾時其人聞王切令」；麗作

「爾時聞王切念」。

二五〇頁上一二行第一三、一四

字「聚落」，磧、普、南、徑、清作「聚

中」；麗作「聚落中」。

一 二五〇頁上一三行「瓊器」，磧、

普、南、徑、清作「缸器」。

一 二五〇頁上一七行「命終」，普、

南、徑、清作「命將不全」。又第三

字「今」，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〇頁中二行首字「抱」，磧、

普、南、徑、清作「把」。

一 二五〇頁中七行「唯有」，磧、普、

南、徑、清作「雖有」。又「乃能」，

磧、普、南、徑、清作「不能」。

一 二五〇頁中一一行「不能」，磧、

普、南、徑、清作「不能盡」。

一 二五〇頁中一八行「別苦」，磧、

普、南、徑、清作「別離苦」。次頁

上一七行同。

一 二五〇頁中二〇行「何爲」，磧、

普、南、徑、清作「何謂」。

一 二五〇頁下四行第七字「灌」，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〇頁下六行「迫仄」，磧、普、

南、徑、清作「迫進」。

一 二五〇頁下一一行「大呼」，磧、

普、南、徑、清作「大叫」。

一 二五〇頁下一四行「昏瞢」，磧、

普、南、徑、清作「瞢瞢」。

一 二五一頁上四行第六字「輒」，磧、

普、南、徑、清作「趣」。

一 二五一頁上一二行第七字「光」，

磧、普、南、徑、清、麗作「先」。

一 二五一頁上一三行「挺直」，磧、

普、南、徑、清作「挺直」；麗作「挺

直」。又「旬月」，磧、普、南、徑、清

作「旬日」。

一 二五一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婦」，

磧、普、南、徑、清作「女」。

一 二五一頁中八行第三字「自」，磧、

普、南、徑、清作「互」。

一 二五一頁中末行「將家」，磧、普、

南、徑、清、麗作「持家」。

一 二五一頁下一六行第八字「惡」，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一頁下一七行「意樂」，磧、

普、南、徑、清作「樂意」。

一 二五一頁下末行第九字「過」，磧、

一 普、南、徑、清、麗作「遏」。

一 二五二頁上二行「肥肉」，磧、普、

南、徑、清作「肌肉」。

一 二五二頁上六行第五字「可」，磧、

普、南、徑、清作「無所」。

一 二五二頁上一四行「婦人」，磧、

普、南、徑、清作「婦人產日」。

一 二五二頁上二〇行「流河水水」，

麗作「河水河水」。

一 二五二頁上二一行首字「對」，磧、

普、南作「確」。

一 二五二頁中五行第四字「夜」，磧、

普、南、徑、清作「家」。

一 二五二頁中七行「劫賊」，磧、普、

南、徑、清作「劇賊」。

一 二五二頁中八行第三字「兒」，磧、

普、南、徑、清、麗作「完」。又第七

字「婦」，磧、南、麗作「母」。

一 二五二頁中一一行第七字「給」，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五二頁中二〇行末字「地」，磧、

普、南、徑、清作「也」。

一 二五二頁下一行「隨逐」，南作「隨

逐」。

一 二五二頁下四行「愛別離」，磧、

普、南、徑、清作「愛別離何因苦別

離」；麗作「愛別離何因苦愛別離

時」。

一 二五二頁下一三行「而知」，磧、

普、南、徑、清、麗作「不知」。

一 二五二頁下一五行「若曹」，磧、

普、南、徑、清作「若遭苦難」。

一 二五二頁下一七行「無愛」，磧、

普、南、徑、清作「所愛」；麗作「貪

愛」。

一 二五二頁下一九行第一三字「謂」，

磧、普、南、徑、清作「爲」。

一 二五二頁下二〇行第九字「燒」，

磧、普、南、徑、清作「剥」。

一 二五三頁上二行「道者」，麗作「得

道者」。

一 二五三頁上三行第五字「悉」，磧、

普、南、徑、清作「長」。

一 二五三頁上七行「油滓」，磧、普、

南、徑、清作「油滓牛糞根莖」。

一 二五三頁上一〇行首字「辛」，磧、

普、南、徑、清作「牛」。又第七字

「米」，磧、普、南、徑、清作「糠」；

麗作「糖」。

一 二五三頁上一三行第六字「不」，

磧、南、徑、清、麗無。又第一三字

「果」，磧、普、南、徑、清、麗作「道

果」。

一 二五三頁上一七行第五字「持」，

磧、普、南、徑、清作「投」。

一 二五三頁上一九行「受苦如故是」，

磧、普、南作「苦惱如故是」；徑、

清作「苦惱如是故」；麗作「受苦

如故於是」。

一 二五三頁上二〇行末字「迴」，磧、

普、南、徑、清作「還」。

一 二五三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

卷）。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寂字三十八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

蟲畜部第六

如禪秘要經云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婬風動四百四脈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鬼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豬胞四百四脈從於子藏猶如樹指布散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十戶蟲圍繞周帀四百四脈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臂釧形團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脈布散諸蟲入毗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

細於秋豪游戲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脈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腎脈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統總相著狀如指環盛青色膿如野豬精臭惡甚甚至藏陰處分為三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脈二脈中生於風蟲細若秋豪似毗蘭多鳥嘴諸蟲中生筋色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脈吸精出入男婦青白女蟲紅赤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累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脈上衝於心乃至頂髻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脈為風所使動轉不停八十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脈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九十八使所熏修法八十戶蟲地水火風動作由此佛告舍利弗若有四眾著慚愧衣服慚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根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

淨觀經卷第七

第五

第六

手反之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過觀此想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復以手反之用覆頭上令此諸蟲衆不淨物先適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見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視之如見癩人那利創蟲如地獄罪人多羅鬼神狀如阿鼻地獄猛火熱焰應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切衆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舍利弗汝今知不衆生身根本種子悉不清淨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淤泥不爲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婬泆不祥幻色婬鬼之所燒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丈夫天人所敬佛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爲四衆說慎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以天眼觀腦髓內自有蟲行名曰腦行游行骨肉生於腦中或行或住當食此腦復有諸蟲住腦髓中若行若食還食腦髓復有髮蟲住於骨外食於髮根以蟲瞋故令髮墮落復有耳蟲住在耳中食耳中肉以蟲瞋故令人耳痛或令耳聾復有鼻蟲住在鼻中食鼻中肉以蟲瞋故能令其人飲食不美腦涎流下以蟲食腦涎是故令人飲食不美復有脂蟲生在脂中住於脂中常食人脂以蟲瞋故令人頭痛復有續蟲生於節間有名身蟲住在人牙以蟲瞋故令人脈痛猶如鍼刺復有諸蟲名曰食涎住舌根中以蟲瞋故令人口燥復有諸蟲名牙根蟲住於牙根以蟲瞋故令人牙痛復有諸蟲名歐吐蟲以食遠多生歐吐是名內修行者脩身觀是十種蟲住於頭中或以聞慧或以天眼初觀咽喉有蟲名曰食涎齟齬食時猶如歐吐涎唾和雜欲咽之時與腦涎合喉中涎蟲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蟲增長令人嗽病若多食膩或食甜或食

熏食或食酢食或食冷食蟲則增長令人咽喉生於病疾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消唾蟲住咽喉中若人不食如上膩等蟲則安隱能消於唾於十脈中流出美味安隱受樂若人多唾蟲則得病以蟲病故則吐冷沫吐冷沫故胃中成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吐蟲住人身中住於十脈流注之處若人食時如是之蟲從十脈中踊身上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於五種嘔吐一風吐二癰吐三唾吐四雜吐五蠅吐若蟲安隱則於胃中順入腹中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蠅食不淨故蠅入咽喉令吐蟲動則便大吐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醉味蟲行於舌端乃至命脈於其中間或行或住微細無足若食美食蟲則昏醉增長若食不美蟲則萎弱若我不食醉蟲則病不得安隱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放逸蟲住於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若至頂上令人癡癡若至咽喉猶如蟻子滿咽

族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六味蟲所食嗜味者我亦貪嗜隨此味蟲所不嗜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蟲亦先得如是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美無有食味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杼氣蟲以瞋恚故食腦作孔或胆腫痛或胆腫塞生於死苦此杼氣蟲共胆腫中一切諸蟲皆悉撩亂生諸痛惱此杼氣蟲常為唾覆其蟲短小有面有足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憎味蟲住於頭下胆腫根中云何此蟲為我病惱或作安隱彼見此蟲憎疾諸味唯嗜一味或嗜甜味憎於餘味或嗜酢味憎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蟲所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脈隨順於味令舌乾燥以蟲瞋故令舌瘡瘡而動或令胆腫即得瘵病若不瞋恚胆腫則無如上諸病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嗜睡蟲其形微細狀如牖塵住一切脈流行趣味住骨髓內或住肉內或觸髓內或在

頰內或齒骨內或胆骨中或在耳中

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鬚髮此嗜睡蟲風吹流轉若此蟲病若蟲疲極住於心中心如蓮華晝則開張無日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蟲住其中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蟲則瞋眠人亦瞋眠一切衆生悉有瞋眠若此瞋蟲晝日疲極人亦瞋眠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有腫蟲行於身有其身微細隨蟲飲血處則有腫起瘡瘡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頂上或在胆腫或在腦門或在餘處所在之處能令生腫若住筋中則無病苦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至於肝肺人則得病何等為十一名食毛蟲二名孔穴行蟲三禪都摩羅蟲四名赤蟲五名食汁蟲六名毛燈蟲七名瞋血蟲八名食肉蟲九名瘡瘡蟲十名醉蟲此諸蟲等其形微細無足無目行於血中痛癢為相

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食毛蟲若起瞋恚能毀鬚眉皆令墮落令人癩病若孔行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身

蒼澀頑痺無知若禪都摩羅蟲流行

血中或在鼻中或在口中令人口臭皆悉臭惡若其赤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能令其人胆腫生瘡若食汁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人身體作青瘡瘡或黑或黃瘡瘡之病若毛燈蟲起於瞋恚血中流行則生病苦瘡瘡熱黃疥癩破裂若瞋血蟲以瞋恚故血中流行或作赤病女人赤下身體搔癢疥瘡膿爛若食血蟲瞋而生病惱頭旋迴轉於胆腫口中生瘡下門生瘡若瘡瘡蟲血中流行則生病疾瘡頓困極不欲飲食若醉蟲瞋恚亦令其人得如是病

復觀十種蟲行於陰中何等為十一名生瘡蟲二名刺蟲三名閉筋蟲四名動脈蟲五名食皮蟲六名動脂蟲七名和集蟲八名臭蟲九名溼生蟲十名熱蟲

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於瘡蟲或於瘡處諸蟲圍繞啖食此瘡或於胆腫而生瘡病或見刺蟲若生瞋恚令人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飲食不消

若人愁惱蟲則歡喜嚙人血脈以爲
 衰惱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見閉
 筋蟲行於筋中或行細筋若覺蟲行
 筋則疼痛若不覺行筋則不疼一切骨
 穴皆亦消瘦筋中疼痛若蟲瞋恚人
 不能食若住筋中而飲人血令人無
 力若食人穴令人羸瘦或見動脈蟲
 是蟲偏行一切脈中其身微細行無
 障礙若蟲住人食脈之中則有病過
 令身乾燥不喜飲食若蟲住水脈之
 中則有病生令口乾燥若在汗脈令
 人一切毛孔無汗若在溺脈令人淋
 病或令精壞或令痛苦若蟲瞋恚行
 下門中令人大便閉塞不通苦惱垂
 死或見食皮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
 令人面色醜惡或生惡皰或癢或赤
 或黃或破或復令其蟻爪墮落令人
 惡病或皮斷壞或穴爛壞或見動脂
 蟲住在身中脂脈之內若食有過若
 多睡眠此蟲則瞋不消飲食或生疥
 癢或生惡腫毛根蟬病或得癰癰或
 脈脹或乾消病或身臭病或食時流
 汗或見和集蟲集二種身一者覺身

二者不覺身皮穴血等是名覺身
 爪齒等是名不覺身以食過故蟲則
 無力人亦無力不能速疾行來往返
 睡眠疊疊或多焦渴皮穴骨血髓精
 損減或見臭蟲住在穴中尿溺之中
 以食過故蟲則瞋恚身穴尿溺唾涕
 皆臭鼻爛膿或眼淚爛臭隨蟲行處
 皆悉臭穢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齒中
 以蟲臭故食亦隨臭食衣敷盡臭舌
 上多有白垢臭穢身垢亦臭或見淫
 行蟲行背穴中知食消已入腰三孔
 取人糞穢汁則成溺滓則爲糞令入
 下門
 復次修行觀者內身偈身觀觀十種
 蟲行於根中一切人身皆從中出何
 等爲十一名瘡瘡蟲二名疥瘡蟲三
 名苗華蟲四名大諂蟲五名黑蟲六
 名大食蟲七名瞋行蟲八名作熱蟲
 九名火蟲十名大火蟲此諸蟲等住
 陰黃中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瘡瘡
 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食人眼瞋令
 人眼癢多出眵淚此微細蟲若行眼
 中眼則多病或令目壞若入睛中眼

生白瞋其蟲赤色若蟲不瞋則無此
 病或見疥瘡蟲住在人身行於陰中
 陰黃覆身若入骨中令人蒸熱若行
 皮中晝夜常熱手足皆熱若入皮裏
 身則汗出或見苗華蟲行住陰中利
 甯短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飲隨所行
 處則大熱爛身血增長其身蒸熱若
 蟲順行則無此病或見大諂蟲住在
 身中行黃陰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
 蟲則瞋恚從頂至足行無障礙能令
 身中一切熱血生於熱瘡若血若陰
 從於口中耳中流出若蟲不瞋則無
 此病或見黑蟲住在身內行於黃中
 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
 面皺或生多瘡或黑或黃或赤或令
 身臭或令青目或口中生瘡或大小
 便處生瘡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
 大食蟲以食過故則生瞋恚住陰黃
 中隨食隨消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
 見瞋行蟲常愛瞋食憎於冷食若我
 食冷蟲則瞋恚口多生水或寐或睡
 或心陰疊疊或身疼強或復多涕或
 復多唾或胆腫病若蟲不瞋則無此

病或見熱蟲住人身中以食過故病垢增長妨出入息令身腫大或脬脹塞令大小便悉皆白色不受寒冷不受淡食或見食火蟲住在身內行住陰中此蟲寒時則便歡喜熱時萎弱寒歡喜故人則憶食熱時火增不欲飲食於冬寒時陰則清涼熱則陰發或見大火蟲若人性不便而強食之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嗽身內蟲令人腸痛或脚手疼隨食蟲處則皆疼痛若蟲不瞋則無如上

復次修行者內身脩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骨中有十種蟲何等為十一名蜚骨蟲二名鬻骨蟲三名割節蟲四名赤口臭蟲五名爛蟲六名赤口蟲七名頭摩蟲八名食皮蟲九名風刀蟲十名刀口蟲知此十蟲行於骨中違情損身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內身脩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溺中何等為十一名生蟲二名鍼口蟲三名節蟲四名無足蟲五名散汁蟲六名三焦蟲七名破腸蟲八名閉塞蟲九名善

色蟲十名穢門創蟲出其色可惡住糞穢中此十種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備在經文不可具述

復次修行者內身脩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精中何等為十一名毛蟲二名黑口蟲三名無力蟲四名大痛蟲五名煩悶蟲六名火蟲七名滑蟲八名下流蟲九名起身根蟲十名憶念歡喜蟲此之十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廣如經說不可具述

地獄部第七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今時信相菩薩為諸眾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眾生為諸獄卒剗確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已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眾生故獲斯罪第二復有眾生身體瘠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栖鹿病人跡永絕沾汙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

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皆忘義常行苟且煙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

第三復有眾生身體長大聾聵無足宛轉腹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為諸小蟲之所啖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為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戾時君若為帝主大臣四鎮方伯州郡令長吏禁督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無有道理使民枯瘁呼嗟而行故獲斯罪

第四復有眾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或魃樹木或墮溝坑於時死已更復受身亦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合籠繫眾生皮囊成頭不得所見故獲斯罪

第五復有眾生零噉瘡瘻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第五

雜字

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項細不能下食若有所食憂爲膿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爲大會福食屏處偷噉惜已物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第七復有衆生常爲獄卒熱燒鐵釘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已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鍼灸醫師鍼人身體不能差病誑他取財徒受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

第八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爲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叉人內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神屠殺衆生湯灌滅毛鑊湯煎煮不可限量故獲斯罪

第九復有衆生常在大城中燔煨齊心四門俱開若欲趣門門即閉之東西馳走不能自免爲火燒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焚燒山澤火煨雞子燒煮衆生爛身皮剥故獲斯罪第十復有衆生常在雪山中寒風所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第六

雜字

吹皮突剥裂求死不得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橫道作賊剥脫人衣使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剥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罪

第十一復有衆生常在刀山劍樹之上若有所捉即便割傷肢節斷壞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屠殺爲業害衆生屠割剥裂骨突分離頭脚星散懸於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縣衆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

第十二復有衆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飛鷹走狗彈射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生滅鳥翼故獲斯罪

第十三復有衆生攀臂背樓腰脫不隨脚踏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野田行道安槍或安射窠施張弭穿陷墜衆生頭破脚折傷損非一故獲斯罪

第十四復有衆生常爲獄卒桎梏其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網捕衆生籠繫人畜飢窮困苦或爲宰主令長貪取財錢枉繫良善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第七

雜字

怨酷昊天不得縱意故獲斯罪

第十五復有衆生或顛或狂或癡或騷不別好醜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復有癡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故獲斯罪

第十六復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皮皆復進引行立坐臥以之爲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持生販賣自譽已物毀訾他財罵斗弄升躡秤前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第十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而爲黃門身不妻娶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犍象馬牛羊豬狗死而復蘇故獲斯罪

第十八復有衆生從生至老無有兒子孤立獨有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暴惡不信罪福百鳥產乳之時賣持瓶器脩大水渚求拾鴻鵠鸚鵡鵝鴈諸鳥卵歸煮噉諸鳥失子悲鳴噉裂眼中血出故獲斯罪第十九復有衆生少小孤寒無有父母兄弟爲他作使辛苦活命長大成

人橫羅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人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喜捕拾鷗鷺鷹鵠熊羆虎豹枷鎖而畜孤此衆生父母兄弟常切憂悲悲鳴嗷裂哀感人不能供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求死不得故獲斯罪

第二十復有衆生其形甚醜身黑如漆兩目復青鞠頰俱堆皤面平鼻兩眼黃赤牙齒疏缺口氣腥臭短短癰腫大腹凸臃脚復繚展偻脊匡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水腫乾疥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橫羅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子不孝父母爲臣不忠其君爲君不敬其下朋友不賞其信鄉黨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妄爲趨詐心意顛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弑君害師伐國掠民攻城破塢偷寒過盜盜惡業非一美已惡人侵凌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罪業悉具犯之衆惡集報故獲

斯罪

尔時一切諸受罪衆生聞佛作如是說悲號動地淚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等輩而得解脫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種善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嬰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者便生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故般涅槃尔時世尊即爲此諸受罪衆生而說偈言

水流不常滿火盛不久然日出須臾沒月滿已復缺尊榮豪貴者無常復過是念當勤精進頂禮無上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六人爲伴造罪俱墮地獄同在一釜中皆欲說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持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陀羅佛見之笑目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爲伴俱墮地獄共在一釜中各欲說本罪熱湯沸涌不能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

犂中始爲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出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脫第三人言遲者咄咄我當用治生不能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誠財產屬他爲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誰當保我從地獄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衆者第六人言陀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爲心計譬如御車失道入邪折軸車壞悔無所及頌曰

盛年好放逸兇猛勸不移天長曉露促生老病來資百節俱酸痛千疴併著時華堂一相捨幽塗万苦批

感應緣 略引十三驗

周宣王殺杜伯以後現報
秦始皇伐終南山樹怪
秦高平李美奴助鬼報
晉吳郡張縫家殺鬼報
魏劉赤斧夢蔣侯召爲主簿
吳王夫差殺目公孫聖現驗
晉安定張祚爲張璠枉殺現驗
晉張傾枉殺麴儉傾被現驗

宋秣陵縣令陶繼之枉殺太樂伎現驗
宋將軍張悅枉殺江州長史鄧琬現驗
宋文惠太子枉殺豫章王蕭嶷現驗
魏羅陽令寇仁祖枉殺成陽王元徽現驗
唐國初相州大慈寺群賊共停相殺
汧寺現驗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
知三年必使君知之三年周宣王田
於甫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
素車朱衣朱冠執朱弓挾朱矢射
王中心折脊伏攸而死

右一驗出
墨子傳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
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
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皆合
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
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
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
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
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漠然無聲
病人報秦王案言伐之樹斷中有一
青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秦王立旌
頭騎

左驗出玄中記

秦高平李羨家奴健至石頭壩忽見

一人云婦與人通情遂為所殺欲報
讎豈能見助奴用其言果見人來鬼
便捉頭奴喚與手即使倒地還半路
便死鬼以一千錢一匹青紋綬袍與
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
自著慎勿賣也

晉永初二年吳郡張縫家忽有一鬼
云汝分我食當相祐助便與鬼食舒
席著地以飯布席上賓酒五肴如是
鬼得便不復犯暴人後為作食因以
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
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聞主人家
有梓船奴甚愛惜當取以為棺見擔
船至有斧鋸聲沿船既竟聞呼喚舉
屍著船中縫眼不見唯聞處分不聞
下釘聲便見船漸漸昇空入雲霄中
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聞
如有數百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我
當為汝所困者耶但知惡心我憎汝
狀故排船壞耳

右二驗出
幽明錄也

魏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為主簿曰
促乃往廟陳請母老子弱情事果切
乞夢放恕會稽魏邊多才藝善事神

請與邊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
願相屈魏邊何人而擬斯舉赤斧因
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

右此一驗
出志怪傳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
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
前殺臣公孫聖投於胥山之下今道
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於地吾舉
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
聖猶在當有應聲嚭乃向餘杭之山
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
而三應吳主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
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主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晉和中作涼州刺史
因自立為涼王河州刺史張璠士眾
強威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璠璠率眾
拒祚祚遂為璠所殺璠後數見祚來
部從鎧甲舉手指璠云成奴要當截
汝頭璠入姑臧立張玄靜為涼王自
為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白王事未
遂間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樑窄
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璠
所放出手輒死有鶴來巢廣夏門彈
遂不去自往看之宋燉煌宋混遣弟

澄即於巢所害璿璿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為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璿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燃燈油變為血殿中馬一夕無尾三歲小兒作老翁聲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為張邑所殺晉張傾西域挾尉張傾以怨殺麴儉儉臨死有恨言後傾夜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傾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禽龍等龍等龍所引一人是太樂伎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隨例車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藝精能又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其眾伎曰我

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諦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眾知其枉莫不殯泣月餘日陶遂夜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諦天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發輒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後家便貧賴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為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鎮歸楊都及湓口赦之以為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素顛既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名鄧琬既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并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十年悅寢疾見琬為厲遂死

宋齊豫章王蕭嶷亡後忽現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

種使我利不斷吾已諦還東邸當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為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為孝莊帝畫計殺尔朱榮及尔朱地入雒害孝莊而微懼走投雒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為刺史皆微之力也既而尔朱地購微萬戶侯祖仁遂斬微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匹及地得微首亦不賞侯地乃夢微曰我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地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晚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微曰足得相報矣祖仁歛得金百斤馬五十匹地不信之祖仁私殺威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匹輸地猶不充數地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砸其足輒垂殺之右此七驗出竟竟志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以大葉末年群賊互興寺在三爵臺室西葛蘿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複皆滿於中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第七十七

第七十七

穢汙不可見聞賊平之後人散寺僧無力可除忽然火起焚蕩内外一切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臭穢也此塔即隨高祖手勅所置初以隨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曰鎮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即日聚結舉兵祝詔官軍一臨大陣摧解收縛俘虜將百萬人摠集寺北游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便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迥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游豫園南葛蘿山上立大慈寺拆三爵臺以營之六時禮佛加一拜為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勅禮唱怨哭之聲一斯頓絕

上宋所引者見報驗知不虛我報還我憤豈有斯詞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二五七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又經名下，磧有夾註「怨苦之二」；南、清有夾註「怨苦之二」。
- 一 二五七頁中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二五七頁中三行「怨苦篇第七十七」，磧、南、徑、清無。
- 一 二五七頁中四行「蟲寓部」，磧、南、徑、清作「蟲寓部」。又「第六」，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二五七頁中五行第五字「經」，磧、南、徑、清無。
- 一 二五七頁中一行第四字「下」，磧、南、徑、清作「之下」。
- 一 二五七頁中一三行首字「指」，磧、南、徑、清作「脂」。
- 一 二五七頁中一四行「八十戶」，磧、南、徑、清作「八萬戶」。本頁下一四行、一八行同。
- 一 二五七頁下三行第一二字「肺」，磧、南、徑、清作「肺」。
- 一 二五七頁下五行「統緒」，磧、南、徑、清作「統緒」。
- 一 二五七頁下一〇行夾註左「紅赤」，磧、南、徑、清作「紅赤也」。
- 一 二五七頁下一九行「由此」，磧、南、徑、清作「作此」。
- 一 二五八頁中二行第五字「肉」，磧、南、徑、清、麗作「肉」。又末字「當」，麗作「常」。
- 一 二五八頁中一三行第三字「牙」，磧、南、徑、清作「脉」。
- 一 二五八頁中末行第一一字「食」，磧、南、徑、清作「多食」。
- 一 二五八頁下三行第七字「住」，麗作「注」。
- 一 二五八頁下七行第五字「成」，磧、

一 南、徑、清作「或」。

一 二五八頁下一二行「胃中」，磧、南、徑、清作「胃口」。

一 二五八頁下一六行末字「於」，磧、南、徑、清無。

一 二五九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及一四行第八字「憎」，磧、南、徑作「增」。本頁上一五行末字，磧、南同。

一 二五九頁上一八行第一三字「動」，磧、南、徑、清作「重」。

一 二五九頁中七行「一切」，磧、南、徑、清作「一人」。

一 二五九頁中一〇行第二字「有」，磧、南、徑、清、麗作「中」。

一 二五九頁中一六行第八字「三」，磧、南、徑、清作「三名」。

一 二五九頁下一〇行第九字「血」，徑、清作「肉」。

一 二五九頁下一三行「瘰癧」，磧、南、徑、清作「疲頓」。

一 二五九頁下一八行「溼生蟲」，徑

作「濕行蟲」。

一 二五九頁下二〇行「彼以」，麗作「復以」。又「或於」，磧、南、徑、清作「隨有」。

一 二五九頁下二一行第五字「圍」，磧、南、徑、清無。

一 二六〇頁上一二行第四字「毛」，磧、南、徑、清無。

一 二六〇頁上一七行第九字「鬚」，南、徑、清作「髮」。

一 二六〇頁上一二行第一三字「瘤」，磧、南、徑、清作「病」。

一 二六〇頁中九行第九字「食」，磧、南、徑、清、麗無。

一 二六〇頁中二二行「眇淚」，磧、南、徑、清作「眼淚」。

一 二六〇頁下一三行「黃中」，磧、南、徑、清作「藏中」。

一 二六〇頁下一六行「眚目」，磧、南、徑、清作「雀目」。

一 二六〇頁下一二行「或寐」，磧、南、徑、清作「寐」。

一 二六〇頁下二二行「或復多涕」，磧、南、徑、清無。

一 二六一頁上一四行「蜚骨蟲」，磧、南、徑、清作「舐骨蟲」。

一 二六一頁上一六行「頗頭摩」，磧、南、徑、清作「頭頭摩」。

一 二六一頁上一七行「知此」，麗作「如此」。

一 二六一頁上一二行末字「焦」，磧、南、徑、清作「焦」。

一 二六一頁中一〇行末字「廣」，磧、南、徑、清作「具」。

一 二六一頁中一一行「具述」，至此，徑卷第八十三終，卷第八十四始，並有「怨苦篇第七十七之餘」一行。

一 二六一頁中二〇行「癰痺」，磧、南、徑、清作「頑痺」。

一 二六一頁下一一行「枯瘁」，磧、南、徑、清作「苦瘁」。

一 二六一頁下一七行「成頭」，磧作「盛頭」。

一 二六一頁下一九行「謾吃」，磧、

一 南、徑、清作「寔吃」；麗作「寔吃」。

一 二六二頁上一六行第八字「滅」，

南、徑、清作「滅」。本頁中一三行

第一二字同。

一 二六二頁上二〇行第九字「燒」，

磧、南、徑、清、麗作「燒盡」。

一 二六二頁上二二行「爛身」，磧、

南、徑、清作「身爛」。

一 二六二頁中三行第一一字「剥」，

磧、南、徑、清作「剝」。

一 二六二頁中末行「財錢」，徑、清作

「錢財」。

一 二六二頁下四行第一三字「有」，

磧、南、徑、清作「得」。

一 二六二頁下八行「身皮皆復」，南、

徑、清作「身疲背伏」。

一 二六二頁下一〇行末字「斗」，磧、

南、徑、清作「升」。

一 二六二頁下一一行第二字「升」，

磧、南、徑、清作「蚪」。又第三字

「躡」，徑、清作「捻」。

一 二六二頁下二〇行第九字「歸」，

磧、南、徑、清、麗作「擔歸」。

一 二六二頁下二二行第四字「復」，

磧、南作「者」。

一 二六三頁上一行「橫羅」，徑、清作

「橫羅」。一四行同。

一 二六三頁上二行第三字「餉」，磧、

南作「飽」。

一 二六三頁上五行第五字「切」，磧

作「恒」；南、徑、清作「恒」。

一 二六三頁上一六行第八字「子」，

磧、南、徑、清作「人子」。

一 二六三頁上二一行第二字「寒」，

磧、南、徑、清作「寨」；麗作「痔」。

一 二六三頁中七行「嬰兒」，磧、南、

徑、清作「孩兒」。

一 二六三頁中八行第二字「者」，徑、

清作「時」。

一 二六三頁中一八行第一二字「持」，

磧、南、徑、清作「特」；麗作「遲」。

一 二六三頁中一九行第五字「姑」，

磧作「如」。本頁下七行第四字同。

一 二六三頁下三行第五字「遲」，磧、

南、徑、清作「特」。

一 二六三頁下九行「心計」，麗作「心

計」。

一 二六三頁下一四行「一相捨」，磧、

南、徑、清作「相一捨」。又末字

「批」，徑、清作「批」。

一 二六三頁下一八行首字「秦」，清

無。

一 二六三頁下二〇行「主簿」，南、

徑、清作「主簿驗」。

一 二六三頁下末行首字「晉」，清無。

又第三字「傾」，南、徑、清作「傾」。

末行第八字同。

一 二六四頁上二行首字「宋」，清無。

三行首字同。

一 二六四頁上四行「寇仁祖」，徑、

清、麗作「寇祖仁」。

一 二六四頁上一一行第七字「牧」，

磧、南、徑、清作「屍」；麗作「攷」。

一 二六四頁中四行「一千錢」，磧、

南、徑、清作「千錢」。

一 二六四頁中六行第三字「慎」，磧、

徑無。

一 二六四頁中二〇行第三字「排」，
南、徑、清作「撲」。又夾註左「幽明
錄也」，磧、南、徑、清作「幽冥錄」。

一 二六四頁中末行第二字「夢」，磧、
南、徑、清作「蒙」。

一 二六四頁下二行末字「因」，磧、
南、徑、清作「固」。

一 二六四頁下九行第七字「聲」，磧、
南、徑、清無。

一 二六四頁下一三行「晉和」，南、
徑、清作「永和」。

一 二六四頁下一五行第一〇字「圖」，
磧、南、徑、清作「進圖」。

一 二六四頁下一九行第一一字「白」，
磧、南、徑、清作「自」。

一 二六四頁下末行首字「遂」，南、
徑、清作「逐」。

一 二六五頁上七行「三歲」，磧、南、
徑、清作「二歲」。

一 二六五頁上一〇行第三字「傾」，
南、徑、清作「頤」。第九字、一一

行第八字、一二行第六字同。

一 二六五頁上一一行首字「儉」，磧、
南、徑、清無。

一 二六五頁上一六行「龍等龍等龍
所」，磧、南作「龍等所龍」；徑、
清、麗作「龍等龍所」。

一 二六五頁中九行首字「發」，磧、
南、徑、清無。

一 二六五頁中一四行「赦之」，磧、
南、徑、清作「琬赦之」。

一 二六五頁中一六行末字「仗」，磧、
南、徑、清作「伏」。

一 二六五頁中一七行第三字「名」，
磧、南、徑、清、麗作「召」。

一 二六五頁中一九行「五十年」，磧、
南、徑、清作「五年」。

一 二六五頁下一行第四字「利」，徑、
清、麗作「痢」。又第一〇字「還」，
磧、南、徑、清、麗作「先許還」。

一 二六五頁下五行「畫計」，徑作「畫
計」。

一 二六五頁下一四行第七字「晚」，

磧、南、徑、清作「曉」。

一 二六五頁下一五行首字「又」，麗
作「入」。又第一二字「歟」，磧、南、
徑、清作「疑」。

一 二六五頁下一九行「鞮華」，磧、
南、徑、清作「鞭捶」；麗作「鞮華」。

一 二六五頁下二一行末字「屨」，磧、
南、徑、清作「蕒」。次頁上一六行
第一二字同。

一 二六六頁上五行末字「末」，磧、
南、徑、清、麗作「未」。

一 二六六頁上八行第六字「祝」，磧、
南、徑、清作「抗」。

一 二六六頁上一一行「便斷」，磧、
南、徑、清作「使斷」。

一 二六六頁上一九行夾註左末字
「兒」，磧、南作「也」；徑、清作「由」。

一 二六六頁上二〇行夾註左第八字
「還」，磧、南作「還戈」。又「斯謬」，
磧、南、徑、清作「斯謬矣」。

一 二六六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
卷）。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跋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業因篇第七十八此有五部

述意部 業因部 十惡部

十善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涉其流者則澄愛河而清五濁
失其宗者則震邪山而起三障靜
言茲理豈虛也哉是知善由信發惡
由邪開所以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
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是故善
須彫琢自勉可有心師之訓惡須省
退懲過可有情悔之時不令徒煩長
養浪飾畫瓶終糜碎於黃塵會焚苦
於幽府貽一敗績素鑒曷意焉

業因部第二

如對法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
謂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黑異
白異熟業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
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業由染汙
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謂
三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

善惡業第三十八 跋

白黑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善不
善雜故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
者謂於方便無間道中諸無漏業以
方便道無間道是彼諸業對治故非
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故
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
由無漏業為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
與異熟習氣故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
解如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
生非想非非想處壽八萬劫福盡還
墮三惡道故佛告善男子一切摸畫
無勝於意意盡煩惱煩惱盡畫業業
則畫身

又阿毗曇雜心業品偈云

業能莊飾世 趣趣各處趣 是以當思業
求離世解脫 身口意集業 在於有有中
彼業為諸行 嚴飾種種身 身業當知二
謂作及無作 口業亦如是 意業當知思
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
為五一生因二和合因三住因四增
長因五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
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三十八 跋

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
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
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
則不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
立內有四大無量煩惱眾生得住是
名住因云何增長因緣衣服飲食
等故令眾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
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
羅門等依因和尚善知識等而得增
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
云何遠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
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牙依因
地水火風等如乳人攢為蘇遠因如
無明色等為識遠因父母精血為眾生
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理
解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
云是無常因一切諸法復有二種因
一者作因二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
名作因如燈燭等照暗中物是名了
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
了因了因者即是三十七品助道之
法六波羅蜜是名了因又云三解脫
門三十七品能為一切煩惱作不生

生因亦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見於涅槃是故涅槃准有了因無有生因又云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故能令眾生畢竟造作清淨梵行也

述曰上來雖引經論明業因多種至時斷罪未明輕重故別引優婆塞戒經辯業不同別有四例一將物對意有四二輕重不同有八三上中下不同復八四依薩婆多論有心無心不同復八臨時判罪並皆攝盡故經第一云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重有物輕意輕第二有物重意輕者如無惡心殺於父母者是第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者是第三物重意重者如以極惡心殺所生母者是第四物輕意輕者如以輕心殺於畜生者是

第二如是惡業復有八種輕重不同何等為八一者方便重根本成已輕二有根本重方便成已輕三有成已重方便根本輕四有方便根本重成已輕五有方便成已重根本輕六有根本成已重方便輕七有方便根本成已重八有方便根本成已輕物是一種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如十善業道有其三事一方便二根本三成已若復有人能勤禮拜供養父母師長和尚有德之人先意問訊言則柔軟是名方便若作已竟能修念心歡喜不悔是名成已作時專著是名根本十善既余十惡亦然

第三是十業道復有三種謂上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已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已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已中

續王作八
准前可知

第四依薩婆多論方便根本成已有心無心作八句准類可知

又如阿毗曇心論云有五種果一報果二所依果三增上果四身力果五解脫果若是善有漏法或四果或五

果能斷結使是謂五果不依斷結是謂四果除解脫果若是無漏法或四果或三果若能斷結於四果中除其報果若不斷結除報果解脫果若是無記法中唯有三果除報果解脫果十惡部第三

第一就地獄明起不善依毗曇論云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受苦時三種現行惡罵獄卒故惡口現行即此惡口語不應時違法非正即落綺語今時忿怒即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獄現行若論貪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以彼貪瞋凡未斷煩惱故貪邪見成就在心彼處男女各常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無此貪心現行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自餘殺盜妄語兩舌彼處不行一向是無間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何說彼成就此二答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常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舊作法發動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七段 疑

方成無造作則不說成故雜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邪淫業道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常樂離故無兩舌為苦所逼故有惡口不時說故有綺語貪及邪見成就不行

第二第三明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雖非言辯亦成口業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為業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龍王解人意志故具十業道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若據劫初畜生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

第四就人中起罪行者人中即有四天下南閻東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受惡律儀故若就此單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業一綺語二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八段 疑

貪三瞋四邪見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問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淫業道答彼方無夫妻共相配偶雖有姪事無相凌奪故無邪淫問既有行姪即貪欲現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答彼起姪貪非俗能裁雖數現行聖說無罪但此貪心所起之姪尚非罪業不辜苦報何況內心能起之貪如世夫妻貪愛非制問北方之人既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即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答彼人淳直不行姪偽無誑他心故非妄語彼定千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稻米樹有實衣自然而出無有主掌故無偷盜彼人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鬱單有四不善業道壽命定故無殺生無愛財故無盜無執受女人故無邪淫無欺他故無妄語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輒故無麤言有歌歎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

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殺盜等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九段 疑

口七種惡律儀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離不律儀雖不害天而害餘趣如害修羅亦有截手足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奪乃至十業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乏少資緣更相攬竊故有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姪他美天故有邪淫自餘七業文顯可知若論色無色天依如毗曇則無不善據理而言亦有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業過如初禪中婆伽梵王語諸梵眾汝得住此我能令汝盡老死邊汝等不須詣瞿曇所黑齒比丘往彼問言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梵王答言我是諸梵中尊者黑齒比丘言我不問梵王尊卑但問初禪三昧何依三昧生從何三昧滅彼不能答即捉尊者牽出眾外語尊者言我不能知初禪三昧從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汝何忍在梵中損辱我也此是謫詐不善煩惱言佛不能令汝解脫即是謫佛綺語惡口上界唯有此謫詐發動身口微不善業然不於

他人起貪瞋違損以生上者曾修得定盡離欲界貪瞋等故得彼報還。能修定雖有煩惱唯是癡心以迷道故起愛慢等樂修善法望得勝他此等煩惱為定所壞故不損物不相違害若依毗曇上界煩惱非是不善說為無記此細貪等能行淨心雖是無記體是染汙不同報生色心苦樂及威儀等白淨無記故論說為穢汙無記是汙穢故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者業種則焦永不牽報上界眾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更生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答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摠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惑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感得摠報及別報苦。

若依成實論上二界中所起邪見皆名不善如彼論說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欲色中陰即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中有不善業又論說彼上界邪見是苦因緣道理上界據其位判眾生心細

所起或微多不成業故名無記若據通論不妨於中有起貪瞋耶成不善者毗曇所說義當與前判成實所論義當後通又據望理彼細煩惱皆違理起悉是不善准依成實不善惡業三界通起唯有多少增微為異。

述曰向來就凡明諸罪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如須陀洹等出觀失念容有起意輕微不善生惡願等具欲結者貪瞋雖強片似餘凡唯可直起貪欲瞋慢不更思量起邪見心亦不起殺盜等心如依毗曇得有眷屬加拳等事輕不善業若依成論有意不善設動身口不成業報。

又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為皮實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蛇蠍等以生眾生苦惱故雖殺無罪或言波羅斯等言殺却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

如依三毒起偷盜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為自身或為他身或為飲食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邊及瞋人所愛偷盜盜彼物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羅門言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故以彼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為餘姓奪我受用是故我取即是自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如依三毒起邪淫者若依貪心起者或於眾生起貪染心不如實修行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他守護資生依瞋心故起或姪怨家妻妾或姪怨所愛之人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譬如確曰熟華果飲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姪無罪或如波羅斯等邪姪母等是名依癡起。

如依三毒起妄語者此三可解如是兩舌惡口綺語皆是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次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為依貪起依瞋結生者名為依瞋起依癡結生者名為依癡結起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

是應知

問曰何故不說作不作相無作相決定何業中有何業中無答曰唯除邪婬餘六業中悉皆不定此義云何若自作者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使他作唯有不作不得有作於邪婬中決定有作不得有不作何以故以此邪婬畢竟自作無使他作是故經言頗有非身作業而得成就然生罪不答言有如口使人作成就然罪又問頗有非口業作而得成就妄語罪不答言有如以身業作成就口業妄語之罪

又問頗有非身業作非口業作而得成就身口業不答言有如以依仙人瞋心故以唯欲界色身善業道中畢竟有作及以無作禪無漏戒無無作戒何以故以依心故中間禪不定若深厚心畢竟恭敬心作身口業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深厚心結使心起身口業亦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非深厚心非畢竟恭敬心造身口業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若非深厚結使心

發身口業亦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而方便作業心還悔者唯有作業無無作業

問曰於業道中何者是前眷屬何者是後眷屬答曰若起殺生方便如屠兒殺羊或以物買將詣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刀羊命未斷所有惡業名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根即彼念時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生後眷屬業乃至綺語皆亦是應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前眷屬以初起心即時成就根本業道

又身口意十不善業道一切皆有前後眷屬此義云何如人起心欲斷此衆生命因復更斷餘衆生命如欲祭天殺害衆生即奪他物欲殺彼人復姪其妻生如是心還使彼妻自殺夫主復以種種鬪亂言說破彼親屬無時非實於破物中生於貪心即於彼人復生瞋心為殺彼人故生如是邪見增長邪見以斷彼命復欲殺其妻男女等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

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一切十不善業道皆亦是應知

又離善道非方便修行善業道是方便以遠離根本故及遠離方便故言方便者如彼沙彌欲受大戒將詣戒場禮衆僧足即請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時如是悉皆名前眷屬從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業及彼念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說四依乃至不捨所受善行身口作業及無作業如是等悉皆名後眷屬問曰應說十不善業道果及隨順因答曰有三種果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一業道皆有此三種此義云何具足十不善業道有下中上若生地獄中是果報果習氣果者從地獄退生于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依邪姪故不能護妻依妄語故有他謗果依兩舌故眷屬破壞依惡口故不聞好聲依綺語故為人不信依本貪故貪心增上依本瞋故瞋心增上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增上果者依

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雀鼠電棘塵土臭氣多有蛇蠍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者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他命後生人中得短命報斷他眼觸是故一切外物資生無有氣量如是一切十善道中隨義相應解釋應知如劫奪他物邪淫他妻雖不生他重逼惱苦而破壞心是故受罪雖不破壞不瞋不惡口而由惡心是故得罪

十善部第四

若依十善分別者如毗曇說於彼地獄趣中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成就而不現行北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義文顯可知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是菩薩行十不善業道集因緣故則墮三惡行十善業道集因緣故則生人天又是上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修行其心隱劣心狀三界遠離大悲從

他聞聲而通達故聞聲意解成聲聞乘

又是上十善清淨業道不從他聞自正覺故不具大悲而通達深因緣法成辟支佛乘

又是上上十善業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爲諸衆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種令清淨具足故成菩薩乘

問曰云何名業道義答曰身口七業即自體相名爲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故名爲業道

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起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

問曰一切美味飲酒食肉拳手殺打一切戲笑如是等惡行一切禮拜供養恭敬遠離飲酒等如是等善行何故不記以爲業道

答曰遠離飲酒等唯是心業能起七業非身口業是故非業道若作與心相應亦是業道

問曰若即彼業能作道名爲業道者

即一切法於心皆名業道何故但說十種業道不說無量業道答曰以勝重故以諸惡行及善行中十業道重餘非重故不說無量又七業一向極重意三亦輕亦重飲酒等不介以是故但說十名爲業道不說餘者名爲業道

問曰遠離殺生者云何殺生等相應說答曰殺生有八種一故心二他三定不定衆生相四疑心五起捨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無作相是等名爲殺生身業身口意業名爲殺生問曰何故名故心者答曰若不故心成殺生罪者則阿羅漢不得涅槃以阿羅漢斷世間因有不作心而殺衆生亦應還生世間而實不然以是義故不故心殺不得罪報

問曰何故名他答曰非自命故若有他人是可殺者能殺人得殺生罪以自殺者無可殺境故自斷命不得惡報又阿羅漢自害其身斷已命故而彼無罪何以故已離瞋心等故是有殺不得殺罪

法華經第六

第九

第十

問曰何名定不定衆生相者答曰定衆生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於中定殺其人是得殺罪若殺餘人不得殺罪不定者以捨一切故隨殺得罪以彼處不離衆生相故

問曰何故名疑者答曰疑心殺生亦得殺罪以彼是衆生亦得殺罪以捨慈悲心故得殺罪

問曰何故名起捨命方便者答曰若殺者於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斷命非慈悲心作殺方便是名為起

問曰何故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彼作事共起雖作業滅而言無記法相續不斷如修多羅說有信者修行七種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長功德若離身口業更無無作云何異心法而得增長是故當知離身口業有無作法又自不作使他作業若無無作此云何成若無無作法離波羅提木叉亦應無無作戒是故當知有無作法

問曰云何名遠離偷盜者答曰偷盜

法華經第六

第十

第十一

有九種一他護二彼想三疑心四知不隨五欲奪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八不作相九無作相是等名為偷盜身業

問曰何名他護者答曰此明取他護物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則不得罪名為彼想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心有疑為是我物為是他物而彼物他物並須識之問曰何名知不隨他者知他物生心他隨我想

問曰何名欲奪者答曰起損害心

問曰何名知他物起我心者答曰若不異見若聞地取若疾疾取若取餘物若取他物若取自物想

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前殺生中說

問曰云何遠離邪淫者答曰邪淫有八種一護女人二彼想三疑心四道非道五不護六非道非時七作八無作想是等名為邪淫身業

問曰何名護女人者答曰所謂父母等護

法華經第六

第十一

第十二

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知彼女是父母等所護女想非不護想

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心為自女為他女為父母護為不護等女一一皆成邪淫

問曰何名道非道者答曰道者所有道非道者謂非道

問曰何名彼不護女非道非時者答曰此亦名邪淫

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殺生中說然此中不作相者於邪淫中無如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

問曰云何名遠離妄語者答曰妄語有七種一見等事二顛倒非顛倒事三疑心四起覆藏想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為妄語口業

問曰何名見等事者答曰謂見聞覺知

問曰何名顛倒非顛倒事者答曰顛倒事者如聞如彼事非顛倒者謂如彼事

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為如是

不如是為一向如是為一向不如是
問曰何名起覆藏想者答曰覆藏
實事異相事中住異相說作不作
無作相如殺生中說

問曰云何遠離兩舌者答曰兩舌有
七種一起不善意二實虛妄三破壞
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
七無作相是等名為兩舌口業此七易解
不用釋之
問曰云何遠離惡口者答曰惡口有
七種一依不善意二起惱亂心三依
亂心四言說他五作六不作相七無
作相此七亦易
不煩釋之

問曰云何遠離綺語者答曰綺語有
七種一依不善意二無義三非時四
惡法相應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
問曰何名依不善意者答曰依欲界
修道煩惱心相應說名為綺語

問曰何名無義者答曰離實義故
問曰何名非時者答曰語雖有義而
非時說亦成綺語又有時說於大眾
中為自在人說亦成綺語
問曰何名惡法相應者答曰謂一切
戲語非法歌舞等一切與不善法相

應者皆是綺語作不作無作相者如
前殺生中說此下貪瞋邪見其
文易解不煩釋之

又論云如婆伽羅龍王所問經中如
來說言龍王離殺獲得十種離煩惱
熱清涼之法何等為十一施與一切
眾生無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斷諸
煩惱過患習氣四取無病果五增長
壽種子六諸非人等常所守護七睡
寤安隱八不見惡夢離怨恨心九不
起一切外道十退生天中是名十種
離煩惱熱清涼之法龍王若不殺善
根延向阿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時
心得自在是故壽命無量如龍王菩
薩離殺生故能起布施則得成就大
富資生不可破壞得長壽命行菩薩
行過諸世間所惱惡事如是龍王十
善業道亦復如是莊嚴成就大利益
故

引證部第五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
王有其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
母憐愍舉宮愛敬父語女言汝因
我力舉宮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

因父王王聞瞋忿而語之言今當試
汝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一最下貧
窮乞人以女妻之王語女言汝自有
業不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答言我
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婦問夫
言有父母不夫答婦言我父母先此
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已
死盡無所依怙是以窮乞婦復問言
汝今頗知故宅處不答言知處垣宅
毀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至故舍
周歷案行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
珍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宮宅悉成
宮人伎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幸
憶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王善
光女即宮室錢財不減於王王女即
日遣其夫主請王到舍王即受請見
其家內宮宅莊嚴歎未曾有王往問
佛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
光明佛答王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
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縣頭王以佛
舍利起七寶塔王大夫夫人見即便以
天冠拂飾著像頂上以天冠中如意
寶珠著塔鼓頭因發願言使我將來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五 踐

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
憶三惡八難之趣昔夫人者今善光
是後於過去迦葉佛時復以餽膳供
養佛僧而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
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今時婦者今
善光是今時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
婦世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
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
緣善惡之業逐身受報未曾違失
又雜寶藏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
時於眠中聞二內官共諍道理一人
說言我依王活一答言我自依業不
依王也王聞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賞
之即遣直人語夫人言我今當使一
人往者重與財物尋即遣彼依王活
者持所飲酒送與夫人此人出戶鼻
中血出不得前進尋即倩彼依業者
送夫人見已重賜錢財衣服瓔珞來
到王前王見深怪即便喚彼依王活
者而問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
即向王具白情事王聞歎言佛語真
實自作其業還自受報不可奪也由
是觀善惡報應自業所引非天非王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六 踐

之所能與要須自作自得起於正見
信業果報近獲人天遠招佛果若違
聖教具受前苦
又輪轉五道經云迦維羅衛國舍衛
國佛在世時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
尼俱類樹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
十里其樹上子皆數千萬斛食之香
甘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
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樹下時諸比
丘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天下萬物各
有宿緣阿難白佛何等宿緣佛言夫
人作福譬喻此樹稍稍漸大收子無限
夫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三尊中來
爲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爲人
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強壯殊長從持
戒中來爲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
一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
樂於福事從精進中來爲人安庠言
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達解
深法從智慧中來爲人音聲清徹聞
者樂聽從歌歎三寶中來爲人潔淨
無有疾痛從慈心中來阿難白佛云
何爲慈佛言一慈衆生如母愛子二

法苑珠林卷之八 第三十七 踐

悲世間欲令解脫三解脫道意常
歡喜四爲能護一切不犯是名慈心
佛言爲人妹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
輕慢人故爲人醜陋喜瞋恚故爲人
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專愚不教
人故爲人瘖瘡謗毀人故爲人聾盲
不聽法故爲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
三寶故爲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爲人
生在裸國者輕衣入精舍故生馬蹄
國者著屣躡佛前故生疥癩人國者
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在麀鹿麋鹿
中者喜驚怖人故生在龍中者調戲
忿怒人故身生惡瘡癩疾難差樂
所不治苦痛難言者前身喜鞭打衆
生故人見歡悅者前身見人歡悅故人見
不歡悅者前身見人不歡悅故喜遭縣
官閉在牢獄桎械其身者前身喜龍
繫衆生不從意故爲人缺者前身鈎魚口
缺故爲人聞說法心不聽採於中兩舌亂人
聽受者後生作長耳驢耽耳狗中爲人慳
貪而驕憍好獨食者死入地獄墮餓鬼中
出生爲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食不
供口爲人好食獨啖惡食施人者後

愼猪牝蜚蝗之中為人喜剥脫人物者後墮羊中主被剥皮為人喜殺生者後生為水上作蜉蝣之蟲朝生暮死為人喜偷盜人物者後生奴婢牛馬中為人喜妄語傳人惡者死入地獄焮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犁之後墮鳴鵲鵲鳥中人聞其鳴莫不驚怖皆言變怪祝令其死為人喜姪他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卧鐵牀後墮姪象鵝鴨鳥中為人喜飲酒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入地獄墮沸屎泥犁中後生墮狂狂獸中後生為人愚癡故無所知為人夫婦不相和順數共鬪諍更相驅遣者後墮鳩鵲中為人喜貪人力者後墮象中佛言除州縣官長稟食官祿無罪或私侵於民鞭打輪送告誡無地桎械繫錄不得寬縱者此人罪報死入地獄神更受痛數千萬劫罪畢乃出後墮水牛中穿領決鼻牽船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罪為人不可潔淨者從猪中來為人慳貪不好施者從狗中來為人佞戾自用者從羊中來為人不安庠不

能忍事者從獼猴中來為人內惡含毒心者從蝮蛇中來為人好於美食恐害眾生無有善者前身從豺狼狸貓中來又佛說須摩提女經云今時羅閱城有長者號曰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厥年八歲歷世奉敬過去無數百千諸佛積累功德不可稱計行到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叉手白佛欲有所問願為解說佛語須摩提恣所欲問今當為說今汝歡喜須摩提問佛言菩薩云何所生處人見之常歡喜云何得大富有常多財寶云何不為他人所別離云何不在母人腹中常得化生千葉蓮花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從不可計億刹土去到彼間得禮諸佛云何得無憊怨無侵嫉者云何所說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殃罪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為說經法即令不墮苦痛之處所問如是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所問如來義者善哉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

聞吾當解說時女即言其善世尊願樂欲聞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皆歡喜何等為四一瞋恚不起親怨家如善知識二常有慈心向於一切三常行求索無上妙法四作佛形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為四一布施以時二與已倍悅三與後不悔四既與不求其報菩薩復有四事法不為他人所別離何等為四一不傳應說鬪亂彼此二導愚癡者使入佛道三若有毀敗正法護使不絕四勸勉諸人教使求佛令堅不動菩薩復有四事法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何等為四一細掃紅青黃白蓮華合此四種末之如塵使滿輓妙華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二不令他人起瞋恚意三作佛形像使坐蓮華上四得最正覺便歡喜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神足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何等為四一見人作功德不行斷絕二見人說法而不中止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三十卷

戒門

三常然燈火於塔寺中四求三昧

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瞋怨無侵嫉者何等為四一於善知識無諛諂心二不慳貪妒他人物三見人布施助其喜四見菩薩諸所作為不行誹謗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何等為四一口之所說心亦無異二於善知識常有至誠三聞人說法不生是非四若見他人請令說法不求其短

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殃罪所作善行疾得淨住何等為四一心意所念常志於善二常持戒三昧智慧三初發菩薩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脫四常有大慈愍於一切

菩薩復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為四一常念於佛二常精進三常念經法四常立功德

菩薩復有四事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為說經法令其不憶苦痛之處何等為四一為一切人故具滿諸願二若人布施諸不足念欲足之三見人雜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常念供養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三十二卷

戒門

於三寶

余時須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說四十事我當奉行令不缺減悉使具足不違一事

又辯意長者子經云余時世尊與無央數大眾共會圍繞說法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名曰辯意從五百長者子來詣佛所為佛作禮叉手白言欲有所問唯願慈愍有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地獄中復何因緣常生餓鬼中復何因緣生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尊卑具中眾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婢中為人所使復何因緣生庶民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為人所譽不被誹謗復何因緣得生為人常被誹謗為人所憎形體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所生之處常與佛會聞法奉眾初不差違遭遇知識逮得好心若作沙門當得所願所問如是唯願世尊分別解說令使眾會得聞正教願使一切得濟彼安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解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第三十三卷

戒門

說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謂為五一慈心不殺恤養物命令眾得安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乏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四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不飲酒不經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謂為五一布施恩潤貧窮二持戒不犯十惡三忍辱不亂眾患四精進勸化無有懈怠五一心奉孝盡忠是為五事得生人中富貴長壽端正威德得為人主一切敬侍

佛告辯意復有五事死入地獄億劫乃出何謂為五一不信有佛法眾而行誹謗輕毀聖道二破壞佛寺尊朝三四輩轉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意四反逆無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當來有欲為道已得為道便不順師教誨而自貢高輕慢誹謗師是為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復有五事墮餓鬼中何謂為五一慳貪不欲布施二盜竊不孝二親

三愚闇無有慈心四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不給父母兄弟妻子奴婢是為五事愼賊鬼中

復有五事作畜生行愼畜生中何謂為五一犯戒私竊偷盜二負債能而不償三殺生以身償之四不善聽受經法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為緣是為五事生畜生中

復有五事得為尊貴衆人所敬何謂為五一施慧普廣二禮敬三寶及衆長者三忍辱無有瞋恚四柔和謙下五博聞經戒是為五事得為尊貴衆人所敬

復有五事常生卑賤為人奴婢何謂為五一憍慢不敬二親三剛強無恪心三放逸不禮三尊四盜竊以為生計五負債逃避不償是為五事常生卑賤奴婢之中

復有五事得生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為人所譽不被誹謗何謂為五一至誠不欺於人二誦經無有彼此三護戒不謗聖道四教人遠惡就善五不求人長短是為五事生於人中口氣

香潔身心常安為人所譽不被誹謗復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為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安常懷恐怖何謂為五一常無至誠欺詐於人二大會之中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見諸同學而輕試之四不見他事而為作過五鬪亂兩舌彼此是為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為人所憎形體醜惡身心不安常懷恐怖

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何謂為五一身奉三寶勤人令事二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慈一切眾生正等如愛赤子五所受經法晝夜誦讀是為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即得所願

於是長者子辭意問佛說是五十事要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五百長者皆得法眼淨又諸會各得所志頌曰
心境相乘 業結牽纏 七識起發

八識因緣 三界受報 六趣遷延 隨事起業 觸處拘連 五陰勞倦 九惱速遭 自非慈聖 豈益我蒼 含情普洽 機寤重玄 舒則利物 卷則自然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金藏廣勝寺本原版多所殘缺，今採用其中可用者十四版又九行，即二七二頁中一行至二七七頁上末行。

一 二七〇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一 二七〇頁上二行撰者，磧、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二七〇頁上三行「此有五部」，徑無。

一 二七〇頁上四行至五行「述意部……引證部」，徑無。

一 二七〇頁上六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二七〇頁上一五行「續素」，磧、普、南、徑、清作「緇素」。

一 二七〇頁上一七行「對法」，磧、南、徑、清作「對治」。

一 二七〇頁中一二行「摸畫」，磧、普、南、徑、清作「模畫」。

一 二七〇頁下一三行「如乳人攢」，磧作「如水灌人繩」；普、南、徑、清作「如水鑽人繩」。

一 二七一頁下一四行「無明色」，磧、普作「明色」；南、徑、清作「名色」。

一 二七一頁下二〇行「而有」，磧、普、南、徑、清作「而有唯有」。

一 二七一頁上一〇行「造作」，磧、普、南、徑、清作「進作」。

一 二七一頁上一三行「四例」，磧、普、南作「三例」。

一 二七一頁上一八行第九字「第」，徑、清無。下至二二行第六字同。

又第一一字「有」，徑、清無。

一 二七一頁上二一行第九字「如」，磧、普、南、徑、清作「加」。

一 二七一頁上二二行「母者」，磧、普、南、徑、清作「父母者」。

一 二七一頁中二行「一者」，磧、普、南、徑、清作「一有」。

一 二七一頁下一五行末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二二行第一二字同。

一 二七一頁下二〇行「無間」，磧、普、南、徑、清作「無問」。

一 二七二頁中四行「配偶」，磧、普、南、徑、清作「配匹」。

一 二七二頁中一九行第一三字「故」，磧、普、南作「故故」。

一 二七二頁下一七行「何依」，磧、普、南、徑、清、麗作「依何」。

一 二七三頁上八行「色心苦樂」，麗作「色苦心樂」。

一 二七三頁上一〇行「受生」，磧、普、南、徑、清作「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受生」。

一 二七三頁上末行「道理」，磧、普、南、徑、清作「達理」。

一 二七三頁中二行第一〇字「耶」，磧、普、南、徑、清作「邪」。

一 二七三頁中一二行末字至次行首字「加拳」，磧、普、南、徑、清作「枷捲」。

一 二七三頁下一四行首字「怨」，磧、普、南、徑、清作「怨家」。

一 二七三頁下一五行末字「果」，磧、普、南、徑、清作「熟果」。

一 二七三頁下一五行末字「果」，磧、普、南、徑、清作「熟果」。

一 二七三頁下一七行「波羅斯」，磧、普、南作「彼羅斯」。

一 二七三頁下末行第一三字「亦」，清作「依」。次頁上二一行第四字，次頁中一行第五字，一一行第一一字同。

一 二七四頁中六行第二字「殺」，磧、普、南、徑、清作「捉」。

一 二七四頁中二〇行「破物」，磧、普、南、徑、清作「彼物」。

一 二七四頁下九行第二字「念」，磧、普、南、徑、清作「念起」。

一 二七五頁上八行「氣量」，磧、普、南、徑、清作「氣勢」。

一 二七五頁上一三行「得罪」，至此，徑卷第八十四終，卷第八十五始，並有「業因篇第七十八之餘」一行。

一 二七五頁中八行「一切種」，磧、普、南、徑、清作「一切種智」。

一 二七五頁中九行「身口七業」，磧、普、南、徑、清作「身自七業」。

一 二七五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起」，

磧、普、南、徑、清作「趣」。

一 二七五頁中一六行「拳手攷打」，磧、普、南、徑、清作「搥手攷打」；麗作「拳手攷打」。

一 二七五頁下四行末字「一」，磧、普、南、徑、清、麗無。

一 二七五頁下二二行末字「有」，磧、普、南、徑、清、麗作「自」。

一 二七六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言」，磧、南、徑、清、麗作「善」。

一 二七六頁上一五行末字「七」，麗作「十」。

一 二七六頁中二行第二字「隨」，麗作「隨他」。又末字「作」，磧、普、南、徑、清作「作相」。

一 二七六頁中一〇行第九字「者」，普、南、徑、清作「者答曰」。

一 二七六頁中一四行「疾疾」，普作「嫉他」；南、徑、清作「疾他」。

一 二七六頁中二一行第二字「想」，磧、普、南、徑、清作「相」。

一 二七六頁下一〇行第一一字「相」，

磧、南、清作「想」。

一 二七七頁上三行第四字「相」，磧、普、南、徑、清作「想」。

一 二七七頁上九行第九字「者」，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七頁中二行夾註左「釋之」，磧、普、南、徑、清作「解釋之」。

一 二七七頁中末行「我有業力」，磧、普、南、徑、清作「我自有業」。

一 二七七頁下三行「妻之」，磧、普、南、徑、清作「付之」。

一 二七八頁上七行「世常」，磧、普、南、徑、清作「恒常」。

一 二七八頁上一二行第七字「一」，磧、普、南、徑、清作「一人」。

一 二七八頁上一五行「往者」，磧、普、南、徑、清作「往彼」。

一 二七八頁中七行「上子」，磧、普、南、徑、清作「生子」。

一 二七八頁下八行「三寶」，磧、普、南、徑、清作「三尊」。

一 二七八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麋」，

一 二七八頁下一五行第六字「悅」，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二七八頁下一五行第六字「悅」，
[磧、普、南、徑、清作「喜」]。下至一
六行第三字同。

一 二七八頁下一八行「口缺者」，[磧、
普、南、徑、清作「唇缺者」]。

一 二七八頁下二〇行第一〇字「耽」，
[磧、南、徑、清作「瞻」]。

一 二七八頁下二一行「而驕悌」，[磧、
普作「不庶幾」；[南、徑、清作「不
恕已」]。

一 二七九頁上七行「鵠鵠鵠鵠」，[磧、
普、南、徑、清作「白鵠鵠鵠」]。

一 二七九頁上一〇行「姪象」，[磧、
普、南、徑、清作「姪色」]。

一 二七九頁上一六行「無罪」，[磧、
普、南、徑、清作「合公道者無罪」]。

一 二七九頁上一七行「鞭打」，[磧、
普、南、徑、清作「鞭打」]。

一 二七九頁上一八行末字「受」，[磧、
普、南、徑、清作「萬」]。

一 二七九頁上二〇行第三字「決」，

[磧、普、南、徑、清作「缺」]。

一 二七九頁上二二行「不好施」，[磧、
普作「不庶幾」；[南、徑、清作「不
恕已」]。

一 二七九頁中一行「內惡」，[磧、普、
南、徑、清作「尤惡」]。

一 二七九頁中一九行「缺罪」，[磧、
普、南、徑、清作「缺福」]。次頁上
一行同。

一 二八〇頁上五行第二字「喜」，[磧、
普、南、徑、清作「歡喜」]。

一 二八〇頁上一三行第二字「志」，
[磧、普、南、徑、清作「至」]。

一 二八〇頁中六行第五字「共」，[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二八〇頁下二行第七字「恤」，[磧、
普、南、徑、清作「悉」]。

一 二八〇頁下一三行「敬侍」，[磧、
南作「敬待」]。

一 二八一頁上五行第一三字「觥」，
[磧、普、南、徑、清作「抵」]。

一 二八一頁上六行「不善」，[磧、普、

[南、徑、清作「不喜」]。

一 二八一頁中一五行「所受」，[磧、
普、南、徑、清作「所愛」]。

一 二八一頁中二一行「長者」，[磧、
普、南、徑、清作「長者子」]。又「諸
會」，[磧、普、南、徑、清作「諸會者」]。

一 二八一頁下一行「因緣」，[磧、普、
南、徑、清作「成因」]。

一 二八一頁下三行「迤邐」，[磧、普、
南、徑、清作「迤邐」]。又末字「荃」，
[磧、普、南、徑、清作「神」]。

一 二八一頁下四行「重玄」，[磧、普、
南、徑、清作「玄津」]。

一 二八一頁下五行「自然」，[磧、普、
南、徑、清作「收恩」]。

一 二八一頁下末行經名，[徑無（未換
卷）]。

法苑珠林卷第六 踐 平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報篇第七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受胎部

中陰部 見報部 生報部

後報部 定報部 不定部

善報部 惡報部 住處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之業用寔三報之徵祥猶形影之相須譬六趣之明驗其三報者以悅天后之耳目翻九色之深恩孤投禽王之全命交受五苦之切酷斯為現報也群徒潛淪於幽壑神陟輪輿而不改身酸歷代之缺璽不曉王子之喪目斯生報也外道縱禍於非想迷法永惑於始終為著翅之暴羶飛沈受困而難計斯為後報也玄鑒二代溺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使寤四諦三明之室今出三報五苦之闇也

引證部第二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眾生

造業有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造業後受二者後報今身造業後受三者無報今身造業後受四者無報今身造業後受

是名二者生報今身造業後受三者後報今身造業後受四者無報今身造業後受

此於三時決定不改由二報定時不定由業力定

時報俱不定由業力定時報俱定由業力定

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

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

報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果報雖定時節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

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

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介善亦如

是

受胎部第三

如善見律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出華水者此是血名欲懷胎時於見

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而出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

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又

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舉

香問何謂相觸受胎答有女人月水生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

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問何謂取衣受胎答如優陀夷共婦出家欲愛不

止各相發問欲精汗衣尼取舐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問何謂下精受胎

答如鹿母毘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生鹿子道士問何謂手摩受胎

答如睽菩薩父母俱盲帝釋遙知下來其所為夫婦既悉出家為道不合

陰陽以手摩臍下即便懷胎而生睽子問何謂見色受胎答有一女人月

華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感唯視男子如宮女人亦復如是即便懷胎

問何謂聞聲受胎答如白鷺鳥悉雌無雄到春節時陽氣始布雷鳴初發

雌鷺一心聞聲即便懷胎雞亦有聞雄雞聲亦得懷胎問何謂舉香受胎

答如秦牛母但舉犢氣而亦懷子

淨行經第九

第五

疏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受胎一母有欲父有欲父母共集一處然外識未應求趣便不受胎若識來趣父母不集則不成胎二若復母人無欲父欲意感母不大殷勤則非成胎三若父母共集一處母欲感感父不大殷勤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有風病母有冷病則非成胎二若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非成胎三若父身水氣偏多母無此患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處父相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二若母相有子父相無子則不成胎三若父母俱相無子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胎二若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母遠行不在則不成胎三父母俱集不行此則受胎復有三種一若有時父母應來集一處然父身遇重患有時識神來趣則非受胎二若母身得重患則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病則非成胎若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父母

淨行經第九

第五

疏

俱相有兒則成有胎
又瑜伽論云復次此胎藏八位差別何等為八謂羯羅藍位過部曇位閉尸位縛南位鉢羅賒位髮毛爪位根位形位若已結凝內稀名羯羅藍若表裏如酪未至安位名過部曇若已成實仍極柔軟名閉尸若已堅厚稍堪摩觸名為縛南即此實搏增長支分相現名鉢羅賒從此以後髮毛爪現即名此位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名為根位從此以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為形位
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故或由母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髮變異生者謂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及由其母多習灰鹽等味若飲若食令此胎藏髮毛希少色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習近煙熱現在緣故令彼胎藏黑黯色生又母習近極寒室等令彼胎藏極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吸熱食令彼胎藏極赤色生皮變異生者

淨行經第九

第六

疏

謂由宿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姪欲現在緣故令彼胎藏或疥癬癩等惡皮而生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馳走蹠躑威儀及不避不平等現在緣故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又彼胎藏若當為女於母右脇倚脊向腹而住若當為男於母左脇倚腹向脊而住又此胎藏極成滿時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內風便發生大苦惱又此胎藏業報所發生分風起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纏裹而趣產門其正出時胎衣遂裂分之兩腋出產門時名正生位生後漸次觸生分觸所謂眼觸乃至意觸
中陰部第四
如正法念經云有十七種中陰有法汝當修念行寂滅道若天若人念此道者終不畏於閻羅使者之所加害何等十七中陰有耶
第一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樂相中陰猶如白蠶垂欲墮細軟白淨復見園林華池聞諸歌舞戲笑次聞諸

香一切受樂無量種物和合細觸即生天上以善業故現得天樂含笑怡悅顏色清淨親族兄弟悲啼號泣以善相故不聞不見心亦不念於臨終時初生樂處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見天勝處即生愛境故受天身是則名曰初生中陰有也

第二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鬱單越則見細軟赤氎可愛之色即生貪心以手捉持舉手攬之如攬虛空親族謂之兩手摸空復有風吹若此病人冬寒之時暖風來吹除其寒苦若暑熱時涼風來吹除其鬱蒸令心喜樂以心緣故不聞哀泣悲啼之聲若其集動其心亦動聞其悲聲吹生異處是故親族臨終悲哭其為障礙若不妨礙生鬱單越中間次第有善相出見青蓮華池鵝鴨鴛鴦充滿池中即走往趣入中游戲欲入母胎從華池出行於陸地見於父母欲染和合因於不淨以顛倒見見其父身乃是雄鵝母為鵝鵝若男子生自見其身作雄鵝身若女人生自見其身

作鵝鵝身若男子生於父生礙於母生愛若女人生於父生愛於母生礙是名生鬱單越第二中陰有也

第三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則有相現若臨終時見有屋宅盡作黃色猶如金色徧覆復如雲見虛空中有黃氎相舉手攬之親族兄弟說言病人兩手攬空是人命時壽命將盡見身如牛見諸牛群如夢所見若男子受生見其父母和合而行不淨自見人身多有宅舍見其父相猶如特牛除去其父與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身猶如乳牛作如是念何故特牛與彼和合不與我對如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尼第三中陰有也

第四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於弗婆提界則有相現見青氎相一切皆青徧覆虛空見其屋宅悉如虛空想青氎憤以手遮之親族說言遮空命終見中陰猶如馬形自見其父猶如馭馬母如驛馬父母交會愛染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當與此

驛馬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已身如驛馬形作如是念如是馭馬何故不與我合作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陰有也

第五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見上行相若大葉心自在生天以手攬空如夢中所見好華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氣在手見華生貪今見此樹我當升之作是念已即上大樹乃是升於須彌見天世界華果莊嚴我當游行是名鬱單越人下品受生第五中陰有也

第六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以中業故臨命終時欲生天上則有相現見蓮華池甚可愛樂眾蟲莊嚴一切皆香升此蓮華須臾乘空而飛猶如夢中生於天上作如是念我今當至勝蓮華池是名鬱單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陰有也

第七中陰有者鬱單越人以業勝故生三十三天善法堂等臨命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妙其人命時即升勝堂生此殿中以爲天子是名鬱單越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十

陰

三

人生於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陰有也
第八中陰有者若憒憒單越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見於園林游戲之處香潔可愛聞之悅樂不多苦惱其心不濁以清淨心即升宮殿見諸天眾游空而行猶如夢中三十三天勝妙可愛一切五欲皆悉具足從憒憒單越死生此天中是名憒憒單越人生此天處重習游戲乃死時相第八中陰有也第九中陰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終生天有二種葉何等為二者餘葉二者生葉生於天上其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以善業故垂捨命時氣不咽濁脈不斷壤諸根清淨見大池水其水調適洋洋而流淨至彼岸既至彼岸見諸天女第一端正種種莊嚴戲笑歌舞其人見已欲心親近前抱女人即時生天受天快樂如夢中陰即滅是名第九中陰有也
羅耶尼人生有同一光明等一中陰一切相似不
同憒憒單越人三種受生差別相也

第十中陰有者若弗婆提人臨命終時見於死相見於自業或見他業或見殿堂殊勝莊嚴心生歡喜欲近受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二

陰

四

生於殿堂外見眾婬女與諸丈夫歌頌娛樂於中陰有作如是念欲得同戲即入戲眾猶如睡覺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中陰有也
第十一中陰有者諸餓鬼等惡業既盡受餘善業本於餘道所作善業猶如父母欲生天中則有相現若餓鬼中死欲生天上於餓鬼中飢渴燒身常貪飲食常念漿水欲命終時不復起念本念皆滅一切惡業皆悉不近雖見飲食唯以目視如人夢中見不食不飲見天可愛即走往趣至於彼處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陰有也
第十二中陰有者以愚癡故受畜生身無量種類受百十億生死之身墮於地獄餓鬼畜生輪轉世間不可窮盡以餘善業畜生中死生二天處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於畜生惡道苦報欲盡將得脫身則有相現臨命終時見光明現以餘善業癡心薄弱或見樂處即走往趣如夢所見走往趣之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二中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

陰

五

陰有也
第十三中陰有者地獄眾生命有難得生於天上餘善因緣如業成熟是地獄人以業盡故將欲得脫從此地獄臨命終時則有相現命欲終時若諸獄卒擲置鑊中猶如水沫滅已不生若以棒打隨打即死不復更生若置灰河入已消融不復更生若鐵棒打隨打即死滅已不生若諸鐵鳥食已不生若諸惡獸噉已不生是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油炷盡則無燈業地獄中陰有相不現忽於虛空中見有第一歌舞戲笑香風觸身受第一樂欲近生有或生三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三中陰有也
第十四中陰有者若人中死還生人中則有相現於臨終時見如是相見大石山猶如影相在其身上余時其人作如是念此山或當墮我身上是故動手欲遮此山親里見之謂為觸於虛空既見此已又見此山猶如白

毘即外此毘乃見赤毘次第臨終復見光明見其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母交會謂父妨礙若女生自見其身與父交會謂母妨礙當於介時中陰即壞生陰次起如印所印印壞文成是名人中命終還生人中第十四中陰有也第十五中陰有者天中命終還生天上則無苦惱如餘天子命終之時愛別離苦憤於地獄餓鬼畜生如此天子不失已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聖其本處生於勝天若四天處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可愛勝相是名第十五中陰有相續道也

第十六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從上天終還生下天見眾蓮華園林流池皆亦不如既見此色飢渴苦惱渴仰欲得即往彼生如是雖同生天二種陰有二種相生是名第十六中陰有相續道也

第十七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弗婆提人生瞿陀尼有何等相瞿陀尼人生弗婆提復有何相如是二天下人彼

此五生皆以一相臨命終時見黑闇窟處於此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幡或赤或白其人見之以手攬捉現陰即滅以手接幡次第緣幡入此窟中受中陰身近於生陰見受生法亦如前說或見二牛或見二馬愛染交會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陰是名第十七中陰有也

現報部第五

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七種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有眾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報阿難白佛言何故不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陀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陀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又雜寶藏經云昔乾陀衛國有一屠兒將五百頭小牛盡欲刑健時有內官

以金錢贖牛作群放去以是因緣現身即得男根具足還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人自恣來去未曾通白今何故介王時即喚問其所以荅王言曰向見屠兒將五百頭小牛而欲刑殘臣即贖放以是因緣身體得具故不敢入王間喜愕深於佛法生信敬心夫以華報所感如此況其果報豈可量也

又新婆沙論云昔有屠販牛人驅牛涉路人多糧盡飢渴熱乏息而議曰此等群牛終非已物宜割取舌以濟飢虛即時以鹽塗諸牛口牛貪鹹味出舌欲之即用利刀一時截取以火煨炙而共食之食已相與臨水澡漱俱嚼楊枝揩齒既了譬以刮舌惡業力故諸人舌根猶如爛果一時俱落

此皆現報以業重故

生報部第六

如涅槃經云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繞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知覺肢節顫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如日垂沒山陵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十張

第五

埠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臘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臘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為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實眼天眼所見

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判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處於母生受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已有見已心悅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為愛狂放生貪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悉顛倒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十一張

第二

又修行道地經云人行不純或善或惡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不失時子來應生其母胎通無所拘礙心懷歡喜而無邪念則為柔嬰堪任受子其精不清不濁中適不強亦無腐敗亦不赤黑不為風寒眾毒雜錯與小便別應求生者精神便起設是男子不與女人共俱合者五欲與通男子敬念欲向女人父時精下其神欣喜謂是吾許尔時即失中陰五陰便入胞胎父母精合既在胞胎信用歡躍是為色陰歡喜之時為痛樂陰念於精時是為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是為行陰神趣胎中則為識陰如是和合名曰五陰若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至七日住中而不增減又至二七日其胎稍轉譬如薄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至四七日精凝如熟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蘇至六七日變如瘰癧至七七轉如段實至八七日其堅如坯至九七日變為五胞兩肘兩髀及頭頸從中出也至十七日復有五胞二手腕二脚腕及生其頭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十六張

第五

至十一七日續生二十四胞十手指十足指及眼耳鼻口此從中出至十二七日足諸胞相轉漸成就至十三七日則現腹相至十四七日則生肝肺心及其脾腎至十五七日則生大腸至十六七日則生小腸至十七七日則有睚眦至十八七日生藏熟藏起此二處至十九七日則生髀及膈腸骨手掌足跌臂節筋連至二十七日生陰臍乳頭頸形相至三十一七日體骨各分隨其所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著口七骨著頭兩骨著髀兩骨著肘四骨著臂十二骨著背十八骨著背兩骨著臍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復有微細骨總有一百八與體完合具十八骨著在兩脇二骨著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連綴其骨柔軟如初生瓠至二十二七日其骨稍堅如未熟瓠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轉堅譬如胡桃此三百骨各相連綴足骨著足膝骨著膝如是膈骨髀骨臍骨脊骨臂骨脇骨肩骨項骨頭骨臂腕手足諸骨等各自轉相連著如是聚

骨猶如幻化隨風所由牽引舉動至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連著其身至二十五七日生七千脈尚未具成至二十六七諸脈悉徹具足成就如蓮根孔至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皆成至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至二十九七日肌實稍厚至三十七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轉厚堅至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至三十三七日耳鼻唇指諸膝節成至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成至三十五七毛孔具成至三十六七日小甲始成至三十七七日其母腹中老干風起開兒目耳鼻口或有風起染其髮毛或端正或醜陋又有風起成體顏色或白赤黑有好有醜皆由宿行在此七日生風寒熱大小便通至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可其身意柔軟無瑕正其骨節令其端正莫不愛敬本行惡者則起臭風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俚斜曲使不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

是為三十八七日九月不滿四日其兒身體骨節則成為人其小兒體而有二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頰眼舌喉心肝脾腎腸血脈者從母也自餘爪齒骨節髓腦筋脈堅者從父也其小兒在母腹中處生藏之下熟藏之上若是男兒背外而面向內在其左脇也若是女子背母而面向外處在右脇也若苦痛臭處汗露不淨一切骨節縮不得申住在革囊腹網纏裹藏血塗染所處逼窄依因尿溺瑕穢若斯其於九月此餘四日宿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在園觀亦在天上其行惡者謂在泥犁世間之獄至三日中即愁不樂到四日時母腹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倒懸頭向產門其有福者時心念言我投浴池水中游戲如墮高牀華香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吾從山墮投於荆岸溝坑澗中或如地獄羅網棘上曠野石間劍戟之中愁憂不樂善惡之報不同若此其小兒生既墮地外風所吹女人手觸暖水洗之

逼迫毒痛猶如痛病也以是苦惱恐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憤不識來去生在地血惡露臭處鬼魅來燒爛邪所中死屍所觸蠱道顛鬼各伺犯之如四交道墮冥段烏鴟鵂狼各來爭之諸邪妖鬼欲得兒便周而圍繞亦復如是若宿行善德邪不得其便兒已長大團哺養身通得穀氣其體即生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名舌蟬二名重蟬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毀害一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蠅蛛二名托擾三名憤亂兩種在額一名卑下二名朽腐兩種在眼一名蠅二名重蟬兩種在耳一名識味二名現味兩種在耳根一名赤二名復赤兩種在鼻一名肥二名復肥兩種在口一名搖二名動搖兩種在齒中一名惡癢二名凶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止掉滅一種在舌名曰甘美一種在舌根名曰柔軟一種在上斷名曰往來一種在咽名為嗽喉兩種在瞳子一名生二名不熟兩種在肩一名垂二名復垂一種在臂名為住立一種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第三十三

踐

在手名爲周旋兩種在臂一名額玩
二名曠普一種在心名爲班駃一種
在乳名曰種現一種在臍名爲帛繞
兩種在脇一名爲月二名月面兩種
在脊一名月行二名月貌一種在背
骨間名爲安豐種在皮裏名爲虎爪
兩種在掌一名消膚二名燒拊四種在
骨一名爲甚毒二名習毒三名細骨
四名雜毒五種在髓一名殺害二名
無殺三名破壞四名雜骸五名白骨
兩種在腸一名蜣蜋二蜣蜋齒兩種
在細腸一名兒子二名復子一種在
肝名爲銀喙一種在生藏名曰伎收
一種在熟藏名爲太息一種在穀道
名爲重身三種在糞中一名前二名
目結三名目編髮兩種在尻一名涼
下二名重涼五種在脰一名宗姓二
名慈族三名臥寤四名而寤五名護
汁一種在髀名爲楊枝一種在膝名
爲現傷一種在躄名爲鐵嘴一種在
足指名爲燒然一種在足心名爲食
皮是爲八十種蟲處在一身晝夜食
體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第三十三

踐

其人身中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
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計之四百四病
在人身中如木生火還自燒然病亦
如是如木因體興反來危人如身中
蟲擾動不安三十六物假名爲人以
爲蓋之誑惑凡愚妄起愛念共相親
附智者視虛安可近之譬如陶器終
有破壞此身虛偽會有大壽貴賤同
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門失火從次
燒之乃到東門皆令灰燼生老病死
亦復如是

又瑜伽論云又於胎中經三十八七
日此之胎藏一切支分皆悉具足從
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極
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
八月此名圓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
滿或復缺減故法華經偈云
受胎之微形世世常增長薄德少福人
衆苦所逼迫
故三昧經云說身內火界漸增水界
漸微是故迦羅邏稠漸堅乃至完團
衆生由此薄福從小至大皆受其苦
又禪祕要經云人身三分臍爲中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第三十三

踐

頭爲殿堂額爲天門

又觀胎經云人受胎時初七日有四
大二七日展轉風吹向脇乃至三十
八七日風名華令向產門
又譬喻經云風鼓水水鼓地地鼓火
強者爲男弱者爲女風水相鼓爲男
地水相鼓爲女
又解脫道論云人身地界碎之爲塵
一斛二十四
又增一經云一人身中骨有三百二
十毛孔有九萬九千筋脈各有五百
身蟲有八十戶
又五道受生經云兒生三歲凡飲一
百八十斛乳除其胎中食食今東弗
于逮人飲一千八百斛乳西拘耶尼
人飲一千八百斛乳北鬱單越人七
日成身初生之日置百路首行人授指
與味所以不飲乳也
殊大不同今小兒
人皆多故別疏記
後報部第七
如婆沙論云有一屠見七生已來常
屠不落三塗然生人天往來此由七
生已前曾施辟支一食福力故令七

生不憶惡道然此人七生已來所作
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

得脫善惡俱余

此是後報具如六道篇說

又智度論云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譬如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桓任哺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鵲鵲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鵲上鵲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鵲便作聲顫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鵲鵲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鵲便作聲顫怖如故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

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鵲宿世因緣幾世作鵲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鵲從鵲中來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鵲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鵲八萬大劫中常作鵲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鵲何時當脫舍利弗即入三昧

觀見乃至八萬大劫亦未免鵲身過

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鵲何時當

脫佛告舍利弗此鵲除諸聲聞辟支

佛所知齊限復於燒伽河沙等大劫

中常作鵲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

後得為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

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衆生然後入

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

婆塞從比丘聞讚佛功德於是初發

心願欲作佛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

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衆

生已而入涅槃是時舍利弗向佛懺

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

末何況諸結我知佛智慧如是者豈

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

苦不以爲難

定報部第八

如佛說義足經云佛告梵志言世有

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爲五

一當耗減法二當以棄法三當病瘦

法四當老朽法五當死去法此之五

法欲使不耗減是不可得

又佛說四不可得經云佛與比丘及諸

菩薩明旦持鉢入舍衛城令衛四輩

皆從諸天龍神各齎華香伎樂追

從於上時佛道眼覩見兄弟同產

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

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悉欲

避終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

在所至到無所罣礙今反當爲非常

所得便危失身命當遣方便免斯患

難不可就也於是二人則踊在空中

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人

則入市中人肉之處廣大無量在中

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

一人則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萬

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處於其中無

常之對何所求耶一人則計竊至大

山無人之處壁山兩解入中還合非常

之對安知吾處於時四人各各避命

竟不得脫藏在空中者便自墮地猶

果熟落其在山中者于彼喪已禽獸

所噉在大海中者則時失命魚鼈所

食入市中者在于衆人而自終沒於

是世尊觀之如斯謂此四人暗昧不

達欲捨宿對三毒不除不至三達無

極之慧古今以來誰脫此患佛則頌

曰

雖欲藏在空善處大海中假使入諸山而欲自翳形欲求不死地未曾可獲定是故精進學無身乃為寧

佛告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獲致何等為四一曰年幼顏色煒煒髮黑齒白形貌光澤氣力堅強行步舉止出入自游上車乘馬衆人瞻戴莫不愛敬一旦忽老頭白齒落面皺皮緩體重拄杖短氣呻吟欲使常少不至老者終不可得

二謂身體強健骨髓實感行步無礙飲食自恣莊飾頭首謂為無比張弓捻矢把執兵杖有所危害不省曲直罵詈衝口謂為豪強自計吾我無有衰耗疾病卒至伏之著牀不能動搖身痛如榜耳鼻口目不聞聲香美味細滑坐起須人汗露自出身臥其上衆患難喻假使欲免常文無病終不可得

三謂欲求長壽在世無極得免于病死命既甚短懷萬歲慮壽少憂多不察

法華經卷第九

第九

跋

非常五欲自恣放心逸意殺盜淫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嫉邪見不孝父母不順師友輕易尊長反逆無道稀望豪富謂可永存譏謗聖道以邪無雙嗔天獨步慕于世榮不識天地表裏所由不別四大因緣合成猶如幻師不了古今所興之世不受化導不知生所從來死之所歸心存天地謂是吾許非常對至如風吹雲葉念長生命忽然終不得自在欲使不終終不可得也

四謂父母兄弟室家親族朋友知識恩愛榮樂財物富貴官爵祿祿騎乘游觀妻妾子息以自驕恣飲食快意兒客僕使趨行綺視顧影而步輕蔑衆人討已無雙父奴客庸罵獸類畜生出入自在無有期度不察前後謂其眷屬從使之衆意可常得宿對卒至如湯消雪心乃懷懼請求濟患安得如願呼喻命斷竟神獨逝父母兄弟妻子親族朋友知識恩愛眷屬皆自獨留官爵財物僕從各散馳走如星欲求不死終不可得也

法華經卷第九

第九

跋

佛告比丘古今以來天地成立無免此苦四難之患以斯四苦佛興于世不定部第九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人生卑賤家衣食不充然無邪見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之家不作施德常值貧賤無有衣食便向懺悔改往所作所有遺餘與人等分若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

此人先苦後樂何等人先樂而後苦
或有人生豪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
常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
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無有衣食是
謂此人先樂後苦何等人先苦而後
苦或有人先生貧賤家衣食不充然
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若
生人中極為貧賤衣食不充是謂先苦
而後苦何等人先樂而後樂或有人
先生富貴家多財饒寶敬重三尊常
行惠施後生人天常受富貴多饒財
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今時佛告
比丘曰或有眾生先苦後樂或有先
樂後苦或先苦後亦苦或有先樂後
亦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耳或百
歲之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之中造諸
惡業彼於異時或冬受樂夏受苦或
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
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時
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罪長時受樂
或少時作罪長復作罪彼人後生之
時先苦後亦苦若復少時作福長復
作福彼於後生之時先樂後亦樂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
世云何為四或有人身樂心不樂或
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身心俱樂
或有人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樂
心不樂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
衣被飲食臥具醫藥無所乏短但不
免三惡道若是謂身樂心不樂何
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
功德於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但
免三惡道若是謂心樂身不樂何等
人身心俱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
功德不得四事供養復不免三惡道
若是謂身心俱不樂何等人心心俱
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
所乏短復免三惡道若是謂身心俱
樂

善報部第十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問云何布
施果報答曰略說布施有一種果所
謂受用果受用果復有二種果所謂
現在受果未來受果復有三種果即
此二種復加般若復有四種果何謂四
種一有果而無用二有用而無果三

有果亦有用四無果亦無用初有果
而無用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
心布施彼如是施雖得無量種種果
報而不能受用如舍衛天主雖得無
量種種珍寶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
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
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
天子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衣
食及以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
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
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提
伽諸長者等四無果亦無用者謂布
施已用即滅盡或為出世聖道障故
猶如遠離煩惱聖人復有五種果謂
得命色力樂辯等因命得命是故施
食即得施命以是因緣後得長命如
是施色施力施樂施辯才等皆亦如
是

復有五種勝果所謂施與父母病人
法師菩薩得勝果報父母恩養生長
身命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病人者
孤獨可愍以是義故起慈悲心施病
人者得勝果報又說法者能生法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第三十四張

跋

增長法身永導善惡平正非平正顛倒非顛倒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諸菩薩悉能攝取利益衆生起慈悲心以攝取三寶不斷絕因以是義故施菩薩者得勝果報以善謹發心勇猛悲心隨劣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爲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第二補治故寺第三和合聖衆第四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四種受梵之福比丘白世尊曰梵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其中衆生所有功德正與一輪王功德等閻浮地人及一輪王之德與瞿耶尼一人功德等其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方人福不如鬱單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如四天王之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福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第三十五張

跋

又中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法者得生帝釋處即說偈言

供養於父母及家之尊長柔和恭遜辭離麤言兩舌調伏慳吝心常修真實語彼三十三天見行七法者咸各作是言當來生此天

又雜寶藏經偈

福業如果熟不以神祀得人乘持戒車後生至天上定知如燈滅得至於無爲一切由行得求天何所爲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二八五頁上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
- 一 二八五頁上二行撰者，續作「大唐上郡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郡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經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二八五頁上三行「受報篇第七十九」，經作「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一」，又「此有十二部」，經無。
- 一 二八五頁上四行至七行「述意部……住處部」，經無。
- 一 二八五頁上八行「第一」，經無。
- 一 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二八五頁上一二行「五苦」，續、南、經、清作「五元」。
- 一 二八五頁中一行夾註左「即身」，續、南、經、清作「即今身」。

一 二八五頁中七行夾註左「不定」，
[磧、南、徑、清作「不定也」]。

一 二八五頁中一二行至一三行「不
具足者果報雖定時節不定復有作
已」，[磧、南、徑、清無]。

一 二八五頁中一四行「持戒」，[磧作
「得戒」]。

一 二八五頁下一三行「遙知」，[磧作
「逆知」]。

一 二八六頁上二行第七字「來」，[磧、
南、徑、清作「來處」]。同行末字至
次行第二字「父有欲」，[磧、南、徑、
清作「有」]。

一 二八六頁中五行「內稀」，[磧、南、
徑、清作「箭內稀」]。

一 二八六頁下二行「疥癬」，[磧、南、
徑、清作「癬疥」]。

一 二八六頁下六行「而生」，[清作「而
住」]。

一 二八六頁下七行「右脇」，[磧、南、
徑、清作「左脇」]。

一 二八六頁下八行「左脇」，[磧、南、

[徑、清作「右脇」]。

一 二八六頁下一五行「意觸」，至此，
[徑]卷第八十五終，卷第八十六始，
並有「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二」一行。

一 二八六頁下一八行「係念」，[磧、
南、徑、清作「繼念」]。

一 二八七頁上三行「號泣」，[磧、南、
徑、清作「哭泣」]。

一 二八七頁上一九行「入中」，[磧、
南、徑、清作「人中」]。

一 二八七頁中八行末字至次行首字
「壽命」，[磧、南、徑、清作「善有」]。

一 二八七頁中一二行第八字「父」，
[磧、南、徑、清作「父相」]。

一 二八八頁上一八行第一〇字「如」，
[磧、南、徑、清無]。

一 二八八頁中一二行第二字「不」，
[磧、南、徑、清無]。

一 二八八頁下一五行第五字「觸」，
[磧無]。

一 二八九頁上一行「即升」，[磧、南作
「即是」]。

一 二八九頁上一六行首字「終」，[磧、
南、徑、清無]。

一 二八九頁中六行「愛染」，[磧、南、
徑、清作「受染」]。

一 二八九頁中末行「內宮」，[磧、南、
徑、清作「內官」]。

一 二八九頁下三行末字「來」，[磧、
南、徑、清作「而」]。

一 二八九頁下六行第七字「殘」，[磧、
南、徑作「捷」；清作「捷」]。

一 二八九頁下九行首字「況」，[磧、
南作「向」]。

一 二九〇頁上一行「埠阜」，[磧、南、
徑、清作「堆阜」]。

一 二九〇頁上三行「臘印」，[磧、南、
徑、清作「蠟印」]。四行同。

一 二九〇頁中一〇行「中陰」，[磧、
南、徑、清作「中止」]。

一 二九〇頁中二一行「如坯」，[磧作
「如杯」。又第一二字「炮」，[磧、南、
徑、清作「臆」，下同]。

一 二九〇頁下一行「二十四」，[磧、

一 南、徑、清作「十四」。又第一二字「十」，磧、南、徑、清作「五」，末字同。

一 二九〇頁下七行首字「腩」，磧、南、徑、清作「脾」。

一 二九〇頁下九行第三字「跌」，磧、南、徑、清作「跌」。

一 二九〇頁下一五行第三字「細」，磧、南、徑、清無。又第一二字「突」，磧、南、徑、清作「骨肉」。

一 二九〇頁下一七行「連綴」，磧、南、徑、清作「連結」。

一 二九〇頁下二二行「項骨」，磧、南、徑、清作「頂骨」。

一 二九一頁上二〇行「無瑕」，磧作「無假」。

一 二九一頁中四行「腸血」，磧作「腹血」。

一 二九一頁中一〇行「住在革囊」，磧作「捐在草囊」。

一 二九一頁中一一行末字至次行首字「尿溺」，磧、南、徑、清作「屎尿」。

旋溺」。

一 二九一頁中二〇行第四字「拊」，磧、南、徑、清作「圻」。

一 二九一頁下一行「痛病」，磧、南、徑、清作「瘡病」。

一 二九一頁下一二行「托擾」，磧、南、徑、清作「耗擾」。

一 二九一頁下一四行「現味」，磧作「現味英」。

一 二九一頁下二〇行「上斷」，磧、南、徑、清作「上腭」。

一 二九二頁上二行第三字「曠」，磧、南、徑、清作「曠」。

一 二九二頁上三行「市繞」，磧、南、徑、清作「圍繞」。

一 二九二頁上一一行第九字「二」，磧、南、徑、清作「二名」。

一 二九二頁上一三行末字「收」，磧、南、徑、清作「收」。

一 二九二頁上一六行第五字「目」，磧、南作「日」。

一 二九二頁上一七行第九字「脰」，

磧、南、徑、清作「泡」。

一 二九二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若」，清作「者」。

一 二九二頁下六行第一〇字「水」，徑作「火」。

一 二九二頁下九行末字「斗」，磧、南、徑、清作「升」。下至一八行夾註左第五字同。

一 二九二頁下一七行第九字「百」，徑、清作「陌」。

一 二九三頁中四行「兢伽河沙」，磧、南、徑、清作「恒河沙」。

一 二九三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受」，磧作「變」。

一 二九三頁下一四行「處於」，南無。

一 二九四頁上六行「獲致」，磧、南、徑、清作「護致」。

一 二九四頁上一八行第四字「榜」，磧、南、徑、清作「榜」。

一 二九四頁上二二行第一二字「免」，磧、南、徑、清無。

一 二九四頁中三行「輕易」，磧、南、

〔徑、清〕作「輕自」。

一 二九四頁中七行「所興」，〔磧、南、徑、清〕作「所興」。又「化導」，〔磧、南、徑、清〕作「唱導」。

一 二九四頁中一〇行第三字「命」，〔磧、南、徑、清〕作「今」。

一 二九四頁下一九行首字「人」，〔磧、南、徑、清〕作「一人」。

一 二九四頁下二一行第四字「常」，〔磧、南、徑、清〕作「恒」。下至次頁上一行第八字同。

一 二九五頁上二一行「或少」，〔磧、南、徑、清〕作「或長」。又「長復」，〔磧、南、徑、清〕作「復長」。

一 二九五頁下一三行第三字「用」，〔磧、南、徑、清〕作「因」。

一 二九五頁下一五行「因命」，〔徑〕作「因食」。

一 二九六頁上六行夾註「陞劣」，〔磧、南、徑、清〕作「狹劣」。

一 二九六頁中八行末字「偈」，〔磧、南、徑、清〕作「偈云」。

一 二九六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踐

戒律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報篇第七十九

惡報部第十一

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止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昧然幸願深信不猜來誦輕重苦報具依下述如身行殺生或剝切鬻截炮熬蚶蠅飛鷹走狗射獵眾生者則墮屠裂斤割地獄中熬煮燒炙眾生者則墮鑊湯鑪炭地獄中以此殺生故於地獄中窮年極劫具受劇苦受苦既畢復墮畜生作諸牛馬豬羊驢騾驢駝雞狗魚鳥鴨鵝蛤蜊為人所殺螺蜆之類不得壽終還以身充供充者組在此禽獸無量生死若無微善永無免期脫有片福劣復人身或於胞胎墮落出生喪亡或十二十未有所知從冥入冥人所矜念當知短命皆緣殺生

又地持論云殺生之罪能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二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苦眾生故所以身壞命終地獄眾苦皆來切已二者殺生何故出為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惻行乖人倫故地獄罪畢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為餓鬼以其殺生必緣慳心貪著滋味復為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短壽以其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眾患競集故得多病當知殺生是大苦也

又雜寶藏經云時有一鬼白目連言我常兩肩有眼曾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目連荅言汝前世時常作魁膾弟子若殺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著髭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常如虫咬無有手脚眼耳鼻等常為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緣故尔荅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是故受如

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身又緣其殺生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無義讓而行劫盜今身偷盜不與而取死即當墮鐵窟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身常負重驅蹙捶打無有餘息所食之味唯以水草處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常為僕隸驅策走使不得自在償債未畢不得聞法緣此受苦輪迴無窮當知此苦皆緣偷盜

今身隱蔽人光明不以光明供養三寶反取三寶光明以用自照死即當墮黑耳黑繩黑暗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蟻蝨中不耐光明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形容黑垢膩不淨臭處穢惡人所厭遠雙眼皆瞎不覩天地當知隱蔽光明亦緣偷盜故地持論云劫盜之罪亦令眾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貪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劫盜何故墮於地獄以其劫盜剽奪偷竊人財

苦衆生故身死即入寒冰地獄備受諸苦劫盜何故出爲畜生以其不行人道故受畜生報身常負重以充供人償其宿債何故復墮餓鬼緣以慳貪便行劫盜是以畜生罪畢復爲餓鬼何故爲人貧窮緣其劫奪使物空之所以貧窮何故共財不得自在緣其劫盜偷奪設若有財則爲五家所共不得自在當知劫盜二大苦也

又雜寶藏經說時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足甚細如鍼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食從衡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由是因緣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

復有一鬼白目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方受地獄苦報又緣以盜故心不貞正恣情姪姪今身姪姪現世凶危常自驚恐或爲夫主邊人

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形首足分離乃至失命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雞鴨鳥雀犬豕飛蛾如是無量生死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閨門姪亂妻妾不貞若有寵愛爲人所奪常懷恐怖多危少安當知危苦皆緣邪姪

故地持論云邪姪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二者得不隨意眷屬邪姪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姪干犯非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姪出爲畜生以其邪姪不順人理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故邪姪復爲餓鬼以其姪姪皆因慳愛慳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邪姪婦不貞潔緣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姪不得隨意眷屬以其邪姪奪人愛寵故其眷屬不得隨意所以復爲人之所奪當知姪姪三大苦也

又雜寶藏經說昔有一鬼白目連言

我以物自蒙寵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緣故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姪犯外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恐怖相續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報又緣其邪姪故發言皆妄今身若妄苦惱衆生死則當墮啼哭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餓鬼中在此苦惱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多諸疾病疴羸虛弱頓乏楚痛自嬰苦毒人不愛念當知此苦皆緣妄語

故地持論云妄語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被誹謗二者爲人所誑何故妄語墮於地獄緣其妄語不實使人虛介生苦是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妄語出爲畜生以其欺妄乖人誠信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妄語復爲餓鬼緣其妄語皆因貪欺慳欺罪故復爲餓鬼何故爲人多被誹謗以其妄語不誠實故何故妄語爲人所誑以其妄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七十 踐位

語欺誘人故當知妄語四大苦也
又緣其妄語便致兩舌今身言無慈
愛讒謗毀辱惡口雜亂死即當墮拔
舌烱銅犁耕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
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噉食糞穢如
鷄鵲鳥無有舌根在此之中無量生
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舌
根不具口氣臭惡瘡癰瘰癧齒不脣
白齒歷疏少脫有善言人不用用當
知讒亂皆緣兩舌故地持論云兩舌
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
得二種果報一者得樂惡眷屬二者
得不和眷屬何故兩舌墮於地獄緣
其兩舌離人親愛愛離苦故受地獄
苦何故兩舌出爲畜生緣其兩舌闔
亂事同野干受畜生身何故兩舌復
爲餓鬼以其兩舌亦緣慳慳慳罪故
復爲餓鬼何故兩舌爲人得樂惡眷
屬緣以兩舌使人良儔皆生惡故何
故兩舌得不和眷屬緣以兩舌離人
親好使不和合故當知兩舌五大苦
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八十 踐位

口故闔亂殘害更相侵伐殺諸衆生
死即當墮刀兵地獄於還劫中受諸
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拔脚賣勝
輪勝喪胛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
既畢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
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四支不具閻則
剝削形骸殘毀鬼神不衛人所輕棄
當知殘害衆生皆緣惡口
故地持論云惡口之罪亦令衆生墮
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常聞惡音二者所可言說常有諍訟
何故惡口墮於地獄以其惡口皆欲害
人人間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
故惡口出爲畜生以其惡口罵人以
爲畜生所以出獄即爲畜生何故惡
口復爲餓鬼緣其慳慳于觸則罵所
以畜生苦畢復爲餓鬼何故惡口爲
人常聞惡音以其發言麤鄙所聞常
惡何故惡口所可言說常有諍訟以
其惡口違逆衆德有所說言常致諍
訟當知惡口六大苦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九十 踐位

縛地獄於還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
畢墮畜生中唯念水草不識父母恩
養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
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邊地不知忠
孝仁義不見三寶若在中國煙陋短
矮人所凌蔑當知惰慢皆緣無義調
戲不節
故地持論云無義語罪亦令衆生墮
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說
不能明了何故無義語墮於地獄語
既非義事成損彼所以命終受地獄
苦何故無義語出爲畜生緣語無義
人倫乖乖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
故無義語復爲餓鬼語無義故慳慳
所障因慳慳故復爲餓鬼何故無義
語罪出生爲人有所言語人不信受
緣語無義非可承受何故無義語有
所言說不能明了語既無義皆緣暗
昧暗昧報故不能明了當知無義語
七大苦也

又緣無義語故不能廉讓使貪欲無
厭今身慳貪不布施死即當墮涕屎

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
墮畜生餓鬼中無有衣食資仰於人
所噉糞穢不與不得在此之中無量
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少復人身
飢寒裸露困乏常無人既不與求亦
不得縱有纖毫輒遇剝奪守苦無方
以身喪命當知此不布施皆緣貪欲
故地持論云貪欲之罪亦令眾生墮
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多欲二者無有厭足何故貪欲墮於
地獄緣其貪欲作動身口而苦於物
所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貪欲出為
畜生緣此貪欲動乖人倫是故出獄即
為畜生何故貪欲復為餓鬼緣此貪欲
得必貪惜貪惜罪故復為餓鬼何故
貪欲而復多欲緣此貪欲所欲彌多
何故貪欲無有厭足緣此貪欲貪求
無厭當知貪欲八大苦也
又緣貪欲不適意故則有憤怒而起
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當墮泥
犁地獄於歷劫中具受眾苦受苦既
畢墮畜生中作毒蛇虻蝮虎豹豺狼
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

微善少復人身復多瞋恚面貌醜惡
人所憎惡非唯不與親友實亦眼不
喜見當知忿恚皆緣瞋惱
故地持論云瞋恚之罪亦令眾生墮
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常為一切求其長短二者常為眾人
之所惱害何故瞋惱墮於地獄緣此
瞋惱害苦物受地獄苦何故瞋惱
出為畜生緣此瞋惱不能仁恕所以
出獄受畜生身何故瞋惱復為餓鬼緣
此瞋惱從慳心起慳心罪故復為餓
鬼何故瞋惱常為一切求其長短緣
此瞋惱不能含容故為一切求其長
短何故瞋惱常為眾人之所惱害
緣此瞋惱害於人人亦惱害當知
瞋惱九大苦也
又緣其瞋惱而懷邪僻不信正道今
身邪見遮人聽法誦經自不食采
死則當墮龍蛇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
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聞三寶四諦
之聲不知是善殺害鞭打之聲不知
是惡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
若遇微善少復人身生在人中聾瞽

不聞石壁不異美言善響絕不覺知
當知阻礙聽法皆緣邪見
故地持論云邪見之罪亦令眾生墮
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
生邪見家二者其心諂曲何故邪見
墮於地獄緣以邪見唯向邪道及以
神俗謗佛法僧不崇三寶既不崇信
斷人正路致令遭苦所以命終入阿
鼻獄何故邪見復為畜生緣以邪見
不識正理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
邪見復為餓鬼緣此邪見慳心堅著
乖僻不捨不捨慳著復為餓鬼何故
邪見生邪見家緣此邪見僻習纏心
所以為人生邪見家何故邪見其心
諂曲緣此邪見不中正故所以為人
心常諂曲當知邪見十大苦也如是
二微細眾惡罪業無量無邊皆入
地獄備受諸苦非可算數而知且略
言耳若能返惡為善即是我師
又八師經云佛為梵志說八師之法
佛言一謂凶暴殘害物命或為怨家
所見刑戮或為王法所見誅治滅及
門族死入地獄燒煮拷掠万毒改更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十四

戒

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為餓鬼當為畜生屠割剥裂死輒更刀冤神展轉更相殘害吾見殺者其罪如些不敢復殺是吾一師佛於是說偈言

貪者心不仁 短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恐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庶彙

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為財主刀杖加刑應時瓦解或為王法收繫著獄拷掠榜笞五毒皆至戮之都市門族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火烱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為餓鬼意欲飲水水化為膿所飲食物物化為炭身常負重累惱自隨或為畜生死輒更刀以實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盜是吾二師佛於是說偈言

盜者不與取 劫竊人財寶 亡者無多少 忿恚愁毒惱 死受六畜形 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死故 棄國施財寶

三謂邪淫犯人婦女或為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刑首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為王法收捕著獄酷毒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十四

戒

掠治身自當早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為人閨門姪亂遠佛違法不親賢眾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是故不敢復姪是吾三師佛於是說偈言

姪為不淨行 迷惑失正道 形消鬼魄驚 傷命而早夭 受罪頑癡荒 死復墮惡道 故吾妻子施 建志樂山簫

四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諸入無罪謗毀三尊招致捶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犁之烱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畢乃出當為畜生常食草棘若後為人言不見信口中常臭多被誹謗罵詈之聲臥輒惡夢有口不得食佛經之至味吾見是故不敢惡口是吾四師佛於是說偈言

欺者有四過 讒佞傷賢良 受身癡聾聵 害吃口臭腥 顛狂不能信 死墮拔舌耕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五謂嗜酒酒為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毀仁澤滅目慢上忠敬朽父禮止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第十五

戒

母失慈子凶虐孝道敗夫失信婦奢姪九族誣財產耗亡國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六吾見是故絕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於是說偈言

醉者為不孝 怨禍從内生 迷惑清高士 亂德敗淑貞 故吾不飲酒 慈心濟群氓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成

六謂年老夫老之為苦頭白齒落目視盲耳聽不聰感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痠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放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吾見無常災變如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佛於是說偈言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感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憂勞百病生 坐起苦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國行求道

七謂病痠瘵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唇焦筋斷鼻痔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輒悲哀今觀世人年盛力壯華色煒燁福盡罪至無常百

變吾觀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

吾七師佛於是說偈言

念人善老時百病同時嬰水消而火起

刀風解其形骨體動酥離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求道願不生

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

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絕火滅身冷

風先火次魂靈去失身體挺直無所

復知旬日之間安壤血流腫脹爛臭無

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肉筋脉

爛盡骨節解散骸骨脰各自異處

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鬼神帝王

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

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師佛於

是說偈言

惟念老病死三界之大患福盡而命終

棄之於黃泉身爛還歸土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學道求泥洹

梵志於是心即開解遂得道跡長跪

受戒為清信士不殺不盜不婬不欺

奉孝不醉歡喜為佛作禮而去故書

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

味令人口爽大怒傷陰大喜敗陽震

色伐性之斧美味腐身之毒能暗此

旨斯為大師

住處部第十二別有四部

七識住處 九衆生居住處

二十五有住處

四十二居止住處

七識住處第一

如毗曇說云於欲界之中唯取人天

善趣為一及取上之二界各前三地

則為七也論言何故四種惡趣及第

四禪并及非想不立識住法者此還

如論中釋云若識於彼樂住者則立

識住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

惡趣中苦逼迫故識不樂住第四禪

中有淨居天樂入涅槃故識不樂住

無想衆生以無心故不可說為識住

自餘第四禪其亦不定或求無色或求

淨居或求無想故識亦不樂住也第

一有中以其中昧不捷疾故識不樂

住以如斯義是故不立又說若彼有

壞識法者是則不立識住謂彼四惡

趣中為彼苦受惱壞識故所以不立

第四禪中以有無想正受及無想天

斷壞識故二亦不立非想地中有

彼滅盡三昧害識心故是以此三處

悉皆不立識住七識住略分別如是

九衆生居住處第二

問曰九衆生居云何差別答曰如毗

曇中說謂於前七識住上加無想天

及與非想即是九衆生居若言惡趣

及餘第四禪何故不立衆生居者此

如論中前釋若彼衆生愛樂住者立

衆生居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

四惡趣中多苦惱故衆生不樂住於

彼第四禪中五淨居天疾樂涅槃故

亦不樂住自餘第四禪如前所說是

故不立衆生居矣

二十五有住處第三

問曰二十五有云何分別答曰如舍利

弗阿毗曇論說欲界之中具十四有

色界有七無色有四三界合論故有

二十五欲界十四者謂四惡趣即以

為四又取四天下人復以為四帖前為

八又取六欲諸天以六帖前便為十四

有也

色界七者所謂四禪即以為四又於

法華經卷第十

第十四

跋

初禪之中取大梵天第四禪中取五淨居并無想天即為其七將七帖前十四即為二十一有也無色界中四者謂四無色定以四帖前即為二十五有是故彼論偈云

四洲四惡趣 梵王六欲天 無想五淨居 四空及四禪

問曰未知以何義故於初禪中別取梵王於第四禪中別取無想天并五淨居立為三有別於初四禪者有何義耶答曰有以謂彼初禪大梵天者外道人等常計以為能生萬物之本違之則受生死順之則得解脫又彼梵王亦復自計已身能為造化之主是一是常是真解脫如來為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為有也第二無想天者謂彼天中悉得定壽五百大劫無心之報外道人等於此不達而復計為真實涅槃是故樂修無想之定求生彼處如來為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為有也第三五淨居者於中有彼摩醯首羅天王處外道人等亦復計彼天王能為造化之本歸之則

法華經卷第十

第十五

跋

得解脫為破此見是故如來別標說有別說之意義顯斯也

問曰未知於彼六趣之中四種惡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乃立十七有者何義然耶答曰有以所謂於彼四惡趣中苦惱多故眾生不著樂住情微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勝眾生樂住心已殷著是故隨方說之為四天趣最勝樂住之情最為無上是故隨趣說為十七二十五有略辯如是

四十二居止住處第四

問曰未知四十二居止云何分別答曰如樓炭經說謂於欲界之中有二十居止色界中有十八無色界中有四三界合論有四十二居止處其欲界二十者謂彼八大地獄及畜生餓鬼即為十也又取四天下人及六欲天復為十也摠為二十居止處色界中十八者謂彼四禪之中有十八天即為十八居止無色界中四空定處合為四十二居止也

問曰何故於六趣之中地獄人天三

法華經卷第十

第十六

跋

趣之中各各立多居止處鬼畜二趣各唯立一脩羅一趣全不立者何耶答曰居止名為安止住處有定處者隨處則立無定處者是則不立謂彼地獄定有八趣人有四趣天定有其二十八處是故於此三趣各各立多居止鬼畜二趣無有定別多居止處是故就趣各立其一脩羅趣攝入餘道是故不論

問曰若依毗曇說彼四空徧在欲色二界之中亦無定別又彼無形則無栖託何故得說居止處耶答曰依如小乘實當如是若依大乘說彼亦有微細色形各有宮殿別有四趣於三界中別守一界不雜餘二是故說為四居止也

問曰依如毗曇說彼梵王與彼梵輔天同無別住處第四禪中無想天者與彼廣果同階亦無別處若如是者何故得說以為二居止耶答曰有以謂彼梵王於初禪中雖無別天而於第二梵輔天中別有層臺高廣嚴博大梵天王於上而住不與梵輔天同

以其君勝上臣下別故無想天者雖與廣果天同其住處各有殊別其猶此間州縣相似以如斯別是故說之為二居止焉

頌曰

色心相染 業障交纏 七識起發 八識受牽 三界受報 六道苦輪 自非斷妄 何得牢堅

感應緣 略三十二驗

漢元始年有女生兒兩頭兩頸

漢光初年有女生兒兩頭肩有

四臂

漢律興年有女產二女相向

腹心合臂

周烈王之年有女產二龍漢時

有女生蛇

周哀公之年有女生四十子又

有生三十子

漢文帝時有馬生角

秦文王五年有獻五足牛

漢綏和二年有牝馬生駒三足

漢景帝六年有獻牛足出背上

晉大興元年有牛生子兩頭

八足兩尾

魏黃初中有鷹生鷄口俱赤漢時有呂寶與灌夫田蚡因恨謀死現報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現報

現報

晉有御史石密枉奏殺典客現報

現報

晉大司馬桓溫枉害著作郎殷涓現報

現報

秦姚萇以枉害符永固妻受現報

現報

秦李雄從叔壽枉害李期現報

宋有翟銅烏枉害同縣人張超現報

現報

宋有張樺為隣人燒死隣人受現報

現報

宋有呂慶祖為奴教子枉害奴受現報

現報

唐貞觀年中有社通達枉害眾僧受現報

現報

唐貞觀年內有邢文宗枉害眾僧受現報

現報

漢元始元年六月有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得相向四臂共臂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故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兩頸不一也足多所住邪也足少不勝任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泄瀉也生非其類姪亂也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

漢光初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臂面俱相向自是之後朝廷霜亂政在私門二頭之像也後董卓殺太后被以不孝之名廢天子又周之漢元以來禍莫大焉

漢律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為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倫妻胡氏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臂以上臍以下分此蓋天下未壹之妖也時內史品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穗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

漢書卷之七

第三卷

卷

躍躍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
智之難也以感文仲之才猶祀爰居
焉布在方冊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
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庖人不
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蓋闕如也可
不勉乎

周烈王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產
二龍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
生一蛇奉送蛇之于林及武長大有海
內俊名母死將葬未定賓客聚集有
大蛇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
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若哀慟者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
二十人為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
豕生人能言吳赤烏七年有婦人一
生三十子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
人昭王二十年牝馬生子而死劉向
以為馬禍也故京房易傳曰方伯分
威厥妖牝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
伐厥妖馬生人也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
上上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
二寸後五年六月密應城門外有狗

漢書卷之七

第三卷

卷

生角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下不
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
易傳曰目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
茲謂賢士不足

漢綏和二年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
隨群飲食五行志曰以為馬國之武
用象也

秦文王五年游于駒行有獻五足牛
者時秦世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
僞侵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六年梁孝王敗北山有獻
牛足出背者劉向以為牛禍思心
霜亂之咎也至漢靈帝延嘉五年臨
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
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
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
三年後苑中有牛生一足三尾生而
死也

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鷄生
雀哺食長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
賊目在國厥各鷄生雄半又曰生非
其類子不嗣也

漢書卷之七

第三卷

卷

魏黃初中有鷹生鷄巢中口爪俱赤
至青龍中明帝為陵霄閣始構有鷄
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
鷄有巢惟鳩居之此宮室未成身不
得居之象也

右十二驗出
按神異記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
兄子也封魏其侯為丞相後乃免相
及竇皇后崩嬰益疏薄無勢黜不
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夫結其款
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
同母弟田蚡為丞相親幸從衛使人
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
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
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
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為
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
嬰強眾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
蚡曰不能滿觥夫因言辭不遜蚡遂
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
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詈不
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處夫棄市竇
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
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

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
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
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
籍吾弟我百歲後當魚食之中及
出蚡復為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
子亦以蚡為不直特為太后故論嬰
及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
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
似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
子使呪鬼者瞻之見寶嬰灌夫共守
皆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
晉大將軍王敦狂害刁玄亮及敦入
石頭夢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既還姑
熟遇病白日見刁乘輅車道從吏率
來仰頭瞑目及入攝錄敦敦大怖避
不得脫死河間國兵張廣經曠二人
相與皆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其
外鍾嶺坐于山椒廣酒失色拔刀
斬曠曠母令夕夢曠自說為鹿所殺
投屍澗中脫禪覆腹尋覓之時必難
可得當令禪飛起以示處也明晨進
捕一如所言廣知事露欲規叛逸出
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

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為御史枉奏
殺典客令萬黜密白日見黜來殺密
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威負其才力
久懷篡逆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
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
性尚武事好犬馬游獵溫常忌之故
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
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
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
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殷涓父浩先
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
與晞游溫乃疑之庾乃請望有才望
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
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
葛亮王遵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
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
伏見帝在墻前舉體莫衣語溫云家
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曰不敢且不
敢既登車為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
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
日便病因此憂懣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
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
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
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
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
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持山
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
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為泓
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
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益萇恐懼
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
頗為慕容冲所敗冲轉侵逼永固又
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
騎將軍吳中國永固中執永固以送
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
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
遂稱帝後又掘永固屍鞭撻無數裸
剥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
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
突入營中萇甚悚愕走入後帳官人
逆來刺鬼帳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
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
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張

疏贊

狂言曰殺陛下者呂兄襄耳非呂襄
罪願不賜枉後三日養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
壽襲期而廢為郫都公尋復殺之而
壽自立壽性素凶狠猜忌僕射蔡射
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常
見李期蔡射而為祟歐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程願不和
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與令忽為人所
殺咸疑是超超金鄉後除縣職解官
還家入山棧林程兄子銅為執弓持
矢并賣酒醴就山貺之斟酌已畢銅
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曰
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
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
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宋下邳張裨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
有孫女姝好美色隣人求娉為妾裨
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許隣人忿之乃
焚其屋裨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
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
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
見裨曰汝為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張

疏贊

疏儲同兒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
刺之邦因病兩宿歐血而死邦死之日
隣人又見裨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
君恃貴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
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
之隣人得病尋亦殞歿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當使
一奴名教子守視野舍以元嘉中便
往索行忽為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
舉慶祖錢咸謂為害無期賣羊酒
脯至極所而祝曰君茶酷如此乃云是
我鬼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
見慶祖來云近履行見教子哇疇不
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
塞口因得齧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
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
行人亦在其中然今欲叛我已釘其
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其
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
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
臣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
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
符即焚教子并其三息

右九驗出
寃寃志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張

疏贊

唐齊州高遠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
縣丞命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
箱謂言其中摠是絲絹乃與妻共計
擊僧殺之僧未死聞誦咒三兩句遂
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
鼻邊啞眉鬚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
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
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
妻得病歲餘復卒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虛險
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
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使
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匹迺澤無
人因即却殺此人云將向城內欲買
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
南出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
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
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
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
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宗因下馬以策
策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
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患歲餘而死

右二驗出
寃寃志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卷第七十

跋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三〇〇頁上一行經名，磧、南、清作「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受報之二」；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 一 三〇〇頁上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三〇〇頁上三行「受報篇第七十九」，磧、南、清無；徑作「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三」。
- 一 三〇〇頁上四行「第十一」，徑無。
- 一 三〇〇頁上七行「眈然」，磧、南、徑、清作「然矣」。又「來謂」，磧、南、徑、清作「來肖」。
- 一 三〇〇頁上一四行「驢駝」，磧、南、徑、清作「駱駝」。又「晡晡」，磧、南、徑、清作「駱駝」。又「晡晡」，磧、南、徑、清作「駱駝」。
- 一 磧、南、徑、清作「車轆」。
- 一 三〇〇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矜」，磧、南、徑、清作「矜」。
- 一 三〇〇頁上二一行「地持論」，磧、南、徑、清作「地持經」。本頁下二〇行同。
- 一 三〇〇頁中一二行「是大苦也」，磧、南、徑、清作「如是苦也」。
- 一 三〇〇頁中一五行第一三字「常」，磧、南、徑、清作「恒」。二一行第九字同。
- 一 三〇〇頁下八行「常爲僕隸」，磧、南作「恒爲僕隸」；徑、清作「恒爲僕隸」。
- 一 三〇一頁上一〇行第三字「寶」，磧、南、徑、清無。
- 一 三〇一頁上一四行第三、四字「飲食」，磧、南、徑、清作「飲酒」。
- 一 三〇一頁上二一行「苦報」，磧、南、徑、清作「苦果」。本頁下六行同。
- 一 三〇一頁中一六行第四字「地」，磧、南、徑、清無。

一 三〇一頁中二〇行末字「愛」，〔南、徑、清作「所」〕。

〔南、徑、清作「所」〕。

一 三〇一頁下二一行「皆因」，〔南、徑、清作「皆自」〕。

〔南、徑、清作「皆自」〕。

一 三〇一頁下二二行第四字「爲」，〔南、徑、清作「皆自」〕。

〔南、徑、清作「皆自」〕。

一 三〇二頁上三行「離亂」，〔南、徑、清作「離亂」〕。

〔南、徑、清作「離亂」〕。

一 三〇二頁上九行第二字「髡」，〔南、徑、清作「滋」〕。

〔南、徑、清作「滋」〕。

一 三〇二頁上一七行第一二、一三字「慳嫉」，〔南、徑、清作「慳嫉」〕。

〔南、徑、清作「慳嫉」〕。

一 三〇二頁上一九行「良儔」，〔南、徑、清作「朋儔」〕。

〔南、徑、清作「朋儔」〕。

一 三〇二頁中四行第四字「胛」，〔南、徑、清作「脾」〕。

〔南、徑、清作「脾」〕。

一 三〇二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常」，〔南、徑、清作「恒」〕。

〔南、徑、清作「恒」〕。

一〇字同。

一 三〇二頁下三行第一一字「本」，〔南、徑、清作「其」〕。

〔南、徑、清作「其」〕。

一 三〇二頁下六行「矮人」，〔南、徑、清作「矮人」〕。

「矮人」。

一 三〇三頁上七行第八字「不」，〔南、徑、清作「不」〕。

無。

一 三〇三頁中七行首字「之」，〔南、徑、清作「之」〕。

「被」。

一 三〇三頁下二一行第五字「勾」，〔南、徑、清作「凶」〕。

〔南、徑、清作「凶」〕。

一 三〇三頁下末行第一三字「改」，〔南、徑、清作「皆」〕。

〔南、徑、清作「皆」〕。

一 三〇四頁上五行「短弱」，〔南、徑、清作「強弱」〕。

〔南、徑、清作「強弱」〕。

一 三〇四頁上六行「驚恐」，〔南、徑、清作「驚惶」〕。

〔南、徑、清作「驚惶」〕。

一 三〇四頁上七行「庶幾」，〔南、徑、清作「魔官」〕。

〔南、徑、清作「魔官」〕。

一 三〇四頁上二〇行第四字「死」，〔南、徑、清作「是」〕。

〔南、徑、清作「是」〕。

一 三〇四頁中一行「當舉」，〔南、徑、清作「當舉」〕。

〔南、徑、清作「當舉」〕。

一 三〇四頁中九行「故吾妻子施」，〔南、徑、清作「吾用畏是故」〕。

〔南、徑、清作「吾用畏是故」〕。

「肆志」，〔南、徑、清作「棄家」〕。

一 三〇四頁中一〇行第一二字「入」，〔南、徑、清作「人」〕。

〔南、徑、清作「人」〕。

一 三〇四頁中一一行「招致」，〔南、徑、清作「舌致」〕。

「舌致」。

一 三〇四頁中一五行第四字「常」，〔南、徑、清作「恒」〕。

〔南、徑、清作「恒」〕。

一 三〇四頁中一九行末字「聾」，〔南、徑、清作「盲」〕。

〔南、徑、清作「盲」〕。

一 三〇四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信」，〔南、徑、清作「言」〕。

〔南、徑、清作「言」〕。

一 三〇四頁中末行「忠敬朽」，〔南、徑、清作「圖」〕。

〔南、徑、清作「圖」〕。

一 三〇四頁中末行「忠敬朽」，〔南、徑、清作「不忠敬於」〕。

〔南、徑、清作「不忠敬於」〕。

一 三〇四頁下一行「凶虐」，〔南、徑、清作「凶悖」〕。

〔南、徑、清作「凶悖」〕。

一 三〇四頁下七行末字「成」，〔南、徑、清作「圓」〕。

〔南、徑、清作「圓」〕。

一 三〇四頁下九行「盲冥」，〔南、徑、清作「冥冥」〕。

〔南、徑、清作「冥冥」〕。

一 三〇四頁下一〇行「疲疼」，〔南、徑、清作「痛疼」〕。

〔南、徑、清作「痛疼」〕。

一 三〇四頁下一六行「憂勞」，〔南、徑、清作「憂勞」〕。

〔南、徑、清作「憂勞」〕。

「憂老」。又「苦痛」，磧、南、徑、清作「愁痛」。

一 三〇五頁上三行第一〇字「嬰」，磧、南、徑、清作「生」。

一 三〇五頁上八行「去失」，磧、南、徑、清作「去矣」。

一 三〇五頁上一二行末字「王」，南、徑、清作「主」。

一 三〇五頁中三行「第十二」，徑無。又「別有四部」，徑無；清作「別有四住處」。

一 三〇五頁中四行至六行「七識住處……四十二居止住處」，徑無。

一 三〇五頁中四行「衆生」，磧、南無。三〇五頁中八行首字「如」，南作「此」。

一 三〇五頁中九行第一一字「各」，清作「合」。

一 三〇五頁下七行「若言」，磧、南、徑、清作「答言」。

一 三〇五頁下八行末字「此」，磧、南、徑、清作「此是」。

一 三〇五頁下一一行第八字「故」，磧、南、徑、清無。

一 三〇五頁下二〇行第一三字「帖」，磧、南、徑、清作「帖」。下同。

一 三〇六頁上六行「四洲」，磧作「四有」。

一 三〇六頁上一二行第五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一 三〇六頁中六行「不著」，磧、南、徑、清作「不欲」。

一 三〇六頁中九行「無上」，磧、南、徑、清作「殷上」。

一 三〇六頁中一〇行「隨處」，磧、南、徑、清作「隨處說處」。

一 三〇六頁下七行「止處」，磧、南、徑、清作「正處」。

一 三〇七頁上七行末字「縣」，磧、南作「因」；徑、清作「困」。

一 三〇七頁上九行「二十二」，徑、清作「二十六」。

一 三〇七頁上一〇行「漢元始年」，徑、清作「漢時」。

一 三〇七頁上一一行「漢光和年」，磧、南作「漢元和年」；徑作「漢洛陽」；清作「洛陽」。又末字「有」，磧、南、徑、清無。

一 三〇七頁上一三行「漢建興年有女」，徑作「漢新蔡縣胡氏」；清作「新蔡縣胡氏」。又末字「向」，磧作「內」。

一 三〇七頁上一四行第四字「曾」，徑、清無。

一 三〇七頁上一五行「之年」，徑、清作「時」。一七行同。

一 三〇七頁上一八行「生三十子」，南作「生二十子」；徑、清作「豕生人」。

一 三〇七頁上一八行與一九行之間，徑、清有「秦孝公時有馬生人」一行。

一 三〇七頁上一九行「有馬生角」，徑、清作「有馬與狗皆生角」。

一 三〇七頁上二〇行「秦文王五年有獻五足牛」，徑、清作「漢（清無）

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

- 一 三〇七頁上二一行「漢綏和二年有牝馬生駒三足」，徑、清作「秦文王時有獻五足牛」。

- 一 三〇七頁上二二行「漢景帝六年」，徑、清作「漢景帝時」。

- 一 三〇七頁上末行「大興元年」，徑、清作「武昌」。

- 一 三〇七頁中一行與二行之間，徑、清有「漢天水平裏有鷄生雀」一行。

- 一 三〇七頁中三行「時有臣」，徑、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五行「大將軍」，徑、清無。又「刀玄亮」，磧、南、徑、清作「刁玄亮」。

- 一 三〇七頁中六行與七行之間，徑、清有「晉張鹿殺經曠現報」；清有「張鹿殺經曠現報」各一行。

- 一 三〇七頁中七行「晉有」，徑作「晉」；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九行「晉大司馬」，徑、清無。又「著作郎」，徑、

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一一行第四字「以」，徑、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一三行首字「秦」，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一四行第二字「有」，徑、清無。又「同縣人」，徑、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一六行「宋有」，徑作「宋」；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一八行「宋有」，徑作「宋」；清無。又「教子」，徑、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二〇行「貞觀年中有」，徑、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中二二行首字「唐」，清無。

- 一 三〇七頁下二行「異頸」，磧、南、徑、清作「兩勁」。

- 一 三〇七頁下四行第二字「狐」，磧、南、徑、清作「孤」。

- 一 三〇七頁下一六行第八字「氏」，磧、南無。

南作「口奏」。

- 一 三〇七頁下二〇行「同穗」，磧、南、徑、清作「同類」。

- 一 三〇八頁上一六行「三十子」，磧、南、徑、清作「三子」。

- 一 三〇八頁上一九行首字「威」，磧、南、徑、清作「滅」。

- 一 三〇八頁上二二行第二字「上」，磧、南、徑、清無。

- 一 三〇八頁中八行「駒衍」，磧、南、徑、清作「胸衍」。

- 一 三〇八頁中一三行「延嘉」，磧、南作「延喜」；徑、清作「延嘉」。

- 一 三〇八頁中一七行第七字「繩」，磧作「錯」。

- 一 三〇八頁中二一行「長大」，磧、南、徑、清作「至大」。

- 一 三〇八頁下七行「丞相」，磧、南、徑、清作「丞相」。下同。

- 一 三〇八頁下九行末字「歎」，磧、南、徑、清作「歡」。

- 一 三〇八頁下一六行第五字「當」，

一 三〇八頁下「清作」當」。

一 三〇八頁下一七行第三字「衆」，
「南、徑、清作」無。

一 三〇八頁下一八行「滿觚」，
「南、徑、清作」滿觚」。又第七字

「夫」，「徑、清作」灌夫」，一九行一
三字同。

一 三〇九頁上九行首字「似」，
「南、徑、清作」若」。

一 三〇九頁上一三行「下天」，
「清作」天下」。

一 三〇九頁上一四行首字「熟」，
「南、徑、清作」敦」。

一 三〇九頁上一五行「瞑目」，
「徑作」瞑目」。又「及入」，「南、徑作」乃

入」。

一 三〇九頁上一六行第一〇字「鹿」，
「南、徑、清作」諧善」。

一 三〇九頁上一七行「皆善」，
「南、徑、清作」諧善」。

一 三〇九頁中四行首字「密」，
「南、徑、清作」諧善」。

一 三〇九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殷」，
「南、徑、清作」殺」。

一 三〇九頁下一行第一二字「弋」，
「南、徑、清作」弋」。

一 三〇九頁下一〇行「益莨」，
「清作」莨莨」。

一 三〇九頁下一七行「又掘」，
「南、徑、清作」又相」。

一 三一〇頁上六行末字「常」，
「南、徑、清作」恒」。

一 三一〇頁上一七行第五字「裨」，
「南、徑、清作」稗」。下同。

一 三一〇頁上二二行「不言」，
「南、徑、清作」不言與之」。

一 三一〇頁中一行首字「疏」，
「南、徑、清作」無」。

一 三一〇頁中六行「殞殺」，
「南、徑、清作」殞殺」。

一 三一〇頁中一一行首字「脯」，
「南、徑、清作」脯」。

一 三一〇頁中一二行「其主」，
「南、徑、清作」其主」。

一 三一〇頁中一四行「許當」，
「南、徑、清作」許當許當」。

一 三一〇頁中二〇行「詰驗」，
「南、徑、清作」詰驗」。

一 三一〇頁下二行「送一僧」，
「南、徑、清作」送一僧」。

一 三一〇頁下六行「眉鬚」，
「南、徑、清作」眉鬚」。

一 三一〇頁下一行第八字「風」，
「南、徑、清作」無」。

一 三一〇頁下一四行「却殺」，
「南、徑、清作」劫殺」。又「城內」，
「南、徑、清作」房子」；「南、徑、清作」房山」。

一 三一〇頁上卷末經名，
「南、徑、清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一 三一〇頁上卷末經名，
「南、徑、清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一 三一〇頁上卷末經名，
「南、徑、清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土舍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罪福篇第八十

欲蓋篇第十一

罪福篇此有四部

述意部

業行部

罪行部

福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善惡相翻明闇相反罪福冥對較若目前所以惡名俯墜善謂清升福是富饒禍為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可弗除福善之功無宜不造聖教明白升沈可觀也

業行部第二

述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黑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

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第三張

七

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住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為益他人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謂無慈潤動身口意皆為損他罪福俱者謂修福時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應顯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為自為他所求各別精麤不等以諸修福外同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為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觀相修福內麤外細唯成雜業稱彼愚情雖謂過世理實違道亦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行徧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善心多求世報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第三張

七

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麤細麤者為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為唯求世報先論麤雜若就施論或有非法取財施者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感來報還常衰耗施已生悔得果亦然故優婆塞戒經云若人施已生於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為施兼損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慢當墮惡道雖得福報畜中別受不感入天故今別業報經偈云修行大布施急性多瞋怒不依正憶念後作大龍身能修大布施高心焚義人由斯業行生大力金翅鳥若為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來報或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為名聞專求自益此非慈悲為濟貧苦猶如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如百論說為布施者是名不淨施如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愛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如賈客遠到他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然非憐愍眾生以自求利故是業不淨

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
慈愍自求名稱或為來報縱雖廣施
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今
別業報經云若為生天施或復求名
聞酬恩及望報恐怖故行施獲果不
清淨所受多處濕施行既介戒等諸
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
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娛樂
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為姪欲故如
覆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
淨此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
陀說偈云
如羝羊相觸將前而更却沙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開心專為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
有貧有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須若施
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宜獲福則多
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
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飢餓
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
世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
名施非要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
隨喜他施者若望諸極處造不善者

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離欲及專
為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論
云處人有處罪細人有細罪故此雜
業罪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
來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
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
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
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無財可布施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隨喜之福報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功德大如地為已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救一厄難人勝餘一切施
眾星雖有光不如一明月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
無性是為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
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
燄眾生愛著亦復如是是善不善法
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
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
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眾生也此
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
經論竟

罪行部第三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
者但此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
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
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
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為貪慾將入
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
強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
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
故智度論說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
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眾生亦
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
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
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
見受苦
如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眾生
罪人見之謂是眾生手中執持鐵鉗
鐵鉗彼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
不復見於閻魔羅獄卒何以故以彼非
是眾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
盡亦亦不復見於閻魔羅獄卒如閻浮
提日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
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眾生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八張

上

相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盡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我以惡業故見狗見鳥或見山壁以此文證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問曰此苦業報既非善事寧不直介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塗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厭離歸善若鈍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即求世樂因此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八張

上

轉道

轉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厭離時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惑中得起出因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厭離之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生不識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常淨故經說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補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真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愚人迷真妄解故須定說罪行意也

福行部第四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業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迷者依毗曇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九張

上

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業即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現行以是難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論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依成論亦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力勵方便起善修獲聖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衆生無始已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未起邪見謗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爲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緣強者大聖現化令苦止息爲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說義時無量鳥獸發善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曇鬼畜十善非律儀攝以其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故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鬼神畜等亦有得戒

若就人中比單越人唯成意地三善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劫盡時人皆修禪彼獨不能離欲非今自餘

法苑珠林第七十一 第十張 土

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
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別解
脫戒但有十善及在家戒故成論云
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不局
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
上失下上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
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地法斷此
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
起若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
界善業如諸梵天見佛禮拜發言讚
歎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
依毗曇毗婆沙論等梵天禮讚非欲
界善是其初禪威儀心起據此所依
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善業此明
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處竟
第二明色界四禪定業依身起處若
鬼畜中值聖強緣能寤道者亦得修
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根本深
定正體必有含展淺末來禪心此末來
禪是色界業依此末來斷欲結時此
業則招初禪梵果若就人天以論修
色界業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
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色界十善謂

法苑珠林第七十一 第十二張 土

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
見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
得禪戒禪戒則是身口七善故得禪
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依
毗曇無色界天不得修起色界定業
生上捨下界地斷故若依成論凡生
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色界
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
無色四空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
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依身起處
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關凡夫希聖故
述頌曰

尋因途乃異及捨趣猶輕 苦極思歸樂
樂極苦還生豈非罪福別 皆由封著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明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
恪暴病死一日而蘇自說被收至官
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官曰
汝弟證汝殺何故不招因呼恪弟弟
死已數年矣既至枷械甚嚴官問汝
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
慰僚賊使其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

法苑珠林第七十一 第十三張 土

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
事也恪何有罪焉官曰汝殺會僚以
招慰為功用求官賞以為已利何云
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
留汝兄今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
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叙官
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
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
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將以美
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外六
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
時寒食日母每與六卵因煮食之官
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
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
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
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
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
皆不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
濫耶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錄
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
多罪少先今受福罪多福少先今受
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
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

法苑珠林第七十二 第三段 土 寄

司一百億忽鞭訖血流滅地既而唱
格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格
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歸七日
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將蘇格大集
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
至七日家人辭決俄而命終臨家兄
為遂府屬故委之也 右一驗出
冥報記

欲蓋篇第八十一 此有二部

五欲部第一 五蓋部第二

五欲部 此有四部

迷意部 欲繫部

欲障部 呵欲部

迷意部第一

竊尋經論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
道本若不學斷無由證聖欲知根本
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五塵三
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
經云善男子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
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
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
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
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
佞臣亦復如是常教眾生造無量惡

法苑珠林第七十二 第五段 土 寄

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勅則無
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
長善言教勅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
之人不攝五根常為地獄畜生餓鬼
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又遺
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
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
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
滅也夫論蓋者是菩薩義謂覆障行
者令志性昏沈定慧不明隱沒善人
是修正道障故名為蓋故對法論云
此蓋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蓋義覆
蔽其心障諸善品今不得轉故名蓋
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蓋
從內五根而發也

欲繫部第二

述曰夫論五欲者既有其根便發五
欲繫縛眾生不得解脫故涅槃經云
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
將去如彼獵師擒拊獼猴擔負歸家
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已界身心安
樂若至他界則得眾苦一切眾生亦
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已境界則得安

法苑珠林第七十二 第五段 土 寄

樂若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
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
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
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為義貪著五塵
名為欲也并意識觸緣之境名曰法
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為塵所行處復
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
能劫一切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
如是能劫一切眾生善財如六大賊若
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
惡令巨富者忽為貧窮是六塵賊亦
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
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
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欲障部第三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繫魔六塵
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
云眾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
是邪倒增長諸漏為一切凡夫取著
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
生貪心故為色繫縛乃至為識之所
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
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苦

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行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為淨戒具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妒瞋諂妖穢鬪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親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繫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深著根深無可得脫眾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熱鐵 跪轉眼中 不以染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著想
迴面瞞眼 美言如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姪羅慾網 人皆沒身
聖臥行立 迴肘巧媚 薄智愚人
為之所醜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蛇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當如母姊 諦觀觀之 不淨填積
姪火不除 為之燒滅
色過既介自餘香味觸等例皆如然一切眾生無始已來永沈生死不能出離者寔由女色繫縛難脫皆無慧眼見生死坑致之陷墜今惟道俗不觀欲患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得免斯過心常被染不能暫捨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觀哉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呵欲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呵五欲云哀哉眾生常為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隊主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欲無益如狗齧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為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時須臾樂失時為大苦如蜜塗刀故者貪甜不知傷舌其五欲者名為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

欲修定皆應棄之
第一呵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姪女阿梵婆羅房中憂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色欲過失

第二呵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憶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七崙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儼不能自安天降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耆年行

法華經第六十一 第十九 張

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
大迦葉答言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
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
變化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
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毗嵐風
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

如阿脩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
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
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
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
是無量福智因緣故

第三呵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深
愛於香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
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
食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
飯數粒沙彌執之大香食之其美便作
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提繩牀脚其師
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
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
已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
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
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彌來
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

法華經第六十一 第三 張

願早作龍是時繞寺足下水出自知
必得作龍徑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
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為大龍福德
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介之前
諸僧及師呵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
相已出將諸眾僧就池觀之如是因
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丘在於林中
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
池神語言汝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
處而偷我香以著香故諸結斷者皆
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華
掘挽根莖狼籍而去池神默無所言
比丘言此人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
但池岸邊行便見呵罵云我偷香地
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當中不淨
沒頭我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
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呵汝譬如白
雲鮮淨而有黑物點汙眾人皆見彼
惡人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
見誰問之者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
呵香欲過失

第四呵味欲過者當自覺寤我但以
貪著美味故當受眾苦洋銅灌口取

法華經第六十一 第三 張

燒鐵丸若不觀食嗜心堅著者墮不
淨蟲中如一沙彌心常愛酪諸檀越
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著
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
沙彌師得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
莫傷此愛酪沙彌諸人言此是蟲何
以言愛酪沙彌答言此蟲本是我沙
彌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得
酪分盡在中來師言愛酪人汝何
以來即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曰
月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
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
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
養其子眾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
人晨朝見之奇其非常即送與王
王珍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愛
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
染心深著日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
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
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
催責園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
見有鳥巢知鳥銜來翳身樹上伺欲
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

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來其香味色今似前者園人奪得輸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味欲過失第五呵觸慾過者此觸是生結使之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當分此則偏身染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今時世尊為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國山中有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見鹿麀鹿合會姪心即動精流盤中鹿鹿飲之即時有身月滿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庵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已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空禪行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值霖雨泥滑其足不便躡地破其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祝令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為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奈王憂愁懊惱命

諸大寮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得聞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躡地傷足瞋祝此雨令十二年不墮玉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為民者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姪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應王募女問諸人此是人非人衆人言是仙人所生姪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寶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姪女即時求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衆藥草和之以彩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象仙人於仙人庵邊作草庵而住一角仙人游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華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坐好牀褥與好淨酒以為淨水與歡喜丸以為菓蔬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已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水

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答曰亦可住耳女言可共澡洗即可可之女手柔輒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婬事即失神通天為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以山水水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去城不遠女便在道中即言我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去女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勅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余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仙人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足吾所欲拜為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厭世欲王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間閑靜諸仙游處不能得去王自思惟若能強違其志為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旱患今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三 上 戒

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姪女者今耶輸陀羅是余時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為之所惑今復欲以藥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觸欲過失如是能呵五欲便除五蓋也

五蓋部第二

問曰云何為五蓋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持鉢攝眾生云何縱欲塵沈沒於五情已捨五欲樂棄之而不顧如何還欲得如愚自食吐諸欲求時苦得時多怖畏失時多熱惱一切無樂趣諸患如是已云何能捨之得福禪定樂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六 上 戒

則不為所欺

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憤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禍患之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讚歎我怨圖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為九惱處故生瞋瞋念覆心故名為蓋當急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

佛說偈云

殺瞋即安隱殺瞋即無憂瞋為毒之根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捶如夢如化觀聲本無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憂陀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優陀那觸臍而上出是風七處觸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十七 上 戒

項及斷齒唇舌咽及以旬月是中語言生愚人不解此惑著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罵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眾生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第三睡眠蓋者謂內心昏憤名之為眠五情暗蔽放恣支節委臥垂頭名之為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如此惡法最為不善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觸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臥種種不淨假名人如得重病箭入身諸苦痛集安可眠如人被縛將去殺災害垂至安可眠結賊不滅害未除如共毒蛇同室宿亦如臨陣白刃間余時云何而可眠眠為大暗無所見日日欺誑奪人明以眠覆心無所見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咏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話等名為口掉二身掉者謂好喜騎乘馳騁放逸筋力相撲扼腕指掌等名為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名為心掉掉之為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深衣 執持瓦鉢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所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時猶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為蓋此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憶惡道若人罪能悔悔已莫復憂如是心安樂不應常念著若有二種悔若應作不作不應作而作是則愚人相不以心悔故不作而能作諸惡事已作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暗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為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尔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法者如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具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緣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答曰此五法中名雖似陋義該三毒亦通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其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為四分煩惱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飢餓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尔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脩羅手障則不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皆神識 五蓋蔽福力 六根成苦業 六賊亂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障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今雖改修 斬籌方未極 鸛鶴既無窮 獲攀此馬蹄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升陟 齊軟屈寶城 共覩能仁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三一六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 一 三一六頁上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三一六頁上三行「第八十」下，磧、南、清有夾註「此有四部」。
- 一 三一六頁上四行「欲蓋篇第八十一」，徑、清無。
- 一 三一六頁上五行「罪福篇此有四部」，磧、南、徑、清無。
- 一 三一六頁上六行至七行「述意部……福行部」，徑無。
- 一 三一六頁上八行「第一」，徑無，下至三一八頁中一九行部目下序

數例同。

- 一 三一六頁上一五行第二字「曰」，磧、南、徑、清無。
- 一 三一六頁上一七行「黑白」，磧、南、徑、清作「白白」。
- 一 三一六頁上一八行「智論」，磧、南、徑、清作「智度論」。
- 一 三一六頁中二一行「不善心」，磧作「不著心」；南、徑、清作「不定心」。
- 一 三一六頁下六行第六字「戒」，磧、南、徑、清無。
- 一 三一六頁下一三行「欬養」，磧、南、徑、清作「陵懷」。
- 一 三一六頁下一九行「布施」，磧、南、徑、清作「報施」。
- 一 三一六頁下二一行末字「如」，磧、南、徑、清無。
- 一 三一七頁上四行第五字「云」，磧、南、徑、清作「偈云」。本頁下五行首字同。
- 一 三一七頁中一四行「明月」，磧、

- 一 南、徑、清作「月明」。
- 一 三一七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是」，磧、南、徑、清無。
- 一 三一八頁中八行第六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 一 三一九頁上四行「亦受」，清作「不受」。
- 一 三一九頁中五行第九字「修」，磧、南、徑、清無。
- 一 三一九頁中一一行「希望故」，磧、南、徑、清作「希故不」。
- 一 三一九頁中一三行第一〇字「輕」，磧、南、徑、清作「并」。
- 一 三一九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封」，磧、南、徑、清作「對」。
- 一 三一九頁中一五行末字「明」，磧、南、徑、清作「寧」。
- 一 三一九頁中二〇行第九字「招」，磧、南、徑、清作「臣」。
- 一 三一九頁中二一行「甚嚴」，磧、南、徑、清作「甚艱」。
- 一 三一九頁下一八行第二字「不」，

一 磧、南、徑、清作「不見」。

一 三二〇頁上八行「欲蓋篇第八十一」，徑作「欲蓋篇第八十一之一」，又「此有二部」，徑無。

一 三二〇頁上九行「五欲部第一」，磧、南作「五欲部第一此有四部」；徑、清作「五欲部」。又「五蓋部第二」，磧、南、徑無；清作「五蓋部」。

一 三二〇頁上一〇行「五欲部」，磧、南、徑無；清作「五欲部第一」。又「此有四部」，磧、南、徑無。

一 三二〇頁上一行至一二行「述意部……呵欲部」，徑無。

一 三二〇頁上一三行「部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一 三二〇頁中一行「正道」，磧、南、徑、清作「道正」。

一 三二〇頁下五行第八字「觸」，磧、南、徑、清作「獨」。

一 三二一頁上一五行「宛轉」，磧、南作「宛轉」；徑、清作「宛轉」。

一 三二一頁上一六行「著想」，磧、南作「著慚」；徑、清作「羞慚」。

一 三二一頁上一七行第三字「瞬」，磧、徑作「攝」。

一 三二一頁上一八行第七字「慾」，磧、南、徑、清作「彌」。

一 三二一頁中五行第五字「由」，磧、南作「是」。

一 三二一頁中八行首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一 三二一頁中一五行「灸疥」，磧作「灸疥」。

一 三二一頁中一六行第一一字「鳥」，磧、南、徑、清作「鳥」。

一 三二一頁中二一行第二字「時」，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二頁上一五行首字「食」，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二頁上一〇行首字「已」，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二頁中二行第五字「徑」，磧、南、徑、清作「遙」。

一 三二三頁中五行「諸僧及師」，磧、南、徑、清作「諸師及僧」。

一 三二三頁下一行第一二字「者」，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三頁上一行第一三字「來」，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三頁上一行第四字「應」，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三頁上一八行末字「霖」，磧、南、徑、清作「大」。

一 三二三頁中一行「大寮」，磧、南、徑、清作「大官」。又「得聞」，磧、南、徑、清作「傳聞」。

一 三二三頁中三行「躡地」，磧、南、徑、清作「因雨躡地」。

一 三二三頁中八行「衆人言」，磧、南、徑、清作「衆言」。

一 三二三頁中一七行「迎逆」，磧、南、徑、清作「迎迓」。

一 三二三頁中二一行「食飲」，磧、南、徑、清作「仙人食飲」。

一 三二三頁下一四行第二字「女」，

一 三二三頁下一六行「仙人」，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三頁下一八行第二字「吾」，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四頁上九行「五蓋也」，至此，磧、南、徑作「五」。

一 三二四頁中四行「禍患」，磧、南作「福惠」；徑、清作「福慧」。

一 三二四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捶」，磧、南、徑、清作「殺」。

一 三二四頁下一行首字「項」，磧、南作「頂」。

一 三二四頁下一行「垂窳」，磧、南、徑、清作「垂熟」。

一 三二五頁上四行「筋力」，磧、南、徑、清作「筋骨」。

一 三二五頁上九行「瓦鉢」，磧、南、徑、清作「瓦器」。

一 三二五頁上一三行第五字「時」，磧、南、徑、清無。

一 三二五頁上一五行第六字「因」，磧作「因果」。

一 三二五頁下五行末字「掉」，磧作「轉」。

一 三二五頁下一六行「苦業」，磧、南、徑、清作「苦集」。

一 三二五頁下一八行「至今雖改修」，磧、南、徑、清作「至金雖改秋」。

一 三二五頁下一九行「鶴鵠」，磧、南、徑、清作「觀鵠」。又「焉踣」，

一 三二五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上

西明寺沙門釋道撰

四生篇第八十二

十使篇第八十三

四生篇 此有五部

迷意部 會名部 相攝部

受生部 五生部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軀別六趣形分明闇異途昇沈殊路業緣之理昧然因果之報常式也

會名部第二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溼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胎生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蠹溼生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又正法念經云畜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

象等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三者空行所謂鳥等蓋二張或以天

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為四一

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

生所謂蚊蛇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溼

生所謂蚤蠹蟻子之類四者化生如

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

者諸受根滅

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

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

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

為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赴前名之為

死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

若壞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

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鄒而生

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溼

效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

也相攝部第三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

趣色無色界各攝天趣少分所以別

者以此欲界是亂地故衆生雜惡起

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

報有多差別上之二界唯是定地衆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三張

主佛院

生沈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美
別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
毗曇中說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
唯二謂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
故此論問云為生攝於趣為趣攝於
生即自答云

生攝一切趣非趣攝於生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

故知生寬趣隘以化生寬故全攝二
趣及三趣少分地獄趣中一向化生
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慾同人何故無
有胎生答曰慾愛雖同行事不等故
摟炭正法念經等云四王忉利此二
地居行慾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
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
全異炎摩天行慾意喜相抱或但
執手而為究竟不至交合兜率天中
意喜語笑即為究竟不待相抱化
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為究竟不待語
笑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
為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
生故從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
生者少隱如彼淨觀音說謂昔王舍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三張

主佛院

城中有一文人為鬼精著身生五百
鬼子又俱舍論有鬼告目連云我晝
生於五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噉
竟無有飽時此為胎生鬼也阿脩羅
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匹配故有胎
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

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
從大海泥卵溼潤中出通彼胎化亦
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
知卵如涅槃經說說如毗舍佉母生
一子卵於中出其三十二卵如鰥婆
沙論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如
佛所說閻浮利地多有賁人入海採
寶得二鸛隨意所化失一一在與共
游戲寢臥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三卵
卵漸溼熟便生二童後大出家學道
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
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溼生答
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尊者遮羅尊
者優婆遮羅梨女及柰女等即其事
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
劫初人是也已得聖法者不復卵生
溼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溼生耶答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三張

主佛院

曰卵生溼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
四生者胎卵溼生此三目觀可知其
化生者依摟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
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
卵生食二除化及胎溼生還食溼生一除三

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
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
奢摩離隨言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
地二十由旬身高三百由旬枝葉徧
覆五十由旬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
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
金翅鳥樹西面有溼生龍及溼生金
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
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
七重垣牆七寶莊嚴妙香遠熏諸鳥
和鳴

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卵生
龍時便即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
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以兩翅
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
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外隨意而食
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
則不能取胎溼化生龍等若胎生金

翅鳥王欲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

又胎生金翅鳥王欲取胎生龍者即向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鳥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溼化二生龍也

又溼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食又溼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水開四百由旬又溼生鳥王欲取溼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溼生鳥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溼生龍等不能取化生龍也

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向樹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溼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為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噉

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

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提婆第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鬱單越各食如前周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今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飢逼周章求食了不能得游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為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今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降雨沛如車軸鳥空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為明珠轉輪王得為如意珠又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炙其痛二餘龍王起姪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焦即失顏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鳥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得離

龍身何者為五行姪時若與龍共行姪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姪不得復龍身二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為五事不得離龍身

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曇中說摠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實陁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丸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飢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四食在欲界四生趣亦然三食上二界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一二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曇中說於六趣中謂鬼令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意行多故卵生衆生在卵時以思念母故卵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與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身命故又彼地獄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第九

法

字

今趣及與非想想皆識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溼生皆悉觸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諸禪樂觸持身故溼生之中以因溼觸持身沾故

受生部第四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答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閒有自體起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答以彼食香而存濟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名求有耶答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答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果報或從婬欲生從意生者謂初人及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婬欲生者謂六欲天及諸天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第十

法

字

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爲意成舊名中陰

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答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根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爲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徧求生趣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有住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具者應無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有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他言顛墜於地獄足上頭歸下由毀謗諸仙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上昇而行往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趣又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佻行求當生處問中有行相皆如是耶答不必皆尔且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獄死還生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第十一

法

行若天中死還生天中不必足下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上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生二趣中有隨所住處如應當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爲有衣不論答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慚愧增故慚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尔故彼中有常與衣俱欲界中有多分無衣以欲界中多分無慚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芻尼所受中有常有上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唯白淨尼等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中有無衣而白淨尼有衣答白淨尼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問若尔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爲微塵猶未爲比如何菩薩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願力異菩薩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

有常有衣服入母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家受具戒已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美行皆為迴向無上菩提利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具相好而無有衣願力有殊不應為難

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食處便食彼食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袋等瀉糝米等置鎗鏝中數極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散在處處數量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塵重食身應散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食質故無前過謂有福者欲饗清淨花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者欲饗

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

次依論引世尊經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現在前此健達縛今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俱起姪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淨無風熱淡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中任持胎子令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邑有穢惡事日月常有血水流此若過多由稀溼故不得成胎此若太少由乾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多不乾不溼方得成胎名為是時是中有者入胎時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滴父精

最後餘有一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及健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中有此處現在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健達縛今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健達縛將入胎時於父於母愛患二心展轉現起方得入胎若男中有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患若女中有將胎時於父起愛於母起患次依論問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而便胎問若中有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中答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礙物今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為難應作是說中有入胎必從生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學生者後生為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答從右脇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姪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余故問輪王獨覺先中有位何處入胎答從右脇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姪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余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故將入胎時無顛倒想不起姪愛輪

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時雖無倒想亦起姪愛故入胎位必從生門入也

次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福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男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與貧賤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答富貴男子與貧賤女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於彼女人生尊勝想富貴女與貧賤男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與富貴女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生起下劣想貧賤女與富貴男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想於彼男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

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壁山崖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為相礙耶有作是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此彼

展轉有語言故問若尔寧說中有無礙答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類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勝以麤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有鬼界中有礙三中有有人中有礙二中有天中有唯礙天中有

五生部第五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一切眾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

菩薩以願力故於飢饉世受大魚等大醫王救治眾病於刀兵世為大力王救息戰爭以法化耶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眾生天龍鬼神等遞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邪見悉生其中為其導首引令入正廣為宣說是名隨類生菩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

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

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菩提眾具增上滿足生剎利婆羅門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菩薩皆此五種受生無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

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何等為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飢饉作大魚等並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作大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橫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稟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最為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薩住於十

地作十王報最為殊勝已得成滿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糧已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家能現等覺廣作佛事是名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妙善生處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薩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諸菩薩疾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五陰病難澆壽報雖延促終成丘墓塵徒知餌六色會當悲四鄰復慙輪迴報難成不壞身感應緣 略引二驗

晉沙門支道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為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蠕動不得同罰師尋以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雞卵投地破之見有雞雛出鷄而行遁即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雞雛並滅不見 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憶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疏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為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岳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云受生日逼念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法真等說之 右此出冥報拾遺記
十使篇第八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會名部

迷理部

斷障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為窟宅六賊攀緣寔因五住為猛將致使妄想虛構惑倒交興萬苦爭纏百憂摠萃於是十使驅馳十纏拘束五鈍易流五利難制苦集順流無始常漂滅道清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第二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惑未曾觀理妄執相續不出三有如世公使隨逐罪人名之為使如地論云隨逐轉義名之為使雜心論云使之隨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隨子於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摠釋自下別解

第一身見者亦名我見色心相依名之為身凡愚迷此執為我人從其所迷故名身見以迷色心計為我故從其所立亦名我見故地經云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生身處

法苑珠林卷十二

第三十三

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人若無內人則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人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內無如是等相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內無是相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故知我見生惡滅善之原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喉塞病即能斷命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也

第二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中道理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相續是正道理又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為中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念遷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愛未盡者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是常見若謂死

法苑珠林卷十二

第三十三

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第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乖正名邪若依俱舍論一切諸見皆違理起悉是邪見但說一見為邪見者由此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為邪見若論身邊見等雖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妨修善仍感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貪邪見言無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為惡二破涅槃道貪著於我分別有無故不得涅槃道

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取之人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為道或取苦行以之為道或取布施以之為道乃至或取八禪事定以為真道此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為道是故名為獨頭戒取言足上者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非謂已見是取為真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

法苑珠林卷十二

第三十三

依前見生前見與後戒取為本戒取所依名為脚足是故說後戒取之心名為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思量道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已愚心倒見謬執乖正反成不善當知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疏緣具要觀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出道離此以外種種皆非是故若執餘善為道皆同愚人執戒為道以是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云非道中道是名戒取見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丘似如持戒何等為四有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行而說有我經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十二頭陀而見諸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生行慈心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人雖依戒行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能觀見名心無我此智清淨方有道

戒戒行既然施等亦尔

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是獨頭
二是足上言獨頭者謂直取世間
有漏善法及有漏果以為第一勝妙
善者名為獨頭如人直取無想天
報計為涅槃謂第一好又於內身不
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足上
者謂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已見是餘
者非便即生心於已見上執為第一
是故名為足上見取如起身見是其
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取前身見
以為第一如此見取名為足上餘義
同前釋此既同前有何差別若執有
漏世間事業取以為道即名戒取若
執為勝即名見取故俱舍論云一切
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故執此法為最
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
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
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
一皆同愚人取見為勝是以齊名見
取煩惱也
又新婆沙論問此之見取於一剎那
頃如何推度答性猛利故亦能推度

法苑珠林卷七十一

法苑珠林卷七十一

法苑珠林卷七十一

法苑珠林卷七十一

堅執故者謂能堅執故名為見此見
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初力無由令
捨非佛弟子執聖慧刀截彼見牙方
令捨故如有海獸名室首魔羅彼所
齧物非刀不能解謂彼若齧諸草木
等要截其牙方令捨故如有頌曰
愚人所受持鱣魚所銜物室首魔羅齧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者謂性猛利深入所緣
如鍼墮泥故名為見

第六明貪使過者貪乃眾多或愛自
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
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
使若依小乘善貪非使具說難盡略
述而已

第七明瞋使過者所謂惱恨嫉妒不
悅此等煩惱悉是瞋使大莊嚴論云
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
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
戒瞋如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
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
經云一切惡中無過是惡起一瞋心
則受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

云若說善薩犯如河沙等貪不名毀
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
能捨眾生貪愛之心能護眾生不名
煩惱瞋捨眾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
於經中說貪結難斷不名為重瞋恚
易斷名之為重此亦略述具說難盡
第八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暗之
心體無慧明故曰無明若依成論邪
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
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
者相應言不共者於四諦理及於色
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是無明此
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
明二相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
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名為無明與
諸使合名為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
明亦二一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
者直是任運迷法假集暗心取性唯
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常
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
得漸除故行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
性則成有漏

第九明慢使過者依論慢有八種一

直名慢謂於下境自高卑彼於齊等
 處還計為等此過輕故直名為慢此
 無所恃何故成慢成論釋言是有
 其執我相過故說為慢謂人勝劣唯
 心解別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
 法計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我心故
 名為慢二者大慢謂於等處自謂為
 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
 已勝彼此過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
 如慢謂他行德過已彌深多身修業
 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陵他
 多邊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
 師長上境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
 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執我自高
 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心也此我
 慢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盡但
 諸凡愚未學觀者莫問麤細我見皆
 強是故名為示相我慢若能觀理成聖
 學人我見則微分斷今現只故名為
 不示相慢七者增上慢謂未得聖而
 謂已得以其聖智是增上行於此出
 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
 邪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楚人

故名邪慢此八慢心皆悉名為慢使
 煩惱也

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種一疑事
 如夜見樹疑為人等此疑事心不招
 生死故小乘中不說為使非煩惱故
 羅漢亦有故智度論云阿羅漢雖無
 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此諸事
 疑若望大乘是暗安心招變易死亦
 說為使二者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
 我疑謂常我名為疑理故成論問疑
 有何過答若多疑者一切世間出世
 間事皆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學得疑
 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學時若生此
 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
 不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來莫問
 上下皆有十使上昇雖無麤現瞋使
 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伏
 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迷理部第三

述曰迷理不同者良由眾生無始時
 來流轉生死不能斷漏不得出世果
 致令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真諦法
 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

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
 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今識因
 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
 為苦諦諦是實義審余不謬故稱為
 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
 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為集諦煩惱盡
 處名為滅理實不生名為滅諦觀
 理除壅此實不虛名為道諦若就一
 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之苦之與樂有
 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
 善惡乃至八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
 生滅無我即此觀智是其道諦因此
 道智見無我時惑斷之處則是滅諦
 言迷理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
 身見邊見唯迷苦諦謂凡夫皆執
 苦執為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
 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
 故雜心論云身邊二見果起故唯
 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作不將善
 惡業因為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
 集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
 集又亦不將滅道為我計斷計常義
 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

諦

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有愚人直令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此說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即謂事中苦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迷苦諦生或有不將身苦為道直執戒等福行為道此將集因轉將為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凡愚不識集因妄執為道應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計福行以為集因方轉為道是故不得名為迷集不同計苦以為道者將苦為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於集滅是聖果衆生所求不取惑滅為道因行是故戒取不名迷滅

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通迷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談凡及聖是故通迷若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為第一即為迷苦於事善業計為第一即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為涅槃名為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道取為第一名為迷道是故見取通迷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

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來所明五見及疑唯迷諦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觀見理時知無我人方斷我心證知慧觀能斷煩惱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滅道以為第一不將有漏以為勝好知世可厭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信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見邪疑迷理而生還見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為我人計斷常等故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若論貪瞋癡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則名迷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身見即名為貪由愛我見令心轉迷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嫌我見此貪則斷若論其瞋有我時聞說無我則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生空心則歡喜故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見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知

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有未斷後更修道數數漸除瞋慢癡等依事皆令此明十使迷理不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滅各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說欲界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具三十一彼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二四諦修道名為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一三界通論摠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十八三界迷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若依成論十使煩惱皆有取性悉通達理謂迷四諦無性之空故摠觀諦無性空時斷重取性名為見道後斷細時名為修道此名十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第四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使性凡常具有今明入道故叙難易但諸見惑難識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見理即盡所謂若能學觀無我創見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三十三

辯名

使但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觀諸法皆假無性不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即此一念名為見道若鈍根者別觀四諦次第漸漸八十八使故佛性論云若利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八使一時俱斷皆名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壞念觀苦不見餘三諦但斷苦下以此文證摠別觀法皆得入道不得偏執若依諸經教人入道多直說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生死如地持經說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身生處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籍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作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身念念生滅是理若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時即是見苦今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生即是證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說言如甄叔迦經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三十四

辯名

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摠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摠則唯是五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復名易斷謂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厭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覺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為重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眾生常所起故又難覺故如病常發名為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病又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為結故知利使愚人不知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法道心中六使自然永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三十五

辯名

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那含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親覆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別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不勝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修業者唯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即無妄取若不學解常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已同即謂已是說他為非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鬪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鬪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此二是其出家之人鬪爭根本亦即名為隨順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真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因此戒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

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處作如是
念能勝餘人以此等文證知戒取等
唯是世善招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真
道法愚人多迷妄執生罪是故十使
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
六使迷心為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
因起麤罪當生惡道此明十使斷有
難易竟

頌曰

邈邈愛王城 峨峨欽鵲嶺 業結三界獄
利鉦十使頭 濁惡順下趣 斷漏昇上頂
著我甘苦報 捕象投丘井 翹翹羨化倫
念念除心癭 宿祐遇釋尊 高慕大仙類
既破無明結 還同寤真正 荷戢怡沖心
隨慙靡不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三二九頁中一行至三三〇頁中六行原版缺，以高麗藏本補。
- 一 三二九頁中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
- 一 三二九頁中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三二九頁中三行「四生篇第八十二」下，磧、南、清有夾註「此有五部」。
- 一 三二九頁中四行「十使篇第八十三」，經、清無。
- 一 三二九頁中五行「四生篇此有五部」，磧、南、經、清無。
- 一 三二九頁中六行至七行「迷意部……五生部」，經無。

一 三二九頁中八行「第一」，經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三二九頁中一三行第六字「常」，磧、南、經、清作「恒」。
- 一 三二九頁下五行「蟻子」，磧、南、經、清作「蟻子」。
- 一 三二九頁下一三行「若壞」，磧、南、經、清作「若住」。
- 一 三二九頁下一五行第六字「出」，磧、南作「生」。
- 一 三三〇頁上三行「說天」，磧、南、經、清作「論天」。
- 一 三三〇頁上一三行第五字「念」，磧、南、經、清無。又「四王」，磧、南、經、清作「四天」。
- 一 三三〇頁上一八行第二字「喜」，磧、南、經、清作「嬉」。
- 一 三三〇頁中一〇行第八字「說」，磧、南、經、清、麗無。
- 一 三三〇頁中一行第三字「卯」，南作「子」。
- 一 三三〇頁中一二行第二字「論」，

一 三三〇頁中一行末字「與」，〔徑〕作「於」。

一 三三二頁上一行首字「令」，〔南〕、〔徑〕、〔清〕作「全」；〔麗〕無。又第七字「想」，〔南〕、〔徑〕、〔清〕無；〔麗〕作「全」。

一 三三二頁上末行「諸天」，〔南〕、〔徑〕、〔清〕、〔麗〕作「諸人」。

一 三三二頁中一行「住有位」，〔南〕、〔徑〕、〔清〕作「住中有位」；〔麗〕作「住有位」。

一 三三二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當」，〔南〕、〔徑〕、〔清〕作「常」。

一 三三二頁中二二行第六字「且」，〔南〕、〔徑〕、〔清〕無。

一 三三二頁下一行第九字「中」，〔南〕、〔徑〕、〔清〕無。

一 三三二頁下一〇行第二字「多」，〔南〕、〔徑〕、〔清〕無。

一 三三二頁下一一行第七字「常」，〔南〕、〔徑〕、〔清〕作「恒」。次頁中一九行首字同。

一 三三三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白」，〔南〕、〔徑〕、〔清〕作「曰」。

一 三三三頁上六行「美行」，〔南〕、〔徑〕、〔清〕、〔麗〕作「善行」。

一 三三三頁上一三行第六字「食」，〔麗〕作「有食」。

一 三三三頁上一七行首字「鑑」，〔南〕、〔徑〕、〔清〕作「倉」。

一 三三三頁中一八行第八字「邑」，〔麗〕作「色」。

一 三三三頁下七行第一四字至次行第九字「若……恚」，〔南〕、〔徑〕、〔清〕作「若女反此」。

一 三三三頁下一四行「學生」，〔南〕、〔徑〕、〔清〕作「雙生」。

一 三三三頁下一八行第一四字「尔」，〔麗〕作「應爾」。

一 三三四頁上六行首字「福」，〔南〕、〔徑〕、〔清〕作「福業」。

一 三三四頁上七行末字「男」，〔南〕、〔徑〕、〔清〕、〔麗〕作「丈夫」。

一 三三四頁下一四行第三字「並」，〔南〕、〔徑〕、〔清〕、〔麗〕作「全」。

一 三三〇頁下八行夾註右「隨言」，〔南〕、〔徑〕、〔清〕作「隨言」；〔麗〕作「隋言」；〔南〕、〔徑〕、〔清〕作「此言」。

一 三三〇頁下二一行「海外」，〔南〕、〔徑〕、〔清〕作「海水」。

一 三三〇頁下末行末字至次頁上一行第三字「金翅鳥王」，〔南〕、〔徑〕、〔清〕作「鳥」。次頁上三行同。

一 三三一頁上一五行末字「向」，〔南〕、〔徑〕、〔清〕無。

一 三三一頁中二行「弗提婆」，〔南〕、〔徑〕、〔清〕作「弗婆提」。

一 三三一頁中五行末字「章」，〔南〕、〔徑〕、〔清〕作「樟」。

一 三三一頁中一二行第五字「滌」，〔南〕、〔徑〕、〔清〕作「澍」。

一 三三一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令」，〔南〕、〔徑〕、〔清〕、〔麗〕作「全」。

一 磧、南、徑、清作「普」。

一 三三五頁上一行第一〇字「湮」，
磧、南、徑、清作「痊」。

一 三三五頁上一二行「四鄰」，
磧、南、徑、清作「九泉」。

一 三三五頁上一三行第五字「報」，
磧、南、徑、清作「趣」。

一 三三五頁上二〇行「蠕動」，
磧、南、徑、清作「娟動」。

一 三三五頁上末行夾註右「一驗」，
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三五頁中四行第六字「憶」，
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三五頁中二一行夾註「冥報拾遺記」，至此，
磧、南、徑、清作「恒」。三四〇頁

一 三三五頁中二二行「此有四部」，
磧、南、徑、清作「恒」。

一 三三五頁中末行至本頁下一行「述意部……斷障部」，
磧、南、徑、清作「恒」。

一 三三五頁下七行第一一字「常」，
磧、南、徑、清作「恒」。

下八行第四字同。

一 三三五頁下一四行「地論」，
磧、南、徑、清作「地持論」。

一 三三五頁下一五行第二字「轉」，
磧、南、徑、清作「傳」。

一 三三五頁下二二行「地經」，
磧、南、徑、清作「持地經」；
磧、南、徑、清作「十地經」。

一 三三六頁上四行第六字「有」，
磧、南、徑、清作「內有」。

一 三三六頁上六行「有智之人」，
磧、南、徑、清作「有智之人」。

一 三三六頁上二二行第五字「者」，
磧、南、徑、清作「著」。

一 三三六頁中八行第三字「感」，
磧、南、徑、清作「惑」。

一 三三六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取」，
磧、南、徑、清作「定」。

一 三三六頁中一九行「事定」，
磧、南、徑、清作「定事」。

一 三三六頁下末行第四字「名」，
磧、南、徑、清作「色」。

一 三三七頁上三行末字「間」，
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三七頁上一六行第二字「流」，
磧、南、徑、清作「漏」。

一 三三七頁上一七行末字「取」，
磧、南、徑、清作「最」。

一 三三七頁中二行「初力」，
磧、南、徑、清作「刀」。

一 三三七頁中七行末字「齧」，
磧、南、徑、清作「齒」。

一 三三七頁中一四行「善貪」，
磧、南、徑、清作「貪善」。

一 三三七頁中二〇行第三字「如」，
磧、南、徑、清作「是」。

一 三三七頁中二二行第一〇字「惡」，
磧、南、徑、清作「瞋」。

一 三三七頁下一行「河沙」，
磧、南、徑、清作「恒沙」。

一 三三七頁下二行末字「之」，
磧、南、徑、清作「之心」。

一 三三八頁上二行第六字「此」，
磧、南、徑、清作「比」。

一 三三八頁上一行第三字「似」，

〔磧、南、徑、清〕作「以」。又第八字

「令」，〔磧、南、徑、清〕作「今」。

一 三三八頁中一六行「上昇」，〔磧、

南、徑、清、麗〕作「上界」。

一 三三八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不」，

〔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三八頁下一六行「苦執」，〔麗〕作

「苦報」。

一 三三八頁下一八行第四字「論」，

〔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三八頁下二二行第一三字「常」，

〔磧、南、徑、清〕作「說」。

一 三三九頁中九行「還見斷」，〔磧、

南、徑、清、麗〕作「還見理斷」。

一 三三九頁下一六行第七字「名」，

〔磧、南、徑、清〕作「明」。

一 三三九頁下末行首字「見」，〔磧、

南、徑、清、麗〕無。

一 三四〇頁上四行「別觀」，〔磧、南、

徑、清〕作「則觀」。又「漸漸」，〔磧、

南、徑、清、麗〕作「漸斷」。

一 三四〇頁上七行末字「壞」，〔磧、

南、徑、清、麗〕作「初」。

一 三四〇頁中九行「不覺」，〔磧、南、

徑、清〕作「不學」。

一 三四一頁上一四行「同寤真正」，

〔磧、南、徑、清〕作「同欣驚嶺」。

一 三四一頁上一五行末字「諍」，〔磧、

南、徑、清、麗〕作「靜」。

一 三四一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

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千三精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此有二十三部

述意部 業因部 果報部

殺生部 偷盜部 邪淫部

妄語部 惡口部 兩舌部

綺語部 慳貪部 瞋恚部

邪見部

述意部第一

悲夫迷徒障重棄三車而弗御漂淪
苦海任焦爛而不疲若蠅蠅之樂臭
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沈多劫
備歷艱辛具受眾苦迄今燒煮故如
來大悲不忍永棄示其苦樂令其欣
厭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第二

惟凡夫造業乃有多種自有心與身
口相稱亦有身口與心違者據此而
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
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
益不同然三業之本以心為源故業起
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俱

行繞塔一為念佛功德二為盜竊三
為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
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
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業論等
若無心者雖寤殺父母不得逆罪亦
如嬰兒投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
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
色以為身業聲為口業心是罪福體
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
色聲常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
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
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
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
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亦
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為本 諸法心為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身口
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
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起正見
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
身口業又遺教經云縱此心者喪人善
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正法念經云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三緣 精

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無記心二無心傷殺蠕動蟻等命三若擲鐵等無心殺生而斷物命四醫師治病為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命終五然火蟲入無心煞蟲蟲入火死如是五種雖斷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造發業皆由心起又如殺中約心境心境不同有上中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得波逸提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害父母羅漢得五無間重罪殺邪見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殺畜生罪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至阿那含上殺者父母羅漢辟支畢定菩薩若有能殺一闍提則不墮此三種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無有罪報闍提亦尔謂無重報非無輕苦第二約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瞋重則罪重瞋輕則罪輕故成論云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於佛及佛弟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四緣 精

心重故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纏毒殺害蟲蟻重於輕心殺人若心無瞋雖殺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自下諸罪例有輕重文煩不述類准又正法念經云何不殺若稻穀黍麥生微細蟲不擣不磨知其有蟲護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殺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瘡中生蟲若以漿水洗此瘡時不以草藥斷此蟲命以鳥毛羽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突之中令其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殺若見衆生欲食其蟲以其所食而貿易之令其得脫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五緣 精

世世從婬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得神通猶常戲跳以前世時曾獵獐中來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霜雹棘刺塵土臭氣多有蛇蠍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人中得短命報由斷他眼觸性也餘准亦如上受報篇中地持論說也故涅槃經云何名為煩惱餘報若有衆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得鵠雀鴛鴦鸚鵡青雀魚鼈獼猴鹿之屬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無根婬女若得出家犯重戒是名餘報若有衆生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齧毒四螫毒虎狼師子熊羆貓狸鷹鷂之屬若得人身具足十二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報若

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象豬牛羊水牛蝨蟲蚊蠅蟻子等形若得人身龍耳盲瘡痂殘背偃諸根不具不能受法若得出家諸根暗鈍喜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有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糞蟲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貧窮乞丐或得出家常為衆人之所輕賤喜犯第四重戒是名餘報疑使大意同癡不勞別述亦名五鈍使報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由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建立安處邪道多愼惡趣何等為十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淫四者妄語五者離間語六者麁惡語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恚十者邪見長者我見衆生由於十種不善業故乘於邪道多趣多向多愼惡道為欲證得阿耨菩提超出一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又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

生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絕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畏之如見蛇虎五者睡時心怖寤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墮泥犁獄十者若出為人常當短命

如佛說不與取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者非時非處行不籌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賢善五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沒入官八者種貧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勤苦求財為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藏埋亦尔如佛說邪淫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常為所姪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常共鬭諍三者諸不善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護身妻子孤寡五者財產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為人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愛喜八者種怨家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

獄十者若出為女多人共一夫若為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名不邪淫

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為十一者口氣常臭二者善神速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參豫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因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教勅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為人常被誹謗如是種種不作是為不安語名曰善律儀如佛說飲酒有二十六過失具如下五戒中說之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律儀安言不作是口善律儀為五戒律儀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外惡報若有衆生於十惡業多修習故感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為十一者以其殺生業故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業故感外霜雹蟲蝗等令世飢饉三者以其邪淫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九攝 精字

悉臭穢五者以其兩舌葉故感外大地高下不平山陵堆埤株杌丘壠六者以其惡口葉故感生外報瓦石沙礫麤澀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葉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多葉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以其瞋恚葉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澀十者以其邪見葉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甚少如是十葉得外惡報

殺生部第四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昇沈萬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異所以驚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於區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乃至沙彌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魚天降珍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狀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地雖廣無處逃藏昊天既高靡從啓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十攝 精字

諱是以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恕已可爲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爲吉凶公私祭祀瞻待賓客營理庖厨烹宰雜類之身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移歲晚事隙時閑天燥燥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燒於是駕追風之駿馬捧奔電之良鷹劍則巨闕干將弓則烏號繁弱遂傾諸藪薄罄彼林叢顛覆巢窟居剖破窟宅置羅亘野罾網彌山或前絡後遮左邀右截埃塵漲日煙火衝天遂使鳥失侶而驚飛獸離群而奔透鴈聞絃而覩落鰲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嶮谷而悲號對高林而絕數於是箭非苟發弓不虛彈達腋洞解頭腦腦或復垂綸濁渚散餌清潭學釣鯉於河津同射鯉於井谷朱鱗已掛無復待信之能素質既縣長罷躍舟之瑞霏瞻形軀有招盤而雨散或復獵狝孔熾宜申薄伐邊境虔劉事資神武雖復賢帝聖主尚動干戈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昇臨之後乃著高名牧野之師方稱威德其中或有擣百萬

法苑珠林卷第三

第十一攝 精

而橫行提五千而深進碎曹公於尺壁撲項帝於烏江縣奔首於高臺橫卓屍於都市並皆英雄一旦威武當時如此之流弗可爲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爲海今者王師雷動埽殄妖逆揚兵擣節祐境沾邊既預前驅叨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嶮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爲怨爲隙負命負身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爲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部第二

如鼻奈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常供養迦留陀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爲取婦時婆羅門臨終勅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陀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止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陀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出行不在囑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群賊中有一賊面首端正婦遙

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陀夷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漏泄此事後共此賊方便殺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陀夷為賊所殺王憶尊者瞋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手足擲著塹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陀夷本造何惡為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丘迦留陀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有五百人牽其一羊截於四足將詣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陀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今時羊者今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為王截其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黎耆耆彌有七頭兒皆以督娶最小兒婦字毗舍離甚有賢智無事不知時黎耆耆彌以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智波斯匿王敬禮為姝有時懷妊月滿生三十二卵其一

卵中出一男兒顏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為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毗舍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為說法合家悉得須陀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游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爭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枚諸人愛之歡喜納受常捉在手出入見王國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譏毗舍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威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姝當日毗舍離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謂王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食訖已佛為說法無常苦等時毗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之後開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

得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今三十二兒婦家親族聞此事理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引軍圍繞祇桓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二子婦家親族欲為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為王所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半共牽將到一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喜為辦殺具臨下刀時牛跪乞命諸人意感遂令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日佛告阿難今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故五百世中常為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中常為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懊惱今值我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半今尚如是何況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恚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

法苑珠林卷七十三

第五十五卷

精

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
豪貴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
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衆香
以油和之欲往塗塔路中逢值三十
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
所生之處尊榮豪貴常爲母子值佛
得道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常尊貴
常爲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親他命悲號入地獄臭穢與洋銅
灌注連相續奔刀赴火酸壁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傷心不可錄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受苦三塗畢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瘦病嬰艱苦壽短常沈沒
若有智情人殺心寧放逸

感應緣略引下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時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時有人賣鰓爲業驗

梁時有客食炙肉驗

梁時有人殺牛繫刹柱下驗

梁時有部曲截盜賊手驗

法苑珠林卷七十三

第三十五卷

精

法苑珠林卷七十三

第五十五卷

精

齊時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時有人捕魚見魚鰓驗
唐時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時都督鄧公實軌好殺驗
唐時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時賀悅勒牛舌斷症驗
唐時果毅孝政殺蠶驗
唐時有人爲雉家所害驗
唐時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
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
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并殺四道人
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
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
久因遂得病不食日余羸瘦當發揚
都時多有譁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
遣人征之毅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
寺僧白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
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此師屢有
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
便歎咤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

法苑珠林卷七十三

第五十五卷

精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
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
髮中啾啾數千雞鵠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鰓爲業後生一
兒頭具鰓自頸以下方爲人耳
梁時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
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
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
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嚙入口
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噉方復
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縣廨被
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
牛繫刹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
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
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
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痒把搔癢疥因
介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年便死
梁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
早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
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數十餘
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噉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吳入齊凡數年向

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

而死

右七驗出和明雜傳

唐京地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率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曰昨日不即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諦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遙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為見追倩君還為我語驢我本不殺汝然今又為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

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為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云驢文勵說之安仁今現在

唐雒州都督鄭公實軌性好殺戮初為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在雒州病甚困忽自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冬月無瓜也公曰一盤好瓜何故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也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游戲過於塚間見一羊為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食之後經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陳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為羊追福寫法

華經等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絕為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陳縣官用為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為監察御史自向臨說耳

右三驗出冥報記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為隣人牛犯其稼牆乃以繩勒牛舌斷永興後生子三人並皆瘡痂不能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為右衛隰川府左果毅孝政為性躁急多為殘害府內先有蜜蠶一籠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移就別籠其蠶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煮熱湯一盆就樹拔蠶摠以死盡殆無遺子至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蠶螫其舌上遂即洪腫塞口數日而卒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為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讎冤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至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

法苑珠林卷七十三

第三張 精

殺置於其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見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讎家云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強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蘇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別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死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聞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欣然趨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偏地皆是熱灰士望周章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關及走向門其扉既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遙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綰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

法苑珠林卷七十三

第三張 精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有西番客于闐王來朝食料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並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雒陽大雨震雷霹靂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

祥出冥報拾遺錄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爲徵遂即殺之將肉釜煮餘人貪料理慈蒜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煮肉抱兒火前釜大極穿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止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信知交驗豈得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永斷酒肉葷辛不食

在店人相道自說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三四五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三四五頁中二行撰者，磧、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三四五頁中三行「十惡篇第八十四」，徑作「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一」；又「此有一十三部」，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三四五頁中四行至八行「述意部……邪見部」，徑無。
- 一 三四五頁中九行「第一」，徑無。下至次頁中一四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三四五頁下四行「成業論」，磧、普、南、徑、清作「成論」；麗作「成」。

業」。

一 三四五頁下五行「寤殺」，磧、普、南、徑、清、麗作「誤殺」。

一 三四五頁下六行第四字「捉」，麗作「捉」。

一 三四五頁下一〇行第三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下二行第五字同。

一 三四六頁上二行第八字「動」，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六頁上七行第一二、一三字「心境」，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六頁上一一行「生罪」，磧、普、南、徑、清作「罪重」。

一 三四六頁上一七行「一闡提」，磧、普、南、徑、清作「阿闡提」。

一 三四六頁上一八行「掘地」，磧作「掘堀」。

一 三四六頁上一九行夾註右「重報」，磧、普、南、徑、清作「重罪」。

一 三四六頁中四行「云何」，普作「云何」。

一 三四六頁中五行「不擣」，磧、普、南、徑、清作「不揭」。

一 三四六頁中一五行「問經」，磧、普、南、徑、清作「經問」。

一 三四六頁中二二行第一三字「故」，磧、普、南、徑、清作「當」。

一 三四六頁下一三行「地獄」，磧、普、南、徑、清作「地獄中」。

一 三四六頁下一四行「所得」，普、徑作「所謂」。

一 三四六頁下一七行「重戒」，磧、普、南、徑、清、麗作「初重戒」。

一 三四七頁上四行「背偃」，磧、普、南、徑、清作「背腰」。

一 三四七頁上六行「若有」，磧作「若得」。

一 三四七頁上九行「乞丐」，磧、南作「乞食」。

一 三四七頁上一〇行「衆人」，磧、南、清作「衆生」。又「四重戒」，磧、南、徑、清作「四戒」。

一 三四七頁中一九行至二〇行「諸

不善法日日損減」，磧、普、南、徑、清、麗作「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損減」。

一 三四七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子」，磧、南無。

一 三四七頁下八行「因聞」，麗作「周聞」。

一 三四七頁下一四行「律儀」，磧、普、南、徑、清作「善律儀」；麗作「善儀」。

一 三四七頁下一五行第六字「爲」，磧、普、南、徑作「名爲」。

一 三四七頁下二一行「令世」，磧、普、南、徑、清作「今世」。

一 三四八頁上一〇行「惡報」，至此，徑卷第九十終，卷第九十一始，並有「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二」一行。

一 三四八頁上一一行「殺生部第四此別二部」，徑作「殺生部」。

一 三四八頁上一二行「部第一」，徑無。本頁下一四行「部第二」例同。

一 三四八頁上一七行「區氏」，磧、

一 三四八頁中三行末字「瞻」，普、南、徑、清作「歐氏」。

一 三四八頁中七行「之駛馬」，南、徑、清作「瞻」。

一 三四八頁中七行「之駛馬」，南、徑、清作「而快馬」；普作「之快馬」。

一 三四八頁中一〇行「浮網」，徑作「罽網」。

一 三四八頁中一二行「鷹聞絃」，普、南、徑、清作「鷹聞弦」。

一 三四八頁中一五行「頭陷」，麗作「頭陷」。

一 三四八頁中一七行第四字「鯉」，普、南、徑、清、麗作「鮒」。

一 三四八頁中一九行「招盤」，普、南、徑、清作「拈槃」。

一 三四八頁中二〇行第九字「劉」，磧作「劉」。

一 三四八頁中二一行「賢帝聖主」，磧、南作「賢聖帝王」；普、徑、清作「賢聖帝主」。又「干戈」，磧作「干伐」。

一 三四八頁中二二行第九字「後」，磧、普、南、徑、清、麗作「役」。

一 三四八頁下一行末字「尺」，徑、清作「赤」。

一 三四八頁下二行第九字「奔」，清、麗作「莽」。

一 三四八頁下九行「如斯」，磧作「斯之」。

一 三四九頁上六行「手足」，南、徑、清作「首足」。

一 三四九頁上末行第八字「生」，普、南、徑、清作「便生」。

一 三四九頁中一一行第六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上六行第九字、七行第一二字同。

一 三四九頁中一八行第二字「離」，磧、普、南無。

一 三四九頁中一九行首字「謂」，普、南作「請」。

一 三四九頁中二一行第一二字「之」，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四九頁下一行「乃尔」，磧、普、

一 三四九頁下二行「聞此事理」，南、徑、清作「乃至」。

一 三四九頁下二行「聞此事理」，普作「聞此事非理」；南、徑、清作「聞事非理」。

一 三四九頁下五行「祇桓」，南、徑、清作「祇園」。

一 三四九頁下一〇行「時牛」，徑、清作「殺牛」。

一 三四九頁下一三行「之言」，清作「而言」。又「未如」，磧、普、南作「未知」。

一 三五〇頁上四行第八字「塔」，南、徑、清作「佛塔」。

一 三五〇頁上一一行第八字「赴」，磧、南、徑、清作「走」。

一 三五〇頁上一五行「嬰艱苦」，南、徑、清作「癭難苦」；普作「癭艱苦」。

一 三五〇頁上一六行「智情人」，南、徑、清作「智點人」。

一 三五〇頁上一九行第二字「時」，徑、清無，下至本頁中九行第二字

一 三五〇頁上一九行第二字「時」，徑、清無，下至本頁中九行第二字

同。又第八字「雞」，磧、南無。

三五〇頁上末行第七字「盜」，磧、普、南、徑、清作「盜偷」。

三五〇頁中七行「果毅孝政」，徑、清作「陸孝政」。

三五〇頁中一〇行首字「唐」，磧、普、南作「唐時」。一一行首字同。

三五〇頁中一四行第三字「桓」，磧、普、南作「恒」。

三五〇頁中末行「而死」，磧、普、南、徑、清作「而死也」。

三五〇頁下一行夾註左末字「中」，磧、普、南、徑、清無。

三五〇頁下三行第九字「牧」，磧、普、南、徑、清、麗作「枚」。

三五〇頁下四行末字「聲」，磧、普、南、徑、清作「之聲」。

三五〇頁下一〇行第一一字「一」，磧、南無。

三五〇頁下一四行「羊酒」，麗作「牛酒」。

三五〇頁下一六行「至階」，磧、

普、南、徑、清作「至陞」。

三五〇頁下一七行第五字「命」，磧、南、徑、清作「令」。

三五〇頁下一八行「癰眈」，磧、南、徑、清作「癰疹」。

三五〇頁下一九行「十餘年」，磧、普、南、徑、清作「十餘日」。

三五〇頁下二〇行首字「梁」，磧、普、南、徑、清作「梁時」。

三五〇頁上三行「噉呼」，磧、普、徑、清作「訃呼」。

三五〇頁上二一行「何爲」，磧、普、南、徑、清作「何以」。又第一

三字「本」，磧、普、南、徑、清無。

三五〇頁上二二行第三字「然」，普無。

三五〇頁中三行「驢文勵」，磧、普、南、徑、清、麗作「盧文勵」。

三五〇頁中八行第四字「困」，磧、南作「因」。

三五〇頁中一一行第四字「衆」，磧、南、徑、清作「債」；普作「責」。

三五〇頁中一九行「一年」，磧、普、南、徑、清作「至一年」。

三五〇頁下七行「乃以」，磧、南、徑作「乃至」。

三五〇頁下一五行「遺子」，徑、清作「遺子」。

三五〇頁下二一行「執燭」，磧、普、南、徑、清作「就燭」。

三五〇頁下二二行第二字「夜」，磧、普、南、徑、清作「一夜」；麗作「乙夜」。

三五〇頁上一四行「周章」，普、徑、清作「周樟」。

三五〇頁上一六行第三字「門」，徑、清作「開」。又第六字「既」，磧、普、南、徑、清作「即」。

三五〇頁上末行末字「之」，磧、普、南、徑、清作「之云」。

三五〇頁中三行第六字「料」，磧、普、南、徑、清作「斷」。

三五〇頁中六行「震雷」，磧、普、南、徑、清作「震電」。

- 一 三五二頁中九行夾註右首字「祿」，
[磧、普、南、徑、清、麗]作「驗」。又
左末字「錄」，[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三五二頁中一四行第九字「料」，
[磧、南、徑、清]作「斷」。
- 一 三五二頁中一五行「火前」，[磧、
普、南、徑、清]作「前火」。
- 一 三五二頁中一六行「極穿」，[磧、
普、南、徑、清、麗]作「極牢」。
- 一 三五二頁中一八行「信知」，[磧、
普、南、徑、清]作「信之」。
- 一 三五二頁中一九行小字「在同店
人向道自說」，[磧、普、南、徑、清]作
正文。
- 一 三五二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
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土

西明寺沙門釋道暉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二

偷盜部第五 此別七部

述意部 佛物部 法物部

僧物部 互用部 凡物部

遺物部

述意部第一

夫稟形六趣莫不貪欲為原受質二儀並皆戀財為本雖復人畜兩殊然慳惜無二故臨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財玉帛是外所依幡華僧物是內供養理應省已貧窘隨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以調達取華遂便退落憍梵損粟反受牛身迦葉乞餅被俗譏訶比丘難香池神訝責是知偷盜之譬寧非大罪所以朝餐無寄夜寢無衣鳥栖麋宿赤露瘡癰傍路安眠循鄽求食遂使母逐鵲鳩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

淚交駛而散血心鬱快而聚眉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見在果欲知未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誠勗勿起盜心乃至遺落不貪何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盜罪又毗奈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中幡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故又十誦律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重罪如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為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犯罪 此謂施主情通者不犯局者犯重也 若依摩德勒伽論云為轉賣活命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部第三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計紙墨犯重罪十誦律云借他經拒逆不還令主生疑者犯方

便罪由心未決若犯者犯重正法念經云若盜他

祕方者犯重罪唯識並波論云聞取他

經論讀乃至一句皆犯盜竊文句罪

此應是主心私情者犯此余無情通不惜者取讀無過也五百問

事口決云不得口吹經塵以口氣惡

故像塵若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

不知有罪者犯輕數者惡人偷佛銅像燒之極過於此以盜佛華用充衣服或將賣活命如是等罪未來受殃無有出期

僧物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

又觀佛三昧經云盜僧錢物者過殺

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云寧

噉身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

經華聚菩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

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大集經濟龍

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業

洩泣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

往昔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

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

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

說言我曾暫噉四方眾僧華果飲食

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眾僧或復

禮拜如是輕噉乃至七佛已來曾作

俗人有信心人為供養故施諸華果

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

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

大猛火中或燒或者或飲洋銅或吞

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

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佛告

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

比丘逆業其罪如半然此罪報難可

得脫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

於彼佛世罪得除滅

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

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

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等

罪微塵尚可知數此人罪報不可測量

所以者何為其施主本捨一豪一粒

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今其食用日夜

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鐘一響遐邇

同食凡聖並資俱成道業冥資施主

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

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迷眾生不簡

貴賤不信三寶苟貪福物將用資身

或食噉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畜

將僧奴隨逐或借貸僧物經久不還

見僧屢索反加凌毀或倚官形勢伺

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

咎豈不痛心今惜不與者非是慳惜

不惠為慈愍白衣慮受來苦若當與

者非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

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

能開五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

從惡更生惡三為聖人所呵四退失

道果五死入惡道既知不易誠為大

誠後時取受省己用之

互用部第五

如寶梁寶印經云佛二物不得互用

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

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諮若用僧

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

不和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

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

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

風吹爛壞不得賀寶供養以如來塔

物無人作價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

坊佛圖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

華多聽轉賣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賣

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口決云佛幡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尔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師教亦招前報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若況今齊家及在僧寺一時常食獻佛食後一切得食若情持施食定入或施主佛僧不通白衣者應取已取食也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眾改入一眾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擬大眾迴入別人本擬眾僧迴入白衣皆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犯罪也輕重之罪量前施主准此之文檢校佛像有餘綠色不得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主情通

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聖形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事云用佛綠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為供養故不犯數開違方道俗不經營三寶任已凡情互用三寶物乃至齋上聖僧錢或將白入或入常住或作佛像或畫唯上迦葉阿難等形並不合用得罪具如上受請篇說問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令心定入造像還如前互用之斷不得違佛不得別用若如今時齋家凡僧食後通出佛僧錢知施主不別標為者任將買香花油造佛僧造佛堂種種供佛受用並得但不得入經僧別入用上來佛述並依律律大斷不盡人情若不信法及結無知不學之罪自外不盡者其如僧尼十卷律說廣說故檢校三寶事重不輕自非明解戒律深信因果謹慎用心怖懼道常勤作意不護人情如是之人始堪作網維知事自外不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眾事何等為二一能淨持戒二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識知業報二有諸慚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事自無瘡疣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語迦葉於佛法中種種出家種種姓種種心種種解脫種種斷結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淨持戒

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說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游諸城邑聚落為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別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種物不得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共雜佛物亦不得與二共雜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住僧物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線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諸

法苑珠林卷之十四

第九卷

雜

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佛塔中寧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雜以自雜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切若過一切以侵三寶物故又寶梁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以自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為人作奴僕為主苦役人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謫罰比丘非時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挖其身其身熾然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情愍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二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因苦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百千歲常不得

法苑珠林卷之十四

第十卷

雜

食或時食變為糞屎或作膿血是故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噉身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

凡物部第六

如善見論云為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慎掌護堅鑠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微若主掌懈慢不勤守護為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借他物不問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染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還又摩德勒伽云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親眷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若取他虎殘害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殘者得小罪

今時俗人多有俗人

法苑珠林卷之十四

第十一卷

四分律云若與想取已有想取糞埽想取暫想取親友意想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為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則耳鼻或剝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時湯煮或以生革縛絡其頭或復洋銅而灌其身或以長橛而刺其腕或使惡象而以踏殺或開其腹抽腸紆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標下斬首或復節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時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殺之以此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劍樹磨灰糞屎磨磨碓擣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萬歲脫

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飢渴苦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為王賊火水及以惡賊劫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令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衆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人見世飢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糶賣曲心巧偽量諸穀麥誑惑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惟名為思業若作誑時名為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遺物部第七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當問其相實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

護持佛法衆僧是名不盜

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縣著高顯處令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答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寶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類然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與對衆多人與不得屏處還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埽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僧用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盜供他用泥犁獨自沈攪鳥金剛嘴啄腦劈其心灌口以銅汁碎身鐵棒砧怕懼周憊走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地獄被銷鎔罪畢生人道飢貧以自殄共財被他制何殊下賤中寄言懷操者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 略列六驗

漢蒼梧郡亭長龍其壽

漢岐州郿縣鵬亭長盜殺他人女

隨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車慶植女

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主簿周基被吏盜死

漢世何敞為太仆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怡姝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

卷之五

第五

第五

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將米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脇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缸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敬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敬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敬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聽之

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靈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游傲恣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恠且收游傲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右二驗出竟竟志

隨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游惡友不事生活於後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並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出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牝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遠村社家得錢六百元社官將去至於初夜遂警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

婦婦眠夢云我是汝夫為取婆卒錢枉及合家唐受拷楚令我作豬今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見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遷兄并持錢一千二百母報兒云社官催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餘里兒既至彼不說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豬社官不肯吾今祭社時至豬不與君再三殷勤不放兄兒怕急恐慮殺之私馮一有識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已驅向野田兄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里並知兒女恥愧比隣相嫌者並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云耶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頭不得耶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

厚耶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耶豬聞此語投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葉十一年內豬徐家率信知葉報不簡親疏皎若目前豈不慎歟長安弘法寺靜琳法師是遷隣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道說之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地人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葉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寤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厨人自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命殺之宰夫縣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縣一女子容貌端正譚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

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土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為臨說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縈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厨舍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得百錢似欠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耳右二驗出其報記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餒至歲暮乃入妻夢具說被

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此告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三五七頁中一行至八行、本頁下八行至次頁上一行原版殘，以麗藏本換。
- 一 三五七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又經名下，磧、普、南、清有夾註「十惡之二」。
- 一 三五七頁中二行撰者，磧、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三五七頁中三行「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二」，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三五七頁中四行「第五」，徑無。又「此別七部」，磧、普、南、清作「此有七部」；徑無。
- 一 三五七頁中五行至七行「述意部……遺物部」，徑無。
- 一 三五七頁中八行「部第一」，徑無。

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 一 三五七頁中一六行第九字「俗」，磧、普、南、徑、清作「女」。
- 一 三五七頁中一七行「訝責」，磧、普作「雅責」；南、徑、清作「呵責」。
- 一 三五七頁中一八行「無衣」，磧、普、南、徑、清作「無依」。
- 一 三五七頁中一九行「癢癢」，磧、普、南、徑、清作「攣攣」。
- 一 三五七頁下一行第三字「駛」，磧、南作「駛」。
- 一 三五七頁下一〇行首字「罪」，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三五七頁下一二行第二字「又」，磧、南、徑、清作「有」。
- 一 三五七頁下一七行夾註左末字「也」，磧、普、南、徑、清作「罪」。
- 一 三五八頁上四行夾註右第一〇字「汎」，磧、普、南、徑、清作「若汎」。
- 一 三五八頁上七行夾註右第二字「者」，磧、普、南、徑、清、麗作「有」。

又左第六字「養」，磧、普、南、徑、清、麗作「身」。

- 一 三五八頁上八行夾註右「幡華」，磧、普、南、徑、清作「華幡」。
- 一 三五八頁上一四行首字「經」，磧、普、南、徑、清作「經云」。
- 一 三五八頁上一六行「過業」，磧、普、南、徑、清作「過去業」。
- 一 三五八頁上二一行「嚳嗽」，麗作「喫嗽」。末行同。
- 一 三五八頁中八行「逆業」，麗作「五逆業」。又「罪報」，南、徑、清作「惡報」。
- 一 三五八頁中末行「隨逐」，磧、普、南作「逐」；徑、清作「用」。
- 一 三五八頁下一行「倚官形勢」，磧、普、南、徑、清作「倚官刑勢」。
- 一 三五八頁下一〇行「省己用之」，磧、普、南、徑、清作「省用之也」。
- 一 三五八頁下一二行第八字「佛」，磧、普、南、徑、清、麗作「佛法」。
- 一 三五八頁下一四行第二字「僧」，

「磧、普、南、徑、清作「借」。又第八字「互」，磧、普、南、徑、清作「互用」。

一三五八頁下一六行「修治」，磧、普、南作「條治」。

一三五八頁下二二行末字「佛」，磧、普、南、徑、清、麗作「佛物」。

一三五九頁上八行首字「獻」，磧、南、徑、清、麗作「獻佛」。

一三五九頁上一〇行「前報」，磧、南、徑、清作「前罪」。

一三五九頁上一二行夾註右第六字「及」，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五九頁上一三行夾註左末字「也」，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五九頁上二〇行「犯罪」，磧、普、南、徑、清作「得罪」。

一三五九頁上二一行第六字「得」，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五九頁上末行第一二字「主」，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五九頁中五行夾註右第二字

「聞」，磧、普、南、徑、清作「問」。

一三五九頁中八行夾註左第七字「得」，磧、普、南、徑、清作「稱」。

一三五九頁中二一行「種種姓」，徑、清作「種種性」。

一三五九頁下九行「共雜」，磧、普、南、徑、清作「雜共」。

一三五九頁下一三行第九字「物」，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五九頁下一四行第九字「僧」，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六〇頁上一四行「釘挖」，磧作「釘打」。

一三六〇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舉」，麗作「弄」。

一三六〇頁上二〇行「困苦」，磧、普、南、徑、清作「困苦」。

一三六〇頁中一二行首字「若」，麗作「者」。

一三六〇頁中一八行「勒伽」，麗作「勒伽論」。又第一一字「施」，磧無。

一三六〇頁下二行第一三字「取」，磧、普、南、徑、清無。

一三六〇頁下三行第三字「想」，磧、普、南、徑、清作「相」。

一三六〇頁下一四行「縛絡」，磧、普、南、徑、清作「轉絡」。

一三六〇頁下一五行第一〇字「腕」，磧、普、南、徑、清作「腕」。

一三六〇頁下一八行「時如」，磧、普、南、徑、清、麗作「或時」。

一三六一頁上八行「賊劫」，磧、普、南、徑、清作「賊之所劫奪」。

一三六一頁上一三行「糶賣」，磧、普、南、徑、清作「糶賣」。

一三六一頁上一六行首字「業」，至此，徑卷第九十一終，卷第九十二始，並有「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偷盜部之餘」二行。

一三六一頁上二〇行「誰物」，磧、普、南、徑、清、麗作「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

一三六一頁中三行「高顯」，磧、普、

一 〔南、徑、清〕作「高頭」。

一 三六一頁中四行「何物」，〔麗〕作「我物」。

一 三六一頁下五行「銷鎔」，〔磧、普、

〔南、徑、清〕作「銷融」。

一 三六一頁下一〇行首字「漢」，〔清無。〕

一 三六一頁下一三行首字「唐」，〔清

無。一四行首字同。〕

一 三六一頁下一八行「怡姝」，〔磧、

〔普、南、徑、清〕作「始珠」。

一 三六二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聽」，

〔磧、普、南、徑、清〕作「德」。

一 三六二頁中二行第四字「靈」，〔磧、

〔普、南、徑、清、麗〕作「埋」。

一 三六二頁中三行「游徼」，〔磧、南〕作

「游激」。

一 三六二頁中四行第四字「妾」，〔磧、

〔普、南、徑、清、麗〕作「妾」。又第一

〇字「投」，〔磧、普、南、徑、清〕作

「捉」。

一 三六二頁中五行「且收游徼」，〔磧、

〔南〕作「旦收游激」；〔普、徑、清〕作「旦收游徼」。

一 三六二頁中末行「警覺」，〔徑、清〕作「驚覺」。

一 三六二頁下一行「婦眠」，〔磧、普、

〔南、徑、清〕作「暗」。

一 三六二頁下二行「唐受拷楚」，〔磧、

〔普、南、徑、清〕作「浪受楚拷」。

一 三六二頁下九行「二百」，〔磧、普、

〔南、徑、清〕作「二百文」。

一 三六二頁下一〇行「馳騎」，〔磧、

〔南〕作「馳騎」。

一 三六二頁下一一行第七字「餘」，

〔磧、普、南、徑、清〕無。又末字「說」，

〔磧、普、南、徑、清〕作「云」。

一 三六二頁下一三行「社官」，〔磧、

〔南、徑、清〕作「社家」。

一 三六二頁下二〇行「鄉里」，〔磧、

〔普、南、徑、清〕作「鄉親」。

一 三六二頁下二二行第二字「耶」，

〔磧、普、南、徑、清、麗〕作「爺」。下

至次頁上一行第一三字同。

一 三六三頁上二行「投淚」，〔磧、普、

〔南、徑、清〕作「歷淚」；〔麗〕作「歷淚」。

一 三六三頁上三行「徐家」，〔磧、普、

〔南、徑、清、麗〕作「於徐家」。

一 三六三頁上五行「靜琳」，〔磧、普、

〔南、徑、清〕作「靜林」。

一 三六三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植」，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三頁中一行「既而」，〔磧、普、

〔南、清〕作「即而」。

一 三六三頁中一九行末字「關」，〔磧、

〔普、南、徑、清〕作「開」。

一 三六三頁中二〇行「佐史」，〔徑、

〔清〕作「佐使」。

一 三六三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

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士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

邪婬部第六此別三部

述意部 呵欲部 對偽部

述意部第一

夫姪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國信廢如之僣晉獻亡家實嬖姬之罪獨角山上不寤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寤焚身之痛皆為欲界眾生不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慎三惡道是以菩薩大士常修觀行臭處流溢偏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戀著華態結齒丹脣長眉高蹀弄影遙遙增妍美艷所以雒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浦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第三張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第三張

士

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迴龍衣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為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眾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為四趣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寔由姪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為也

呵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若常愁苦愁遂增多如人喜眠眠則滋多貪姪嗜酒亦復如是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增長火熾然如是受樂者愛火轉增長薪火雖熾然人皆能捨離愛火燒世間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為之後世受無量苦譬如愚人貪著好果上樹食之不肯時下人伐其樹樹傾乃墮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得時樂少失時苦多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凡夫顛倒妄生樂想智者見苦見苦則斷受欲無厭如飲鹹水轉增其渴以增渴故何得有樂譬如狗齧血塗枯骨增涎唾合悲謂有美貪欲亦亦於無味中邪倒力故謂為受味故知色欲苦實樂虛要無貪樂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秘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威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亦時為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皮實相纏裹不淨內充滿無一是好物車囊感屎溺九孔常流出如鬼無所宜何足以自貴汝身如行廁薄皮以自覆智者所棄遠如人捨廁去若人知汝身如我所棄厭一切皆遠離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

上

四

如人避圖廁沒身自莊嚴華香以璆瑤
凡夫所貪愛智者所不惑汝是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如莊嚴廁舍愚人以為好
汝脇助著香如橡依梁棟五藏存腹內
不淨如屎筐汝身如糞舍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璆瑤冰好如畫瓶若人欲潔空
始終不可著汝欲來燒我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盡我今已滅盡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我心如虛空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錘而
刺于眼不以視色興起亂想又正法
念經云女人之性多嫉妒以是因緣
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美言
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間
第三明女人難親可厭者故優填王
經偈云
女人最為惡難與為因緣恩愛二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
惑故正法念經偈云
天中大繫縛無過於女色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

上

九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
諸衰中女衰最重如火刀雷霹靂震
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妒
瞋諂妖穢闍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
說偈云

寧以赤鐵宛轉眼中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含笑作姿憍慢著慚
迴面瞞眼美言如瞋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姪羅欲網人皆投身
墮臥行立迴肘巧媚薄智愚人
為之心醉執劍向敵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是不可禁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女情惑人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亦莫共言語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好姪他婦女是人無慚愧
受苦常無樂現在未來世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
門生於兩女女皆端正乃故懸金九十
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當與

法苑珠林卷第五

第五

上

九

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佛便訶言此
女皆醜無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
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佛言人眼
不視色是為好眼耳鼻口亦亦身不
著細滑是為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為
好手今觀此女眼視色耳聽音鼻嗅
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
不好也

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薩呵色欲法
女色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惡著不能自
拔女色者世間之重患凡夫困之至死
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遭之
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
是為從獄得出還復思入從在得正
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得病智者
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
重色甘為之僕終身馳驟為之辛苦
雖復缺質寸斬鋒鏑至甘心受之
不以為患在人樂在不是過也行若
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
獸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
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
心如毒譬言如渾淵澄鏡而蛟龍居之

金山寶窟屈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毆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割腸俎肌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爲此物之所惑也

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奈女好邪姪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異多疑四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姪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意清淨得泥洹道

姦偽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見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此不諸君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

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爲姦悵然懷憾爲之結氣顏色衰醜目見如此謂行道消瘦焉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寤王正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爲姦意念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余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余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鬪鬪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堪爲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密藏豈可後得便呼鸛來汝處在何鸛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

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聚卒爲水漂去有一樹枝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不得去洄岸有蒲桃樹踰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鵲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鸛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巧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尔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王夫人語太子曰我爲汝母生來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爲御車群目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張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面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游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

法苑珠林第七十五 第十大 土

婦著畫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
白王請梵志及諸目下作三人食持
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
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
婦太子曰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
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
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
我為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
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
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姦不可
絕願太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勅
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
不可信者女人是也
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不使
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
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
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
神樹所立誓婦言其佳夫持齋七日
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
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夫齋
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
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
便號呼其夫何為使人抱持我耶夫

法苑珠林第七十五 第十大 土

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
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為狂人
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慚佛言當
知一切女人姦詐如是不可信也
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
門生女面貌端正顏色清淨名曰妙
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
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
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
估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生欲心問
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其甲婆羅門
女有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
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
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
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
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未久估
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
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
釋子此是無過人答言余去後沙門
於舍乞食是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
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
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
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屍處時有

法苑珠林第七十五 第十大 土

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即生
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
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憶惡道彼
國北方生作姪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姪入地獄登彼刀葉林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毒龍碎骨髓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鐵牀臥隱深
習報頌曰

昏姪亂情色受苦無表裏餘業得人身
自妻常背已彼此懷猜忌孰肯順情言
稍有性靈人寧得無慚恥

感應緣 略引十二驗

漢時有談生具誓怪

晉時盧充有冥誓怪

晉時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怪

晉時張世之有冥誓怪

晉時馮馬子感女重生怪

晉時桓道愍感婦重生怪

宋時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誓怪

宋時弘農人感得冥誓怪

齊時王奐妒殺妾冥誓怪

齊時陳氏妒割前婦兒冥誓怪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三張 上六能
唐時岐州三志有具婚怪

唐時印人妻犯誓外私具報怪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臥至夜半時有一姝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為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為夫婦生一兒已二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妻已下肉如人膏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我已垂髮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想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遂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四張 上六能
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為女婿表其兒為郎中 右一驗也 按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年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鷹便射之射已鷹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趁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閒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鷹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襪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充充父以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歔歔無復辭託崔便勅內盧郎已來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郎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為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勅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

法苑珠林卷之五 第五張 上六能

捉襪衣與充相聞曰如媛始介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縛自副充便上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沈乍浮既而上岸四望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四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鏡別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會表神奇含蕊未及秀中夏羅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寤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充取兒鏡及詩忽然不見充後乘車詣市賣鏡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鏡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鏡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其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止家親痛之贈一金鏡著棺中可說得鏡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賣還白母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鏡俱驗

卷之五十五

第十六張

土

中

姨母曰此我外甥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晉也兒大爲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右一驗出續後神記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間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獻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常在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形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

右一驗出續後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爲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廬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月忽然晝見衣服熏香殊絕遂爲夫妻寢

卷之五十五

第十七張

土

中

息衣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廬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見何由得此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怪發棺視之女體已生完顏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余之後遂死其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洟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爲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廬中夜夢見女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以來出入四年爲鬼所枉殺案主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爲君妻能從所委見教活不馬子答曰可余與馬子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逾分明始寤是所夢見者遂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文頭面出次項形體頗出馬子便令坐對檯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戒云我尚虛自節

卷之五十五

第十八張

土

中

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廬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醑其喪前去廬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兒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灑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日中持杖起行一晷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爲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爲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

右二驗出續後神記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其甚焉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燭照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莊嚴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叙存亡愍曰卿以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

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當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游蔣山廟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匹配戲弄之即以其夕三人同夢將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刺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通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太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將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顧之實貪令對剋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古此一驗
出志怪傳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為河伯幽明錄曰餘杭

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不及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拜曰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問復有一少年可十三四其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抱火尋城郭邑車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詐逆便勅備辦今就郎中誓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拾箱裙衫衫襪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問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誓別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

歸家遂不肯別誓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九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右此一驗
出投神記
齊琅邪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妒忌之深便忌知恕嘗在齋內使愛妾治髮忽有烏銜黃梅過庭而墜奐謂妾有密期擲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籬私游奴即往擒捉而此人言瞋誇媒便逆逆走奴還白之奐謂你用有實苦加嚴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答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余後數見妾來諦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為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問將軍曹道剛領齊仗兵收奐奐子虎素稱凶劇及女婿殷叡遂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勅恐為姦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虎遂輒與官軍戰虎敗而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第三二張 上

走寧臺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殺
免斬之時人以為受之報也右二驗出
具祥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

鐵曰而許氏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

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祝之

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名之

曰鐵杵欲以鍾撫鐵曰也於是捶打

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

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

其暴酷鐵曰竟以陳氏痛杖而死時

年十六止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

曰我鐵曰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

母誹怨於天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

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

有期曰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

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常

在屋樑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為誤祭

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

食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

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

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

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無異鬼又罵

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第三三張 上

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

外狼狽俄尔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

日曰罵詈時復歌云柰李華嚴霜落

柰何柰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

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

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

屢打之處處青黥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右一驗出
宛苑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

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顏端

正未有婚娉在道身止停在縣州殯

殯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

一房內夜初見此止女來入房內莊

飾華麗具由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

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

擲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

情密共辭別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

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

右縛打此人將為私盜學生具說逗

留口云非唯得娘子此物兼留上下

一衣共其辭別留為信物令遣人開

棺檢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

勉既見此徵遣人解放借問此人君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五 第三四張 上

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

任父母俱止權游諸州學問不久當

還令給衣馬裝束同歸將為女夫憐

受其重見西明寺僧法雲本
鄉梓州具說如是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

期不相負累年寵衰婦人怨恨韋懼

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徧瘡

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詣說向臨云是

某從兄右一驗出
具祥記

妄語部第七世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

偽身常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

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惑

則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言憂摠

萃種虛妄之因咸得輕賤之報地獄

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真寔由妄語

也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惱一切眾生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語刀自割舌云何舌不憶

若妄語言說則失實功德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毒蛇刀在口中住火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地上毒非毒口毒割衆生
命於地獄若人妄說語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犁舌亦如熾火若人妄說語
彼人速輕賤爲善人捨離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與諸衆惡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樂於妄語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所言雖實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不喜見之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捨此身已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飢渴熱惱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若得人身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人不信受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人不樂聞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一切外物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
秘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爲利
養故貪求無厭爲好名聞而假僞作
惡實不聖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
利養故自言聖禪如是比丘犯偷蘭
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

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
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
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
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
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
等此惡人輩是波旬種爲妄語故
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
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雷雨必定當墮
阿鼻地獄壽命一切從地獄出墮餓
鬼中八千歲時噉熱鐵丸從餓鬼出
墮畜生中生常負重死復剥皮經五
百身還生人中龍身皆瘡痂癰癰病
以爲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
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皆在人舌中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爲毒若人須甘露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彼人妄語說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若人妄語說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亦不益他人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若人惡分別喜樂妄說語
飛墮天刀上得如是苦惱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妄語惡業者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爲

自欺身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
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其口
臭令其身危天神所棄妄言者以失
一切諸善本於已愚冥迷失善路妄
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卒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誦罪人說偈
云

實語得安樂實語得涅槃妄語生苦果
今來在此受若不捨妄語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易得而不難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何故捨實語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是地獄因緣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妄語第一大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猶如燒草木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如是癡惡人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而愛於地獄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實語甚易得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說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偈云
實語第一戒實語身天梯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
論傳語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第三十八張 上 霄

推寄有本則無過也不尔芥在口中
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
若兩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
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地獄受罪拙酸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灌之以洋銅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三塗罪已受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還為他所誑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三六七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又經名下，磧、南、清有夾註「十惡之三」。

一 三六七頁上二行撰者，磧、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三六七頁上三行「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磧、南、徑、清無。

一 三六七頁上四行「第六」，徑無。又「此別三部」，徑無。

一 三六七頁上五行「述意部 呵欲部 對偽部」，徑無。

一 三六七頁上六行「部第一」，徑無。下至三六九頁上一六行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一 三六七頁上一〇行「獨角山上」，磧作「獨角上上」；清作「獨角仙」。

上」。

一 三六七頁上一二行第二字「不」，磧、南、徑、清作「之」。

一 三六七頁上一六行第六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一 三六七頁上一九行第四字「戀」，磧、南、徑、清作「封」。

一 三六七頁上末行第三字「浦」，南、徑、清作「甫」。又末字「麻」，磧、南、徑、清作「舒」。

一 三六七頁下一九行第一〇字「裏」，磧、南、徑、清作「裏」。

一 三六七頁下二〇行「韋囊」，磧、南、徑、清作「革囊」。

一 三六八頁上一行「團廁」，磧、南、徑、清作「屎坑」。

一 三六八頁上二行「汝是」，南、徑、清作「汝身」。

一 三六八頁上一二行首字「刺」，磧、南、徑、清作「鑠」。

一 三六八頁中八行「瞋眼」，磧、南、徑、清作「攝眼」。

一 三六八頁中九行「欲網」，〔磧、南、徑、清作「彌網」。

一 三六八頁中一〇行「迴眄」，〔磧、南、徑、清作「迴眄」。

一 三六八頁中二二行「生於兩女女」，〔磧、南、徑、清作「生兩頭女」。

一 三六八頁下九行第一二字「呵」，〔磧、南、徑、清作「可」。

一 三六八頁下一一行「困之」，〔磧、南、徑、清作「困乏」。

一 三六九頁上六行第三字「肌」，〔磧、南、徑、清作「几」。

一 三六九頁上一四行「死上天生」，〔清作「死生上天」。

一 三六九頁上一五行第三字「意」，〔磧、南、徑、清作「立」。

一 三六九頁中一一行第一二字「王」，〔磧、南、徑、清無。

一 三六九頁下二行第七字「聚」，〔磧、南、徑、清作「卵」。

一 三六九頁下三行第二字「枝」，〔磧、南、徑、清作「奇」。

一 三六九頁下四行第九字「岸」，〔磧、南、徑、清無。

一 三六九頁下五行第二字「住」，〔磧作「往」。

一 三六九頁下八行第五字「巧」，〔磧、南、徑作「功」；清作「攻」。

一 三六九頁下一一行第二字「王」，〔磧、南、徑、清作「正」。又末字「來」，〔磧、南、徑、清作「汝」。

一 三六九頁下一五行第二字「張」，〔南、徑、清作「帳」。又第一二字「面」，〔磧、南、徑、清作「而」。

一 三六九頁下一六行第二字「詐」，〔磧作「非」。

一 三七〇頁上五行第四字「曰」，〔磧、南、徑、清作「語」。

一 三七〇頁上一一行「太王」，〔磧、南、徑、清作「大王」。

一 三七〇頁上末行「號呼」，〔磧、南、徑、清作「嗥呼」。

一 三七〇頁中一六行第一一字「到」，〔磧、南、徑、清作「到家」。

一 三七〇頁中一九行「人答言余」，〔磧、南、徑、清作「答言可爾估客」。

一 三七〇頁中末行第一一字「屍」，〔磧、南、徑、清作「死」。

一 三七〇頁下三行末字「彼」，〔磧、南、徑、清作「在彼」。

一 三七〇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裏」，〔磧、南、徑、清作「裏」。

一 三七〇頁下一一行第三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一 三七〇頁下一四行第二字「時」，〔徑、清無。下至次頁上二行第二字同。

一 三七〇頁下一五行「盧充有」，〔磧、南、徑、清作「有盧充」。

一 三七〇頁下一六行首字「晉」，〔清無。下至一九行首字同。

一 三七〇頁下一七行「張世之有」，〔磧、南、徑、清作「有張世之」。

一 三七〇頁下二一行首字「宋」，〔清無。

一 三七〇頁下二二行「王奐」，〔磧、

一 南、徑、清作「王奕仕」。

一 三七〇頁下末行首字「齊」，清無。又「妒割」，磧、南、徑、清作「害」。

一 三七一頁上一行第七字「有」，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七一頁上二行首字「唐」，清無。又第五字「妻」，磧、南、徑、清作「章」。

一 三七一頁上四行「妹女」，磧、南、徑、清作「好女」。

一 三七一頁中四行「墓年」，磧、南、徑、清作「墳」。

一 三七一頁中七行第七字「聞」，磧、南、徑、清作「門」。

一 三七一頁中八行「一鈴」，磧作「一領」。

一 三七一頁中九行第七字「襍」，磧作「複」。

一 三七一頁中一三行第二字「充」，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七一頁中一五行第三字「來」，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七一頁中一七行第六字「郎」，磧、南、徑、清作「廊」。

一 三七一頁下一行第七字「聞」，磧、南、徑、清作「問」。又第一〇字「媛」，磧、南、徑、清作「授」。

一 三七一頁下六行「上岸」，磧、南、徑、清作「近岸」。

一 三七一頁下七行「與四歲男兒」，磧、南、徑、清作「與其三歲男兒」。

一 三七一頁下一四行「及詩」，磧、南、徑、清作「及詩畢婦車」。

一 三七二頁上四行夾註右「一驗」，磧、南、徑、清作「此一驗」。

一 三七二頁上一五行第九字「形」，磧、南、徑、清作「刑」。

一 三七二頁上一六行夾註右「右一驗」，徑作「此驗」。

一 三七二頁中一二行末字「女」，磧、南、徑、清作「女子」。

一 三七二頁中一六行「馬子」，磧作「馮了」。

一 三七二頁中二〇行第八字「除」，

磧、南、徑、清作「屏除」。

一 三七二頁中二一行第七字「次」，磧、南、徑、清作「一次」。

一 三七二頁下二〇行「莊嚴」，磧、南、徑、清作「莊飾」。

一 三七三頁上二行第七字「常」，磧、南、徑、清作「恒」。次頁上一六行末字、次頁下一三行第三字及三七五頁中一一行第六字同。

一 三七三頁上一二行第五字「廟」，磧、南、徑、清無。

一 三七三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傳」，磧、南、徑、清作「傳」。

一 三七三頁上二〇行「令對剋期」，磧、南、徑、清作「今對期」。

一 三七三頁中六行第五字「云」，磧、南、徑、清作「一」。

一 三七三頁中八行「相問」，磧、南、徑、清作「相聞」。

一 三七三頁中一一行第二字「抱」，磧、南、徑、清作「把」。又第八字「車」，磧、南、徑、清作「居」。

一三七三頁中一五行「詎逆」，徑、清作「拒逆」。

一三七三頁中二一行第一二字「別」，磧、南、徑、清無。

一三七三頁下六行「便忘恕」，磧、南、徑、清作「便妄怒」；怒（當爲「便妄怒」）。

一三七三頁下八行第五字「謂」，磧、南、徑、清作「猜」。

一三七三頁下一〇行「擒捉」，磧、南、徑、清作「襟捉」。又「洿媒」，磧、南、徑、清作「汙媒」。

一三七三頁下一一行第八字「你」，磧、南、徑、清作「彌」。

一三七三頁下一九行「仗兵」，磧、南、徑、清作「伏兵」。

一三七三頁下末行第七字「輒」，磧、南、徑、清作「取」。

一三七四頁上六行「因名之」，磧、南、徑、清作「因之名」。

一三七四頁上七行「鍾擣」，磧、南、徑、清作「杵擣」。

一三七四頁上一〇行「陳餓痛杖」，磧、南、徑、清作「凍餓病杖」。

一三七四頁上一三行第六字「得」，磧、南、徑、清作「今得」。

一三七四頁上一九行首字「喰」，磧、南、徑、清作「餐」。

一三七四頁上二二行第九字「亦」，磧、南、徑、清作「亦了」。

一三七四頁中六行第八字「腹」，磧、南、徑、清作「腸」。

一三七四頁中一二行「學生」，磧、南、徑、清作「學士」。

一三七四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上」，磧、南、徑、清無。

一三七四頁中二一行「一衣」，磧、南、徑、清作「二衣」。

一三七四頁下九行夾註左「冥報記」，至此，徑卷第九十二終，卷第九十三始，並有「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四」一行。

一三七四頁下一〇行「第七」，徑無。又「此別二部」，徑無。

一三七四頁下一〇行與一一行之間，清有「迷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三七四頁下一一行「部第一」，徑無。一九行「部第二」例同。

一三七五頁上四行「泥犁」，磧、南、徑、清作「泥濁」。

一三七五頁中一二行第二字「身」，磧、南、徑、清作「生」。

一三七五頁中二一行首字「飛」，磧、南、徑、清作「死」。

一三七五頁下三行第五字「危」，磧、南、徑、清作「色」。又第六字「天」，磧作「大」；南作「天」。

一三七五頁下四行「善本」，磧、南、徑、清作「善根本」。

一三七五頁下一八行「妄說」，磧、南、徑、清作「妄語」。

一三七五頁下一九行「偈云」，磧、南、徑、清作「說偈云」。

一三七五頁下二〇行「第一戒」，磧作「第一義」。

一三七六頁上一行第六字「無」，磧、

南、經、清無。

一 三七六頁上卷末經名，經無（未換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土

西明寺沙門釋慧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四

惡口部第八 此別三部

述意部第一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怒衝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刀割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經偈云

麤言觸惱人好發他陰私剛強難調伏生啖口餓鬼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語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讎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受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情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鼻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第三張

土

罵詈訶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鼻蟲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麤語憤三惡道

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法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蔑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數顯經義喚受義曰遠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馬頭復喚驢頭驢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非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腫膿膿血流溢臭氣難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身體支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第三張

土

放諸火焰長數十丈唇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也手自抓臥舉聲嗥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誠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嗥哭投地如大山崩天翻地覆復斯由口過故使然矣

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臃臃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爲立字名嚙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

法苑珠林卷第六

菩薩

七

已

名拘留孫出家爲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已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爲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即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毗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見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

法苑珠林卷第六

菩薩

七

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見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騷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游毗耶離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吐二衆惣五百人於婆羅俱底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自外佛爲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爲天子却觀本身是大

法苑珠林卷第六

菩薩

七

魚蒙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華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示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羸瘦猶如蛇皮頭髮蓬強猶如馬尾王見不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爲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夫自捉戶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婿無所乏少拜爲大目後與豪貴共爲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赴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目獨不將赴衆人疑怪彼人婦

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臥解取門鉤遺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踊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其盡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鉤奔趣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今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閑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

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奈國有一長者日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期可憎時辟支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華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利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食刮刷摩挲時得利尸羅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衢徧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餵飲我刮刷摩挲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利尸羅國中有長

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時婆羅門即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已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賜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眾人前作毀咎語禿角可牽時牛聞毀咎語即慚愧不肯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餵飼摩挲刮刷望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眾人前毀咎我言禿角可牽使我慚愧於眾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競駕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眾人前毀咎我言禿角可牽於眾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

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賜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賜二千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競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今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些猶自慚愧不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慚愧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癢而心剛 不柔無惡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躑燒人足 其語當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真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噉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遙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因為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有及者唯其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厭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獸及以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利益唐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桓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爲在何處答曰汝但眠眼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眠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後受果報墮在地

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作龍蛇羅剎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豎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各豁然獲得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既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俱戾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燒衆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今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今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

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屍骸詣於塚間請大醫者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顱皓白俯偻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先身惡口罵辱眾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苦惱難可正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今時世尊遙知此見善根已熟將諸大眾往到屍所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問故言道是時諸大眾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見宿造何業在腹發白俯偻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

今時世尊告諸大眾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眾僧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

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言我獨為眾管理僧事今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罵辱眾僧尋即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戡命終墮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眾僧聞已各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緣於往昔供養眾僧及作維那營理僧事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著物則破傷地獄開門待投之以鑊湯割舌令自噉楚毒難思量若與身無益慎口也何妨

晉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地獄被燒然人中有餘報還聞刀劍言設令有談論諍訟被他怨往報甘心受改惡善自鮮

感應緣略引驗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悛數忤擾官司覓鄉人事過無問大小常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大小譏訶是非染作但有牛羊蹤暴士女相爭即將向縣縣令裴曜量用為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曰盛人皆不喜見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然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操見遂共溫涼訖人云東陽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七十六張 土

大監故遣我追你爲你自生已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令慳貪不施自導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爲此喚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能言唯心上少暇家人與將入舍臥經宿不蘇然操已到東陽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关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露頭散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向東行過到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燼燼不中人立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曹司答云是猛大地獄擬著持戒不令人或修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道他長短逢人詐言慚愧有片侵焚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爲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七十七張 土

頭禮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爲得脫此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殷勤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蘇已具述此事操於後時便向惠請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行看麥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牛慚愧不復驅出歸家後日行麥不死但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多人聚集操向衆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怪禮懺彌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傳向臨說

右一驗出
冥祥記

兩舌部第九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由行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七十八張 土

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專構屏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無罪故成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爲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鬬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喫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爲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

引證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爲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膊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鬬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膊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

逐我後食我殘實以自全命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牙不能善善膊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余時

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膊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

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膊虎食我殘實而

自活命余時即說偈言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膊不能善善牙如是說

善膊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

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余時

善牙師子向善膊虎而說偈言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善牙不如我善膊說是邪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闖亂我等善膊虎說偈答善牙師子言

善膊不說是形色及所生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若受無利言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便成於怨家若以知真實當滅除瞋惱今可至誠說今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除滅惡知識可殺此野干闖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余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為彼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況復於人為人所破心能不惱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太喜多言語增貪令他畏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又華手經佛說偈言惡口而兩舌好出他人過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

又報恩經佛說偈言佛告阿難人生世間禍從口出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惡口熾然燒七聖財一切眾生禍從口出毀身之斧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兩舌闖亂人地獄被分裂獄卒摩其口

斲刀割其舌苦痛既如此加之以飢渴惡業不自由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讒毀害人深固受三塗苦設使得人身餘報仍依怙眷屬多惡逆違逆瞋怒

但令惡不亡地獄無今古感應緣略引三驗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

幸姬眾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惺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

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何共搆后執左道祝詛靈帝信之遂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

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閤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嬖使絕其命勃海王

惺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惺自譖於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

許冰此為何祥其可獲乎冰對以宋后及勃海王惺無辜之狀宜並改葬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張 土

以安寃魂返家之徒復劫海之封

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

七日而蘇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

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尋待

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

有人更賣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

名所以追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還

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

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

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

令一人拔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

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

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

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

綺語部第十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

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

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

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

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皆名

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第三十三張 土

長諸不善死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

正語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言不辯了

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

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憎餓鬼中火從口出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雖復多聞見在大眾說法

以不成信業人皆不信受若欲廣名聞

為人所信受是故當至誠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

四句一或有兩舌非妄語非惡口如

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實說

故非妄語輒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

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兩舌是妄語

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

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

語以輒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兩

舌是惡口非妄語如有一人傳此人

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

妄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

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

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第三十四張 土

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

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

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

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

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令人心惑亂為喪他善根

焮銅鑊口灌酸鐵燒其舌腹藏皆焦爛

此痛不可忍悲號常嗷喚

習報頌曰

淳言翳真理為此沉惡趣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生無信仰心常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恥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略引四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閑幻術能

從易牛馬頭上與群目共觀之以為

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

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鄽內從

人乞其主帝與便從索子掘地而

種顧盼之間茲生俄而蔓延生華俄

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

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驚歎者反視

所賣皆耗矣摘袖索粟之屬亦如其

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涼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縮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綰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合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起取以熏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眾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安霍山，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為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履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稍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鰲屋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荅曰：閻羅王喚為何事？荅曰：須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逐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入見王，大殿捉仗人極眾，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云：所遣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荅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

普樂初善後，因相瞋，俠怨舍兒，遂俠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儺，緣竿緣竿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是。復見黃唐已來，伎兒如齊嬰子，突出即獨豬襪棒等數十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匝，百千鐵鳥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咬，受其極苦，嗽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時拍手唱噉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聲受苦，不歇音聲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却後三年汝命當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為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取他物，專將養活婦兒，好殺豬羊食噉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物汚穢不

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
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
且放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
到家內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
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
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林蘇活此
普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
堅誓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因向
僧懺說此言

法苑 林卷第七十

甲辰歲直 恩國分員藏都監奏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三八一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又經名下，磧、普、南、清有夾註「十惡之四」。
- 一 三八一頁上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憚撰」；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憚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三八一頁上三行「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四」，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三八一頁上四行「第八」，徑無。又「此別二部」，徑無。
- 一 三八一頁上四行與五行之間，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 一 三八一頁上五行「部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

例同。

- 一 三八一頁上九行「偈云」，磧、普、南、徑、清作「偈言」。
- 一 三八一頁上一四行「麗語」，磧、南、徑、清作「麗言」。
- 一 三八一頁中一〇行「輕篋」，磧、南、清作「輕懷」；普、徑作「輕蔑」。
- 一 三八一頁中一行第四字「受」，磧、普、南、徑、清作「授者」。
- 一 三八一頁中一二行「驢駝」，磧、普、南、徑、清作「駱駝」。
- 一 三八一頁中二二行「蝨蟲」，磧作「疽蟲」；普、南、徑、清作「蛆蟲」。又「難近」，磧、普、南、徑、清作「巨近」。
- 一 三八一頁下二行第一〇字「也」，磧、普、南、徑、清作「地」。又末字「馱」，磧、普、南、徑、清作「摑」。
- 一 三八一頁下三行第三字「嚙」，普作「號」；徑、清作「嚙」。一三行末字同。
- 一 三八二頁中一七行第一二字「游」，

一 三、八、二、頁、下、二、二、行、第、五、字、「赴」，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三、頁、上、三、行、第、六、字、「遣」，〔磧、普、南、徑、清作「趣」〕。

一 三、八、三、頁、上、一、一、行、「令其盡見」，〔磧、普、南、徑、清作「遺」〕。

一 三、八、三、頁、上、一、一、行、「令其盡見」，〔磧、普、南、徑、清作「令盡見之」〕。

一 三、八、三、頁、上、一、五、行、「其人」，〔磧、普、南、徑、清作「其夫」〕。

一 三、八、三、頁、上、一、八、行、「具說」，〔磧、普、南、徑、清作「且說」〕。

一 三、八、三、頁、中、四、行、「日常」，〔磧、普、南、徑、清作「恒常」〕。

一 三、八、三、頁、中、一、一、行、「豪尊」，〔磧、普、南、徑、清作「豪貴」〕。

一 三、八、三、頁、下、九、行、「禿角」，〔磧、普、南、徑、清作「一角」〕。一五行、二行同。

一 三、八、四、頁、上、一、五、行、「無惡言」，〔磧、普、南、徑、清作「無善言」〕。

一 三、八、四、頁、中、四、行、末、字、「姝」，〔磧、普、南、徑、清作「殊」〕。

一 三、八、四、頁、中、九、行、第、一、三、字、「獸」，〔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四、頁、中、一、三、行、第、三、字、「唐」，〔磧、普、南、徑、清作「虛」〕。

一 三、八、四、頁、中、一、七、行、「眠眼」，〔磧、普、南、徑、清作「瞑目」〕。

一 三、八、四、頁、中、一、八、行、末、字、「眠」，〔磧、普、南、徑、清作「瞑」〕。

一 三、八、四、頁、下、五、行、第、四、字、「得」，〔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四、頁、下、七、行、「精勤」，〔磧、普、南、徑、清作「精進」〕。

一 三、八、五、頁、上、八、行、第、六、字、「於」，〔磧、普、南、徑、清作「諸」〕。

一 三、八、五、頁、中、五、行、第、三、字、「令」，〔磧、普、南、徑、清作「今」〕。

一 三、八、五、頁、下、二、行、「刀劒」，〔磧、普、南、徑、清作「刀劍」〕。

一 三、八、五、頁、下、三、行、末、字、「鮮」，〔磧、普、南、徑、清作「祥」〕。

一 三、八、五、頁、下、一、一、行、「不悛」，〔磧、普、南、徑、清作「不改」〕。又「忤擾」，〔磧、普、南、徑、清作「忤擾」〕。

一 三、八、五、頁、下、一、二、行、第、七、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三、八、八、頁、下、一、二、行、第、一、字、同。

一 三、八、五、頁、下、一、四、行、第、七、字、「蹤」，〔磧、普、南、徑、清作「縱」〕。

一 三、八、五、頁、下、一、八、行、首、字、「操」，〔磧、普、南、徑、清作「但操」〕。

一 三、八、五、頁、下、末、行、第、六、字、「操」，〔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六、頁、上、一、一、行、「露頭」，〔磧、普、南、徑、清作「或露頭」〕。

一 三、八、六、頁、上、一、四、行、首、字、「燂」，〔磧、普、南、徑、清作「燂」〕。

一 三、八、六、頁、上、一、五、行、第、一、二、字、「何」，〔磧、普、南、徑、清作「何處」〕。

一 三、八、六、頁、中、四、行、首、字、「隨」，〔磧、普、南、徑、清作「遂」〕。

一 三、八、六、頁、中、一、三、行、第、二、字、「但」，〔磧、普、南、徑、清作「直」〕。

一 三、八、六、頁、中、一、六、行、第、一、〇、字、「誠」，〔磧、普、南、徑、清作「不悛」〕。

一 三〇六頁中一九行「第九」，〔經〕無。

一 三〇六頁中一九行「第九」，〔經〕無。又「此別二部」，〔經〕無。

一 三〇六頁中一九行與二〇行之間，

〔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三〇六頁下五行「成論」，〔磧〕、〔普〕、

〔南〕、〔經〕、〔清〕作「成實論」。

一 三〇六頁下一六行「善博」，〔磧〕、

〔南〕作「善博」；〔普〕作「善博」；〔經〕、

〔清〕作「善博」。下同。

一 三〇六頁下一八行第九字「念」，

〔磧〕作「惑」。

一 三〇七頁中一〇行「云」，〔磧〕、〔普〕、

〔南〕、〔經〕、〔清〕作「曰」。

一 三〇七頁下八行「不亡」，〔磧〕、〔普〕、

〔南〕、〔經〕、〔清〕作「不忘」。

一 三〇七頁下九行與一〇行之間，

〔經〕、〔清〕有「漢宋后憂死驗」，「唐婦

女梁氏死後復蘇驗」二行。

一 三〇七頁下一二行第四字「悞」，

〔磧〕、〔普〕、〔南〕、〔經〕、〔清〕作「悞」。

一 三〇七頁下一六行「省閣」，〔磧〕、

〔普〕、〔南〕、〔經〕、〔清〕作「省閣」。

一 三〇七頁下一七行第六字「夢」，

〔磧〕、〔普〕、〔南〕作「要」。

一 三〇七頁下一九行首字「悞」，〔磧〕、

〔普〕、〔南〕、〔經〕、〔清〕作「悞」。末字同。又

第四字「自」，〔磧〕、〔南〕、〔經〕、〔清〕作「之」。

一 三〇七頁下末行第六字「性」，〔磧〕、

〔普〕、〔南〕、〔經〕、〔清〕無。

一 三〇八頁上二行夾註「出冤魂志」，

〔磧〕無。

一 三〇八頁上一二行「拔舌」，〔磧〕、

〔普〕、〔南〕、〔經〕、〔清〕作「括舌」。

一 三〇八頁上一五行夾註左「拾遺

記」，至此，〔經〕卷第九十三終，卷第

九十四始，並有「十惡篇第八十四

之五」一行。

一 三〇八頁上一六行「第十」，〔經〕無。

又「此別二部」，〔經〕無。

一 三〇八頁上一六行與一七行之間，

〔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三〇八頁中一行第五字「死」，〔磧〕、

〔普〕、〔南〕、〔經〕、〔清〕作「此」。

一 三〇八頁中二行第一一字「言」，

〔磧〕、〔普〕、〔南〕、〔經〕、〔清〕作「語」。

一 三〇八頁下一四行與一五行之間，

〔經〕、〔清〕有「漢有檀國蠻夷善閑呪術

驗」，「晉天竺國人有數術驗」，「唐

西國婆羅門祝術驗」，「唐（〔清〕無）

墊屋縣程普樂少好音聲驗」四行。

一 三〇八頁下一八行「市鄺」，〔磧〕、

〔普〕、〔南〕、〔經〕、〔清〕作「市里」。

一 三〇九頁上一九行「東治」，〔磧〕、

〔普〕、〔南〕、〔經〕、〔清〕作「東治」。

一 三〇九頁上二〇行「大唐」，〔南〕作

「有唐」；〔經〕、〔清〕作「唐」。

一 三〇九頁上二二行第二字「腸」，

〔磧〕、〔普〕、〔南〕、〔經〕、〔清〕作「腹」。

一 三〇九頁中一行「騰空」，〔磧〕、〔普〕、

〔南〕、〔經〕、〔清〕作「騰空」。

一 三〇九頁中三行「三伎」，〔磧〕、〔普〕、

〔南〕、〔經〕、〔清〕作「三伎」。

一 三〇九頁中六行「墊屋縣」，〔磧〕、

〔普〕、〔南〕、〔經〕、〔清〕作「墊屋縣」。

一 三〇九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須」，

一 三八九頁中一三行第七字「更」，
〔磧、普、南、徑、清〕作「頃」。

一 三八九頁中一五行第九字「有」，
〔磧、普、南、徑、清〕作「更」。

一 三八九頁中一七行第七字「入」，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九頁下一行第九字「俠」，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八九頁下一行第九字「挾」，
〔磧、普、南、徑、清〕作「挾」。末字同。

一 三八九頁下八行「齊晏子」，
〔磧、普、南、徑、清〕作「齊晏子」。

一 三八九頁下八行「齊晏子」，
〔磧、普、南、徑、清〕作「挑」。

一 三八九頁下二〇行「三年」，
〔磧、普、南、徑、清〕作「二年」。

一 三八九頁下二二行末二字至末行
首二字「誑取他物」，
〔磧、普、南、徑、清〕作「誑他財物」。

一 三九〇頁上末行卷末經名，
〔磧、普、南、徑、清〕無。

（未換卷）。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士

圖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五

慳貪部第十一 此部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群生惑病著我為端凡品邪迷慳貪為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貪多秋雨六情之網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貧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蠶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而不行布施所生常聰哲貪婁無財產唯樂行布施而不修智慧所生得大財愚暗無知見施慧二俱修所生具財智二俱不修者長夜處貪賤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眾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第三張

上

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為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眾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噉眾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蛇過患即便受取即為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道俗失於親疏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作是念我何以不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寤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而為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第三張

上

後

泉水邊兄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金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亦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今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衣食自恣王家禁司怪其幸富而糾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寤解王聞此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四品 上

又增一阿含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吝守護不著不暇服飾飲食極為龕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往收斂收攝已訖還詣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為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四品 上 應與奴婢不應與此充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吝施時至心自手奉與施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

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勅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踰龍恐有飛鳥食噉穀米四壁牆下以白膠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勅子吾患必死若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勅已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四品 上 命終還生舍衛旃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增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六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憊遭此苦凡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命終與彼旃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第八張 土

過中與比丘衆入國城人民圍繞往到
栴檀香門首小兒所時栴檀香聞佛
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
復見栴檀廣爲衆說慳貪嫉妒受
罪無量如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離
有趣無爲道余時世尊欲與栴檀拔
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
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
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
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慙淚不
能自止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
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爲說妙法
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
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
愚是故智者應當行施求離生死莫
生慳慳受無邊苦
又盧志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
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
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
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至心
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
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
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第八張 土

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
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幡蓋香水灑
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
娛受樂猶若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
言彼既歡會我亦當令即疾歸家自
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
食母妻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想
主所食於是即用兩錢買麴兩錢酤
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
衿裏之賣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
下見多烏鳥思來搏撮即詣塚間復
見諸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著
鹽和麴飲之時復嚙葱先不飲酒即
時大醉醉已起僂揚聲而歌其歌辭
曰

我今卽慶會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
盧至醉僂而歌言勝帝釋帝釋默念
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
惱之即變已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
聚集母妻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
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於我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第九張 土

使我慳慳不着不噉不與眷屬皆由
慳鬼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祝
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我相似彼若
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
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
儻來待我所作然後開門即作好食
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
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
訖已作樂歌舞歡樂不可具說人聞
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酒
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
門喚喚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
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間慳鬼開
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
認言是慳鬼即便捉脚倒拽打棒驅
令出門到街大哭唱言怪哉我今身
形爲異於本爲不異本何故家人見
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
者如何所堪盧至余時如似顛狂傍
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汝
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
自分明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
倩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實是盧至

以不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
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爲我作證不
衆人皆言我爲汝證實是盧至盧至
答言汝等若介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與我極相似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所親家眷屬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安止我家中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彼今自在用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自恣於衣食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皆作如是言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而作如是言此間姪狄人
形貌似盧至知其大慳貪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不宜使棄捨

余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
盧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爲盧至云願
爲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張白
疊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
人皆笑言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
張疊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爲我通王
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
念言盧至慳吝將不死到平能如是
王即喚入既到王前以手挽疊用奉
於王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身

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
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草慚愧坐地
悲噓歎歎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
之言縱令是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
隨汝意道盧至悲噓向王說言我見
此草著慙極感不能以身陷入於地
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爲無此身知何所告
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既哀塞不能言
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傍人答王不知
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
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
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此慳惱
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似者並立
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
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則者言汝今復
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
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
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
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
歲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
言實余如似垢衣灰浼即淨煩惱垢
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
於異處各遣條踪親屬頭數種種財

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
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
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
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癩黑
子秘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
左脇下有小瘡癩猶小豆許王遣脫
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癩大小相似王
見大笑恠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
生愚暗所覆不別真偽如此之事唯
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
所請決所疑余時世尊舉相好臂莊
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
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
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爲慳所使不肯自衣食以五錢酒麪
著鹽而飲之飲已即大醉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以是因緣故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
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
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麪著鹽和飲
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
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
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第十三段

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
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
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
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
四眾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
因緣

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
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
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桓佛以大
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裝著身佛
為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每出
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
佛勅比丘今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
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
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
各分爲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
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
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
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
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
大飢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
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
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第十四段

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
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
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
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
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
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
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受飯
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
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覆
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坐定
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
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
覆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
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
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
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
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
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
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祝願言
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
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
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
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第十五段

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爲
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
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
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
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
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
故今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
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集在一處而作
是說我等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
供養佛法眾作功德者尔時有長者
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
肯布施於佛法眾無有毫釐之善故
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
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
籠絡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
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
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
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
者尔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阿那
律從長者舍地中踊出舒鉢向長者
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
阿那律是時阿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

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詔守門人言我有教勅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爲從何來尔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食尊者大迦葉詣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食與之是時迦葉得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言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尔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望聞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繞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

計言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王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常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聖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刹耶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爲天乾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游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尔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

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尔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如來說二施法施及財施念當說法施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敢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邪淫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望是時目連尋聲下望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鬘奉上目連是時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九

上

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今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關諍此福賢所棄施時非關時可時隨心施

今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日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氎奉上目連即與祝願言

觀察施第一知有賢聖人施中最高上良田生果實

時目連祝願已受此白氎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呵欲不淨出要為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眾時目連以見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根原悉備具眼淨無瑕穢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有老母名曰難陀即自作餅時尊者宿願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闍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踊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宿願盧極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十

上

三

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宿願盧即入三昧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煙老母復倍瞋恚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宿願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宿願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宿願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宿願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後復諸餅皆共相連老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三

上

歲

母語宿願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燒乃余宿願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誠勅宿願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誠勅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宿願盧復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今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焦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開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

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入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盤我亦不與即變眼如盤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大驚怖念是沙門常游波斯匿王宮未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六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求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麪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過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舉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桓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筐詣祇桓中施眾僧竟在迦留前望迦留陀夷觀其因緣為說妙法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作優婆夷返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所迦留陀夷為說妙法

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力供養閼梨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後不斷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介時目連在一樹下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咀如細鍼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唇口乾焦欲趣河泉變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介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傍汲水往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

時諸比丘等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迹游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舍見時以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二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介時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餓鬼介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食已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汚其宮殿介時比丘怪而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常懷恚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十五張

卷七

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是因果緣得斯苦惱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余時餽膳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汗身而作是言何爲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刻削爲伎業巧詐懷萬端求利心千巾受罪地獄中習氣猶行劫灾刀割空盡白骨連相接

冒報頌曰

爲茲貪欲故惡道轉沈淪罪畢生人道餘風尚襲身常抱狎狼志誰人喜與憐終身不寤此可笑頑愚人感應緣略引三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亥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人將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十六張

卷七

軍曹奚資集之迹稍彰王陵時爲楊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充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率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須城過賈遠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今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遠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嗣妙善鑿術遂成巨富有八丈髭髯作百種形像光彩曜目又有沈香八尺版牀居常焚香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繼殺而籍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囚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魂如此經尋月王談得病常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劭之至揚都又死

此二驗出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集就郡繩治賊賄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十七張

卷七

狼籍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証暉集乃受納民賕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遂希言成暉集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集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辨紙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史哀悼化爲賣衣裳爲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纔踰兩月盧斐坐譴駁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帝毆殺之

此三驗出

法苑珠林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三九四頁上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又經名下，磧、普、南、清有夾註「十惡之五」。
- 一 三九四頁上二行撰者，磧、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三九四頁上三行「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五」，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三九四頁上四行「第十一」，徑無。又「此別二部」，磧、南、清作「此有二部」；徑無。
- 一 三九四頁上四行與五行之間，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 一 三九四頁上五行「部第一」，徑無。
- 一 五行「部第二」例同。
- 一 三九四頁上八行第一一字「網」，

- 磧作「維」；南作「細」。
- 一 三九四頁上二〇行末字「賤」，磧、普、徑、清作「暗」。
- 一 三九四頁中一三行「道俗」，磧、普作「真俗」。
- 一 三九四頁中一八行第九字「兄」，磧、普作「先」；南作「兄何不先」；徑、清作「兄先」。又末字「何」，磧、普、南、徑、清作「所」。
- 一 三九四頁中一九行「不殺」，磧、普、南、徑、清作「欲殺」。
- 一 三九四頁下一六行「禁司」，南作「禁怪」；徑、清作「策伺」。又第九字「怪」，磧、普無、南作「司」。
- 一 三九四頁下一八行第六字「加」，磧、普、南作「枷」。
- 一 三九五頁上九行「自往」，磧、普、南、徑、清作「自然」。
- 一 三九五頁上一〇行「收斂」，徑、清無。又「還詣佛所」，磧作「迴向佛所」；普作「迴詣佛所」；南作「迴至佛前」；徑、清作「迴至佛所」。

- 一 三九五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生」，磧作「向」。
- 一 三九五頁上一三行首字「不」，磧作「有」；南作「未」。
- 一 三九五頁上末行「向者」，南作「向持」。
- 一 三九五頁中一行「奴婢」，磧、普、南、徑、清作「奴僕」。
- 一 三九五頁中一〇行「與施」，磧、南、徑、清作「施與」。
- 一 三九五頁中一七行「勅守門人」，南作「勅使內人」。
- 一 三九五頁中一九行第七字「膠」，磧、普、南、徑、清作「噤」。
- 一 三九五頁中二一行第六字「吾」，磧作「臨」。
- 一 三九五頁下三行「扶持」，磧、普、南、徑、清作「扶持」。
- 一 三九五頁下二二行「親用」，南作「侵用」。
- 一 三九六頁上一行第七字「入」，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六頁上五行第四字「如」，磧、普、南、徑、清作「加」。

一 三九六頁上一四行「積財」，南作「種財」。

一 三九六頁上一七行「盧志」，磧、普、南、徑、清作「盧至」。

一 三九六頁中一行「烏鳥」，磧、普、南、徑、清作「象馬」。

一 三九六頁中一二行「諸狗」，磧、普、南、徑、清作「猪狗」。又末字至次行首字「著鹽」，磧、普作「著薑」；南、徑、清作「鹽薑」。

一 三九六頁中一三行第八字「嚙」，南作「着」。

一 三九六頁下一六行「出門」，磧作「出行」。

一 三九六頁下一九行「如何所導」，磧、普作「知何所導」；南、徑、清作「如何所導」。

一 三九六頁下末行首字「倩」，磧、普、南、徑、清作「請」。

一 三九七頁下六行首字「左」，徑作

「在」。

一 三九八頁中七行「受飯」，徑、清作「食飯」。

一 三九八頁下九行第一〇字「集」，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八頁下一六行第二字「絡」，南、徑、清作「結」。

一 三九八頁下二〇行第一四字「阿」，磧、普、南、徑、清無。末行第六字同。

一 三九九頁上四行「不言」，南作「不答」。

一 三九九頁上五行第一二字「詣」，南、徑、清作「於」。

一 三九九頁上一四行「聞之」，磧、普、南、徑、清作「觀之」。

一 三九九頁中一行第二字「言」，磧、普、南、徑、清無。

一 三九九頁中七行第四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 三九九頁下五行第一一字「念」，磧、普、南、徑、清作「今」。

一 三九九頁下一二行「不敢」，磧、普、南、徑、清作「不堪」。

一 三九九頁下一五行「邪淫」，磧、普、南、徑、清作「姪他」。

一 四〇〇頁上一〇行「良田」，磧、普、南、徑、清作「良由」。

一 四〇〇頁上一六行「以見」，磧、普、南、徑、清作「以見長者」。

一 四〇〇頁中八行第四字「恚」，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〇〇頁下七行「復往」，磧、普、南、徑、清作「後往」。

一 四〇〇頁下一六行「盡道」，清作「滅道」。

一 四〇〇頁下末行第一一字「以」，南作「至」。

一 四〇一頁上一行末字「入」，南、徑、清作「來」。

一 四〇一頁上一行末字「求」，磧、普、南、徑、清作「施」。

一 四〇一頁上一六行第二字「舉」，磧、普、南、徑、清作「與」。

一 四〇一頁中九行「甘雨」，〔徑〕作「甘露」。

一 四〇一頁中一七行第四字「汲」，〔磧〕、〔普〕、〔南〕、〔徑〕、〔清〕作「給」。又第六字「徃」，〔磧〕、〔普〕、〔南〕、〔徑〕、〔清〕作「住」。

一 四〇一頁下七行第一字「見」，〔磧〕、〔普〕、〔南〕、〔徑〕、〔清〕作「見食」。

一 四〇一頁下二二行第七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次頁上一七行第六字及中二〇行第七字同。

一 四〇二頁上一四行「連相接」，〔磧〕、〔普〕、〔南〕、〔徑〕、〔清〕作「相連接」。

一 四〇二頁上一七行第一四字「與」，〔磧〕、〔普〕、〔南〕、〔徑〕作「見」。

一 四〇二頁上二一行首字「魏」，〔清〕無。

一 四〇二頁中三行「迎立」，〔磧〕、〔普〕、〔南〕、〔徑〕、〔清〕作「迎立之」。

一 四〇二頁中七行「頃城」，〔磧〕、〔普〕、〔南〕、〔徑〕、〔清〕作「傾城」。

一 四〇二頁中一四行「八丈」，〔磧〕、

〔普〕、〔南〕、〔徑〕、〔清〕作「八支」。

一 四〇二頁中一八行第二字「殺」，〔磧〕、〔普〕、〔南〕、〔徑〕、〔清〕作「殺之」。

一 四〇二頁中一九行首字「囚」，〔磧〕、〔普〕、〔南〕、〔徑〕、〔清〕作「內」。

一 四〇二頁中二一行夾註右第三字「驗」，〔磧〕、〔普〕、〔南〕、〔徑〕、〔清〕無。本頁下一三行夾註右第三字同。

一 四〇二頁下七行「兩筦」，〔磧〕、〔普〕、〔南〕、〔徑〕、〔清〕作「兩管」。

一 四〇二頁下一三行「所奏」，〔磧〕、〔普〕、〔南〕、〔徑〕、〔清〕作「所奉」。

一 四〇二頁下卷末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趙城縣廣勝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六

瞋恚部第十二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摠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念專加相害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祝耶遂使含毒府藏鳩裂肝心令其銜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辭煩怨誰諦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刹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眾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厭惡人無愛者眾所畏棄如避狼虎現被輕賤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眾苦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齡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眾人不愛輕毀鄙賤身壞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為欲自利利益他人應當行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捨瞋恚眾人所愛眾人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道畏離於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惡人惡口罵言離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離於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眾人所觀之猶如父母是忍辱人眾人所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蛇如刀如火以忍滅之能令皆盡能忍瞋恚是名為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諸眾生善惡現別愚人凌罵他過為勝智人下默以為第一愚

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慎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為橫報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眾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嫡妻嫡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鵠殺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為四姓女顏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威義王聞若茲妙為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為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嫉言人聞見笑余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曰對曰無有之也一曰曰王不夢也一曰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曰曰若能致之帝釋今詳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

師問之南方師曰吾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目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針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試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躡地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眾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觀象牙心即慟悼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摧之而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今時象王我身是也大婦者瞿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何物殺安隱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佛答云

殺瞋則安隱殺瞋則無憂瞋為毒之根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負則益憂苦不諍勝負者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眾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

又長阿含經偈言

愚罵而智默則為佳勝彼彼愚無知見謂我懷恐怖我觀第一義忍默為最上惡中之惡者於瞋復生瞋能於瞋不瞋為戰中最上夫人有二緣為己亦為他眾人有諍訟不報者為勝夫人有二緣為己亦為他見無諍訟者不謂為愚駭若人有大力能忍無力者此力為第一於忍中最上愚自謂有力此力非為力如法忍力者此力不可阻又修行道地經偈言

法華經疏 第六卷 精

其口言柔順而心懷毒害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口言而柔順其心内含毒
如樹華色鮮其實苦若毒

又赤嘴鳥喻經云昔有鳥名曰拘耆
游在叢林樹產鴆諸子在於樹

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為親厚時
叢樹間有一毒蛇同行不在嗽拘耆
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
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嗽獼猴歸
見問之何為答曰蛇嗽我子了盡無
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
前燒之蛇怒纏獼猴獼猴捉得頭拽
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
躍畜生尚有相報何況於人

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諱
頭語尾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
為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
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為大汝無此
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
去以身繞木三匝三日不已不得求
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
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
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

法華經疏 第七卷 精

緣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眾生無智
強為人我終墮三塗

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群雞依
榛林住有狸侵食唯雌一雌鳥來覆之
共生一子子作聲時鳥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野父聚落母共合生兒子
非鳥復非雞若欲學鳥聲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鳥學鳥似雞鳴
學雞非鳥聲鳥雞若兼學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
似善口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
欲喚非善相復

又伐毒樹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
一毒樹人游樹下皆悉頭痛欲裂或
患腰疼伐已還生樹中之妙眾人見
喜不知諱者皆來遭死有智語之當
盡其根通欲掘根復恐定死進更思
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雖伐猶復生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心寤剋責即得初果
又字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反以自賊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樹繁華果還折其枝

法華經疏 第八卷 精

蛇含毒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譬如車奔逸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為難人能制瞋心此事最為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縱瞋恚怨害向他人後生墮蛇
或作殘賊獸譬如竹樹劈芭蕉驟懷妊
還害亦如是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
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
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
嫉妒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
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丐從其
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蛇身
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威怒眼
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
懷驚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
調作是念已即將群目往詣佛所頂
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
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於
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
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
五指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

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
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
清涼快不可言今時世尊見蛇調伏
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
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
今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
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
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答佛言隨佛
見授不敢違勅佛告蛇言汝若調順
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
林中王及群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
威鋒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
衆人深生慚愧狀此蛇身即便命終
生切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
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
由見佛故生信敬心厭惡蛇身得來
生此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
賡持香華光明照曜來詣佛所前
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座一面聽佛說
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
說偈讚佛

巍巍大聖尊功德悉滿足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除去煩惱垢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得聞三惡道
余時天子讚歎佛已繞佛三匝還詣
天宮時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慳貪緣
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
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在騎薩羅國將諸比
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
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
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
聲嗷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群
中有大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余
時佛告放牛羊人言汝等今者莫大
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舐我吾自知時
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刨地
喚吼踴躍直前余時如來於五指端
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匝有大
火坑時彼惡牛其大惶怖四向馳走
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宴然
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無復怖畏
長跪伏自舐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
如來喜不自勝余時世尊知彼惡牛
心以調伏即便為牛而說偈言
感心興惡意欲來傷害我歸誠望得勝

返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
慚愧欬然寤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
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慚愧不食
水草即便命終生切利天忽然長大
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
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
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
之恩作是念已賡持香華來詣佛所
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
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
得須陀洹果繞佛三匝還乎天宮時
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
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求索
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
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
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
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
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
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
惡業緣今當為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五劫而不朽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卷之八 第三十 精

卷之八 第三十 精

精

卷之八 第三十 精

於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游行他國在大眾中而共論議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強難問我狀似水牛觶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故未得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群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厭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地獄被燒然豺狼爭圍繞
蛇毒競來前齷齪怒自食背脇縱橫穿
自作還自受恚火競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沈沒苦惡道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見者求其過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愚瞋何所寶

感應緣 略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梁秣陵令朱貞

梁南陽樂蓋卿

梁參軍羊道生

梁刺史張臯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陳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綸

梁時裴植

梁武帝欲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賣財貨往湘州治生遂經數年營得一枚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杖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劫造作過制非商估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官械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刑之日勅其妻子可以黃紙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

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稍款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奏者以次殂歿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藏考覈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聞與緘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宥耳明日既是基日乞得過此奏聞可介以不藏答云此於理無爽何為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束藏便遇客共飲致醉遂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束內衣箱中藏復不記比至帝前頓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介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藏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絕而藏已見其來自介後時常見藏見來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

石壓之月餘日，絀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章門闕下，其婦平常於宅暴卒，絀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絀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絀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騰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絀還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陵樂蓋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誠勅失王本意。蓋卿還以違寤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僇，但誑蓋卿云：「自爲分雪，無勞勞諱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噉無由，自陳告語家人以紙筆隨斂死。後少日，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椀，蒜齏與破虜。破虜奔走驚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又杜疑梁州刺史懷瑤第二子也，任西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其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之，疑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

聞疑因嚼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疑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誦疑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爲口實。梁太山羊道生爲梁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漢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諱云：「漢州欲賜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荅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念。』即下馬以珮刀刺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醢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驗矣。」

梁東徐州刺史張臯，僕射永之孫也，嘗被敗入北，有一土民與臯盟，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臯供養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勲舊，頗以言語忤臯。臯便大怒，遣兩門生一人

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殺之。余後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後，因刺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荊州，時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崇敬，頗行桀侮，又求索無厭，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江陵，俘虜朝仕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間阿那瓌女爲后，和親殊篤，害梁主之明年，瓌爲齊國所敗，破國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餉泰馬三千匹，求誅瓌等。泰遂許諾，伏突厥兵與瓌謳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間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譁，明年冬，泰獵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爲祟泰發怒，肆罵命索酒與之，兩月日死。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爲主而輔載之會稽虞陟本梁武世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見有篡殺地形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卿亦不佳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內當有急兵陳主曰急兵政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少主自立余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能爲我語陳主致令禍及卿與陳尋當知也陟方封啓叙之陳主爲人甚信鬼物聞此大驚遣與迎陟面相評訪乃尤陟曰卿那不道奇事奇事六七日陟死尋有車載之怪陳庾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常事奴婢僇罪亦或盡之常大罵病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少死即於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慄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度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綯常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綯便躬捶之一下即夢夢無復活狀綯遂推置江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綯斂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綯口綯因得病少日而死

梁襄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兖州入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鼎有學業恃壯業氣自以才智常輕蔑植植憎之如讎後於雒下誣告植誣爲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鼎病向空而語曰襄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乃紆于中者北伐人仕魏世爲侍中領軍明帝勲專權在內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襄植乃共勸高陵陽王雍出中中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矯詔並殺之朝野憤怨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襄郭爲祟尋死

右北十餘
出頁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四〇六頁中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又經名下，磧、普、南、清有夾註「十惡之六」。
- 一 四〇六頁中二行撰者，磧、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四〇六頁中三行「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六」，磧、普、南、清無。
- 一 四〇六頁中四行「第十二」，徑無。
- 一 又「此別二部」，徑無。
- 一 四〇六頁中四行與五行之間，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 一 四〇六頁中五行「部第一」，徑無。
- 一 末行「部第二」例同。
- 一 四〇六頁下二行第三字「齡」，磧、

一 普、南、徑、清作「噤」。

一 四〇六頁下六行「應當行忍」，磧、普、南、徑、清作「應行慈忍」。

一 四〇六頁下一七行「二世」，磧作「二王」。

一 四〇六頁下二〇行「令皆盡」，磧、普、南、徑、清作「皆盡除」。

一 四〇六頁下末行「他過」，磧、普、南、徑、清作「過他」。

一 四〇七頁上一三行第三字「顏」，磧、普、南、徑、清、麗作「顏華」。

一 四〇七頁上末行首字「帝」，磧、南、徑、清無。

一 四〇七頁中五行「截取」，磧、普、南、徑、清作「藏取」。

一 四〇七頁中六行第一〇字「行」，磧、普、南、徑、清、麗作「行之」。

一 四〇七頁中一六行「四衆」，磧、普、南、徑、清、麗作「四來」。

一 四〇七頁中二〇行首字「而」，磧、普、南、徑、清、麗作「吐血」。又「象王」，磧、普、南、徑、清、麗作「象王」。

者」。

一 四〇七頁中二一行「瞿夷」，磧、普、南、徑、清作「裘夷」。

一 四〇七頁中二二行「好首」，麗作「妙首」。

一 四〇七頁中末行第二字「行」，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〇七頁下一三行「偈言」，磧、普、南、徑、清作「偈云」。末行同。

一 四〇七頁下二二行第六字「此」，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四〇八頁上二行第七字「言」，徑作「一」。

一 四〇八頁上四行「拘耆」，磧、普、南、徑、清、麗作「拘耆」。下同。

一 四〇八頁上一四行第六字「相」，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〇八頁中一行首字「緣」，磧、普、南、徑、清作「經」。

一 四〇八頁中四行「唯一雌」，磧、普、南、徑、清作「唯餘一雌」；麗作「雄雞惟有雌在後」。

一 四〇八頁中五行「烏說」，麗作「翁說」。

一 四〇八頁中九行第三字「非」，磧、普、南、徑、清、麗作「作」。

一 四〇八頁中一二行「相復」，磧、普、南、徑、清、麗作「相復出家」。

一 四〇八頁中二二行第五字「反」，南作「及」。

一 四〇八頁下六行第三字「縱」，磧、普、南、徑、清作「從」。又「蛇蛇」，磧、普、南、徑、清作「蛇蛇」。

一 四〇九頁上二二行「大聖尊」，磧、普、南、徑、清作「大世尊」。

一 四〇九頁中一二行第六字「羊」，徑無。

一 四〇九頁中一九行「無復」，磧、普、南、徑、清作「復無」。

一 四〇九頁中二〇行第四字「自」，磧、普、南、徑、清、麗作「首」。

一 四一〇頁上九行「故未得脫」，磧、普、南、徑、清作「未得解脫」。

一 四一〇頁上一八行「怒自食」，磧、

一 普、南、徑、清作「怒目食」。

一 四一〇頁上末行第七字「瞑」，磧、普、南、徑、清、麗作「瞋」。

一 四一〇頁中三行首字「梁」，清無，下至六行首字同。又「秣陵」，磧、普、南、徑、清作「秣陵」。

一 四一〇頁中九行首字「陳」，清無。

一 四一〇頁中一行「梁時」，徑作「梁」；清無。

一 四一〇頁中一二行第三字「帝」，磧、普、南作「帝帝」。

一 四一〇頁中一八行首字「旨」，磧、普、南、徑作「旨用」；清作「旨周」。又「所賣」，磧、南作「所賣」；徑、清作「所齋」。

一 四一〇頁中二〇行「商估」，磧、普、南、徑、清作「商估」。

一 四一〇頁下五行「殂歿」，磧、普、南、徑、清作「殂沒」。

一 四一〇頁下七行「成灰」，磧、普、南、徑、清作「成灰也」。

一 四一〇頁下一行第一一字「墓」，

麗作「朱家墓」。

一 四一一頁下二二行「時常」，磧、普、南、徑、清作「時時恒」。

一 四一一頁上一〇行「南陵」，磧、普、南、徑、清、麗作「南陽」。

一 四一一頁上一行第一一字「王」，磧作「正」。

一 四一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寤」，磧、普、南、徑、清、麗作「悞」。

一 四一一頁上一三行第一三字「勞」，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一一頁上一五行第四字「告」，磧、普、南、徑、清作「唯」。

一 四一一頁上一六行第七字「上」，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一一頁上一九行第四字「又」，磧、普、南、徑、清無。又第六字「疑」，磧、普、南、徑、清作「從」。

下同。

一 四一一頁中七行「漢州」，磧、普、南、徑、清作「漢州」。下同。

一 四一一頁中一二行末字「剗」，磧、

普、南、徑、清作「剗」。

一 四一一頁中一三行「眼睛」，磧、普、南、徑、清作「眼睛」。

一 四一一頁中末行第九字「遣」，磧、普、南、徑、清作「速遣」。

一 四一一頁下四行第五字「剗」，磧、南作「皮」；普、徑、清作「破」。

一 四一一頁下一二行「俘虜」，磧、南、徑、清作「虜侯」；普作「盧侯」。

一 四一一頁下一五行「梁主」，磧、普、南、徑、清作「梁王」。

一 四一一頁下二一行末字「獵」，磧、普作「漢」。

一 四一二頁上九行「陳主」，磧作「陳王」。

一 四一二頁上一四行第七字「此」，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一一字「與」，磧、普、南、徑、清作「與」。

一 四一二頁上一五行「不道」，磧、普、南、徑、清作「不導」。

一 四一二頁上一六行末字「怪」，磧、普、南、徑、清作「怪也」。

一 四一二頁上一八行首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 四一二頁上二二行末字「啟」，磧、普、南、徑、清作「嘔」。

一 四一二頁中一行第一三字「度」，磧、普、南、徑、清、麗作「改」。

一 四一二頁中一行「自以」，磧、普、南、徑、清作「以自」。

一 四一二頁中一三行第三字「誣」，磧、普、南、徑、清作「謀」。

一 四一二頁中一五行「万紐」，磧、普、麗作「萬細」；南、徑、清作「萬納」。

一 四一二頁中一六行「北伐人」，磧、普、南、徑、清作「北代人」。

一 四一二頁中二〇行首字「怨」，磧、普、南、徑、清作「怒」。

一 四一二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會要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七

邪見部第十三 此別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為首譬如有
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
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
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
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
眾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
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
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
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
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
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
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
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
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
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

法苑珠林卷七十九

第三張

會要

雖非愚癡縱是聰人安生異執者亦
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
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
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從癡
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
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
可轉故菩薩地持經云邪見有二種
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
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
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為邪見善
業者名為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
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
解脫如犬逐肉不知尋本故大莊嚴
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
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
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
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
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大上有日
後身處其中以苦
雖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知觀察身心
無我但學苦行以為道者即同外道安
行邪法謬執乖真唯成惡法故智度
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
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

法苑珠林卷七十九

第三張

會要

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
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
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
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
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
終墮於惡趣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疏罪人
云
汝邪見愚癡 癡病所縛人 今墮此地獄
在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邪見者
彼人非惡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詐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為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余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 住於愛舍宅 作業時直見大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人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營營常營營 万事不能為
如暴中炊煮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

有長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為椽土薄覆上設眾飲食以毒著中大坑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教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殷勤請佛及諸聖眾是時世尊慈其狂愚欲濟脫之默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須彌之毒大千剝火刀劍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蟲蠹欲動太山蠅蝶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早悔今時長者罪蓋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念今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威神震動十方百千聖眾兼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算計一時到家為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悅六師惶怖各以避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鳴于佛足長跪自陳今以覺寤從佛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

又觀佛三昧經云今時世尊告父王

言舍衛城中須達長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勤家業長者勅使手執庫鑰出內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惜瞋嫌佛法及與眾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厭何道之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徧舍衛城未利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喚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婢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達婦跪白夫人央掘魔等癡惡之人佛尚能伏何況老婢未利聞之歡喜語言我明請佛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未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佛於今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豎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

扇如鏡無所障礙迴顧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為佛以手覆面手十指頭皆化為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咸中有二十五菴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官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為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萬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逾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白蠱纏頭却臥黑處佛還袂桓未利白佛願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未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羅詣須達家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為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為王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文

會

女寶介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照耀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効驗聖王出世弘利處多令我老婢如玉女寶作是語足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無不善爲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奉形老婢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捨衆生如我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戒須陀洹將詣佛所爲佛作禮懺悔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爲婢使復有何福值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使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尚爲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梨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八文

會

會

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爲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衆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誘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八十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爲貧賤人五百身中聾瘡無目千二百身常爲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老婢是徒衆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謗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送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謗罵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九文

會

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爲根本何等爲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謗留難隱毀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驕除驕驕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永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飢餓遽相食敢白骨滿野多饑疫病死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

又觀佛三昧經云有七種重罪二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万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遍掠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

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慢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三後生輕薄第四賤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犁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有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於日中王復勅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勅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爲苦不耶比丘答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即以手取少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

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犁苦如小沙石泥犁之苦如雪山石百千万倍不可爲喻泥犁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犁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然斫身八楞及以四方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吞熱鐵丸經百千歲復坐鐵牀洋銅灌口經百千歲復臥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燒項筋縛著車上經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實即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鑊煮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爲泥犁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暗冥共相噉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爲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爲他役使形貌醜陋或根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犁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

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爲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爲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万倍不可爲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殊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迴向善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今時斯和提中有王名蟬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比行至尸搗和林遙見尊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第十三張 會

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評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日月為是今出為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無衆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為說固執已見而不捨之迦葉復告蜢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解其義蜢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腐糞甚多無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漫澆汗其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當知蜢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情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養豬人蜢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欲取悲情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蜢肆復聽我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蜢肆猶如大豬為五百豬王行險難道彼於中道遇見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闔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第十三張 會

便可共闔若不介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共闔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父鎧耶便語豬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廁處所宛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闔者便可共闔若不介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不食雜小蟲者以惜牙故况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闔豬得過已即還向虎而說頌曰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闔何意怖而走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豬曰汝毛豎森森諸畜中下極豬汝可速去糞臭不可堪時豬自誇復說頌曰摩竭鷲二國聞我共汝闔 汝來共我戰何以怖而走虎聞此已復說頌曰舉身毛皆汗 汝豬臭重我汝闔欲取勝我今與汝勝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第十三張 會

尊者迦葉告曰蜢肆若汝欲取悲情癡終不捨者汝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豬勝也蜢肆王聞歡喜奉受求上妙智正報頌曰

六賊斷邪偽 七識亂非真 謗毀玄正理 妄語侵貪瞋 惡業從橫作 忠言不喜聞 一入無間獄 万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 阿鼻受楚毒 劫盡人中生 復與邪相續 邪正既相違 自然成謫曲 此心若不改 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略引十三驗

宋沈僧覆 宋釋道志

宋唐文伯 宋周宗

宋王淮之 宋沮渠蒙遜

魏崔皓 周武帝

隋釋慧雲叔 唐太史令傅奕

唐荆部郎中宋行質

唐姜勝生 唐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飢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山陽諸寺小形銅像甚

衆僧復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米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嗷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瘃裂狀如火燒吳郡朱耳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其衆後遂偷像眉閒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噉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病甚刺者稍數傷痍徧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考死嬰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為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復得一以買錢在陳照家今可贖

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聞聞空中有語詳聽即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却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閒息感自罔已故暫是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蒲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癩病卜者云崇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虐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尔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

進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為相因共竊取出村質食其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係病癰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王淮之字元曾琅瑯人也世以儒事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為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絕少時還復暫蘇時津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日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尔今何見而異淮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識者博達多識為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遣李順拜蒙遜為涼王仍求曇摩識蒙遜恪而不與摩識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既而左右常白曰見摩識以劍繫蒙遜因疾而死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暕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十九卷 會集

邪佞諛諛崇重寇謙號為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淨圖廢棄淫祀時諸巨僉曰如康僧感瑞太皇創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內掘地得一金像皓乃穢之陰魘尤痛數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祀廟而屏苦尤重內痛彌甚有信官人屢設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為大神耶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也太武皇帝方知寇謙陰用邪候乃加重罰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廁以盡形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大武遭疾方始感寤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昭玄統沙門釋曇曜慨前凌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隕准此掘地獲像明知秦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二卷 會集

周已有佛教驗矣
昔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其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曰自有司存國亡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承相黑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為魏帝西遷長安改衣幡為皂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為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為帝太祖第三子也開闢大度統御群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內納道士張賓欽佞云佛法於國不祥遂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埽地除盡融剎聖容焚燒經典剽縣佛寺出四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方還歸編戶帝以為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贊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為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

法苑珠林卷之九 第三卷 會集

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右二卷出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太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日唯心上願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歛膝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帙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忙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換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

功德之中最為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遣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內頭著三重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不文昌荅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令還家為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荅云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為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人引人荅

云此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瘳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勅徧下國內人出一錢為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持齋仍勅錄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游聽為務年至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觀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為通法大上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遠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見闡化深慚昔置乃奉絹十匹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為說法永斷毒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

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唐太史令傅奕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曆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二十許年常為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為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奕與同伴傅仁均薛蹟並為太史令蹟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蹟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蹟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蹟問泥犁人是誰答曰太史令傅奕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止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荅曰皆悉有之又問曰如傅奕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定有然傅奕已被配越州為泥犁人矣

言契黎人自依經胡為無間大地獄若也 長命旦入殿見薛蹟因說所夢蹟又自說泥犁人之事二人同夜間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蹟既見徵仍送錢付奕并為說夢後數日間而奕忽卒初止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五 合

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
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
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
史王璿暴死經二日而蘇自言初死
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
璿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
為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
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
北各有牀几案綉侍童子二百許人
或笏或辨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
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璿至
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璿辭曰
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
改李須達籍答曰璿前任長安佐史
貞觀十六年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
農寺府吏十八年改籍非璿罪也廳
上大官讀其辭辯顧謂東階下老囚
曰何因妄誣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
由璿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璿
云璿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
驗之官司呼領璿者三人解璿縛將
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六 合

日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
出北門外皆閭多有城城上皆有女
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璿曰
汝無罪放汝去璿辭拜吏引璿至東
階拜辭僧僧叩璿臂曰好去吏引璿
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勤視臂印
然後聽出至四門門甚壯大重樓朱
粉三戶並開狀如官城門守衛嚴切
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
人從喚璿璿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
色慘黑色如涇地露頭散髮著故緋
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
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
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
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
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
人坐行質見璿悲喜口云汝何故得
來璿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
質捉其兩手謂璿曰吾被官責問功
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
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
我家急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殷勤四
囑之璿乃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璿還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七 合

未及言聽上有官人來坐怒璿曰我
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因起使平搭
其耳推令去璿走又至一門門吏曰
汝被搭耳耳當龍耳吾為汝却其中物
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驗即放出
門外黑如漆璿不知所在以手摸西
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間不
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璿之吏從門
出來謂璿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
我錢一千璿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
來何為覓賄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
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
豈不困耶璿憊然之因愧謝曰依命吏
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
日來取璿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
三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
倒之即至君家璿如信行至牆推之
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
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
戶而蘇至十五日璿忘與錢明日復
病因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
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
出金光門令入坑璿拜謝百餘拜遂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即放歸又蘇璫告家人買紙百張作

錢送之明日璫又病困復見吏曰君
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璫解謝請更
作許之又蘇至二十日璫令用六十
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
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體健
遂念誦不廢臨問其事時與刑部侍
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
鞠問請劉召璫至與辛卿等對問之
云耳

右三條出
冥報記

冀州故觀城人姜勝生武德末年忽
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
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
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
但為我續手令尔即差至且忽憶於
武德初年在赤地裏打雀於故村佛
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
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勝生反更
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摠落
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
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
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
愈鄉人號為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

在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唐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

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
琴亦當時獨絕每依俗網不樂道門
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躬赴雒陽及
升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
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
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大受罪非常飢
乏儻有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食不智
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為設食至
夜纔眠即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
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
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為我寫二三卷
經執手殷勤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
八遍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握手不
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
泉路長松林驚野吹荒墟落寒霜言
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

其畫工素不識字忽寤乃倩人錄之
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
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惻然京下道俗
傳之非一

右二條出
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四一六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又經名下磧、普、南、清有夾註「十惡之七」。
- 一 四一六頁上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普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四一六頁上三行「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七」，磧、普、南、清無。
- 一 四一六頁上四行「第十三」，徑無。
- 一 又「此別二部」，徑無。
- 一 四一六頁上四行與五行之間，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 一 四一六頁上五行「部第一」，徑無。
- 一 一三行「部第二」例同。

一四一六頁中七行第七字「持」，磧、普、南、徑、清無。

一四一六頁中一九行「不知」，清作「不如」。

一四一七頁上九行「須彌」，磧、普、南、徑、清作「豈知須彌」。

一四一七頁上一一行「欲動」，磧、普、南、徑、清作「欲墜」。

一四一七頁上二〇行「鳴于」，磧、普、南、徑、清作「嗚呼」。

一四一七頁中五行「慳惜」，磧、普、南、徑、清作「慳貪」。

一四一七頁中一二行「老婢」，磧、普、南、徑、清作「老婦」。

一四一八頁上五行「老婢」，磧、普、南、徑、清作「老弊」。

一四一八頁中四行「八十」，磧、普、南、徑、清作「八千」。

一四一八頁中六行第三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四一九頁上九行「後生」，磧、普、南、徑、清作「復生」。

一四一九頁上二一行第八字「少」，磧、普、南、徑、清作「小」。

一四一九頁中四行末字「然」，徑、清作「熱」。

一四二〇頁上九行「煇糞」，普、徑作「煇糞」。

一四二〇頁下八行第五字「獄」，磧、普、南、徑、清作「地」。

一四二〇頁下一三行「一十三驗」，磧、普、南、徑、清作「十三驗」；
「十四驗」。

一四二〇頁下一四行「宋釋道志」，徑作「宋沙門釋道志」；
清作「沙門釋道志」。

一四二〇頁下一五行「宋唐文伯」，徑作「宋東海唐文伯」；
清作「東海唐文伯」。

一四二〇頁下一六行「宋王淮之」，徑作「宋琅琊王淮之」；
清作「琅琊王淮之」。

一四二〇頁下一七行「魏崔皓」，磧、普、南、徑、清作「廣陵周宗」。

一四二〇頁下一八行「隋釋慧雲叔」，清作「沙門釋慧雲叔」。

一四二〇頁下一九行「唐姜滕生」，清作「冀州姜滕生」。

一四二〇頁下一七行與一八行之間，徑、清有「隋趙文昌」一行。

一四二〇頁下一八行「隋釋慧雲叔」，清作「沙門釋慧雲叔」。

一四二〇頁下一九行首字「唐」，清無。

一四二〇頁下二〇行「唐姜滕生」，清作「冀州姜滕生」。

一四二〇頁上九行「其衆」，磧、普、南、徑、清作「甚衆」。

一四二一頁上一四行第七字「病」，磧、普、南、徑、清作「疾」。

一四二一頁上一九行第九字「嬰」，磧、普、南、徑、清作「榮」。

一四二一頁上末行「質錢」，磧、普、南、徑、清作「質錢」。

一四二一頁中八行第一一字「自」，

一 磧、普、南、徑、清作「恩」。

一 四二二頁中九行末字「腐」，
磧、普、南、徑、清作「腐」。

一 四二二頁中一〇行「乃稍歇」，
磧、普、南、徑、清作「臭乃稍歇」。

一 四二二頁中五行「癩病」，
磧、普、南、徑、清作「病癩」。

一 四二二頁中二二行「宋周宗」，
清作「宋廣陵周宗」。

一 四二二頁下五行「相係」，
磧、普、南、徑、清作「相繼」。

一 四二二頁下二〇行第一二字「常」，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二頁下二一行第六字「繫」，
磧、普、南、徑、清作「擊」。又夾註「右一
驗出宣魂志」，
磧、普、南、徑、清作

「右一出冤魂記」。

一 四二二頁上二行「淫祀」，
磧、普、南、徑、清作「法祀」。又第一一字
「時」，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二頁上三行第二字「如」，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二頁上五行第二字「皓」，
磧、普、南、徑、清作「皓」。下至一八
行第二字同。

一 四二二頁上七行「祀廟」，
磧、普、南、徑、清作「祠廟」。

一 四二二頁上一二行「也太武皇帝」，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二頁上一六行「大武」，
磧、普、南、徑、清作「太武」。

一 四二二頁上二〇行第五字「統」，
磧、普、南、徑、清作「都統」。

一 四二二頁中一四行末字「遂」，
磧、普、南、徑、清作「可」。

一 四二二頁中一七行「聖容」，
磧、普、南、徑、清作「聖客」。又「州縣」，
磧、普、南、徑、清作「諸州」。

一 四二二頁下二〇行「寶帙」，
磧、普、南、徑、清作「寶秩」。

一 四二二頁上一九行「爲此」，
磧、普、南、徑、清作「以此」。

一 四二二頁上末行「何人」，
磧、普、南、徑、清作「何物」。

一 四二三頁中八行「止于」，
磧、普、南、徑、清作「至於」。

一 四二三頁中一行「大上」，
磧、普、南、徑、清作「大士」。

一 四二三頁中二〇行第二字「見」，
磧、普、南、徑、清作「叔見」。

一 四二三頁下四行「二十」，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三頁下一四行第二字「聞」，
磧、普、南、徑、清作「問」。

一 四二三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曰」，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三頁下一六行末字「定」，
磧、普、南、徑、清作「之」。

一 四二三頁下一八行夾註左「大地
獄苦也」，
磧、普、南、徑、清作「即大地獄也」。

一 四二四頁上一七行「府吏」，
磧、普、南、徑、清作「府史」。

一 四二四頁上一二行第二字「瑋」，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四頁中五行第五字「僧」，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四頁中七行「四門」，磧、普、南、徑、清作「第四門」。

一 四二四頁中八行第八字「官」，磧、普、南、徑、清作「宮」。又末字「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四頁中末行第四字「乃」，磧、普、南、徑、清作「及」。

一 四二四頁下一行第四字「聽」，磧、普、南、徑、清作「廳」。

一 四二四頁下一行第四字「覓」，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四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推」，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四頁下二〇行第二字「而」，清作「面」。

一 四二五頁上七行第七字「問」，磧、普、南、徑、清作「聞」。

一 四二五頁上一二行第九字「療」，清作「療」。

一 四二五頁中五行第一〇字「躬」，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二五頁中八行「今大受罪」，磧、

普、南、徑、清作「今受大罪」。

一 四二五頁中一三行「二三」，磧、普、南、徑、清作「三二」。

一 四二五頁中二一行「惻然」，磧、普、南、徑、清作「測然」。

一 四二五頁中二二行夾註「右二驗出冥報拾遺」，磧、普、南、徑、清作「出冥報記」。

一 四二五頁中末行卷末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此有六部

布施部第一此別十一部

述意部

慳偽部

局施部

通施部

法施部

量境部

觀田部

相對部

財施部

隨喜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一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既標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食散黃金而不吝須達拏王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危難忘已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飢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鷂之餐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尚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車馬衣裘朋友共嘆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寶翫比見凡愚吝惜家財靡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爲貪生常憂不活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第三部

會

遂使妻兒角目兄弟閭牆眷屬乖離親明隔絕良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保言冥由慳貪爲本也

慳偽部第二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稱言是我有臨欲壽終時眼見惡鬼神刀風解其體無復出入息貪識隨善惡受報甚苦辛將至受罪處變悔無所及又薩遮尼捷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怨憎捨身慳惡道是故有智者應當念知足惜財不布施藏舉恐人知捨身空手去餓鬼中受苦飢渴寒熱等憂悲常煎煮智者不積聚爲破慳貪故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本布施急性多瞋怒不依憶念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頻蹙定當知是人開餓鬼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第三部

會

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爲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觀過四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爲欲而施二爲瞋而施三爲癡而施四爲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悋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

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

法苑珠林卷第十 華嚴經 會 異

若偏為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

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

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

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

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部第三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他歡喜後悔不與招苦轉多或有眾生自無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毀訾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過如家中財物妻子共感多少有分非獨感得於中獨悋不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惡最深故正法念經云若有丈夫勅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悋財而不布施

法苑珠林卷第十 華嚴經 會 異

身壞命終墮於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

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妬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

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妬惡業不失不壞不朽於餓鬼中不能得脫業

盡得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吒迦鳥身此鳥唯食天雨仰口承天雨水而飲之不得飲餘水常患

飢渴受大苦惱畜生中死生於人中以餘業故常困飢渴受苦難窮常行

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偏食不與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云多食

美食而自食噉不施妻子及餘眷屬妻子等但得艱其香氣不知其味於

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嫉故同業眷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

隨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慚愧如是惡人身壞命終生於食氣餓

鬼之中既生之後飢渴燒身處處奔走申吟嗥號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

天祀有信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及饕餘氣以自活命故知眾生獨用家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慮無財乃

法苑珠林卷第十 華嚴經 會 異

至水草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絕故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

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人無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

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

得福德若以塵麤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

許麤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鍼施人繫

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現貧窮無其身者如其有身

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閭淨僧地不

如掃一手掌佛地又四分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字曰瓊茶饒

財珍富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

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

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見婦以一裏香塗四部兵并四方來乞者隨意

令足香故不盡炊以一犁耕田七龍
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
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良賤共爭各是
我福力瓊茶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
等共有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
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
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
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
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
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
眷屬皆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
轉七返餘福此生果郵齊等

通施部第四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
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
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
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飢饉豐樂不
現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
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
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
絕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
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
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

稱善提摩言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
屬欲令安隱為除毒故即命良醫而
為拔箭彼人方言且待其觸我今當
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
為是刹利婆羅門毗舍首陀復更作
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鐵鐵者何
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
翼鳥鴟鴞耶所有毒者為從作生
自然而有是人毒惡蛇毒耶如是癡
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菩薩亦若
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
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
波羅蜜乃至菩提

又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
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慈忍
辱懈怠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
不作二相是則名為淨諸業障
又佛說太子須大擎經云佛告阿難
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為華波
其王號曰濕波王有二万夫人了無
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天人便覺有娠
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為須大擎至
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已來常好布

施太子年大王無納妃名曼城國王
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
思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游觀帝釋化
作貧窮瞽盲瘡痂人悉在道邊太子
見已愁憂不樂太子白王欲從大王
乞求一願不審聽不王答欲願何等
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
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
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
太子恣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輦
珍寶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悉人所
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万里來
者志意與之不逆其意時有敵國怨
家聞太子好喜布施所在求索不逆
其意即會諸目及眾道士共集議言
華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
延者多力偉闊每與諸國共相攻伐
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目咸言無
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
我能往乞當給我糧王即給之王便語
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
詣華波國至太子宫門悉皆拄杖俱
翹一脚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第十張 會 和才

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
為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勞問何所
求道士荅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
逆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
天下入黃泉布施之功德不可量欲
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
至既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
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
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
王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
或逐我出國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
要所布施不逆人意今不與者違我
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
平等即勅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
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右手牽象
以授與之八人得象祝願太子共騎
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
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
即便疾去國中諸目聞以象施怨家
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今得天下有此
象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
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
布施中藏日空目恐舉國及其妻子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第十張 會 和才

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共
諸目議之將欲種種刑罰太子有大
目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
十二年許當使慚愧王即隨此大目
所言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從汝著檀
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不敢違教復
願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
言汝正望布施太劇空我國藏失我
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也
太子自言不敢違戾大王教今我自有
私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煩國
二万夫人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
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四遠來者
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万民
歡喜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過
乃當是乎太子具荅因緣是故逐我
曼地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
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
山中恐怖之處汝常憍樂何能忍是
妃荅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
憍為熾火者以煙為熾婦者以夫為
熾我但依怙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
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我及兒女者隨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第十張 會 和才

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舍者大善太
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
去白其母言願數諫王以政治國莫
邪枉人母聞辭別感激悲哀語傍人
言我身如石心如剛鐵奉事大王未
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
能不破如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為
父母作禮而去二万夫人以具珠各
一貫以奉太子四千大目作七寶珠
奉上太子太子從宮出城悉施四遠
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万人共送
太子觀者皆惜垂淚而別太子與妃
俱載自御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
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即御車以馬
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太子
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
門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復前
行復有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與
卿有所愛惜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
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即解與
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羅
門來乞太子以袍衣服與之轉復前
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兩兒衣服

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
無所有初無悔心大如毛髮太子自負
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隨入山
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十餘里去國遂
遠行在澤中大苦飢渴利帝釋即
於曠澤化作城郭伎樂衣食備滿城
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飲
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甚極可
暇止此不太子言父王從我著檀特
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
遂便出城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
到檀特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
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度太子言
父王從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王教
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斷水塞衣
而度即心念言水當澆灌殺諸人畜
即還謂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來
至我所者皆當令度太子適語已水
即復流如故前到山中見山欽崙樹
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
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
太子入山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
太子山上有一道人名阿州陀年五

百歲有絕妙之德太子作禮却住白
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處
耶阿州陀言是山中者並是福地所
在可止道人復言今此山中清淨之
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
子未荅曼城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
為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城言
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
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頗聞葉
波國王太子須大擎不道人言我數
聞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
擎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荅
言欲求摩訶行道言功德乃今今
得摩訶行不久也太子得無上道時
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即指語
太子所止處太子即以法道結頭編
髮以木果為飲食即作草屋男女別
處男名耶利年七歲著草衣隨父出
入女名剎擎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
母出入山中禽獸皆悉歡喜來依附
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
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
水邊與禽獸共戲時拘留國有貧窮

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正婆
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惡見
祝欲令死婦行汲水道逢年少說
其婿持水且歸語其婿言我適取水
年少謂我為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
人亦不笑我婿言我貧當何所得婦
言不為我索奴婢者我當便去不復
共居婦復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擎坐
施太劇父王從著檀特山中有一男
一女可乞之財婆羅門即詣檀特山
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即便得度時婆
羅門遂入山中逢獵師問太子趣即
指示處婆羅門即到太子所太子遙
見甚大歡喜迎為作禮因相慰勞問
何所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
國人久聞太子好喜布施欲從太子
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惜我所有盡
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
我兩兒以為給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
故遠來何不與時兩兒行戲太子
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已許
之汝便隨去太子即率授與地為震
動兩兒不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謂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七品 會

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值此乃以國王種為人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生世世莫復值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道時自當度汝兩兒語父言爲我謝母今便永絕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遭此大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奈何得之當縛付我太子即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摠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捶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淚出墮地地爲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乃還時諸禽獸皆隨太子還至兩兒戲處號呼自撲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冀其母來婆羅門以捶鞭之兩兒言莫復撻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別可語我母拾果疾來與我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瘡右目復瞞兩乳汁出便自思惟未嘗有是怪當用果爲豆歸視我兒得無有他棄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七品 會

與人恐妃敗其善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躡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草屋處處求之不見便還至太子所問兩兒何在太子不應爲持與誰早語我處莫令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不應益我迷荒太子語妃拘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激辭地而倒如太山崩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羅佛時本要不耶我於今時作婆羅門子字髀多衛汝作婆羅門女字須羅陀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買汝五華欲以獻佛汝以二華寄我上佛而求願言願我後生帝爲卿妻我於今時與汝要言欲爲我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答言可今以兒施而及亂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七品 會

布施如此即下誡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前而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諾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與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答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成無上平等太子即牽妃授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無悔意諸天讚歎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爲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帝釋故來相誠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令將我兒去婆羅門還賣著我本國中二令我兩兒不苦飢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王釋言當如前願太子言願令衆生皆得解脫無復生老病死之苦帝釋言大哉所願無上所願特尊非我所及帝釋言畢忽然不見時拘留國婆羅門得兒還家婦逆罵之何忍持此面還此兒國王種而無慈心過打令生瘡身體膿血促持街賣

更求使者督隨婦言即行賣之天
帝行市言此兒貴無能買者乃至禁
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
之孫舉國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
兒來婆羅門言我自乞得人欲奪取
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布施
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違太子意
不如白王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
白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門使將兒
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宮女遙見兩兒
莫不哽噎王問何緣得此兒婆羅門
答言我從太子乞巧得耳王呼兩兒
而欲抱之兒皆啼泣不肯就抱王問
婆羅門賣索幾錢婆羅門未答男
兒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
女直金錢二千特牛二百頭王言男
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
言後宮嫔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
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王獨有
一子而逐之深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
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
悲哀號泣次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
就我抱汝悲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

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羅門本是王孫
今為奴婢何有奴婢而就王抱是故
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
更呼兩兒兒便就王抱王抱兩孫手
摩其頭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何所飲
食披服何等兒具答之王即遣使促
迎太子便以王命而告太子太子答言
王從我山中一十二年為期今猶一年
在年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
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來時亦
忍云何恚我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
禮却繞七匝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
太子還蹤踴躍宛轉自撲號呼泉水為
空竭禽獸為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
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
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
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
栗逆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言
前乞白象愚癡故耳望我之故遂從
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
奉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
答言譬言如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
其人嘔吐在地寧復香潔可更食不

今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不受速乘
象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
於是使者即乘象還白王如是因此
象故敵國之怨化為慈仁國王及眾
臣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入王乘象
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
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華燒香
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
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付與太子
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
得佛

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
子須大擎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
現我父闍頭檀是今時母者今現我
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夷是時
山中道人阿州陀者今日捷連是時
天帝釋者今舍利弗是時憍師者今
阿難是時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
雲是女兒剎延者今現羅漢朱利母
是時乞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婆
羅門婦者旃遮那摩是勤苦如是無
央數劫常行檀波羅蜜布施如是
法施部第五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三十四會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士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清昇彼岸財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開法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施愚盲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利心神財施能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施寶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飲食又未曾有因緣經云天帝問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唯願說之野干答曰布施飲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物濟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教化名為法施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財施愛多者施與財寶愚癡多者施與其法財施者為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為得無盡智財施者為得身樂法施者為得心樂財施者為衆生所愛法施者為世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三十五會

間所敬財施者為愚人所愛法施者為智者所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偈曰佛智觀虛空大悲為雲雲法施如甘雨充滿陰界池四攝為方便安樂解脫因修治八正道能得涅槃果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受事七降伏煩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見法得於喜樂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賣經卷者亦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藏不顯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法若彼所知義於此經卷已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知他人所當自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與為法施故我寧以法施現世癡癡為除

法華經卷第八 第三十六會

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更能教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除瞋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聞法慈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盜他財實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衆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除瞋癡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才衆生聞法信心無疑以是因緣未來世中信心了戒施聞慧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法施勝過財施今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施未知得不答為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色聲人天樂報恐墜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殷勤歎法令其寤解三事體空而行財施遠成

法苑珠林卷八十 第三十五張 會
菩提涅槃勝果白餘戒忍六度万行
皆藉智慧開道成勝

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便情惑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解即便祕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千万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又菩薩藏經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薩摩訶薩常處長夜攝諸眾生何等為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為四種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是為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喻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已所有智及功德為他演說攝受津立一切眾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施者如所聞法廣為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染心分別開示言利

法苑珠林卷八十 第三十六張 會
行者謂於他授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厭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含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聰報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摠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興何福而得如是無量摠持唯願世尊當見開示

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彌常以嚴勅教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讀經雖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讀經便足乞食若遲讀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啼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涕泣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答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勅我讀經日日課限若具足者即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

法苑珠林卷八十 第三十七張 會
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時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後常詣我家當供養食令汝不憂食已專心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今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摠持無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表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四二九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

珠林卷第九十七。卷末經名同。

一 四二九頁上二行撰者，〔磧、普作〕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憚撰」；

〔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門釋道世撰」。

一 四二九頁上三行「六度篇第八十五」，〔經作〕「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一」。

又「此有六部」，〔經無〕。

一 四二九頁上三行與四行之間，〔清有〕

「布施部 持戒部 忍辱部 精進部 禪定部 智慧部」諸部目。

一 四二九頁上四行「第一」，〔經無〕。

又「此別一十一部」，〔經無〕。

一 四二九頁上五行至八行「述意部……施福部」，〔經無〕。

四二九頁上七行「觀田部」，〔清作〕

「福田部」。

一 四二九頁上九行「部第一」，〔經無〕。

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

例同。

一 四二九頁上一二行首字「食」，〔普、南、經、清作〕「園」。

一 四二九頁上一六行第一三字「尚」，〔磧、普、南、經、清無〕。

一 四二九頁上一九行第六字「關」，〔磧、普、南作〕「開」。

一 四二九頁上末行第一一字「常」，〔磧、普、南、經、清作〕「恒」。

一 四二九頁中二〇行「本布施」，〔磧、普、南、經、清作〕「大布施」。

一 四二九頁中末行首字「楚」，〔磧、普、南、經、清作〕「慶」。

一 四二九頁下一八行「不平等」，〔磧、南、經、清作〕「不平等施」。

一 四三〇頁上一七行「多少」，〔磧、普、南、經、清作〕「多人」。

一 四三〇頁中二〇行「呻吟」，〔磧、普、南、經、清作〕「呻吟」。

一 四三〇頁下四行「國主」，〔磧、普、南、經、清作〕「國王」。

一 四三〇頁下一二行第八字「其」，〔磧、普、南、經、清作〕「有」。

一 四三一頁上一行「耕田」，〔磧、普、南、經、清作〕「田耕」。

一 四三一頁中一七行「二相」，〔磧、普、南作〕「二想」。

一 四三一頁中二〇行「濕波」，〔磧、普、南、經、清作〕「溫波」。

一 四三一頁中二一行「天人」，〔磧、普、南、經、清作〕「夫人」。

一 四三一頁下三行「思惟」，〔磧、普、南、經、清作〕「自惟」。

一 四三一頁下一四行「所在」，〔磧、普、南、經、清作〕「在所」。

一 四三一頁下一八行「咸言」，〔磧、普、南、經、清作〕「或言」。

一 四三二頁上一二行第二字「所」，〔磧、普、南、經、清作〕「在所」。

一 四三二頁上一六行「祝願太子共騎」，〔磧、普、南、經、清作〕「即祝願太子累騎」。

一 四三二頁上二一行「六十」，〔南作〕「十千」。

一 四三二頁中一一行首字「私」，〔磧、普、南、經、清作〕「有」。

一 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三二頁中一九行第八字「常」，
磧、普、南、徑、清作「快」。

一 四三二頁中末行「我及兒女者」，
磧、普、南、徑、清作「求是物之者」。

一 四三二頁下七行第四字「如」，
磧、普、南、徑、清作「而」。

一 四三二頁下九行第二字「貫」，
磧、普、南、徑、清作「顆」。又第一一字
「作」，磧、普、南、徑、清作「以」。

一 四三二頁下一二行第六字「惜」，
磧、普、南、徑、清作「悉」。

一 四三二頁下一四行「御車」，
磧、普、南、徑、清作「卸車」。

一 四三二頁下一八行末字「與」，
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四三三頁上二行「無所有」，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三三頁上六行第一二字「備」，
磧、普、南、徑、清作「彌」。

一 四三三頁上一三行第七字「須」，
磧作「頃」。

一 四三三頁上一七行「即還」，
磧、普、南、徑、清作「即還顧」。

一 四三三頁上一九行「欽峯」，
磧、普、南、徑、清作「欽岑」。

一 四三三頁中四行「復言」，
磧、普、南、徑、清作「即言」。

一 四三三頁中一一行末二字至次行
首字「須大拏」，磧、南作「須太子」。

一 四三三頁下三行首字「祝」，
磧、普、南、徑、清作「呪」。又末字「說」，
磧、普、南、徑、清作「嗤說」。

一 四三三頁下四行第五字「且」，
磧、普、南、徑、清作「既」。

一 四三三頁下八行第四字「復」，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三三頁下一五行「何所」，
磧作「何處」。

一 四三三頁下二〇行第四字「何」，
磧、普、南、徑、清作「無」。

一 四三四頁中一行第五字「敗」，
磧、普、南、徑、清作「障」。

一 四三四頁中一四行末字「須」，
磧、

一 普、南、徑、清無。

一 四三四頁中一五行「五百」，
磧、普、南、徑、清作「五百文」。

一 四三四頁下二行末字「而」，
磧、普、南、徑、清作「而作」。

一 四三四頁下一二行「天帝釋」，
磧、普、南、徑、清作「天帝釋」。次
頁下一七行同。

一 四三四頁下一四行「兒去」，
磧、普、南、徑、清作「兩兒去者」。

一 四三四頁下一六行「天王」，
磧、普、南、徑、清作「天主」。

一 四三四頁下一七行「解脫」，
磧、普、南、徑、清作「度脫」。

一 四三四頁下二一行首字「時」，
磧、普、南、徑、清作「是時」。

一 四三四頁下二二行第六字「面」，
磧、普、南、徑、清作「兒」。

一 四三四頁下末行「膿血」，
磧、普、南、徑、清作「皆膿血」。又「促持」，
磧、普、南、徑、清作「捉持」。

一 四三五頁上二行至三行「乃至葉

波國中」，〔磧、普、南、徑、清作〕「乃引至葉波國既至葉波國中」。

一 四三五頁上一二行「乞丐」，〔磧、普、南、徑、清作〕「求丐」。

一 四三五頁上一三行「不肯」，〔磧、普、南、徑、清作〕「而不肯」。

一 四三五頁上一五行首字「兒」，〔磧、普、南、徑、清作〕「女」。

一 四三五頁中二行第一一字「王」，〔磧、普、南、徑、清作〕「國王」。

一 四三五頁中四行首字「更」，〔磧、普、南、徑、清作〕「便」。又第八字「王」，〔磧、普、南、徑、清作〕「無」。

一 四三五頁中六行第二字「披」，〔磧、普、南、徑、清作〕「被」。

一 四三五頁中七行「便以王命而告太子」，〔磧、普、南、徑、清作〕「使以王命告太子」。

一 四三五頁中一八行第二字「逆」，〔磧、普、南、徑、清作〕「送」。

一 四三五頁中末行「寧復」，〔磧、普、南、徑、清作〕「豈復」。

一 四三五頁下九行「付與」，〔磧、普、南、徑、清作〕「以付」。

一 四三五頁下一九行「罰延」，〔磧、普、南、徑、清作〕「罰拏延」。又「朱利」，〔磧、普、南、徑、清作〕「末利」。

一 四三五頁下二〇行「乞兒」，〔磧、普、南、徑、清作〕「乞兩兒」。

一 四三五頁下二一行「旃遮那摩」，〔磧、普、南、徑、清作〕「今檀遮那摩」。

一 四三六頁上一二行「因緣」，〔磧、普、南、徑、清作〕「無」。

一 四三六頁中四行「法施如甘雨」，〔磧、普、南、徑、清作〕「法施如世雨」；〔磧、普、南、徑、清作〕「法施如世雨」。

一 四三六頁中一六行「不顯」，〔磧、普、南、徑、清作〕「不現」。

一 四三六頁中一七行至一八行「法若非彼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磧、普、南、徑、清作〕「無」。

一 四三六頁下二一行末字「墜」，〔磧、普、南、徑、清作〕「墜」。

一 四三六頁下末行第一三字「遠」，〔磧、普、南、徑、清作〕「遠」。

〔清作〕「速」。

一 四三七頁上二行第二字「籍」，〔磧、普、南、徑、清作〕「藉」。又第六字「道」，〔磧、普、南、徑、清作〕「導」。

一 四三七頁上一三行第三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本頁中一二行第八字同。

一 四三七頁中一行「謂於他」，〔磧、普、南、徑、清作〕「謂爲於他」。

一 四三七頁中一七行末字「啼」，〔磧、普、南、徑、清作〕「涕」。

一 四三七頁中一八行「湊泣」，〔磧、普、南、徑、清作〕「涕哭」。

一 四三七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具」，〔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四三七頁下一行「於時」，〔磧、普、南、徑、清作〕「於是」。

一 四三七頁下二行「已後」，〔磧、普、南、徑、清作〕「已往」。

一 四三七頁下七行「供養者」，〔磧、普、南、徑、清作〕「供養食者」。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會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

施度量境部篇六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物即令急施廢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令寶說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財寶亦如是

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為衆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第三張

會

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衆生求毒火刀酒媒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起惡憶於惡道不到彼岸若他求索我之身今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起退屈心

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以財物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余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瞋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踏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腳踏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部第七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第三張

會

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陀洹得無量報向斯陀含亦無量報乃至成佛亦無量報我今為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樂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為破彼苦非為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已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簡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貪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令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

史記卷之六

第五

會

史記卷之六

第五

會

諸福業但未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眾生名為顛倒作善癡狂禍福名為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眾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并諸菩薩及聲聞眾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万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

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教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乃至須陀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如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最下乞人福四無二

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

之豔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隨即持此豔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豔往奉眾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施福不弘廣若施眾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

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

相對部第八

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草施畜等

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眾得福如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心慢多將寶物施眾得福少

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惜財不施還得貪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常多樂施得福增多

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得福報少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慧是為施多得福少何謂施少得福多者能以慈心奉道德人眾僧食已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是為施少得福多何謂施少得報少者以慳貪惡意施凡道士兩俱愚癡是故施少得福亦少何謂施多得福多者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屣牀檣厨膳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為施多其報亦多

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清淨三施受俱淨

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為
二俱清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力所
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
來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
一福田是為二俱清淨餘句可解
財施部第九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
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
如法施

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
物縱將布施得福甚少如法之財得
福彌多如大寶積經云所不應施復
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
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眾生
故三置羅機網不以施人惱眾生故
四刁杖箭不以施人害眾生故五音
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

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
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洩
唾膿血汙食不語不知飯及麥飯如
法和應棄者謂不煮食雜汙不烹食
不酒飲雜汙如是和合不如法者勿
以施人

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
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
生形負重鞭策繫繫乘騎而得好屋
好食為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
懷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當憶龍
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
多慢瞋心布施憶金翅鳥中常得自
在有如意寶珠以為纏絡種種所須
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万端無事
不辦又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
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憶鬼神中
作鳩鵲茶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
又如多瞋恨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
布施憶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
音樂飲食又如有入剛愎強梁而能
布施車馬代步憶虛空夜叉中而有
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如心好諍
而能以好房舍臥具衣服飲食布施
故主官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
便身之物若惱前人強求人物而營福
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
利轉勝
又優婆塞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施

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痛苦若先
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
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
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
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集不能
出用身多痛苦以此文證強役人物
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
末世道俗訛替競興齋講強抑求財
營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
靜聖內修實行出離中勝無過於此
若有淨心為人說法前人敬誠求法
捨施即須為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
前判雷同摠撥妄生譏謗抑遏前福
又無性攝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
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
慧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
何用施為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一經月無倦嬰兒哭若閉
乳母欲何為
寧使貧乏之於財位 遠離惡趣諸惡行
勿彼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眾苦器
又增一阿舍經云余時世尊告諸比
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為五一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十卷

會

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施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氈被薪火暖食等若熱時施涼室輕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飢時給食風雨送供天和請僧如是隨時應情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

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為食吐眾生食已吐施是名內外施除上所說是名外施菩薩內施有二種一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入為衣食故繫屬於人為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為利養但為無上菩提為安樂眾生為滿足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支節等一切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受用樂具歡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物非無差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十卷

會

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眾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眾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

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書寫經二種種杖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

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為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無瞋無恨不好評訟又不喜評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

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為惡

若為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

法苑珠林卷十一

第十卷

會

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最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

若給妻子奴婢衣食常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若復觀田倉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常生憐愍復作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觸惱想當知是人得福無量

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陀羅尼七覺華故

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塗身故若以果施具戒成就無漏果故

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樂故

若以衣施具清淨色除無慚愧故

若以燈施具足佛眼照了一切諸法性故

若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乘具足神通故

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

若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

若以筋力僕使施具佛十力四無畏故

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手足舉身施與心無吝惜為得無上菩提度眾生故

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為得阿耨菩提故行陀那波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讚利益何等為十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慧聚及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游戲法樂無不具足三者菩薩以足施故感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聖無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感得圓滿清淨法手拯濟眾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根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染威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視一切眾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眾生真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

以髓腦施故獲得圓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不具足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為得菩提行如是施攝受如是相貌圓滿佛法稱讚利益上妙功德皆為滿足陀那波羅蜜多故今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 亦不顧感天人趣
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為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飲乳哺其牙齒間自然八功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福因緣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占之教當服蘇病乃可差尋用醫教取蘇服

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趣泉河皆枯渴如是處處求水不得深自悔責於彼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情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為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眾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哺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繞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擲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為妙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徧照城內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為妙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第十八張 會 覽

設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正法治世號阿瑟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万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眾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婢使最貧下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廝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眾僧食訖此婢埽地糞埽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眾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雙及其女右手尋常急拳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拳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為摩手手即自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有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耶奢羅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無窮盡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埽中得一銅錢布施眾僧以此善根得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第十八張 會 覽

王家以為王女緣昔一錢布施眾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取無窮盡

又雜寶藏經云昔者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聞送供者眾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眾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拾得兩錢每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眾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即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為祝願上座不聽自為祝願復留食施諸人既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黃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止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為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為夫人即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第十八張 會 覽

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福報緣以兩錢施僧故余當知彼僧便為於我有大重恩即白王言我先廝賤王見洗拔得為人次願聽往彼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即便車載飲食及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即遣維那祝願不自祝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為祝願今載珍寶不為祝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介時語夫人言心念嫌我兩錢施時為我祝願今載珍寶不為祝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貴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珍寶吾我言高是以我今不為祝願諸年少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陀洹果夫人聽法慚愧亦得須陀洹果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即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

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情不敢用怪其所以即詔尊者迦旃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即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人能舉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即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遙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常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隨喜部第十

隨喜部第十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言遽當知是人已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為放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草

人無不有雖是國主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麩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麩耶誰有一日不食三搏麩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體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厭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祝願王及貧窮人所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未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諸香不失毫釐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麁若細若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遙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已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

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搏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斷飢渴等苦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藥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值饑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地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為無上樂而行布施不為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縛若施主能自手施已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眾生喜樂見之見已恭敬尊重讚歎又大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草木若慳心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噉者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第三十五報 合
不以為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
食者心中歡悅以為極美若行施竟
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
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饑食
有飢者在前尚不能施與況餘勝解
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
少水施與衆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
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
土猶懷慳惜況復財物

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
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有財物者
懼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
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
各異貧悲念者生天人中受無量樂
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菩
薩但有悲愍心便為具足況與少物
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
不忍言無悲苦慳淚設聞他苦尚不
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惱而不救濟
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衆生
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為喻救衆
生者見衆生受苦悲泣慳淚以慳淚
故知其心軟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第三十五報 合
功德人以愛敬故為之慳淚二見苦
惱衆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為之慳
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踊躍慳淚計善
菩薩慳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衆生
捨於親屬悲泣慳淚不及菩薩見貧
苦衆生無財施時悲泣慳淚菩薩聞
乞聲為之慳淚乞者見菩薩雨淚雖
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時
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
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言時悲泣慳淚
不能自比乞者言足余時乃止菩薩
修行施已衆生滿足便入山林修行
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乞可施
我今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
衆生諸有所索一切皆捨有悲心者
為他故涅槃尚捨況復捨身命財有
何難也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
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捨何有不捨
悲心徹隨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菩
薩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
一切衆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
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為三飲食
衣服湯藥即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第三十四報 合
事得顯何者為三即是財法無畏施
也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為滅一切
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
視如芻草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
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
施如菩薩昔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
鬼踊躍歡喜無可為喻

施福部第十一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
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為
十一降伏慳悋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
三共諸衆生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
至滅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處施
心現前六常為四衆之所愛樂七處
於四衆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徧於
諸方九手足柔順足掌坦平十乃至
道樹不離善知識

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
利一常得親近一切賢聖二一切衆
生之所樂見三八大衆時人所宗敬
四好名善譽流聞十方五能為菩提
作上妙因

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慧施乃

能受持菩薩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一施者於四天下尚不憐惜況於小物是名為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頭目髓腦骨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具於忍能持禁戒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檀越主慧施之曰得五事功德云何為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真之辯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為發善提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

法苑珠林卷八十一
善根堅固當以相與

舍 善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慳受者用時破他慳慳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藏都監奉勅所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四四一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卷末經名同。
- 又經名下，磧、南有夾註「六度之二」。
- 一 四四一頁上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四四一頁上三行「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磧、南、清無。
- 一 四四一頁上三行與四行之間，徑有「布施部之餘」一行。
- 一 四四一頁上四行「施度量境部篇六」，磧、南作「量境部第七」並有夾註「施部之餘」；徑作「量境」；清作「量境部第六」並有夾註「施

部之餘。

一 四四一頁上一六行第一三字「令」，

磧、南、徑、清作「貪」。

一 四四一頁中五行第三字「求」，磧、

南、徑、清作「來」。

一 四四一頁中七行末字「不」，磧、

南、徑、清作「不得」。

一 四四一頁中二二行「部第七」，磧、

南作「部第八」，以下部目下序次

例同；徑無，以下部目中「部」字

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一 四四一頁下四行第一二字「成」，

磧、南、徑、清作「施」。

一 四四二頁上一八行第三字「者」，

南作「若」。

一 四四二頁中七行第三字「施」，磧、

南、徑、清無。

一 四四二頁中一九行第七字「畜」，

磧、南、徑、清作「畜生」。

一 四四二頁中二二行第一一字「將」，

磧、南、徑、清作「將」。

一 四四二頁下三行第九字「常」，磧、

南、徑、清作「恒」。

一 四四二頁下一一行第二、三字「得

福」，徑、清作「得福報」，下至一六

行第七、八字同。又第一二字「者」，

徑、清無，一四行第九字、一六行

第一〇字同。

一 四四二頁下一五行「兩俱」，磧、

南、徑、清作「俱兩」。

一 四四二頁下二〇行第一一字「報」，

徑、清作「福報」。

一 四四三頁上一二行第二字「彌」，

磧、南、徑、清作「弘」。

一 四四三頁上一六行第四字「箭」，

磧、南、徑、清作「弓箭」。

一 四四三頁上二〇行第一四字「不」，

磧、南、徑、清無。

一 四四三頁上二二行「酒飲」，磧、

南、徑、清作「飲酒」。又末字「勿」，

磧、南、徑、清作「不」。

一 四四三頁中一五行「剛愎」，磧、

南、徑、清作「剛慢」。

一 四四三頁中一九行第二字「主」，

磧、南、徑、清作「生」。

一 四四三頁下二行「困苦」，磧作「因

苦」。

一 四四三頁下一二行「捨施」，磧、

南、清作「捨財」。

一 四四三頁下一六行「慧施」，磧、

南、徑、清作「惠施」。下同。

一 四四三頁下二一行第二字「彼」，

磧、南、徑、清作「被」。

一 四四四頁上一四行第二字「外」，

磧、南、徑、清無。

一 四四四頁上一五行第六字「隨」，

磧、南、徑、清作「隨時」。又「他力」，

磧、南作「他方」。

一 四四四頁下六行第九字及八行第

一一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四四七頁上一七行首字同。

一 四四四頁下一五行「具戒」，磧、

南、徑、清作「具足」。

一 四四四頁下一七行第五字「具」，

磧、南、徑、清作「具足」。

一 四四五頁上七行「挖那」，徑、清作

「檀那」。下同。

一 四四五頁上末行「真實」，磧、南、徑、清作「貞實」。

一 四四五頁中一三行第八字「所」，磧、南、徑、清作「可」。

一 四四五頁下二行「普皆枯渴」，磧、南、徑、清作「並皆枯渴」。

一 四四六頁上三行「正法」，徑作「王法」。又「阿怒伽」，磧、南、徑、清作「阿怒伽」。

一 四四六頁上一五行「尋常急拳」，磧、南、徑、清作「恒常急捲」。

一 四四六頁上一六行第八字「拳」，磧、南、徑、清作「捲」。

一 四四六頁上一七行第九字「自」，磧、南、徑、清作「尋」。

一 四四六頁上一八行第八字「有」，磧、南、徑、清作「生」。

一 四四六頁上二一行「取無窮盡」，磧、南、徑、清作「取己無窮」。

一 四四六頁中一二行「每常」，磧、南、徑、清作「恒常」。

一 四四六頁下三行第二字「得」，磧、南、徑、清作「得是」。

一 四四六頁下五行第一〇字「人」，磧、南、徑、清作「夫人」。

一 四四六頁下七行第四字「及」，磧、南、徑、清作「及以」。

一 四四七頁上二行第一三字「詣」，磧作「諸」。

一 四四七頁上二一行第七字「遽」，磧、南、徑、清作「據」。

一 四四七頁中一行「國主」，磧、南、徑、清作「國王」。

一 四四七頁下五行第一三字「若」，磧、南、徑、清作「苦」。

一 四四七頁下九行「四天地」，磧、南、徑、清作「四天下」。

一 四四七頁下一〇行「無上樂」，磧、南、徑、清作「無上道」。

一 四四八頁上五行「勝解」，磧、南、徑、清作「勝妙」。

一 四四八頁中七行首字「乞」，磧、南、徑、清作「乞者」。一〇行第八

字同。

一 四四八頁中一一行第四字「比」，磧、南、徑、清作「止」。又第一一字「乃」，磧、南、徑、清無。

一 四四八頁下二行首字「也」，磧、南、徑、清作「已」。

一 四四八頁下一六行「坦平」，磧、南、徑、清作「安平」。

一 四四九頁上一八行第二字「設」，磧作「說」。

一 四四九頁中五行「受者用時」，磧、南、徑、清作「受用者時」。

趙城縣廣勝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會

卷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第二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勸持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
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
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
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
乎大論戒復方之曰月譬若寶珠義
等塗香事同惜水越度大海號曰牢
船生長善牙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稟
受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
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
終無傷草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
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
心馬不加轡勒馳騁情猿都無制鎖
浮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
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凶黨更相
扇動備造惡言無慚無愧不羞不恥
日更增甚轉復沈淪似若葶藶艾蒿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持戒部

會

卷

枝葉皆苦訶梨菓樹徧體無甘從明
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遙痛傷難忍
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曦
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
柱逼身則骨實俱盡宛轉嗚呼何可
言念如斯等苦是由毀戒也

勸持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
殞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
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
介時卒患脇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
食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
者自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
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
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爲困急責酒語
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曰兄言我
雖病急願捨我身命不犯戒而飲此
酒即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善能分別者此事亦復難戒寶入我手云何復欲奪乃是怨憎者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歿敗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趣毀戒今憶墜捨戒乃如是云何名親愛我勤習戒根乃欲見却奪所持五戒中酒戒最為重今欲強毀我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耶弟即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不盡護持便為違大悲草頭有酒滴尚不敢嘗觸以是故我知酒是惡道因在家修多羅說酒之惡報唯佛能分別誰有能測量佛說身口意三業之惡行唯酒為根本復憶惡行中往者優婆夷以酒因緣故遂毀餘四戒是名惡行數酒為放逸根不飲閉惡道能獲信樂心去慳能捨財首羅聞佛說能獲無量益我都無異意而欲毀犯者略說而言之寧捨百千命不毀犯佛教寧使身乾枯終不飲此酒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不如護禁戒即時身命咸決定能使差我猶故不飲況今不定知為差為不差作是決定心心生大歡喜即獲見真諦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厭世修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為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現實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為不起惡戒此菩薩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憂惱但一其心持清淨戒勝果剋得不須疑惑

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清淨尸羅汝應知之何等為十一者於諸眾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染習四者於諸眾生不興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乖離六者於諸眾生不起麤言由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恚善

能忍受麤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

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

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万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滿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得勝三昧十不失信財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部第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尔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版上座比丘不得版故將沒水中于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八

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為水漂語年少
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
所得版應以與我今時年少即使思
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
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版用與
上座必沒水中洄瀾波浪大海之難
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
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
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
念已而說偈言

我為自全濟為隨佛語勝無量功德聚
名稱徧十方軀命極鄙賤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至死必堅持為順佛語故
奉版遺身命若不為難事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版必度大海難若不順聖旨
將沒生死海我今沒水死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失於天人利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版持與上座既授
版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
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
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
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真是比丘實是苦行者號今為沙門
汝實稱斯名由汝德力故眾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一切安隱出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汝是大勝人能除眾患難
我今當云何而不加擁護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為難凡夫不毀禁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清淨自謹慎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為難未獲於道迹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護持佛教戒難為而能為
此最為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
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
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映彼
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
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
似空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
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
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
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
言

我今護他命身分受苦惱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若言他持去此言復不可
設自得無過不應作妄語我今捨身命

為此鵝命故故緣我護戒因用成解脫
今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
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即四
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
比丘無救亦復如是今時比丘即自
斂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
與我鬪耶比丘荅言不共汝鬪我自
共結使鬪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墮地如乾薪當使人稱美
為鵝能捨身亦使於後人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聞者勸精進修行於具道
堅持於禁戒有便毀禁者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打棒以兩手并頭並
皆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
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姪盜捨身命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捨身不可計彼時虛受苦
為戒捨身命勝於毀禁戒假欲自護護
會歸於當滅不如為持戒為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以取解脫命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為業住止於樹下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盜賊汝宜善觀察
今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

繫縛倍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望使此鵝活今我命未絕鵝在我前死我望護汝命愛是極辛苦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令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捨身以賀鵝我亦作是意捨命欲代鵝我得最勝心欲令此鵝命久住常安樂由汝殺鵝故心願不滿足今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珠既見珠已便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如似灰覆火我以愚癡故燒然數百身汝於佛標相極為甚相稱我以愚癡故不能善觀察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少聽我懺悔猶如脚跌者按地還得起南無清淨行南無堅持戒遭是極苦難不作毀缺行不遇如是惡持戒非希有要當值此苦能持禁戒者是則名為難為鵝身受苦不犯於禁戒此事實難有懺悔既訖已即放比丘還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劫掠剝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蟲蠅蠅之所咬燒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日沒晦冥大暗夜行禽獸火橫馳走其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誠言

若有智慧者能堅持禁戒求人天涅槃稱意而獲得名稱普聞知一切咸供養必得人天樂亦獲解脫果伊羅鉢龍王以其毀禁戒損傷樹葉故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彼得出龍時能堅持禁戒斯事為甚難戒相極衆多分別曉了難如劍林棘藪處中多傷毀愚劣不堪任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轉動恐傷草命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造作衆惡業或得生人道竊盜姪他妻王法受刑戮計筭不能數復受地獄苦如是亦難計或受畜生身牛羊及雞犬鷹鵄禽獸等為他所殺害喪身無崖限未曾有少利我等於今者為護聖戒故分捨是微命必獲大利益我等今危厄必定捨軀命若當命終後生天受快樂若毀犯禁戒現在惡名聞為人所輕賤命終墮惡道今當共立要於此至殞命假使此日光暴我身命乾我要持佛戒終不中毀犯假使遇惡獸飢裂我身手終不敢毀犯釋師子禁戒我寧持戒死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畋獵漸漸

法苑珠林卷第二

第七

三

游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捷子等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還自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捷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彼為賊所劫慚愧為草繫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用繫手猶如鸚鵡翅又如祠天羊不動亦不搖雖知處危難默住不傷草如林為火焚犂牛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無病似有力以何因緣故草繫不動搖汝等豈不知身自有力耶為祝所迷惑為是苦行耶為自厭患身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不敢挽頓勞佛說諸草木悉是鬼神宅我等不敢違是以不能勞如似祝場中為蛇畫境界以神祝力故

法苑珠林卷第二

第十三

三

毒蛇不敢度牟尼尊盡界我等不敢越我等雖護命會歸於磨滅願以持戒死終不犯戒生有德及無德俱共捨壽命有德慧命存并復有名稱無德喪慧命亦復失名譽我等諸沙門以持戒為力於戒為良田能生諸功德生天之梯墜名稱之種子得聖之橋津諸利之首目誰有智慧者欲壞戒德瓶

今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釋師子所說寧捨己身命護法不毀犯我今亦歸命如是顯大法歸依離熱惱牟尼解脫尊堅持禁戒者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梁沙門釋法聰

隨沙門釋法充

後南梁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

法苑珠林卷第二

第四

三

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威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觀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仰時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今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眾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令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到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

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為先因見屠者驅豬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緒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如手並仇然不動便歸悔過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宮寺即是梁太初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隨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每勸僧眾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舩舟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眾不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

為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也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忍辱部第三 此別四部

述意部 勸忍部

忍德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忍之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羈提比丘被荆殘而不恨忍辱仙主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愍惻為用常應徧游地獄代其受苦廣度眾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慘厲厲色遂相捶打便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梟含毒逾於蠱蜚所以歷劫怨讎生生不絕也

勸忍部第二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能善根為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

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為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為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作五百健罵丈夫常尋逐我興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臥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衢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麤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為諸魔羅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常興慈救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鳥惡口罵言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為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為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為善友凡情不識何須加毀

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眾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眾生常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眾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眾生皆自受苦云何

法苑珠林卷八

華六引

法苑珠林卷八

身一引

法苑珠林卷八

華六引

法苑珠林卷八

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
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
故能滅瞋

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在我頂上
旋終不爲此苦而發於惡心

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
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

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二道 佛說無爲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爲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爲有
力大人

又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已身有
惡則應發露

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
可得聞口不得言

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已美
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

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
髮已上皆當祝願慚愧奉受

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
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

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

又經云恕已可爲喻勿殺勿行杖

又書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
之教其本均同雖形有黑白然立行

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
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

惑猶若良醫隨疾授藥是名內教
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興是名外

教

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
厭離生死志求出世是爲依內若乖

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厭捨
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四德

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
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

在俗之人能隨內教便寤冥理心常
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既知如是

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
塵巾攬垢向已持淨與人故經云退

而得者佛道也

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
須進勝他人常須剋責已躬也

忍德部第三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

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性三

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
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

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
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

於忍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
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

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
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得身相

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
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

樂又私呵三昧經云佛言忍有六事得
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

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
六得慧力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
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

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
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

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
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苦行者忍之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聞聲恐怖者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不成出家法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執心堅住者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令汝成劫賊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如汝自知已諸天亦復知
引證部第四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
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
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
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已
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
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
銜木之時慎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
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龜即
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
尔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斫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
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
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
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勸羅雲汝到

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
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
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
趣前禮佛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
雲曰澡槃取水為吾洗足羅雲受教
為佛洗足洗足已訖佛語羅雲汝見
澡槃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
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食飲以不羅
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
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
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吾
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為沙門不
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匈
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
澡槃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
槃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
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槃之名曾
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為
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強不念精進曾
受惡名亦如澡槃不中盛食佛以足
指撥却澡槃應時輪轉而走自跣而
慚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槃
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

物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
亦如是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
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
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
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
槃羅雲聞之慚愧怖懣譬如戰象兩
牙二耳四脚及尾九兵皆嚴先須護
鼻所以者何象鼻卑而脆中箭即死
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
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
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
偈云

我如象鬬 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為尊人 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悲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
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
即得阿羅漢道

又羅雲忍辱經云尔時羅雲向一不
信婆羅門家乞食憍惜不與羅雲被
打頭破血出復撮沙鉢中羅雲含忍
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
自說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我我痛

斯須間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劍割臭
屍臭屍不知痛非劍之不利又如天
甘露飼彼涸豬食涸豬捨之走非是
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真言訓世凶愚
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
夫惡心之興是已之衰輕薄惡人命
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
加痛毒無不至八万四千歲其壽乃
終魂神更受舍毒蟒身毒還自害其
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常食沙土万
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
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
死罪畢為人母懷之時當有重病家
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驚
怪皆曰何媛來為不祥即取指之著
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
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乃死死
後魂靈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鈍頑如
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為人常
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
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
塗若蒙餘福得出為人稟性常愚凶
虐自逐為人醜陋眾所惡憎生輒貧

窮聖賢不祐

又雜阿含經云余時尊者舍利弗大
目犍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
弗新翦髮時有伽陀及優波伽陀鬼
優波伽陀鬼見尊者舍利弗新翦髮
疑語伽陀鬼言我今當知打彼沙門
頭伽陀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
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
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陀鬼再三
不用伽陀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
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陀煮我
伽陀再三喚已墮入地中墮阿鼻地獄
目連聞舍利弗為鬼所打即往問言
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
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
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
利弗其為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
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糲況復打
人而不苦痛余時舍利弗語目連我
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犍連共
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
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堅住不傾動染著心已離

瞋者不反報若如此修心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
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為忍辱住
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
與內宮眷屬作諸伎樂游戲林間縱
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使睡眠內宮諸
女為華果故游諸林間遙見仙人於
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
所到已頂禮圍繞而坐仙人即為說
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
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
習近之諸姊皆應生厭捨離王從睡
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
奪去耶即拔利劍處處求覓乃見諸
女在仙人邊圍繞而坐生大瞋恚是何
大鬼誘我諸女即前問之汝是誰耶答
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
言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是我瞋
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即復問
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
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
得王倍瞋念語言汝是未離欲
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

忍辱人可申一臂試能忍不尔時仙人便申一臂王以利劍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申餘一臂即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念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須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睡眠當知尔時忍辱仙人者即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即今具壽憍陳那是是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彼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時使便自見為羯利王佛為仙人自以利劍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反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背昔願憍陳那聞已極懷恥愧合掌

恭敬

法苑珠林卷八十二

第七十八

忍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四五二頁中一行至次頁上一六行原版缺，以麗藏本補。
- 一 四五二頁中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卷末經名同。又經名下，磧、南有夾註「六度之三」。

- 一 四五二頁中二行撰者，磧、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四五二頁中三行「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磧、南、清無。
- 一 四五二頁中四行「第二」，經無。又「此別三部」，經無。
- 一 四五二頁中五行「述意部……引證部」，經無。
- 一 四五二頁中六行「部第一」，經無。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 一 四五二頁中一一行第四字「戒」，磧、南、經、清作「或」。
- 一 四五二頁中一四行首字「受」，磧作「爲」。
- 一 四五二頁中一八行第一〇字「獲」，磧、南、經、清作「猴」。
- 一 四五二頁中二一行第五字「堡」，經作「堡」。

一 四五二頁下三行末字「曦」，磧、

南、徑、清作「義」。

一 四五二頁下一五行「見弟」，磧、

南、徑、清無。

一 四五二頁下一七行第六字「我」，

磧、南、徑、清無。又「不犯戒」，磧、

南、徑、清作「終不犯戒」。

一 四五三頁中八行「現實」，磧、南作

「現實德」；徑、清作「詐現實德」；

麗無。

一 四五三頁中一二行「一其」，磧、

南、徑、清作「其一」。

一 四五三頁中一五行「十種」，磧作

「十重」。

一 四五三頁下九行第一〇字「若」，

磧、南、徑、清無。

一 四五四頁上一一行第四字「令」，

磧、南、徑、清作「令」。次頁上一

五行第一二字同。

一 四五四頁上二二行「危難」，麗作

「厄難」。

一 四五四頁中二行「德力」，磧作「力

德」。

一 四五四頁中末行首字「設」，磧、

南、徑、清作「說」。

一 四五四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者」，

磧、南、徑、清作「戒」。

一 四五四頁下一三行「打棒」，徑、

清作「棒打」。

一 四五四頁下二二行「盜賊」，磧、

南、徑、清作「偷賊」。

一 四五五頁上一四行第九字「賀」，

磧、南、徑、清作「救」。

一 四五五頁上一八行第九字「便」，

磧、南、徑、清作「更」。

一 四五五頁中三行第七字「作」，磧、

南、徑、清作「行」。

一 四五五頁中一二行第一二字「得」，

磧、南、徑、清作「往」。

一 四五五頁下二行第四字「甚」，麗

作「其」。

一 四五五頁下三行第五字「聚」，磧、

南、徑、清作「聚」。

一 四五五頁下九行第九字「荆」，磧、

南、徑、清、麗作「刑」。下同。

一 四五五頁下一九行「斷裂我身手」，

磧、南、徑、清作「摑裂我身首」。

一 四五六頁上五行第一一字「是」，

磧作「時」。

一 四五六頁上一八行第一二字「自」，

磧、南、徑、清作「是」。

一 四五六頁上二二行第一〇字「勢」，

磧、南、徑、清作「絕」。下同。

一 四五六頁上二二行第五字「宅」，

磧、南、徑、清作「村」。

一 四五六頁中一七行首字「隨」，磧、

南、徑、清、麗作「隋」。次頁上一

一行首字同。

一 四五六頁中一八行「後南梁」，磧、

南、徑、清作「後梁南」。

一 四五六頁下五行第五字「時」，磧、

南、徑、清無。

一 四五六頁下二一行「止到」，磧、

南、徑、清作「至止」。

一 四五七頁上四行「悔過」，磧、南、

徑、清作「過悔」。

一四五七頁上九行「天官寺」，**磧**、**南**、**徑**、**清**作「天官寺」。又「初年」，**磧**、**南**、**徑**、**清**作「一年」。

一四五七頁上一九行至二〇行「頭忽倒上舁舁而下」，**磧**、**南**、**徑**、**清**作「頭忽倒垂冉冉而下」。

一四五七頁中一行「時屬」，**磧**、**南**、**徑**、**清**作「世時屬」。

一四五七頁中四行「此別四部」，**磧**、**南**作「此有四部」；**徑**無。

一四五七頁中五行至六行「述意部……引證部」，**徑**無。

一四五七頁中一〇行「仙主」，**磧**、**南**、**徑**、**清**作「仙人」。

一四五七頁中二一行第一〇字「能」，**磧**、**南**、**徑**、**清**作「諸」。

一四五七頁下四行第一二字「常」，**磧**、**南**、**徑**、**清**作「恒」。一〇行第一一字、二一行第五字同。

一四五七頁下五行第二字「興」，**磧**、**南**、**徑**、**清**作「與」。

一四五七頁下一三行第三字「鳥」，

磧、**南**、**徑**、**清**作「象」。

一四五七頁下一八行「何須」，**磧**、**南**作「何如」。

一四五八頁上五行末字「心」，**磧**、**南**、**徑**、**清**作「言」。

一四五八頁中三行首字「之」，**磧**、**南**、**徑**、**清**無。

一四五八頁中六行第一〇字「是」，**磧**作「生」。

一四五八頁中一三行「愛敬」，**磧**作「慶敬」。

一四五八頁中一五行「冥理」，**磧**、**南**、**徑**、**清**、**麗**作「真理」。

一四五八頁中二一行「常須剋責已躬」，**磧**、**南**、**徑**、**清**作「恒須剋已責躬」。

一四五八頁下一三行第五字「三」，**磧**、**南**、**徑**、**清**無。

一四五九頁上一四行「鴈銜龜去」，**磧**、**南**、**徑**、**清**作「雁銜龜去雁銜龜去」。

一四五九頁中八行「佛語」，**磧**作「佛

說」。又「食飲」，**磧**、**南**、**徑**、**清**作「飲食」。

一四五九頁下二一行「鉢中」，**麗**作「投鉢中」。

一四五九頁下末行第二字「說」，**磧**、**南**、**徑**、**清**、**麗**作「說云」。又第一一字「忤」，**磧**、**南**、**徑**、**清**作「忤」。

一四六〇頁中六行第一〇字「知」，**磧**、**南**、**徑**、**清**、**麗**作「往」。

一四六〇頁中一八行「糠糲」，**磧**、**南**、**徑**、**清**作「糠糲」。

一四六〇頁下一行第四字「反」，**磧**、**南**、**徑**、**清**作「及」。次頁上二二行第四字同。

一四六一頁上一二行第一二字「須」，**磧**、**南**、**徑**、**清**、**麗**作「汝」。

一四六一頁上一八行第七字「是」，**磧**、**南**、**徑**、**清**無。

一四六一頁上一九行第七字「彼」，**磧**、**南**、**徑**、**清**作「破」。

一四六一頁上二〇行第三字「時」，**磧**、**南**、**徑**作「事」。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會 長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進部第四 此別四部

述意部 懈惰部

策修部 進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勵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為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臥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惰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瘁况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糧更曹持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恨何及是故令者勸諸行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第二張 會 長
聞身餘力預備前糧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剎一念一刹那檢校三業幾心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歌離財色心幾心行貪著財色心幾心行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厭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深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懈於邪網常省三業遮相誠勸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拉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駃騠顧影馳走不同驚畜加諸杖捶若不自誠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第三張 會 長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眾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眾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不惜其軀命棄身如糞土解了無吾我雖用財寶施此事不為難勇猛如是者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憺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珍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已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游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多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

語之言我昔與汝俱有罪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寤即放沙門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與無央數之眾而為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計念在前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未必鬚髮雖復年齒長不免於惡行若有見諦法無害於群前捨諸穢惡行此名為長老我今謂長老未必先出家修其善本業分別於正行設有年幼少諸根無漏缺此謂名長之分別正法行

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悉

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常為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眾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眾者命終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不諸比丘對曰悉見世尊曰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常當勤加恭敬佛法之眾

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八態惡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解羈羈時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跟欲鬪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足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踰車軀五態者使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蹇餒之熟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遠舍噉啖飲食不得佛言人亦有八態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羈時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踰跳跟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

跟欲鬪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制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踰車軀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俾頭斜視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反念姪洩多求不欲聽受死入惡道時乃遠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蹇餒之熟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遠舍噉啖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惡態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部第三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為入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十二億歲未曾發起姪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臥若聖若經行但念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七張 舍 覓
五取陰相

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日并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為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

又譬喻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心作錐長八寸刺兩髀痛不得眠一年得道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八十年中未曾偃臥脇一著牀背有所倚

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

又智度論云身精進為小心精進為大外精進為小內精進為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為

法苑珠林卷第十三 第八張 舍 得

小意精進為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解陀比丘繫心拭屣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暗鈍令誦掃帚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帚常得掃帚如此瞽能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實聞亦先入道

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

又大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眾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九張 舍 得

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為眾作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招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睡眠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蠶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望畏此蠶王須臾復睡時蜜蠶王飛入腋下螫其脅腹德樂止驚心中懷怖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蠶王飛往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思惟蠶王觀其根本蠶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蠶王睡眠墮汙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還飛往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蠶王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其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徧及其妻子如何墮泥中自污其身體如是為無點毀其甘露味又如此華者不且久住中日沒華還合求則不能當須日光明亦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如是甚勤苦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十張 會

時蜜蠶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會

佛者譬甘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
無益於一切五道生死海譬如墮行泥
受欲所纏裹無智為甚迷日出眾華開
譬佛之色身日入華還合世尊般泥日
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著者當知為善權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而現此變化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
解諸法本逮陀鄰尼佛告阿難今時
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彌勒
是也我於今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
彌勒今時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
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生死中未得
度脫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外曠
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
已便興瞋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
修道德即問道入汝何乞士在吾田
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
有關訟求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
緣鉤連應蒙得度便逐道人私匿從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十張 會

行見曠塚閒屍骸狼藉腥臊臭爛

會

獸食散散落異處或有食散盡不盡者
有似灰鴿色者蝨蟲吮味臭穢難近
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獸是我
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為證人
汝今比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
為病多諸漏患我觀此骸分別惡露
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
無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偽
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我今欲誠心之
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今將吾
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
縛然此心賊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
往曠野為說惡露不淨之想復與心
說心為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
無造惡緣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
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於迦葉佛
十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
六物惡露不淨今時比丘及彼田主
即彼曠野大畏塚間得須陀洹道故
知前聖後聖通誠殷勤不得輕怠自
損求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
報親疏何定不得偏執貪著室家縱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十張 會

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知無

會

常廣事宅田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
知厭足生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
人

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外國有清信
士供養三寶初無厭極時有沙門與
共親友逮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
士得困疾病醫藥加治不能得差時
婦在邊悲哀辛甚共為夫婦獨受斯
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
所恃怙夫聞悲戀應時即死魂神還
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哭不能
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誓命過
鼻中作蟲故欲諫喻令捐愁憂婦見
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和尚夫誓已
死時婦涕鼻蟲便墮地婦即慙愧欲
以足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誓
化作此蟲婦白道人我夫奉經持戒
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道人
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
戀慕愁憂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
為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法福應生
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三十五

此蟲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為福省己為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部第四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為非人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憂鉢羅華不同於朽

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念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染四念行大慈安立眾生五念行大悲拔濟眾苦六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返本八念諸餓鬼飢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眾苦十念諸地獄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是名正念精進

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慧何等為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摠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三十六

持三勤於樂說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 略引五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刻隱岳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游于江東投刻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雜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群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乃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為栖禪之處至明且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住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介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衛成寺舍因名隱岳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

法苑珠林卷十三 第三十七

衣蒙頭安坐而卒眾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壞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刻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撒骨颯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壘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游江左止刻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盡家乞食猷祝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群虎皆去有頃蟒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為不介但部屬未狎法化率難制語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

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贈猷香三匳於是鳴鞭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搏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室中聲曰知君誠焉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荅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懸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恰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

愧怍猷曰若是君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今住猷停少時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觀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返顧看橫石還舍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帝並下勅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呈退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大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空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古史二略 漢書傳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常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病忽暴死二日而蘇愈自說云五日夜二更中聞門街間曉曉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幡徑來入屋叱喝僧規規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

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墳積山數十里至三歧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問曰五人有幾人來荅王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築壤爲之屋前有立木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檁樺左右有匱貯土土有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惶怖未荅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仰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二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官執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第二十二張 會

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日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晃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為小思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晏游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為善也若不辦亦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君將規還至瑜家而去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和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之澹為說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第二十二張 會

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恨不草項之遂死驗出真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為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陀屋二間常有善神衛護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素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杜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古石打屋僧覆驚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上既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余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撮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第二十二張 會

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和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眾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介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如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當戶邊有一木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已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末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焉提

隋懷州柘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稟心學遠訪巖隱游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準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暗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

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群蟲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蘇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獄賴夢詢師來為請命王因赦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鬪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誼不歇皆詢往救略同前述入定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藏仁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同居密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送兩書兼賜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增率於栢火山寺春秋八十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戶又感異鳥白頸赤身繞院空飛聲暖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鳴逾甚血沸眼中既介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繞院虺號兩宵霧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

法苑珠林卷八十三
林摧澗塞驚動人畜恹惶失據其哀感靈梓時能殫記右世二錄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太藏都監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四六四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卷末經名同。
- 一 四六四頁上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四六四頁上三行「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磧、南、清無。
- 一 四六四頁上四行「第四」，徑無。又「此別四部」，磧、南作「此有四部」；徑無。
- 一 四六四頁上五行至六行「述意部……進益部」，徑無。
- 一 四六四頁上七行「部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一 四六四頁上末行「悔恨」，磧、南、

徑、清作「悔情」。又「令者」，磧、

南、徑、清作「今者」。

一 四六四頁中四行「一尅」，磧、南、

徑、清作「一刻」。

一 四六四頁中一二行第六字「常」，

磧、南、徑、清作「恒」。次頁中二

行第二字同。

一 四六四頁中二〇行「駛驤」，磧、

南、徑、清作「快馬」。

一 四六四頁下二二行「存命」，磧、

南、徑、清作「濟命」。

一 四六五頁上一三行「計念」，南、

徑、清作「繫念」。

一 四六五頁上二〇行「長之」，磧、

南、徑、清作「長老」。

一 四六五頁中八行末字至次行首字

「常當」，磧、南、徑、清作「恒常」。

一 四六五頁中一二行「掣車」，磧、

南、徑、清作「便掣車」。

一 四六五頁中一三行「跳踉」，磧、

南、徑、清作「跳梁」。下同。

一 四六五頁中一四行首字「足」，磧、

南、徑、清作「脚」。

一 四六五頁中一五行第二字「使」，

磧、南、徑、清作「便」。又第九字

「拶」，磧、南、徑、清作「抄」，本

頁下五行首字同。

一 四六五頁下六行「俾頭斜視」，磧、

南、徑、清作「頓頭邪視」。

一 四六五頁下九行第一三字「反」，

磧、南、徑、清作「及」。

一 四六五頁下一四行第六、七字「惡

態」，磧、南、徑、清作「態惡」。

一 四六五頁下二〇行「十二億」，徑、

清作「二十億」。

一 四六六頁上七行第一二字「心」，

磧、南、徑、清無。

一 四六六頁上八行第六字「髀」，磧、

南、徑、清作「脰」。

一 四六六頁上一〇行「八十年」，磧、

南、徑、清作「十八年」。又末字

「著」，磧作「背」。

一 四六六頁上一六行「精進」，南作

「請進精」。

一 四六六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令」，

磧、南、徑、清作「能令」。

一 四六六頁下二行第一〇字「作」，

磧、南、徑、清作「善」。

一 四六六頁下三行第九字「招」，磧、

南、徑、清作「詔」。

一 四六六頁下一三行第七字「睡」，

磧、南、徑、清作「睡眠」。

一 四六六頁下一四行第六字「又」，

磧、南、徑、清作「不」。

一 四六六頁下二二行第一三字「之」，

磧、南、徑、清作「乏」。

一 四六七頁上五行末字「曰」，清作

「洹」。

一 四六七頁中三行「蝕蟲」，磧、南、

徑、清作「疽蟲」。

一 四六七頁下二行「宅田」，磧、南、

徑、清作「田宅」。

一 四六七頁下八行「得困」，磧作「同

得」；南、徑、清作「因得」。

一 四六七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捐」，

一 磧、南、徑、清作「損」。

一 四六七頁下一七行第二字「足」，
磧、南、徑、清作「脚」。

一 四六八頁中二行「五驗」，
徑、清作「六驗」。

一 四六八頁中五行至六行間，
徑、清有「宋大司農何澹之」一行。

一 四六八頁中一行首字「中」，
磧、南、徑、清作「裏」。

一 四六八頁中一二行「雇人開薙」，
磧、南、徑、清作「顧人開剪」。

一 四六八頁中一三行「號鳴」，
徑、清作「嗥鳴」。

一 四六八頁中一四行第八字「乃」，
磧、南、徑、清作「仍」。

一 四六八頁中一九行第八字「住」，
南作「任」。

一 四六八頁下四行「不墀」，
磧、南、徑、清作「不折」。

一 四六八頁下五行第九字「撤」，
徑、清作「撥」。

一 四六八頁下七行第六字「壘」，
磧、

南、徑、清作「累」。

一 四六八頁下一七行「蟒蛇」，
磧、南、徑、清作「壯蛇」。

一 四六八頁下一九行第二字「詣」，
磧、南、徑、清作「語」。

一 四六八頁下二二行第七字「狎」，
南作「洽」。又第一三字「語」，
磧、南、徑、清作「御」。

一 四六九頁上三行「寒石山」，
磧、南、徑、清作「韓石山」。

一 四六九頁上一二行第三字「往」，
磧、南、徑、清作「往時」。

一 四六九頁上一四行末字「室」，
南、徑、清作「空」。

一 四六九頁上一七行第四字「薩」，
磧、南、徑、清作「布薩」。又第六字
「旦」，
磧、南、徑、清作「且」。

一 四六九頁上一八行「皓白」，
磧、南、徑、清作「皓白」。

一 四六九頁上二二行第八字「恰」，
南、徑、清作「恰」。

一 四六九頁中四行第三字「橫」，
磧、

作「擴」。

一 四六九頁中八行「妖星」，
南、徑、清作「妖星現」。又第一〇字「勅」，
磧、南、徑、清無。

一 四六九頁中一二行「大元」，
磧、南、徑、清作「太元」。

一 四六九頁中一六行第三字「也」，
磧、南無。又夾註左「梁高僧傳」，
磧、南、徑、清作「出梁高僧傳」。

一 四六九頁中一八行第六字「常」，
南作「嘗」。

一 四六九頁中二〇行「二更」，
磧、徑作「五更」。

一 四六九頁中二二行第一二字「喝」，
磧、南、徑、清作「咀」。

一 四六九頁下四行第一〇字「王」，
磧、南、徑、清作「政」。

一 四六九頁下七行「檠檠」，
磧作「結畢」；
徑、清作「桔槔」。

一 四六九頁下九行第一〇字「赤」，
磧作「未」。

一 四六九頁下一三行末字「仰」，
磧、

一 南、徑、清作「昂」。

一 四六九頁下二一行第二字「官」，
磧、南、徑、清無。

一 四六九頁下末行「右右」，
磧、南、徑、清作「左右」。

一 四七〇頁上末行「之澹」，
南、徑、清作「澹之」。

一 四七〇頁中三行夾註「右一」，
磧作「右此一」；南作「左此一」；
徑、清作「右此二」。

一 四七〇頁中七行第七字「常」，
磧、南、徑、清作「恒」。

一 四七〇頁中一五行第五字「起」，
磧、南、徑、清作「起起」。

一 四七〇頁中一八行第三字「山」，
徑作「山山」。

一 四七〇頁下一行「一人」，
磧、南、徑、清作「又一人」。

一 四七〇頁下五行第一〇字「如」，
徑無。

一 四七〇頁下六行第八字「當」，
磧、南、徑、清作「堂」。又末字「景」，

磧、南作「惠景」；徑、清作「慧景」。

一 四七〇頁下一〇行第三字「末」，
磧、南、徑、清作「未」。

一 四七〇頁下一六行「霖落泉」，
南作「林落泉」。

一 四七〇頁下二〇行第二字「麋」，
徑作「麋」。

一 四七一頁上一一行第七字「定」，
磧、南、徑、清無。

一 四七一頁上一二行第七字「藏」，
磧、南、徑、清作「成」。

一 四七一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戶」，
磧、南、徑、清作「扇」。

一 四七一頁上一〇行「悲鳴」，
磧、南、徑、清作「悲叫」。

一 四七一頁上二二行末字至次行首
字「魃貌」，磧、南、徑、清作「悲吼」。

一 四七一頁上末行「霧昏」，
磧、南、徑、清作「雲昏」。

一 四七一頁中二行夾註右「右世二
驗」，磧、南、徑、清作「右此二驗」。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禪定部第五

此別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頭陀部
利益部
禪定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深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諛於富貴不墮獲於貧賤栖神冥漠之內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藂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能具目束體端心勤意剛強難化隴戾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

黏外道之藕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嶮皆由放散情慮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既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禪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次如競集五蓋覆心禪門已閉六塵在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鈎似戲猿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集起豈前念皆惡遂剋苦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美四時經歎一慮然後方能正想革絕凡懷若連此理聖亦不可今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惑緣於外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目心識不可備捨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目不邪識意昏沈則其主不明今悔六目當各慚愧制馭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部第二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

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年
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云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年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啖龜龜縮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啖水狗小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達入山游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聖有群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

法華經第八十四 第五卷 會集

能自制王子聞已時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瘠猶有難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時香華自熏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議論即懷憂感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未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勅諸伎女各自莊嚴至善容所共相娛樂預勅大目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者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伎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為將吾伎女妻妾恣意自娛奪其威怒以輪擲空刀諸大目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強敵來侵境者吾曾聞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福盡德薄財賄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伎女妻妾縱情自恣事既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市殺之諸目諫曰唯願大王聽目微言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求依王命時王默然聽目所諫王復寬恩勅諸目命聽

法華經第八十四 第五卷 會集

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伎樂共娛樂之復勅一目自今日始著鎧持杖拔好利劍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正今當到努力開割五欲自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已目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目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伎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弟白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況沙門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

法華經第八十四 第六卷 會集

子心開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寤生老病死實可厭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且知是時弟即辭王出為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喜稽首禮敬請長供養既厭世苦不樂人間誓依林野以養餘命阿育王即使鬼神於自城內為造山水山高數十丈斷絕人物不得往來乃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身高大六即於山舍龍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並存焉

頭陀部第三

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既能除棄其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為名故名頭陀經論別明各云十二通別摠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中有六處中有六故合

十六衣中四者一糞掃衣二毳衣三納衣四三衣食中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麤中六者一呵蘭若處二在塚間三在樹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二著毳衣三著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食法食麤中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涅槃及律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陀名體稍別一盡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掃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

非時飲七但有三衣八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活命自屬不屬他二眾生施我食者令住三寶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者當生悲心我當勤進令善住施作已乃食四隨順佛教故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見我乞食餘有修善法者亦當助我九不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事十次第乞食故於眾生中坐平等心即種助一切智

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為具足功德故七遠離眾鬧語故八雖行功德不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十於空處住易生無障礙想

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

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鹿衣數中十不為人所貪著

第四一坐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三於所受輕少三無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行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防患八少疾病九身體輕便十身受快樂

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貪眠睡樂三不貪臥具樂四無臥時脇著席苦五不隨身欲六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易起十求坐臥具衣服心薄

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坐禪讀經身不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三衣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為足五細戒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隨順道行

法苑珠林卷八十四 第十卷 會

第八受毳衣亦有十利一在麤衣數
二少所未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可
臥五澣濯則易六涼時亦易七少有
蟲壞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
求道

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
住疲苦二無求好坐臥具疲苦三不
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五少欲六
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九
不起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

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無有求房
舍疲苦二無有求坐臥具疲苦三無
有所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
處名字六無闢諍事七隨順四依法
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無
眾間行

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
無常想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
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常得
遠離一切所受人六常得悲心七遠
離戲調八心常厭離九勤行精進十
能除怖畏

第十二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

法苑珠林卷八十四 第十一卷 會

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有諍訟四若
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
雨寒熱蟲蛇毒蟲等七不為音聲刺
棘所刺八不令眾生瞋恨九自亦無
有愁恨十無眾間行處

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
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為八一我
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
離一切所受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
鹿死六阿蘭若處當受阿蘭行七當
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部第四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
不與二乘共何等為十一修定無有
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
味不著捨離染心不求已樂三修定
具諸通業為知眾生諸心行故四修
定為知眾心度脫一切諸眾生故五
修定行於大悲斷諸眾生煩惱結故
六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
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諸
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
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諸

法苑珠林卷八十四 第十二卷 會

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興正法紹隆
三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
聞辟支佛共

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
智慧何等為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
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
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其
心不濁二住不放逸三諸佛愛念四
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恩七
不謗正法八善能防禁九到調伏地
十證四無礙

又佛言若有菩薩受樂空閑有十種
利益何等為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
憤戾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
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
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施功
而得三昧

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
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安住儀式二行
慈境界三無諸悔熱四守護諸根五
得食喜樂六遠離受欲七修禪不空八
解脫魔縛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

又佛言若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推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不為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諂不誑不現異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除愛患九若入人家不為飲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說法為人信受

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薩是諸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殊尸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尸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聖入於三昧文殊尸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聖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尸利汝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尸利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尸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一面立佛告棄諸

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女從三昧起文殊尸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尸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蓋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得自在故耳

禪定部第五

如禪秘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

今時世尊而說祝曰
南無佛陀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師 毗闍羅闍 謁咄陀
達陀 婆滿駄 跋闍邏翅 陀邏
崛荼誓荼遮利遮利 摩訶遮利吁
摩利吁摩勒翅 悉耽鞠闍鞠
阿闍鞠利 究鞠利翅 薩婆陀羅
尼翅 阿扇 提摩俱摩 詣吁彌
吁彌摩呵 摩婆禍呵

今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勒賢劫菩薩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脈所起境界九十八使性欲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二種病憂惱陀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陀羅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為說真法破諸法使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沙門支曇蘭
宋沙門釋玄高
宋沙門釋普常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讀誦三十万言晉太元中游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十六 會
文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

蘭見蘭怡然自得乃屈膝而禮拜云
珠欺王是家舅令往羣鄉山就之推
此處以相奉介後三年忽聞車騎隱
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
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
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
叙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
縣羣鄉山久服風問今與家累仰投
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觀錢一
万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
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
晉元熙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
矣

宋偽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
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冠氏奉信外道
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
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
大法母以偽秦弘始三年夢見胡僧
散華滿室覺便寤胎至四年二月八
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
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地因名靈育
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五 會
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

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準
之是夕咸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
並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
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
方寤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既背俗
乘世改名玄高聰慧生知學不加思至
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
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陀跋禪師在石
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
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寤
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
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崖學徒百人崇
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
曇和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
以同業友是時乞伏熾縣跨有隴西
西接涼土常有學徒三百餘人有玄
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
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
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
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
蟬蛻而逝後其曇和乃向河南國王
及臣民近道候迎內外敬奉崇爲國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六 會
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

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膝解時西海
有梵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偏得
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頃盡禪門高
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
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
一夏尋其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
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素僭據
平城軍侵涼境熹陽平王枉請高
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爲太
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說爲
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告何由得脫
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懺乃
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
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素驚寤大集群
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
過實如皇靈降詔素於太子無復疑
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暅拜天師
並先得寵於素恐是篡弑之日奪其
威柄乃諧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
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物
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素
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嘗

法苑珠林卷第四 苦行 一
客語弟子云佛法應奉吾與崇公當

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尔之夕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蕭管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慕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且忽見一人告之以喪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晚間至都見師已士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上起坐和上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香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感哀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

法苑珠林卷第四 苦行 二
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脩心無令中

悔言已便卧即絕也明旦遷柩欲開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頃即空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曰久未獲受業忽聞徂化因而哭曰聖人止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登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礼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以後依方等苦悔當得輕受達曰朕得苦報願見於救高曰不忘一切事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太平七年託滅盡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

法苑珠林卷第四 苦行 三
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

與蜀韜律師為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緣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平手屈三指試將隨申申已還屈生時體黑元已鮮白於是大衆依得道法闍維藉薪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為之贊曰

大覺妙無像 懸應實忘靖 一念會道場 空過乃劫永 信心虛東想 遇聖藻西影 妙趣澄三界 傳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 真性理恒炳 韜光寄淨世 遺德方化迥 齊鄰西龍山 雲門寺釋僧稱姓孫元出 昌黎末居鉅鹿之懷陶焉性愛純默孝 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而道機 潛扣欬歎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 初從道房禪師受習止觀次於趙州 障洪山道明禪師所受十六特勝法 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築 腰氣壅頂上桐以死要心因證深定 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

世間令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星已所證跋陀曰自慈嶺已東禪學之宜汝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即往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繞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立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桐呼優婆塞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捧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備習前法聞兩虎交關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觸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備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宿承今德前後三召乃固辭不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受法道俗奔赴禮謁填充為名利所纏者說偈止之悲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

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病定州今師赴鄴教化群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

暫游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撰至此之日晚須還山當在東西無所留執衆稠居山積稔葉瘠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皆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俾而胡貌置金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瞰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撰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輿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

曰恐身不淨穢汗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聲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偏天下未足謝慙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形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即是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勸慰殷勤令依中國閻維之法四部彌山人兼數万香柴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裴回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津以甃塔每有靈異香應于道俗康存之日宣帝謂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遂強之乃投袂沙袋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得動稠命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第五十五張
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介篤信彌厚

古此四驗出
梁高僧傳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
為輝禪師弟子常於竹林聖禪有四
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師
後教為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
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
寺彌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石子語
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
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愈因
介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
益州妃惠請進治損後辭還山王及
妃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
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於此
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
張氏南陽人也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
年落髮即樂禪伍嘗隱居秦山後
奉勅進入京住普光寺時游終南山
或來或往嘗登山逢雲深厚不能得
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俯伏慧融知
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
鳥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遷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第五十六張
神於本寺寺僧於慧融房舍上見五

色光起及於山焚身肌骨摠銷唯心
不爛 古此二驗出
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四七五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卷末經名同。又經名下，磧、南有夾註「六度之五」。
- 一 四七五頁上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四七五頁上三行「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磧、南、清無。
- 一 四七五頁上四行「第五」，徑無。又「此別五部」，徑無。
- 一 四七五頁上五行至六行「述意部……禪定部」，徑無。
- 一 四七五頁上六行「禪定部」，磧、南、清作「定障部」。

一 四七五頁上七行「部第一」，徑無。
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
例同。

一 四七五頁上一行「充誼」，磧、
南、徑、清作「充掘」。

一 四七五頁上一二行「隕穫」，磧、
南、徑、清作「隕穫」。又「冥漢」，
磧、南、徑、清作「冥漠」。

一 四七五頁中七行首字「徧」，磧作
「徧」。又「禪定」，磧、南、徑、清作
「障定」。

一 四七五頁中一九行第四字「若」，
磧、南、徑、清無。又末字「沈」，
徑、清無。

一 四七五頁下二行第一二字「云」，
磧、南、徑、清作「六」。

一 四七五頁下一五行第八字「所」，
磧、南、清作「不」。

一 四七六頁上一行第八字「時」，磧、
南、徑、清作「尋」。

一 四七六頁上四行「自重」，磧、南、
徑、清作「自重」。

一 四七六頁上五行「憂惑」，磧、南、
徑、清作「憂惑」。

一 四七六頁上八行「莊嚴」，磧、南、
徑、清作「嚴粧」。

一 四七六頁上一三行第二字「奪」，
磧、南、徑、清作「奮」。

一 四七六頁上一六行「福盡」，磧、
南、徑、清作「盡其」。

一 四七六頁上二二行「王命」，清作
「正命」。

一 四七六頁中三行第三字「自」，磧、
南、徑、清無。

一 四七六頁中四行第一三字「正」，
磧、南、徑、清作「止」。

一 四七六頁中五行「努力」，磧作「怒
力」。九行同。

一 四七六頁下一〇行第三字「即」，
磧、南、徑、清作「既」。

一 四七六頁下一一行首字「山」，磧、
南、徑、清無。

一 四七六頁下一四行第五字「存」，
磧、南、徑、清作「在」。

一 四七六頁下一九行「抖揀」，磧、
南、徑、清作「抖擻」。下至二〇行
同。

一 四七六頁下二一行第九字「名」，
磧、南、徑、清無。

一 四七七頁上二行「六者」，磧、南、
徑、清作「有六者」。

一 四七七頁中五行第三字「住」，磧、
南、徑、清作「供」。

一 四七七頁中六行第九字「勤」，磧、
南、徑、清作「勸」。

一 四七七頁中九行「餘有」，磧、徑、
清作「餘食」。

一 四七七頁下五行第一二字「無」，
磧、南、徑、清作「無有」。

一 四七七頁下七行第一一字「防」，
磧、南、徑、清作「妨」。

一 四七七頁下二一行首字「行」，磧、
南、徑、清作「能行」。

一 四七八頁中三行末字「刺」，磧、
南作「刺」；徑、清作「刺」。四行
第三字同。

一 四七八頁中九行第五字「愛」，磧、南、徑、清作「受」。
一 四七八頁中一〇行第八字「當」，磧、南、徑、清無。
一 四七八頁中一六行「染心」，磧、南、徑、清作「深心」。
一 四七八頁中一八行第四字「衆」，磧、南、徑、清作「衆生」。
一 四七八頁下九行「三諸佛」，磧、南、徑、清作「三三世諸佛」。
一 四七八頁下一〇行「知恩」，磧、南、徑、清作「知恩報恩」。
一 四七八頁下一二行「無礙」，磧、南、徑、清作「無礙智」。
一 四七八頁下一五行「憤吏」，磧、南、徑、清作「衆鬧」。
一 四七八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施」，磧、南、徑、清作「少施」。
一 四七八頁下二一行「悔熱」，磧、南、徑、清作「惱熱」。
一 四七九頁上末行「一面」，磧、南、徑、清作「在一面」。

一 四七九頁中一行「此女」，磧、南、徑、清作「此人」。
一 四七九頁中一一行「禪定部第五」，磧、南、徑作「定障部第五」；
「定障」。
一 四七九頁下一二行第三字「法」，磧、南、徑、清作「結」。
一 四七九頁下一六行「釋普常」，磧、南、徑、清作「釋普恒」。
一 四七九頁下二〇行第四字「赤」，磧、南無。
一 四八〇頁上二行「怡然」，磧、南、徑、清作「恬然」。
一 四八〇頁上三行第七字「令」，磧、南、徑、清作「今」。
一 四八〇頁上八行首字「叙」，磧、南、徑、清無。
一 四八〇頁上九行「風問」，磧作「風問」；
南作「風聞」；
徑、清作「夙聞」。
一 四八〇頁上一六行「冠氏」，磧、南、徑、清作「冠氏」。

一 四八〇頁上二〇行「寤胎」，磧、南、徑、清作「懷胎」。
一 四八〇頁中七行「聰慙」，磧、南、徑、清作「聰敏」。
一 四八〇頁中一三行「杖策」，磧、南、徑、清作「策杖」。又「麥積崖學徒」，磧、南、徑、清作「麥積山學」。
一 四八〇頁中一六行「乞伏」，磧、南、徑、清作「乞佛」。
一 四八〇頁下三行第二字「樊」，磧、南、徑、清作「樊會」。
一 四八〇頁下八行第五字「愧」，磧作「鬼」。
一 四八〇頁下九行「枉請」，磧、南、徑、清作「枉請」。
一 四八〇頁下一八行「尉天師」，磧、南、徑、清作「寇天師」。
一 四八〇頁下一九行「纂弒」，磧、南作「纂承」；
徑、清作「纂承」。
一 四八〇頁下二一行「如此」，磧、南、徑、清作「如此」。

一 四八〇頁下二二行第五字「形」，
〔磧、南、徑、清作「刑」。

一 四八一頁上一二行第九字「遷」，
〔磧、南、徑、清作「還」。又第一三

字「理」，〔徑、清作「埋」。

一 四八一頁上一五行第一三字「里」，
〔磧、南無。

一 四八一頁上二〇行「體通汗香」，

〔徑、清作「體通汗出其汗甚香」。

一 四八一頁上二二行「盛衰」，〔磧、
〔南、徑、清無。

一 四八一頁中三行第一二字「寔」，
〔磧作「定」。

一 四八一頁中五行第一三字「徂」，
〔磧、南、徑、清作「徂」。

一 四八一頁中九行「可如」，〔磧、南、
〔徑、清作「如之」。

一 四八一頁中一〇行「苦悔」，〔磧、
〔南、徑、清作「懺悔」。

一 四八一頁中一一行「矜救」，〔磧、
〔南、徑、清作「矜救」。

一 四八一頁下四行「朗了」，〔磧、南、

〔徑、清作「明了」。又末字「明」，〔磧、
〔南、徑、清無。

一 四八一頁下七行第三字「將」，〔磧、
〔南、徑、清作「將」。

一 四八一頁下九行「將玉」，〔磧、徑作
「蔣王」；〔南、清作「將王」。

一 四八一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愛」，
〔磧、南、徑、清作「受」。

一 四八二頁上一行第三字「令」，〔磧
作「令」；〔南、徑、清作「全」。

一 四八二頁上六行「爲神人也」，〔磧、
〔南、徑、清作「謂爲神也」。

一 四八二頁上二二行第一三字「今」，
〔磧、南、徑、清作「令」。

一 四八二頁中一行末字「攘」，〔磧、
〔南、徑、清作「壞」。

一 四八二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歲」，
〔磧、南、徑、清無。

一 四八二頁中二二行「牛輿」，〔磧作
「斗輿」；〔南作「斗輿」；〔清作「叶

輿」。

一 四八二頁下一行第三字「身」，〔徑、

〔清作「身血」。

一 四八二頁下四行第六字「聲」，〔磧、
〔南、徑、清作「磬」。

一 四八三頁上四行「弟子」，〔磧作「并」。
又第七字「常」，〔南、徑、清無。

一 四八三頁上二〇行第四字「往」，
〔磧、南、徑、清作「往往」。

一 四八三頁中二行第六字「山」，〔磧、
〔南、徑、清作「山中」。

一 四八三頁中三行夾註左「唐高僧
傳」，〔磧、南、徑、清作「唐高僧傳
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宣

二十三張

西明寺沙門釋道暕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第六 此別三部

述意部 引證部 慧益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
 日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盲
 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釋論又
 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
 爲一切衆生之祖母故外書云敬哲欽
 明乃稱放勛之德仁義禮智方曰宣
 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
 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
 之照三途巧遣衆毒似摩祇之除萬
 惡豈可任無常沒守此長迷取相交
 纏我心縈結常多有愛恒富無明未
 達因緣不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始
 高崇華沼滔愛水遂廣滄溟或橫執
 斷常偏論即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
 一脚踏翹五邊長炙食草學牛嚼糞
 如犬或盛談下諦寧識中道之宗或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二十三張

宣

封執四等山莊大衆之旨或謂冥初
 生覺其永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爲貴
 或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在天
 能成世界愚翫昏瞢庸魯頑疏看
 指求月守株竅免尚疑駝馬寧分救
 麥雖知歡笑將鬻鬻而不殊徒識語
 言與狂狂而不異良由不識空理常趣
 無明凡是倒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
 未減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
 大士爲求八字不惜軀命恐在纏中
 逢苦即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部第二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
 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仞火坑當
 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
 惟我爲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
 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
 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
 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
 名曰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
 爲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
 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
 尔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第三張

宜字号

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剥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志心即從下方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又涅槃經云菩薩爲法因緣刺身爲燈鬘纏皮冥酥油灌之燒以爲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又大集經云菩薩爲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第四張

宜字号

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燒伽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識爲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痺菩薩志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火之地不以爲患菩薩爲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經爲一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深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爲衆生故志心聽法不爲利養爲衆生故不爲自利爲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觀音菩薩作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第五張

宜字号

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大火滿中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盡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爲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陀山有一野干爲師子所逐墮一丘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一切皆無常恨不飴師子奈何死丘井貪命無功死無功已可恨復汗人中水懺悔十方佛願垂照我心前代諸惡報現償皆令盡從是值明師修行盡作佛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荅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是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數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爲高座野干昇座曰有二人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二者爲報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底功報應大云何恩不及耶荅曰生死各宜有人貪

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違遠佛法不值明師貪生畏死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誨今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衆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爲是業報爲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羅奈國波頭摩城爲貧家子剝利之種幼懷聰朗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逐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九十六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尚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識宿命由受主位奢婬著樂報盡命終生地獄畜生自下云云略而不述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天宮和尚何時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千曰剋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

天汝等便可願生彼天多有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

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奈國於林澤中爲諸天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爲群聞佛音聲深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爲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光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禮足自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陀洹果即還天上

利益部第三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捨斷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衆生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殖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度衆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

菩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若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衆生想四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住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衆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

又佛言若有菩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知煩惱資助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作正直見五遠離非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提九與一切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擁護法師如已君主二護諸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

菩薩復有四種無厭足行具足智慧
一樂於多聞無有厭足二樂於說法
無有厭足三行慧無有厭足四行智
無有厭足

又華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
未曾失時何等為十一切諸佛成等
正覺未曾失時一切諸佛善根業報
未曾失時一切諸佛投菩薩記未曾
失時一切諸佛隨應衆生示現神力
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現如來身未曾
失時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
一切諸佛入城聚落未曾失時一切
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時一切
諸佛難化衆生而不放捨之為調伏
故未曾失時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
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子是為一
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
頌曰

三塗阻隔六度相宗 施戒忍進
禪智開蒙四等慈照 三學哀憫
唯斯福利寔由心崇 染淨隨情
取捨我躬解興或喪 自安休窮
六蔽久壅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感應緣 略引七驗

晉亭湖神廟經驗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慧稜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空大夫妻蕭氏

晉楊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
時有一客僧婆羅門名曰法藏善能
持祝辟諸邪毒並皆有驗別有小僧
就藏學祝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
能降伏諸邪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
宿誦祝伏神其夜見神遂致殞命藏
師聞弟子誦祝致死懷忿自來夜到
神廟瞋意誦祝神來出現自亦致死
同寺有僧每常受持般若聞師徒並
以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
夜半中間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
有一物其形偉大壅從驚人奇特可
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
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

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
攝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
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
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
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
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
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為不能受
持大乘經典嗔心誦祝見弟子來逆
前放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
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
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
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旦
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
由具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
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魏泰岳人頭山衙草寺釋志湛齊州
山莊縣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
行純厚省事少言住衙草寺寺即宋
求那跋摩之所立也游諸禽獸而不
驚亂常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
沙門保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莊縣僧住
衙草寺是須陀洹聖人今日入涅槃
楊都道俗問誌皆遣遙禮端坐氣絕

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指定是初果收葬人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脣其舌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令六根不壞別誦千徧定感此徵乃勅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勅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鑪潔齋旋繞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豎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遷于山室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闡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勅許之乃賣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

悔匪懈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髮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國華嚴轉威右此二驗見侯君素集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稟靈溫裕清鑒倫通後造長干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瀉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五百餘人踵或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觀遺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為吾被閻羅王召夏空誦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眾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冥祈神游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凡有

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昶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眾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微斯願畢矣至九月末將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念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徧昧如目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法師來即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

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絕至貞觀元年
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
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
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
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衆集
有蛇縣半身身敏頂上長七尺許作
黃金色吐五色光訖講方隱至夏終
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
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
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
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余前三日
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
夜明如日因余還化春秋六十有七
停喪七日異香不滅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
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
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以同身
子密如異之既誕之後靈鑒日陳情
用高遠讀誦經論思存拔濟聰勤無
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摠誦經論三
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旨十有餘
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徧春
夏方等常坐不臥翹勤難加寸陰不

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二日終於會
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
收骨起塔其體骨兩耳相通頂有雙
孔眼匡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
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于
志寧爲文又有釋遺裕常誦法華千
有餘徧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
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死
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屈爲發出
舌根爛不審若不壞爲起一塔以示經
感言訖而終依囑而埋至貞觀十一
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完都盡
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觀敬仰以函盛
舌於陽陸北性谷南岸爲建塔銘識
者尊嚴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
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誓少懷善念
常誦法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氤氳
滿村埋後十年妻以開墓同殯見舌
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傑射宋國公兄
太府寺大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欣
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萬有餘
徧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勤
杖無謬莊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

名各錄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徧宋
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
有半世採掇菁華糅以曾臆四時無
事昇座常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
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申賓
主兄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
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使侍人執經在
前至於公事伺有閑隙便自勘讀日
誦一徧以爲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
錄家門高遠不好傳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
女鏗是僕射之姪蕭氏爲人妒忌多
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
從駕雒陽到二年正月身以死在地獄
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閏玉年可十
八雖是獠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
樂佛法至二月家內爲夫人設三七日
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齋枷項鎖
要獄卒衛從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
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
無異使傳語向家內大小云吾嬾崔家
已來爲性多瞋橫生嫉妒好打奴婢兼
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

苦不可具說聞家內今三七日爲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妒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哺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爲吾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丈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檀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閨玉去使在地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來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閨玉即死唯心上暖餘分並冷身臥在地不敢埋之此婢既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窬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

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刹撲擲夫人屠割身完鑊湯煎煮者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鳥啄之復臥鐵牀飛鳥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蘇已即見其父蕭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葷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徧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爲兒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兒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即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令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作決望得出上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云由汝不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

但教此婢聰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爲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既見汝獠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僅得一人迴邪入正非直夫人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惺了如舊即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猶恐曹主兒郎等不信即臥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吞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犁耕舌吐舌二三尺餘或云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種苦痛之相已然後蘇惺復說見夫人父誡勅之事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昇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法苑珠林卷八十五

寶字

天報此婢即為家內正室而誦文文句句皆作梵音聲氣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以道俗群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束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經某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舍齋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但誑云別有婆羅門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虛實即對西僧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合掌怪歎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誦藥師法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即譯語傳云此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典正經熟不錯吾西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等始為說實西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深信佛法不敢輕慢將軍因

見此事奏上聞徹皇帝勅語百官信知佛法眾聖之上冥祐所資孰不能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凡受益豈得不信

華大夫亦麟德二年以宅在西京宮城東翼善坊西門大街南壁上進至其家見婢誦經其說如是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四八七頁中一〇行至本頁下三行原版缺，以麗藏本補。
- 一 四八七頁中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二」。又經名下，磧、南有夾註「六度之六」。
- 一 四八七頁中二行「西明寺」，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四八七頁中三行「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磧、南、清無。
- 一 四八七頁中四行「第六」，經無。
- 一 又「此別三部」，經無。
- 一 四八七頁中五行「述意部 引證部 慧益部」，經無；清作「述意部 引證部 利益部」。

一 四八七頁中六行「部第一」，〔徑〕無。
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
例同。

一 四八七頁中一六行第六字「常」，
〔磧、南、徑、清〕作「恒」。二一行第
三字同。

一 四八七頁中一九行「崇華」，〔磧、
南、徑、清〕作「嵩華」。

一 四八七頁下二行第四字「永」，〔磧
作「水」；南、徑、清〕作「外」。

一 四八七頁下四行「愚慙」，〔磧、南、
徑、清〕作「慙愚」。又末字「看」，〔磧、
南、徑、清〕作「著」。

一 四八七頁下五行「竢免」，〔磧、南、
徑、清〕作「求免」。

一 四八七頁下八行第五字「倒」，〔磧、
南、徑、清〕作「例」。

一 四八八頁中一行「兢伽沙」，〔磧、
南、徑、清〕作「恒河沙」。

一 四八八頁中一一行第九字「經」，
〔磧、南、徑、清〕作「尊經」。

一 四八八頁下八行首字「井」，〔磧、

南、徑、清〕作「野井」。
四八八頁下九行「丘井」，〔磧、南、
徑、清〕作「厄身」。

一 四八八頁下一一行末字「報」，〔磧、
南、徑、清〕作「業」。

一 四八九頁上五行第一一字「令」，
〔磧〕作「令」。

一 四八九頁上一五行「聰明」，〔清〕作
「聰明」。

一 四八九頁上一九行「主位」，〔磧、南、
徑、清、麗〕作「王位」。

一 四八九頁下七行「行於」，〔南〕作「行
業」。

一 四八九頁下八行「所住」，〔南、徑、
清〕作「所著」。

一 四八九頁下一四行「作正直見」，
〔磧、南、徑、清〕作「住正真見」。

一 四八九頁下末行末字「他」，〔麗〕作
「他人」。

一 四九〇頁上一四行第三字「難」，
〔磧、南〕作「雖」。又第八字「不」，〔磧、
南、徑、清〕無。

一 四九〇頁上一九行第八字「宗」，
〔磧、南、徑、清〕作「應」。

一 四九〇頁上二〇行末字「忡」，〔磧、
南、徑、清〕作「矜」。

一 四九〇頁上二二行「解興或喪」，
〔磧〕作「解興或喪」；〔南、徑、清〕作「解
興惑喪」。又「自安休窮」，〔磧、南、
徑、清〕作「息安休徵」。

一 四九〇頁中二行夾註「略引七驗」，
〔磧〕無。

一 四九〇頁中三行「經驗」，〔磧、南、
徑、清〕無。

一 四九〇頁中六行首字「唐」，〔清〕無。
下至九行首字同。

一 四九〇頁中一八行第六字「常」，
〔磧、南、徑、清〕作「恒」。本頁下二
〇行第九字同。

一 四九〇頁中二〇行第四字「間」，
〔磧、南、徑、清、麗〕作「聞」。

一 四九〇頁下一二行末字「旦」，〔磧、
南、徑、清〕作「且」。

一 四九〇頁下二一行「保誌」，〔磧〕作

「褒誌」；南、徑、清作「寶誌」。

一 四九一頁上九行第一〇字「寔」，磧、南、徑、清、麗作「內」。

一 四九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別」，磧、南、徑、清作「殷」；麗作「慙」。

一 四九一頁上二二行第七字「旋」，磧作「族」。

一 四九一頁中四行夾註右「二驗」，南作「一驗」。

一 四九一頁中一〇行第五字「弟」，磧、南、徑、清、麗作「弟子」。

一 四九一頁中一七行第八字「召」，磧、南、徑、清作「命」。又第一一字「誦」，磧、南、徑、清作「講」。

一 四九一頁中二〇行第四字「赴」，磧、南、徑、清作「起」。又第一一字「域」，磧作「城」。

一 四九一頁中二一行第一二字「大」，磧、南、徑、清無。

一 四九一頁下一一行第五字「念」，磧、南、徑、清作「愈」。

一 四九一頁下一四行第六字「眩」，

磧、南、徑、清作「皎」。

一 四九一頁下二一行「十六日」，磧、南、徑、清作「十六日也」。

一 四九二頁上七行「訖講」，磧、南、徑、清作「講畢」。

一 四九二頁上一三行第七字「還」，磧、南、徑、清、麗作「還」。

一 四九二頁上一四行「不滅」下，磧、南、徑、清有「道俗感嘆咸悉相送」八字。

一 四九二頁上一七行第八字「革」，磧作「薰」。

一 四九二頁上一九行第八字「思」，磧、南、徑、清作「思」。

一 四九二頁中一行「十二日」，南、徑、清作「十三日」。

一 四九二頁中三行首字「牧」，磧、南、徑、清、麗作「收」。

一 四九二頁中一三行「士女」，磧、南、徑、清作「士庶女男」。

一 四九二頁中一六行「史呵誓」，磧作「史呵擔」。

一 四九二頁下三行「半世」，磧、南、徑、清作「三十」。又第八字「揉」，磧、南、徑、清作「揉」。

一 四九二頁下四行第四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一 四九二頁下六行第二字「兄」，磧、清作「況」。同行第一二字「千」，南作「十」。

一 四九二頁下一〇行「不好」，磧、南、徑、清作「不可」。又夾註「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磧、南無。

一 四九二頁下一四行「雒陽到」，麗作「到雒陽」。

一 四九二頁下一五行第六字「所」，南作「有」。

一 四九二頁下一八行第一一字「齋」，磧、南、徑、清無。

一 四九三頁上五行「大夫」，麗作「丈夫」。下同。

一 四九三頁上一一行第一三字「望」，磧、南作「至」。

一 四九三頁上一二行「丈夫」，磧、

一 南、徑、清作「大夫」。

一 四九三頁上一七行「還放來」，磧作「遠放迴來」；南、徑、清作「還放迴來」。

一 四九三頁上一九行末字「既」，磧、南、徑、清作「即」。

一 四九三頁中四行第九字「鳥」，麗作「鳥」。

一 四九三頁中五行第三字「鳥」，磧、南、徑、清作「鳥」。

一 四九三頁中九行首字「寔」，磧、南、徑、清、麗作「酒肉」。

一 四九三頁中一五行第一一字「傳」，磧作「得」。

一 四九三頁中一八行末字「作」，磧、南、徑、清、麗作「佐」。

一 四九三頁中二一行第四字「云」，磧、南、徑、清作「曰」。

一 四九三頁下一二行第九字「直」，南、徑、清作「但」。

一 四九三頁下一九行第五字「吐」，磧、南、徑、清作「出」。

一 四九三頁下二一行「蘇惺」，磧、南、徑、清作「蘇醒」。

一 四九四頁上五行第七字「群」，磧、南、徑、清作「郡」。

一 四九四頁上一二行第七字「但」，磧、南、徑、清無。又「婆羅門」，磧、南、徑、清作「婆羅門教」。

一 四九四頁上一三行「三部」，磧作「三部」。又「西僧」，磧、南、徑、清作「四僧」，二一行同。

一 四九四頁上一六行「更誦」，磧、南、徑、清作「更爲誦」；麗作「更爲」。

一 四九四頁中五行至六行夾註「崔大夫……具說如是也」，磧、南、徑、清無。

一 四九四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趙城縣廣勝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懺悔篇第八十六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違順部

會意部 儀式部 洗懺部

述意部第一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寔訛人情峻異
出序澆漓仰別大師千有七百衆生
頑瞽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見增長
內無勝解常爲五蓋自縈外失良緣
致使四魔得便故放縱三毒馳騁六
塵日夜攀緣無非構禍招疊之各積
罪尤多今既覺寤盡誠懺悔然懺悔
之儀須馮聖教教有大小罪有輕重
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故第一廣引
聖教明懺成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
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
四重戒不覆藏者依律開許盡形學
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悔依
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
不覆但識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
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謗

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
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
徹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令依方等
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
若有犯者不昧名種所以開懺惟此
懺悔爲除罪障冀免業非欣慕清昇
遠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容易自非
具閑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真安潔淨
虛融心境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
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第二

如最妙初教經說佛告舍利弗我憶
往昔有一比丘名曰欣慶犯四重禁
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
即滅戒根即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
也如人移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
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是今時破
戒比丘自知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
行乃經七年道成羅漢說是品時五
百破戒比丘以慚愧故戒根還復
又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
行以學問力能尋復迴以是義故應
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

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此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深著以深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為凡夫心結使所使與此婦女共為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即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即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客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作斯業還與屠兒共為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刹所執案秤悉為血汗見其秤突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即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真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為此事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放逸造眾惡云何難慚愧捨棄調伏法威儀及進止為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覩之不驚畏行恐傷蟻子慈哀憐眾生如是悲愍心今為安所在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偈云

勇悍而自稱謂已真沙門為此不調心忽作思大惡

說是偈已尋即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開寤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今當為說佛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汝比丘既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而來見清拔如斯之比丘久離市易法見吾為惡業故來欲救度實是賢聖人為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昔者為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即以突拜遠投于地於生死中深生厭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何者為最多我以慚愧鉗捉持智慧秤思量如此事心已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鈍者欲衰患以是故我今宜應捨離欲往詣於僧坊復還求出家時罷道比丘說此偈已即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迴心學道勤修則出離復依理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須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願不限劫數盡於未來盡欲度脫等眾生界拔苦與樂知心安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伏除縱有重過即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經云譬如金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真金一兩如燒伽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喻能觀心強即滅重罪

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愚人世尊先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大石破今於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祝以除罪各設有此人云何為證佛告優波離有三十五佛教救世大悲汝當敬禮今時當著慚愧衣如眼生

瘡深生恥愧如癩病人隨良醫教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既慚愧已一日乃至七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空藏菩薩名澡浴身體燒衆名香堅黑沈水明星出時長跪合掌悲泣雨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愍念我故爲我現身今時當起是想是虛空藏菩薩頂上有如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見如意珠即見天冠此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藏菩薩身長二十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玉其如意珠演說衆法音與毗尼合若此菩薩憐愍衆生作比丘像及一切像若於夢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得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於空中有聲唱言罪滅罪滅若無空聲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尼菩薩某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菩

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者復教令塗治圓廁經八百日日告言汝作不淨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圓廁莫令人知塗已澡浴禮三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今時智者應集親厚於佛像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爲其作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報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優波離汝持是觀虛空藏法爲未來世無慚愧衆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現三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聖是故衆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今時世尊勅優波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廣說但爲一人持毗尼者爲未來世無眼衆生作眼目故慎莫忘失時優波離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犯八重戒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治室內以好華幡莊嚴道場香泥塗地縣四十九枚幡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散種種華興大慈悲願苦衆生未度者令度於一切衆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殷重悔昔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志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爲已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衆次或自現身處衆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志心若比丘尼懺悔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

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志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志心恭敬三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詣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志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志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佛像縣四十九枚幡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又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

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今諦聽當為汝說
離婆離婆誦一仇呵仇呵帝二陀羅離帝三尼呵羅帝四毗摩離帝五莎呵六
文殊師利此陀羅尼是過去七佛所宣如是七七亦不可計數亦不可計說此陀羅尼救攝衆生現在十方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陀羅尼救攝衆生末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重禁志心憶念此陀羅尼誦千四百遍已乃一懺悔請一比丘以為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不堅固阿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羅門耆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當知是人住清淨戒見如是一相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如是罪各

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各向彼比丘彼比丘應如法而教此內外律所說
阿隸離婆其羅帝一羅帝婆二摩羅帝三呵摩羅帝四莎呵五
善男子此陀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誦四十九遍乃一懺悔隨師應行是諸惡業若不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若尊經般若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說
伊伽羅帝一其伽羅帝二阿帝摩羅帝三郁伽羅帝四婆羅帝婆五座羅伽竭帝六座羅竭帝七豆羅奢竭帝八婆羅竭帝九其羅隸阿隸十持羅隸阿隸十一其蘭隸阿隸十二提蘭隸阿隸十三毗羅隸阿隸十四莎呵十七
善男子我為慈愍一切衆生故說此

陀羅尼若有下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陀羅尼誦四百遍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事者當知是沙彌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丈殊師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護戒境界所謂不犯陀羅尼義不誘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眾生妙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遍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行此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藍染家

往來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掘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劫人家往來不得與偷人家往來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畜豬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不得與姪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酤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境界

連順部第三

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屍小乘經律譬同斬首既律無開緣懺不復本依大乘經許其洗蕩如祝枯木還生華果雖許此懺須立大心順教奉行如死還活大士大行義不唐捐身戒心慧志常修習既慚且愧精勵形心想尚虛罪豈定性今欲科約行業條例順違善惡罪福具兼二種先就惡業以論違順違於涅槃順於生死辯此違順略顯十心有罪行者須識業相量事而行矣

一者無明顛倒煩惱醉感觸境生著昏暗不醒所以造罪
二者內既癡醉外為惡友所迷隨順非法惡心轉熾所以造罪
三者內外緣具自破已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善心所以造罪
四者既不修善惟惡是從縱恣三業無惡不為所以造罪
五者所造惡事雖未廣多而惡心周普奪一切樂與一切苦所以造罪
六者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停息所以造罪
七者隱覆瑕庇藏諱罪過內懷奸詐外現賢善所以造罪
八者身色強健謂我常存增壯作罪不畏惡道所以造罪
九者頑癡凶狠魯扈抵突無慚無愧片無羞恥所以造罪
十者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根作一闡提不可救療所以造罪
如上十心無明為本增加不已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暗入暗織作結業無解脫期是名無明違順心也既識

生死罪惡之人遇佛大慈加攝哀念立改過法開解脫門令我善根重得生長如王登位宥罪緩刑將行懺除修善改惡善中違順亦具十心常須運想對治前罪從後立儀二觀破此正悔過立行本基也

一者正信因果不迷不謬為善獲福為惡得罪雖無作者果報不失雖念念滅業不敗止信為道源智為能入既智且信眾善根本用此正信翻破不信一闡提心由備此心方能起懺

二者悔罪要方慚愧為本我懺此罪不復人流愧我此罪不蒙天護是為白法亦是三乘行人第一義天出世白法是為懺愧翻破無愧之黑法也要具此心方能行懺後條例耳

三者怖畏無常命如水沫一息不還隨業流轉覺無常已食息無闕是為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心也

四者發露向他說罪輕重以露罪故罪即焦枯如露樹根枝葉彫落是為發露翻破覆藏現淨心也

五者斷相續心畢竟捨惡剋決雄猛

猶若剛刀是為決定要期斷惡翻破惡念相續心也

六者發菩提心普拔一切苦普與一切樂此心如廣無所不徧是為大乘菩提之心翻破徧惡心也

七者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為修功立德翻破不修三業無事起惡心也

八者守護正法不念外道邪師破壞佛法誓欲光顯令久住也是為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心也

九者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欲加護我慈哀我苦賜我除罪清淨良藥是為翻破念惡知識心也

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空云何有善心亦然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

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之為心但有名字名為罪福如是名字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清淨是為觀罪性空

翻破無明顛倒執著心也若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是為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苦集子果兩縛脫亦名道滅二諦顯

是為方等觀慧日月照明眾生遇此重恩故得見十方佛也此標大慈具說如經

會意部第四

問經說懺悔能滅罪業云何唯說觀理智心能滅諸業釋言懺悔有二一是迷心依事懺悔謂佛像前行道禮敬發願要期斷除事惡二是智心依理懺悔謂觀身心斷除結使但所造業有輕有重若論輕業事懺亦滅若論重業有可轉者亦能轉重令輕謂三塗業人中輕受故十住婆沙論云我言懺悔罪則輕薄於少時受故知事懺轉重令輕牽報不定由不斷結故有漏力微不盡故業後必受報非今不定今故偏說觀理斷結無惑潤業業不牽生隨所斷處故業永盡於現造業亦不招生則於過現所造善惡方是究竟牽報不定今據此義是以偏說故諸智者欲斷過現三塗重業即學觀理永免惡道是故初果名為無債故攝論云若無若下無明諸行不生若行已生無修道無明諸行不

熟何以故須陀洹人不造感生報業故阿那含人不受下界生報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人具有欲界諸業得阿那含果能轉後業現在受之羅漢亦不故知觀理是真懺故華嚴經偈云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若欲懺悔者當求真實相

又大寶積經云百千萬劫又習結業以一實觀即皆消滅又諸法無行經云若菩薩能見一切衆生性即涅槃性則能畢竟滅業障罪故又普賢菩薩經云觀心無心從顛倒相起如此相心從妄想起如空中風無依止處故知善惡取性作相由未寤理非無妄業後若寤理前業即滅無法可住故不招生如正觀理時當思諸障本唯空寂常與諸佛同一真性常沙萬德法界無殊但無明障厚不能覩見以不見故常於佛前破戒違道十惡五逆無過不為猶如一堂筵及凡聖在堂供養有多皆人以無目故遂於衆前具造諸惡時有智人愍之不已遂語盲人曰此堂具有凡聖僧衆汝云何對之

公然造惡盲人聞已慚愧怖畏謝過無地遂即申意告白僧衆曰弟子某甲敬白合堂師等弟子無福少來失明雖與師等同在一堂不能覩見以不見故遂於師前無過不為今因善友開導始知有師慚愧怖畏不可具陳弟子今從合堂師等求哀懺悔唯願師等受弟子歸誠懺悔然此盲人雖自無眼不見僧衆然知僧衆先皆見已受其懺悔我等亦然昔造罪時常在佛前今欲悔過了知諸佛悉皆見已但一切諸佛三達靈智五眼明照知無不盡莫問遠近內外明闇如掌觀珠隨機赴感不差時也

又知罪緣無有自性但以妄想因緣虛受是苦故維摩經云心垢故衆生垢心淨故衆生淨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闇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闇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如是却推罪性皆空發智慧火了無明闇無始已來所造諸惡猶如闇室懺悔正解狀若明燈明燈一照昏闇皆除不以闇來無始能推燈也明闇解惑今來無始迷因謬果具造諸非事等如闇今欲悔除依佛性力發正見火事等明燈燈起闇除解生惑喪義無不滅也亦如霜雪待日而除亦如病疾待良藥除亦如迷方待寤而正亦如惡類衆薪悔如豆火須臾殄滅是故涅槃經云譬如蠶華千斤不如真金一兩造罪雖多不如少善既對佛造懺還同盲人向僧懺悔罪無自性從緣而滅故業報差別經偈云

若人造重罪作已深自責懺悔更不造能拔根本業

既知真偽即知所緣罪業從事而生惑情障解迷而不覺故有斯罪如雲覆日如闇冥室今之寤心緣理而生解興惑喪如光滅暗前心雖起重罪後念觀理安心即滅妄境不生久熏不已業種自亡故未曾有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暗又大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於一日澣令鮮淨如是百千劫中所集諸不善業以佛法力故善順思惟可於一

日一時盡能消滅也

儀式部第五

此之一門行者欲懺要對三寶勝緣境前偏袒露膊脫去巾履女人不勞袒膊具服威儀合掌恭敬請一大德耆年宿邁自心敬者先當奉請十方三寶以爲良緣故人述偈云

歸命十方一切佛 頂禮無邊淨覺海
亦禮妙法不思議 眞如自性清淨藏
住於極愛一子地 得道得果諸聖人
我以身口清淨意 咸各歸命稽首禮
然後請懺悔主云

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某甲今請大德爲懺悔阿闍梨願大德爲我作懺悔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懺悔慈愍故

一偏亦得
三偏彌善

第二懺悔師先教識前罪性輕重具如初意依論懺悔有四種一更相易脫懺是凡夫下品懺法二永斷相續懺是上品凡夫懺法三焦業懺是賢人懺法四滅業懺是聖人懺法前二是事中懺敵對而除未能滅業且伏而不起由不依理觀未入聖位雖得

免非未來不入惡道然此業性常在

以熏成種故如人所樹但去枝條其根仍在後二懺悔要須緣空寤理心境虛融常須作意見諦漸修然後得滅今且依第二凡夫永斷相續懺令業伏不行常依善友發大誓願臨命終時亦得隨願往生十方淨土永離三惡以往婆婆恐心怯弱不能堅固意欲退者當以五法佐助得不悔果一信二慚三愧四善知識五宗敬戒一信爲道源功德母一切善法因之而生二慚者自不作罪三愧者不教他作罪又慚者內自羞人愧者羞天有慚愧故則能恭敬父母師長一切凡聖善知識者是今梵行戒者是汝大師故三寶是凡聖所依故須歸敬戒師臨時種種開誘令發大心永斷後犯臨時誠勗不可預述

洗懺部第六

如舍利弗悔過經云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阿羅漢道欲求辟支佛道欲求佛道者欲知去來之事者常以平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雞鳴

時澡漱正衣服叉手拜十方佛自在所向當悔過言

某等宿命從無數劫以來所犯過惡至今世所犯姪姪所犯瞋怒所犯愚癡不知佛時不知法時不知比丘僧時不知善惡時若身有犯過若口犯過若心犯過若意欲害佛嫉惡經道若闕比丘僧若殺阿羅漢若自殺父母若犯身三口四意三自殺生教人殺生見人殺生代其喜身自行盜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欺人教人欺人見人欺人代其喜身自兩舌教人兩舌見人兩舌代其喜身自罵詈教人罵詈見人罵詈代其喜身自妄言教人妄言見人妄言代其喜身自嫉妒教人嫉妒見人嫉妒代其喜身自貪養教人貪養見人貪養代其喜身自不信教人不信見人不信代其喜身不信作善得善作惡得惡見人作惡代其喜身自盜佛寺中財物若比丘僧財物教人行盜見人行盜代其喜身自輕稱小斗短尺欺人以重稱大斗長尺侵人見人侵人代其

喜身自故作賊教人作賊見人作賊
代其喜身自惡逆教人惡逆見人惡
逆代其喜身諸所更以來生五處者
在泥犍中時在禽獸中時在薜荔中
時在人中時在天中時身在此五道中
生時所犯過惡不孝父母不孝於師
不敬於善友不敬於善沙門道人不
敬長老輕易父母輕易於師父輕易
求阿羅漢道者輕易求辟支佛道者
若誹謗嫉妒之見佛道言非見惡道
言是見正言不正見不正言正某等
諸所作過惡願從十方諸佛求哀悔
過令某等今世不犯此過殃令某等
後世亦不被此過殃所以從十方諸佛
求哀者何佛能洞視徹聽不敢於佛
前欺某等有過惡不敢覆藏從今以
後皆不敢復犯

佛語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意
不欲入三塗者諸所作過皆當悔過
不當覆藏不欲生邊地無三寶處皆
當悔過不當覆藏乃至欲得三乘道
果者皆當悔過不當覆藏佛語舍利
弗若使天下男子女人皆得阿羅漢

及辟支佛若有人供養天下阿羅漢
辟支佛滿千不如持悔過經於晝夜
各三過讀一日其得福勝供養天下
阿羅漢辟支佛百倍千倍萬倍億倍
又依普賢觀經云懺悔六根本意由
業障故不淨六根具造十惡處貪
著徧六情根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
滿三界一切生處增長無明今欲懺
悔廣請諸佛菩薩讀誦大乘志徹
倒發願求破壞身心一切惡業念念
之中得見普賢十方諸佛故說偈云
若有眼根惡業障說不淨但當誦大乘
思念第一義是名懺悔眼盡諸不善業
耳根聞亂聲壞亂和合義由是起狂亂
猶如癡猿猴但當誦大乘觀法空無相
永離一切惡天耳聞十方鼻根著諸香
隨染起諸觸如此狂惑鼻隨染生諸塵
若誦大乘經觀法如實際永離諸惡業
後世不復生舌根起五種惡口不善業
若欲自調順應勤修慈心思法具寂義
無諸分別相心根如猿猴無有暫停時
若欲折伏者當誦大乘經念佛大覺身
力無畏所成身為機關主如塵隨風轉

六賊游戲中自在無罣礙若欲滅此惡
永離諸塵勞當處涅槃城安樂心懺怕
但當誦大乘念諸菩薩母無量勝方便
從思實相得如此等六法名為六情根
一切業障海皆從妄相生若欲懺悔者
端坐念實相眾罪如雲霧慧日能消除
是故應志懺悔六情根
述曰余自勤力檢討一切經論雖復教
人懺懺罪法然文多散落不可具錄
將前二經懺文稍略所以偏引出之
竊尋眾生無始至今造過極多數
塵沙若依前懺又恐洗蕩不可周淨
今此已下更依隨代曇遷靈裕二法
師懺懺十惡冀望周悉雖是凡夫所
撰然文義皆採拾地持經論聖意而
續集之依之修行皆合佛意古今諸
德懺文甚多比校周悉未能逾下二
文也

十惡懺文 曇遷法師撰文

弟子某甲普為一切法界眾生發露
無始已來所作罪業或殺害君親及
真人羅漢兵戈征討鋒刃殺戮游獵
禽獸網捕蟲魚或經作惡王刑罰差

濫乃至含靈稟性蠢動凡諸生類殘害殺傷及猛獸鷃鳥遞相啖食或盜佛物法物僧物及財寶居官因事納貨受財或非已室家外行姪穢莫簡親屬不避僧尼橫起愛憎妄相妒忌或虛詐妄語誑惑君親不知不見言知言見馮託鬼神詭誑世俗或譏諂兩舌鬪亂二邊將此惡言向彼陳說持彼惡語復向此論阻隔君臣離間骨肉一切和合由其破壞或出言麓獷毀訾他人呵叱任情罵詈在口或不以正言乃為綺語說善為惡以臭為香名長為短說白為黑謬言詭語調弄於人或志在貪味求取不節性多瞋忿恚怒自纏或不識正理迷惑邪見謗佛法僧說無因果不信修善受人天樂不信為惡受地獄苦或謂此身無因而得或謂未來斷無因果毀壞塔寺焚燒經典割佛像以取金銅汗穢伽藍違越禁戒或飲酒噉肉及食五辛愚癡邪見無惡不造凡此所陳十種惡業自作教他見作隨喜從無始已來定有斯罪以罪

因緣能令眾生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間短命多病常處卑賤及以貧窮共人有財不得自在婦不良謹二妻相諍多被謗毀為人誑惑所有眷屬獎惡破壞不值好語常聞惡聲凡所陳說常有諍訟假說真言人不信受吐發音辭又不辯正貪財無狀所求不獲常為他人伺其長短不善知識共相惱害常生邪見之家常懷諂曲之心無始已來十不善業皆從煩惱邪見而生今依佛性正見力故發露懺悔皆得除滅譬如明珠投之濁水以珠威德水即澄清佛性威德亦復如是投諸眾生四重五逆煩惱濁水皆即澄清弟子某甲及一切法界眾生自從今身乃至成佛願更不造此等諸罪歸命敬禮常住三寶懺悔已訖次禮懺功德發願說偈云願於未來世見無量壽佛無邊功德身我及餘信者既見彼佛已願得離垢眼成無上菩提普及於含識

相續不斷絕愚癡暗覆故三毒火常然雖有身與心而不能自寤徒蒙一切佛放智慧日光照我二種身亦未之知覺懷惑生諸趣無類而不更諦思此因緣誰非已眷屬又念諸眾生元同一心海因妄想識浪幻起諸趣身是身無種種與我同如性因於失念故彼我分別生由之起愛憎常共相關諍日夜懷嫌恨惡念相報及遂於眾生中無一不傷害貪集於資生非分起染欲虛誑無實惡口不擇言兩舌相破壞綺語調弄人貪海無狀足瞋火然復然邪見背正教誡曲無誠信違犯諸如來一切清淨戒嫌恨與愛憎無心而不有是罪若不懺長夜熏自心積熏而不已變成地獄趣及與諸苦具諸佛於余時皆悉不能救唯除自發露所造諸愆各應佛菩薩心隨順本淨性無始時無明自此漸微薄是故懷慚愧深心悔諸罪願佛放慈光照及苦眾生所有煩惱聚皆令悉消滅自性清淨心從此至究竟平等真法界於今得圓滿

下有六行偈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撰白

傷已無始隨自心 順入欲流墮洄復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

於中孤獨無救護 具造無邊百種苦
所受諸苦時報定 諸佛威神不能救
困通事窮苦對至 方乃有此一念寤
以其無明瞋膜厚 三毒之火常熾然
意欲遠離不能離 如癰已熟待破時
唯願諸佛放慈光 時復照及極苦者
往昔所造三業罪 及今現起一切惡
未來應生諸煩惱 頂禮懺悔願滅除
頌曰

五體悔前朝 三屈懺中夕 鳴椎誠旭旦
哀我苦勞役 引日寓金言 悲傷塵垢積
咄哉形非我 嗟往常沈溺 踟躕岐路危
揮手謝中折 洗滌歸誠懺 昧潔凌雲釋
蕭索葉苦離 昇陟隨緣益 雖未齊高蹤
且免幽途歷

感應緣 略引三驗

晉沙門慧達

梁沙門法寵

唐沙門德美

晉沙門慧達姓劉名蔭荷西河離石
人也未出家時長於軍旅不聞佛法
尚武好畋獵年三十一暴病而死體
尚溫柔家未殮至七日而蘇說云將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一

盡之時見有兩人執縛將去向西北
行路轉高稍得平衢兩邊列樹見有
一人執弓帶劍當衢而立指語兩人
將荷西行見屋舍甚多白壁赤柱荷
入一家有女子美容服荷就乞食空
中聲言勿與之也有人從地踊出執
鐵杵將欲擊之荷遽走歷入十許家
皆然遂無所得復西北行見一嫗乘
車而荷一卷書荷受之西至一家館
宇華整有嫗坐于戶外口中虎牙屋
內牀帳光麗竹席青几復有女子處
之問荷得書來不荷以書卷與之女
取餘書比之儀見兩沙門謂荷汝識
我不荷答不識沙門曰今宜歸命釋
迦文佛荷如言發念因隨沙門俱行
遙見一城類長安城而色甚黑蓋鐵
城也見人身甚長大膚黑如漆頭髻
曳地沙門曰此獄中鬼也其處甚寒
有冰如席飛散著人頭頭斷著脚脚
斷二沙門云此寒冰獄也荷便自識宿
命知兩沙門往維衛佛時並其師也
作沙彌時以犯俗罪不得受戒世雖
有佛竟不得見從再得人身一生苦

法苑珠林卷第六 第三十二

中今生晉中又見從伯在此獄裏謂
荷曰昔在鄴時不知事佛見人灌像
聊試學之而不肯還直今故受罪猶
有灌福幸得生天次見刀山地獄次
第經歷觀見甚多獄獄異域不相雜
廁人數如沙不可辨計楚毒科法略
與經說相符自荷履踐地獄示有光
景俄而忽見金色光明映然見人長
二丈許相好嚴華體黃金色左右並
日觀世大士也皆起迎禮有二沙門形
質相類並行而東荷作禮畢菩薩具
為說法可十餘言末云凡為止人設
福若父母兄弟爰至七世姻婭親戚
朋友路人或在精舍或在家中止者
受苦即得免脫七月望日沙門受臘
此時設供彌為勝也若割器物以充
供養器器標題言為某人親奉上三
寶福施彌多其慶逾速沙門白衣見
身為過及宿世之罪種種惡業能於
衆中盡自發露不失事條勤誠懺悔
者罪即消滅如其弱顏羞慚恥於大
衆露其過者可在屏處默自記說不
失事者罪亦降減若有所遺漏非故

隱蔽雖不獲免受報稍輕若不能悔無慚愧心此名執過不返命終之後剋墜地獄又他造塔及與堂殿雖復一土一木若染若碧幸誠供助獲福甚多若見塔殿或有草穢不加耘除蹈之而行禮拜功德隨即盡矣又曰經者尊典化導之津波羅蜜經功德最勝首楞嚴亦其次也若有善人讀誦經處其地皆為金剛但冥眼眾生不能見耳能勤諷持不墮地獄波若定本及如來鉢後當東至漢地能立一善於此經鉢受報生天倍得功德說甚廣略要載之荷臨辭去謂曰汝應歷劫備受罪報以嘗聞經法生歡喜心今當見受輕報一過便免汝得濟活可作沙門雒陽臨菑舊建業鄒陰成都五處並有阿育王塔又吳中兩石像育王所使鬼神造也頗得真相能往禮者不墮地獄語已東行荷作禮而別出南大道廣百餘步道上行者不可稱計道邊有高座高數十丈有沙門坐之左右僧眾列倚甚多人執筆北面而立謂荷曰在襄陽時

何故救鹿跪答曰他人射鹿我加創耳又不噉實何緣受報時即見襄陽殺鹿之地草樹山澗忽然滿目所來黑馬並皆能言悉證荷殺鹿年月時日荷懼然無對須臾有人以叉叉之投鏊湯中自視四體潰然爛碎有風吹身聚小岸邊忽焉不覺還復全形執筆者復問汝又射雉亦嘗殺鷹言已又投鏊湯如前爛法受此報已乃遣荷去入一大城有人居焉謂荷曰汝受輕報又得還生是福力所扶而今以後復作罪不乃遣人送荷遙見故身意不欲還送人推引久久乃附形而得蘇活奉法精勤遂即出家字曰慧達太元末尚在京師後往許昌不知所終

右此一驗
出冥神記

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能衣迄至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由懺蕩之毅故使延壽也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于所住春秋七十有四

右此一驗出
梁高僧傳

唐京師會昌寺釋德美姓王清河臨清縣人年在童稚天然樂善口有所演常歌讚頌擁塵聚戲必先為塔每見形像生知禮敬由是親故密而異之知非紹俗之嗣也任從師學十九出家雖經論備閱而以律要在心故四分一部博通心首往太白山誦佛名一部一十二卷每行懺時誦而加拜布服蔬食不衣皮帛初依九隴太白僧邑禪師受業後住京師慧雲寺值靜默禪師又從請業每至夏禮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勇勵萬五千佛日別一徧精誠難及多感徵祥自從小至終美禮千徧承師靜默大有福德嘗於興善年別千僧七日行道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第三十六張

滿厚鰥人奉十縑將及散晨外起加倍故自開皇之末終於大業十年年別大施其例咸介默將減度以普福田用委於美美頂行之悲敬兩田年別一會又普益錢夏末常施大業末中夏召千僧七日行道忽感異人形服率麗然來告美曰時既炎熱何不作餅以用供養且洩二十斛麴作兩日調明旦將設半夜便起打麴動案人物驚亂并作切粥以供大眾須臾切麴命者火隨熟千人同飽咸共欣慶餅復堅韌一無所壞試尋看匠通問失所合衆悲怪感招斯應又至武德之始創立會昌延美而住乃於西院造懺悔堂像設華嚴堂宇宏麗誓共合生斷諸惡業鎮長禮懺潔淨方等欲有昇壇要須美懺又於一時并忽枯竭懺徒駐立無由洗懺美執香鑪臨井加祈應時漏過同舊足時共歎怪福力所資所畜舍利藏以寶函隨身所往必賫供養每有起塔祈請散給精祈通感隨請皆給又至秋夏常行徒跣恐蹈蟲蟻慈濟舍生又年別般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第三十七張

舟一夏不坐或止口過三年不言或行不輕通禮七衆或節儉衣食四分之一如斯苦行其相寔繁或生常輟想專固西方口誦彌陀終于命盡以貞觀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合掌稱佛卒于會昌春秋六十矣屍送南山鵞鳴堆弟子等收骸起塔豎碑會昌侍中于志寧爲文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四九八頁中一行經名，經無（未換卷）。
- 一 四九八頁中二行撰者，續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四九八頁中三行「懺悔篇第八十六」，經作「懺悔篇第八十六之一」。
- 一 又「此有六部」，經無。
- 一 四九八頁中四行至五行「述意部……洗懺部」，經無。
- 一 四九八頁中六行「第一」，經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四九八頁中七行「寢訛」，續、南、經、清作「侵訛」；麗作「寢訛」。
- 一 四九八頁中八行「澆漓」，續、南作「澆離」。

一 四九八頁中一〇行「五蓋」，**磧、南、**
徑、清作「五住」。
 一 四九八頁中一一行第七字「故」，
磧、南、徑、清無。
 一 四九八頁中一六行第五字「成」，
南、徑、清作「成持」。
 一 四九八頁下三行第一一字「令」，
磧、南、徑、清作「令」。
 一 四九八頁下一二行第七字「說」，
磧、南作「云說」；**徑、清**作「云」。
 一 四九八頁下一八行第五字「知」，
磧、南、徑、清作「隱」。
 一 四九八頁下二二行第八字「復」，
磧、南、徑、清作「得」。
 一 四九九頁上一行第一三字「此」，
磧、南、徑、清無。
 一 四九九頁上四行「所使」，**磧、南、**
徑、清無。
 一 四九九頁中六行第三字「思」，**磧、**
南、徑、清、麗作「斯」。
 一 四九九頁中九行「佛業」，**麗**作「作
 業」。

一 四九九頁中一一行「汝比丘」，**磧、**
南、徑、清作「此比丘」。
 一 四九九頁下一三行「兢伽河」，**磧、**
南、徑、清作「恒河」。
 一 四九九頁下一九行「大石」，**磧、南、**
徑、清作「火石」。
 一 五〇〇頁上八行第五字「是」，**磧、**
南、徑、清無。
 一 五〇〇頁上一二行「二十」，**磧、南、**
徑、清作「二十五」。
 一 五〇〇頁上一九行第一三字「於」，
磧、南、徑、清作「有」。
 一 五〇〇頁上二〇行第七、八字「罪
 滅」，**磧、南、徑、清**無。
 一 五〇〇頁中末行第七字「苦」，**磧、**
南、徑、清、麗作「若」。
 一 五〇一頁上一行第一三字「三」，
磧作「二」。
 一 五〇一頁上一六行末字「世」，**磧、**
南、徑、清無。
 一 五〇一頁中九行首字「宣」，**磧、南、**
徑、清作「造」。又末字「計」，**磧、**

南、徑、清無。
 一 五〇一頁中二二行第一一字「見」，
磧、南、徑、清作「若見」。
 一 五〇一頁下三行第一三字「如」，
磧、南、徑、清作「知」。
 一 五〇一頁下四行末字「說」，**磧、南、**
徑、清作「謂」。一五行末字同。
 一 五〇一頁下九行第五字「應」，**磧、**
南、徑、清作「修」。
 一 五〇二頁上八行首字「護」，**磧、南、**
徑、清、麗作「諸」。
 一 五〇二頁上一四行「行此」，**磧、南、**
徑、清作「此行」。
 一 五〇二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經」，
磧、南、徑、清、麗作「經家」。
 一 五〇二頁中一一行首字「界」，至
 此，**徑**卷第一百二終，卷第一百三
 始，並有「懺悔篇第八十六之餘」
 一行。
 一 五〇二頁中一五行第八字「祝」，
清作「況」。
 一 五〇二頁中一七行第五字「大」，

一 碩、南、徑、清作「所」。

一 五〇二頁中一九行末字「例」，碩、

南、徑、清作「列」。

一 五〇二頁中二〇行第六字「福」，

碩、南、徑、清作「緣」。

一 五〇二頁下六行「善心」，碩、南、

徑、清、麗作「喜心」。

一 五〇二頁下七行第一〇字「從」，

碩、南、徑、清作「緣」。

一 五〇二頁下一八行首字「片」，碩、

南、徑、清作「行」。

一 五〇三頁上一〇行「既智且信」，

碩、南、徑、清作「既信且智」。

一 五〇三頁上一三行第二字「復」，

碩、南、徑、清作「預」。又第一二字

「護」，碩、南、徑、清作「罰」。

一 五〇二頁上一五行「懺愧」，碩、南、

徑、清作「慚愧」。

一 五〇三頁中一〇行第一〇字「也」，

碩、南、徑、清作「世」。

一 五〇三頁一二行第一三字「慈」，

碩、南、徑、清作「意」。

一 五〇三頁下一一行第五字「可」，

碩、南、徑、清無。

一 五〇三頁下一五行末字「全」，碩、

南、徑、清作「令」。

一 五〇三頁下一七行首字「業」，碩、

南、徑、清作「故」。

一 五〇三頁下二〇行第一〇字「現」，

碩、南、徑、清無。

一 五〇四頁上三行第三字「經」，碩、

南、徑、清無。

一 五〇四頁上一二行第九字「相」，

碩、南、徑、清作「想」。第一三字同。

一 五〇四頁上一六行末字「常」，碩、

南、徑、清作「恒」。一九行首字、本

頁中一一行首字同。

一 五〇四頁上一七行第八字「常」，

碩、南、徑、清、麗作「恒」。

一 五〇四頁上二〇行第七字「延」，

碩、南、徑、清作「延」。

一 五〇四頁上二二行第三字「時」，

碩作「特」。

一 五〇四頁中三行第七字「等」，碩、

南、徑、清作「衆」。

一 五〇四頁中四行末字至次行首三

字「以不見故」，碩、南、徑、清作

「以盲不見」。

一 五〇四頁中一二行「見已」，碩、清

作「已見」。

一 五〇四頁中末行「明燈」，碩、南、

徑、清無。

一 五〇四頁下二行首字「謬」，碩、南、

徑、清作「證」。

一 五〇四頁下七行第二字「豆」，碩、

南、徑、清作「巨」。

一 五〇五頁上六行首字「耆」，碩、南、

徑、清作「耆」。

一 五〇五頁中一〇行末字「信」，麗

作「信者」。

一 五〇五頁中一五行「善知識者」，

徑、清作「四善知識」。又「戒者」，

徑、清作「五戒者」。

一 五〇五頁下一行第九字「拜」，碩、

南、徑、清作「禮拜」。又第一二字

「佛」，碩、南、徑、清無。

一 五〇五頁下四行「瞋怒」，磧、南、
徑、清作「瞋恚」。
一 五〇五頁下一九行第四字「喜」，
磧、南、徑、清作「喜身」。
一 五〇五頁下二〇行末字「財」，磧
作「神」。
一 五〇六頁上五行「五道」，麗作「五
逆」。
一 五〇六頁上一六行第二字「欺」，
磧、南、徑、清作「欺誑」。
一 五〇六頁中一〇行首字「倒」，磧、
南、徑、清作「到」。
一 五〇六頁中一二行第八字「說」，
磧、南、徑、清作「眼」。
一 五〇六頁中二一行第七字「根」，
磧、南、徑、清作「想」。
一 五〇六頁中二二行第二字「欲」，
磧作「有」。
一 五〇六頁下五行第九字「相」，磧、
南、徑、清作「想」。
一 五〇六頁下一三行「隨代」，磧、南、
徑、清作「隋代」。

一 五〇六頁下一九行末字「文」，徑、
清無。
一 五〇七頁上三行第七字「及」，磧、
南、徑、清、麗作「及他」。
一 五〇七頁上二〇行第一二字「或」，
磧、南、徑、清無。
一 五〇七頁中六行第六字「常」，磧、
南、徑、清作「恒」。九行第八字、次
頁上一二行第八字同。
一 五〇七頁中一一行第八字「今」，
麗作「令」。
一 五〇七頁中一八行末字「云」，徑、
清無。
一 五〇七頁中二二行「靈裕法師撰
文」，磧、南作「靈祐法師撰文」；徑、
清作「靈祐法師撰」。
一 五〇七頁下二行第一一字「徒」，
磧、南、徑、清作「從」。
一 五〇七頁下四行第一一字「諦」，
磧、南、徑、清作「競」。
一 五〇七頁下一〇行第二字「集」，
磧、南、徑、清、麗作「奪」。

一 五〇七頁下二〇行「令悉」，磧、南、
徑、清作「悉令」。
一 五〇七頁下二二行夾註右「下有
六行」，磧、南作「下有九行」；徑、
清作「此下九行」。又「撰白」，磧、
南、徑、清作「撰曰」；麗作「撰」。
一 五〇七頁下末行第一二字「墮」，
磧、南、徑、清作「隨」。
一 五〇八頁上二行第二字「受」，磧、
南、徑、清作「愛」。
一 五〇八頁上四行「瞠膜」，磧、南作
「瞠膜」；徑、清作「賢膜」。
一 五〇八頁上一〇行第一四字「旭」，
磧作「昶」。
一 五〇八頁上一二行「歧路危」，磧作
「歧路嶠」；南、徑、清作「歧路嶠」。
一 五〇八頁上一三行第五字「折」，
徑、清作「析」。
一 五〇八頁上二二行「尚武」，磧、南、
徑、清作「尚氣武」。
一 五〇八頁中二行首字「行」，磧、南、
徑、清作「行行」。

一 五〇八頁中一三行第六字「儀」，

磧、南、徑、清、麗作「儀」。

一 五〇八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自」，

磧、南、徑、清無。

一 五〇八頁下一六行第一〇字「割」，

磧、南、徑、清作「制」。

一 五〇八頁下末行「降滅」，磧、南、

徑、清作「除滅」；麗作「降滅」。

一 五〇九頁上一〇行「波若」，磧、南、

徑、清作「般若」。

一 五〇九頁上一三行首字「說」，磧、

南、徑、清、麗作「所說」。

一 五〇九頁上一六行「臨蓄」，磧、南、

徑、清作「臨緇」；麗作「臨淄」。

一 五〇九頁上一九行第三字「禮」，

磧、南、徑、清作「禮拜」。

一 五〇九頁上二二行第一〇字「列」，

磧作「例」。

一 五〇九頁中三行末字「來」，磧、南、

徑、清、麗作「乘」。

一 五〇九頁中七行「忽焉」，磧、南、

徑、清作「忽然」。

一 五〇九頁中九行第二字「又」，磧、

南、徑、清作「又」。

一 五〇九頁中一一行第四字「報」，

磧、南、徑、清作「罪」。

一 五〇九頁中一六行夾註左「冥祥

記」，磧、南、徑、清作「冥祥記也」。

一 五〇九頁下一行末字「能」，徑、清、

麗作「解」。

一 五〇九頁下三行第五字「懼」，磧

作「懺」。

一 五〇九頁下一一行第二字「常」，

磧、南、徑、清作「恒」。

一 五〇九頁下一三行第七字「嗣」，

磧、南、徑、清作「胤」。

一 五〇九頁下一四行「律要」，磧、南、

徑、清作「津要」。

一 五一〇頁上七行「麗然」，磧、南作

「麗」；徑、清作「麗」。又「時既炎

熱」，磧、南、徑、清作「日時既熱」。

一 五一〇頁上一〇行第六字「粥」，

南、徑、清作「麵」。又第一三字

「切」，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一〇頁上一五行末字「合」，磧、

南、徑、清、麗作「含」。

一 五一〇頁上一八行第三字「徒」，

磧作「從」。

一 五一〇頁上二〇行第二字「力」，

磧、南、徑、清作「加」。

一 五一〇頁中五行「二月」，磧、南、

徑、清作「十二月」。

一 五一〇頁中七行第五字「牧」，磧、

南、徑、清作「將」；麗作「收」。又

第九字「豎」，磧、南、徑、清、麗作

「樹」。

一 五一〇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法苑

珠林卷第一百三」。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 此有七部

述意部 勸持部 三歸部

五戒部 八戒部 十善部

三聚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拔苦與樂必須崇戒經喻多種且述三五能涉遠路喻之脚足勝持一切喻之大地生長萬物喻之時雨善療衆病喻之良醫能消飢渴喻之甘露接濟沈溺喻之橋梁運度大海喻之浮囊照除昏暗喻之燈光防非止惡喻之戒善歸趣解脫終籍尸羅莊飾法身喻之瓔珞如是之喻亦有無量豈不敬之勸意奉持也

勸持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若毀淨戒是魔眷屬非我弟子又大品經云我若不持戒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人身況能成就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二張

盟

衆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律子經云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又華嚴經偈云

戒是無上菩提本 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堅持於禁戒 則是如來所讚歎又月燈三昧經佛說偈言

雖有色壽及多聞 若無戒智猶禽獸雖處卑下少聞見 能持淨戒名勝士又遺教經云戒是正順解脫之本又持此戒得生諸禪定又奉此戒是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又智度論云若求大利當堅持戒如惜重寶如護身命以戒是一切善法住處又如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濟是不可得若無淨戒欲得妙果亦復如是若棄捨此戒雖復山居服藥食草與禽獸無異若能持戒香聞十方名聲遠布天人愛敬所願皆得持戒之人壽終之時刀風解身筋脉斷絕心不怖畏又地持論云三十二相無差別因皆持戒所得若不持戒尚不得下賤人身況復大人相報又成實論云道品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三張

盟

樓觀以戒爲耶禪定心城以戒爲柱要佩戒印得入善衆又薩婆多論云佛告比丘戒有四義故毀者重於餘經一戒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子皆依戒住若無戒者則無所依一切衆生由戒而有三戒是趣涅槃之初門若無戒者則無由得入泥洹城四戒是佛法瓔珞莊嚴佛法也又何故律初集以勝故祕故但諸契經不擇時人說而得名經律則不尔唯佛自說要在僧中故勝也又依涅槃經云如圓護持戒乃至沒命終不故犯佛說喻云如一羅刹隨度海者摠乞浮囊度者答言寧殺身命浮囊叵得羅刹復言不肯令施見惠其半彼人尔時亦不施與如是展轉乞微塵許彼人尔時乃至微塵亦不施與菩薩摩訶薩持禁戒時亦復如是煩惱羅刹教化菩薩令犯四重護餘輕者菩薩不隨勸犯僧殘菩薩不許勸犯波逸提菩薩不肯勸犯提舍尼菩薩不肯勸犯突吉羅菩薩不隨故經云菩薩摩訶薩持四重禁及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持戒篇 四

突吉羅敬重堅固等無差別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於熾然猛火深坑終不毀犯三世諸佛禁戒與居士女等而行不淨復作是願寧以熱鐵固而纏身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檀越衣服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終不敢以破戒之口食於信心檀越飲食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大熱鐵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牀臥敷具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受三百鉞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醫藥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房舍復作是願寧以鐵椎打碎此身令如微塵終不敢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越禮拜復作是願寧以熱鐵批其兩目不以染心貪視好色寧以鐵錐徧耳攪刺不以染心聽受諸聲寧以利刀割去其鼻不以染心貪著諸香寧以利刀割去其舌不以染心貪著美味寧以利斧斬斫其身不以染心貪著諸觸何以故以是因緣能令行者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又發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持戒篇 四

言菩薩護持如是諸禁戒已悉以施與一切眾生願令眾生得清淨戒不折戒不退戒隨順戒畢竟戒具足成就波羅蜜戒菩薩摩訶薩修持如是清淨戒時即得住於初不動地述曰菩薩既能如是堅持禁戒得不退果今勸道俗有能仰慕者從受三聚淨戒十無盡戒二十四戒在家出家所有諸戒如二百五十戒五百戒等悉能圓護是眞佛子開佛性門入涅槃道

又十輪經云或有戒壞見不壞於聖道中堪任法器四句分別思意可知故涅槃經云於乘緩者乃名為緩於戒緩者不名為緩亦有四句分別可知又辯意長者子經云佛為辯意長者子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以偈頌曰不殺得長壽無病常解脫一切受天位身安光影至不盜常大富自然錢財寶七寶為言殿娛樂心常好男女俱不姪身體香潔淨所生常端正德行自然明不欺口氣香言語常聰明談論不訛謬所說眾奉用酒食不過口無有誤亂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持戒篇 四

若當所生處天人常奉侍若其壽終後二十五神迎五福自然來光影其燿燿又大莊嚴論云昔有旃陀利家生其七男六兄並得須陀洹道唯小者故處凡夫母人旃陀利身得阿那含果兄弟七人盡持五戒彼國常儀旃陀利行殺國中男女犯殺盜姪及餘重罪盡使旃陀利殺之時國王召彼大兄言有應死之徒汝行殺之其拜自陳特願恕我受五戒守身謹慎乃至蟻子亦不敢殺不能為非寧自殺身不敢犯戒時王奮怒勅市殺之復白王言身是王民心是我心志王欲殺殺心不得仰從王命即令梟首次召諸弟五人皆言受戒不敢行殺王瞋恚盛盡便殺之次復召小子母子俱來王見母來倍復瞋怒前殺六子母不送行今召小子何故便來母曰願聽微言以自宣理前六子者盡得須陀洹道正使大王取彼六人碎身如塵終不興惡如一毛髮今此小子處在凡夫身雖修善未蒙道法是故念子既未得道或能失意畏王教令

自惜形命毀戒行殺身壞命終入大地獄憐念子故是以送來王復問母前死六子盡得須陀洹道耶答曰盡得王復問母母得何道答曰得阿那含道王聞斯語自投于地稱怨自責我造罪根望不安席即自嚴辦香油酥薪取六死屍而闇維之為起六偷婆與之供養日三懺悔復出財貨給彼老母至於齋日數數懺悔望得罪薄免於地獄故涅槃經云須陀洹果雖生惡國以道力故猶故持戒不起殺盜婬兩舌飲酒等過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尊者阿羅漢字祇夜多佛時去世七百年後出剎賓國時剎賓國有一惡龍名阿利那數作災害時有二千羅漢各盡神力驅遣此龍令出國界其中有百羅漢以神通動地又有五百人放大光明復有五百人入禪定經行諸人各盡其神力不能使動時尊者祇夜多最後往到龍池所三彈指言龍汝今出去不得此住龍即出去不敢停住今時二千羅漢語尊者言我與尊者俱得

漏盡解脫法身悉皆平等而我等各各盡其神力不能令動尊者云何以三彈指令龍遠入大海也于時尊者答言我凡夫已來受持禁戒至突吉羅等心護持如四重無異今諸人者所以不能動此龍者神力不同故不能動

又賢愚經云時有乞食比丘持戒清潔有一沙彌弟子護持禁戒沒命不犯有優婆塞長請其師日別送食就處供養時優婆塞合家良賤並外作客唯留一女守舍忘不送食余時尊者日時恐晚即告沙彌汝往取食沙彌善攝威儀到家打門女問是誰答言沙彌為師迎食女心歡喜我願遂矣即與開門是女端正容顏殊妙年始十六姓怨火燒於沙彌前作諸妖媚搖眉顧影現染欲相沙彌見已念言此女為有風病顛狂病耶是女將無欲結所使欲燒毀我淨行耶堅攝威儀顏色不變時女即便五體投地白沙彌言我常願者今日時至我常於汝欲有所陳未得靜便想汝於我

亦常有心當與我願我此舍中多有珍寶如毗沙門天宮寶藏而無有主汝可屈意為此舍主我為汝婢供給使令必莫違我滿我所願沙彌心念我有何罪遇此惡緣我今寧捨身命不可毀破禁戒又復思惟我若逃突女欲心威捨於慚愧走外牽捉及誹謗我街陌人見不離汗辱我今當於此處捨命方便語言牢閉門戶我入一房作所應事女即閉門沙彌入房關櫺門戶得一剃刀心甚歡喜脫身衣服置於架上合掌跪向佛涅槃處自立誓願我今不捨佛法僧不捨和尚阿闍梨亦不捨戒行正為持戒捨此身命願所往生出家學道淨修梵行盡漏成道即刎頸死血流汗身時女怪遲趨戶看之見戶不開喚無應聲方便開戶見其已死失本容色欲心尋息慚結懊惱自拔頭髮分裂面日婉轉灰土之中悲呼泣淚迷悶斷絕其父會還打門喚女女默不應父怪其靜使人踰門開視之見女如是即問女言汝何余耶女默不答心自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十疏 羅智

思惟我若實對甚可慚愧若言沙彌毀辱我者則謗良善當墮地獄受罪無極不應欺誑即以實答具述前緣父聞女言心無驚懼即告女言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汝莫憂懼即入房內見沙彌身血皆汙赤如病體即前作禮讚言善哉護持佛戒能捨身命載死沙彌至平坦地積聚香木闍毗供養王即請師廣為大衆說微妙法一切見聞皆發道心

三歸部第三 此有部

述意部 功能部 神衛部

歸意部 受法部 得失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寶應化隨機感益一音演說各得類解故論云歸依佛者謂一切智五分法身也歸依法者謂滅諦涅槃也歸依僧者謂諸賢聖學無學功德自他身盡處也即自他惑滅所無之處故云盡處也故般若經云一切聖人皆以無為法得名無為即無漏之別因也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為世法之所變慢以稱寶也如世珍寶為生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疏 羅智

所重今此三寶為諸群生三乘七衆之所歸仰故名三歸也

功能部第二

如希有校量功德經云今時長老阿難向佛而作是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得幾所功德我實未解唯願如來分別演說令諸衆生得正知見

今時世尊告阿難言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假使滿閻浮提須陀洹人其有善男子善女人滿一

百年持於世間一切所有娛樂之具盡給施與復以四事具足供養乃至滅度之後收其舍利起七寶塔同前供養於意云何得福多不阿難白佛甚多世尊佛言不如善男子善女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於彼福德百分不及一千分萬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佛告阿難假使滿西瞿陀尼斯陀舍人滿二百年如前供養亦不可及假使滿東弗婆提阿那舍人滿三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北方鬱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五疏 羅智

單越滿中阿羅漢滿四百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四天下辟支佛滿十千年如前供養亦所不及假使滿三千大千世界諸佛如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二萬歲中如前供養雖得無量無邊不可算數福德猶不如有人以淳淨心作如是言我今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所得功德勝前百倍千倍萬倍不可算數言辭譬類所能知及

今時世尊復告阿難若有人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乃至一彈指頃能受十善受已修行以是因緣得無量無邊功德若復有人能一日一夜受八戒齋已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千倍萬倍百千萬倍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若能受持五戒盡其形壽如說修行所得功德勝前福德百倍千倍萬倍億倍非算數譬喻所能知及若復有人受沙彌戒沙彌尼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式叉摩那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受比丘尼大戒復勝於前若復有人盡

形壽受大比丘戒修行不缺復勝於前阿難聞說三歸依處乃至盡壽獲大功德歎未曾有是經微妙不可思議明甚深義功德廣大難可校量是故佛言名為希有希有經汝當奉行又善生經云若人受三自歸所得果報不可窮盡如四大寶藏舉國人民七年之中運出不盡受三歸者其福過彼不可勝計

又校量功德經云四大洲中滿二乘果有人盡形供養乃至起塔不如男子女人作如是言我某甲歸依佛法僧所得功德不可思議以諸福中唯三寶勝故若起謗毀獲罪無邊以善惡例同故者域調達俱出佛血由心善惡致同劫壽苦樂有異

又雜阿含經云與須達今受三歸終生天上有懷妊者為其胎子受三自歸生已後有知見復教三歸設有奴婢客人懷妊生子亦如是教若買奴婢能受三歸及以五戒然後買之不能不買乃至乞貸舉息受受三歸然後與之若有施三寶物者從世尊聞

稱名呪願乃得生天佛言善哉如來有無上知見審知方便皆得生天故知三歸功力最大不得不受又法句喻經云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胎自知福盡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有佛耳於是馳往佛所稽首作禮伏地志心三自歸命佛法聖眾未起之間其神忽出便至陶家驢母腹中作子時驢自解走瓦坏間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備復為天帝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苦今時世尊以偈頌曰

所行非常 謂興義法 夫生輒死 此滅為樂 譬如陶家 埴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尊救滅之行歡喜奉受得須陀洹道又僧護經云今時世尊告僧護比丘汝於海中所見龍王由聞法故雖受龍身命終之後生梵率

天天中命盡得受人身彌勒出世作大長者財富巨億為大檀越供養彌勒世尊及比丘僧四事具足是諸龍王猶尚能得如是功德況我弟子如法出家望禪誦經三業具足必證涅槃今時世尊無問自說云

歸依佛者得大吉利晝夜心中不離念佛 歸依法者得大吉利晝夜心中不離念法 歸依僧者得大吉利 晝夜心中不離念佛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釋迦佛往到第二初利天上為母說經時有一天壽命垂盡有其七事為之應現一者項中光滅二者頭上傳飾華萎三者面色變四者衣上有塵五者腋下汗出六者身形瘦七者離本座即自思惟壽終之後當棄天樂下生拘夷那竭國受疥癩母豬腹中作子甚預愁憂不知何計得免此罪有天語言今佛在此為母說經佛為三世一切之救唯佛能脫卿之重罪何不往歸即到佛所稽首作禮未及發問佛告天子一切萬物皆歸無常汝素所知何為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六十

憂愁天白佛言雖知天福不可得久
恨離此座當為母豬以是為毒人趣
受身不敢為恐也佛言欲脫豬身當
三自歸言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
僧歸命佛歸命法歸命比丘僧如是
日三天從佛教晨夜自歸於後七日
天命壽盡來至維耶離國作長者子
在母胞胎日三自歸始生墮地亦跪
自歸其母媵身又無惡露母傍侍婢
怖而棄走母亦深怪兒墮地語謂之
焚惑意欲殺之退自念言我少子息
若殺此兒父必罪我即具白長者所
由父言止此兒非凡人生百歲尚不
曉歸況兒墮地能自稱佛好養視之
無令輕慢兒遂長大七歲與其車類
於道邊戲時佛弟子舍利弗目連適
過見傍兒言我和南舍利弗等驚怪
小兒能禮比丘見言道人不知識我耶
佛於天上為母說經我時為天當下
作豬從佛受教自歸得人汝豈不知
耶比丘即禪亦尋知之即為呪願因請
佛及僧供養畢訖佛為說法父母及
兒內外眷屬應時皆得阿惟越致自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六十一

歸之福也
神衛部第三
依七佛經云三歸有九神衛護行者
其九是何
歸佛有三神 一名陀摩斯那
二名陀摩婆羅那 三名陀摩流支
歸法有三神 一名法寶
二名呵責 三名辯意
歸僧有三神 一名僧寶
二名護眾 三名安隱
又依灌頂經云佛在舍衛國與大眾
說法於是異道有一鹿頭梵志來到
佛所稽首作禮胡跪合掌白佛言久
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
三自歸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
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
過生死之罪其劫無量不可稱計梵
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言
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取
毀缺佛告梵志汝能一心更三自歸
已我當為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
遣諸鬼神以護男子女輩受三歸者
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耶願欲聞之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六十二

開化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灌頂
善神今當為汝略說三十六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婆 善光
主疾病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訶娑 善明
主頭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娑邏波 善力
主寒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旃陀羅 善月
主腹滿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陀利奢 善現
主癰腫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訶樓訶 善供
主癩狂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娑帝 善捨
主愚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志坭哆 善寂
主瞋恚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婆薩 善覺
主婬慾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婆羅 善天
主邪鬼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呵婆帝 善佳

法苑珠林卷八十七 第十九 鬼

主傷亡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若羅 漢言善福

主塚墓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苾闍伽 漢言善街

主四方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麗婆 漢言善帝

主怨家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闍遮 漢言善王

主偷盜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修乾陀 漢言善香

主債主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 漢言善施

主劫賊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多那 漢言善善

主疫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 漢言善吉

主五淫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鉢摩耶 漢言善山

主蜚尸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陀 漢言善調主

注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戾禰駝 漢言善備

主注復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 漢言善藏

法苑珠林卷八十七 第二十 鬼

主相引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 漢言善淨

主惡黨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度伽地 漢言善品

主蠱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毗梨默 漢言善結

主恐怖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陀那 漢言善善

主厄難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 漢言善勝

主產乳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 漢言善願

主縣官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歇 漢言善因

主口舌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伽歇 漢言善惡

主憂惱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呵娑 漢言善生

主不安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和邏 漢言善至

主百怪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 漢言善藏

法苑珠林卷八十七 第二十一 鬼

主嫉妒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周陀那 漢言善音

主呪詛
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韋陀羅 漢言善妙

主厭禱
佛語梵志是為三十六部神王此諸

善神凡有萬億河沙鬼神以為眷屬

陰相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

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

出入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

梵志言諾唯天中天

歸意部第四

如優婆塞戒經云長者善生言如佛

先說有來乞者當先教令受三歸依

然後施者何耶云何名為三歸佛言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三十三 盟

如來出已則有分別是故應當別歸
依佛如來出世及不出世正法常有
無有持者如來出已則有持者是故
應當別歸依法如來出世及不出世
正法常有無有受者如來出已則有
受者佛弟子衆能稟受故是故應當別歸
依僧正道解脫是名爲法無師獨覺
是名爲佛能如法受是名爲僧若無
三歸云何說有四不壞信
又薩婆多論問云何爲歸云何爲趣
答曰歸者是滅諦道諦少分趣者是
口語復有說趣者能起口語心是也
復有說信可此法是名爲趣問曰歸
者爲歸色身爲歸法身耶答曰歸法
身若余何故壞色身犯逆答曰色身
是法身器故害得逆問歸依佛者爲
獨歸一佛爲通三世佛耶答曰諸佛
同一法身故須通歸不獨歸釋迦佛
雖指一佛爲境發言之時理須通歸
餘二法僧理亦通歸問曰佛法境界
塵沙無量何故但說三種不增不減
耶答曰若廢三從境境別塵沙若廢
境從三三歸攝盡則該通法界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三十三 盟

又大莊嚴經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
丘常被盜賊一日之中堅閉門戶賊
復來至扣門而喚比丘答言我見汝
時極大驚怖汝可內手於彼隱中當
與汝物賊即內手置於隱中比丘以
繩繫之於柱比丘執杖開門打一下
已語言歸依佛賊以畏故即便隨語
歸依於佛復打二下語言歸依法賊
畏死故復言歸依法第三打時復語
之言歸依僧賊時畏故復言歸依僧
即自思惟今此道人有幾歸依若多
有者必不見放身體疲痛即求出家
有人問言汝先作賊造諸惡行以何
事故出家修道答彼人言我亦觀察
佛法之利然後出家我於今日遇善
知識以杖打我三下唯有小許命在
不絕如來世尊實一切智若教弟子四
歸依者我命即絕佛遠見斯事故教
比丘打賊三下使我不死是故唯說三
歸不說四歸
受法部第五
依毗尼母論三歸有五種一翻邪二
五戒三八戒四十戒五大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三十四 盟

自引大戒三歸者佛初度人未乘經已前
有受三歸得戒者有善來得戒者今此宗中
但明信邪日久今創易心歸正佛今先受三
歸後始嚴戒是名翻邪三歸故智度論云先
受三歸後始嚴戒若久來信佛不須先受三
歸但依五戒八戒三歸先嚴戒已後受三歸
戒相說 依智度論正欲受時具修威儀
至一出家人前戒師爲說善惡兩法
令識邪正生其欣厭開託心神然後爲
授云

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
僧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
法竟歸依僧竟初三歸依竟即發
善法次三結已唯有身口無教屬已
故薩婆多論云若導重心受具教无
教若輕慢心受但有其教無其無教
言教无教者猶
是作无作戒也
得失部第六

如薩婆多論問他人爲求受歸趣者
是人爲得不答或有得不得者如迦
尸女症不能言餘人爲受者得自若
能言不得歸戒也又依大集經云姪
身女人恐胎不安先受三歸已兒无
加害乃至生後身心具足善神擁護
問曰摠別云何答曰二種皆得故善見
論云受有兩種一別受言我某甲歸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二十五 二摠受者如前

依佛歸依佛竟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二十五二摠受者如前受者是也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言不正云歸依佛若師言佛弟子言弗不得成若師及弟子言俱不正者不成三歸若師教言歸依佛弟子答亦或言不出口或逐師語不具又不稱已名字並不成歸或中邊二國言音不同不相領解者不成若指事教解者得成如似夷人好樂殺生戒師手執其刃用擬畜生汝自今已去更不得如此殺汝能持不胡夷領頭答言好亦得成受戒

問曰先後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若弟子先稱法後稱佛不成三歸以三寶位差別故若愚癡无所曉知不是惡心說不次者自不得罪亦成三歸若先知解故倒說者得罪亦不成三歸問曰對趣云何答曰如薩婆多論云趣通五道皆得三歸除重地獄自外山間樹下空野海邊輕繫地獄皆得成歸无受戒法又成實論問曰餘道衆生得戒律儀不答曰經說諸龍亦得受一日戒故知得有又善見論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第二十五 二摠受者如前

云龍神等得受三歸五戒不答曰如薩婆多論說龍畜等以業報無所知曉故不成受除經中說得受八齋但增其善不得齋也又如四分律說龍得三歸者如賈人兄弟等但得翻邪三歸无其戒也雖律中龍神得受三歸者此並知解人語識其意趣方與受戒自外愚癡豬羊豕蛤等並不發歸問曰漸頓云何答曰如依薩婆多論漸頓俱不得

問曰若尔何故經論云有一語二語優婆塞等答曰此是制前制後不得問得從一三人各受一歸答曰不得

問曰得一年二年受不答曰隨日多少受皆得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五一五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四」。卷末經名同。
- 一 五一五頁上二行撰者，碩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五一五頁上三行「受戒篇第八十七」，徑作「受戒篇第八十七之一」。
- 一 又「此有七部」，徑無。
- 一 五一五頁上四行至六行「述意部……三聚部」，徑無。
- 一 五一五頁上七行「第一」，徑無。一八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五一五頁上一三行第一二字「照」，碩、南、徑、清作「能」。
- 一 五一五頁中三行第二字「癘」，碩、

一 南、徑、清作「癩」。

一 五一五頁中二〇行「刀風」，南、徑、清作「風刀」。

一 五一六頁上二行「猛火」，磧、南、徑、清作「盛火」。

一 五一六頁上一八行「撓刺」，磧、南、作「撓刺」；南、清作「刺刺」。

一 五一六頁中七行第一二字「從」，磧、南、徑、清作「縱」。

一 五一六頁中一七行第三字「要」，磧、南、徑、清作「說要」。

一 五一六頁中二二行末字「寒」，南、清作「寒」。

一 五一六頁下二行第五字「迎」，南、徑、清作「護」。

一 五一六頁下一五行第七字「言」，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一六頁下一六行第五字「便」，磧、南、徑、清作「使」。又「小子」，磧、南、徑、清作「小弟」。

一 五一六頁下二一行「小子」，磧、南、徑、清作「小者」。

一 五一六頁下末行第六字「道」，磧、南、徑、清作「聖道」。

一 五一七頁上六行「我造」，磧、南、徑、清作「造我」。

一 五一七頁上一四行「祇夜多」，磧、作「祇多」。

一 五一七頁上二二行「此住」，磧、南、徑、清作「住此」。

一 五一七頁中一三行「日時」，磧、作「入時」；南作「日入時」。

一 五一七頁中一八行「搖眉」，磧、南、作「姪媚」。

一 五一七頁中二二行末字「常」，南、徑、清作「恒」。

一 五一七頁下一〇行「沙彌」，磧、南、作「沙門」。

一 五一七頁下一一行「關擇」，磧、南、徑、清作「關擇」。又「剃刀」，磧、南、徑、清作「小刀」。

一 五一七頁下一九行「自拔」，磧、南、作「自滅」；南、清作「自滅」。

一 五一七頁下二二行第七字「門」，

磧、南、徑、清作「門門」。

一 五一八頁上六行第六字「皆」，磧、南、徑、清作「皆流」。又第九字「如」，磧、南作「由如」。

一 五一八頁上九行第二字「王」，磧、南、徑、清作「父」。

一 五一八頁上一一行「第三」，南、徑、清作「第三」，又「此有六部」，清作「此別六部」。

一 五一八頁上一二行至一三行「述意部……得失部」，南、徑、清無。

一 五一八頁上一四行「部第一」，南、徑、清無。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一 五一八頁中二行「三歸」，磧、清作「正歸」。

一 五一八頁中二一行「二百」，磧、南、徑、清作「三百」。

一 五一八頁下九行末字「所」，南、清作「不」。

一 五一九頁上四行「校量」，磧、南、徑、清作「格量」。

一 五一九頁上一〇行「四大洲」，磧、

一 南、徑、清作「有四洲」。
一 五一九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令」，
磧、南、徑、清作「舍」。
一 五一九頁上一九行第二字「生」，
磧、南、徑、清作「子生」。又第六字
「知」，磧、南、徑、清作「正知」。
一 五一九頁中九行第八字「神」，磧、
南、徑、清作「命」。
一 五一九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備」，
磧、南、徑、清作「福」。
一 五二〇頁上七行第五字「來」，磧、
南、徑、清無。
一 五二〇頁上八行第九字「始」，磧、
南、徑、清作「如」。
一 五二〇頁上九行第五字「婉」，磧、
南、徑、清作「免」。
一 五二〇頁上一六行「目連」，磧、南、
徑、清作「目乾連」。
一 五二〇頁上一七行「和南」，磧、南、
徑、清作「和尚」。
一 五二〇頁上二一行「即禪」，磧、南、
徑、清作「即入禪定」。

一 五二〇頁中一三行「胡跪」，磧、南
作「踞跪」；徑、清作「互跪」。
一 五二〇頁中一四行第八字「令」，
磧、南、徑、清作「今」。
一 五二〇頁下七行「婆邏波」，磧、南、
徑、清作「婆邏波」。
一 五二〇頁下一五行「伽婆帝」，磧、
南、徑、清作「伽婆帝」。
一 五二〇頁下一七行夾註左「善寂」，
磧作「善般」。
一 五二〇頁下一九行「提婆薩」，磧、
南、徑、清作「菩提薩」。
一 五二一頁上四行夾註左「善術」，
磧、南、徑、清作「善衍」。
一 五二一頁上一五行「疫毒」，磧作
「疹毒」。
一 五二一頁上一七行「五涅」，徑、清
作「五瘟」。
一 五二一頁上一八行「摩耶」，磧、南、
徑、清作「摩那」。
一 五二一頁中一行夾註左「善放」，
磧、南、徑、清作「善哉」。

一 五二一頁中七行夾註左「善結」，
南作「善黨」；徑、清作「善語」。
一 五二一頁中一五行夾註左「善因」，
磧、南、徑、清作「善國」。
一 五二一頁中一九行「呵婆」，磧、南、
徑、清作「呵婆」。又夾註左「善生」，
磧、南、徑、清作「善言」。
一 五二一頁中二一行「婆和邏」，磧
作「婆和運」。又夾註左「善至」，磧、
南、徑、清作「善主」。
一 五二一頁中末行「波利那」，磧、南、
徑、清作「汝利那」。
一 五二一頁下七行「河沙」，磧、南、
徑、清作「恒沙」。
一 五二一頁下一〇行「出入」，磧、南、
徑、清作「入出」。
一 五二一頁下一一行第五字「唯」，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二一頁下二二行首字「者」，磧、
南、徑、清無。
一 五二二頁上一六行第七字「得」，
磧、南、徑、清作「即得」。又第九字

「問」，〔徑、清作「問曰」。

一 五二二頁上一九行第二字「指」，
〔磧、南、徑、清作「緣」。

一 五二二頁中四行第一二字「牕」，
〔磧、南、徑、清作「向」。五行第一〇字同。

一 五二二頁中一〇行第七字「時」，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二二頁中一一行第二字「自」，
〔磧、南作「是」。

一 五二二頁中一六行第四字「杖」，
〔磧作「杵」。又第一一字「小」，〔磧、南、徑、清作「少」。

一 五二二頁下一行夾註左第一〇字
〔來〕，〔磧作「秉」。

一 五二二頁下二行夾註右第四字
〔邪〕，〔磧作「即」。又第一四字「今」，〔磧、南、徑、清作「令」。

一 五二二頁下三行夾註右首字「始」，
〔磧、南、徑、清作「受」。

一 五二二頁下五行第二字「一」，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二二頁下六行「開託」，
〔南、徑、清作「開拓」。又末字「爲」，〔磧作「受」，一六行第九字同。

一 五二二頁下一一行第一二字「教」，
〔磧、南、徑、清作「我」。

一 五二三頁上五行末字「答」，
〔磧、南、徑、清作「答言」。

一 五二三頁上六行第八字「逐」，
〔磧、南、徑、清作「遂」。

一 五二三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領」，
〔磧、南、徑、清作「撼」。

一 五二三頁中一三行「一歸」，
〔磧、南、徑、清作「一歸不」。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宣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之二

五戒部第四此別六部

述意部 遮難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得失部 神衛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世俗所尚仁義禮智信也含識所資不殺盜婬妄酒也雖道俗相乖漸教通也故發於仁者則不殺奉於義者則不盜敬於禮者則不婬說於信者則不妄師於智者則不酒斯蓋接化於一時非即修本之教修本教者是謂正法內訓弘道必始于因因者殺盜婬妄酒也此則在於實法指事直言故不假飾詞託名現意如斯而修因不期果而果證不羨樂而樂彰若略近而望遠棄小而保大則無所歸趣矣故知受持不殺之因自證平仁義之果所以知其然今見奉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持戒不盜不欣義而義敷守戒不婬不祈禮而禮立遵

戒安不慕信而信揚受戒捨酒不行智而智明如斯之實可謂振綱持網萬目開張振機馭寓以離寒暑復何功可以加之何德可以背之若不是修昧於所欲徒假慮於形名勞心乎百氏倦形神於宵夜喪耳目於良晨何乖道之遠逝而不及者乎得其本則無欲而不辨矣始知吞舟之魚不產溝洫之水鵬鷖之鳥豈翔尺鷃之林也

遮難部第二

夫欲受戒者戒師先須問其遮難故成實論問遮逆罪人賊住汙比丘尼等不聽作比丘是等諸人若為白衣得善律儀不遮修行施慈等善但有世間戒以是人為業所汙亦障聖道故不聽出家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欲受優婆塞戒增長財命先當諮啓所生父母次報妻子奴婢等次白國王此須白者為國王禁制不許受戒所以須白也既問聽已誰有出家發菩提心者便往其所頭面作禮更言問評作如是言大德我是丈夫

具男子身欲受菩薩優婆塞戒惟願
大德憐愍故聽一說便得若受聲聞別解脫戒無發菩提心人但發小乘心出家五衆人是時比丘應作是言汝邊受並得戒也
之父母妻子奴婢國主並聽不若言
聽者復應問言汝不曾負佛法僧物
及他物耶若言不負復應問言汝今
身中將無內外身心病耶若言無者
復應問言汝不於諸比丘比丘尼所
作非法耶若言不作復應問言汝將
不作五逆罪耶汝不作盜法人不汝非
無根二根人不汝不受八戒齋不犯
重耶汝父母師病不棄去耶汝將非
殺發菩提心人耶汝不盜現前僧物
耶汝不兩舌惡口成於惡人耶汝不
於母女姊妹作非法耶汝不於大衆
作妄語乎若言無者復應語言善男
子此戒甚難能為沙彌十戒大比丘
戒及菩薩戒乃至菩提而作根本至
心受持則能獲得如是等戒無量利
益若有毀破如是戒者則於無量無
邊世中處三惡道受大苦惱汝今欲
得無量利益能志心受不若言能者
次教受三歸復應問言此戒甚難若

歸佛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自在天
等若歸法已寧捨身命不依於外道
典籍若歸僧已寧捨身命終不依於
外道耶衆汝能如是志心歸依於三
寶不若言能者應令滿六月日親近
承事出家智者智者復應志心觀其
身四種威儀若知是人能如教作過
六月已和合衆僧滿二十人作白羯
磨云大德僧聽是某甲今於僧中乞
受優婆塞戒已六月中淨四威儀志
心受持淨莊嚴地是大丈夫具男子
身若僧聽者僧皆默然不聽者說三
便得若非信邪舊來正信者不須受此翻明三
歸六月試直問遮難教令懺悔已即與授五戒
八戒三歸便
得不同此也
受法部第三
若欲受戒具修威儀對一出家五衆
人前受故智度論云
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三說我
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
三說我是釋迦牟尼佛優婆塞證知我
我某甲從今日盡壽歸依戒師應言
汝優婆塞聽是多陀阿伽度阿羅訶
三藐三佛陀知人見人為優婆塞說

五戒如是汝盡受持何等為五一盡
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是中盡形
壽不應故殺生是事若能當言諾
言諾改諾云能無咎
二盡形壽不偷盜是優婆塞戒是中
盡形壽不應偷盜是事若能當言能
三盡形壽不邪淫是優婆塞戒是中
盡形壽不應邪淫是事若能當言能
四盡形壽不妄語是優婆塞戒是中
盡形壽不應妄語是事若能當言能
五盡形壽不飲酒是優婆塞戒是中
盡形壽不應飲酒是事若能當言能
既說相已又應語言是優婆塞五戒
盡受持當供養三寶勤修福德遠求
佛道近證人天歲三長月六齋若能
持者並須為之若受一戒者文中應
除五之一字直云我為不殺戒優婆
塞餘文如前三歸依第三編已即發
五戒後時三結直付囑之
故薩婆多論問曰若不受三歸得五
戒不答不得要受三歸後方得戒
下受八戒亦同此法
戒相部第四

若薩婆多論問曰五戒中幾是實戒
答曰前四是實後一是遮所以同結
者以是放逸根本能犯四戒如迦葉
佛時有優婆塞由飲酒故姓他妻盜
他雞殺他人來問時答言不作使犯
妄語亦能造四逆唯不能破僧若受
不殺戒乃至一切有形蠢動皆不得
加害及食雜實葷辛等皆不得犯
故楞伽經云佛告大慧菩薩有無量
因緣不應食實我今略說十種因緣
一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
爲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實二驢騾
驢駝狐狗牛馬人畜等實屠者雜賣
故三不淨氣今所生長故四衆生聞氣
悉生恐怖如旃陀羅狗見憎惡驚怖
群吠故五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
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七
令諸祝術不成就故八以殺生者見
形起識染味著故九彼食實者諸天
所棄令口氣臭多惡故十空閑林中
虎狼聞香我常說言凡所飲食子實
想作服藥想故此過去有王名師子
蘇陀婆食種種實遂至人實居民不

忍即便謀反如班足王經說
又涅槃經云夫食實者斷大慈種行
住聖臥一切衆生聞其氣悉生恐
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
師子臭亦生恐怖如人噉蘇臭穢可
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之猶
不欲視況當近之水陸空行悉捨之
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
習食實也
義云五戒優婆塞等如俗家井水多
有細小諸蟲盡須瀝看還置本處欲
有行動亦須瀝袋自隨
若受不盜者下至一枝草一粒穀等
皆不得取
故智度論云憍梵鉢提試看一粒穀
生熟不還本主犯於業道尚五百世
中爲牛乃至成羅漢已猶自伺食
若受不邪姓者如智度論云除已妻
外餘之男女鬼神畜生可得行姓者
悉是邪行雖是自妻不犯然須避於
非處謂自妻非道及得身已亦須禁
之恐傷胎故產三年內須亦避慎謂防
乳竭若別有乳母不在制限

又成實論云自妻非處謂口及大便
處及一切女人爲父母兒所護出家
女人等爲法護故亦名邪姓若無主
女人衆人前自來爲妻如法者不犯
又提謂經云年三長月六齋三明日
月燈火下及八王日亦名八節日並須
禁之八王日
如下述
若受不妄語戒者但使心虛無問境
之虛實並犯
又智度論問曰何故優婆塞慎口律
儀及淨命耶
答曰白衣居家受世間樂兼修福德
不能盡行戒法是故佛令持五戒復
於口業妄語最重以妄語故能作餘
過或故作不故作若但妄語已攝三
事若說實語皆已攝盡於諸善中實
爲最大
又成實論云雖是實語以非時故即
名綺語或是時以隨順衰惱無利益
故或雖利益以言無本義理不次憫
心說故皆名綺語
又摩德勒伽論云爲他傳罵皆得罪
故

卷九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第十三

第十四

第十五

第十六

又薩婆多論云妄語兩舌惡口相歷各作四句一是妄語非兩舌惡口傳他此語向彼說以不實故是妄語不以分離心故非兩舌輒語說故非惡口餘句類互可知

又成實論云餘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又善生經云若當妄語亦攝綺語兩舌惡口義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義論傳一切是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寄有本則無過也不令芥芥在口中若受不飲酒者如四分律云若飲酒者乃至不得以草滴酒口中

又智度論云飲酒有三十五過矣何等三十五答曰一現世財物虛竭何以故飲酒醉亂心無節限用費無度故二衆病之門三鬪諍之本四裸露無恥五醜名惡露人所不敬六無復智慧七應所得物而不得已所得物而散失八伏匿之事盡向人說九種種事業廢不成辦十醉為愁本何以故醉中多失醒則慚愧憂愁十一身

力轉少十二身色壞十三不知敬父十四不知敬母十五不敬沙門十六不敬婆羅門十七不敬叔伯及尊長何以故醉悶憤惱無所別故十八不尊敬佛十九不敬法二十不敬僧二十一朋黨惡人二十二疏遠賢善二十三作破戒人二十四無慚愧二十五不守六情二十六縱色放逸二十七人所憎惡不喜見之二十八貴重親屬及諸知識所共擯棄二十九行不善法三十棄捨善法三十一明人智士所不信用何以故酒放逸故三十二遠離涅槃三十三種狂癡因緣三十四身壞命終墮惡道泥犁中三十五若得為人所生之處常當狂騷如是種種過失是故不飲酒

又薩婆多論云五戒優婆塞聽販賣但不得作五業一不得販賣畜生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家二不得販賣弓刀箭稍自有者聽直賣不得與屠兒殺害家三不得酤酒為業自有者聽直酤四不得酤油為業外國麻中有蟲故犯准此無蟲應不犯五不得作五大色染多殺蟲故如秦地染青亦多殺蟲入五大色數

又善生經云受戒者五處不應行謂屠兒姪女酒肆國王旃陀羅舍等有五種業不應作謂賣毒藥釀皮擣捕圍碁六博歌舞唱伎等並不得為亦不得親近如是人等

又寶雲經云持戒之人不聽向破戒家乞食

又阿含經云遠惡近善有四法當急走避之百由旬一由旬四十里百由旬四千里四法者一惡友二惡衆三或多語笑四或瞋或鬪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自作二教人三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教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一用內色二用非內色三用內非內色第一用內色殺者謂用手打若用足及餘身分令彼死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

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後不死是得中罪可悔第二用不內色殺者若人以木石刀稍弓箭等令彼死者同前得罪第三用內非內色殺者以手捉木石等打令死者得罪同前復有不以此三殺但合諸毒藥著眼耳鼻身上食中被褥等中令彼死者亦同前罪

若優婆塞或作火坑謾心造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罪非人鬼神等墮中死者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罪可悔若都無死者犯三方便可悔輕罪若剋心唯爲人造火坑不通餘者若人墮死犯不可悔不死犯方便非人畜生死者不犯若優婆塞或用口業祝術令死或有歎死讚死或有氣力人心起惡念令死或墮胎令死得罪重輕並同前准不犯者或有行來出入寤墮木石等死者並不犯餘如內律具說

第二盜戒者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用心二用身三離本處第一用心者謂發心思惟欲爲偷盜第二

用身者謂用身分等取他物第三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並得重罪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自取二教他取三遣使取復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苦切取二輕慢取三詐稱他名字取四強奪取五受寄取重物者若盜五錢若五錢直得者犯不可悔罪復有七種取他物犯不可悔一非已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具此七者取他重物犯不可悔取他不滿五錢輕物犯中可悔翻前七種取他物者輕重俱不犯第三姪戒者邪姪有四處一男二女三黃門四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各有三種同前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姪謂口大小便處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姪謂口及大便處犯不可悔若發心欲行姪未和合者犯下可悔罪若二身和合止而不姪犯中可悔除其三處餘處行姪

此皆可悔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於彼三處共彼行姪犯不可悔輕處同上若優婆塞雖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五戒八戒乃至出家具足戒若顛狂心亂痛惱所纏不自覺者不犯

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一生身二戒身若善男子爲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虧之其罪尚有可悔虧吾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鉢龍王犯不可悔也

第四妄語戒者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責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阿羅漢四等果人乃至四禪慈悲喜捨得四空定不淨觀阿那般那念天來龍來到我所供養我彼問我義我答彼問皆犯不可悔罪若實見言不見實聞言不聞實疑言不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小妄語者犯可悔罪若發心欲妄語未出言

犯下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
若自言得聖道者便犯不可悔若狂
心亂心不覺語者不犯

第五飲酒戒者佛告諸比丘若言我
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
一滴亦不得飲酒有二種穀酒木酒
穀酒者以諸五穀雜米作酒者是木
酒者或用根莖葉果用種種子果草
雜作酒者是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
人者是名為酒若嘗咽者亦名為飲
若飲穀酒咽咽犯若飲酢酒若飲甜
酒若飲麴能醉人者若飲糟若飲酒
澆若飲似酒色似酒香似酒味能令
人醉者並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
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者皆
不犯若依四分律病比丘等餘藥治
不差以酒為藥者不犯顛狂心亂病
惱不覺知者亦不犯

得失部第五

問曰漸頓云何答曰皆得故成實論
問云有人言五戒具受此事云何答
曰隨受多少皆戒律儀但取要為五
故優婆塞戒經云或有一分或有少

分或有無分或有多分或有滿分若
受三歸已不受五戒名優婆塞若受

三歸受持一戒是名一分受三歸已
受持二戒是名少分若受三歸已受
持一戒若破一戒是名無分若受三
歸受持四戒是名多分若受三歸受
持五戒是名滿分汝今欲受何分
時智者當隨意授又智度論云戒有
五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
是一分行若受三戒三戒是名少分行若受四戒
是名多分行若受五戒是名滿分行漸進者受五戒
已於戒師前更作誓言我今於自
不復行姪是名五戒增一阿含經亦
云一分二分得受問曰既得漸受可
從五師各得受一不答曰如付法藏
經云尊者薄拘羅受一不殺生戒得
五不死報

問曰得重受不者既受五戒後時更
得重受不答曰依成實論得重發戒
故四分律末利夫人第二第三重向
佛受亦得

問曰長短者得五三十日限分受不
答曰依成實論亦得多日盡其終受

故十誦律或晝或夜受五戒亦獲少
善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智者當觀戒
有二種一世戒二第二義戒若不依
於三寶受戒是名世戒是戒不堅如
綠色無膠是故我先歸依三寶然後
受戒夫世戒者不能壞先諸惡業受
三歸戒則能壞之雖作大罪亦不失
戒何以故戒力勢故如俱有二人同
共作罪一者受戒二者不受戒已受
者犯則罪重不受者犯則罪輕何以
故毀佛語故罪有二種一者性重二
者遮重是二種罪復有輕者重或有
人能重罪作輕罪作重如鴛掘魔
受於世戒伊羅鉢龍受於義戒驚掘
魔破於性重不得重罪伊羅鉢龍壞
於遮制而得重罪是故不應以戒同
故得果亦同

神衛部第六

依七佛經云若有人能受持五戒感
得二十五神侍衛
殺戒有五神

一名波吒羅

二名摩那斯

三名婆睺羅 四名呼奴吒

五名頗羅吒

盜戒有五神

一名法善

二名佛奴

三名僧喜

四名廣額

五名慈善

姪戒有五神

一名貞潔

二名無欲

三名淨潔

四名無染

五名蕩滌

欺戒有五神

一名美旨

二名實語

三名質直

四名直荅

五名和合語

酒戒有五神

一名清素

二名不醉

三名不亂

四名無失

五名護戒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尊為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勅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

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

五王其名如是

神名蔡芻毗愈他尼

主護某身辟除邪鬼

神名輸多利輸陀尼

主護某六情悉令兒具

神名毗樓遮那世波

主護某腹內五藏平調

神名阿陀龍摩坻

主護某血脈悉令通暢

神名婆羅桓尼和婆

主護某爪指無所毀傷

神名坻摩阿毗婆馱

主護某出入行來安寧

神名阿修輸婆羅陀

主護某所嗽飲食甘香

神名婆羅摩宜雄雌

主護某夢安覺歡悅

神名婆羅門地鞞哆

主護某不為蠱毒所中

神名那摩呼哆耶舍

主護某不為霧露惡毒所害

神名佛馱仙陀樓哆

主護某關諍口舌不行

神名鞞闍耶敷多婆

主護某不為溫虐鬼所持

神名涅垢醯馱多耶

主護某不為縣官所得

神名阿邏多賴都耶

主護某舍宅四方逐凶殃

神名波羅那佛曇

主護某平定舍宅八神

神名阿提梵者珊耶

主護某不為塚墓鬼所燒

神名因臺羅因臺羅

主護某門戶辟除邪惡

神名阿伽風施婆多

主護某不為外氣鬼神所害

神名佛曇彌摩多哆

主護某不為災火所延

神名多賴叉三密陀

主護某不為偷盜所侵

神名阿摩羅斯兜喜

主護某若入山林不為虎狼所害

神名那羅門闍兜帝

主護某不為傷亡所燒

法苑珠林卷八十八

第三十

官

神名鞞尼乾那波

主護其除諸鳥鳴狐鳴

神名荼鞞闍毗舍羅

主護其除犬鼠變怪

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佉

主護其不為凶注所牽

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

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

鬪爭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

羅刹終不燒近若到盡道家亦不能

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

帶佩此神王名著身夜無惡夢縣官

盜賊水火災怪怨家間謀口舌鬪亂

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

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薜荔外道符祝

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

精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

井竈鬼神誇池鬼神廁溷中鬼神一

切諸鬼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若

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

者某甲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

不現師子虎狼熊羆蛇虺悉自縮藏

不害人也

法苑珠林卷八十八 第三十

官

八戒部第五 此別六部

述意部 會名部 功能部

得失部 受法部 戒相部

述意部第一

夫戒定慧品造化宏圖衆聖式遵萬

靈攸重余以戒律宗要定慧歸承

如有乖張明心莫顯是故大悲赴難

立行法以檢之惑網之夫設理蹤而

證入業種之客依相迹而繩持庶使

念念退省新新進策為功不已情過

乃彰但善惡由已起則昇沈不作則

已作則業成業繩惑網膠固彌密自

非傾誠苦剋折挫身心哀愴往因畏

懼來果決誓要期永斷相續故文言

嚴飾道場澡浴塵垢著新潔衣內外

俱淨對說罪根發露悔過舉身投地

如太山崩五體殷重歸依三寶敬誠

迴向然後受戒此戒時節雖促既懇

意標心為成三聚淨戒為救四趣衆

生此則功超人天德齊佛位故智度

論譬同猛將亦為與佛等也

會名部第二

問曰諸經論中何名八關齋亦名關

法苑珠林卷八十八

第三十

官

戒耶答曰前八是關閉八惡不起諸

過不非時食者是齋齋者齊也謂禁

止六情不染六塵齋斷諸惡具修衆

善故名齋也又齋戒體一名別若尋

名定體體容少別齋者過中不食為

名戒者防非止惡為義故薩婆多論

云八箇是戒第九是齋齋戒合數故

有九也

功能部第三

如齋法經曰譬如天下十六大國滿

中衆寶不可稱說不如一日受佛齋

法比其福者則十六國為一豆耳又

中阿含經云多聞聖弟子持八支齋

時憶念如來十號名字若有惡思不

善皆滅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人以四大寶

藏滿中七寶持布施人所得功德不

如有人一日一夜受持八戒除五逆罪

餘一切罪皆悉消滅是則得無量果

報至無上樂彌勒出時百年受齋不

如今日五濁世時一日一夜

又智度論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為勝

答曰有因緣故二戒俱等但五戒終

身持八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不如有大心一日戒也譬如懦夫為將雖復將兵終身率無功名若英雄奮發禍亂立定一日之勲名蓋天下八戒比於餘戒亦復如是

又智度論問曰白衣居家唯有此五戒更有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若十二月至十五日受持此戒福最多也

問曰何故六齋日受八戒修福德答曰是日鬼神逐人欲奪人命疾病兇衰令人不吉是以初聖人教人持齋修善治福以避凶衰是時齋法不受八戒直以一日不食為齋後佛出世始教一日一夜如諸佛受持八戒過中不食是功德將人至涅槃樂

又論引四天王經中佛說月六齋日使者太子及四天王自下觀察衆生不布施持戒孝順父母使者便上忉利以啓帝釋諸天心皆不悅若布施持戒孝順父母多者諸天帝釋心皆

歡喜是時釋提波那氏即說偈言
六齋神足月 受持清淨戒 是人壽終後
功德必如我

佛告釋提桓因云何妄語若持一日戒功德福報必得如我是為實說所在之處有持此戒者惡鬼遠之住處安隱是故於六齋日持齋受戒得福增多

問曰何故諸惡鬼神等輩於此六齋日惱害衆生答曰天地本起經說初初成時有異梵天王子是摩醯首羅等諸鬼神父修其梵志苦行滿天上十二歲於此六日每割血以著火中過十二歲已天王來下語天子言汝求何願答言我求有子天王言供養仙人法以燒香甘果等汝云何以血著火中如罪惡法汝破善法樂為惡事令汝生惡子噉肉飲血當說是時火中有八大鬼出身黑如墨髮黃眼赤有大光明摩醯首羅神等從此八鬼生以是故摩醯首羅等神於此六日有大勢力惱害衆生諸鬼之中摩醯首羅最大第一月之中皆有日

分摩醯首羅一月有四日分謂八日十四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餘神一月有二日分謂月一日十六日其月二日十七日十五日三十日屬一切神摩醯首羅為諸神王又得日多故數四日為齋餘日是一切神日亦數為齋是故諸惡鬼神於此六日輒有勢力也但佛法之中日無好惡隨世惡因緣故佛教衆生齋戒以除其患也又提謂經云提謂長者白佛言世尊歲三齋皆有所因何以正用正月五月九月六日齋用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佛言正月者少陽用事萬神代位陰陽火精萬物萌生道氣養之故使太子正月一日持齋寂然行道以助和氣長養萬物故使竟十五日五月者太陽用事萬物代位草木萌類生畢百物懷妊未成成者未壽皆依道氣故持五月一日齋竟十五日以助道氣成長萬物九月者少陰用事乾坤改位萬物畢終衰落無牢衆生蟄藏神氣歸本因道自寧故持九月一日齋竟

法華經第六卷 第七經 宣字

十五日春者萬物生夏者萬物長秋者萬物收冬者萬物藏依道生沒大地有大禁故使弟子樂善者避禁持齋救神故亦長者提謂白佛言三長齋何以正用一日至十五日復言如何名禁佛言四時交代陰陽易位歲終三覆八扶一月六奏三界皓皓五處錄籍衆生行異五官典領杖定罪福行之高下品格萬途諸天帝釋太子使者日月鬼神地獄閻羅百萬神衆等俱用正月一日五月一日九月一日四布案行帝王臣民八夷飛鳥走獸鬼龍行之善惡知與四天王月八日十五日盡三十日所奏同不平均天下使無枉錯覆杖三界衆生罪福多少所屬福多即生天上即勅四鎮五羅大王司命增壽益筭下閻羅王攝五官除罪名定福祿故使持是三長齋是故三覆八杖者八王日是也亦是天帝釋輔鎮五羅四王地獄王阿須輪諸天案行比杖定生注死增減罪福多少有道意無道意大意小意開解不開解出家不出家案比口數皆用八王日何

法華經第六卷 第七經 宣字

等八王日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爲八王日天地諸神陰陽交代故名八王日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皆是天地用事之日上下弦望朔晦皆錄命上計之日故使於此日自守持齋以還自杖使不犯禁自致生善處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八關齋離諸苦者得盡諸漏入涅槃城當求方便成此八齋人中榮位不足爲貴天上快樂不可稱計欲求無上之福者當求此齋欲生六欲天色無色界天者當持此齋欲求一方二方三方四方天子轉輪聖王位者亦獲其願欲求聲聞緣覺佛乘者悉成其願吾今成就由其持戒五戒十善無願不獲

又涅槃經云佛言大王波羅奈國有屠兒名曰廣額於日日中殺無量羊見舍利弗即受八戒經一夜以是因緣命終得爲北方天王毗沙門子如來弟子尚有如是是大功德果況復

法華經第六卷 第七經 宣字

佛也

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後世衆生身長八丈壽命滿足八萬四千歲是時受戒復有於今惡世受戒是二所得果報正等何以故三善根平等故

又賢愚經云昔迦葉佛滅度之後遺法垂末有二梵志到比丘邊俱受八戒一願生天一願作國王願生天者至家爲婦逼非時食由破戒故乃生龍中願作王者持戒兒具得生王家作大國王其王園中多有甘果嘗遣一人隨時看送其人後時於園中得一顆奈色香甚美持與門監展轉奉王王食此奈甚覺甘美便問夫人展轉相推到於園監王即喚來而責之曰如此美奈何爲不送園監於是具陳本末王瞋語言自今以後常送斯奈園監啓王此奈無種何由可辦王復語言若不能得當斬汝身其人還園舉聲大哭時有一龍從泉而出變身爲人問其哭由園監具說龍聞入水即以金斛盛奈與之遣持奉王并騰

吾意云吾及王本是親友乃昔在世時俱爲梵志共受八戒各求所願汝戒兒具得爲人王吾戒不全故生龍中今欲奉修八關齋法求捨此身當爲吾覓八戒齋文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監奉奈具說龍意王聞甚憂良由時世無有佛法齋法難得王勅一巨龍索齋法仰卿得之若不得者吾當殺卿大臣至家甚懷憂愁臣父見子面色不悅問知委由其父語言吾家堂柱每見光明試破之者儻有異物尋即破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得已奉王王得歡喜自送與龍龍得此經使用好寶贈遺於王王及於龍重修八戒壽盡生天同共一處至釋迦佛出世之時來至佛所佛爲說法二天俱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

中品持戒生於天上乃至上品清淨持戒得至佛道若破戒者墮三惡道是故佛言持戒之人無事不得破戒之人一切皆失譬如有人欺患貧窮供養諸天滿十二年求索富貴天懲此人自現其身而問之曰汝求何等貧人答言我求富貴欲令心中所願皆得天與一器名曰得瓶而語之言所須之物從此瓶出其人得已應意所欲無所不得得如意已具作好舍象馬車乘七寶具足供給賓客事事無乏客問之言汝先貧窮今日何由得如此富彼人答言我得天瓶能出此種種衆物故富如是客語之言出瓶見示并所出物彼人聞已即爲出瓶瓶中引出種種衆物其人憍逸立瓶上僂瓶即破壞一切衆物一時失滅持戒之人亦復如是若能持戒種種妙樂無願不得若人破戒憍逸自恣亦如彼人破瓶失利也

得失部第四

如薩婆多論云若人欲受八戒先自恣女色或作音樂或貪飲食種種戲

笑如是放逸盡心故作然後受戒不問中前中後皆不得戒若無本心受戒種種放逸後遇知識即爲受戒不問中前中後並得成受

又善生經云若諸貴人常勅作惡若欲受齋先當宣令所屬之境齋日莫行惡事如是清淨得齋若不遮者不成以惡律儀故又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受又薩婆多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不殺等令言論斷絕莫使與終身戒相亂又成實論問曰是八齋但應具受爲得分受答曰隨力能持多少皆得成受復有人言此法但一日一夜受是事云何答曰隨受多少並得或一日一夜或半日半夜或一月半月等增一阿含經云若受八關齋先須懺悔前罪然後受戒

懺悔方法如前懺悔篇說隨人問其遮難如用

五戒中說

受法部第五

依智度論受云我某甲今一日一夜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爲淨行優婆塞

女云夷三說

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

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為淨行優婆塞竟說

既受得戒已次當為說戒相

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我某甲一日一

夜不殺生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偷盜我某甲一日一

夜不偷盜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婬泆我某甲一日一

夜不婬泆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我某甲一日一

夜不妄語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我某甲一日一夜

不飲酒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坐高大牀上我某甲

一日一夜不坐高大牀上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著香華璎珞不香油

塗身不著香熏衣我某甲一日一夜

不著香華璎珞不香油塗身不著

香熏衣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自歌儻作樂亦不往

觀聽我某甲一日一夜不自歌儻作

樂亦不往觀聽亦如是

如諸佛盡壽不過中食我某甲一日

一夜不過中食亦如是我某甲受行

八戒隨學諸佛名為布薩願持是福

不墮三惡八難亦不求輪王梵王世

界之樂願諸煩惱消除逮得薩雲若

成就佛道布薩者秦云共住也故僧祇律云佛告

比丘今是齋日喚優婆塞淨洗浴著

淨衣受布薩又薩婆多論云必無人

受者但心念口言自歸三寶我持八

戒亦得又成實論云有人言此戒要

從他受其事云何是亦不定若無人

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

女人受戒不假袒博

自外法用並同前說

戒相部第六

既受得戒已理須識相護持若不識

相遇緣還犯前之五戒一同五戒中

說後之三戒今重料簡離莊嚴具

者

如俱舍論云離非舊莊嚴何以故若

常所用莊嚴不生極醉亂故

述曰有與女人授戒不許飲乳小兒

同宿恐云破戒又不許木牙八尺牀

上坐臥令在地鋪又不許白素木盃

非時飲水恐受膩破齋如是種種安

法苑珠林卷第八

第三十五

宣

行禁制皆不合聖教反結無知不學

之罪縱共父兄等同宿但於戒不犯

非名破戒

又薩婆多論云若已受八戒而鞭打

衆生或言待至明日當打皆令戒不

清淨非是破戒

又阿含經云高廣大牀者陛下足長

尺六非高闊四尺非廣長八尺非大

越此量者方名高廣大牀復有八種

牀初四約物辨體貴不合坐下四約

人辯大縱令地鋪擬於尊人亦不合

坐一金牀二銀牀三牙牀四角牀五

佛牀六辟支佛牀七羅漢牀八師僧

牀父母牀座不在禁限

第七辯位者

如薩婆多論云問七衆外有木叉戒

不答八戒是以此義推受八戒人不

入七衆攝若知位處應在五戒優婆

塞上坐以受戒多故故智度論將八

戒譬於健將

又成實論云八戒優婆塞者秦言善

宿男是人善心離破戒宿故優婆塞

者諸經亦云清信士亦云近佛男優

婆夷者亦云清信女亦云近佛女也
依如西域俗人信持五戒八戒者始
得喚為優婆塞優婆夷衣服居止舉
動合宜亞類出家人在於不持戒者
上聖不同漢地無法白衣業行昏馳穢
染雜濁者雷同呼為優婆塞等亦稱
為賢者無鑒之甚勿過於此

又是法非法經云佛告諸比丘有賢者
非賢者何等非賢者法若比丘大性
欲學道有餘同學非大姓故為自驕
身欺餘是非賢者法復何等為賢者
法謂學計我不必大姓能斷貪瞋癡
或時有非大姓家方便受法如法說
行不自譽亦不欺是名賢者法也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問曰齋法云何答
曰應作是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
捨刀杖常無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
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遠離殺生棄
捨刀杖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
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
而知足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
取求受清淨自活以如是法隨學聖

人

如諸聖人常斷婬泆遠離世樂我今
一日一夜除斷婬泆遠離世樂淨修
梵行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真實語正直語
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妄語真實語正
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遠離酒酒是放逸處我
今一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
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
珞嚴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歌
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
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
檣草蓐為座我今一日一夜遠離高
廣大牀處在小檣草蓐為座以如是
法隨學聖人

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
非時食我今一日一夜過中不食遠
離非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
人如偈說曰

殺盜婬妄語飲酒及華香瓔珞歌舞等

高牀過中食聖人所捨離我今亦是
以此福因緣一切共成佛

又佛說齋經云佛在舍衛城東丞相
家殿丞相母名維耶早起沐浴著綠
衣與諸子婦俱出稽首佛足一面聖
佛問維耶沐浴何早對曰欲與諸子
婦俱受齋戒佛言齋有三輩樂何等
齋維耶長跪言願聞何謂三齋佛言
一為牧牛齋二為尼捷齋三為佛法
齋牧牛齋者如牧牛人求善水草飲
食其牛暮歸思念何野有豐饒須天
明當往若族姓男女已受齋戒意在
居家利養念美飲食育養身者是為
如彼牧牛人意不得大福非大明慧
第二尼捷齋者當月十五日齋時伏
地受齋戒為十由延內諸神拜言我
今日齋不敢為惡不為妻子奴婢非
是我有至到明日如彼尼捷外道不
得大福非大明慧第三佛法齋者內
道弟子月六齋日受持八戒何謂八
耶
第一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殺意
慈念衆生不得殘害蠕動之類如清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第三十九張

實字

淨戒以一心習

第二戒者盡一日一夜持心無貪意
思念布施却慳貪意如清淨戒以
一心習

第三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婬意不
念房室修治梵行不為邪欲如清淨
戒以一心習

第四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妄語思
念至誠言不為詐心口相應如清淨
戒以一心習

第五戒者一日一夜持心不飲酒不
醉迷亂去放逸意如清淨戒以一心
習

第六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
著華香不傅脂粉不為歌舞倡樂
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七戒者一日一夜持心無求安不
臥好牀卑牀草蓆捐除睡臥思念經
道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第八戒者一日一夜持心奉法時過
中不食如清淨戒以一心習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校勘記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一 五二七頁中一行經名，經作「法苑
珠林卷第一百五」。又經名下，碩、
南有夾註「受戒之二」。

一 五二七頁中二行撰者，碩、南作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
玄暉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
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
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五二七頁中三行「受戒篇第八十
七之二」，碩、南、清無；麗作「受
戒部第八十七之二」。

一 五二七頁中四行「第四」，經無。又
「此別六部」，經無。

一 五二七頁中五行至六行「迷意部
……神衛部」，經無。

一 五二七頁中七行「部第一」，經無，
下至五五二頁下一九行部目中
「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一 五二七頁中八行第一二字「舍」，
碩作「貪」。

一 五二七頁中一行「婬說」，碩、南、
經、清作「婬悅」。

一 五二七頁中一行第一三字「因」，
碩、南、經、清無。

一 五二七頁中末行「不婬」，碩作「不
盜」。

一 五二七頁下二行「振綱持綱」，碩、
南、經、清、麗作「振綱持綱」。

一 五二七頁下六行第九字「喪」，碩、
南、經、清作「求」。

一 五二七頁下一三行末字「尼」，碩、
南、經、清、麗無。

一 五二七頁下一六行第八字「業」，
碩、南、經、清作「惡業」。又「障聖
道」，碩、經作「彰聖道」。

一 五二八頁上三行夾註左末字「也」，
碩、南、經、清無。

一 五二八頁上九行首字「作」，碩作
「在」。

一 五二八頁中二行第一二字「於」，

一 碩、南、徑、清無。三行末字同。

一 五二八頁中八行「二十人」，南作「三十人」。

一 五二八頁中一行第九字「大」，碩、南、徑、清、麗作「人」。

一 五二八頁中一二行第六字「僧」，碩、南、徑、清無。又夾註「三說」，碩、南、徑、清、麗作「一說」。

一 五二八頁中一三行夾註右「翻明」，碩、南、徑、清、麗作「翻邪」。又左「授五戒」，碩、南、徑、清作「受五戒」。

一 五二八頁中一四行夾註左「不同此也」，南、徑、清作「不得同此也」。

一 五二八頁下一行第七字「受」，碩、南、徑、清作「壽」。一四行第二字同。

一 五二八頁下四行夾註右「言語」，麗作「言諾」。

一 五二八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六」，碩、南、徑、清無。

一 五二八頁下一八行第五字「前」，

碩、南、徑、清作「前前」。

一 五二八頁下二二行夾註右「下受」，南作「亦受」。

一 五二九頁上七行「殺戒」，徑、清作「殺戒者」。

一 五二九頁上八行第四字「食」，碩、南、徑、清無。又第七字「葷」，碩、南作「熏」。

一 五二九頁上一三行「駱駝」，南、徑、清作「駱駝」；麗作「駢駝」。

一 五二九頁上一五行第一三字「驚」，碩、南、徑、清作「恐」。

一 五二九頁上一二行第六字「常」，碩、南、徑、清作「嘗」。

一 五二九頁中六行第一〇字「設」，碩作「說」。

一 五二九頁中一行第一一字「置」，碩、南作「至」。

一 五二九頁中一三行「不盜」，碩、南、徑、清作「不盜戒」。

一 五二九頁中一七行首字「中」，碩、南、徑、清無。

一 五二九頁中一八行「不邪淫」，碩、南、徑、清作「不邪淫戒」。

一 五二九頁中二二行「須亦」，碩、南、徑、清作「亦須」。

一 五二九頁下一六行「皆已」，碩、南、徑、清、麗作「四種正語皆已」。

一 五三〇頁上一三行「不飲酒」，碩、南、徑、清作「不飲酒戒」。

一 五三〇頁上一五行「過矣」，碩、南、徑、清、麗作「過失」。

一 五三〇頁上一二行「散失」，碩、南、徑、清作「散失矣」。

一 五三〇頁中六行「朋黨」，麗作「近朋黨」。

一 五三〇頁中末行「准此」，碩、南、徑、清作「唯此」。

一 五三〇頁下一七行第二字「教」，碩、南、徑、清無。

一 五三一頁上九行第九字「謾」，南、徑、清作「漫」。

一 五三一頁上一二行第六字「死」，碩、南、徑、清無。

一 五三一頁上一九行第三字「寤」，
〔磧、南、徑、清、麗〕作「悞」。

一 五三一頁中七行第三字「寄」，〔磧、
〔南、徑、清〕作「記」。

一 五三一頁中一四行第八字「有」，
〔磧〕作「者」。

一 五三一頁中二一行「欲行姪」，〔磧、
〔南、徑、清〕作「未行姪」。

一 五三一頁中二二行第四字「下」，
〔磧、南、徑、清、麗〕作「不」。

一 五三一頁下一行「乃至」，〔磧、南〕作
「乃至生」。

一 五三一頁下五行「不得」，〔磧〕作「不
行」。

一 五三二頁上一行第一一字「犯」，
〔南〕作「妄」。

一 五三二頁上二二行第六字「皆」，
〔磧、南、徑、清、麗〕作「皆得」。

一 五三二頁中六行首字「歸」，〔磧、南、
〔徑、清〕作「歸已」。第一三字同。

一 五三二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今」，
〔磧、南、徑、清〕作「今日」。又夾註

「婦夫」，〔徑、清〕作「夫婦」。

一 五三二頁下六行「綵色」，〔磧、南、
〔徑、清〕作「彩色」。

一 五三二頁下七行第九字「壞」，〔磧、
〔南、徑、清〕作「破壞」。

一 五三二頁下一一行「不受者」，〔磧、
〔南〕作「不受戒」。

一 五三二頁下一三行第一一字「者」，
〔麗〕作「有」。

一 五三二頁下一六行第四字「性」，
〔磧、南〕無。

一 五三三頁上一行「婆睺羅」，〔磧、南、
〔徑、清〕作「婆睺那」。

一 五三三頁上一一行「欺戒」，〔磧、南、
〔徑、清〕作「妄戒」。

一 五三三頁上一五行「酒戒」，〔磧、南、
〔徑、清〕作「飲酒戒」。

一 五三三頁中六行第八字「兒」，〔磧、
〔南、徑、清、麗〕作「完」。下同。白

一 五三三頁中二二行第八字「惡」，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三三頁下三行「溫虐」，〔南〕作「溫

瘡」；〔徑〕作「瘟虐」；〔清〕作「瘟瘡」。

一 五三三頁下一一行「塚基」，〔磧、南、
〔徑、清〕作「家墓」。

一 五三三頁下一五行「外氣」，〔徑、清〕
作「水氣」。

一 五三四頁上一二行第二字「佩」，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三四頁上二二行「熊蛇蛇」，
〔磧、南、徑、清〕作「熊蛇蛇」。

一 五三四頁中一行「第五」，〔徑〕無。又
「此別六部」，〔徑〕無。

一 五三四頁中二行至三行「迷意部」
……戒相部」，〔徑〕無。

一 五三四頁中四行「部第一」，〔徑〕無。
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
例同。

一 五三四頁中二一行首字「論」，〔磧、
〔南、徑、清〕作「論云」。

一 五三四頁下一〇行第五字「曰」，
〔徑、清〕作「云」。

一 五三五頁上四行「懦夫」，〔磧、南、
〔徑、清〕作「軟夫」。

一 五三五頁上一四行第六字「是」，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三五頁中二行第五字「月」，〔麗
作「日」〕。

一 五三五頁下三行首字「有」，〔磧、南、
徑、清無〕。又第六字「月」，〔麗作「有」〕。

一 五三五頁下八行末字「惡」，〔磧、南、
徑、清作「惡日」〕。

一 五三六頁上一行「秋者万物收」，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三六頁上四行「正用」，〔磧、南、
徑、清作「正月」〕。

一 五三六頁上六行「八校」，〔磧、南、
徑、清作「以校」〕。

一 五三六頁上八行「校定」，〔磧作「教
定」〕。

一 五三六頁上一四行「不平均」，〔磧作
「不不均」；〔南、徑、清作「無不均」〕。

一 五三六頁上一五行末字「多」，〔磧、
南、徑、清作「多者」〕。

一 五三六頁上一六行「五羅」，〔南、徑、
清作「五官」〕。二〇行同。

一 五三六頁上二一行「增減」，〔磧作
「增減」〕。

一 五三六頁中二行「是爲」，〔磧、南、
徑、清作「是謂」〕。

一 五三六頁中一七行「五戒」，〔南、徑、
清作「八戒」〕。

一 五三六頁下二行第一〇字「善」，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三六頁下一二行第一二字「嘗」，
〔磧、南、徑、清作「常」〕。

一 五三六頁下一三行「園中」，〔磧、南、
徑、清作「園泉中」〕。

一 五三六頁下一四行首字「類」，〔磧、
南、徑、清作「果」〕。

一 五三六頁下末行末字「騰」，〔磧作
「騰」；〔南、徑、清作「騰」〕。

一 五三七頁上四行「八關齋法」，〔磧
作「八齋戒法」〕。

一 五三七頁上五行「八戒」，〔徑、清作
「八關」〕。

一 五三七頁上一一行「吾家堂柱每
見」，〔磧、南、徑、清作「吾堂柱今日

忽放」。

一 五三七頁上一二行「試破之看」，
〔麗作「試破看之」〕。又「儻有異物」，
〔磧、南、徑、清作「心有異事」〕。

一 五三七頁上一五行第七字「贈」，
〔磧作「贖」〕。

一 五三七頁中一行首字「中」，〔磧、南、
徑、清、麗作「中中」〕。

一 五三七頁中四行「譬如」，〔磧作「譬
中」〕。

一 五三七頁中一三行第一二字「瓶」，
〔磧、南、徑、清、麗作「瓶瓶」〕。

一 五三七頁中一六行「憍逸」，〔磧、南、
作「憍姪」；〔徑、清作「憍洸」〕。

一 五三七頁中一九行「憍逸」，〔磧、南、
徑、清作「憍洸」〕。

一 五三七頁中二〇行末字「也」，至
此，〔徑〕卷第一百五終，卷第一百六
始，並有「受戒篇第八十七之三」、
「八戒部之餘」兩行。

一 五三七頁中末行「音樂」，〔磧作「意
樂」〕。

一 五三七頁下一二行首字「相」，碩、南、徑、清作「雜」。又末字「具」，碩作「其」。

一 五三八頁上一六行第一二字「不」，碩、南、徑、清作「不著」。

一 五三八頁上一八行第九字「油」，碩、南、徑、清無。

一 五三八頁中四行「諸煩惱消除」，碩、南、徑、清作「斷諸煩惱」。

一 五三八頁中五行夾註「秦云共住也」，徑、清作「秦言共住」。

一 五三八頁中一二行夾註右「袒博」，碩、南、徑、清作「袒膊」；麗作「袒膊」。

一 五三八頁下七行「陛下」，碩、南、徑、清作「陛下」。

一 五三八頁下一〇行「體貴」，碩、南、徑、清作「貴體」。

一 五三八頁下一七行第六字「以」，碩、南、徑、清無。

一 五三八頁下二〇行「譬於」，徑作「譬如」。

一 五三九頁上二行「依如」，碩、南、徑、清作「如依」。又「信持五戒八戒」，碩、南、徑、清作「受持五八戒」。

一 五三九頁上九行「大性」，碩、南、徑、清作「大姓」。

一 五三九頁上一一行「欺餘是」，碩、南、徑、清作「欺慢餘人」。又第九字「復」，碩、南、徑、清無。

一 五三九頁上一四行「不欺」，碩、南、徑、清作「不欺人」。

一 五三九頁中五行「真實語」，碩、南、徑、清作「習持真實語」。六行同。

一 五三九頁下六行末字至次行首字「子婦」，碩、南、徑、清作「佛」。

一 五四〇頁上二行第一〇字「持」，清作「時」。

一 五四〇頁上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受戒篇第八十七

十善部第六此列五部

述意部 懺悔部

受法部

戒相部 功能部

述意部第一

夫以聖道遠而難希淨心近而易惑
 為山基於一篲為佛起於初念故萬
 里之剋離初步而不登三祇之功非
 始心而固就是知行人發足常步止
 心開示初學須崇十善今既五濁交
 亂過犯滋彰不作則已作便極重用
 此量情如何輕侮如經犯重罪人比
 此間浮一萬六千年始同他化自在
 天壽一日一夜用此長日壽命一萬
 六千歲比閻浮提日月則經九百二
 十一億六千十歲在阿鼻地獄若更
 頑固不信佛經即依觀佛三昧經過
 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深重難計弗
 可除滅比見道俗於其齋日唯受五
 八三衆戒等論其十善都無受者

良由僧等隱匿聖教致令不弘失於
 道分故未曾有經云下品十善謂一
 念頃中品十善謂一食頃上品十善
 謂從旦至午於此時中心念十善止
 於十惡故野干心念十善七日不食
 得生兜率天又上生經云我滅度後
 四衆八部欲生第四天當於一日至
 第七日繫念彼天持佛禁戒思念十
 善行十善道以此功德迴向願生彌
 勒佛前隨念往生言七日者觀從近
 論尚感彼天況復一生而不剋獲問
 曰天上勝報不可思議如何七日便
 感大福答曰善因雖微獲果甚大如
 小燭火能燒大山一善能破大惡亦
 如少燈能破多闇輕日能消重露小
 子能生大樹世事尚然何況善力也
 懺悔部第二

述曰比見愚夫不肯受懺口出妄言
 云我但不作惡即名為善何須令我
 更復受懺答曰大聖興教事同符印
 若不受行便無公驗故須願須祈不
 造衆惡依願起行可得承受如牛雖
 有力挽車要須御者能有所至若不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張

宣字

預作輒然起善內無軌轄後遇罪緣便造不止由先無願故造眾惡大聖知機故令受善若謂我不造惡便是善者汝不作善亦應是惡如牛馬驢騾亦不殺生豈是善耶此乃心在無記無罪福業故須起念專志深重方成業道

如未曾有經云時有外道婆羅門婦名曰提聿夫亡家貧自責孤窮欲自燒身祠天求當來福時有道人名曰辯才教化提聿女人云譬如有牛獸患車故欲使車壞前車若壞續得後車輒其項領罪未畢故人亦如是假令燒壞百千萬身罪業因緣相續不滅如阿鼻獄燒諸罪人一日之中八萬過死八萬更生過一劫已其罪方畢況復汝今一過燒身欲求滅罪何有得理提聿白言當設何方令得罪滅辯才答言前心作惡如雲覆月後心起善如炬消闇自有方便滅除殃罪現世安隱後生善處提聿聞已心大歡喜憂怖即除即率家內奴婢眷屬五百餘人圍繞叩頭恭敬合掌白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四張

宣字

辯才言尊向所說滅罪事由願更為說除罪之法當如法行辯才答曰起罪之由出身口意身業不善殺盜邪婬口業不善妄言兩舌惡口綺語意業不善嫉妒瞋恚憍慢邪見是為十惡受惡罪報今當一心丹誠懺悔若於過去若於今身有如是罪今悉懺悔出罪滅罪當自立誓救度眷屬代其懺悔所修福善施與一切受苦眾生令其得樂眾生有罪我當代受緣是受身至成佛道懺悔訖已更賜餘善當勤奉行辯才更為受十善之法具如下法

受法部第三

述曰若欲受戒要對一出家五衆人前受具修威儀胡跪合掌請一戒師云我某甲今請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願大德為我作十善戒師阿闍梨我依大德故得受十善慈愍故如是三說此雖無文然准受大戒請師義亦無爽不請雖成不如請之生善然此十善是三乘之根本人天之良藥得受妙果寔由師訓豈得不請對大眾一時同請亦得此之受法大意有二初對人受後自受法初對人受依經略引二文且依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五張

宣字

未曾有經云汝今當誠心歸佛歸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今當盡形受十善道我弟子某甲從今盡形不殺不盜不邪婬是身善業不安言兩舌不惡口綺語是口善業不嫉妒瞋恚憍慢邪見是意善業是則名為十善戒法

第二依文殊師利問經受十善法此之十善共出家沙彌十戒文同然此經意亦通在家菩薩亦得同受是故經云尔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歸依佛佛告文殊歸依佛者應如是言大德我某甲乃至菩提歸依佛乃至菩提歸依法乃至菩提歸依僧如是三說我某甲已歸依佛竟已歸依法竟已歸依僧竟如是次受戒相者大德我持菩薩戒我某甲乃至菩提不殺衆生離殺生想乃至菩提不盜亦離盜想乃至菩提不非梵行離非梵行想乃至菩提不妄語離妄語想乃至菩提不飲諸酒離飲酒想乃至菩提不著香華亦不生想乃至菩提不歌儺作樂離歌儺想乃至菩提不坐臥高廣

大牀離大牀想乃至菩提不過中食
離過中食想乃至菩提不捉金銀生
像離捉金銀想乃至當具六波羅蜜
大慈大悲

第二明自受法若無出家人可對受
時於其齋日向佛像前至誠懺已自

發善願要期受云我某甲歸依佛歸

依法歸依僧如是我某甲歸依佛音

歸依法竟歸依僧竟如是次受戒相

云我某甲盡形壽於一切有情上不

簡凡聖行大慈心乃至菩提不起殺

心乃至不起邪見如是我某甲盡形壽

於一切有情上不簡凡聖行大慈心

乃至菩提不起殺心竟乃至不起邪

見竟如是三說前對人受依此而受

亦得雖非正文在無妨也

戒相部第四

依大般若經第四百七十三云自受持十善業道

亦勸他受持十善業道無倒稱揚受

持十善業道法歡喜讚歎受持十善

業道者五戒八戒出家戒等又文殊問

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出世間戒有

幾種佛告文殊師利若以心分別男

女非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

若以心分別畜生鬼神諸天男女非
男女等是菩薩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不起慈悲

心是菩薩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他物起

盜想犯波羅夷

若以身口行不堪得三乘若起妄語

心犯波羅夷

又梵網經云佛告諸菩薩言我今半

月半月自誦諸佛法戒汝等一切菩

薩乃至十地諸菩薩亦誦是戒諸佛

之本原行菩薩之根本若受戒者國

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

梵天六欲天庶民黃門婬男婬女奴

婢八部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

人但解法師言盡受得戒皆名第一

清淨者佛告諸佛子言有十重波羅

提木叉若受菩薩戒不誦此戒者非

菩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誦一切菩

薩已學一切菩薩當學一切菩薩今

學已略說波羅提木叉相貌應當學

敬心奉持

佛告佛子若自殺教人殺方便讚歎

殺見作隨喜乃至祝殺殺業殺法殺

因殺緣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

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

便救護而自恣心愆意殺生是菩薩

第一波羅夷罪言波羅夷者此

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業盜

法盜因盜緣祝盜乃至鬼神有主劫

賊物一切財物一鍼一草不得故盜而

菩薩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

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物是菩薩

第二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婬教人婬乃至一切女人

不得故婬因婬業婬法婬緣乃至

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婬而

菩薩生孝順心救度一切眾生淨法

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婬不擇畜生

乃至母姊妹二親行婬無慈悲心是菩

薩第三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

妄語因妄語業妄語法妄語緣乃至

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

薩常生正語亦生眾生正語正見而

反更起一切眾生邪語邪見邪業是

法苑珠林卷十九

第九引

菩薩第四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業酤酒法酤酒緣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眾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眾生顛倒心是菩薩第五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業罪過法罪過緣而菩薩聞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惡人輩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是菩薩第六波羅夷罪

若佛子口自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毀他因毀他業毀他法毀他緣而菩薩代一切眾生受加毀辱惡事自向已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已德隱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第七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業慳法慳緣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鍼一草有求

法苑珠林卷十九

第十張

第十引

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是菩薩第八波羅夷罪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業瞋法瞋緣而菩薩應生一切眾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一切眾生中乃至於非眾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解是菩薩第九波羅夷罪

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業謗法謗緣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鉞刺心況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是菩薩第十波羅夷罪

若善學諸人者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又應當學於中不應一一犯如微塵許何況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薩心亦失國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失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汝

法苑珠林卷十九

第十張

第十引

等一切諸菩薩今學當學已學是十戒應當學敬心奉持八萬威儀品當廣明學此十戒已更有四十八輕法並須當學以文繁不述學者看彼也功能部第五

如大集經云佛言諸仁者休息殺生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於諸眾生得無所畏二於諸眾生得大慈心三斷惡習氣四少諸煩惱為事決斷五得壽命長六為非人護持七寤寐安隱無諸惡夢八無諸怨讎九不畏惡道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殺生得十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證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諸殺害長壽眾生來生其國

佛言休息偷盜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具大果報為事決斷二所有財物不共他有三不共五家四眾人愛敬無有厭足五游行諸方無有留難六行來無畏七以樂布施八不求財寶自然速得九得財不散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偷盜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

上菩提是人不久到菩提時於彼國土具足種種華果樹林衣服瓔珞莊嚴之具珍奇寶物無不充滿

佛言休息邪婬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得諸報律儀為事決斷二得住離欲清淨三不惱於他四眾人喜樂五眾人樂觀六能發精進七見生死過八常樂布施九常樂求法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婬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無有生具亦無女根不行婬慾皆悉化生

佛言休息妄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眾人保任所言皆信二於一切處乃至諸天發言得中三口出香氣如優鉢羅華四於人天中獨作證明五眾人愛敬離諸疑惑六常出實語七心意清淨八常無諂語言必應機九常多歡喜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妄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

無有生具眾妙寶香常滿其國佛言休息兩舌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身不可壞平等二眷屬不可壞平等三善友不可壞平等四信不可壞平等五法不可壞平等六威儀不可壞平等七奢摩他不可壞平等八三昧不可壞平等九忍不可壞平等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兩舌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眷屬一切魔怨及他朋黨所不能壞

佛言休息惡口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得柔順語二捷利語三合理語四美潤語五言必得中六直語七無畏語八不敢輕蔑語九法語清辯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惡口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法聲充徧離諸惡語佛言休息綺語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天人愛敬二明人隨喜三常樂

實事四不為明人所嫌共住不離五聞言能領六常得尊重愛敬七常得愛樂阿蘭若處八愛樂賢聖默然九遠離惡人親近賢聖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綺語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端正眾生來生其國強記不忘樂住離欲

佛言休息貪欲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身根不缺二口業清淨三意不散亂四得勝果報五得大富貴六眾人樂觀七所得果報眷屬不可破壞八常與明人相會九不離法聲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貪欲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到菩提時於彼國土離於魔怨及諸外道

佛言休息瞋恚獲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離一切瞋二樂不積財三眾聖喜樂四常與賢聖相會五得利益事六顏容端正七見眾生樂則生歡喜八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第十五

宣字

得於三昧九得身口意光澤調柔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瞋恚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不久得無上智得菩提時於彼國土所有衆生悉得三昧來生其國心極清淨

佛言休息邪見獲十種功德何等爲十一心性柔善朋侶賢良二信有業報乃至奪命不起諸惡三敬信三寶設爲活命不信天神四得於正見不怪異事亦不簡擇良日吉時五常生人天離諸惡道六常樂福德明人讚譽七棄俗禮儀常求聖道八離斷常見入因緣法九常與正趣正發心人共相會遇十身壞命終得生善道諸仁者是名休息邪見得十種功德若能以此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人速滿六波羅蜜於淨佛土而成正覺得菩提已於彼佛土功德智慧一切善根莊嚴衆生來生其國不信天神離惡道畏於彼命終還生善道

三聚部第七

此別有十三部

述意部 損益部 簡德部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第七

懺悔部 受法部 請證部

戒相部 勸請部 隨喜部

迴向部 發願部 優劣部

受捨部

述意部第一

夫十善五戒心須非受菩薩淨戒可
以心成故戒法理曠事深在家出家
平等而受慧牙因斯以成定水沿滋
而滿必莊嚴於六度瓔珞乎四等雖
復棟宇未成而基階已廣惟斯戒本
流來漢地源始晉末中天竺沙門曇
無讖者賣此戒經及優婆塞法東渡
流沙撮舉章條抄出戒本涼州有道
進法師者道心超絕慧力勇猛涼聞
戒來乃馳往燉煌躬自迎接戒法既
至時無其師於是謹依經文自誓而
受于時涼州道俗並未之知也既而
彼寺道朗法師夢進從佛受記又僧
尼信士十有餘人咸同此夢互相徵
告俄而進還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
西土之望既愛樂大乘兼證瑞夢心
喜內充既從進受以爲菩薩勝地超
過三乘遂屈其年臘降爲法弟既而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第十七

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次第受業三千
許人涼州刺史聞進戒行奉遵師禮
於是菩薩戒法流布京國自介已來
黑白依持受者無量願斯甘露等雨
大千謹撰茲記錄其始末耳

損益部第二

依瓔珞經云佛言佛子今爲諸菩薩
結一切戒根本所謂三聚戒是佛子
受十無盡戒已其受者過度四魔越
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
人乃至成佛梵經云十無盡戒者一不殺
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
語五不飲不酤酒六不自讚毀七不說在家出家
菩薩過失八不貪九不瞋十不謗三寶是名十無
盡戒佛子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衆生
不受是菩薩戒者不名有情識者畜
生無異不名爲人常離三寶海非菩
薩非男非女名爲畜生名爲邪見人
名爲外道不近人情故知菩薩戒有
受法而無捨法有犯不失盡未來際
若有人欲受菩薩戒者法師先爲解
說使其樂著然後爲受又復法師能
於一切國土中教化一人出家受菩薩
戒者是法師其福勝造八萬四千塔
況復二人三人乃至百人千人等福

報不可稱量其法師者夫婦六親得互為師其受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又犯名菩薩不犯名外道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二三四十分名具足受戒是故心盡戒亦盡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六道眾生受得戒者但解語得戒不失也

又善生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者退菩提心二者得上惡心離是二因緣乃至他世地獄畜生餓鬼之中終不失戒若於後世更受菩薩戒時不名新得名為開示瑩淨

又梵網經云今時智者向十方佛為受戒人唱說羯磨已十方諸佛及諸菩薩遙見是人生子想弟想咸皆垂心憐愍護念由佛菩薩遙護念故使受戒之人功德增長不失善法令受戒人舉身毛孔從頂至足如涼風入體舉身悚慄當知受者具其戒相冥中今時應有十方諸佛以正法眼見此行者有實真心釋迦牟尼佛於聖眾

中應唱如是言告諸大眾彼世界中某甲國土某甲菩薩從某甲智者請菩薩戒此人無師我為作師憐愍故又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唯除有七逆罪不得受菩薩戒五逆罪外加殺和尚阿闍梨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男女姪男女十八梵天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金剛神畜生及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外道相異

又云若佛子太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諸佛歡喜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尚阿闍梨大同學同見同行者而菩薩反生憍心癡心慢心不起迎逆禮拜一一不如法若欲供養時以自賣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介者犯輕垢罪

簡德部第三

白下諸門並依地持論撰此戒法 緬尋聖教規受萬途竊謂地持最為樞要今且謹依撰成大

轍擬為自用詎敢兼人夫論受戒唯有二種一者弟子戒師千里之內七眾俱是然七眾之中比丘最上比丘之內又定者宿為勝然耆宿之德復有三種一者同法菩薩明種性備足二者已發願菩薩謂發心具足三者有智有力善語善說能誦能持者彰畢竟復同蓋具此三德方堪為師若全無此行則不任為師弟子者亦具種性發心方聽受戒

第二請師者普賢觀經云將欲受菩薩戒先請佛菩薩為師請云弟子某甲等普及法界眾生奉請釋迦如來以為和尚奉請文殊師利菩薩為阿闍梨奉請彌勒菩薩為教授師奉請十方諸佛為證明師奉請十方菩薩以為已伴我今依大乘甚深妙義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既請得師是以次為聽許故欲受戒者具修威儀禮戒師已應作是言我於大德乞受菩薩戒大德於我不憚勞者哀愍故聽許三說戒師答言好既許可已即教學方廣摩德勒伽論五明論等今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第三十二張

宣平

知犯不犯染汙不染汙柔輭中上及四十二戒亦須語委然後對佛為受若先學大乘者便許而即受弗同此例謂從戒師聽可之後或三年或百日或一日於道場內偏袒右肩禮三世十方一切諸佛禮一切大地菩薩禮佛菩薩已念彼諸佛乃與菩薩三乘功德及禮戒師長跪曲身作是言唯願大德授我菩薩戒說三作是言已長養淨心惟在得戒無餘念也

懺悔部第四

夫欲納受淨法要須洗蕩內心方堪得受凡汙心之垢唯迷與障迷者誘無三寶障者廣起十惡今教懺者正懺此二又依梵網經云若教戒法師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尚阿闍梨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若現身有七遮罪師不與受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日六時誦十戒四十八輕戒若敬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佛來摩頂見光華種種異相便得滅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第三十二張

宣平

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縱是現身亦不得戒若曾受戒或犯四十八輕戒者對手懺罪滅不同七遮又若欲受戒時問言現身不作七逆罪耶不得與七逆人受戒七逆者一出佛身血二殺父三殺母四殺和尚五殺阿闍梨六破羯磨轉法輪僧七殺聖人若具七遮即身不得戒餘一切人得受戒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不向六親禮拜不向鬼神禮拜但解法師語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瞋心而不即與授一切眾生戒犯輕垢罪

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諸佛弟子從本際有識已來乃至今身或自不信三寶或教人不信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輕慢三寶或教人輕慢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侵損三寶或見作隨喜或自殺盜淫或教人殺盜淫或見作隨喜或自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教人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或見作隨喜或自貪瞋癡或教人貪瞋癡或見作隨喜於此眾罪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第三十二張

宣平

不生慚愧失菩薩戒不自覺知今於佛前至誠懺悔願眾罪永斷無餘志心敬禮一切諸佛一編亦得三編彌善受法部第五

此門有四一定其種性二定其發心三定其漸頓四正為受戒第一問言汝某甲善男子善女人聽法姊法妹汝是菩薩不答言是戒師若聖若立問者皆得所以聖得者為戒師老而無力故所以立得者為戒師少而有名也非謂稱其榮族皇帝明府之號也設稱亦不發戒但背法遂情非重道之儀也

第二問發菩薩願不答言已發菩薩願者正是道心別名也

第三問其漸頓依菩薩善戒經云優波離問菩薩戒法菩薩摩訶薩成就戒法利益眾生者先當具足學優婆塞戒沙彌戒比丘戒若不具優婆塞戒得沙彌戒者無有是處若不具沙彌戒得比丘戒者亦無是處若不具如是三種戒者得菩薩戒亦無是處

譬如重樓四級次第不由初級至二級者無有是處不由二級至於三級不由三級至於四級者亦無是處若依薩婆多論云若欲受沙彌戒先受優婆塞五戒若欲受比丘具戒先受沙彌十戒如人入海從淺至深如是入佛法大海者亦當如是若有難緣不得漸受者頓受比丘具戒者亦得三種戒然授者得小罪惟前菩薩亦應如是依地持論
頌發大乘心直受菩薩戒亦得也

第四正為受戒戒師問汝善男子善女人欲於我所受一切菩薩戒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是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汝能受不答言能三今言善男子者止為一人若對多人則言某甲等

第二明心念受法者若無德行之人可對受者是行者應具威儀至佛像前禮佛已胡跪白云我某甲白十方世界一切諸佛及入大地諸菩薩衆我今於諸佛菩薩前受一切菩薩戒

所謂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此諸戒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菩薩所住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三梵網經云若從師受不假好相以戒師展轉相承有力故若對佛像前自誓受者要請得好相方得受戒以不從師受自無力故要須請聖加備若於定中若於夢中若於覺中感得好相與聖教相應者方得若受戒者但出口立誓要期受詞法用一如依師受法也

請證部第六

既受得戒即須請驗先請菩薩後請於佛初請菩薩者謂大地菩薩大地者謂種性地解行地乃至十地普賢乃至賢首是也受人胡跪戒師為起禮於十方諸菩薩衆作是言我弟子某甲仰啓十方大地微塵數諸菩薩衆文殊師利金剛幢功德林菩薩等此某甲菩薩等在某國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為作證三請諸佛者謂十方一切諸

佛且就一教東方善德佛乃至下方明德佛等一切諸佛第一大師現知見覺於一切衆生現知見覺今某甲菩薩於某世界某伽藍某像前於我某甲所三說受菩薩戒我為作證三以其白故無量諸佛大地菩薩前法有瑞現或有光明或有涼風或有妙香以有相現故十方諸佛於此某甲菩薩起子想大地菩薩起弟想以起子想弟想故有慈心愛念令此菩薩從受已後犯即尋悔專精念住堅持不犯乃至菩提終無退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切清淨十力四無畏三念處三不護業大悲不妄法斷除諸習一切種妙智百四十不共法悉皆備滿乘大慈悲游騰十方廣度衆生不辭勞倦一切衆生咸同此益

戒相部第七

蓋大聖度人功唯在戒凡論戒也樞要有三一在家戒八戒是二出家戒謂十戒二百五十戒是三道俗通行戒謂三聚戒是然此三聚復有三種一者戒種種性是二者戒心菩提心

四無量是三者戒行六度四攝是然此度攝若隨威儀則名三聚若依行位乃稱為七若就德位遂號七地及十三住凡如此說皆是戒法不同也上來略述戒體宗要如是自下廣明行者既得戒已須識戒相知其受時了達輕重功能多少並宜誦持勿令忘失我菩薩戒弟子某甲從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於某師所依地持論受得菩薩三聚淨戒其三是何一者攝律戒謂惡無不離起證道行是斷德因終成法身止即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奉修慎而不為二者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終成報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順教奉修以成行德三者攝眾生戒謂無生不度起不住道行是恩德因終成應身作即是持止便是犯攝律儀戒者要唯有四一者不得為利養故自讚毀他無慚波羅夷二者不得故慳不施前人無慚波羅夷三者瞋心打罵眾生前人慚謝不受其懺無慚波羅夷四者癡心謗大乘無慚波羅夷此即

通明三聚所離過能離體者謂身口意業思也攝善法戒者善無不積謂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順教奉修以成行德攝眾生戒者四無量為心四攝為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悲能拔苦盡慈能與樂滿喜謂慶眾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眾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為行者謂布施愛語利益同事菩薩將欲攝物先以財濟勉其形苦次以愛語曉寤其心令其信解言行利攝者依前信解次令起行行謂戒定慧等令摠奉修是行利攝同事者修行既滿轉依究竟成就三身同聖者所證故地持論云布施愛語未發心令發心行利未成熟令成熟同利未解脫令解脫上來所列令受戒者誦之知受戒時節依師稟教略識持犯也

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瞋法況四沙門果是名初重如是不不得偷盜不得虛說我得淨觀不得邪淫不得宣說四眾所有過罪不得酤酒若破是等戒即失優婆塞戒尚不得瞋法況得四沙門果是名六重

第二八重戒者如依菩薩善戒經云菩薩有二種一者在家六重二者出家八重法若犯一一重法現在不能莊嚴無量無上菩提不能令心寂靜是則名為名字菩薩非義菩薩是名菩薩旃陀羅也菩薩心有上中下若後四重下中心犯不名為犯若以上心惡心犯者是名為犯上者所謂樂作四事心無慚愧不知懺悔不見犯罪讚破戒者是名上惡心犯菩薩雖犯如是四重終不失於菩薩戒也

若依梵網經地持論有受是菩薩戒有四十二輕垢戒不得犯且逐要略述三五餘在廣文是故經云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此戒剥皮為紙

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折骨為筆書寫
佛戒麻皮穀紙絹等亦應悉書持常
以七寶無價香華一切雜寶為箱盛
經律卷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販賣輕稱
小升因官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
壞成功長養貓狸猪狗若故養者犯
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軍陣等
闕亦不得聽諸音樂雜戲擣搗作賊
使命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若佛子以惡心故為利養販賣男女
財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吉凶
祝術工巧調鷹方法法和合毒藥都無
慈心犯輕垢罪

若以惡心自謗三寶詐現親附口偽
說空行在有中若見外道一切惡人
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經律
販賣僧尼而菩薩見是事已方便教
化贖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

既略識持犯即須禮退故地持論云
今受戒者禮佛一拜大地菩薩一拜
不云禮法義准通禮三拜彌善

勸請部第八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第三十 盟

述曰法師升座訖讚唄供養時將為
大眾敷演法要籍聖加被方得宣釋
大眾同時運心請聖加被十方凡聖
說聽二眾加於觀心內益勝智外增
言辯方能識欲知根所說無倒又加
聽者一心恭敬無倒聽聞

故阿含經偈云

聽者端視如渴飲 一心入於語義中
聞法踊躍心悲喜 如是之人可為說
又同請諸佛轉正法輪十方世界應
成諸佛於念念中出興於世越過數
量前念既尔後念亦然皆待請方說
十方凡聖應法界咸請久住轉正
法輪然諸凡聖敬人重法心至誠故
諸佛隨機受請轉正法輪隨者諸佛
赴機受請轉法輪時我及聖眾常預
勸請之流無空過者何以故念念常
勸請故令諸眾生聞法寤解捨邪入
正越凡得聖治我無始已來教人為
惡破壞他善奪他勝利謗佛法僧塵
沙障業然諸眾生既聞法已寤入得
證展轉教導一切眾生盡未來際常

無斷絕

法苑珠林卷八十九 第三十 盟

十住毗婆沙論云

十方一切佛 現在成道者我請轉法輪
安樂諸眾生 十方一切佛 若欲捨壽命
我今頭面禮 勸請令久住

述曰前偈請佛轉正法輪增長智慧
治我無始已來自作教人謗法之罪
後偈請佛久住受人供養增長福業
治我自作教他謗佛惡業之罪此則
福智雙行也

願令我身心 猶如明淨鏡 十方諸佛土
自在於中現 彼一剎海 諸佛身充滿
諦觀諸佛身 真實無雲來 各放勝光明
微妙難思議 照除我煩惱 如日消垂露
得除煩惱已 證見十方佛 於二佛前
勸請修供養 身心若未盡 勸請無休息
復願我身心 猶如淨法界 一一毛孔內
流出諸佛雲 佛雲難思議 普覆眾生類
隨彼所見聞 如意受安樂 眾生界若盡
心可緣界盡 願我淨心內 佛出無休廢
隨喜部第九

竊惟我所修 施等諸善根 皆從法界流
是諸佛所行 計我愚且鄙 常應沒諸惡

法華經第九卷 第三十

何其年將暮得發施等心自慶希所得
踊躍無有量因見諸眾生修行凡夫善
乃至一彈指我心悉隨喜況諸大菩薩
成諸波羅蜜滿足諸地道而當不忻慕
是故我慶悅稽首諸法藏
迴向部第十

罪中之大罪惡中之大惡於諸眾生內
其唯我一人自非諸佛力及眾生善根
以自所作業望消已罪者會無如之何
是以隨所作一切諸善根不敢私自許
盡迴施眾生即復為眾生持彼所施善
迴向大菩提今究竟解脫彼既成佛已
各以自在力皆共攝受我使行菩提道
令佛入境界故我於眾生最後成正覺
所以淨身心頂禮大迴向

發願部第十一 初有十大願出論文
自下諸願並是人述耳

一供養願願供養勝緣福田師法主

二受持願願受持勝妙正法

三轉法輪願願於大集中轉未曾有
法輪

四修行願願如說修行一切菩薩正行
五成熟願願成熟此器世界眾生三
乘善根

法華經第九卷 第三十一

六承事願願往諸佛土常見諸佛常
得敬事聽受正法

七淨土願願清淨自土安立正法及
能修行眾生

八不離願願於一切生處常不離諸佛
菩薩得同意行

九利益願願於一切生處常作利益
眾生事無有空過

十正覺願願與一切眾生同得無上
菩提常作佛事

願我作大地廣長無限量為諸眾生等
作真歸依處凡有受用者成就對治道
滅諸妄想識生長菩提心甚深無障礙
受用不可盡願我作大水具足八功德
唯洗眾生心煩惱諸垢穢悉令畢竟淨
滿足佛菩提願我作大火日月諸星光
燒竭寒冰獄普照闇冥國於彼諸眾生
救攝無有餘悉令得見道解脫一切過
願我作大風微密滿虛空諸有熱惱處
扇之以清涼悅然受安樂願我作虛空
寂然無障礙攝受諸眾生一切無有餘
其有受用者皆得三無我以空三昧樂
而共相娛樂願作藥樹王徧覆眾界

法華經第九卷 第三十二

見聞及服藥除病消眾毒毒消病已除

煩惱亦皆無次以真如味充滿佛法身

願我作飲食色香美味具於諸眾生前

一切皆示現隨其所味樂一切皆滿足

至於生死際是食今乃消願我作衣服

輕軟色微妙小大隨形量溫涼稱物情

等心施眾生決定無有餘今彼心清淨

具足妙莊嚴

願我先世及以今身所種善根以此

善根施與一切無邊眾生意共迴向

無上菩提令我此願念念增長世世

所生常繫在心終不忘失常為陀羅

尼之所守護也

優劣部第十二

惟居家持戒凡有四種一日下二日

中三日上四日上上若為現樂怖畏

惡名或為家法助隨他意或避苦役

求離諸難是為下人持戒若為世間

福樂堅持禁戒是為中人持戒若為

諸法無常欲求離苦無為常樂涅槃

是為上人持戒若為憐愍眾生專求

佛道了知諸法深觀實相不畏惡道

規招勝樂是為上人持戒故智度

論云下持戒者生人中中持戒者生六欲天中上持戒者行四禪四空定生無色清淨天中又下清淨持戒得羅漢道中清淨持戒得辟支佛道上清淨持戒得佛道又正法念經云若畏師持戒名下持戒非畏師持戒名中持戒畏惡道持戒是名上持戒受捨部第十三

如大乘菩薩戒有三種謂前三聚淨戒是也此戒受已謂與心俱心無後際故戒不失又善戒經云有二因緣失菩薩戒一退菩薩心二得增上惡心難是二緣乃至捨身他世地獄畜生終不失戒後若更受不名新得名為開示瑩淨故長也

又優婆塞五戒威儀經云諸大德一心諦聽我今欲說三世諸佛菩薩成就利益一切眾生功德戒如是住菩薩戒者即是前四波羅夷若有犯者不名菩薩現身不能莊嚴菩提又復不能令心寂靜是似菩薩非實菩薩犯有三種有較中上若較中心犯是不名失若是增上心犯是名為失何

者是上若犯上四數數樂犯心無慚恥不自悔責是名上犯菩薩雖犯於上四事不即永失不同比丘犯於四重即為永失菩薩不尔何以故比丘犯四更無受路菩薩雖犯脫可更受是故不同若依小乘戒有四種一在家五戒八戒二出家十戒二百五十戒此之四種一受得已謂與形俱身存戒在身謝戒止故短大乘戒也依毗曇論云別解脫戒捨有四種一作法捨二命終捨三斷善根捨四形生捨又薩婆多論云若受齋戒已遇惡因緣逼欲捨戒者不必更從出家人邊捨趣得一人即成捨述曰若有犯戒難緣逼其犯者寧可捨却為之後時無過故論云若五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受八戒若八戒中犯一重戒不成出家受十戒乃至具戒亦尔所言四重者謂盜滿五錢成重非處行姦殺人自稱得聖隨犯一戒即名犯重於戒律中無懺悔法若依方等大乘經等方開受懺亦有諸師不許向優婆塞等說四重者恐成誤錯若不許

者何故欲受戒前展轉遣問若捨時隨對一人前捨並得無問道俗皆成問曰受時所以要對出家人前成受捨時對白衣亦得答曰受戒欲似登山採寶所以稍難捨戒欲似下阪棄珠所以甚易故四分律云若有捨戒者於佛法為死受生則難趣死極易捨時應云大德一心念我先受得五戒為優婆塞今對大德捨却作在家白衣一說便成八戒後若好心發時欲更受戒應先懺前罪後受亦得頌曰

大慈振法鼓 開悟無明聾 鑪冶心穢垢 防非如利鋒 護鵝不惜命 守草養生同 五篇遮輕重 七聚蕩心骨 晨朝宣寶偈 夕夜虔誡慕 近未出苦海 遠念法身蹤 七支淨三業 五分滿金容 各願堅固戒 淨土得相逢

感應緣 略引十驗

- 齊沙門上統 晉沙門慧永
- 晉沙門法安 晉沙門曇邕
- 宋沙門法度 梁沙門智順
- 隋沙門淨業 隋沙門靈幹

法苑珠林卷第九 唐居士張法義 唐居士夏侯均 五

齊上統師傳云漢明初感摩騰法蘭
唯有二人初來至此不得受具但與
道俗鬪鬩被服縵條唯受五戒十戒
而已伏惟如來出世八年始興羯磨
震旦在白木條東二萬七千里開持
律五人得授大戒自後至漢第十桓
帝一百餘年內猶用三歸五戒十戒
迭相傳授桓帝已後北天竺國有五
西僧來到漢地與大僧受具足戒一
名支法領二名支謙三名竺法護四
名竺道生五名支婁讖其時大律未
有支法領口誦出戒本一卷羯磨本
一卷在此流行今時名舊羯磨後到
魏皇初三年曇摩迦羅又譯出戒
律後至元孝文世有光律師驗舊羯
磨及以戒本文有加減多少不足依
大律本文次第刪集現世流行號為
新羯磨于時尼眾來求受戒文法領
曰如律所明唯開邊地五人僧受具
戒不論尼眾是時尼等辭退而還泣
淚如雨不能自勝後到漢末魏初東
竺國有二比丘尼來到長安見比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尼眾問曰汝誰邊受戒尼眾答曰我

到大僧所受五戒十戒而已二尼歎
曰邊地尼等悉未有具為還本國化
得一十五人來三人在雪山凍死二
人墮黑巖死餘到此土唯有十人在
此諸尼悉赴京師與授具戒後到吳
地亦與彼尼受具訖已西尼思憶本
鄉即附舶南海而還及至上船唯有
七人三人命終來去經途十七餘年
後至魏文帝三年內勅設無遮大會
魏帝勅問此土僧尼得戒源由有何靈
驗諸大德等咸皆不荅于時即有比
丘請向西國問聖人得戒源由發足
長安到於天竺見一羅漢啓白振旦
僧尼得戒以不羅漢答曰我是小聖
不知得不汝在此住吾為汝上兜率
奉問彌勒世尊得不來報即便入定
向兜率天具問前事彌勒答曰僧尼
並得戒訖仍請靈驗彌勒即取金華
云若邊地僧尼得戒願金華入羅漢
手掌不得莫入發願既訖將華按手
其華入掌中高一尺影現彌勒語曰
汝到振旦比丘所亦當如我此法羅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漢下來如彌勒法以華按比丘手即

入掌中高一尺影現瑞應既徵其時
即有遠方道俗來相欽仰求受三歸
五戒乃有無數即號為華手比丘當
去之時有一十八人自餘某住西國
或有冒涉流沙風寒命過唯有華手
比丘獨還漢地當本去日有迦羅神
現身語華手曰道路懸遠多諸險難
弟子送師至彼來往清吉未到之間
魏文帝殿前有金華空中現文帝問
太史曰有何變怪太史答曰西域正
法欲來到此不盈一月華手比丘掌
中金華來到此土初至之日空裏金
華即滅不現大瑞既徵故戒福永傳
也

晉廬山有釋慧永姓潘河內人也貞
素自然清心剋己言常含笑語不傷
物耽好經典善於講說蔬食布衣卒
以終歲樂住廬山與遠同止又別立
一茅室於嶺上每欲禪思輒往居焉
時有至房者並聞殊香之氣永屋中
常有一虎人或畏者輒驅令上山人
去後還復馴伏永嘗出邑博晚還山

至烏橋烏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永不聽去日時向晚永以杖遙指馬馬即驚走營主倒地永捧慰還因余致疾明晨往寺向永悔過永曰非貧道本意恐戒神為耳白黑聞知歸心者眾矣至晉義熙十年遇疾危篤而專謹戒律執志逾勤雖沈痾苦而顏色怡悅未盡少時忽斂衣合掌求從欲起如有所見眾咸驚問答云佛來言終而卒春秋八十有三道俗在山咸聞異香七日乃歺

晉新陽縣有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是遠公之弟子善持戒行講說衆經兼習禪業於晉義熙年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數人遭虎死者多有一兩安嘗游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虎早閉門問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踣伏安前安為說法受戒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旦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因改神

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像須銅青因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迂其牀前云此下有銅鍾寤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銅助遠公鑄佛安後不知所終

晉廬山有釋曇曇姓楊關中人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南投廬山事遠為師內外經書多所綜涉志尚傳法不憚疲苦乃於山之西南別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授後少時曇見一人著單袷衣風姿端雅從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曇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為說法授戒神矚以外國二鋤禮拜辭別倏忽不見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齊琅瑯嶠山有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游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游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杭迹人外隱居琅瑯之嶠山挹度清卓待以師友之禮及捨所居為栖霞寺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為館住者輒死及後為寺猶多恐

動自度居之群妓皆息經歲許間忽有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名紙通度曰新尚度前之尚形甚清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以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死病相繼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祭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新尚奉供至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廟坐夢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須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與度合味甘而冷度所苦即聞其微感若此齊竟陵王蕭子良始安王等並遙恭以師敬資給四事六時無闕以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四矣

梁山陰雲門寺有釋智順本姓徐琅

法苑珠林卷九

第四十五

盟

瑯琊沂人秉禁無疵陶練衆經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異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索薺飲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薺以進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永出雲門寺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類也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右五驗出梁高僧傳隋終南山悟真道場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確乎內湛令響外馳仁壽二年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扃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爲魚受戒魚皆迴頭繞船如有聽受部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狀

法苑珠林卷九

第四十六

盟

類天然一無損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卒於本寺春秋五十有三隋西京大禪定寺道場釋靈幹俗姓李氏金城遼道人也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禁遮性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雒州置塔於漢王寺初遶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下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數及填平滿還如常日以大業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右三驗出唐高僧傳唐華州鄭縣人張法義年少貧野不修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留宿夜僧設松栢末以供養之謂法義曰貧道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慎勿言相見因爲說俗人多罪累死皆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淨浴清淨被僧衣爲懺悔且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新木瘞之而蘇自推

法苑珠林卷九

第四十七

盟

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街南行十許里街左右皆有官曹門間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至何因乃淹七日使者云法義家狗惡兼有咒師咒神見打甚困袒衣而背青腫官曰稽過多各與杖二十言杖亦畢血流灑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按按簿其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去簿多先朱勾畢有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刈禾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始錄一條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道弟子其罪並懺悔訖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不合死主典云經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如此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判官令典將法義過王王宮東殿字宏壯侍

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
王曰師當直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
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貪
道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視父
事過王王曰張目懺悔此不合免然
師為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
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住
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
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掌中
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
憑福報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掌印呈
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出僧令
送出至其家內止黑義不敢入使者推
之遂活覺在土中甚輕薄以手推排
得出因入山就山僧修福義掌中所
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
愈至今尚存隴西王博義與法義隣
近委之王為臨說右一驗出
真報記
夏侯均者冀州阜城人也顯慶二年
病經四十餘日昏亂殆死自云被配
作牛頻經苦諱諱云嘗三度於隱師
處受戒懺悔自省無過何忍遣作牛
身受苦如是均已被配磨坊經二十

日苦使後為勘當受戒是實不虛始
得免罪此人生平甚有膂力酗酒好
鬪今現斷酒肉清信賢者為隱師弟
子齋戒不絕右一驗出
真持捨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五四五頁中一行至末行、本頁下七行至末行及五五五頁中一行至卷末，原版殘缺，以麗藏本補。
- 一 五四五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又經名下，徑、南有夾註「受戒之三」。
- 一 五四五頁中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五四五頁中三行「受戒篇第八十七」，磧、南、徑、清無。
- 一 五四五頁中四行「第六」，徑無。又「此別五部」，徑無。
- 一 五四五頁中五行至六行「述意部……功能部」，徑無。
- 一 五四五頁中七行「部第一」，徑無。

下至五四八頁下四行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五四五頁中一四行第七字「侮」，

磧、南、徑、清作「悔」。

五四五頁中二一行第四字「比」，

磧、南、徑、清作「爲比」。

五四五頁下一一行第七字「復」，

南作「彼」。

五四五頁下二〇行「受懺」，磧、南、

徑、清作「懺受」。

五四五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須」，

磧、南、徑、清無。

五四六頁上一〇行「祠天」，磧作

「飼天」。

五四六頁上一三行第二字「輓」，

磧、南、徑、清作「板」。

五四六頁中一六行「胡跪」，磧、南

作「距跪」；徑、清作「互跪」。

五四六頁下八行「第二」，徑、清作

「第一」。

五四七頁上一七行夾註「第四百

七十三云」，南、徑、清作「第四百

七十三卷云」。

五四七頁中一二行「菩薩」，徑作

「菩薩道」。

五四七頁中一四行第四字「欲」，

磧、南、徑、清無。又末字「奴」，磧

作「媼」。

五四七頁中末行「方便」，徑作「方

便殺」。

五四七頁下五行夾註左末字「也」，

磧、南、徑、清無。

五四七頁下九行第三字「生」，徑

作「應生」。一五行第三字同。

五四七頁下一七行「母姊妹二親」，

磧、南、徑、清、麗作「母姊六親」。

五四七頁下二二行第四、五字「正

語」，南、清作「正語正見」。

五四八頁上一六行第三字「代」，

徑作「應代」。又末字至次行首字

「自向」，徑、清作「向自」。

五四八頁上一七行末二字至次行

首字「隱己德」，磧、南、徑、清、麗

無。

五四八頁中一七行第四字「學」，

磧、南、清無。又第一二字「如」，

磧、徑、清作「如是」。

五四八頁中一九行「菩薩心」，南、

徑、清、麗作「菩提心」。

五四八頁中二〇行第一〇字「失」，

南、徑、清作「亦失」。

五四八頁中二二行第三字「失」，

磧、南、清無。

五四八頁下三行夾註左末字「也」，

磧、南、徑、清無。

五四八頁下一〇行「不畏」，磧作

「不思」。

五四八頁下一四行「殺害」，磧作

「害杖」；南、徑、清作「刀杖」。

五四八頁下二一行「得財不散」，

磧、南、徑、清作「得則不散」。

五四九頁中一四行「捷利語」，麗

作「捷利語」。

五五〇頁上一九行「佛土」，磧、南

作「國土」。

五五〇頁上二一行「還生善道」，

至此，**徑**卷第一百六終，卷第一百七始，並有「受戒篇第八十七之四」一行。

一 五五〇頁上二二行「第七」，**徑**無。又「此別有十三部」，**徑**無。

一 五五〇頁上末行至本頁中四行「迷意部……受捨部」，**徑**無。

一 五五〇頁中五行「部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中「部」字與序數相連者例同。

一 五五〇頁中六行第六字「心」，**徑**、**清**作「必」。

一 五五〇頁中八行末字「滋」，**徑**、**清**作「茲」。

一 五五〇頁下一二行夾註右「不酤」，**碩**、**南**、**徑**、**清**無。又「不自讚毀」，

碩作「不自讚霞」；**南**、**徑**、**清**作「不自讚毀他」。

一 五五〇頁下一三行夾註左「也」，**碩**、**南**無。

一 五五一頁上一九行「善法」，**碩**、**南**、**徑**、**清**作「善根」。

一 五五一頁中一六行第一〇字「大」，**徑**作「大德」。又第一三字「同」，**碩**、**南**、**清**無。

一 五五一頁中二二行正文首字「緬」，**碩**、**南**、**徑**、**清**作「敬」。又第五字「規」，**碩**、**南**、**徑**、**清**作「窺」。

一 五五一頁下七行末字「彰」，**徑**、**清**無。

一 五五二頁上一行第一〇字「柔」，**碩**、**南**、**徑**、**清**無。

一 五五二頁中三行第三字「手」，**徑**、**清**作「首」。

一 五五二頁下一三行第一一字「遂」，**碩**、**南**、**徑**、**清**、**麗**作「逐」。

一 五五三頁上九行第五字「授」，**碩**、**南**作「受」。

一 五五三頁上一〇行夾註左末字「也」，**碩**、**南**、**徑**、**清**無。

一 五五三頁上二一行「胡跪」，**徑**、**清**作「互跪」。下同。

一 五五三頁中八行第一一字「備」，**南**、**徑**、**清**、**麗**作「被」。

一 五五三頁中一四行「請驗」，**碩**、**南**、**徑**、**清**作「請證」。

一 五五三頁中一九行第四字「啓」，**徑**作「起」。

一 五五三頁下六行第二字「其」，**麗**作「某」。

一 五五三頁下一四行「不安」，**碩**、**南**、**徑**、**清**作「不忘」。

一 五五三頁下二〇行「八戒是」，**碩**、**南**、**徑**、**清**、**麗**作「謂五戒八戒是」。

一 五五四頁上六行第三字「既」，**碩**、**南**、**徑**、**清**作「既受」。

一 五五四頁上八行末字「某」，**碩**、**南**、**徑**、**清**無。

一 五五四頁上一一行第二字「戒」，**碩**、**南**、**徑**、**清**、**麗**作「儀戒」。

一 五五四頁中一一行第四字「勉」，**徑**、**清**、**麗**作「免」。

一 五五四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摠」，**碩**、**南**、**徑**、**清**作「物」。

一 五五四頁下五行首字「罪」，**碩**、**南**、**徑**、**清**作「非」。

一 五五四頁下一九行夾註左第一〇字「帖」，南、經、清作「帖」。

一 五五五頁上一行第九字「折」，南、經、清作「析」。

一 五五五頁上二行第三字「麻」，南、經、清作「木」。

一 五五五頁上四行「經律卷」，南、經、清作「其戒律」。

一 五五五頁上六行「小升」，南、經、清作「小斗」；麗作「小斛」。又「形勢」，南、經、清作「刑勢」。

一 五五五頁上一四行「和合毒藥」，南、經、清作「和百種毒藥」。

一 五五五頁上一六行末字「偽」，南、經、清作「便」。

一 五五五頁中一三行「方說」，南、經、清作「十方佛」；南、經、清作「十方諸佛」。

一 五五五頁下一行「斷絕」，南、經、清作「絕也」。

一 五五五頁下四行「壽命」，南、經、清作「受命」。

一 五五五頁下二〇行「心可緣界盡」，南、經、清作「心緣界可盡」。

一 五五六頁上三行第一一字「況」，南、經、清作「若」。

一 五五六頁上八行「善根」，南、經、清作「菩提」。

一 五五六頁上一〇行「自許」，南、經、清作「自計」。

一 五五六頁中一行第七字「諸」，南、經、清作「詣」。又末字「常」，南、經、清作「恒」。下至一〇行第三字同。

一 五五六頁下二行「真如味」，南、經、清作「真如來」。

一 五五六頁下七行第一一字「今」，南、經、清作「令」。

一 五五六頁下末行首字「規」，南、經、清作「現」。

一 五五七頁上二二行第六字「賴」，南、經、清作「燻」。第一〇字同。

一 五五七頁中一九行第九字「成」，南、經、清無。又第一一字「非」，

南、經、清無。

一 五五七頁下一六行第七字「未」，南、經、清作「求」。

一 五五七頁下二〇行「上統」，南、經、清作「尚統」。次頁上二行同。

一 五五七頁下二二行首字「宋」，南、經、清作「齊」。

一 五五七頁下末行第六字「隋」，清無。

一 五五八頁上一行第二、三字「居士」，南、經、清作「華州」。又第八、九字「居士」，南、經、清作「冀州」。

一 五五八頁上一行與二行之間，南、經、清有「齊沙門尚統」一行。

一 五五八頁上一〇行「西僧」，南、經、清作「西國僧」。

一 五五八頁上一八行「刪集」，南、經、清作「刊集」。

一 五五八頁上末行「竺國」，南、經、清作「天竺國」。

一 五五八頁中九行「十七餘年」，南、經、清作「十有餘年」。

一 五五八頁中一四行「振旦」，〔徑、清〕作「震旦」。

一 五五八頁中一六行第一二字「上」，〔磧、南、徑、清〕作「上昇」。

一 五五八頁中一七行第八字「不」，〔磧、南、徑、清〕作「不得」。

一 五五八頁中末行「振旦」，〔南、徑、清〕作「震旦」。

一 五五八頁下三行第一一字「求」，〔南〕作「來」。

一 五五八頁下一五行與一六行之間，〔磧、南〕有「晉沙門慧永」一行。

一 五五八頁下末行「馴伏」，〔磧、南、徑、清〕作「循伏」。又「博晚」，〔南、徑、清〕作「薄晚」。

一 五五九頁上三行第一〇字「還」，〔南、徑、清〕作「還營」。

一 五五九頁上五行第二字「恐」，〔磧〕作「況」。

一 五五九頁上七行「逾勤」，〔磧、南、徑、清〕作「愈勤」。又「沈痾」，〔磧、徑、清〕作「枕痾」；〔南〕作「枕痾懷」。

一 五五九頁上一一行與一二行之間，〔磧、南〕有「晉沙門法安」一行。

一 五五九頁上一二行第四字「縣」，〔磧、南、徑、清〕無。

一 五五九頁上二〇行「受戒」，〔磧、南、徑、清〕作「授戒」。次頁上二〇行同。

一 五五九頁中二行第九字「困」，〔磧、南、徑、清〕作「困」。

一 五五九頁中三行第四字「迂」，〔南、徑、清〕作「近」。

一 五五九頁中五行與六行之間，〔磧、南〕有「晉沙門曇邕」一行。

一 五五九頁中八行「綜涉」，〔磧〕作「宗涉」。

一 五五九頁中一二行「諮授」，〔磧、南、徑、清〕作「諮受」。

一 五五九頁中一三行「二十」，〔磧、南、徑、清〕作「三十」。

一 五五九頁中一五行「二鋤」，〔南、徑、清〕作「匕鋤」。

一 五五九頁中一六行與一七行之間，〔磧、南〕有「齊沙門法度」一行。

一 五五九頁中一七行「嶧山」，〔南、徑、清〕作「攝山」。下同。

一 五五九頁中二〇行第二字「杭」，〔磧、南、徑、清〕作「抗」。

一 五五九頁下二行「名紙」，〔磧、南、徑、清〕作「紙名」。

一 五五九頁下三行「清雅」，〔磧、南、徑、清〕作「都雅」。

一 五五九頁下一四行第九字「夢」，〔南、徑、清〕作「夢神」。

一 五五九頁下一六行第一二字「寢」，〔磧〕作「覆」。

一 五五九頁下一八行「與度舍」，〔磧〕作「以舍度」；〔南、徑、清〕作「以奉度」。

一 五五九頁下二〇行第五字「蕭」，〔磧、南、徑、清〕無。

一 五五九頁下二二行與末行之間，〔磧、南〕有「梁沙門智順」一行。

一 五六〇頁上四行「齋飲」，〔磧、南、徑、清〕作「齋飯」；〔南〕作「齋飯」。

一 五六〇頁上六行第二字「順」，〔磧、南〕有「齊沙門法度」一行。

一 [南、徑、清]作「順順」。

一 五六〇頁上九行夾註右「五驗」，

[徑、清]作「六驗」。

一 五六〇頁上九行與一〇行之間，

[磧、南]有「隋沙門淨業」一行。

一 五六〇頁上一四行「景藏」，[徑、清]

作「景藏寺」。

一 五六〇頁上二二行第九字「塑」，

[磧]作「素」；[徑、清]作「臻」。

一 五六〇頁上末行「移轉」，[磧、南、

徑、清]作「移動」。

一 五六〇頁中三行與四行之間，[磧、

南]有「隋沙門靈幹」一行。

一 五六〇頁中五行第五字「逃」，[磧、

南、徑、清]作「狄」。

一 五六〇頁中八行第二字「遶」，[磧]

作「達」；[南、徑、清]作「建」。

一 五六〇頁中一三行與一四行之間，

[磧、南]有「唐居士張法義」一行。

一 五六〇頁中一七行「不歸留宿夜」

[磧、南、徑]作「不歸能宿不」；[清]作

「不能歸留宿」。

一 五六〇頁中一八行「供養之」，[磧、

南、徑、清]作「供食之」。

一 五六〇頁中末行「新木」，[南、徑、

清]作「雜木」。

一 五六〇頁下三行第八字及末字

「街」，[磧、南、徑、清]作「巷」。

一 五六〇頁下八行「袒衣而背」，[磧、

南、徑、清]作「袒而示背背」。

一 五六〇頁下九行第五字「咎」，[磧]

作「各」。

一 五六〇頁下一一行「送付」，[磧、南]

作「付送」。

一 五六〇頁下一二行「按按」，[磧、南、

徑、清]作「案案」。

一 五六〇頁下一三行第六字「去」，

[南、徑、清]作「案」。

一 五六〇頁下二〇行「云經」，[磧]作

「主」；[南]作「云」。

一 五六〇頁下二二行第一一字「抑」，

[南、徑、清]作「仰」。

一 五六〇頁下末行首字「典」，[徑、清]

作「主典」。又第七字「王」，[磧、南、

[徑、清]無。

一 五六一頁上一三行第七字「止」，

[南、徑、清]作「正」。

一 五六一頁上一八行夾註左「冥報

記」，[磧、南、徑、清]作「冥報記」。

一 五六一頁上一八行與一九行之間，

[磧、南]有「唐居士夏侯均」一行。

一 五六一頁中二行「臂力」，[磧、南、

徑、清]作「旅力」。

一 五六一頁中四行夾註左「冥祥拾

遺」，[磧、南、徑、清]作「冥報拾遺」。

一 五六一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法苑

珠林卷第一百七」。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安

破戒篇第八十八

述意部第一

惟茲戒德本願深重救生利物稱斯為最是以受之甚易持之稍難若非精訖護持大果何容得證恐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若其小過覆藏則為難滅大罪發露更是可原故知有過須悔得入七眾守愚不懺長棄三塗所以此之一章通明道俗持犯損益若是居家白衣曾有微信受得戒者不勝名利失意有違故此兼明若是悠悠白衣業識風馳昏沈財色好貪名利樂著五欲不信佛法者此定罪人非此所明今時述者出家僧尼及優婆塞等恐乖佛教虛添名利故今偏說若是上品白衣見佛呵責出家人罪即自勸勵省己不為出家清虛高慕玄軌尚有失意乖違被佛詰責我等白衣無慚無愧公然造罪晝夜匪懈未曾取改所以如來棄捨我

法苑珠林

第二張

宣卷

等不蒙教誨即自改過息意不犯譬如智人先誠己身他人見責亦自改悔故書云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是下品凡愚無識之人見佛呵責犯過眾僧唯加輕笑退敗善心不自思忖愚戇之甚劇於畜生亦如醉人墜臥糞坑歐吐狼藉屎尿汗身仰視岸人却呵不正此亦如是是故如來雖欲救拔無其出路故經云譬如有人墮在糞坑全身沒入無髮可拔知何欲救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品經云佛告諸比丘我若不持戒者當墮三惡道中尚不得下賤人身況能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一切種智又薩遮尼捷經云若不持戒乃至不得疥癩野干身何況當得功德之身

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禁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飲住國王水土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入僧坊城邑宅中鬼復埽其腳跡一切

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衆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又寶梁經云若破戒比丘受持戒者禮敬供養不自知惡得八輕法何等爲八一作愚癡二口瘡瘕三受身矧陋四顏貌醜惡其面側捩見者嗤笑五轉受女身作貧窮婢使六其形羸瘦夭損壽命七人所不敬常有惡名八不值佛世

佛言若有非沙門自言是沙門非梵行自言梵行於此大地乃至無有洩唾處況舉足下足去來屈伸何以故過去大王持此大地施與持戒有德行者令修行中道是破戒比丘一切信施不及此人況僧房舍之處衣鉢臥具醫藥信施所不應受若有破戒比丘如分一毛以爲百分若有惡比丘受人信施如一毛分隨所受毛分即損施主

譬如師子獸王若有死已無有能得食其肉者師子身中自生諸蟲還食其肉於我法中出家諸惡比丘貪惜利養爲貪所覆不識惡法能壞我法

當知是惡比丘成就四法一不敬佛二不敬法三不敬僧四不敬戒余時世尊而說偈言

心求利養口言知足邪命求利常無快樂其心多奸欺誑一切如此之心都不清淨諸天神龍有天眼者諸佛世尊咸共知之佛告迦葉云何旃陀羅沙門迦葉譬如旃陀羅常於塚間行求死屍無有慈悲視於衆生得見死屍心大喜悅如是沙門旃陀羅常無慈心至施主家行不善心所求得已生貴重心從施主家受利養已不教佛法親近在家人亦無慈心常求利養是名沙門旃陀羅如是旃陀羅爲一切人之所捨離如旃陀羅所至之處不到善處何以故自行惡法故如是沙門旃陀羅所至之處亦不到善道多作惡業無遮惡道法故譬如敗種終不生牙如是敗壞沙門雖在佛法不生善根不得沙門果

又涅槃經云猶如大海不宿死屍如鴛鴦鳥不住園廁釋提桓因不與鬼

住鳩翅羅鳥不栖枯樹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於正法中得出家者應作是念十方世界現在諸佛悉知我心莫於佛法作沙門賊迦葉云何名沙門賊沙門賊有四種何等爲四迦葉若有比丘整理法服似像比丘而破禁戒作不善法是名第一沙門之賊二者於日暮後其心思惟不善之法是名第二沙門之賊三者未得聖果自知凡夫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阿羅漢果是名第三沙門之賊四者自讚毀他是名第四沙門之賊迦葉譬如有人具大勢力於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所有珍寶一切樂具刀仗加害皆悉奪取迦葉於汝意云何此人得罪寧爲多不迦葉白佛言甚多世尊佛告迦葉若有凡夫未得聖果爲利養故自稱我得須陀洹果若受一食罪多於彼我觀沙門法中更無有罪重於妄稱得聖果者佛告迦葉出家之人微細煩惱復有四種何等爲四一見他得利心生嫉

如二聞經禁戒而返毀犯三違反佛語覆藏不悔四自知犯戒受他信施出家之人具此煩惱如負重擔入於地獄迦葉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何等爲四一多聞放逸自恃多聞而生放逸二利養放逸得利養故而生放逸三親友放逸依恃親友而生放逸四頭陀放逸自恃頭陀自高毀人是名四種放逸墮於地獄

余時摩訶迦葉白佛言世尊當來末世後五百歲有相似沙門身披袈裟毀滅如來無量阿僧祇劫所集阿耨菩提佛告迦葉汝莫問此何以故彼愚癡人實有過惡一切魔事皆悉信受如來不說彼人得道假使千佛出興於世種種神通說法教化於彼惡欲不可令息迦葉白佛言世尊我寧頂戴四天下一切衆生山河聚落滿於一切若減一切不能聞彼愚癡衆生不信之音世尊我寧坐於一胡麻上滿於一切若減一切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在於大劫火中若行若立若坐若臥百千億歲

不能聞彼不信癡人破戒之音世尊我寧受於一切衆生瞋恚罵辱極打加害不能聞彼不信癡人偷法大賊毀禁之聲

又莊嚴論偈云

詐偽諂佞者心住利養中由貪利養故不樂閑靜處心常緣利養晝夜不休息彼處有衣食某是我親友必來請命我心意多攀緣敗壞寂靜心不樂空閑處常樂在人間由利毀敗故墮墮三惡道障於出世道

以此文證愚人背道專求名利唯成惡業常順生死每處暗冥若聞禁戒廣學多聞即言我是下根凡愚自非大聖何能具依若聞王課種種苦使勤同俗便言我是出家淨行沙門高於人天重逾金玉豈預斯事故佛藏經云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欲捕鼠時則飛空爲鳥而實無有大鳥之用其身臭穢但樂暗冥舍利弗破戒比丘亦復如是既不入於布薩自恣亦不入王者使役不名白衣不名出家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

又成實論云不爲修善故食則唐養怨則亦壞施主福損人供養如是不應食人之食

又佛藏經云得出家已自稱沙門不能堪受如實佛化於此法中不能修心不得滋味振手而去憤在惡道猶如肚子捨牀褥去破戒比丘當於百千萬億劫數割截身肉以償施主若生畜生身常負重所以者何如折一髮爲千億分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況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鑿藥如是等人於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舍利弗如是之人於我法中爲是逆賊爲是法賊爲是欺誑詐僞之人但求活命貪重衣食是則名爲世樂奴僕

又增一阿含經云或有人得供養衣被飲食牀褥臥具病瘳鑿藥彼得已便自食噉不起染著之心亦無有欲意不起諸想都無此念自知出要之法設使不得利養不起亂念心無增減猶師子王食噉小畜余時彼獸王亦不作是念此者好此者不好不起

染著之心亦無欲意不起諸想此人亦復如是不如有人受人供養得已便自食噉起染著心生愛欲意不知出要設使不得常生此想念彼人得供養已向諸比丘而自貢高毀蔑他人我能得利養此諸比丘不能得之猶如群豬中有一豬出群已詣大糞聚此豬飽食屎已還至豬群中便自貢高我能得此好食諸豬不能得食此亦如是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豬也

又智度論云有出家人樂合湯藥種穀植樹等不淨活命者是名下口食觀視星宿日月風雨雷電霹靂不淨活命者是名仰口食諂媚豪勢通使四方巧言多求不淨活命者是名方口食若學種種祝術卜筮吉凶心術不正如是等不淨活命者是名維口食又有五種邪命何者為五一者為利養故詐現異相奇特二者為利養故自說功德三者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廣為人說四者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者為利養故稱說所

得供養以動人心當知出家之人為求利養種種邪命而活其身皆是破戒不免惡道也又出家之人須常離著若偏執一處即多住著於已偏親於他生嫌

又摩訶迦葉經云佛告彌勒當來末世後五百歲自稱菩薩而行狗法譬如狗前至他家見後狗來心生瞋恚離吠之內心起想謂是我家比丘亦尔先至他施家生已家想既貪此想見後比丘瞋目視之心生瞋恚互相誹謗言某比丘有如是過汝莫親近心生嫉妒行餓鬼因貧窮之因即是成論五慳之中家慳攝也

又菩薩藏經云復次舍利子出家菩薩復有五法若成就者不值佛世不親善友不具無難失壞善根不隨安住律儀菩薩修學正法亦不速寤無上菩提舍利子何等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一者毀犯尸羅二者誹謗正法三者貪著名利四者堅執我見五者能於他家多生慳嫌舍利子如是名為出家菩薩成就五法不值佛

世乃至不獲無上正等菩提舍利子譬如餓狗憊惶公路遇值瓊骨久無實膩但見赤塗言是厚味便就銜之至多人處四衢道中以貪味故涎流骨上妄謂甜美或齧或舐或齧或吮歡愛纏附初無捨離時有剎帝利婆羅門及諸長者皆大富貴來游此路時此餓狗遙見彼來心生熱惱作如是念彼來人者將無奪我所重美味便於是人發大瞋恚出深毒聲惡眼邪視露現齒牙便行齧害舍利子於意云何彼來人者應為餘事豈復求此無實赤塗之骨鏤耶舍利子佛言世尊不也世尊不也善逝佛告舍利子若如是者彼慳餓狗以何等故出深毒聲現牙而吠舍利子言如我意解恐彼來人貪著美味必能奪我甘露良味由如是意現牙吠耳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汝所言當來末世有諸比丘於他施主勤習家慳耽著屎尿安加纏裹雖值如來具足無難而便委棄不修正檢此之比丘我說其行如前癡狗舍利子我今出世憐愍眾

生欲止息故專思此事為如是等諸惡比丘說此譬喻

復次舍利子是諸菩薩摩訶薩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故求於佛智行毗梨耶波羅蜜多彼諸菩薩摩訶薩於已身安尚行慧施況復規求妄想惡字而於他家起諸慳嫉舍利子彼諸比丘慳他家故我說是人為癡丈夫為活命者為守財穀奴僕繫者為重財寶玩縛者唯於衣食所欽尚者為求妄想貪嗜惡字起慳嫉者舍利子我今更說如是正法彼諸比丘先至他家不應見餘比丘而生嫉妒若有比丘違我法者見餘比丘或作是言此施主家先為我識汝何來乃在此耶我於此家極為親密調護安顧汝從何來輒相侵奪舍利子以何等故彼慳比丘於後來者偏生嫉妬舍利子由諸施家許其衣鉢飲食臥具病緣醫藥及供身等資生什物彼作是念恐彼施主將先許物施後來者由如是即此比丘於施主家起三重過一者起住處過見餘比丘或起恨

言我於今者當離此處二者凡所習近當言未知應與不應三者於不定家安起諸過舍利子彼慳比丘於後來人發三惡言一者說住處過以諸惡事增益其家今後比丘心不樂住二者於後比丘所有實言反為虛說三者詐現善相諂附是人伺有微隙對眾喚舉舍利子如是比丘於他施家生慳嫉者速滅一切所有白衣法永盡無遺

又迦葉經云出家之人有四放逸入於地獄一多聞放逸二利養放逸三親友放逸四頭陀放逸此四放逸之人良由惡人入於佛法不求出世苟貪名利以活身命故入惡道

又最妙勝定經云千年之後三百年中浩浩亂哉逃走婢亡失國多不存活入吾法中猶如群賊劫奪良善當尔之時十二部經沈沒於地不復讀誦經典設有頭陀者多不如法常游聚落不在山林乃至法師解說佛語萬不著一小時多有白衣若男若女持戒淨行呵責比丘白衣去後共相

謂言今我解者如佛口說或邪言綺語無義之語以作義語如盲人指天上日若大若小等

又正法念經云彼惡比丘現持戒相令彼檀越心信敬已共諸朋侶數數往到彼檀越家如是比丘隨已所聞少知佛法共其同侶為彼檀越說所知法如是方便欲令檀越迴彼比丘所得利養而施與之如是比丘形相沙門第一大賊到檀越家方便劫奪他人財利及以供養如是比丘見他財利見他供養生貪嫉者不曾少時眼開合頃暫作善法彼惡比丘破戒沙門捨離坐禪讀誦等業無一念間不攝地獄餓鬼畜生以此文證貪利招若勿現善相以求名利故諸出家縱能持戒勿解經義未必斷惑由不觀理不斷結故多現善相謂已過人設聞勝智說實無我則不信受言非正理因茲謗法及行道者增長我慢死墮地獄是故愚人縱能依戒以無道法多起罪行

又大寶積經云出家之人有二種縛

一者見縛二者利養縛又有二種障
法一者親近白衣二者憎惡善人又
有二種癰瘡一者求見他過二者自
覆其罪又有二種不淨心一者讀誦
外道經書二者多畜諸好衣鉢
又涅槃經云出家之人有四種惡病
是故不得四沙門果何等四病謂四
惡欲一為衣欲二為食欲三為臥具
欲四為有欲有四良藥能療是病一
糞掃衣能治比丘為衣惡欲二乞食
能破比丘為食欲惡欲三樹下坐能破
比丘為臥具惡欲四身心寂靜能破
比丘為有惡欲以是四藥除是四病
是名聖行如是聖行則得名為少欲
知足也
又大集經云破戒人者一切十方無量
諸佛所不護念雖名比丘不在僧數
何以故入魔界故我都不聽毀戒之
人受人信施如葶藶子何以故是人
遠離如來法故又正法念經偈云
若無讀誦心無禪無漏盡雖有比丘形
如是非比丘寧食蛇毒蟲及以烱金等
終不破禁戒而食僧飲食

故大莊嚴經論偈云
若毀犯禁戒現世惡名聞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又智度論說破戒之人人所不敬其
家如塚人所不到破戒之人失諸功
德譬如枯樹人不愛樂破戒之人如
霜蓮華人不喜見破戒之人惡心可
畏譬如羅刹破戒比丘雖形似善人
內無善法雖復剃頭染衣次第提籌
名為比丘實非比丘破戒之人若著
法服則是熱銅鐵鉢以纏其身若持
鉢盂則是盛烱銅器若所噉食即是
吞熱鐵丸飲熱烱銅若受人供養供
給則是地獄獄卒守人若入精舍則
是入大地獄若坐眾僧牀榻是為坐
熱鐵牀上破戒之人常懷怖懼如重
病人常畏死至破戒之人死後墮惡
道中若在銅櫬地獄獄卒羅刹問諸
罪人汝何處來答言我苦極悶不知
來處但患飢渴若言渴者是時獄卒
即驅逐人令坐熱銅櫬上以鐵鉗開
口灌以烱銅若言飢者坐之銅櫬吞
以鐵丸入口口焦入咽咽爛入腹腹

破焦然五藏爛壞直過墮地此諸人
等由宿行因緣劫盜他財以自供口
諸出家人或時詐病多求蘇油石蜜
或無禪無戒無有智慧而多受人施
或惡口傷人如是等種種因緣宿業
力故墮銅櫬地獄中不可稱說行者
應當一心受持戒律又未曾有經云
有諸比丘言行不同心口相違或為
利養錢財飲食或為名譽要集眷屬
或有厭惡王法使役出家為道都無
有心向三脫門度三有苦以不淨心
貪受信施不知後世彌劫受殃償其
宿債設更修善生天仍有餘罪天中
亦受
又正法念經云若於先世有偷盜業
今時自見諸天女等奪其所著莊嚴
之具奉餘天子等不可具述
又像法決疑經云未來世中一切俗
人輕賤三寶正以比丘比丘尼不如
法故身披法服經理俗緣或復市肆
販賣自活或復涉路商賈求利或作
畫師經生像匠工巧之業或占相男
女舍屋田園種種吉凶或飲酒醉歌

儻作樂園基六博或貪財求利延時
歲月廢忘經業或祝術治病假託經
書修禪占事以邪活命或行鑿鍼灸
合和湯藥診脈處方男女文雜因斯
致深敗善增惡招俗譏謗良由於此
夫出家之人爲求解脫先須離罪以
戒爲首若不依戒衆善不生如人無
頭諸根亦壞名爲死人故解脫道論
云如人無頭一切諸根不能取塵是
時名死如是比丘以戒爲頭若頭斷
已失諸善法於佛法爲死亦如死屍
大海不納

故四分律偈云

譬如有死屍大海不容受爲疾風所飄
棄之於岸上

又智度論偈云

衆僧大海水結戒爲畔際若有破戒者
終不在僧數

又僧祇律云尔時比丘將一沙彌歸
看親里路經曠野中道有非人化作
龍右繞沙彌以華散上讚言善哉大
得善利捨家出家不捉金銀及錢比
丘到親里家問訊已欲還時親里婦

語沙彌言汝今還去道過多乏可持
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彌受取繫著衣
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彌持錢在比
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繞沙彌以土
全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家修道而
捉錢行沙彌便啼比丘顧視問沙彌
言汝何故啼沙彌言我不憶有過無
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言持是
錢來師云捨棄棄已非人復如前供
養

尔時大目犍連共專頭沙彌食後到
閻浮提阿耨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
彌見池邊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盛
是沙可著世尊澡灌下尊者目連從
禪覺已即以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
沙彌爲非人所持不能飛空時目連
迴見喚沙彌來答言我不能得往問
汝有所持耶答言持是金沙汝應捨
棄捨已即乘空而去以是因緣具白
世尊佛言從今日不聽沙彌捉金銀
及錢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
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

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
語言生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
尔時愚人聞此語已即自思念若不
得留要當葬者須更殺一子亭擔兩
頭乃可勝致於是更殺一子而擔負
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
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
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知者即
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
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
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
之然後當出遂更犯戒多作不善尔
乃頓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
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又涅槃經佛說偈言
莫輕小惡以爲無殃水滴雖微
漸盈大器

又百喻經云昔有國王有一好樹
高廣極大當生勝果香而甜美時
有一人來至王所王語之言此之樹
上將生美果汝能食不即答王言此
樹高廣雖欲食之何由能得即便斷
樹望得其果既無所獲徒自勞苦後

還欲堅樹已枯死都無生理世間之人亦復如是如來法王有持戒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反毀其禁如彼伐樹復欲還活都不可得破戒之人亦復如是

又戒消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縣人皆奉行五戒十善無釀酒者中有大姓家子欲遠賈販臨途父母語曰汝勤持五戒十善慎莫飲酒犯佛重戒行到他國見舊同學歡喜出蒲萄酒欲共飲之固辭不飲主人殷勤不獲從之後還家具首上事父母報言汝違吾戒亂法之漸非孝子也便以得物逐令出國乃到他國住客舍家主人事三鬼神能作人形對面飲食與人語言事之積年居財空盡而家疾病死喪不絕私共論之鬼知人意鬼共議言此人財產空訖正為吾等未曾有益今相欺患宜求珍寶以施與之便行盜他國王庫藏好寶積置園中報言汝事吾歷年勤苦甚久今欲福汝使得饒富主人欣然入園見物負輦歸舍辭謝受恩明日設食請鬼

神詣門見舍衛國人在主人舍便奔走而去主人追呼既已顧下走去何為神曰卿舍尊客吾焉得前重復驚走主人思惟吾舍之中無有異人正有此人即出言語恭敬已竟因問之曰卿有何功德吾所事神畏子而走客具說佛功德主人言吾欲奉持五戒因從客受三自歸五戒一心精進不敢懈怠因問佛處答在舍衛國給孤獨園主人一心到彼經歷一亭中有一女人端正正是噉人鬼婦行路迺遠時日逼暮從女寄宿女即報言慎勿留此宜急前去男子自念前舍衛國人具佛四戒我神尚畏我已受三歸五戒心不懈怠何畏懼乎遂自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威神去亭四里一宿不歸明日進見鬼所噉人骨體狼藉心怖而悔退自思惟不如携此女人將歸本土共居如故即迴還因從女人復求留宿女人謂男子曰何須迴耶答曰行計不成故迴還耳復寄一宿女言卿死矣吾夫是噉人之鬼方來不久卿宜急去此男子

不信還止不去更迷惑姪意復生不信不復信佛三歸五戒天神即去鬼得來還女人恐畏食此男子藏之甕中鬼聞人氣謂婦言介得冥耶吾欲噉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冥婦問鬼言卿昨何以不歸鬼言望汝所為而舍宿尊客令吾被逐甕中男子逾益恐怖婦言何以不得冥乎鬼言只為汝舍佛弟子天神逐我出四十里外露宿震怖于今不安故不得冥婦因問夫佛戒云何鬼言大飢極急以冥將來不須問此此是無上正真之戒吾不敢說耶婦言但為我說之我當與卿冥鬼因為說三歸五戒鬼初一說戒時婦輒受之至第五戒心執口誦男子於甕中識五戒隨受之天帝釋知此二人心自歸依佛即選善神五十人擁護兩人鬼遂走去到明日婦問男子汝怖乎答曰大怖蒙仁者恩心寤識佛婦言男子何以迴還答曰吾見新舊死人骸骨縱橫恐畏故還耳婦言骨是吾所棄者吾本良家之女為鬼所掠吾來作妻悲窮無諦今

蒙仁恩得聞佛戒離於此鬼後還道
逢四百九十八人共到佛所一心聽
經心開意解皆作沙門得阿羅漢果
然此二人是四百九十八人前世之
師人求道時要當得其本師及其善
友亦乃解耳

又灌頂經云佛告梵志昔波羅柰大
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
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
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長者輩
盡奉佛法僧化導皆得富貴壽安隱
樂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
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是念
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
佛頭面著地為佛作禮白佛言今我
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
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法言於是
世尊為受三歸五戒法竟作禮而去
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
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
見人好惡便論導之見飲酒者便欲
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
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

是念我當歸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
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之法
多所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念自
思欲罷不能事佛可亦與不何以
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事當可還法
戒乎佛默然不應言已未絕口中便
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復有
鬼神解脫其衣裳復有鬼神以鐵鉤
就其口中曳取其舌有姓女鬼神以
刀割其陰又有鬼神烱銅液其口中
前後左右諸鬼神競來分裂取其血
噉食之長者執持恐怖顛掉無所歸
投面如土色又有自然之火焚燒其
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
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
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
禁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
佛求哀悔惡歸善佛便以威神救度
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
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長者於是
小得蘇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
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
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受我懺悔

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各於誰長者
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三歸及
五戒法持自六齋奉三長齋燒香散
華縣幡蓋供事三寶從今以去不敢
復犯破歸戒法佛言如此言者是為
大善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
受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
犯者為五官所得便輔王小臣都錄
監司五帝使者之所得便汝神錄命
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勸受歸戒
者鬼神護助諸天歡喜十方無量諸
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
論其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
持男女人墮惡道中若戒羸者當益
作福

頌曰
茫茫恍惚 夙夜昏馳 色心染著
不覺日滋 身危漏剋 朝夕推移
戒瓶既破 淨執何施 七支不護
三業失威 賢聖共捨 神鬼競嗤
淨眾不納 擯同死屍 一墜幽塗
萬劫長縲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晉沙門竺曇遂

宋沙門釋智達

宋沙門釋曇典

隨沙門釋慧雲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晢端正流俗沙門身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入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夕曇遂夢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中姑如此一月許便卒病臨死謂同學年少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云久不聞喤思一聞之其伴慧觀便爲作喤訖其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窮冥之歎情何可言既而歔歔悲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淚右此一變出續搜神記

宋沙門智達者益州索寺僧也行頗流俗而善經唄年二十三宋元徽三年六月病死身暝不殮遂經二日稍還至三日旦而能言視自說言始困

之時見兩人皆著黃布袴褶一人立于戶外一人徑造牀前日上人應去可下地也達曰貧道體羸不堪涉道此人復曰可乘輿也言卒而輿至達既升之意識恍然不復見家人屋室及所乘輿四望極目但覩荒野途徑艱危示道登躡驅之不得休息至于朱門牆闔甚華達入至堂下堂上有一貴人朱衣冠幘倨傲牀坐姿貌嚴肅甚有威容左右兵衛百許人皆朱衣拄刀列直森然貴人見達乃斂顏正色謂曰出家之人何宜多過達曰有識以來不憶作罪問曰誦戒不達曰初受具足之時實常習誦比逐齋講常事轉經故於誦戒時有虧廢復曰沙門而不誦戒此非罪何爲可且誦經達即誦法華三契而止貴人勅所錄達使人曰可送置惡地勿令大苦二人引達將去行數十里稍聞轟蹙鬧聲沸火而前路轉闇次至一門高數十丈色甚堅黑蓋鐵門也牆亦如之達心自念經說地獄此其是矣乃大恐怖悔在世時不修業行及大

門裏鬧聲轉壯久久靜聽方知是人嗷呼之響門裏轉闇無所復見時火光乍滅乍揚見有數人反縛前行後有數人執叉叉之血流如泉其一人乃達從伯母彼此相見意欲共語有人曳之殊疾不遑得言入門二百許步見有一物形如米囤可高丈餘二人執達擲置囤上囤裏有火焰燒達身半體皆爛痛不可忍自因墜地悶絕良久二人復將達去見有鐵鑊十餘皆煮罪人人在鑊中隨沸出沒鑊側有人以杖刺之或有攀鑊出者兩目沸凸舌出尺餘矣盡墜爛而猶不死諸鑊皆滿唯有一鑊尚空二人謂達曰上人即時應入此中達聞其言肝膽塗地乃請之曰君聽貧道一得禮佛便至心稽首願免此苦伏地食頃祈悔特至既而四望無所復見唯覩平原茂樹風景清明而二人猶導達行至一樓下樓形高小有人裁得容坐謂達曰沙門現受輕報殊可欣也達於樓下忽然不覺還就身時達今猶存在索寺也齋戒逾堅禪誦

彌固

宋沙門釋曇曇典白衣時年三十忽暴病而亡經七日方活說初亡時見兩人驅將去使輦米糒輦可有數千人晝夜無休息見二道人云我是汝五戒本師來慰問之將往詣官主云是貧道弟子且無大罪曆筭未窮即見放遣二道人送典至家住其屋上具約示典可作沙門勤修道業言訖下屋道人排典著屍掖下於是而蘇後出家經二十年以元嘉十四年亡

右二驗出冥祥記

隨東川釋慧曇不知何許人辯聰令逸大小通明住寶明寺襟帶衆經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時僧並集堂曇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徒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豎義令後生開寤曇氣岸風格當時無敢抗者咸順從之訖於後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將升草座失曇所在大衆以新歲未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間得之徧體血流如刀割處借

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勵色瞋曇改變布薩安充豎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咸嘉徵祥即世懲草

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五六七頁中一行至一一行原係手抄，以麗藏本換。
- 一 五六七頁中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八」。卷末經名同。
- 一 五六七頁中二行撰者，續、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五六七頁中三行「此有二部」，經無。
- 一 五六七頁中三行與四行之間，清有「迷意部 引證部」一行。
- 一 五六七頁中四行「第一」，經無。本頁下一二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五六七頁中八行首字「麓」，續、南、經、清作「毛」。
- 一 五六七頁中一〇行「守愚不懺長

棄三塗」，磧、南、徑、清作「守愚不反長墜三塗」。

一五六七頁中二一行末字「畫」，磧、南、徑、清、麗作「畫」。

一五六七頁下六行「思忖」，磧、南、徑、清作「思已」。

一五六七頁下七行第二字「墜」，磧、南、徑、清作「墜」。

一五六七頁下八行「却呵不正」，磧、南作「及呵不正」；徑、清作「及呵不止」。

一五六七頁下一五行「成就」，磧、南、徑、清作「成熟」。

一五六七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住」，磧、南、徑、清作「用」。

一五六七頁下末行「僧坊」，磧、南、徑、清作「坊舍」。

一五六八頁上一行「罵言」，磧、南作「詈言」。

一五六八頁上六行「側揆」，磧、南、徑、清作「側戾」。

一五六八頁上二二行第八字「家」，

磧、南、徑、清作「如是」。

一五六八頁中九行末至次行首「無有慈悲」，磧、南、徑、清作「無慈悲心」。

一五六九頁上一六行第四字「種」，磧、南、徑、清、麗作「種種」。

一五六九頁中六行第一二字「貪」，麗作「食」。

一五六九頁中一三行第六字「每」，磧、南、徑、清作「恒」。

一五六九頁下二行第二字「則」，南、徑、清、麗作「賊」。

一五六九頁下七行「肫子」，磧、南、徑、清作「豚子」。

一五六九頁下一六行「世樂」，南、徑、清作「樂世」。

一五七〇頁上二行「不如」，磧、南、徑、清作「又如」。

一五七〇頁上四行第七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一五七〇頁中一四行「即是成論」，磧作「即成說」；南、徑、清作「即

戒說」。

一五七〇頁下二行第七字「訟」，磧、南、徑、清作「緣」。

一五七〇頁下五行末字「吮」，磧作「吮」；南、徑、清作「吠」。

一五七一頁上六行「慧施」，磧、南、徑、清、麗作「惠施」。

一五七一頁上一〇行首字「重」，磧、南、徑、清作「重世」。

一五七一頁上一四行第七字「者」，磧、南、徑、清、麗作「教」。

一五七一頁上一五行第一〇字「汝」，磧、南、徑、清、麗作「汝從」。

一五七一頁上二一行第一〇字「物」，磧、南、徑、清作「於」。

一五七一頁上二二行「三重」，磧、南、徑、清作「三種」。

一五七一頁中八行末字「施」，磧、清作「施主」。

一五七一頁中九行「白衣法」，磧、南、徑、清作「白法」。

一五七一頁中一七行「逃走婢亡失

國」，**磧**作「逃奴走婢亡破失國」；
南、徑、清作「逃奴走婢亡家失國」；

麗作「逃奴走婢亡失破國」。

一 五七一頁下二二行「道法」，**磧、南、**

徑、清作「法智」。

一 五七二頁中一行「偈云」，**磧、南、**

徑、清作「偈言」。

一 五七二頁中一三行第二字「熱」，

磧、南、徑、清作「燒」。

一 五七二頁下二行第四字「行」，**磧、**

南、徑、清作「何」。

一 五七二頁下一五行第七字「若」，

磧、南、徑、清作「若有天人」。又末

字「業」，**磧、南、徑、清**作「業未盡」。

一 五七三頁上四行末字「斯」，**磧、南、**

徑、清作「私」。

一 五七三頁上七行「不生」，**麗**作「不

住」。

一 五七三頁上一九行「比丘」，**磧、南、**

徑、清作「有比丘」。

一 五七三頁中九行「師云」，**磧、南、**

徑、清作「師言」。

五七三頁下二行第二字「言」，**磧、**

南、徑、清、麗作「之言」。

一 五七三頁下四行第一二字「亭」，

磧、南、徑、清、麗作「停」。

一 五七四頁上二一行「報言」，**磧、南、**

徑、清作「即報言」。

一 五七四頁中五行「恭敬」，**磧、南、**

徑、清作「恭設」。

一 五七四頁中一〇行第九字「彼」，

磧作「後」。

一 五七四頁中一二行第七字「女」，

磧、南、徑、清作「女人」。第一〇字、

二二行第六字同。

一 五七四頁中一七行第九字「進」，

磧、南、徑、清作「男子前進」。

一 五七四頁中一八行「骨體」，**磧、南、**

徑、清作「骨骸」。

一 五七四頁中一九行第一三字「即」，

磧、南、徑、清作「即却」。

一 五七四頁下一三行第二字「不」，

磧、南、徑、清作「所」。

磧、南、徑、清作「報」。

一 五七四頁下末行「爲鬼所掠吾來

作妻」，**磧、南、徑、清**作「爲鬼所略

將吾作妻」。又「無諦」，**磧、南、徑、**

清、麗作「無訴」。

一 五七五頁上一行末至次行首字

「後還道逢」，**磧**作「一人共還道

途」；**南、徑、清**作「二人共還道塗」。

一 五七五頁上七行「波羅柰」，**磧、南、**

徑、清作「迦羅柰」。

一 五七五頁上一一行第一二字「壽」，

磧、南、徑、清作「長壽」；**麗**作「受」。

一 五七五頁上一二行首字「樂」，**磧、**

南、徑、清作「又」。

一 五七五頁上一三行「是念」，**磧、南、**

徑、清、麗作「作是念」。

一 五七五頁上一七行「法言」，**磧、南、**

徑、清作「快言」。

一 五七五頁中三行第二字「所」，**磧、**

南、徑、清作「可」。

一 五七五頁中一一行「競來」，**磧、南、**

徑、清作「竟來」。

一 五七五頁中一二行「顛掉」，碩、南、
徑、清作「戰恍」。

一 五七五頁下一行第一一字「於」，
碩、南、徑、清作「阿」。

一 五七五頁下二行第一一字「奉」，
碩、南、徑、清作「奉受」。

一 五七五頁下三行第五字「自」，碩、
南、徑、清作「月」。

一 五七五頁下四行第二字「縣」，碩、
南、徑、清作「懸離」。

一 五七五頁下一四行首字「持」，碩、
南、徑、清、麗作「持戒」。

一 五七五頁下一七行「恍惚」，碩、南、
徑、清作「惚惚」。

一 五七五頁下一八行「身危」，碩、南、
徑、清作「身色」。

一 五七五頁下一九行第六字「執」，
碩、南、徑、清、麗作「報」。

一 五七五頁下二二行末字「糜」，碩、
作「糜」；南、徑、清作「糜」。

一 五七六頁上三行首字「宋」，清無。

一 五七六頁上四行首字「隨」，碩、南、

徑、清、麗作「隋」。次頁上一三行
首字同。

一 五七六頁上七行「一人」，碩、南、
徑、清作「一婦人」。

一 五七六頁上一三行「年少」，碩、南、
作「少年」。

一 五七六頁上一四行「如其生時」，
碩、南、徑、清作「如昔時」。

一 五七六頁上一八行第七字「悲」，
碩、南、徑、清無。

一 五七六頁上二二行末字「稍」，麗
作「穌」。

一 五七六頁中五行末字「室」，碩、南、
徑、清無。

一 五七六頁中七行第七字「驅」，碩、
南、徑、清無。

一 五七六頁中九行第八字「倨」，碩、
南、徑、清作「據」。

一 五七六頁中一〇行首字「肅」，碩、
南、徑、清作「遠」。

一 五七六頁中一一行首字「衣」，碩、
南、徑、清無。又第二字「挂」，碩、

南、徑、清作「柱」。

一 五七六頁中一三行第一三字「不」，
碩、南、徑、清作「廢不」。

一 五七六頁中一五行第二字「常」，
碩、南、徑、清作「恒」。

一 五七六頁中一六行第四字「而」，
碩、南、徑、清作「時」。

一 五七六頁中一八行第九字「置」，
南作「至」。

一 五七六頁下一行第五字「轉」，碩、
南、徑、清無。

一 五七六頁下四行「叉叉」，碩、南、
徑、清作「叔叔」。

一 五七六頁下七行「一物」，碩、南、
徑、清作「一人物」。

一 五七六頁下一三行第一〇字「塢」，
碩、南、徑、清作「炸」。

一 五七六頁下一四行首字「不」，碩、
南、徑、清、麗無。

一 五七六頁下二〇行第一二字「有」，
碩、南、徑、清、麗作「上有」。

一 五七七頁上三行首字「病」，碩、南、

一 徑、清作「疾」。

一 五七七頁上四行「輦米」，麗作「輦來」。又「馱輦」，碩、南、徑、清作「伴輦」。

一 五七七頁上六行第八字「即」，碩、南、徑、清作「師」。

一 五七七頁上一〇行第五字「排」，碩、南、徑、清作「推」。又第九字「掖」，徑作「腋」。

一 五七七頁上一二行右「右二驗」，碩、南作「右二」；麗作「右三驗」。

一 五七七頁上一三行第一〇字「許」，碩、南、徑、清無。

一 五七七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令」，徑作「今」。

一 五七七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末」，碩、南作「未」。

一 五七七頁上二〇行「十五日」，碩、南、徑、清作「十五日旦」。

一 五七七頁上二一行「新歲未受」，碩作「斯歲未受」；南、徑、清作「斯歲未受」。

一 五七七頁中三行第一一字「竭」，碩、南、徑、清作「端」。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受齋篇第八十九

破齋篇第九十

賞罰篇第九十一

受齋篇第八十九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正法所以流布貴在尊經福田所以增長功由齋戒故捨一餐之供福紹餘糧施一錢之資果超天報所以福田可重財累可輕共樹無遮之會等招無限之福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請佛飯時有一人賣牛漣大姓留止飯教持齋受戒聽經已乃歸婦言我朝相待未飯便強令夫飯壞其齋意雖介七生天上七生世間師曰一日持齋有六十萬歲餘糧復有五福一日少病二日身安隱三日少姪意四日少睡卧五日得生天上常識宿命所行事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二張 盟

又波斯匿王欲賞末利夫人香璎噉出宮視夫人於齋日著素服而出在六萬夫人中明如日月倍好如常王意悚然加敬問曰有何道德炳然有異夫人白王自念少福稟斯女形情態垢穢日夜命促懼隊三塗是以月奉佛法齋割愛從道世世蒙福願以香璎奉施世尊

又中阿含經云今時鹿子母毗舍平且沐浴著白淨衣將子婦等眷屬往詣佛所稽首作禮白世尊曰我今持齋善世尊問曰居士婦今持何等齋耶齋有三種云何為三三者放牛兒齋二者尼揅齋三者聖八支齋云何名放牛兒齋者若放牛見朝放澤中晡收還村彼還村時作如是念我今日在此處放牛明日當在彼處放牛我今日在此處飲牛明日當在彼處飲牛我牛今日在此處宿止明日當在彼處宿止如是有入若持齋時作是思惟我今日食如此之食明日當食如彼食也我今日飲如此之飲明日當飲如彼飲也我今日含消如此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三張 盟

含消明當含消如彼含消其人於此晝夜樂著欲過是名放牛兒齋若如是持齋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尼揅齋耶若出家尼揅者彼勸人曰汝於東方過百由延外有衆生者擁護彼故棄捨刀仗如是南西北方亦尔或脫衣裸形我無父母妻子勸進虛妄之言將為眞誦或執苦行自餓諸邪法等是名尼揅齋也若如是持齋者亦不獲大利不得大果無大功德不得廣布云何名為聖八支齋多聞聖弟子若持齋時作是思惟阿羅訶眞人盡形壽離殺斷殺棄捨刀仗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蠅蟲於殺淨心乃至盡形壽離非時食斷非時食一食不夜食樂於時食我以此支於阿羅訶等同無異是故說齋彼住此聖八支齋已於上當復憶念如來無所著等十號出世淨法捨離穢汙惡不善法是名聖八支齋也若族姓女持聖八支齋者身壞命終得生六欲天達得四沙門果

又僧祇律云佛住舍衛城南方有邑名大林時有商人驅八頭牛到北方俱多國有一商人共在澤中放牛時有離車捕龍食之捕得一龍女女受布薩法無有害心然離車穿鼻牽行商人見之即起慈心問離車言汝幸此龍欲作何等答云我欲殺噉商人言勿殺我與汝一牛賀取捕者不肯乃至八牛方言此實多美今為汝故我當放之時商人放龍女去已念言此是惡人恐復追逐更遣捕取放別池中隨逐者之龍變為人語商人言天施我命今欲報恩可共入宮當報天恩商人答言龍性暴瞋惠無常或能殺我答不尔前人繫我我力能殺彼人但以受布薩法都無殺心何況天今施我壽命而當加害若不去者小住此中我先拊擋即便入去後入宮內見龍門邊二龍繫在一處商人問言汝為何事被繫答言此龍女半月中三日受齋法我兄弟守護此龍女為不堅固為離車所捕以是被繫唯願天慈語令放我龍女拊擋已

即呼入宮望寶牀上龍女自言龍中有食能盡壽消者有二十年消者有七年消者有閻浮提人食者未知天今欲食何食答言欲須閻浮提食即持種種飲食與之商人問龍女言此龍何故被繫龍女言此有過我欲殺之商人言汝莫殺不尔要當殺之商人言汝放彼者我當食耳白言不得直尔放之當罰六月擯置人間商人見龍宮中種種寶物莊嚴宮殿商人便問言汝有如是莊嚴用受布薩何為答言我龍法有五事苦何等為五謂生時眠時姪時瞋時死時一日之中三過皮矣落地熱沙燬身復問汝欲求何等答言人道中生為畜生中苦不知法故欲就如來出家龍女即與八餅金語言此金足汝父母眷屬終身用之不盡語言汝合眼即以神變持著本國以八餅金持與父母此是龍金截已更生盡壽用之不可盡時思念仁慈不得不行暫放龍女恩報彌重況持大齋受福寧小又菩薩受齋經云某自歸佛自歸法自歸比丘僧

其身所行惡口所言惡意所念惡今已除棄某若干日若干夜受菩薩齋自歸菩薩
佛告須菩提菩薩齋日有十戒第一菩薩齋日不得著脂粉華香
第二菩薩齋日不得歌儺捶鼓伎樂裝飾
第三菩薩齋日不得臥高牀上
第四菩薩齋日過中已後不得復食
第五菩薩齋日不得持刀金銀珍寶
第六菩薩齋日不得乘車牛馬
第七菩薩齋日不得捶兒子奴婢畜生
第八菩薩齋日皆持是齋從分檀布施得福菩薩齋日去臥時於佛前叉手言今日一切十方其有持齋戒者行六度者其皆助安無量勸助歡喜福施十方一切人非人等所在勤苦危難之處皆令得福解脫憂苦出生為人安隱富樂無極
第九菩薩齋日不得飲食盡器中
第十菩薩齋日不得與女人相形笑共坐席女人亦尔是為十戒不得犯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七節
不得教人犯亦不得勸勉人犯

菩薩解齋法言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某若干
日若干夜持菩薩齋從今擅布施當
得六波羅蜜如諸菩薩六萬菩薩法
齋日夜一分禪一分讀經一分即是
為菩薩齋日法

從正月十四日受十七日解

從四月八日受十五日解

從七月一日受十六日解

從九月十四日受十六日解

述曰既受齋已若欲解齋要待明相
出時始得食粥不介破齋何名明相
如薩婆多論云明相有三種色若日
照圓淨提樹則有黑色若照樹葉則
有青色若過樹葉則有白色於三色
中白色為正始得解齋食其粥也

頌曰

今月建清齋佳辰召無疆四部依時集
七眾會升堂蕭條清梵舉哀婉動宮商
香氣騰空上乘風散遐方歡德研冲遠
詞辯暢玄芳滌煩呈妙句臨時折婉章
緇素相依託財法發神光福田今夕滿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八節
恩惠建存亡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東晉沙門法顯

宋沙門僧伽達多

宋居士郭銓

高齊沙門寶公

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
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游聖迹往投
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
親事經理勅沙彌為客僧覓本鄉齋
食憶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
蒼鷹家求食為犬所齧顯怪其旋轉
之間而游數萬里外方寤寺僧並非常
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
吳蒼鷹具狀問之蒼有是事便指餘
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
時見為覓食耳如何遂損也鷹聞慚
悚即捨宅為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
正濟江中船遂傾側忽有雙骨各長
一丈隨波騰漾奄入船中即得安流
昇岸以事奏聞乃龍齒也鷹求像
未獲涕泣西上暫息林間遇見婆羅
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九節
鷹鳥供養鷹曰必如來言弟子是也使
付像將還至京詔令摸取十軀皆足

下施銘而人莫辯新舊任鷹採取像
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還得本像東還
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
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虎之迎還鄴
下齊滅周廢為僧藏之大隋開教還
重光顯今在相州大慈寺右此一驗見晉史雜錄
宋京師道林寺有沙門僧伽達多僧
伽羅多等並博通經論偏以禪思為
業以元嘉之初來游宋境達多常在
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受齋乃有群
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昔彌猴
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
為不可於是受進食之右此一驗見宋史雜錄
宋順陽郭銓字仲衡晉益州刺史亡
後三十餘載元嘉八年忽見形詣女
婿南陽劉凝之家車衛甚盛謂凝之
曰僕有謫事可見為作三十僧會當
得免也言終不見劉謂是魘魘不以
在意後銓又與女夢言吾有謫罰已
告汝婿令為設會不能見矜耶女晨
起見銓從戶過怒言竟不能救今便

就罪女號踊留之問當何處設齋答云可歸吾舍忽然復沒疑之即狼狽供辦會畢有人稱銓信與疑相聞言感君厚惠事始獲宥言已失去於是而絕右一驗出冥祥記錄

高齊初沙門寶公者崇山高栖士也旦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將隅中忽聞鐘聲尋響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趣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踰或臥以眼眊寶公怖將返頃更胡僧外來寶公不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公見無人漸入次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牀榻高座儼然寶公入西南隅牀上坐久之忽聞棟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荆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

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取義大有後生聰俊難問詞旨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而至寶公事鑒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詰希展上流整衣將起答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忽隱寺所獨望磐石查木之下向之寺宇一無所見唯觀巖谷禽鳥翔集誼亂心出以問尚統法師尚曰此寺名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見後唐書

破齋篇第九十世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惟無常苦空之悲念生老病死之患長夜悲倒懸之苦漂淪哀陷墜之溺思之痛傷亦深可懼也良由福田輕薄信施難消齋戒無固事等坏瓶易毀難持又同霜露我人轉感著逾膠漆不懼累劫之殃但憂一身之命所以飽食長眠何異犬破齋夜食鬼道無殊是故施主失應時之福眾僧損良田之種也

引證部第二

如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往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者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不淨者猶為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為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輒與是與食者即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食外道梵志亦不邪命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余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著無法人是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皆死墮焦腸地獄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十三 惡 四

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猶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怪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其園內噉食穢汙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不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

又憍陀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時有國王號名憍陀奉事婆羅門婆羅門居在山中多種果樹時有擔樵人毀其果樹婆羅門見之便將詣王所言是人無狀殘敗我果樹王當治殺王敬事婆羅門不敢違之即為殺之自後未久有牛食人稻其主遂捶折其一角血流備面痛不可忍牛復到王所白言我實無狀食此人少稻今折我角稻主亦追到王所王曉鳥獸語王語牛言我當為汝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人亦不能令我痛但當約勒後莫如之王便感念言我事婆羅門但聖果樹令我殺人不如此牛今事此道復不免生死何用此道便到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禮願受五戒十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十四 惡 七

善佛言布施持戒現世得福忍辱精進一智慧其福無量後生天上王即歡喜得須陀洹阿難白佛言此王與牛本何因緣佛言乃昔拘那含牟尼佛時王與牛為兄弟作優婆塞供持齋戒一日一夜王守法精進不敢懈怠壽終升天天上壽盡下為國王牛時犯齋夜食後受其罪罪畢復作牛五百世尚有宿識故來開寤王意牛後七日壽終上生天上佛言四輩弟子受持齋戒不可犯也

又法句喻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精舍中為天人龍鬼說法東方有國名鬱多羅波提有婆羅門等五百人相率欲詣恒水岸邊有三祠神池沐浴垢穢裸形求仙如尼律法道由大澤迷不得過中道乏糧遙望見一大樹如有神氣想有人居馳趣樹下了無所見婆羅門等舉聲大哭飢渴委危窮死斯澤樹神現身問諸梵志道士那來今欲何行同聲答曰欲詣神池澡浴望仙今日飢渴幸哀矜濟樹神舉手百味飲食從手流溢給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十五 惡 四

眾飲食皆得飽滿其餘飲食足供道糧臨當別去詣神請問本行何德致此巍巍神答梵志吾本所居在舍衛國時國大臣名曰須達飯佛眾僧於市市酪無提酪者倩我提之往到精舍使我斟酌訖行澡水儼然聽法一切歡喜稱善無量時我奉齋暮還不餐婦怪問我不審何恨答曰不恨也見長者須達於園飯佛請我往齋爾名八關其婦瞋恚忿然言曰瞿曇亂俗奚足采納君不毀食則禍從此置跋迫不已便共俱食時我今夜年壽算盡終於夜半神來生此為此愚婦破我齋法不率其業來生斯澤作此樹神提酪之福手出飲食若終齋法應生天上封受自然即為梵志而作頌曰

祠祀種禍根 日夜長枝條 唐苦敗身奉 法齋度世仙

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於其初夜有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光明赫奕照祇桓林來詣佛所禮已却聖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繞佛

三市還詣天宮於其晨朝阿難請問諸天來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二婆羅門隨從國王來詣佛所禮拜問訊時彼從中有一優婆塞勸二婆羅門共受齋法一求生天二求人王受已俱還諸婆羅門聚會之處諸婆羅門言汝等飢渴可共飲食殷勤數勸不免其意求生天者即便飲食以破齋故不果所願其後命終生於龍中其不食者得作國王以其先身共受齋故生彼國王園池水中時守園人日常送種種果蔬奉上獻王於池水中得一美果色香甚好作是念言我惟出入常為門監所見前却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門監得已復作是念我惟出入復為黃門所見前却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尋即持與黃門得已復作是念夫人為我常向大王歎譽我德我持此果當用與之作是念已即便持與夫人得已復上大王王得果已即便食之覺其香美即問夫人汝今何處得是果來夫人即時如實對

曰我從黃門得是果來如是展轉推到園子王即召呼吾園之中有是果何不見送乃與他人園子於是本末自陳王不聽言而告之曰自今以後常送此果若不送者吾當殺汝園子還歸入其園中號咷涕泣不能自制此果無種何由可得時彼龍王聞是哭聲化作人形來問之言汝今何以啼哭乃余園子具答所由龍聞是語還入水中取好美果著金盤上持與園子因復告言汝持此果奉上獻王并說吾意云我及國王昔佛在世本是親友俱作梵志共受八齋各求所願汝戒完具得作國王吾戒不全生在龍中我今還欲奉修齋法求捨此身願王為我求八關齋文送來與我若其相違吾覆汝國用作大海園子於是納受果脯奉獻王已因復說龍所囑之語王聞是已甚用不樂所以然者當余之時乃至無有佛法之名況復得有八關齋文若其不獲想見危害思念此理無由可辦時彼國王有一大目最可敬重而告之言龍從

我索八關齋文仰卿得之大目答曰今世無法去何可得王復告言汝若不獲吾必殺卿大目聞已却退至家顏色異常甚用愁惱時自有父年在耆舊每從外來見子顏色改易異常尋即問言即向父說委曲情理父答子言吾家堂柱我見有光汝為就伐試取破看之得經二卷一是十二因緣二是八關齋文大目得已甚用歡喜著金盤上奉獻與王王得之喜不自勝送與龍王龍王得已甚用歡慶賞持珍寶贈遺與王各還所止共五百龍子勤加奉修八關齋法其後命終生忉利天來供養我是彼光耳佛告阿難欲知彼時五百龍子奉修齋法者今五百天子是佛說是緣時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遣教法律去若出家人乘車馬一日除五百日齋一歲三百六十日乘計除却十八萬日齋舍利弗問佛何故比丘乘騎除五百日齋者佛言比丘是知禁律人他見生謗令他得罪除

老病暫來不犯第九卷 問曰何故不論俗人答曰人怪白衣穢濁常造罪人殺戮尋常何論輕罪故人見不怪也
頌曰

貪心未嘗滿 福善未嘗憂 專求美飲食
飽噉無恥羞 昏塵全未拭 心垢豈能除
破齋常夜食 喜貪施難訓 天長命自短
業催閻中游 漂浪四暴海 難逢六度舟
小惡猶不改 大善何能修 類同園池龍
焉得齊高流
感應緣 略引三驗

晉孫稚 齊王氏 唐李思一

晉孫稚字法暉齊國般陽縣人也父
祚晉太中大夫稚幼而奉法年十八
以咸康元年八月病亡祚後移居武
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門于法階行
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
在人衆之中隨侍像行見父母拜跪
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
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
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拜問
訊悉如生時說其外祖父為太山府
君見稚說稚母字曰汝是其甲兒耶
未應便來那得至此稚荅伯父將來

欲以代誦有教推問欲鞭罰之稚軟
解得原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
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讀書無
他作願兄勿復憂也但勤精進繫念
修善福自隨人矣我二年學成當生
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
成皆當上生第六天上我亦應上生
但以解救先人因緣纏縛故獨生王家
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復歸說郛城當
有寇難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
之故無傳者又云先人多有罪謫宜為
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須復營但救
先人也願父兄勤為功德作福食時
務使鮮潔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
次福若不能然徒費設耳當使平等
心無彼我其福乃多祚時有婢稚未
還時忽病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
欲叛我前與鞭不復得去耳稚問婢
云前實欲叛與人為期日垂至而便
住云云

唐李思一 第三卷
言自說有二人錄其將去至一大門有
一沙門踞胡牀聖見之甚驚問何故
來乃罵此二人云汝誤錄人來各鞭
四十語此四娘女郎可去荅曰向來
悅悅不知道路請人示津沙門即命
一人送之行少地見其先死奴子倚
高樓上驚問四娘那忽至此欲見新
婦不答不知處喚奴自送奴云不得奉
送四娘但去前路應相值也投一馬鞭
與之曰謹執此鞭自知路可行數里便
見新婦即四娘之嫂也正被苦謫四
體纏縛如裝鵝鴨法懸于路側相見
悲號新婦自說生時作罪今貽此楚
毒欲屈手搏頰求乞哀助而手被釋
格不得至頰又聞左右受苦之聲而
不覩形四娘問此為何聲荅曰此是
無行衆僧破齋犯戒獲此苦報呼喚
聲也於是沿路而歸須臾至家見其
屍骸意甚憎惡不復願還不覺有人
排其踞著乃得就身而稍蘇活其人
今依然尚存右二驗出 冥祥記
唐隴西李思一今居相州之滏陽縣
貞觀二十年正月已死經日而蘇語

在其報記至永徽三年五月又死經一宿而蘇說云以年命未盡蒙王赦歸於王前見相州滏陽縣法觀寺僧辯珪又見會福寺僧弘亮及慧寶三人並在王前辯珪答見其官云慧寶死時未至宜修功德辯珪弘亮今歲必死辯珪等是年果相繼卒後寺僧令一巫者就弘亮等舊房召二僧問之辯珪曰我為破齋今受大苦兼語諸弟子等曰為我作齋救拔苦難弟子輩即為營齋巫者又云辯珪已得免罪弘亮云我為破齋兼安持人長短今被拔舌痛苦不能多言相州智力寺僧慧永等說之右一驗出真報指遺

賞罰篇第九十一

世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好生惡死含識之所同欣喜利惡害仁智之所不免是以居終蹈義或慍於情枉性傷和每切餘恨史遷曰死有輕於鴻毛莊周曰生則重於天下故生死違性則怨酷冥道賞罰乖序則哀聲氣結影響於耳目寤寐於精爽無往不復吁可畏哉庶權豪之地

覽明鏡而絀威利欲之情啓元龜而克念無辜者獲腰領之全履福者同劫石之壽也

引證部第二

如百喻經云昔有二人共種甘蔗而作誓言種好者賞其不好者當重罰之時二人中者念言甘蔗極甜若壓取汁還灌甘蔗樹必得勝既取汁澆冀望滋味反敗種子所有甘蔗切都失世人亦尔欲求善福恃已豪貴倚勢挾勢迫脅下民焚奪財物用作福善不知將來反獲其殃如壓甘蔗彼此都失阿育王經云昔阿育王婦蓮華夫人產一子面貌端正依付法藏名目法增目似駒那羅眼因字駒那羅王甚愛敬長為娶婦字真金髮後共王至雞頭摩寺上座所上座夜奢知必失眼常為說法眼無常相王大夫人帝失羅又見眼端正染心逼之子聞掩耳不順其志夫人瞋恚常求其短欲挑其眼後時北方乾陀羅國城名得又尸羅人民叛逆王遣鎮之後時王病口中糞臭身諸毛孔糞汁流出無人能治勅喚駒

那欲紹王位帝失羅又聞已念言彼若為王我無活理即作方便而白王言我能治王即勅國內似王病者皆勅將來我為治之時有一男有如此病婦為問醫語將來為汝治之既至醫所即送與夫人夫人殺之破腹見蟲上去糞隨下行亦尔與種種藥不能令死後乃與蒜蟲便即死以因緣勸王食蒜王食蒜死逐糞道出王病得美語夫人言欲得何願答言欲得七日作王王即聽之既得王已詐作王書語得又人云駒那羅有大罪過急挑眼出作書已竟向王眠睡偷王齒印王夢驚覺語夫人言夢見三鷲欲挑我子駒那羅眼言已還眠復夢覺語夫人言夢見駒那羅頭髮甚長在地而坐夫人安慰王復還眠眠已夫人得印印書遣使賁去王復夢見牙齒墮落曉召相師占夢吉凶師言此夢必是王子失眼之相王聞合掌歸命四方護佛道神信法僧者願護我子書至彼國駒那得書即信其語雇旃陀羅使挑其眼無肯挑者但綠葉熟自然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五

盟

有人面有八醜求求批眼王語醜人先批一眼著我手中舉刀向眼一切人民稱怨大喚怪哉苦哉啼哭懊惱不能自勝又付法藏傳云求一惡人令出右眼置掌觀之便念耶舍本所勸誡而作是言說眼無常猶如幻化皆時奇妙今觀何受當捨危朽之法專求最勝清淨慧眼作是觀時得須陀洹更出一眼重深思察厭惡情至得斯陀舍其妻金瓊聞夫批眼號泣兩淚驚哭而來見已悶絕良久乃蘇時駒那羅以偈曉之曰

昔吾為惡業今日自還受一切世間苦恩愛會別離汝當諦思惟何應大啼哭又阿育王經云時駒那羅王答婦我等自造今日受之恩愛會離何用啼哭為使人驅出夫婦相將彈琴歌之以自存活展轉而行歸還本國欲入王宮門人約之即至門外象廐中宿向曉彈琴自宣苦事王聞琴聲情切憶子即遣人喚既至王所王見眼盲形容瘦惡衣裳弊壞都欲不識見少形相尋即問言汝是我子駒那羅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六

盟

不答言我是王聞其語問絕躡地水灑乃蘇抱著膝上手摩按眼啼泣而言汝眼本似駒那羅故遂為字今悉無有以何為名誰批汝眼使汝辛苦憔悴乃余速疾語我我今見汝形體憔悴譬如猛火燒我身心都悉壞盡子語王言願莫憂惱我自造業不可怨他得父王書齒印勅批王立誓言若我勅批當自截舌若與齒印當拔我齒若我眼見自批其眼王後推察知是羅剎作書遣批王呼罵曰不吉惡物何地載汝汝於今者不自陷沒汝實我怨詐懷親附種種罵訖積胡膠火而燒殺之

又付法藏傳云時駒那羅王子起大悲心而白父言今若如報於彼必當累劫共為怨害譬如因聲即有響應亦如嬰兒未識義理罵辱父母無謙敬心而此父母豈於其兒起瞋恨耶一切眾生亦復如是常為煩惱之所覆蔽愚癡無智猶如小兒云何彼彼而生瞋恚王心毒感不受其語大積薪油而焚殺之

法苑珠林卷第九

第三十七

盟

又阿育王經云今時諸比丘見而問尊者優波鞠多有何因緣尊者答曰駒那羅往昔波羅奈國作一憍師於山窟中得五百鹿若都殺者實則臭爛批其眼出日食一鹿從是已來五百身中常被批眼又於過去拘樓孫佛入涅槃後時有國王名曰端嚴為起石塔七寶莊嚴王死之後有一惡王名曰不信壞塔取寶唯留土木駒那余時為長者子還以七寶修治此塔復造大像共佛齊等發誓願言使我來世如似此佛得勝解脫緣本造塔生尊貴家由昔作像常得端正以發願故今獲道迹

又依王玄策西國行記云其王心知繼室奸宄飲氣而怒捶加刑繼室所是時輔佐並流配雪山東北磧鹵不毛之地摩訶善提寺聖僧名宴沙大阿羅漢王聞高德携弟子具自前事垂哀眼明僧受王請普告國眾吾明辰說深法人持器來以咸漬淚是日道俗競馳遠赴聞說十二因緣時眾悲傷泣血而已收淚摠置金盤師立誓曰

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眾淚洗王子目今得復明理若不當目目如故於是將淚洗眼遂平復時王及子不勝喜慶時眾咸悅皆稱善哉聖力乃尔王子即是拘那羅王於今塔猶存焉

又佛本行經云尔時世尊乞食時至著衣持鉢獨自而行欲乞於食漸漸到彼大兵將村入彼邑已即詣兵將婆羅門家到其家已即便進入於其門內鋪座而坐尔時兵將大婆羅門有於二女一名難陀二名波羅時彼二女出向佛邊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為說法得須陀洹果乞受三歸五戒已即取佛鉢將好香美飲食滿盛鉢中以用奉佛尔時世尊受彼食已從村而出尔時提婆大婆羅門從他轉聞彼大沙門來至於此間已即作思念我昔曾請彼大沙門許施飲食我今貧窮當作何計妻報夫提婆言乞聽可說未審尔不我憶往昔年少之時兵將大婆羅門曾弄於我欲求世事我時不聽彼暫指

觸而今聖夫將我與彼行於世事從其隨索多少錢物得以而為彼大沙門作食布施尔時提婆報其妻言此事不然我婆羅門理不合作如是之事其提婆即詣兵將所自言善哉善哉唯願借貸我五百錢若我能償此事善哉脫不能償我之夫婦二人詳共入汝家語汝作尔時兵將即與提婆錢足五百而語之言汝今將去隨意所用其事若訖更不得轉從他借貸持以償我如汝所要身自出力覓錢與我尔時提婆從兵將邊依法受取五百錢已至自己家付與其妻備辦飲食即詣林中而往佛邊欲請如來善哉大德沙門瞿曇唯願受我明日飯食是時世尊默然受請辭佛而去至自己家城內一切街陌皆賣熟食尔時提婆即於彼夜嚴備多種甘美飲食其夜悉辦如是諸味過夜天明家內灑掃鋪牀座訖即至佛邊長跪諮白飲食已辦願起我家尔時世尊既至食時著衣持鉢漸漸而行至提婆家隨鋪而坐夫婦自

手擎持多種微妙清淨眾味飲食立於佛前以奉世尊唯願如來自恣而食是時提婆奉佛食訖別於佛邊鋪座而坐尔時世尊即為提婆如應說法令歡喜已從座而起隨意而去尔時提婆送佛而出其提婆妻從他借衣著見佛出還即便解衣置於一處而掃除地時有一賊忽尔來偷其衣將去時妻為失衣故心大愁惱提婆送佛還家見婦迷亂即便問言何故如是煩惱妻報夫言當知所借衣不知誰偷忽然失去是時提婆聞此語已心地迷悶不知所為作如是言我以從他貸五百錢用為供具汝今從他借衣而著忽復失去我家貧短以何備償當作何計尔時提婆求欲自死即便往至屍陀林中上大樹上欲自撲地而不能墮即復大愁然彼賊人執其衣裳至屍陀林忽尔還來在於提婆所上樹下掘地埋之以土覆上於上大便秘訖而去時彼提婆在於樹上遙見此事賊去以後從樹而下掘取其衣還將向舍時提婆妻掃除舍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三十張 盟

內起處今除其屋一角忽然自陷低頭觀觀地下見有一赤銅瓶其中有金乃至略說見第二瓶第三第四悉皆是瓶更復觀看其下更見一赤銅甕亦滿中金彼見金已即大驚噉指示夫言聖夫聖夫速來速來我已得之今時提婆聞婦聲已作是思惟此婦可憐何故失心如是誑語云我已得於物其前他處借衣失去我已得衣衣現在此何故唱言我已得之是時提婆將衣入家問其妻言居家著者汝何所得彼婦即便指示其金語言聖夫我得於此也是時提婆復語妻言汝所失衣我亦得也而彼婦取衣向所借處還歸其主今時提婆作是思惟我今獨自不能淹消爾多許金即便携將五百錢直還向兵將邊而償其債到已語彼大兵將言我從仁者貸五百錢金以還汝是時兵將語提婆言我前語汝不得從他舉錢償我唯出自家身力償我提婆復言我不從他貸取此物兵將復問汝從何得提婆報言我從地得此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三十張 盟

之金藏彼不承信今時提婆即將兵將到自已家示其金藏今時兵將見一聚炭語提婆言汝何誑也語我是一炭用作金相是時提婆復更重語彼兵將言此實真金非是火炭如是再三過三已以手觸彼金藏唱示言此是金非炭復作誓願如我善業因緣力故得此金者乞示兵將見如此語已炭即為金兵將見此地藏金已復問汝今供養阿誰為天為仙并及善人而彼與汝如是願報提婆報言我於今日家唯供養是大沙門奉施飯食咸應藉彼功德果報當成兵將報言此之金藏悉皆是彼善業因緣故生此報無人能奪無人所斷汝莫作疑安隱而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第三十張 盟

佛邊得諸聖法更造何業先貧後富一旦如是佛告比丘昔迦葉佛所受三歸五戒而不行布施者今提婆是然命終乞願願值於我以是因緣今得值我以不行布施今得貧報隨將食布施於我得現世報以是因緣汝諸比丘輩等應當須向佛法僧邊生於恭敬希有之心猶如提婆身現受福以慳貪不肯布施今受貧賤困苦之患

頌曰

有義便合 無義便離 離卦非吉
合象成規 有功可賞 無功可治
勿得枉濫 反報無疑
感應緣 略引二十三驗

周杜國之伯常

漢時王濟左右

漢時羽林中郎游駿

晉富陽縣令王範

晉時張駿

晉時羊璠

晉時孔基

晉時庾亮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五 五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五 五

法苑珠林卷九十一 第三十五 五

齊時眞子融

齊時文宣帝高洋

梁時劉大夫不得字

陳時武帝陳霸先

唐王玄策行傳西域業稱

周杜國之伯名曰常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諱之宣王曰常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常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之杜伯杜伯猶爲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游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

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漢時王濟左右常於闇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噉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奸我濟即令人殺之此人具自陳濟猶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後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今便應去濟數日卒

漢時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樊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嘗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視見樊英與同被而臥元弼叩戶扇吐之樊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珮樊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

共謗元弼與樊英有私範不辯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樊英鬼鬼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魔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樊人左索向明小蘇十許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長于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殂

晉時張駿據有涼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鑒以其宗族强大而多功也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第三十七法 顯

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鑒謀反駿逼鑒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鑒在側遂死晉時羊璠字懿彭祖晉世廬陵太守為人剛克龔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右司奏璠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可獄所賜命璠兄子貢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琅邪孝王妃山氏璠之甥也苦以為請於是司徒王導啓璠罪不可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甥發言摧毀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顛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璠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為民少時疾病常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攝結族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第三十八法 顯

人孔敞敞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尚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見常有忿恚敞尋喪以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賁羊酒往看言子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仍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奸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敦戢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孔氏無幾大兒向廁忽便絕倒駱驛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兄弟無後

晉時庾亮誅陶後稱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侶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傳詔左右數十人皆操伏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不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入年一日死右此八驗出怨意志

齊真子融齊世嘗為井陘關險阻使賂貨甚多為人所訛齊主欲以行法

法苑珠林卷第十一 第三十九法 顯

意在窮治乃付并州城局參軍事崔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考其獄然子融之事皆在赦前瑗等觀望上意抑為赦後子融臨刑之際怨誅百端既不見理乃誓曰若此等平古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無病暴死經一年許蔡暉臥疾膚實爛墮都盡若楚百許日殂

齊文宣帝高洋既死太子殷嗣位年號乾明文宣同母弟常山王演本在并州權勢甚重因文宣山事隨梓宮出鄴以地望見疑仍留為錄尚書事王遂忿怒潛生異計上省之日内外百僚皆來集會即收縛乾明腹心尚書令楊遵產等五人皆為事奏斬之尋亦廢乾明而自立是為孝昭帝後在并州望氣者奏鄴中有天子氣平秦王高歸彥勸殺乾明遂鏢向并州盡之其年孝昭數見文宣作諸妖怪就其索兒備為襁褓終不能遣而死梁江陵陷時有闕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位日新城失其名字先此人先遭侯景亂喪失家口唯餘

小男年始數歲躬自擔抱又著連枷
值雪塗不能前進元暉逼令棄去劉
君愛惜以死為請遂強奪取擲之雪
中杖伯父下驅威使去劉乃步步迴
首號噉斷絕辛苦頓獎加以悲傷數
日而死死後元暉日日見劉曳手索
兒因此得病雖復對之悔謝來殊不已
元暉載病到家而終

陳武帝陳霸先既害梁大司馬王僧
辯次討諸將義興太守韋載黃門郎
放第四子也為王公固守陳主頻遣
攻圍不克後重征之誘說載曰王公
親黨皆已殄滅此一孤城何所希冀
過余相抵耶若能見降不失富貴載
答曰士威知己本為王公所以抗禦大
軍致成讎敵今亦承明公蓋定江左窮
城自守必無生路但鋒刃屢交殺傷
過甚軍人忿怒恐不見全老母在堂
彌懼禍及所以苟延日月未能束手
耳必有誓約不敢久勞神武陳主乃
遣刑白馬為誓載遂開門陳主亦示
寬信還揚都後陳主即位遣載從征
以小遲晚因宿憾斬之尋於大殿看

事便見載來驚起入內移坐光嚴殿
載又逐入顧訪左右皆無所見因此
得病死右四驗出
具詳記

唐王玄策行傳云摩伽陀國法若犯
罪者不加拷掠唯以神稱之稱人之
法以物與人輕重相似者置稱一頭
人處一頭兩頭衡平者又作一符亦
以別物等其輕重即以符繫人項上
以所稱別物添前物若人無罪即稱
物頭重若人有罪則物頭輕據此輕
重以善惡科罪刺眼截腕斬指則足
視犯輕重以行其刑若小罪負債之
流等並鑲其兩脚用為罰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校勘記

- 一 底本，麗藏本。
- 一 五八二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九」。
- 一 五八二頁上二行撰者，續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五八二頁上三行「受齋篇第八十九」下，續、南、清有夾註「此有二部」。
- 一 五八二頁上四行至五行「破齋篇第九十 賞罰篇第九十一」，經、清無。
- 一 五八二頁上六行「受齋篇第八十九此有二部」，續、南、經、清無。
- 一 五八二頁上六行至七行間，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五八二頁上七行「第一」，經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五八二頁上一六行「受戒」，磧、南、經、清作「戒受」。又第七字「乃」，磧、南、經、清作「及」。

一 五八二頁下一行第三字「明」，磧、南、經、清作「明日」。

一 五八三頁上二行第六字「商」，經、清作「商」。下同。

一 五八三頁上五行「穿鼻」，經作「牽鼻」。

一 五八三頁上七行「答云」，磧、南、經、清作「答言」。

一 五八三頁上八行「一牛」，清作「一生」。

一 五八三頁上一〇行「放龍女」，磧、南、經、清作「恐放龍女」。又「念言」，磧、南、經、清作「商人念言」。

一 五八三頁上一一行第一〇字「遣」，磧、南、經、清作「遣」。

一 五八三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在」，磧、南作「住」。

一 五八三頁中一四行「燬身」，磧、南、經、清作「薄身」。

一 五八三頁中一七行「八餅金」，磧、南、經、清作「八餅金」。一九行同。

一 五八三頁中二一行夾註左「思報彌重」，磧、南、經、清作「思報彌鐘」。

一 五八三頁下六行「捶鼓」，磧、南、經、清作「打鼓」。

一 五八四頁上二〇行「哀婉」，磧、南、經、清作「哀怨」。

一 五八四頁上二二行第六字「滌」，磧、南、經、清作「折」。又「折婉章」，磧、南、經作「拆婉章」；清作「拆婉障」。

一 五八四頁中一行「建存」，磧、南、經、清作「導存亡」。

一 五八四頁中六行「寶公」，磧、南、經、清作「實公」。

一 五八四頁中一四行第五字「船」，磧、南、經、清作「船」。

一 五八四頁中一五行第一三字「指」，磧、南、經、清作「詣」。

一 五八四頁中一七行第一一字「也」，磧、南、經、清作「耶」。

一 五八四頁中二〇行第七字「奄」，磧、南、經、清作「掩」。

一 五八四頁中二二行第八字「怠」，磧、南、經、清作「息」。

一 五八四頁下三行「採取」，磧、南、經、清作「採取」。

一 五八四頁下八行夾註左「晉史」，磧、南、經、清作「晉文」。

一 五八四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偏」，磧作「徧」。

一 五八四頁下一二行第八字「迫」，磧、南、經、清作「逼」。

一 五八四頁下一五行夾註「右此一驗見梁高僧傳」，磧、南、經、清作「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一 五八四頁下一九行「三十」，磧、南、經、清作「四十」。

一 五八四頁下二一行第三字「後」，磧、南、經、清作「後夕」。

一 五八四頁下末行第一二字「救」，

一 五八五頁上二行「忽然」，磧、南、徑、清作「相救」。

一 五八五頁上五行夾註左末字「錄」，徑、清作「倏然」。

一 五八五頁上五行夾註左末字「錄」，磧、南、徑、清無。

一 五八五頁上六行第六字「寶」，磧、南、徑、清作「實」，下至本頁中五行第一二字同。又「崇山」，磧、南、

一 五八五頁上八行首字「隅」，磧、南、徑、清作「嵩山」。

一 五八五頁上一行「靈隱之寺」，磧、南、徑、清作「禺」。

一 五八五頁上一行「靈隱之寺」，磧、南、徑、清作「靈芝寺」。又第一字「大」，磧、南、徑、清作「犬」。

一 五八五頁中五行第六字「答」，磧、南、徑、清作「咨」。

一 五八五頁中六行第一三字「查」，磧、南、徑、清作「柞」。

一 五八五頁中一行首字「沉」，磧、南、徑、清作「汎」。

一 五八五頁中一三行「此有二部」，徑無。

一 五八五頁中一三行與一四行之間，清有「迷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五八五頁中一六行第一〇字「哀」，磧、南、徑、清無。

一 五八五頁中一八行「坏瓶」，磧、南、徑、清作「坏瓶」。

一 五八五頁下三行「來往」，磧、南、徑、清作「來世」。

一 五八五頁下一四行第四字「其」，磧、南、徑、清作「其有」。

一 五八五頁下一六行「即名」，磧、南、徑、清作「是名」。

一 五八五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是」，磧、南、徑、清作「是名」。

一 五八六頁上三行「噉食糞穢汙」，磧、南、徑、清作「噉食糞穢並」。

一 五八六頁上一四行第九字「遂」，磧、南、徑、清作「遂」。

一 五八六頁上一五行第一〇字「復」，磧、南、徑、清作「遙」。

一 五八六頁上二〇行「如之」，磧、南、徑、清作「取之如我」。

一 五八六頁中二行「其福」，磧、南、徑、清作「其德」。

一 五八六頁中一三行第一〇字「鬼」，磧、南、徑、清作「鬼神」。

一 五八六頁下一一行「君不毀食」，磧、南、徑、清作「君毀遣」。

一 五八七頁上六行第八字「諸」，磧、南、徑、清作「詣」。

一 五八七頁上一〇行「其不食者」，磧、南、徑、清作「不食」。

一 五八七頁上一四行第七字「惟」，磧、南、徑、清作「雖」。一七行首字同。

一 五八七頁中二行「招呼」，清作「招呼」。

一 五八七頁中五行第二字「常」，清作「當」。

一 五八七頁中六行「號咷涕泣」，磧、南、徑、清作「號啼涕泣」。

一 五八七頁中一六行第二字「願」，磧、南、徑、清作「願爲語汝」。

一 五八七頁下六行「情理」，磧、南、

一 經、清作「諸理」。

一 五八七頁下一〇行末字「不」，
南、經、清作「不能」。

一 五八八頁上一行夾註左「恕愍」，
南、經、清作「慈愍」。

一 五八八頁上二行夾註左「輕罪」，
南、經、清作「輕重」。

一 五八八頁上六行「難訓」，
南、經、清作「難消」。又「天長命」，
南、經、清作「苦長命」。

一 五八八頁上七行「四暴海」，
南、經、清作「四流海」。

一 五八八頁上一〇行「略引三驗」，
南作「略引此十驗」；
南、經、清作「略引此三驗」。

一 五八八頁上一行「晉孫稚 齊
王氏」，
南、經、清作「晉俗人孫
稚 齊王氏四娘」。

一 五八八頁中一行第四字「謫」，
南、經、清作「謫」。又末字「軟」，
南、經、清作「救」。

一 五八八頁中一行「然徒」，
南、經、清作「然徒」。

一 五八八頁中一行「然徒」，
南、經、清作「然徒」。

一 經、清作「然然後」。

一 五八八頁中一七行第七字「通」，
南、經、清作「同」。

一 五八八頁中一八行第一二字「稚」，
南、經、清作「推」。

一 五八八頁下六行第二字「人」，
南、經、清作「人力」。

一 五八八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路」，
南、經、清作「行路」。

一 五八八頁下二一行夾註右「二驗」，
南、經、清作「一驗」。

一 五八九頁上二行末字「歸」，
南、經、清作「復歸」。

一 五八九頁上五行第一〇字「云」，
南、經、清作「去」。又末字「時」，
南、經、清作「期」。

一 五八九頁上一四行夾註「冥報拾
遺」，至此，
經卷第一百九終，卷第
一百十始。

一 五八九頁上一五行「此有二部」，
經無。

一 五八九頁上一五行與一六行之間，

一 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五八九頁上一七行「喜利怒害」，
南、經、清作「喜怒利害」。

一 五八九頁上二一行首字「故」，
南、經、清無。

一 五八九頁中一行首字「迫」，
南、經、清作「逼」。

一 五八九頁中一二行第二字「反」，
清作「及」。

一 五八九頁中一四行「目似」，
清作「目以」。

一 五八九頁中一六行「上座」，
南、經、清作「到上座」。

一 五八九頁中末行第六字「流」，
南作「臭」。

一 五八九頁下四行「一男」，
南、經、清作「一兒」。

一 五八九頁下五行第五字「醫」，
南、經、清作「醫醫」。

一 五八九頁下七行第五字「隨」，
南、經、清作「墮」。

一 五八九頁下八行第七字「蘇」，
南、經、清作「蘇」。

〔南、徑、清作「葱」，九行第四字同。
又第一二字「以」，〔磧、南、徑、清作
「以是」。

一 五八九頁下一三行「作書」，〔磧、南、
徑、清作「詐作書」。

一 五九〇頁上一行「有八醜」，〔磧、南、
徑、清作「十八醜」。

一 五九〇頁上一〇行「號泣」，〔磧、南、
徑、清作「號哭」。

一 五九〇頁上一一行「雨渡」，〔磧、南、
作「兩淚」。又「驚哭」，〔磧、南、徑、
清作「驚泣」。

一 五九〇頁上一三行「自還受」，〔磧、
南、徑、清作「還自受」。

一 五九〇頁上一七行首字「哭」，〔磧、
南、徑、清無。

一 五九〇頁上二二行「都欲不識」，
〔磧、南、徑、清作「都不識別」。

一 五九〇頁中五行「樵悴」，〔磧、南、
徑、清作「樵悴」。六行同。

一 五九〇頁下一四行第四字「今」，
〔磧、南、清作「令」。

一 五九〇頁下一六行第八字「捶」，
〔磧、南、徑、清作「剩」。

一 五九〇頁下二〇行「明辰」，〔徑、清
作「明晨」。

一 五九〇頁下二一行「以盛湊渡」，
〔磧、南、徑、清作「以承涕淚」。

一 五九一頁上三行第六字「眼」，〔磧、
南、徑、清作「眼眼」。

一 五九一頁中八行第七字「語」，〔磧、
南、徑、清作「爲」。

一 五九一頁中一〇行末字「轉」，〔磧、
南、徑、清作「傳」。

一 五九一頁中一四行第八字「即」，
〔磧、南、徑、清作「既」。

一 五九一頁中一八行第三字「賣」，
〔磧、南、徑、清作「買」。

一 五九一頁中一九行「飲食」，〔磧、南、
徑、清作「飯食」。

一 五九一頁下一〇行「迷亂」，〔南、徑、
清作「大亂」。

一 五九二頁上一〇行第三字「衣」，
〔磧、南、徑、清無。又第六字「此」，

〔磧、南、徑、清作「此其」。

一 五九二頁上一三行「於此」，〔磧、
南、徑、清作「此已」。

一 五九二頁上一六行末字「爾」，〔磧、
南、徑、清作「食」。

一 五九二頁上一七行第二字「許」，
〔磧、南作「時」。又第一一字「直」，
〔磧、南作「有」。

一 五九二頁上一九行第九字「金」，
〔磧、南、徑、清作「今」。

一 五九二頁中五行末三字至次行首
字「再三過三」，〔磧、南、徑作「再過
三過」；清作「再過」。

一 五九二頁中一三行首字「感」，〔磧、
南、徑、清作「或」。

一 五九二頁中一五行「所斷」，〔磧、南、
徑、清作「能斷」。

一 五九二頁下一三行首字「合」，〔清
作「今」。

一 五九二頁下一六行末字「常」，〔磧、
南、徑、清作「恒」。下至次頁上一
一行第一三字同。

一 五九二頁下一七行第二字「時」，
〔徑、清無。下至次頁上四行第二字
同。

一 五九三頁上一五行第七字「之」，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九三頁中四行第七字「常」，〔磧、
南、徑、清作「嘗」。

一 五九三頁中一四行「目睛」，〔磧、南
作「目精」。

一 五九三頁下七行「訴怨」，〔徑、清作
「訴冤」。

一 五九四頁上六行「右司」，〔磧、南、
〔徑、清作「有司」。

一 五九四頁上一一行「琅邪」，〔磧、南、
〔徑、清作「琅琊」。

一 五九四頁上一二行第一〇字「苦」，
〔磧、徑、清作「若」。

一 五九四頁上一四行第六字「憂」，
〔磧、南、徑、清無。

一 五九四頁上一五行「詔曰」，〔磧、南、
〔徑、清作「詔下曰」。

一 五九四頁上一六行「一甥」，〔磧、南、

〔徑、清作「一舅」。

一 五九四頁上二一行第三字「常」，
〔磧、南、徑、清作「恒」。

一 五九四頁中一行第三字「敝」，〔磧、
南、徑、清作「敝」。下同。

一 五九四頁中一三行「後稱」，〔磧、南、
〔徑、清作「稱後」。

一 五九四頁中二〇行第一二字「入」，
〔徑、清作「八」。

一 五九四頁中二一行夾註左「怨冤
志」，〔磧、南、徑、清作「冤魂志」。

一 五九四頁中二二行「井陘開嶮阻
使」，〔磧作「井陘開檢租使」；〔南、
〔徑、清作「井陘開檢租使」。

一 五九四頁中末行首字「賂」，〔磧、南、
〔徑、清作「賂」。

一 五九四頁下四行「怨諱」，〔徑、清作
「冤訴」。

一 五九四頁下六行「法瑗」，〔清作「崔
瑗」。

一 五九四頁下八行末字「俎」，〔磧、南、
〔徑、清作「方俎」。

一 五九四頁下一五行「楊遵產」，〔磧、
南、徑、清作「楊遵彦」。又「爲事」，
〔磧、南、徑、清作「爲事狀」。

一 五九四頁下一六行「孝照」，〔磧、南、
〔徑、清作「孝昭」。一九行同。

一 五九五頁上一行「檐抱」，〔磧、南、
〔徑、清作「檐抱」。

一 五九五頁上二行第六字「前」，〔磧、
南、徑、清無。

一 五九五頁上四行第三字「伯」，〔磧、
南、徑、清作「拍」。

一 五九五頁上八行「而終」，〔磧、南、
〔徑、清作「卒終」。

一 五九五頁上九行第四字「陳」，〔磧、
南、徑、清無。

一 五九五頁上一二行第一二字「白」，
〔磧、南、徑、清作「曰」。

一 五九五頁上一四行「相抵」，〔磧、南、
〔徑、清作「相拒」。

一 五九五頁上一五行第四字「感」，
〔磧、南、徑、清作「感」。

一 五九五頁上二二行「楊都」，〔磧、南、

〔徑〕、〔清〕作「揚都」。

五九五頁中五行第一〇字「稱」，

〔磧〕、〔南〕、〔徑〕、〔清〕作「稱稱」。

五九五頁中卷末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盟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 此有二部

迷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駸河作同流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閒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所由意思乃為八疵之主皆為愛著妻子財色拘絆致使無始至今常受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惡隨喜林林涸澤走犬揚鷹窮鄭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憊忽成非侮慢形像焚踐塔寺不敬方等毀離和合自定權衡棄他斛斛愧心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我而能惶其情性在人未易忘此心口衆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滌邪貪永離慾火身口清淨行願具足消三障業朗三達智五眼六通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苦張

盟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覲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嫌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尚時彼和尚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尚慰喻與衣師答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害害禾穀 有人能遮斷 田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電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電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如以毛繩戮 皮斷骨壞 髓斷及心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 析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余時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金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其美提婆達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苦 蘆葦華亦然 驅驢懷妊死

驢驢亦復然 愚貪利養害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者是大災害能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為利養之所障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養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為破淨戒之皮禪定之冥智慧之微妙善心之髓

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恐其夭傷以是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喜錯或能不死何為見哭婆羅門言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為名利故至七日頭自殺其子以證己說時諸世人却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歎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為利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羅門為驗已言殺子惑世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雅有鼻醜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

正其鼻其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
嗔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
鼻以他鼻著既不著復失其鼻唐
使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
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為人恭
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
失其利後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
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
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
錢然後得度到彼往債竟不見得來
還度河復雇兩錢為半錢債而失四
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
失極多果被衆人之所怪笑世人亦
亦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苛容已身不
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
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
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
起染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亂念
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畜不
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
人受人供養便自食噉起染著心不

知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群羊有一羊
出群已詣大糞聚飽食屎已還至羊
群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
故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
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於惡
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已所得心
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為世人作師迦
葉入聚落時不礙不縛不取欲得利
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已得利
歡喜亦復同之如毛空中轉無礙無
繫縛

若善入聚落 養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眾
不生嫉妒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
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十億
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
舍利弗諸人供養聖禪比丘不及天
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
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
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
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
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

量難盡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
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
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
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
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
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
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
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
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讚言若不能消
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
一日破戒受人信施余時世尊告文
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
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
又僧護經云余時舍衛國中有五百
賁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賁人共議
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聞法利可得
往還眾中有一長者告諸賁人我有
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為師辯才多智
甚能說法時諸賁人往到僧護所頭
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
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
護答曰可白和尚舍利弗賁人受教
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利弗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第七 誡 要

及僧護將諸賁人詣佛禮已具白所由。今時世尊知僧護比丘廣度衆生，即便聽許。時諸賁人踊躍歡喜，即與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捉住時，諸賁人甚大驚怖，胡跪合掌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所須，應現身形。」今時龍王忽然現身，時諸賁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賁人。」答曰：「從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得與龍王答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時諸賁人即大驚怖，尋自思惟：「曾於佛所聞如是偈言：『為護一家，寧捨一人；為護一村，寧捨一家；為護一國，寧捨一村；為護身命，寧捨國財。』」時諸賁人俛仰不已，將僧護比丘捨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今時龍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子。龍王白言：「尊者，為我教此四龍各一阿舍。第一龍者教增一阿舍，第二龍者教中阿舍，第三龍者教雜阿舍，第四龍者教長阿舍。」僧護答曰：「可。」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第八 誡 要

僧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龍者眼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舍，領在心懷，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問評不悉，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白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如法受持誦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命，是以遠住而受。時諸賁人採寶迴還，至失師處，共相謂言：『我等奉時於此失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

法苑珠林卷第十二 第九 誡 要

當以何答？今時龍王知賁人還，即持僧護來付賁人。告賁人曰：「此是汝師，僧護比丘。時諸賁人踊躍歡喜平安得出。」今時僧護問諸賁人曰：「水陸二道從何道去？」賁人白言：「水道甚遠，徑過六月糧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賁人曰：『要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賁人敬諾。僧護出衆夜宿，聖禪中夜眠息，賁人夜發迭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捨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大罪伴棄我去。』今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捷稚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何因緣故打捷稚聲？』其人答曰：『入溫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溫室，見諸浴具衣瓶瓦器浴室，盡皆火然。今時僧衆共入溫室，入已火然，筋肉消盡，骨如焦炷。僧護驚怖，問諸比丘：『汝是何人？』比丘答言：『閻浮提人。』

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博殊麗精好亦聞推聲復見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雜聲比丘荅言眾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遠來甚成飢乏亦須飯食入僧坊已見僧和集食器數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盡皆火然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其人荅言更不異前僧護驚怖更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於火牀互相抓擗空盡筋出五藏骨髓亦如焦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荅言閻浮提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眾僧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躊躇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人糞熱涕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棒打

摧碎如塵見已驚怖復更進路其去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於前即入僧房聞捷推聲僧護問曰何故捷推諸比丘荅言欲飲甜漿僧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入眾中見諸食器牀臥敷具諸比丘等互相罵辱諸食器中咸滿融銅諸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炭火流下直過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空地其火焰熾熾聲號號苦楚難忍見已驚怖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大空變盡皆火然熾熾聲號號苦楚難忍復更前進亦見大空變盡皆火然如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室瓶其火焰熾熾聲號號苦楚難忍復更前進見一室瓶其火焰熾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空泉其火焰熾熾爛皮涌沸苦聲楚毒亦不異前見已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見一大空變其火焰熾熾苦事如前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割鼻割已復生生已復割終而復始無有

休息復更前進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一比丘水中獨立自唱言水水不息而受苦毒復更前進見一比丘在鐵刺園中立鐵刺上苦聲號號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室廳其火焰熾熾苦聲號號與前無異復更前進見一室櫺形如象牙其火焰熾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驢駝火燒身體苦聲號號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馬一匹火燒身體苦痛號號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熾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身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羖羊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室臺大火焰熾熾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室房猛火燒身苦聲號號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室牀苦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室稱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室拘執火燒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室繩牀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室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廁并屎尿涌沸苦不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第三十五

雜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攝心端坐猛火焚燒苦聲如前復更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突捷稚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突胡岐支胡名拘修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突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那華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突華樹火燒出聲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突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突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突柱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突柱獄卒斧斫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突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二丘以拳相打頭腦破裂膿血流出消已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僧護比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苦不休息僧護比丘見已驚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彌答言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怖復更前進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第三十六

雜

三

在路遙見林樹榮茂可樂往趣入林見五百仙人游止林間仙人見僧護比丘馳散避去共相謂言釋迦弟子汙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眾中第一上座大有慈悲勸諸小仙借沙門樹僧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檀跏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減五蓋中夜眠息後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作唄聲寤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喜詣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余時僧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修禪法不久得定證羅漢果如旃檀林自相圍繞得道比丘賢聖為眾

余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桓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余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疲苦耶乞食易得不余時僧護白佛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生勞苦得見世尊余時世尊為大眾說法僧護比丘在大眾中高聲唱說已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第三十七

雜

四

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丘不依戒律順已愚情以僧浴具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丘常教軌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涅槃已來受地獄苦至今不息佛告僧護汝初見寺者非是僧寺亦非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捷稚眾共默用以是因緣受火林苦至今不息

第二寺者亦非寺僧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見有諸檀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寺之時要打捷稚作廣濟之意是諸比丘不打捷稚默然受用有客比丘來不得飲食還空鉢出以是因緣受火林苦遮相抓搔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共住共相謂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即共推覓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

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轉轉增多前意比丘即便追逐令出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執鐵椎互相摧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得分蟲出臭爛相棄於外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口相罵以是因緣受鐵牀苦諸食器中沸火漫流筋肉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揅維默然共飲眾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墮地獄飲噉融銅至今不息

今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眾僧田中為已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

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作大窠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第一窠地者非是窠地乃是罪人迦葉佛時是眾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精膳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窠地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窠地者是出家人為僧當厨饌美供養在先食噉食飽惡者僧中而行故作窠地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窠地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食廣惡者方僧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窠地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今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窠地者非是窠地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厨應朝食者留至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大窠地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二窠地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送蘇瓶供養現前眾僧人人應分此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已然後乃分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

大窠地火燒受苦至今不息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遂可意處與之即提其水餘者不給以是因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大窠地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醉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窠地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刀割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佛僧淨地洩唾汗地故入地獄刀割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比丘手捉斲斤自斲己舌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僧當分石蜜斲作數段於斧刃許少著石蜜沙彌噉噉故受斲舌苦至今不息

今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泉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僧當蜜先自嘗噉後殘與僧減少不徧故入地獄作大窠地火燒沸爛受大苦惱今猶不息

汝見比丘刺上立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以惡口毀訾罵諸比丘故入地獄立鐵刺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廳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為僧當厨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眾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櫺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浪豎櫺杙非為僧事懸已衣鉢故入地獄作大空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駝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上座長受食今或得一人二人食今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如是時老比丘答律師言汝無所知聲如驢駝我於眾中身為上座呪願說法或時作唄計勞應得汝等何故常瞋責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驢駝身火燒號數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淨人使用供養過分食噉或與眷屬知識白衣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應令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常食不飽我為僧作甚大勞苦功熟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身火燒身體受大苦惱至今不息

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厨諸檀越等持諸供養向寺施僧或食後檀越白言大德可打撲稚集僧施食比丘惡口答白衣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當厨五德不具今僧飲食常自長受二三人今持律比丘如法呵責此人答言我當僧厨及園果菜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默然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羖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當田内外檢校不勅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雜諸律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鳴椎集僧

比丘答言我當營僧其成勞苦汝諸比丘猶如羖羊噉食而住何不自打故入地獄受羖羊身火燒痛毒受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空臺者實非空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房數具閑僧房門將僧戶鑰四方游行眾僧於後不得數具及諸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空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大空臺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選好房舍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中作大空臺受苦萬端至今不息

汝見空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為已有終身不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空房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空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捉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已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空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時是出家人破僧繩牀自用然火故
入地獄作大冥繩牀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

汝見數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用僧數具如自己有以脚踏上
不依戒律故入地獄作冥數具火燒申
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

汝見冥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己有不依戒
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冥拘執火
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輩弟
子聖心讚歎時彼此默受歎施好
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
獄作冥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冥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眾僧壁上豎狀破壁縣已衣
鋒故入地獄作大冥壁火燒受苦至
今不息

汝見冥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捉眾僧索私自用故墮地

獄作大冥索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廁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住寺以丘佛僧淨地大小便
利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
受教誨薰臭穢熏諸眾僧故入
地獄作冥廁井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
輕為重有根之人說作無根無根之
人說導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
應懺悔者強說導懺悔故入地獄坐
高座上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說法得利養
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說法非法非
注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火燒受
苦至今不息

汝見冥擗稚號嗽聲者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
稚詐作羯磨捉三寶物為已受用故
入地獄作冥擗稚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

汝見拘修羅者實非岐支是地獄人

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以僧
厨食衛賣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養
故入地獄作冥岐支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

汝見第二拘修羅者實非岐支是地
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
分物維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
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冥拘
修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冥山者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為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
威勢偷眾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
作大冥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
那柱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當佛刹人四輩檀越須曼
那華散供養佛華既乾已比丘掃取
賣之將為已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
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
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供養刹柱四
輩檀越以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比
丘減取以為已用故墮地獄作大須

是出家人為僧當事用僧梁柱浪與
白衣故入地獄作大冥柱火燒受苦至今
今不息

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當僧果菜園有好華果為已
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
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當僧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
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冥果樹火燒
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一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為僧當薪以眾僧薪將已房
中私自然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
作大冥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柱者
實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剎柱為已私用
故入地獄作大冥柱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

汝見第二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白衣人以刀刮取像上金色故入
地獄作大冥柱獄卒捉斧斫身受苦
猛火燒身至今不息

汝見第三柱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眾主為僧
斷事隨愛悲憫斷事不平故入
地獄作四冥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分諸
數具好者自取或隨順愛好惡差別
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
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十四人墮地獄
中作大冥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於大眾中鬪諍相打故入
地獄猛火焚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
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臥故入
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
息

余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
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少
所以者何出家之眾多喜犯戒不順

毗尼互相欺誑私用僧物或分飲食
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勤
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
時出家破戒雖復精進四輩檀越見
諸比丘威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
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
可思議若一比丘常於毗尼僧伽藍
中如法行道依時鳴稚若施此人得
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眾
僧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
事業難持淨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
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
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
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為樂身不受眾苦睡眠得安隱
悟則心歡喜

余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
阿鼻地獄中何等為九一食眾僧物
二食佛物三殺父四殺母五殺阿羅
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
淨行尼戒九作一闍提是九種人常
在地獄復有五種人二處受報一地

獄二餓鬼何者為五一斷施眾僧物

二斷施僧食三劫僧賜物四應得能

令不得五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此五

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五道中受

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造善受天樂若能修空定

漏盡證羅漢歡喜受他施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安樂在山谷寧食熱鐵丸

焦熱如焰火破戒不應受得信檀越食

尔時世尊於大眾中說因緣已時四

部眾歡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二地樹三坑兩散漫三泉

一鑊刀割鼻斷舌水中立立刻三廳概

駝馬白象驢駝羊雙室臺空房二繩牀

宗稱及拘執牀壁空繩索廁井兩高座

稚二拘修山兩空須曼柱華果一實樹

一樹三實樹兩雙十四樹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說法本因緣頌曰

愚夫貪世利俗士重虛名三空既難辨

八風常易傾物我及空性色心仍自縈

成年愛華好老死丘墓歲居高非慮禍

持滿不憂盈名利甘刀害將非安父頑

凡愚苟求利譬犬見穢精不知禍來至

焉知愧苦聲

感應緣上來道俗不勝名利受現報者極

是好人偏見僧過若依經說自取之罪如名衣

賊服雖有外汗不覺則色出家之人猶如淨土

位如石沉水無有出時出家之人違罪入地

亦作已尋懺悔如以火煮故俗人違罪入地

無如黃財無却返發亦如以鐵推入於泥泥亦

無出義何以故尤害心故亦如老象入泥無力

可出若富貴之人便生我慢心三寶毀害自

在貪染財色盡無厭足不生善果何異畜生反

諸賢良輕侮佛法靜思此事深可痛心若食

賊之人貪求衣食王侯顯通公私擾擾風夜放

致不信之者衣食大飽因告身身利三寶毀

盡六親養活妻兒存已無命所以施者至苦若

爾十方佛闍入閻羅界斯理哀痛更源

後魏崇昌寺僧慧疑死經七日時與

五比丘次第於閻羅王所問過疑以

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如生

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

人與疑同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

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苦行爲

業得升天堂復有比丘云是般若寺

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才

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觀覺寺僧曇

謨最狀注云講華嚴涅槃經每常領眾

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眾僧我慢

第一貪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實不
憍慢惟好講經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
人送最向於西北入門屋舍皆黑似
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僧道
和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
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痛心
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心念戒
不作有爲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
未除付司依式還有青衣執送與最
同入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
寶具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龐西太
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資造
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
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
劫奪人財以充已物假作此寺非卿
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准式青衣
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疑爲以錯召
免問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
時人間已奏胡太后太后聞之以爲
靈異即遣黃門侍郎依疑所陳訪問
聰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
業行如疑所論不差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六〇二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一」。卷末經名同。

一 六〇二頁上二行撰者，磧、普、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六〇二頁上三行「此有二部」，經無。

一 六〇二頁上三行與四行之間，磧、普、南、清有「迷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六〇二頁上四行「第一」，經無。本頁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六〇二頁上七行第二字「作」，磧、普、南、經、清作「乍」。

一 六〇二頁上一〇行第六字「爲」，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〇二頁上一行第五字「拘」，磧、普、南、經、清作「鈎」。又第一三字「常」，磧、普、南、經、清作「恒」。

一 六〇二頁上一六行「升斛」，磧、普、南、經、清作「升斗」。

一 六〇二頁上一八行第七字「性」，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〇二頁中一行第二字「電」，磧、南、經、清作「電」；普作「雷」。

一 六〇二頁中一三行第五字「電」，磧、普、經、清作「電」。中一四行第三字，磧、普、南、經、清同。

一 六〇二頁中一七行首字「析」，磧、普、南、經、清作「折」。

一 六〇二頁中末行第八字「筆」，磧、普、南、經、清作「筆」。

一 六〇二頁下一行第一〇字「害」，磧、普、南、經、清作「苦」。

一 六〇二頁下五行末字「淨」，磧、普、南、經、清作「精」。

一 六〇三頁上七行第四字「後」，磧、普、南、經、清作「復」。

一 六〇三頁上九行第八字「商」，磧、普、南、經、清作「商」。下同。

一 六〇三頁上一六行「苦報」，普作「苦報苦」。

一 六〇三頁中一〇行第七字至次行末字「如……縛」，普、經作五言偈。

一 六〇三頁中一〇行第八字「毛」，磧、普、南、經、清作「手」。

一 六〇三頁下一五行首字「賣」，磧、普、南、經、清作「商」。下同。

一 六〇三頁下一六行「聞法」，磧、南、經、清作「問法師」。

一 六〇三頁下二〇行第八字「欲」，磧作「欲說」。

一 六〇三頁下二一行第三字「說」，磧、南無。

一 六〇四頁上五行「胡跪」，普、南作「距跪」；經、清作「互跪」。

一 六〇四頁上一七行第九字「將」，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〇四頁中二〇行第九字「諸」，磧、普、南、經、清無。

一 六〇四頁下二一行「僧衆」，磧、普、南、徑、清作「僧護」。

一 六〇五頁上三行第六字「麗」，磧、普、南、徑、清作「能」。

一 六〇五頁上六行「飯食」，磧、普、南、徑、清作「食之」。

一 六〇五頁上一二行「抓搔」，磧、普、南、徑、清作「拏搔」。

一 六〇五頁上一四行第五字「提」，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五頁上一八行「蹠蹠」，磧、普、南、徑、清作「跣蹠」。

一 六〇五頁中三行「於前」，磧、普、南、徑、清無。又「捷稚」，磧、普、南、徑、清作「打稚」，四行同。

一 六〇五頁中一九行第六字「涌」，磧、普、南、徑、清作「浩」。

一 六〇五頁中二〇行末字「見」，磧、普、南、徑、清作「更見」。

一 六〇五頁下一行第六字「進」下，磧、普、南、徑、清有「見一比丘手捉斲斤自斲斲已復生」十四字。又

第八字「前」下，磧、普、南有「如前」二字。

一 六〇五頁下三行「園中」，磧、普、南、徑、清作「園中」。

一 六〇五頁下六行第一〇字「極」，磧、普、南、徑、清作「栓」。

一 六〇五頁下七行「駱駝」，磧、普、南、徑、清作「駱駝」。下同。

一 六〇五頁下一九行「申縮」，磧、南作「身縮」。

一 六〇五頁下末行第四字「進」下，磧、普、南、徑、清有「見一肉索火燒受苦復不異前後更前進」十六字。

一 六〇六頁上一〇行第八字「不」，磧、普、南、徑、清作「亦不」。

一 六〇六頁上一七行第三字「拳」，磧、普、南、徑、清作「棒」。

一 六〇六頁中六行「大有慈悲」，磧、普、南、徑、清作「有大慈悲」。

一 六〇六頁下一二行「寺僧」，磧、普、南、徑、清作「僧寺」。

一 六〇六頁下一三行第一一字「見」，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六頁下一八行「遞相抓搔」，磧、南、徑、清作「迭相拏搔」；普作「迭相折搔」。

一 六〇六頁下二〇行第四字「也」，徑無。

一 六〇七頁上四行第一〇字「執」，磧、南、徑、清作「捉」。

一 六〇七頁上九行末字「得」，磧、普、南、徑、清作「將」。

一 六〇七頁中末行「以是」，清作「如是」。

一 六〇七頁下三行第一二字「遂」，磧、普、南、徑、清作「逐」。

一 六〇七頁下一五行第七字「斲」，磧作「斲」；普、徑作「斲」。又第一〇字「斲」，磧、普、南、徑、清作「斲」，下同。

一 六〇八頁上一行第五字「刺」，磧、普、南、徑、清作「鐵刺」。

一 六〇八頁上二行第一一字「些」，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八頁上九行「冥極」，**磧**、**普**、**南**、**徑**、**清**作「栓」。

一 六〇八頁上一〇行末字至次行首字「穢朽」，**磧**、**普**、**徑**、**清**作「諸栓」；**南**作「諸栓」。

一 六〇八頁上一二行第四字「極」，**磧**、**普**、**南**、**徑**、**清**作「栓」。

一 六〇八頁上二〇行首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本頁中一五行首字同。

一 六〇八頁下七行第二字「當」，**磧**、**普**、**南**、**徑**、**清**作「當彼」。

一 六〇八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中」，**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八頁下二一行第五字「捉」，**磧**、**普**、**南**、**徑**、**清**作「提」。

一 六〇九頁上一五行第一二字「歎」，**磧**、**普**、**南**、**徑**、**清**作「讚歎」。

一 六〇九頁上一九行「豎朽」，**磧**、**普**、**南**、**徑**、**清**作「豎栓」。

一 六〇九頁上末行第九字「自」，**磧**、**南**無。

一 六〇九頁下一〇行第一〇字「也」，**徑**無。

一 六一〇頁上七行「果菜」，**徑**作「菜果」。

一 六一〇頁上一〇行「一樹」，**徑**作「肉樹」。

一 六一〇頁中一二行「十四」，**磧**、**普**、**南**、**徑**、**清**作「四十」。

一 六一〇頁中一六行「焚身」，**磧**、**普**、**南**、**徑**、**清**作「燒身」。

一 六一〇頁下四行第七字「復」，**徑**作「不」。

一 六一〇頁下五行「威儀」，**清**作「戒儀」。

一 六一〇頁下七行第八字「常」，**磧**、**南**、**徑**、**清**作「恒」。二二行末字、次頁上二〇行第三字同。

一 六一一頁上九行「焰火」，**磧**作「焰天」。又「不應受」，**磧**、**普**、**南**、**徑**、**清**作「不應定」。

一 六一一頁上一三行末字「極」，**磧**、**南**、**清**作「栓」。

一 六一一頁上一七行第五字「穢」，**磧**、**普**、**南**、**徑**、**清**作「栓」。

一 六一一頁中一行第三字「惋」，**磧**、**普**、**南**、**徑**、**清**作「怨」。

一 六一一頁中二行夾註左第四字「在」，**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七字「其」，**磧**、**普**、**南**、**徑**、**清**作「且」。

一 六一一頁中五行夾註右末二字至左首字「入地獄」，**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一一頁中六行夾註右「熱鐵」，**磧**、**普**、**南**、**徑**、**清**作「熱鐵」。又左「入地獄」，**磧**、**普**、**南**、**徑**、**清**作「入獄」。

一 六一一頁中七行夾註右「如以」，**磧**、**普**、**南**、**徑**、**清**作「如似」。又左「尤害」，**磧**、**普**、**南**、**徑**、**清**作「以尤害」。

一 六一一頁中九行夾註左「之人」，**磧**、**普**、**南**、**徑**、**清**作「之徒」。又「驅逼」，**磧**、**普**、**南**、**徑**、**清**作「驅馳」。

一 六一一頁中一〇行夾註左「徒苦」，

碩、南、徑作「從苦」。又末字「苦」，
碩、南無。

一 六一一頁中一一行夾註右第八字
「闇」，碩無。又末字「顙」，碩、普、
南、徑、清作「斂」。又左「更深」，
碩、普、南、徑、清作「更深者也」。

一 六一一頁中二一行「每常」，碩、普、
南、徑、清作「恒常」。



趙城縣廣勝寺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酒宗篇第九十三

此有三部

述意部 飲酒部 食宗部

述意部第一

夫酒為放逸之門大聖知其苦本所以遠酣肆離酒緣棄醉朋近法友出昏門入惺境寔是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殺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噉蔬菜澄心神招慈善感延年故俗禮記云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寔斯亦不殺之義也若使噉食酒寔之者即同畜生豺狼禽獸亦即具殺一切眷屬飲噉諸親翻離怨報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上論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母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故知經歷六道備受怨報或經為師長或是父母或是兄弟或是姊妹或是兒孫或是朋友今是凡身各無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即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第三

生瞋恨還成怨離向到至親反變成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至親長為怨對可為痛心難以言說是故涅槃經云一切寔者悉斷及自死者自死猶斷何況不自死者又楞伽經云為利殺衆生以財網諸寔二業俱不善死墜噉呼獄何謂以財網寔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寔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寔此是以財網寔若令此人不以財網寔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為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寔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斷大慈種障不見佛也

飲酒部第二

述曰此之一教有權有實權則漸誘之訓以輕脫重初開無犯據其障理非無其過若約實教輕重俱禁始末不犯是名持戒初據權說者故未曾有經云今時國王太子名曰祇陀聞佛所說十善道法果報無窮長跪叉手白佛言佛者昔令我受持五戒今

欲還捨所以者何五戒法中酒戒難持最得罪故世尊告曰汝飲酒時爲何惡耶祇陀白佛國中豪強時時相率賫持酒食共相娛樂以致歡樂自無惡也何以故得酒念戒無放逸故飲酒不行惡也佛言善哉善哉祇陀汝今已得智慧方便若世間人能如汝者終身飲酒有何惡哉如是行者乃應生福無有罪也若人飲酒不起惡業歡喜心故不起煩惱善心因緣受善果報如持五戒何有失乎飲酒念戒益增其福先持五戒今受十善功德倍勝十善報也

時波斯匿王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心歡喜時不起惡業名有漏善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人飲酒時心則歡喜歡喜心故不起煩惱無惱煩故不行惱害不害物故三業清淨清淨之道即無漏業世尊憶念我昔游行獵戲忘將厨宰於深山中覺飢索食左右答言王朝去時不被命勅令將厨宰即時無食我聞是語已走馬還宮教令索食王家厨監名修迦羅修迦羅

言即無現食今方當作我時飢逼急不思惟勅且斬殺厨監臣被王教即共議言簡括國中唯此一人忠良直事今若殺者更無有能爲王監厨稱王意者時末利夫人聞王教勅殺修迦羅情甚愛惜知王飢乏即令辦具好美酒沐浴名香莊嚴身體將諸妓女往至我所我見夫人裝束嚴麗將從妓女好酒來來瞋心即歇何以故末利夫人持五戒斷酒不飲我心常恨今日忽然將酒來來共相娛樂展釋情故即與夫人飲酒食完作衆伎樂歡喜娛樂志心即滅夫人知我忘失怒意即遣黃門輒傳我命令語外臣莫殺厨監即奉教旨我至明旦深自悔責愁憂不食顏色憔悴夫人問我何故憂愁爲何患耶我言吾因昨日爲飢人所逼瞋志心故殺修迦羅自計國中更無有人堪監我厨如修迦羅者爲是之故悔恨愁耳夫人笑曰其人猶在願王莫愁我重問曰爲實如是爲戲言耶答言實在非戲言也我令左右喚厨監來使者往

召須臾將來我大歡喜憂悔即除王白佛言末利夫人持佛五戒月行六齋一日之中終身五戒已犯飲酒妄語二戒八齋戒中頓犯六戒此事云何所犯戒罪輕耶重耶世尊答曰如此犯戒得大功德無有罪也何以故爲利益故如我前說夫人修善凡有二種一有漏善二無漏善末利夫人所犯戒者人有漏善不犯戒者名無漏善依語義者破戒修善名有漏善依義語者凡心所起善皆無漏業王白佛言如世尊說末利夫人飲酒破戒不起惡心而有功德無罪報者一切人民亦復皆然何以故我念近者舍衛城中有諸豪族利王王公因小諍競乃致大怨各各結謀興兵相伐兩家並是國親非可執錄紛紜鬪戰不從理諫深爲愛之復自念言昔太子時共大臣提羣羅相念情實不分意欲誅滅因太后與酒飲已情和思惟是已即勅忠臣令辦好酒及諸甘膳又使宣令國中豪族群臣士民悉皆令集欲有所論國中大事諸臣諍

法華經卷第三

第六

華字

競兩徒眷屬各有五百應召來集於王殿上莊嚴大樂王勅忠臣辦琉璃盤盃受三升諸寶盃中盛滿好酒我於衆前先罄一盃王曰今論國事想無異心今當人人辦此一盃甘露良藥然後論事咸言唯諾作唱大樂諸人得酒并聞音樂心中歡樂忘失解恨因酒息諍而得太平此豈非是酒之功也竊見世間窮貧小人奴客婢使夷蠻之人或因節日或於酒店聚會飲酒歡樂心故不須人教各各起憐未得酒時都無是事是故當知人因飲酒即致歡樂心歡樂時不起惡念不起惡念即是善心善心因緣應受善報彌猴得酒尚能起憐況於世人如世尊說施善善報施惡惡報未利夫人皆由前身以好施人故今得好報世尊云何令持五戒月行六齋六齋之日不得莊嚴香華服飾作唱妓樂又復不聽附近夫婿愛好之姿竟何施徒云其功豈非苦也佛告王曰大王所難非不如是未利夫人在年少時若我不勅令受戒法

法華經卷第三

第六

華字

修智慧者云何當有今日之德以能得度復度王身如斯之功復歸誰也述曰此第二約其實說輕重不犯具名持戒故大聖知時量機通塞通則開禁隨時量前損益如匿王欲殺厨監太子欲害其父此因酒忘念得全身命免其大罪以輕脫重不受累缺然非無飲酒之咎來報之罪不得見有前開迷即雷同摠犯各須量其意復省己身行德優劣得預聖人斯匿未利開禁以既不同此即須依經纖豪勿犯最為殊勝故四分律云是我弟子者乃不以草頭滴酒入口何況多飲是故咽咽結提又成論問云飲酒是實罪耶答曰非也所以者何飲酒不為惱衆生故而是罪因若入飲酒則開不善門以能障定及諸善法如殖衆果必有牆障故知酒如果無園又優婆塞經云若復有人樂飲酒者是人現世喜失財物身心多病常樂鬪爭惡名遠聞喪失智慧心無慚愧得惡色力常為一切之所呵責人

法華經卷第三

第六

華字

不樂見不能修善是名飲酒現世惡報捨此身已處在地獄受飢渴等無量苦惱是名後世惡業之果若得人身心常狂亂不能繫念思惟善法是一惡因緣力故令一切外物資生悉皆具爛又長阿含經云其飲酒者有六種失一者失財二者生病三者鬪爭四者惡名流布五者恚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損又智度論飲酒有三十五失如前受戒篇說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飲酒不得嗜酒不得嘗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不能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開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故不飲酒又薩遮尼乾子經偈云飲酒多放逸現世常愚癡忘失一切事常被智者呵來世常闇鈍多失諸功德是故慧人離諸飲酒失

又十住婆沙論問曰若有人捨施酒未
知得罪以不答曰施者得福受者不
得飲故論云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
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
是念今是行檀時隨所須與後當方
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
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
以酒施者是則無罪

又梵網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
酒者五百世中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
一切人飲及一切衆生飲酒況自飲酒
又優婆塞五戒相經云佛在支提國
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羅
婆提陀訶暴害人無人得到其處象
馬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
熟時並皆破滅時有長老莎伽陀羅
漢比丘游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波提
邑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
食時聞此邑有惡龍訶暴害人鳥獸
及破滅秋穀聞已乞食到菴婆羅提
龍住處衆鳥樹下數座具大望龍聞
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煙長老莎伽
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

法苑珠林卷之三 第十卷

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
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電莎伽陀即
變電作釋俱餅髓餅等龍復霹靂莎
伽陀變作種種歡喜丸龍復雨弓箭刀
稍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應
華等龍復雨毒蛇蜈蚣虺蚺蛇莎
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
瓔珞等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
莎伽陀皆不能勝即失威力光明莎伽
陀知龍力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
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已從鼻入從
鼻入已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
行不傷龍身今時龍見如是事已心
即大驚怖毛豎合掌向莎伽陀言我
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
歸依我師佛龍答言我從今歸依三
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
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訶
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所秋穀不
傷名聲流布諸國皆知長老莎伽陀
能降伏惡龍折伏令善因莎伽陀名
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爭請之是中
有一貧女人信敬請得莎伽陀如是

爲辦酥乳糜食之女人作念思惟是
沙門噉是酥乳糜或當令發便取似
水色酒持與莎伽陀莎伽陀不看便
飲飲已爲說法便去過向寺中今時
酒勢便發近寺門邊不覺倒地僧伽
梨衣漉水囊鉢杖等各在一處身在一
處醉無所覺佛與阿難行到是處
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
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
阿難是處爲我敷座辦水集僧阿難
受教敷座辦水集僧已白佛言已集
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已問諸比丘
汝等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
訶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乃至
鳥獸無能到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
莎伽陀能折伏令善鳥獸得到泉上
是中有見聞者言聞佛語諸比丘於
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
蝦蟇不答言不能佛言聖人飲酒尚
如是失何況凡夫如是過罪皆由飲
酒今從自後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
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
佛種種呵責飲酒過失已依律因此

比丘便制不飲酒戒

問曰未審天上有酒味不答曰無實麴米所造之酒但有業化所作酒也故正法念經云彼夜摩天男共天女衆入池遊戲同飲天酒離於醉過現樂功德味觸色香皆悉具足其中諸天有以珠器而飲酒者受用蘇陀之食色觸香味皆悉具足彼如是念此水爲酒令我得飲即於念時皆是天酒離於醉過天既飲之增長勝樂善業力故心生歡喜然彼諸天自業力故如是受樂有鳥名爲常樂見彼諸天在歡喜河而飲酒故爲說偈言
沒入放逸海 貪著諸境界 此酒能迷心
何用復飲酒 爲境界火燒 不知作不作
園林生貪心 何用復飲酒
彼常樂鳥見樂飲酒天在河飲酒爲調伏故如是說偈
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酒能亂人心 令人如羊等 不知作不作
如是應捨酒 若酒醉之人 如死人無異
若欲常不死 彼人應捨酒 酒是諸過處

每常不饒益一切惡道階 黑暗所在處

飲酒到地獄 亦到餓鬼處 行於畜生業
是酒過所誑 酒爲毒中毒 地獄中地獄
病中之大病 是智者所說 若人飲酒者
無因緣歡喜 無因緣而瞋 無因緣作惡
於佛所生癡 壞世出世事 燒解脫如火
所謂酒一法 若人能捨酒 正行於法戒
彼到第一處 無死無生處

問曰無病飲得罪有病開飲不答曰
依四分律實病餘藥治不差以酒爲藥者不犯

問曰開服幾許答曰依文殊師利問經云若合藥醫師所說多藥相和少酒多藥得用

又舍利弗問經云舍利弗白佛言云
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葶藶
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
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
死時優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爲汝
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
皆爲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
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
律優波離言汝藥延何答言須酒五

升優波離曰若爲病開如來所許爲
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慙猶謂犯
律往至佛所殷勤悔過佛爲說法聞
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
放逸門飲如葶藶子犯罪已積若消
病苦非先所斷

述曰不得見前文開籠通摠飲必須
實病重困臨終先用餘藥治皆不差
要須酒和得差者依前方開比見無
識之人身力强壯曰別馳走不依衆
儀少有微患便長情貪不護道業安
引經律云佛開種種湯藥名衣上服
施佛及僧因公傍私詭誑道俗是故
智人守戒如命不敢犯之

是故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寧捨百千身
不毀犯法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滿百年 不如護禁戒
即時身磨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即獲見真諦 所患即消除
當知衆生所有病者皆由貪瞋我慢
爲因從因有果得此苦報非由不得

藥酒病不得差故涅槃經云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四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受熱肺病上氣吐逆膚體瘡瘡其心悶亂下痢噦噎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腹背脹滿顛狂乾癆鬼魅所著如是種種身心諸病若識病本斷惡修善三世苦報永除不受若不觀理縱用天下藥酒所治其病轉增難可得差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彌沙塞說曰莎提比丘少小因酒長養身命後出家已不得酒故四大不調諸比丘白佛佛言病者聽藥上喫之若差不聽藥不差者聽用酒洗身若復不差聽用酒和麪作餅食之若復不差聽酒中浸漬又新婆沙論云如契經尊者舍利子於憍薩羅國住一林中時有活命出家外道亦住彼林隣近尊者去林不遠諸村邑中有時廣設四月節會時彼外道巡諸村邑飽食豬羊恣情飲酒竊持殘者還至林中見舍利子坐一樹下酒所昏故起輕蔑心我今與

彼雖俱出家我獨富樂而彼貧苦尋趣尊者作是頌曰

我已飽酒寔復竊持餘來地上草木山皆視如金聚

時舍利子聞已念言此死外道都無慚愧乃能無賴說此伽他我今亦應對彼說頌作是念已即說頌曰

我常飽無相常住空定門地上草木山皆視如唾處

今此頌中尊者舍利子作師子吼說三解脫門謂於初句說無相解脫門於第二句說空解脫門於後二句說無願解脫門

食寔部第三

述曰此之一教亦有權實言權教者據毗尼律中世尊初成道為度廣惡凡夫未堪說細且於漸教之中說三種淨寔離見聞疑不為已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先饒後細漸令離過是別時之意不了之說若據實教始從得道至涅槃夜大聖殷勤始終不開

又涅槃經云一切衆生聞其寔氣皆悉

恐怖生畏死想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食寔為度衆生亦現食寔雖現食之其實不食但諸衆生有執見者不解如來方便說意便即偏執毗尼局教言佛聽食三種淨寔亦謗我言如來自食彼愚癡人成大罪障長夜墮於無利益處亦不得現在未來賢聖弟子況當得見諸佛如來大慧諸聲聞人等常所應食米麪油蜜等能生淨命非法貯蓄非法受取我說不淨尚不聽食何況聽食寔血不淨耶非直食寔壞善障道乃至邪命諂曲以求自活亦是障道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若為已殺不得噉若寔如材木已自腐爛欲食得食若欲噉寔者當說此祝

多囉吽如是阿捺摩阿捺摩此言無我阿

視婆多阿視婆多此言無壽命那舍那舍

此祝三說乃得噉寔飯亦不食何以故若無思惟飯不應食何況當噉寔佛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持戒篇

威字

告文殊師利以衆生無慈悲力懷殺害意爲此因緣故斷食。若不能懷害心大慈悲心爲教化一切衆生故無有過罪。

問曰：酒是和神之藥，實爲充飢之膳。古今同味，今獨何見鄙而不食？若使佛教清禁，居喪禮制，即如對於嚴君，勅賜俗食，豈關僧過，推而不食耶？答曰：貪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美，廉士所惡。割情從道，前賢所歎。抑慾崇德，往哲同嘆。況實由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可爲非？縱逢上抑，終須嚴斷。雖違君命，還順佛心。

問曰：實由害命，斷之。且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實不介。酒何偏斷？答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實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

以遮制不同，非謂酒體是罪。問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有耐酒。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持戒篇

威字

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答曰：制戒防非，本爲生善。戒是生善，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因外違遮，緣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乘不飲酒，非持戒。

第一據實有損者，依經食實之人，有十種過失。第一明一切衆生無始已來，皆是已親，不合食實。故人楞伽經云：我觀衆生輪迴五道，同在生死共相。生育遮爲父母兄弟姊妹若男子若女中表內外六親眷屬，或生餘道，善道惡道，常爲眷屬。以是因緣，我觀衆生更相噉食，無非親者。由食實味，遮互相噉，常生害心，增長苦業，流轉生死，不得出離。佛說是時，諸惡羅刹聞佛所說，悉捨惡心，止不食實。遮相勸發，菩提之心，護衆生命，過自護身。離一切諸實，不食悲泣流淚，白言：世尊。

法苑珠林卷九十三

持戒篇

威字

我聞佛說，諦觀六道，我所敢實，皆是我親。乃知食實衆生，是我大怨。斷大慈種，長不善業，是大苦本。我從今日，斷不食實。及我眷屬，亦不聽食。如來弟子，有不食實者，我當晝夜親近，擁護。若食實者，我當與作大不饒益。大慧羅刹惡鬼，常食實者，聞我所說，尚發慈心，捨實不食。況我弟子行善法者，當聽食實。若食實者，當知即是衆生大怨。斷我聖種，大慧若我弟子聞我所說，不諦觀察，而食實者，當知即是旃陀羅種。非我弟子，我非其師。

第二明食實衆生見者，皆悉驚怖，故不應食。如彼經說：食實之人，衆生聞氣，悉皆驚怖，逃走遠離。是故菩薩修如實行，爲化衆生，不應食實。譬如旃陀羅獵師，屠兒捕魚，爲人一切行處，衆生遙見，作如是念：我今定死。而此來者，是大惡人，不識罪福，斷衆生命。求現前利，今來至此，爲覓我等，今我等身悉皆有實，是故今來我等定死。大慧，由人食實，能令衆生見者皆生

如是驚怖大慧一切虛空地中衆生見食實者皆生恐怖而起疑念我於今者爲死爲活如是惡人不修慈心亦如豺狼游行世間常覓實食如牛噉草蜣螂逐糞不知飽足我身是實正是其食不應逢見即捨逃走離之遠去如人畏懼羅刹無異

第三明食實之人壞他信心是故不應食實也如彼經云若食實者衆生即失一切信心便言世間無可信者斷於信根是故大慧菩薩爲護衆生信心一切諸實悉不應食何以故世間有人見食實故謗毀三寶作如是言於佛法中何處當有真實沙門婆羅門修梵行者捨於聖人本所應食食於衆生猶如羅刹斷我法輪絕滅聖種一切皆由食實者過是故大慧我弟子者爲護惡人毀謗三寶乃至不應生念實想何況食噉也

第四明慈心少欲行人不應食實如彼經說菩薩爲求出離生死應當專念慈悲之行少欲知足厭世間苦速求解脫若捨憤肉就於空閑住屍陀

鉢阿蘭若處塚間樹下獨坐思惟觀諸世間無一可樂妻子眷屬如枷鎖想宮殿臺觀如牢獄想觀諸珍寶如糞聚想見諸飲食如膿血想受諸飲食如塗癰瘡想趣得存活繫念聖道不爲貪味酒實蔥韭蒜薤葷味悉捨不食若如是者是眞修行堪受一切人天供養若於世間不生厭離貪著諸味酒實葷辛皆便噉食不應受於世間信施也

第五明食實之人皆是過去曾作惡羅刹由習氣故今故貪實是故不應食實也如彼經說有諸衆生過去曾修無量因緣有微善根得聞我法信心出家在我法中過去曾作羅刹眷屬虎狼師子貓狸中生雖在我法食實餘習見食實者歡喜親近入諸城邑聚落塔寺飲酒食實以爲歡樂諸天下視猶如羅刹爭噉死屍等無有異而不自知已失我衆成羅刹眷屬雖服袈裟剃除鬚髮有命看見心生恐怖如畏羅刹此明食實皆是過去曾作羅刹師子虎狼貓狸中來故應裁

斷也

第六明食實之人學世祝術尚不得成況出世法何由可證是故行者不應食實如彼經說世間邪見諸祝術師若其食實祝術不成爲成邪術尚不食實況我弟子爲求如來無上聖道出世解脫修大慈悲精勤苦行猶恐不得何處當有如是解脫爲彼癡人食實而得其報是故大慧我諸弟子爲求出世解脫樂故不應食實也第七明衆生皆愛身命與已無別是故行者不應食實如彼經說食實能壯色力嗜味人多貪著應當諦觀一切世間有身命者各自寶重畏於死苦護惜已身人畜無別寧當樂存疥野干身不能捨命受諸天樂何以故畏死苦故以是觀察死爲大苦是可畏法自身畏死云何當得而食他實是故大慧欲食實者先自念身次觀衆生不應貪實也

第八明食實之人諸天賢聖皆悉遠離惡神恐怖是故行者不應食實如彼經說夫食實者諸天遠離何況聖

人是故菩薩爲見聖人當修慈悲不應食肉大慧食肉之人睡眠亦苦起時亦苦於夢中見種種諸惡驚怖毛豎心常不安無慈心故乏諸善力若其獨在空閑之處多爲非人而伺其便虎狼師子亦來伺求欲食其肉心常驚怖不得安隱也

第九明食肉之人淨者尚不應食況不淨矣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我說凡夫爲求淨命噉於淨食尚應生心如子妄想何況聽食非聖人食聖人離著以肉能生無量諸過失故於出世一切功德云何言我聽諸弟子食諸肉血不淨等味言我聽者是則謗我故內律云食生肉血等得偷蘭遮罪

第十明食肉之人死則還生惡羅刹等中是故行者不應食肉如彼經說食肉衆生依於過去食肉故多生羅刹師子虎狼豺狗貓狸鴟梟鵂鷂鷹鷂等中有命之類各自護身不令得便受飢餓苦常生惡心念食他肉命終復墮惡道受生人身難得何況當

有得涅槃道當知食肉有如是等無量諸過是故行者不食肉者即是無量功德之聚也

又爲攝魔經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食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告文殊一切衆生界我界即是一界所食之肉即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佛告文殊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草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然不破戒以從展轉離殺因緣故也又此經說衆生身內有八十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即斷八十萬戶蟲命若炙若煮若淹若暴皆有小蟲飛蛾蠅蝨而附近之如是展轉傍殺無量生命雖不自手而殺然屠者不敢自食皆爲食肉之人殺之故知食肉之人即兼有殺業之罪或有出家僧尼躬在伽藍共諸白衣公然聚會飲酒食肉葷辛雜穢汙染伽藍不愧尊像如

斯渾雜矣如外道

又尼羅浮陀地獄經云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由飲酒出家僧尼豈不深信經教心生重愧自棄正法同於外道若噉衆生亦噉父肉若噉衆生母肉亦噉母肉如是姊妹兄弟男女六親並有相對怨怨相酬未可得脫又沙彌尼戒經云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如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畜喘息之類手亦不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間殺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使殺使某肉肥某肉瘦某肉多好某肉少惡意亦不念哀愍衆生如已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別普等心常志大乘

又賢愚經云佛告波斯匿王曰過去久遠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國名波羅柰於時國王名波羅摩達王將四種兵入山獵戲王到澤上馳逐禽獸單隻一乘獨到深林王時疲極下馬小休余時林中有梓師子懷欲

心感行求其偶因不能得值於林間見王獨坐嬉意轉盛思欲從王近到其邊舉尾背住王知其意而自思惟此是猛獸力能殺我若不從意懼見危害王以怖故即從師子成欲事已師子還去諸兵群從已復來到王與人衆即還宮城余時師子從是懷胎日月滿足便生一子形盡似人唯足斑爛師子憶識知是王有便銜擔來著於王前王亦思憶知是已兒即收取養以足斑駁字爲斑足養之漸大雄才志猛父王崩止斑足繼治時斑足王有二夫人一是王種二是婆羅門種斑足出游勸二夫人隨我後往誰先到者當與一日極相娛樂其墮後者吾不見之王去之後其二夫人極自莊飾嚴駕俱往到於道中見於天相梵志種者下車作禮禮已後到王從本言而不前之於是夫人瞋怨天神由禮汝故使王見薄若有天力何不護我後壞天祠令平如地守天祠神悲惱至宮欲傷王宮天神遮不聽入有一仙人住止山中王常供養日日

食時飛來入宮不食餽饌粗食鹿供偶值一日仙人不來天神知之化作其形坐於常處不肯就食欲得魚宗即如語辦食已還去明舊仙來爲設宴食仙人瞋王王言大仙先日勅作今何不食仙人語言昨日有患一日不來是誰語汝但相輕試令王是後十二年口常食人宴作是語竟飛還山中是後厨監忘不辦宴臨時無計出外求食見死小兒肥白在地念且稱急即却頭足擔王厨中加諸美藥作食與王王得食之覺美倍常即問厨監由來食宴未有斯美此是何宴厨監惶怖復白王言若王原罪乃敢實說王答之言但實說之不坐汝罪厨監白王具述前報王言此宴甚美自今已後如是求辦厨監白王前者偶值死兒更求更得王又語言汝但密取設令有覺斷處由我厨監受教夜常密捕得便殺之日日供王於時城中人民之類各各行哭云亡失兒展轉相問何由乃尔諸日聚議當試微伺即於街衢處處察探見王厨

監搜他小兒伺捕得之縛將詣王具以前事白王言是我所教諸日懷恨各自外議王便是賊食我等子噉人之王云何共治當共除之去此禍害一切同心咸共齊謀一時同合即圍其王當取殺之王見兵集驚怖問言汝等何故而圍逼我諸日答言夫爲王者養民爲事方驅厨宰殺人爲食不任苛酷故欲殺王王語諸日自今已更不復爲唯見恕放當自改勵諸日語曰終不相放不須多云時王聞已自知必死即語諸日雖當殺我小緩須更聽我一言即自立誓我身由來所修善行爲王正治供養仙人合集衆德迴令今日我得變成飛行羅刹其語已訖尋語而成即飛虛空告諸臣曰汝等合力欲強殺我賴我大幸復能自拔自今已後汝等好忍所愛妻兒我次第食語訖飛去止山林間飛行搏人擔以爲食人民之類恐怖藏避如是之後殺噉多人諸羅刹輩附爲翼從群眾漸多所害轉廣後諸羅刹白斑足王我等奉事爲王願爲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一會王即許之當取諸王令滿五百與汝為會許之已訖一一往取閉著深山已得四百九十九王殘少一人後捕得須陀素彌大有高德從羅刹王乞得七日假假滿還來須陀素彌廣為說法分別殺罪及其惡報復說慈心不殺之福斑足歡喜敬戴為禮承用其教無復害心即放諸王各還本國須陀素彌即佐眾還將斑足安置本國前仙人誓十二年滿自是已後更不噉人遂還霸王治民如舊余時須陀素彌王者今我身是斑足王者今為耆掘摩羅是余時諸人十二年中為斑足王所食噉者今此諸人為耆掘摩羅所殺者是此諸人等世世常為耆掘所殺我亦世世降之以善耆掘摩者指髮比丘是時波斯匿王復白佛言指髮比丘殺此多人食已得道當受報不佛告大王行必有報今此比丘在於房中地獄之火從毛孔出極患苦痛酸切叵言佛勅一比丘汝持戶排往指髮房刺戶乳中比丘即往奉教為之排入戶內尋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自融消比丘驚愕還來白佛佛告比丘行報如是王及眾會生信頌曰財色與酒名為三惑皆耽喪家君重亡國內障大慈譬遮淨德懷道君子斯穢不忒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六一六頁中一行至本頁下七行原版殘缺，以麗藏本換。
- 一 六一六頁中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二」。卷末經名同。
- 一 六一六頁中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

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六一六頁中三行「酒寔篇第九十三」，徑作「酒肉篇第九十三之一」。
- 一 又「此有三部」，徑無。
- 一 六一六頁中四行「述意部……食寔部」，徑無。
- 一 六一六頁中五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六一六頁中八行「入惺境」，磧、南、徑、清作「入醒境」。
- 一 六一六頁中一〇行第一二字「俗」，磧、南、徑、清作「俗書」。
- 一 六一六頁中一行「不忍」，徑、清作「不忍見」。又第一二字「不」，徑、清作「不忍」。
- 一 六一六頁中一四行第五字「飲」，磧、南、徑、清作「食」。又第九字「翻」，磧、南、徑、清作「反」。
- 一 六一六頁中一五行「上論」，磧、南、徑、清作「經論」。
- 一 六一六頁中一六行末字「母」，磧、

一 南、徑、清作「子」。

一 六一六頁下三行「至親」，碩、南、徑、清作「慈親」。

一 六一六頁下七行第一二字「墜」，碩、南、徑、清作「墮」。

一 六一六頁下九行「人聞」，碩、南、徑、清、麗作「人間」。

一 六一六頁下一行第一一字「害」，碩、南、徑、清作「肉」。

一 六一六頁下一九行「始末」，南作「若永」。

一 六一六頁下末行第六字「者」，碩、南、徑、清、麗無。

一 六一七頁上五行末字「故」，碩、南、徑、清作「故是故」。

一 六一七頁上一一行「如持」，南、徑、清作「如是」。

一 六一七頁上一七行「無惱煩」，碩、南、徑、清作「無煩惱」。

一 六一七頁上二〇行「索食」，碩、南、徑、清作「欲食」。

一 六一七頁中一四行末字「語」，碩、

一 南、徑、清作「諸」。

一 六一七頁中一六行「樵瘁」，碩、南、徑、清作「顛顚」。

一 六一七頁下一四行末字「者」，碩、南、徑、清作「昔」。

一 六一七頁下一八行「愛之」，碩、南、徑、清、麗作「憂之」。

一 六一八頁上七行「忘失」，碩、南、徑、清作「亡失」。

一 六一八頁上二一行第五字「施」，碩、南、徑、清、麗作「所施」。

一 六一八頁中五行第一二字「欲」，碩、南、徑、清無。

一 六一八頁中六行第五字「害」，碩、南、徑、清作「殺」。又第九字「因」，碩、南、徑、清作「並因」。

一 六一八頁中一三行第六字「乃」，麗作「乃至」。

一 六一八頁中一七行「若入」，碩、南、徑、清、麗作「若人」。

一 六一八頁中一九行第三字「酒」，碩、南、徑、清、麗作「酒過」。

一 六一八頁下一四行第七字「由」，碩、南、徑、清作「悉由」。

一 六一九頁上一四行「勾暴害人」，碩、南作「勾暴惡害人」；徑、清作「兇暴惡害人」。

一 六一九頁上一九行第九字「勾」，徑、清作「兇」。下同。

一 六一九頁上二一行第一二字「聖」，清作「生」。

一 六一九頁中三行第一一字「復」，碩、南、徑、清作「復放」。

一 六一九頁中五行末字「應」，碩、南、徑、清、麗作「摩」。

一 六一九頁中六行「螻虺」，碩、南、徑、清作「土虺」。

一 六一九頁中二一行第七字「伏」，碩、南、徑、清無。

一 六一九頁中末行「如是」，碩、南、徑、清、麗作「是女」。

一 六一九頁下一行第一〇字「作」，碩、南、徑、清無。

一 六一九頁下一一行第一三字「已」，

磧、南、徑、清作「僧已」。

一六一九頁下一七行第八字「聞」，
 磧、南、徑、清作「見聞此事」。

一 六二〇頁上七行「蘇陀」，徑、清作「蘇陀」。

一六二〇頁上一六行第三字「生」，
 磧、南、徑、清作「主」。

一六二〇頁上一九行第一〇字「疏」，
南、徑、清作「數」。

一 六二〇頁中一行「每常」，**碩**、**南**、**徑**、**清**作「恒常」。

一 六二〇頁中一六行「葶蔕」，**碩**、**南**、**徑**、**清**、**麗**作「葶蔕子」。

一六二〇頁下九行第一二字「比」，
 南作「此」。

一六二一頁上一六行「浸漬」，碩、南
徑、清作「自漬」。

一六二一頁中八行第六字「常」，**碩**、**南**、**徑**、**清**作「恒」。

一六二頁中一二行第一二字「二」。

一六二一頁下三行第一一字「亦」，

碩、南、徑、清作「示」；麗作「視」。

一 六二一頁下八行「不得」，磧、南、徑、清、麗作「不得見」。

一六二一頁下一六行「材木」，徑、清作「林木」。

一 六二二頁上一五行第五字「使」，
 麗無。

一 六二二頁中四行第五字「常」，**碩**、**南**、**徑**、**清**作「當」。

一 六二二頁中六行首字「生」，**碩**、**南**、**徑**、**清**作「上」。

一六二二頁中一〇行第二字「酒」，
 磧、南、徑、清作「猶」。

一六二二頁中一行第一三字「子」，
 磧、南、徑、清無。

一 六二二頁中未行「一切」，**磧**、**南**、**徑**、**清**作「一切惡」。

一 六二二頁下五行第六字「完」，**磧**、**南**、**徑**、**清**無。

一 六二三頁上九行第四字「也」，、、、。

一六二三頁中五行「存活」，
 碩、南、

徑、清作「存命」。

一 六二三頁中六行「葦味」，
 [徑]、[清]作「臭味」。
 [碩]、[南]

一六二三頁中九行「葦辛」，**碩**作「蕒辛」。

一 六二三頁中一八行「食完」，**磧**、**南**、**徑**、**清**作「噉肉」。

一六二三頁中一九行第二字「視」，

一六二三頁下一行第七字「愛」，
南、徑、清作「受」。

一 六二三頁下一三行首字「壯」，**碩**、**南**、**徑**、**清**作「起」。又第四字「嗜」，

一六二三頁下二〇行第五字「貪」，

一六二四頁上三行第四字「於」，
 碩、南、徑、清作「食」。

第一〇字「諸」，**蹟**、**南**、**徑**、**清**無。
南、**徑**、**清**作「若於」；**麗**作「若」。又

一六二四頁上一九行第一一字「腫」，

一 碩、南、徑、清作「重」。

一 六二四頁中四行末字「世」，碩、南、徑、清、麗作「世尊」。

一 六二四頁中六行「死生輪轉」，碩、南、徑、清作「生生輪轉」。

一 六二四頁中一〇行第五字「食」，碩、南、徑、清作「肉」。

一 六二四頁中一三行末字「慈」，碩、南、徑、清作「悲」；麗作「慈悲」。

一 六二四頁中一八行首字「蝕」，碩、南、徑、清作「蛆」。

一 六二四頁中末行「葦辛」，碩作「薰辛」。又「尊像」，碩、南、徑、清作「尊顏」。

一 六二四頁下一行「美如」，碩、南、徑、清作「豈勝」。

一 六二四頁下五行「衆生」，碩、南、徑、清作「衆生父肉衆生」；麗作「衆生父肉」。

一 六二四頁下六行「亦噉」，碩、南、徑、清作「衆生亦噉」。

一 六二四頁下一五行「哀愍」，碩、南、徑、清作「街里」。又「察探」，碩、

徑、清作「哀念」。

一 六二五頁上一行第七字「因」，碩、南、徑、清無。

一 六二五頁上末行第一〇字「常」，碩、南、徑、清作「恒」。本頁中二〇行第三字同。

一 六二五頁中一行「銷饌」，碩、南作「銷饌」。

一 六三五頁中八行「口常」，碩、南、徑、清作「中恒」；麗作「中常」。

一 六三五頁中一〇行末字「且」，碩、南、徑、清作「日」。

一 六二五頁中一行第八字「王」，碩、南、徑、清、麗作「至」。

一 六二五頁中一四行「復白王言」，碩、南、徑、清作「腹拍王前」。

一 六二五頁中一五行「不聖」，碩、南、徑、清作「不問」。

一 六二五頁中一九行第二字「取」，碩、南、徑、清作「求」。

一 六二五頁中末行「街術」，碩、南、徑、清作「街里」。又「察探」，碩、

南、徑、清作「安人」。

一 六二五頁下二行「白王言」，碩、南、徑、清作「白王王言」。

一 六二五頁下八行「厨宰」，碩、南、徑、清作「子厨」。

一 六二五頁下九行第二字「苛」，碩、南、徑、清作「苦」。又末字「己」，碩、南、徑、清、麗作「已後」。

一 六二五頁下二二行「群衆」，碩、南、徑、清作「徒衆」。

一 六二六頁上四行「素彌」，碩、南、徑、清作「素彌王」。

一 六二六頁上九行第一〇字「衆」，碩、南、徑、清、麗作「兵衆」。

一 六二六頁中二行「生信」，碩、南、徑、清作「莫不信解」。

一 六二六頁中四行「內障」，碩、南、徑、清作「肉障」。又「譬遮」，碩、南、徑、清、麗作「辛遮」。

一 六二六頁中五行「不忒」，碩、南、徑、清作「不欲」。



鐵城縣廣勝寺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暉撰

酒寔篇第九十三

穢濁篇第九十四

酒寔篇感應緣 略引十四驗

漢洛子淵

晉沙門法遇

晉庾紹之

宋蔣小德

宋沙門竺慧熾

吳諸葛恪

周武帝

隨趙文若

唐孫迴璞

唐李氏

唐鄭師辯

唐韋知十

唐謝通氏

唐任五娘

漢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雒陽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管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至云宅在靈臺南近雒水卿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臺南見無人家徒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導之老翁云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既坐令婢取酒須臾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遇

法苑珠林卷九十四

第九十四

威字

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悵別甚懇勤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衛但見高崖對水淥波頃時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乃是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雒水之神也 出雒陽寺記錄 晉有荊州長沙寺僧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墳素事道安為師解寤非常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但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杖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日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椎集眾以杖筒置香几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因之學徒勵業甚眾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眾和尚雖隔

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也

晉新野庾紹之小字道覆晉湘東太守與南陽宗協中表昆弟情好綢繆紹元興末病亡義熙中忽見形詣協形貌衣服具如平生而兩脚著械既至脫械置地而坐協問何由得顧答云暫蒙假歸與卿親好故相過也協問鬼神之事紹輒漫略不甚諧對唯云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食肉之時無噉物心協云五藏與冥乃復異耶答曰心者善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問親戚因談世事未復求酒協時時餉菓菓酒因為設之酒至對杯不飲云有菓菓氣協曰為惡之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獨我也紹為人語聲高壯此言論時不異常日有頃協兒遠之來紹聞展聲極有懼色謂協曰生氣見陵不復得住與卿三年別耳因貫械而起出戶便滅協後為正負郎果三年而卒

宋蔣小德江陵人也為岳州刺史朱循時為聽事監師少而信向勤謹過

人脩喜之每有法事輒令典知其務大明末年得病而死夜三更將殮便蘇活言有使者稱王命召之小德隨去既至王曰君精勤小心虔奉大法帝勅精旨以君專至宜速生善地而君筭猶長故令吾特相召也君今日將受天中快樂欣然小德嘉諾王曰君可且還家所欲屬寄及作功德可速之七日復來也小德受言而歸路由一處有小屋殊陋爰逢新寺難公於此屋前既素識具相問評難云貧道自出家來未嘗飲酒早就蘭公蘭公苦見勸逼飲一升許被王召用此故也貧道若不坐此當得生天今乃居此弊宇三年之後方得上耳小德至家欲驗其言即夕遽遣人參評難公果以此日於蘭公處睡臥至夕而以小德既愈七日內大設福供至期奄然而卒朱循即免家丘戶蘭難二僧並居新寺難道行尤精不同餘僧

宋沙門竺慧熾新野人住在江陵四層寺永初二年卒弟子為設七日會

其日將夕燒香竟道賢沙門因往視熾弟子至房前忽曖曖若人形祥視乃慧熾也容顏衣服不異生時謂賢曰君且食矣美不賢曰美熾曰我聖食矣今生餓狗地獄道賢懼龍未及得答熾復言汝若不信試看我背後乃迴背示賢見三黃狗形半似驢眼甚赤光照戶內狀欲齧熾而復止賢駭怖問絕良久乃蘇具說其事

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吳幼帝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為侍中大將軍恪強愎傲物峻峻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帝響恪而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騰裔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為不過因酒食行酖毒耳將親信人以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捕那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為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死

出史記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六張

唐字

心尚暖家人不忍殯之三日乃蘇能語先云舉我見至尊為武帝傳說既現而請文帝引問言曰始忽見人來喚隨至一處有大地穴所行之道徑入纔到穴口遙見西方有百騎來儀衛如王者俄至穴口乃周武帝也儀同拜之帝曰王喚汝證我事耳汝身無罪言訖即入宮中使者亦引儀同令見宮門引入庭前見武帝與王同坐而有加敬之容使者令儀同拜王王問曰汝為帝作食前後進白團幾枚儀同不識白團顧左右左右教曰名雞卵為白團也儀同即答帝食白團實不記數王謂帝曰此人不記當須出之帝慘然不樂而起忽見庭前有鐵牀并獄卒數十人皆牛頭人身帝已臥牀上獄卒用鐵梁壓之帝兩脇剖裂處雞子全出俄與牀齊可十餘斛乃盡王命數之訖牀及獄卒忽然不見帝又已在王坐帝謂儀同云為我相聞大隨天子昔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身為滅佛法極受大苦可為吾作功德也於是文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七張

唐字

帝勅天下人出一錢為追福焉臨外祖齊公親見問時節歸家具說後隨大業中雍州長安縣有人姓趙名文若死經七日家人大斂將欲入棺乃縮一脚家人懼怕不敢入棺文若得活眷屬喜問所由文若報云當死之時見人引向閻羅王所問文若汝生存之時作何福業文若答王受持金剛般若經王歎云善哉此福第一汝雖福善且將汝示其受罪之趣令一人引文若北行十步至一牆孔令文若入孔隔壁有人引手從孔中捉文若頭引出極大牢苦得度牆外見大地獄鑊湯苦具罪人受苦不可具述乃有衆多豬羊雞魚鵝鴨之屬競來從文若債命文若云吾不食汝身何故見逼諸畜生等各報云汝往日時某年某月某處食我頭脚四支節節分張人各飲噉何故諱之文若見畜引實不敢諱逆唯知一心念佛深悔諸罪不出餘言求與諸畜得活之時具修福善報謝諸畜見為修福一時放却其引使人過將文若至王所說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八張

唐字

見受罪趣訖王付一盃釘令文若食之并用五釘釘文若頭項及以手足然後放過文若得蘇具說此事然患頭痛及以手足之後修福痛漸得差從介已來精勤誦持金剛般若不敢遺漏寸陰但見道俗親疏並勸受持般若後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似如欲睡于時夢見一青衣婦女急速而來請救乞命文若驚寤即喚驛長問云汝不為吾欲殺生不驛長答云實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云其羊作何色答云是青羖牯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却吾與價直贖取放之良由般若威力冥資感應也唐殿中侍監孫迴璞濟陰人也至貞觀十三年從車駕幸九成宮三善公與魏太師隣家嘗夜二更聞外有人喚孫侍監聲璞起出看謂是太師命既出見兩人謂璞曰官喚璞曰我不能步行即取璞馬乘之隨二人行乃覺天地如晝日光明璞怪訝而不敢言二人引璞出谷歷朝堂東又東北行六七里至首藺谷遙見有兩人

持韓鳳方行語所引璞二人曰汝等錯違我所得者是汝宜放彼人即放璞璞循路而還了了不異平生行處既至家繫馬見婢當戶眠喚之不應越度入戶見其身與婦並眠欲就之而不得但著南壁立大聲喚婦終不應屋內極明見壁角中有蠅網中二蠅一大一小并見梁上所著藥物無不分明唯不得就牀自知是死甚憂悶恨不得共妻別倚立南壁久之微睡忽驚覺覺身已臥牀上而屋中闇黑無所見喚婦令起然火而璞方大汗流起視蜘蛛網歷然不殊見馬亦大汗鳳方是夜暴死後至十七年璞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祐疾還至雒州東孝義驛忽見一人來問曰君是孫迴璞不曰璞是君何問為荅曰我是鬼耳魏太師有文書追君為記宰因出文書示璞璞視之則鄭國公魏徵署也璞驚曰鄭公不死何為遣君送書鬼曰已死矣今為太陽都錄大監故令我召君迴璞引至共食鬼甚喜謝璞璞請曰我奉

勅使未還鄭公不宜追我還京奏事畢然後聽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則同行夜便同宿遂至閿鄉鬼辭曰吾取過所度關待君璞度關出西門見鬼已在門外復同行至滋水鬼又與璞別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君可勿食葷辛璞許諾既奏事畢而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璞自以必死與家人訣別而請僧行道造像寫經可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既入見眾君子迎謂曰此人修福不得留之可放去即推璞墮山於是驚寤遂至今無恙矣迴璞自為臨說

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酤酒多取他物擬作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即至勘當元由婢即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令得活復有人問勘杖扶老母初死之時婢得惡詠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丘年向六七十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後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夢中荅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行道雇諸經生眾手寫經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人來前母云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師見存道俗欽敬

唐東宮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時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行入官府大門見有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

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
後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
皆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
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去巾帶連袂辯
憂懼專心念佛忽見生平相識僧來
入兵圍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平
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哀請救僧
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許諾
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宮前以次評問
至門外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
曰日西當活又以黃帛一枚與辯曰
披此至家家置淨處也仍示歸路辯
披之而歸至家繫帛置牀角上既而
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欲起屍唯母
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
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
違晝夜相反既至日西能食而愈猶
見帛在牀頭及辯能起帛形漸減而
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
年有友人勸食豬肉辯不得已食一
鬻是夜夢已化為羅刹爪齒各長數
尺捉生豬食之既曉覺口腥唾出血
使人視滿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

食肉又數年娶妻妻家逼食後乃無
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身臭常有火
瘡洪爛然身不能愈或恐以破戒之
故也臨昔與辯同直東宮見其自說
云耳右此五驗
出真經記
唐右金吾兵曹京兆韋知十至永徽
中煮一羊脚半日猶生知十怒家人
曰用柴十倍於常不知何意如此更
命重煮還復如故乃命剖之其中遂
得一銅像長徑寸焉光明照灼相好
成就其家一生不敢食酒矣中山郎
餘令親聞說之
唐龐州萬年縣閭村即瀾渭之間也
有婦女謝適同縣元氏有女適迴龍
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以龍朔元
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
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
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
賣與法界寺夏侯師家今將我向
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
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
寺尼至阿照村女問尼尼報云有夏
侯師是賣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

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
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
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
陸梁舐觸見其女至乃舐其偏體又
流淚焉女即馮夏侯師贖之乃隨其
女去今現在阿照家養飼女常呼為
阿孃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召
視競施錢帛
唐龍朔元年雒州景福寺比丘尼修
行房中有侍童任五娘死後修行為
五娘立靈經月餘日其姊及弟於夜
中忽聞靈座上呻吟其弟初甚恐懼
後乃問之荅曰我生時於寺上食肉
坐此大苦痛我體上有瘡恐汙牀席
汝可多將灰置牀上也弟依其言置灰
後看牀上大有膿血又語弟曰姊患不
能縫衣汝大繼縷宜將布來我為汝
作衫及襪弟置布於靈牀上經宿即
成又語其妹曰兒小時患漆遂殺一螳
螂取汁塗瘡得差今入刀林地獄矣
中現有折刀七枚願姊慈念為作功
德救助知姊煎迫交不濟辨但隨身
衣服無益死者今並未壞請以用之

姊未報聞乃曰兒自取去良久又曰衣服已來見在牀上其姊試往觀之乃所斂之服也遂送淨土寺寶獻師起馮寫金剛般若經每寫一卷了即報云已出一刀凡寫七卷了乃云七刀並得出訖今蒙福助即往託生與姊及弟哭別而去吳興沈玄法說淨土寺僧智整所說同右此三驗出冥報拾遺依宣律師感應記云四天王等告宣師曰佛在世時於大光明佛告天人龍鬼神等我之正法滅後多有諸比丘執我小乘教迹不解毗尼意導我聽諸比丘食肉於是諸比丘等在僧伽藍內殺害衆生猶如獵師屠肆之處復有比丘純著繒帛游行姪女酒肆之舍不習三藏不持禁戒痛哉苦哉諸惡比丘謗黷我教舌何不落告諸比丘我於無量劫來捨頭目髓腦或於飢饉世作大實身施彼餓者或內外財施未曾吝惜從初發心乃至成佛豈教弟子噉衆生實耶我既涅槃諸惡比丘次補我處爲天人師開導衆生今得道果豈有天人之師口噉衆

生實耶我初成道時雖開毗尼中聽食三種淨食亦非四生之類是諸禪定之實是不思議實非汝所知何故謗黷我教我於涅槃楞伽經中一切生命雜食皆已斷訖不聽持戒之人食諸衆生身實若有惡比丘道場中教中聽食魚肉聽著蠶衣者此是魔說我成道已來至於涅槃唯服麤布白氎三衣未著繒帛何爲謗我耶穢濁篇第九十四此有四部

述意部 五辛部

噉氣部 便利部

述意部第一

夫五陰虛假四大浮危受斯僞實事等盡瓶感此穢形又同杯器內外無實觸塗皆染加復閻浮穢質不淨充軀常餐酒肉常食葷辛臭氣上衝諸天衣裂善神捨衛惡鬼交侵凡夫僧尼尚不樂近何況聖賢而不遠離兼復八苦煎逼九橫摧年念念遷流心心起滅徒染六情終墜三惡願各修身淨其心口也

五辛部第二

如楞伽經云佛言大慧如是一切葱韭蒜薤臭穢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矣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

又涅槃經云乃至食葱韭蒜薤亦皆如是當生苦處穢汙不淨能障聖道亦障世間人天淨處何況諸佛淨土果報酒亦如是能障聖道能損善業能生諸過

又雜阿含經云不應食五辛何等爲五一者木葱二者草葱三者蒜四者興渠五者蘭葱又梵網經云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薤葱慈蔥蘭葱興渠是五種不得食

又五辛報應經云七衆等不得食實葷辛讀誦經論得罪有病開在伽藍外白衣家已滿四十九日香湯澡浴竟然後許讀誦經論不犯

又僧祇十誦五分律等更無餘治開病比丘服蒜聽七日在一邊小房內不得臥僧牀褥衆大小便處講堂處皆不得到又不得受請及僧中食不得就佛禮拜得在下風處逢禮七日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十八

威字

滿已潔浴熏衣方得入眾若有患瘡

醫教須香油治者佛令先供養佛已然後許塗身還在屏處一同前法

出家性潔

諸令作法如是泥穢俗凡人輒開食耶

噓氣部第三

如僧祇律云若在禪坊中噓者不得

放恣大噓若噓來時當忍以手掩鼻

若不可忍者應手遮鼻而噓勿洩唾

汗比座若上座噓者應言和南下座

噓默然

又四分律云時世尊噓諸比丘祝願言

長壽時有居士噓及禮拜比丘佛令

比丘祝願言長壽

又僧祇律云佛言若急下風來者當

制若不可忍者當向下坐不得在前

縱氣若氣來不可忍者當下道在下

風救之

又毗尼母經云氣有二種一者上氣二

者下氣上氣欲出時莫當人張口令

出要迴面向無人處張口令出若下

氣欲出時不聽眾中出要作方便出

外至無人處令出然後來入眾莫使

眾譏嫌汗賤入塔時不應放下氣安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十九

威字

塔樹下大眾中皆不得令出氣師前

大德上座前亦不得放下氣出聲若

腹中有病急者應出外莫令人生汗

賤心

便利部第四

如優鉢祇王經云伽藍法界地漫大小

行者五百身憤拔波地獄後經二十

小劫常遣肘手抱此大小便處臭穢

之地乃至黃泉

又毗尼母經云諸比丘住處房前開廁

小便汗地臭氣皆不可行佛聞之告諸

比丘從今已去不聽諸比丘僧伽藍處

處小行當聚一屏猥處若瓦瓶若木

簞埋地中就中小行已以物蓋頭莫

令至臭氣

又毗尼母經云若上廁去時應先取

籌草至戶前三彈指作聲若人非人

令得覺知若無籌不得壁上拭不得

廁版梁棧上拭不得用石不得用青

草土由更木皮更葉奇木皆不得用

所應用者木竹簞作籌度量法極長

者一磔手短者四指已用者不得振令

汗淨者不得著淨籌中是名上廁法

法苑珠林卷之四

第二十

威字

籌法上廁有二處一者起止處二者

用水處坐起褰衣一切如起止處無

異廁戶前著淨瓶水復應著一小瓶

若自有瓶者當自用若無瓶者用廁

邊小瓶不得直用僧大瓶水令汗是

名上廁用水法

塔前眾僧前和尚阿闍梨前不得張

口大洩唾著地若欲洩唾當屏猥處

莫令人惡賤是名洩唾法

又三千威儀云若不洗大小便比丘

得突吉羅罪亦不得淨僧座具上坐

及禮三寶設禮無福德又至舍後上

廁有二十五事一欲大小便當行時

不得道上為上座作禮三亦莫受人

禮三往時當直低頭視地四往當三

彈指五已有人彈指不得逼六已上

正住彈指乃踞七正踞中八不得一足

前一足却九不得令身倚十斂衣不

得使垂圍中十一不得大呬使面赤

十二當直視前不得顧聽十三不得

汗壁十四不得低頭視圍中十五不得

視陰十六不得以手持陰十七不得草

蓋地十八不得持草畫壁作字十九

用水不得大費二十不得汗滴二十一
用水不得使前手著後手二十二用
土當三過二十三當用澡豆二十四
三過用水二十五設見水草土盡當
語直日主者若自手取為善
又僧祇律云大小行已不用水洗而
受用僧座具牀褥得罪
又十誦律云不洗大行處不得坐卧
僧臥具上得罪
又摩德勒伽論云不洗大小行處不
得禮拜無水處若為非人所瞋水神
所瞋或為服藥等開不犯
又三千威儀經云不洗淨禮佛者設
禮無功德又雜譬喻經云有一比丘
不彈指來大小便潑汗中鬼面上魔
鬼大恚欲殺沙門沙門持戒魔鬼隨
逐伺覓其短不能得便說如此事上廁
必須警效作聲
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
有一貧人名曰尼提極貧下賤常客
除糞佛知應度即將阿難往到其所
正值尼提擔糞出城而欲棄之瓶破
汗身遙見世尊深生慚愧不忍見佛
佛到其所廣為說法即生信心欲得

出家佛使阿難將至河中與水洗訖
將詣祇桓佛為說法得須陀洹尋即
出家得阿羅漢漢果國人及王聞其出
家皆生怨恨云何佛聽此人出家波
斯匿王即往佛所欲破此事正值尼
提在祇桓門大石上坐縫補故衣七
百諸天香華供養王見歡喜請通白
佛尼提比丘身沒石中出入自在通
白已竟王到佛所先問此事向者比
丘姓字何等佛告王曰是王國中下
賤之人除糞尼提王聞佛語謗心即
除到尼提所執足作禮懺悔辭謝王
白佛言尼提比丘宿作何業受此賤
身佛告王曰昔迦葉佛入涅槃後有
一比丘出家自在乘提僧事身暫有
患懶起出入便利器中使一弟子擔
往棄之然其弟子是須陀洹以是因
緣流浪生死常為下賤五百世中為
人除糞由昔出家持戒功德今得值
佛出家得道以是義故不得房內便利具
前罪數見俗人懈怠不能自運
置穢器在房便利令他人憚急不能自運
穢器得出猶作穢狗蟻蟻廁也
又佛說除災患經云佛告阿難乃前過
世迦葉佛時人壽二萬歲佛事終竟

復捨壽命

尔時有王名曰善頭供養舍利起七
寶塔高一由延一切衆生然燈燒香
香華繒綵供養禮事時有衆女欲供
養塔便共相率埽除塔地時有狗糞
汗穢塔地有一女人手撮除棄復有
一人見其以手除地狗糞便唾笑之
曰汝手已汗不可復近彼女逆罵汝
弊婬物水洗我手便可復淨佛天人
師敬意無已手除不淨已便澡手繞
塔求願今埽塔地汗穢得除令我世
世勞垢消滅清淨無穢時諸女人埽
塔地者今此會中諸女人是今時埽
地願滅塵勞服甘露味尔時以手除
狗糞女者今奈女是尔時發願不與
汗穢會所生清淨以是福報不因胎
胎臭穢之處每因華生以其尔時發
一惡聲罵言婬女故今受是婬女之
名以值佛聞法得須陀洹
又雜寶藏經云南天竺法家有一童
女必使早起埽地庭中門戶左右有
長者女早起埽地會值如來於門前
過見生歡喜注意看佛壽命旋促即

法苑珠林卷九十四

第十卷

月字

終生天夫生天者法有三念自思惟
言本是何身自知人身今生何處定
知是天昔作何業來生於此知由見
佛歡喜善業得此果報感佛重恩來
供養佛佛為說法得須陀洹

又新婆沙論云昔德叉尸羅國有一女
人至月光王捨千頭處禮無憂王所
起靈廟見有狗糞在佛座前尋作是
思此處清淨如何狗糞穢汙其中以
手捧除香泥塗飾善業力故令此女
人徧體生香如旃檀樹口中常出青
蓮華香若諸衆生由不護淨故因內
煩惱感諸外穢故論訟言

世間諸穢草能穢汙良田如是諸貪穢
穢汙諸含識世間諸穢草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瞋穢穢汙諸含識

又賢愚經云佛在世時羅閱城邊有
一汪水汙泥不淨多諸糞穢國中
民以屎尿投中有一大蟲其形像蛇
加有四足於其汪水東西馳走或沒
或出經歷年載常處其中受苦無量
尔時世尊將諸比丘至彼坑所問諸
比丘汝識此蟲宿緣行不諸比丘咸

法苑珠林卷九十四

第十卷

月字

言不知佛言毗婆尸佛時有衆賈客
入海取寶大獲珍寶平安還到選寶
上者用施衆僧規俟僧食僧受其實
付授摩摩帝於後僧食向盡從其求
索不與衆僧苦索摩摩帝瞋恚而語
之言汝曹噉屎此寶屬我何緣乃索由
其欺僧惡口罵故身壞命終墮阿鼻地
獄身常宛轉沸屎之中九十一劫乃
從獄出今墮此中自從七佛已來皆
作其至至賢劫千佛各各皆尔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
林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設欲食
時先觀地獄畜生餓鬼然後方食目
連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
如細針髮如錐刀纏刺其身諸支節
間皆悉火出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
索屎尿以為飲食疲苦終日而不能
得即問鬼言汝造何業受如是苦餓
鬼答言有日之處不煩燈燭如來世
尊今現在世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
能答汝尔時目連尋往佛所具問如來
所造業行受如是苦具以上問尔時世
尊告目連曰汝今善聽吾為汝說

法苑珠林卷九十四

第十卷

月字

此賢劫中含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
無量不可稱計常令僕使壓甘蔗汁
以輸大家有辟支佛甚患渴病良醫
處藥教服甘蔗汁病乃可差時辟支
佛往長者家乞甘蔗汁時彼長者見
來歡喜尋勅其婦富那寄我有急緣
定欲出去汝今在後取甘蔗汁施辟
支佛時婦答言汝但出去我後自與
時夫出已取辟支佛鉢於其屏處小
便鉢中以甘蔗汁蓋覆鉢上與辟支
佛辟支受已尋知非是投棄於地空
鉢還歸其後命終墮餓鬼中常為飢
渴所見逼切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
告目連欲知尔時彼長者婦今富那
寄餓鬼是佛說是時諸比丘等捨慳
貪緣厭惡生死有得四沙門果者有
發辟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
尔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頌曰
噉他身血實貪毒無慈矜養故身穢質
蟲寓內銷融不護僧淨器受此廁中蟲
後報入地獄苦痛未知窮
感應緣略引三驗

宋釋慧果 齊釋弘明

唐謝弘敬妻許氏

宋京師瓦官寺有釋慧果婺州人少以蔬食苦行自業宋初游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廁前見一鬼致敬於果云昔為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為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文覆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為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錢三千文為造法華一部并設齋後夢見此鬼云已得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齊永明中會稽釋弘明者止雲門寺誦法華禮懺為業每旦水瓶自滿寶諸天童子為給使也又感虎來入室伏牀前久之乃去又見小兒來聽經云昔是此寺沙彌為盜僧厨食今墮廁中聞上人讀經故力來聽願助方便冀免斯累明為說法領解方隱後山精來惱明乃捉取以繩繫之鬼謝遂放因之永絕

右二驗出
宋高僧傳

唐吳王文學陳郡謝弘敬妻高陽許

氏武德初年遇患死經四日而蘇說云被二三十人拘至地獄未見官府即聞喚雖不識面似是姑夫沈吉光語音許問云語聲似是沈丈何因無頭南聞人呼姑姨夫皆為某姓丈也吉光即以手提其頭置於膊上而誠許曰汝且在此間勿向西院待吾為汝造請即應得出遂於語處而住更不東西看其吉光極惶似有經紀凡經再宿吉光始來語許云汝今此來王欲令汝作其女伎儻引見不須道解絃管如其不為所志可引吾為證也少間有吏抱案引入王果問之解絃管不許云不解復云沈吉光具知王問吉光答云不解王曰宜早放還不須留也于時光欲發遣即共執案人籌度不解其語執案人云娘子功德力雖強然為先有少罪隨便受却身業俱淨豈不快哉更別引入一大院其門極小亦大見有人受罪許甚驚懼乃求於主者曰生平修福何罪而至此耶答曰娘子曾以不淨盛盛食與親須受此罪方可去遂以銅汁

灌口非常苦毒比蘇時口內皆爛光即云可於此人處受一本經記取將歸受持勿怠自今已去保年八十有餘許生曾未誦經蘇後遂誦得經一卷詢訪人間所未曾有今見受持讀誦不闕其經見在文多不載蘇活之後吉光尚存以後二年方始遇害凡諸親屬有欲死者三年以前並於地下預見許之從父弟仁則說之云耳

右一驗出
真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六三〇頁中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三」。又經名下，**碩**有夾註「酒肉感應之二」；**南**有夾註「酒肉感應之二」。
- 一 六三〇頁中二行撰者，**碩**、**普**、**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六三〇頁中三行「酒寔篇第九十三」，**碩**、**普**、**南**、**清**無；**經**作「酒肉篇第九十三之餘」。
- 一 六三〇頁中四行「穢濁篇第九十四」，**經**、**清**無。
- 一 六三〇頁中五行「酒寔篇」，**碩**、**普**、**南**、**經**、**清**無。
- 一 六三〇頁中七行「晉庾紹之」，**清**作「新野庾作「晉新野庾紹之」」；**清**作「新野庾

紹之」。

- 一 六三〇頁中八行首字「宋」，**清**無。
- 一 六三〇頁中一〇行「唐李氏」，**經**作「唐頓丘李氏」；**清**作「頓丘李氏」。
- 一 六三〇頁中十一行「唐鄭師辯」，**經**作「唐參軍鄭師辯」；**清**作「參軍鄭師辯」。又「唐韋知十」，**經**作「唐京兆韋知十」；**清**作「京兆韋知十」。
- 一 六三〇頁中一二行「唐謝適氏」，**南**作「唐謝氏」；**經**作「唐雍州謝氏」；**清**作「雍州謝氏」。又「唐任五娘」，**經**作「唐洛州任五娘」；**清**作「洛州任五娘」。
- 一 六三〇頁中一四行第一二字「管」，**經**、**清**作「營」。
- 一 六三〇頁中一六行第三字「宅」，**麗**作「某宅」。
- 一 六三〇頁中一八行首字「見」，**碩**、**南**、**經**、**清**作「可」。又第五字「徙」，**普**、**南**、**經**作「從」。
- 一 六三〇頁中一九行「從何」，**碩**、**南**、

經、**清**作「何從」。又「彷徨」，**碩**、**普**、**南**、**經**、**清**、**麗**作「彷徨」。

一 六三〇頁下一行首字「許」，**碩**、**普**、**南**、**經**、**清**無。又第一〇字「素」，**普**、**南**、**經**、**清**作「典」。

一 六三〇頁下一五行「荆杖」，**碩**、**普**、**南**、**經**、**清**作「荆子」。

一 六三〇頁下一八行末字「覺」，**碩**、**普**、**南**、**經**、**清**作「橙」。

一 六三一頁上二行夾註左末字「也」，**碩**、**普**、**南**、**經**、**清**無。

一 六三一頁上三行「湘東」，**南**作「湘水」。

一 六三一頁上四行「宗協」，**碩**、**南**、**經**、**清**、**麗**作「宋協」。

一 六三一頁上五行「病亾」，**南**、**經**、**清**作「病卒」。

一 六三一頁上一四行第二字「未」，**碩**、**麗**作「末」。

一 六三一頁上一七行末字「常」，**碩**、**南**、**經**、**清**作「恒」。

一 六三一頁上二二行末字至末行首

字「朱脩」，**碩**、**南**作「朱修」。本頁中一九行同。

一 六三一頁中一行「脩喜之」，**碩**、**南**作「修大喜之」；**普**作「循之喜之」；**徑**、**清**作「循大喜之」。

一 六三一頁中八行第三字「且」，**碩**、**普**、**南**作「宜」。

一 六三一頁中一二行第一〇字「早」，**碩**、**普**、**南**、**徑**、**清**作「旦」。

一 六三一頁下四行首字「曰」，**碩**、**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三一頁下九行夾註右「二驗」，**南**、**徑**、**清**作「三驗」。

一 六三一頁下一四行「張約騰裔」，**碩**、**南**作「張約騰胤」；**普**、**徑**、**清**作「張幼騰胤」。

一 六三一頁下末行第四字「後」，**碩**、**普**、**南**、**徑**、**清**作「復」。

一 六三二頁上二一行第六字「隨」，**碩**、**南**、**徑**、**清**、**麗**作「隋」。本頁中三行第二字同。

一 六三二頁中一行第一三字「臨」，

南、**清**作「隋」。

一 六三二頁中一〇行「汝示」，**碩**、**南**、**徑**、**清**作「示汝」。

一 六三二頁中一一行「北行」，**清**作「地行」。

一 六三二頁中二〇行「詎逆」，**徑**、**麗**作「拒逆」。

一 六三二頁中二二行「具修」，**碩**、**南**作「具說」。又「諸畜」，**碩**、**普**、**南**、**徑**、**清**作「諸畜諸畜」。

一 六三二頁下二行「頭項」，**碩**、**普**、**南**、**徑**、**清**作「頭頂」。

一 六三二頁下三行第一一字「然」，**碩**、**普**、**南**、**徑**、**清**作「極」。

一 六三二頁下一〇行「殺生」，**普**作「殺牛」。

一 六三二頁下一五行第五字「暨」，**碩**、**普**、**南**、**徑**、**清**作「御醫」。

一 六三二頁下一六行第五字「從」，**碩**、**普**、**南**、**徑**、**清**作「從王」。

一 六三三頁上二一行第二字「追」，**碩**、**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三三頁上三行第五字「還」，**碩**、**普**、**南**、**徑**、**清**作「還往」。

一 六三三頁上四行末字「越」，**碩**、**普**、**南**、**徑**、**清**作「起」。

一 六三三頁上一七行「曰璞」，**碩**、**普**、**南**、**徑**、**清**、**麗**作「璞曰」。

一 六三三頁中三行第四字「便」，**碩**、**普**、**南**、**徑**、**清**作「則」。又「閭鄉」，**南**作「文鄉」。

一 六三三頁中二一行第一三字「院」，**碩**、**普**、**南**、**徑**、**清**、**麗**作「側院」。

一 六三三頁下八行第九字「扶」，**碩**、**普**、**南**、**徑**、**清**、**麗**無。

一 六三三頁下九行「惡誤」，**碩**、**南**、**清**作「惡疾」；**普**、**徑**作「惡忤」；**麗**作「惺悟」。

一 六三三頁下一二行第四字「常」，**碩**作「當」。

一 六三三頁下一三行「病死之後」，**碩**、**普**、**南**、**徑**、**清**作「死之夜」。

一 六三三頁下二一行第七字「死」，**碩**、**普**、**南**、**徑**、**清**作「為死」。

一 六三四頁上六行第三字「圍」，碩、

普、南、徑、清作「圍」。

一 六三四頁上九行「至宮前」，碩、普、

南、徑、清、麗作「至官前」。

一 六三四頁上一二行「家置」，碩、普、

南、徑、清作「繫置」。

一 六三四頁上一七行「晝夜相反」，

碩、南作「晝則夜反」。

一 六三四頁中二行第一〇字「身」，

碩、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三四頁中一四行「有婦女謝」，

碩、南、麗作「有婦女謝氏」；普、

徑、清作「有婦姓謝」。

一 六三四頁中二二行第八字「問」，

碩、普、南、徑、清作「乃問」。

一 六三四頁下一八行第八字「於」，

碩、南作「衫」。

一 六三四頁下一九行第五字「妹」，

碩、普、南、徑、清作「姊」。又第一

一字「漆」，普、南、徑、清作「染」。

一 六三四頁下二一行第一一字「念」，

碩、普、南、徑、清作「流」。

一 六三五頁上一行「報聞」，碩作「報聞」。

一 六三五頁上三行第二字「所」，碩、

普、南、徑、清作「可」。

一 六三五頁上一〇行第六字「於」，

碩、普、南、徑、清、麗作「放」。

一 六三五頁上一七行「謗黷」，徑、清

作「謗謔」。本頁中四行同。

一 六三五頁中一〇行「此有四部」，

徑無。

一 六三五頁中一行至一二行「述

意部……便利部」，徑無。

一 六三五頁中一三行「第一」，徑無。

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六三五頁中一五行「杯器」，碩、普、

南、徑、清作「坯器」。

一 六三五頁中一七行第六字「常」，

碩、普、南、徑、清作「恒」。六三八

頁中一八行第六字同。

一 六三五頁中二一行「願各」，碩作

「願」；南作「各」。

一 六三五頁下一三行「革葱」，南作

「茗葱」。

一 六三五頁下一四行第二字「是」，

碩、南無。

一 六三五頁下一六行「葷辛」，碩、普、

作「熏辛」。

一 六三五頁下一七行第五字「已」，

碩、普、南、徑、清、麗作「服已」。

一 六三五頁下二二行末字至末行首

字「不得」，碩、南無。

一 六三六頁上四行夾註左末字「耶」，

碩、南無。

一 六三六頁上一一行末字「言」，碩、

南無。

一 六三六頁上一五行「不得」，碩、普、

南、徑、清作「若得」。

一 六三六頁上末行第二字「譏」，碩

作「議」。

一 六三六頁中二行第一一字「氣」，

碩、普、南、徑、清作「風」。

一 六三六頁中三行末字「汙」，麗作

惡」。

一 六三六頁中一四行「小行」，麗作

「小便」。

一 六三六頁中一五行第二字「至」，

碩、普、南、徑、清作「有」。

一 六三六頁中一九行第四字「棧」，

碩、南作「杙」；普、徑、清作「柱」。

一 六三六頁下二行「用水處」，碩、普、

南、徑、清作「用水處用水處」。

一 六三六頁下一四行第一〇字「三」，

碩、普、南、徑、清、麗作「二」。

一 六三六頁下一五行第一二字「往」，

碩、南、徑、清作「已往」。

一 六三七頁上一行「無水處」，碩、

普、南、徑、清、麗作「餘無水處」。

一 六三七頁上一四行「功德」，碩、南、

徑、清作「功德也」。

一 六三七頁上一五行第八字「潛」，

麗作「潛」。又第一〇字「中」，碩、

南無。

一 六三七頁上一六行第八、九字「沙

門」，碩、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三七頁上一七行夾註左「警效」，

碩、南、徑、清作「警噓」。

一 六三七頁中一〇行第八字「王」，

碩、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三七頁中二〇行夾註右「義故

不得」，碩作「義故不能」；普作「義

故故不得」。

一 六三七頁中二二行末字至末行首

字「過世」，碩、普、南、徑、清作「世

過去」。

一 六三七頁下二行第四字「王」，碩、

普、南、徑、清作「王者」。

一 六三七頁下一〇行第三字「意」，

碩作「竟」。

一 六三七頁下一一行第四字「令」，

碩、普、南、徑、清作「令」。

一 六三七頁下一九行第七字「得」，

碩無。

一 六三七頁下末行第二字「見」，碩

無。

一 六三八頁上三行第一二字「知」，

碩、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三八頁上九行「穢汙」，碩、南、

徑、清作「汙穢」。

一 六三八頁上一〇行第二字「捧」，

麗作「掃」。又第一二字「令」，碩、

普、南、徑、清作「令」。

一 六三八頁上一三行「訟言」，碩、普、

南、徑、清、麗作「頌言」。

一 六三八頁上一六行末字「識」下，

碩、普、南、徑、清有「世間諸穢草

能穢汙良田 如是諸痴穢穢汙諸

含識」四句五言。

一 六三八頁上二〇行末字「沒」，碩

作「投」。

一 六三八頁中四行「摩摩帝」，碩、南

作「摩帝」。中五行碩、普、南、徑、

清同。

一 六三八頁下六行第四字「尋」，碩、

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三八頁下二一行第二字「寓」，

碩、普、南作「寓」。

一 六三九頁上一行「齊釋弘明」，碩、

普、南作「宋釋慧明」。

一 六三九頁上二行「謝弘敬」，碩、普、

南、徑、清作「謝弘敬」。上末行碩、

一 南、經、清同。

一 六三九頁上九行第八字「覆」，南、普、南、經、清作「埋」。

一 六三九頁上二一行「提取」，南作「提取」。

一 六三九頁中三行第五字「面」，南、普、南、經、清作「語」。

一 六三九頁中六行末字「誠」，南、普、南、經、清作「語」。

一 六三九頁中一一行「引見」，南、普、南、經、清作「引汝見」。

一 六三九頁中一六行第七字「光」，南、普、南、經、清作「吉光」。

一 六三九頁中末行第一〇字「去」，南、普、南、經、清、麗作「得去」。

一 六三九頁下一〇行夾註右「一驗」，南、清作「此一驗」。

一 六三九頁下卷末經名，南、普、南、經、清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三」。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何

西明寺沙門釋遵撰

病苦篇第九十五 此有六部

述意部 引證部 瞻病部

醫治部 安置部 斂念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興莫不皆依四大相資五根成體聚則為身散則歸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之理既難所以調和之乖為易忽一大不調四大俱損如地大增則形體黧黑肌肉青瘀癰瘕結聚如鐵如石若地大虧則四支損弱或失半體或偏枯殘廢或毀明失聰若水大增則膚實虛滿體無華色舉身萎黃神顏常喪手脚滿腫膀胱脹急若水大損則瘦削骨立筋現脉沈脣舌乾燥耳鼻焦閉五藏內煎津液外竭六腑消耗不能自立若火大增則舉體煩燥焦熱如燒癰瘕疽腫瘡瘻潰爛膿血液溢臭穢充若火大損則四體羸瘠腑藏如冰腠隔凝寒

口若含霜夏暑重裘未嘗溫慰食不消化患常嘔逆若風大增則氣滿骨塞肢體不舒手足緩弱四體疼痛若風大損則身形羸瘠氣裁如線動轉疲乏引息如抽咳嗽噫噦咽舌難急腹羸背腰心內若冰頸筋喉脈奮作鼓脹如是種種皆是四大乍增乍損致有病疾既一大嬰羸則三大皆苦展轉皆病俱生煎惱四大交反良由苦報無愧無恥無恩無義常隨四時資給所須晝夜將養未曾荷恩片失供承便招病苦既知無恩徒勞養育縱加美食華服終成糞穢但趣得支身以除飢寒終不為汝踵前蓄積以勞我心廢求修道良由身為苦器陰是坏瓶易損難持四大浮虛亟相乖反五陰緣假多生惱患所以稟形人世逢穢濁之時受質偽身居怖畏之境幽冥無量神鬼河沙種族尤多草薺未辨或依房依廟附岳附丘凡有含靈並皆祇響致使神爽冥昧識慮昏茫至於寤寐多有恐怖庶得臨危攝念無俟三稱在嶮逢安寧

勞千徧願增益道加足威光以善利
王無相惱害誠言可錄信驗有徵矣

引證部第二

如佛說醫經云人身中本有四病一
地二水三火四風風增氣起火增執
起水增寒起土增力威本從是四病
起四百四病故土屬身水屬口火屬
眼風屬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
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風多
以兩國夏中多風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
西國於此秋時熱地也冬十月十一月十二
月有風有寒何以故春寒多者以萬
物皆生以寒出故寒多何以故夏風多
者以萬物榮華陰陽合聚故風多何
以故秋熱多者以萬物成熟故熱多
何以故冬有風有寒者以萬物終止
熱去故有風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
七月時得臥何以故以風多故身放
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正月二月不時
不得臥何以故以寒多身縮春三月
有寒故不得食夏三四月宜食粳米
酬諸熱物以西國夏中多風秋七月八月九月熱多西國於此秋時熱地也夏三月風不得
食芋豆麥宜食粳米乳酪秋三月有

熱不得食粳米醍醐宜食細米麩蜜
稻麥冬三月有風寒陽興陰合宜食
粳米胡豆羹醍醐有時臥風起有時
滅有時臥火起有時滅有時寒起有
時滅人得病有十因緣一久坐不臥
二食無貨三憂愁四疲極五難決六
睡患七忍大便八忍小便九制上風
十制下風從十因緣生病有九因緣
命未當盡為其橫死

又智度論云四百四病者四大為身常
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冷病有
二百二水風起故熱病有二百二地
火起故火熱相地堅相堅相故難消
難消故能起熱病血實筋骨脈髓等
是地分除其業報者一切法皆和合
因緣生也

瞻病部第三

夫四大難調六腑更反以有報身忽
嬰疾或有捨俗出家孤游獨宿或
有貧病老弱無人侍衛若不互看命
將安寄故四分律佛言自今已去應
看病人應作瞻病人若欲供養我者
應先供養病人乃至路值五眾出家

人病佛制七眾皆令住看若捨而不
看皆結有罪故諸佛心者以大慈悲
為體隨順我語即是佛心也

如僧祇律云若道逢出家五眾病人
即應覓車乘馱載令如法供養乃至
死時亦應闍維殯埋不得捨棄病人
有九法成就必當橫死一知非饒益
食而貪食二不知籌量三內食未消
而食四食未消而擲吐出五已消應
出而強持六食不隨病七隨病食而
不籌量八懈怠九無慧

又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
丘若瞻病人成就五法不得差常在
牀褥云何為五一瞻病之人不別良
藥二懈怠無勇猛心三常喜瞋恚亦
好睡眠四但貪衣食故瞻視病人五
不以法供養故亦不與病人語談往
返是謂瞻病之人成就五法不得時
差瞻病五法又生經世尊以偈讚曰
人當瞻疾病問諸諸危厄善惡有報應
如種果獲實世尊則為父經法以為母
同學者兄弟因是而得度
又彌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語阿難我

本求道時勤苦無數乃得成佛其事非一佛言阿難乃往過世時有太子號曰所現端正殊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得病困篤見已有哀傷之心問於病人以何等藥得療卿病病者答曰唯王身血得療我病今時太子即以利刀刺身出血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悔恨今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我身施血不可稱限又往過世有王太子號曰蓮華王端正殊好從園觀出道見一人身體病癘見已哀念問於病者以得何藥療於汝病病者答曰得王身體以塗我身其病乃愈是時太子即破身骨以得其髓持與病者歡喜慧施心無悔恨今時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身體布施不可稱計又往去世有王號曰月明端正殊好從宮而出道見盲者貪窮飢餓隨道乞丐往趣王所今時月明王見此盲人哀之淚出謂於盲者有何等藥得療卿病盲者答曰唯得王眼能愈我病眼乃得視是時明王自取兩眼以施盲

者其心清然無一悔意今時月明王者即我身是須彌之山尚可稱知斤兩我眼布施不可稱計

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本求道時不持耳鼻身命等施以成佛道但以善權方便安樂之行得被無上正真之道阿難白佛以何善權得致佛道佛語阿難彌勒菩薩晝夜各三正衣束體叉手下膝著地向十方佛說此偈言我悔一切過勸助眾道德歸命禮諸佛今得無上慧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曰賢提時有長老比丘長病委頓羸瘦垢穢在賢提精舍中臥無瞻視者佛將五百比丘往到其所使諸比丘傳共視之為作漿粥而諸比丘聞其臭處皆共賤之佛使帝釋取其湯水佛以金剛之手洗病比丘身體地尋震動豁然大明莫不驚肅國王臣民天龍鬼神無央數人往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佛為世尊三界無比道德已備云何屈意洗病比丘佛告國王及眾會者言如來所以出現於世正為

此窮厄無護者耳供養病瘵沙門道人及諸貧窮孤獨老人其福無量所願如意會當得道王白佛言今此比丘宿有何罪因病積年療治不差佛告王曰往昔有王名曰惡行治政嚴暴使一多力五百主令鞭人五百假王威怒私作寒暑若欲鞭者責其價數得物者鞭輕不得鞭重舉國患之一賢者為人所謀應當得鞭報五百言吾是佛弟子素無罪過為人所枉願小垂恕五百聞是佛弟子輕手過鞭無著身者五百壽終墮地獄中拷掠萬毒罪滅復出墮畜生中常被撻杖五百餘世罪畢為人常嬰重病痛不離身今時國王者今調達是五百者今此病比丘是時賢者今吾身是吾以前世為其怒鞭不著身是故世尊躬為洗之人作善惡福隨人雖更生死不可得免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撻杖良善 安讒無罪 其殃十倍 災厄無赦 生受酷痛 形體毀壞 自然惱病 失意恍惚 人所輕笑 或縣官厄 財產耗盡 親戚離別

法苑珠林卷五

第六

序

舍宅所有 災火焚燒 死入地獄 如是為十

時病比丘聞佛此偈及宿命事剋心自責所患除愈得阿羅漢道賢提國王沒命奉行得須陀洹道

又善生經云瞻病人不應生厭若自無物出外求之若不得貨三寶物看差已十倍還之五百問事云看病將病人物為病人供給所須不問病者或問起嫌並不得用若已取者應償不還犯重罪又四分律云看病得五功德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便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利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故看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命終五能為病人說法歡喜已善法增長

醫藥部第四

夫人有四支五藏壹覺壹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所同也及其失也然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瘰癧瘰癧奔而為之惴惴而為焦

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

序

故良醫導之以鍼石救之以藥濟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也

如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大患云何為三一風為大患二痰為大患三冷為大患然有三良藥治風患者酥為良藥及酥所作飯食若痰患者蜜為良藥及蜜所作飯食若冷患者油為良藥及油所作飯食是謂三大患有此三藥治如是比丘亦有三大患一貪欲二瞋恚三愚癡然有三良藥治一若貪欲起時以不淨往治及思惟不淨道二若瞋恚大患者以慈心往治及思惟慈心道三若愚癡大患者以智慧往治及思惟因緣所起道是謂比丘有此三大患有此三藥治

又金光明經云佛在世時有持水長者善知醫方救諸病苦持水長者有子名曰流水端正第一威德具足受性聰敏善解諸論見諸眾身受諸苦惱時長者子即至父所說偈問言云何當知 四大諸根 衰損代謝

法苑珠林卷五

第十

序

而得諸病云何當知 飲食時節若食食已身火不滅云何當知治風及熱水過肺病及以等分何時動風何時動熱何時動水以害眾生時父長者即以偈頌解說醫方而答其子 三月是夏三月是秋 三月是冬 三月是春是十二月 三月是三而說從如是數一歲四時若二二說足滿六時三三本攝二二現時隨是時節消息飲食是能益身醫方所說隨時歲中諸根四大代謝增損令身得病有善醫師隨順四時三月將養調和六大隨病飲食及以湯藥多風病者夏則發動其熱病者秋則發動等分病者冬則發動其肺病者春則增劇有風病者夏則應服肥膩鹹酢及以熱食有熱病者秋服冷甜等分冬服甜酢肥膩肺病春服肥膩辛熱飽食然後則發肺病於食消時則發熱病食消已後則發風病如是四大隨三時發

病風羸損補以蘇膩熱病下藥服呵梨勒等病應服三種妙藥所謂甜辛及以蘇膩肺病應服隨時吐藥若風熱病肺病等分違時而發應當任師籌量隨病飲食湯藥

又智度論云般若波羅蜜能除八萬四千病根本此之八萬四千皆從四病起一貪二瞋三癡四三毒等分此之四病各分二萬一千以不淨觀除貪欲二萬一千煩惱以慈悲觀除瞋恚二萬一千煩惱以因緣觀除愚癡二萬一千煩惱用上藥除等分病二萬一千煩惱譬如寶珠能除黑暗般若波羅蜜亦能除三毒煩惱病安置部第五

蓋聞三界之宅寔四大之器六塵之境是五陰所居良由妄想虛構感倒交興致使萬苦爭纏百憂摠萃今既報熟命臨風燭然衆生貪著至死不覺恐在舊所戀愛資財深著眷屬佛教移處令生厭離知無常將至使興心正念也

如僧祇律云若是大德病者應在露現處上好房中擬道俗問評生善訊病人每須燒香然燈香汁塗地供侍人客依西域祇桓寺圖云寺西北角日光沒處爲無常院若有病者安置在中堂號無常多生厭背去者極衆還唯一二其堂內安一立像金色塗者面向東方當置病人在像前坐若無力者令病人臥面向西方觀佛相好其像手中繫一五色綵幡令病人手執幡脚作往生淨土之意坐處雖有便利世尊不以爲惡原其此土本是雜穢之處猶降靈俯接下類群生況今將命投佛寧相棄捨隨病人所樂何境或作彌陀彌勒阿閼觀音等形如前安置燒香散華供養不絕生病者善心

敎念部第六

夫三界非有五陰皆無四倒十纏共相和合一切如電揮萬劫於俄頃丘井易淪終漂沈於苦海迷途遂遠弱喪止歸區區七尺莫知其假耳目之外終自空談靡依靡救不信不受生

靈一謝再返無期所以撫心自惻臨危安泰也

故十誦律云看病人應隨病者先所習學而讚歎之不得毀訾退本善心又四分律云爲病人說法令其歡喜又毗尼母論云病人不用看病人語看病人違病者意並得罪又華嚴經臨終爲人說偈云又放光明名見佛彼光覺寤命終者念佛三昧必見佛命終之後生佛前念彼臨終勸念善又示尊像令瞻敬又復勸令歸依佛因是得成見佛光往生論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修五念成就者畢竟得生安樂國土見彼阿彌陀佛何等爲五一者禮拜二者讚歎三者作願四者觀察五者迴向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若四輩男子女人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刹土者當先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名香縣繒幡蓋歌讚三寶讀誦尊經爲病者說因緣譬喻善巧言詞微妙經義若空非實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

不久鮮當歸壞敗精誠行道可得度
若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述曰如前教已復將經像至病人所
題其經名像名告語示之使開目覩
見令其惺寤兼請有德智人讀誦大
乘明揚讚頌瞻華亂墜宛轉目前香
氣氤氳常注鼻根常與善語勿傳惡
言以臨終時多有惡業相現不能立志
排除是故瞻病之人特須方便善巧
誘誅使心心相續剎那不駐乘此福
力作往生淨土之意故智度論云從
生作善臨終惡念便生惡道從生作
惡臨終善念而生天上又維摩經云
憶所修福念於淨命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持戒於破
戒病人不求恩惠心不疲厭供養病
人命終生普觀天五欲縱逸不知厭
足而說頌曰

紫紈未可得 漳濱徒弄離 一逢大馬病
資育罷驅馳 既無九轉術 復闕萬金奇
不著授盟掌 唯夢蓮華池
感應緣 略引一十四驗

晉歐陽曹椽

晉素無忌

晉康法朗

晉安慧則

晉竺法義

宋羅璵妻費氏

宋王文明

宋李清

宋釋曇穎

魏王長豫

齊釋慧進

隨釋僧善

唐薩孤訓

唐釋微師

晉南郡議曹椽姓歐得病經年骨消
肉盡巫醫備至無復方計其子夜如
得睡眠夢見數沙門來視其父明旦
便往詣佛圖見諸沙門問佛為何神
沙門為說事狀便將諸道人歸請讀
經再宿病人自覺病如輕晝得小眠
如舉頭見門中有數十小兒皆五緣
衣手中有持幡仗者刀矛者於門走
入有兩小兒在前徑至簾前忽便還
走語後衆人小住小住屋中純是道
人遂不復來前自此後病漸漸得差
右此一驗
出靈鬼志
晉陳國素無忌寓居東平永嘉初得
疫癘家百餘口死止垂盡往避宅權
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寢版牀薦
席數重夜眠失曉牀出在戶外宿昔
如此兄弟怪怖皆不眠後見一婦人

來在戶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戶外時
未署明月朗見之綵衣白莊頭上有
花鋪及銀釵象手梳忌等便逐之初
繞屋走四倒頭髮及花鋪之屬皆墮
落忌悉拾之仍復出門南走臨道有
井遂入井中忌還眠天曉視花鋪及
釵手梳並是真物掘壞井得一楸棺
三分井水所漬忌便易棺器衣服還
其物於高燥處葬之遂斷
右此一驗
出志怪集
晉沙門康法朗學於中山永嘉中與
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
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
沒人法朗等下瞻禮拜見有二僧僧
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
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惻然
興念留為煮粥除澣濯至六日病
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
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
往視容色光悅痛狀休然屋中穢物
皆是華馨朗等乃寤是得道真士以
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
得道慧可往禮觀法朗等先嫌讀經
沙門無慈愛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

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慧此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中山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右此一驗出真祥記

晉雒陽大市寺有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常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能談吐晉永嘉年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大神降靈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雒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為一卷字如小豆而分別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仲智妻胡氏供養胡母過江賈經自隨後為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後乃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靖寺靖首尼處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晉沙門竺法義山居好學住在始寧保山後得病積時攻治備至而了不損日就綿篤遂不復自治唯歸誠觀

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為治之刻出腸胃湔洗臍藏見有結聚不淨物甚多洗濯畢還內之語義曰汝病已除眠覺眾患豁然尋得復常案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像意者義公所夢其是乎義以太元七年以自竺長舒至義六事並宋尚書令傅亮所撰亮自云其先君與義游處義每說其事輒慄然增肅焉

宋羅瑀妻費氏者寧蜀人父悅宋寧州刺史費少而敬信誦法華經數年勤至不倦後忽得病苦心痛守命闔門惶懼屬續待時費氏心念我誦經勤苦宜有善祐庶不於此遂致死也既而睡臥食頃如寤如夢見佛於窓中授手以摩其心應時都愈一堂男女婢僕悉覩金光亦聞香氣瑀從妹即琰外族曾祖尚書中兵部費惜之夫人也于時省疾牀前亦具聞見於是大興信悟虔戒至終每以此瑞進化子姪焉

宋時王文明宋泰始末作江安令妻

久病女於外為母作粥將熟變而為血棄之更作亦復如初如此者再母尋亡沒其後兒女在靈前哭忽見其母臥靈牀上貌如平生諸兒號感奮然而滅文明先愛其妻手下婢妊身將產葬其妻日使婢守屋餘人悉詣墓所部伍始發妻便現形入戶打婢其後諸女為父辦食殺雞剉洗已竟雖忽跳起軒首長鳴文明尋卒諸男相繼喪亡

右三驗出述異記

宋李清者吳興於潛人也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護於府得病還家而死經夕蘇活說云初見傳教持信幡喚之云公欲相見清謂是溫召即起束帶而去出門見一竹輿便令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馳至一朱門見阮敬時敬死已三十年矣敬問清曰卿何時來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異惡敬便雨淚言知吾子孫如何答云且可我今令卿得脫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能若能如此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長久遣人出云門前四層寺官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
求哀清往其寺見一沙門語曰汝是
我前七生時弟子已經七世受福迷
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就邪當受大
罪今可改悔和尚明出當相佐助清還
先與中夜寒懣凍至曉門開僧達果
出至寺清便隨逐稽顙僧達云汝當
草心為善歸命佛法歸命比丘僧受
此三歸可得不橫死受持勤者亦不
經苦難清便奉受又見昨所遇沙門
長跪請曰此人僧手宿世弟子忘失
正法方將受苦先緣所追今得歸命
願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當易拔濟
耳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
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令閉
眼騎之清如其語忽然至家家中啼
哭及鄉親塞堂欲入不得會買村還
家人及客赴監視之唯屍在地清入
至屍前聞其屍臭自念悔還但外人
通突不覺入屍時於是而活即營理
敬家分宅以居於是歸心三寶勤信
法教遂作佳流弟子

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

謹於戒行誦經十餘萬言止長干寺
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嘗患癰瘡積
治不除房內常供養一觀世音像晨
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
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
墮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即
取竹刮除涎唾又聞蛇所吞鼠能療
瘡疾即行取涎唾以傳癰上所傳既
偏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痍頓盡方
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君
王所重名播遐邇後卒所住年八十

一右此一驗出
唐高僧傳

魏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至
所珍愛遇疾轉篤丞相憂念特至政
在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為現一人形
狀甚壯著鎧執刀王問若是何人答
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往欲為請命
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命求
食食遂至數升內外咸未達所以食
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
救者言終不見

右此一驗
見世明錄

前齊永明中楊都高座寺釋慧進者
少雄勇游俠年四十忽寤非常因出

家蔬食布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
執卷便病迺發願造百部以悔先障
始聚得一千六百文賊來索物進示
經錢賊慙而退介後遂成百部故病
亦愈誦經既度情願又滿迴此誦業願
生安養聞空中告曰汝願已足必得往
生無病而卒八十餘矣

右此一驗
出冥祥記

隨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姓席氏終
郡正平人也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
疾篤將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
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既斷嬾
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為病
死後破腸看之果如所言若吾終後
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甕中埋
之以大業初年卒于大黃巖中道俗
依言而殯絳州僧襲比丘承習善公
不虧化法善師終日他行不見後尋
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
發林谷見地分涌甕出于外骸骨如
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暎逾於生日因
取舌骨實以為塔

右一驗出
唐高僧傳

唐貞觀二十年征龜茲有薩孤訓者
為行軍倉曹參軍及屠龜茲城後乃

於精舍內佛面取金旬日之間眉毛
摠落還至伊州乃於佛前悔過所得
金者皆迴造功德未幾眉毛復生
唐鋒州南孤山陷泉寺沙門徹禪師
曾行遇癩人在穴中徹引出山中為
鑿穴給食令誦法華經素不識字加
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
半夢有教者自後稍聰得五六卷瘡
漸覺愈一部既了鬚眉平復膚色如
常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

左一驗出
唐錄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六四五頁中一行至五行原版缺，以麗藏本補。
- 一 六四五頁中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四」。卷末經名同。
- 一 六四五頁中二行撰者，磧、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六四五頁中三行「此有六部」，徑無。
- 一 六四五頁中四行至五行「述意部……斂念部」，徑無。
- 一 六四五頁中六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六四五頁中一六行第六字「常」，磧、南、徑、清作「恒」。六四七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同。
- 一 六四五頁中二一行「潰爛」，徑、清作「潰爛」。
- 一 六四五頁下二行「患常」，磧、南、徑、清作「恒常」。
- 一 六四五頁下三行「否隔」，磧、南、徑、清作「痞隔」。
- 一 六四五頁下一七行首字「亟」，磧、南、徑、清作「互」。
- 一 六四五頁下一九行「神鬼河沙」，磧、南、徑、清作「鬼神恒沙」。
- 一 六四六頁上一行第七字「道」，磧、南、徑、清、麗作「神道」。
- 一 六四六頁上一〇行夾註左「熱微」，磧、徑作「熱微」。
- 一 六四六頁上一九行「十一月」，磧、南、徑、清作「十一月十二月」。
- 一 六四六頁中四行第一二字「寒」，磧、南、徑、清作「寒水」。
- 一 六四六頁中八行第五字「從」，磧、南、徑、清作「從是」。
- 一 六四六頁中末行第七字「乃」，磧、南、徑、清作「及」。

一 六四六頁下一三行「不得差常在」，
[磧、南、徑、清作「不得時差恒在」；
麗作「不得時差常在」。

一 六四七頁上九行「斗量」，[南、徑作
「升量」。一七行同。

一 六四七頁上一一行第六字「出」，
[磧、南、徑、清無。又末字「癘」，[磧、
南、徑、清作「癩」。

一 六四七頁上一五行「慧施」，[磧、南、
徑、清、麗作「惠施」。

一 六四七頁上一八行第八字「日」，
[磧、南、徑、清作「日」。

一 六四七頁中六行第八字「被」，[磧、
南、徑、清作「致」；麗作「彼」。

一 六四七頁中七行「善權」，[南作「善
根」。

一 六四七頁下四行第六字「因」，[磧、
南、徑、清作「困」。

一 六四七頁下、行第七字「主」，[徑
作「王」。又第一〇字「人」，[磧、南、
徑、清作「此人」。

一 六四七頁下一七行第七字「恕」，

[磧、南、徑、清作「所恕」。

一 六四七頁下一八行第一〇字「福」，
[磧、南、徑、清、麗作「殃福」。

一 六四七頁下二一行末字「瘠」，[磧、
南、徑、清作「折」。

一 六四八頁上一六行第五字「已」，
[磧、南、徑、清作「已身」。

一 六四八頁上一七行「醫藥部」，[磧、
南、徑、清作「醫療部」。

一 六四八頁上二二行末字「贅」，[磧、
南、徑、清、麗作「贅」。

一 六四八頁中七行首字「治」，[磧、南、
徑、清作「治若」。

一 六四八頁中一五行「思惟」，[磧、南、
徑、清無。

一 六四九頁上末行第三字「正」，[磧、
南、徑、清無。

一 六四九頁中二行末字「訊」，[磧、南、
徑、清、麗作「瞻」。

一 六四九頁中八行首字「者」，[磧、南、
徑、清作「香」。

一 六四九頁中二二行「區區」，[磧、南、

[徑、清作「形軀」。

一 六四九頁下一行「自惻」，[磧、南、
徑、清作「自測」。

一 六四九頁下八行第四字「人」，[磧、
南、徑、清、麗作「病人」。

一 六四九頁下一二行第四字「令」，
[磧、南、徑、清作「念」。

一 六四九頁下二一行第七字「譬」，
[磧、南、徑、清無。

一 六五〇頁上六行第二字「明」，[麗
作「助」。

一 六五〇頁上七行第四字「常」，[磧、
南、徑、清作「當」。又第八字「常」，
[磧、南、徑、清作「恒」，次頁上七行
第三字同。

一 六五〇頁上一八行「而說」，[磧、南、
徑、清無。

一 六五〇頁上二一行「不著授鹽掌」，
[磧、南、徑、清作「不看授鹽掌」。

一 六五〇頁上二二行「一十四驗」，
[磧、南作「一十五驗」；清作「一十
四部」。

一 六五〇頁上末行「曹掾」，〔磧、南、經、清作「曹掾」，下同。又「晉袁無忌」，〔經作「晉陳國袁無忌」；清作「陳國袁無忌」。

一 六五〇頁中一行「晉康法朗」，〔經作「晉沙門康法朗」；清作「沙門康法朗」。又「晉安慧則」，〔磧、南作「晉安惠則」；〔經作「晉沙門安惠則」；清作「沙門安惠則」。

一 六五〇頁中二行「晉竺法義」，〔經作「晉沙門竺法義」；清作「沙門竺法義」。又第五字「宋」，〔磧作「晉」。

一 六五〇頁中三行「宋王文明」，〔經作「宋江安令王文明」；清作「江安令王文明」。又「宋李清」，〔經作「宋吳興李清」；清作「吳興李清」。

一 六五〇頁中四行「宋釋曇穎」，〔經作「宋沙門曇穎」；清作「沙門曇穎」。

一 六五〇頁中五行「隨釋僧善」，〔磧、南、麗作「隋釋僧善」；〔經、清作「隋釋僧善」。

一 六五〇頁中六行「薩孤訓」，〔南、經、清作「薛孤訓」，下同。又「唐釋徹師」，〔經作「唐沙門徹師」；清作「沙門徹師」。

一 六五〇頁中一六行第一二字「純」，〔磧、南、經、清作「經」。

一 六五〇頁下三行「花鍾」，〔磧、南、經、清作「范錫」。四行、六行同。

一 六五〇頁下一一行「一比丘」，〔經、清作「四比丘」。

一 六五〇頁下一三行末字「僧」，〔磧、南、經、清無。

一 六五〇頁下一四行第四字「傍」，〔磧、南、經、清作「一」。

一 六五〇頁下一六行「掃除」，〔磧、南、經、清、麗作「掃除」。

一 六五〇頁下二〇行「真士」，〔磧、南、經、清作「冥士」。

一 六五一頁上三行第四字「若」，〔磧、南、經、清作「居」。

一 六五一頁上九行第七字「靈」，〔磧、南、經、清、麗作「藥」。

一 六五一頁上一五行「胡氏」，〔磧、南、經、清作「胡母氏」。

一 六五一頁上二〇行夾註左「梁高僧傳」，〔磧、南、經、清作「梁高僧傳矣」。

一 六五一頁中一三行末字「闍」，〔磧、南、經、清、麗作「闍」。

一 六五一頁中一八行第五字「覩」，〔磧作「都」。

一 六五一頁中一九行第一字「部」，〔磧、南、經、清作「郎」。

一 六五一頁下一〇行夾註「右三驗出迷異記」，〔磧、南、經、清作「右此三驗出迷異記」。

一 六五一頁下一三行「經夕」，〔磧、南、經、清作「經久」。

一 六五一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中」，〔磧、南、經、清、麗作「入中」。

一 六五一頁下一七行「三十」，〔清作「二十」。

一 六五一頁下一九行「且可」，〔磧、南、經、清作「具可」。

一 六五二頁上六行第二字「興」，碩、南、徑、清作「與」。又第八字「至」，
碩作「死」。

一 六五二頁上一行第八字「手」，
徑、清作「乎」；麗作「中」。

一 六五二頁上一行末二字至次行
首二字「忘失正法」，碩、南、徑、清
作「忘正失法」。

一 六五二頁上一三行「拔濟」，麗作
「扶濟」。

一 六五二頁中三行第六字「常」，碩、
南、徑、清作「恒」。

一 六五二頁中六行第一一字「穎」，
碩、南、徑、清、麗作「穎」。

一 六五二頁中一二行夾註右第二字
「此」，碩、南、徑、清無。

一 六五二頁中一六行第一〇字「若」，
碩、南、徑、清、麗作「君」。

一 六五二頁中一七行「不往」，碩、南、
徑、清作「不佳」；麗作「不住」。

一 六五二頁下一〇行第四字「亟」，
碩、南、清作「極」。

一 六五二頁下一二行「日夕」，碩、南
作「日久」。

一 六五二頁下二一行第四字「寔」，
碩、南、徑、清作「兩」。

一 六五三頁上一行第四字「內」，碩、
南、徑、清、麗作「剥」。

一 六五三頁上五行「癘人」，碩、南、
徑、清、麗作「癩人」。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捨身篇第九十六卷第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色性無象觸必歸空三世若假入微終散雖復迴天震地之威會歸磨滅齊冠楚組之麗靡救埃壤所以形非定質衆緣所聚四塵不同風火常異埽而離之本非一物燕肝越膽未足爲譬菩薩利生方第其言而積此淪昏生生不已一念儻值曾未移時障習相蕩旋迷厥路橫指呼空名之爲有養已傷命號之爲毒畜身外之財以充其慾攘非已之公用成其侈豈直溫肌噉腹若此而已哉至於積篋盈藏溢俎充庖無始迄今供此幻我亦未厭足靜思此事豈不罪歟今既覺過徒畜坏瓶物我俱空實惜何在是以體知幻偽大士常心捨安求眞善薩常願證知三界爲晨夜之宅惺悟四生爲夢幻之境外云生以身爲逆旅死當以天地爲棺槨內云王子投身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三卷

何

功逾九劫割肌質謁駭震三千將今類古冀望同余欲使白牛有長路之能寶舟有彼岸之力也

引證部第二

如金光明經云佛告大衆過去有王名摩訶羅陀常行善法無有怨敵時有三子殊特第一第一太子名摩訶波那羅次子名摩訶提婆小子名摩訶薩埵是三王子於園遊戲漸到竹林憩駕止息第一王子作如是言我於今日心甚怖懼於是林中將無衰損第二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不自惜身但離所愛心憂愁耳第三王子復作是言我於今日獨無怖懼亦無愁惱山中空寂神仙所讚是處閑靜令人安隱轉復前行見有一虎逼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匝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一王子見是虎已言若爲飢逼必還啖子第三王子言君等誰能與此虎食第一王子言此虎餘命無幾不容餘處爲其求食命必不濟誰能爲此不惜身命第二王子言一切難捨不過己身第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三

何

光

三王子言若諸大士欲利益他生大悲心不足爲難時諸王子心大愁憂久在視之目未曾捨作是觀已尋便離去余時第三王子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我從昔來多棄是身都無所爲隨時將養令無所乏而不知恩反生怨害然復不免無常敗壞今捨此身作無上業於生死海中作大橋梁永離憂患無常變異智慧功德具足成就即便語言兄等今者可與眷屬還其所止余時王子摩訶薩埵還至虎所脫身衣裳置竹枝上作是誓言我今爲利諸衆生故證於最勝無上道故欲度三有諸衆生故是時王子作是誓已即自放身臥餓虎前以大悲力虎無能爲王子念言虎今羸瘦身無勢力不能得我身血食即起求刀了不能得即以乾竹刺頸出血是時大地六種震動日無精光又雨雜華種種妙香時虛空中有諸天見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善哉大士具大悲者爲衆生故能捨難捨不久當證清淨涅槃是虎見血流汗王身即便舐血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四十

噉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兩兒見地大動。日無精光。雨諸華香。必是我弟捨所愛身時。二王子心大愁怖。涕泣悲歎。容貌憔悴。復共相將還至虎所。見弟所著衣裳皆悉在一竹枝之上。骸骨髮爪布散狼藉。流血處處。偏汗其地。見已悶絕。不自勝持投身骨上。良久乃寤。即起舉手呼天而哭。我弟幼稚。才能過人。父母所愛。奄忽捨身。我今還宮。父母設問。當云何答。我寧在此併命。一處不忍。還見父母眷屬。時小王子所將侍從各散。諸方互相謂言。今者我天爲何所在。爾時王妃於睡眠中夢乳被割。牙齒墮落。得三鵲鷄一爲嚙食。爾時王妃大地動時。即便驚寤。心大愁怖。而說偈言。

如是言。向者在外間。諸侍從推覓王子。不知所在。王妃聞已。生大憂惱。至大王所。具傳此事。王聞悶絕。悲哽苦惱。收淚而言。如何今日失我心中所愛重者。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爾時大王即從座起。以水灑妃。良久乃蘇。還得正念。微聲問王。我子今者爲死活耶。爾時大王即告其妃。我今當遣大臣使者。周徧東西。推求其子。汝今且可莫大憂愁。大王如是慰喻妃已。即便嚴駕。出其宮殿。是時大王既出城已。四向顧望。求覓其子。煩惱心亂。靡知所在。最後遙見有一信來。既至王所作。如是言。願王莫愁。諸子猶在。不久來至。令王得見。須臾之頃。復有目來。大王當知。一子已終。二子雖存。哀瘁無賴。第三王子見虎新產。飢窮七日。恐還食子。見是虎已。深生悲心。發大誓願。當度衆生。於未來世。證成菩提。即上高處。投身餓虎。虎飢所逼。便起噉食。

一切血。實已爲都盡。唯有骸骨狼藉在地。是時大王聞目語已。轉復悶絕。失念躒地。憂愁感火。熾然其身。諸目眷屬亦復如是。以水灑王。良久乃蘇。復起舉手號天而哭。復有目來。而白王言。向於林中。見二王子。愁憂苦毒。悲號啼哭。迷悶失志。自投於地。臣即求水灑其身上。是最小子。我所愛重。無常大鬼。奄便吞食。其餘二子。今雖存在。而爲憂火之所焚燒。或能爲是喪失命根。我宜速往。至彼林中。迎載諸子。急還宮殿。其母在後。憂苦逼切。與諸侍從。欲至彼林。即於中路。見其二子。號天扣地。稱弟名字。時王即前抱持二子。悲號涕泣。隨路還宮。速令二子。覲見其母。佛告樹神。汝今當知。爾時王子摩訶薩埵。捨身飼虎。今我身是。爾時大王摩訶羅陀。於今父王輸頭檀是。爾時王妃。今摩耶是。第一王子。今彌勒是。第二王子。

今調達是今時虎者今瞿夷是時虎七子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犍連是

今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御服瓔珞與諸大眾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即於此處起七寶塔是時王子摩訶薩埵臨捨命時作是誓願願我舍利於未來世過等數劫常為眾生而作佛事

又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略要云今時佛告宿王華菩薩乃往過去無量劫伽河沙劫有佛號日月淨明德如來今時彼佛為一切眾生喜見菩薩及眾菩薩諸聲聞眾說法華經是喜見菩薩樂習苦行於日月淨明德佛法中精進經行一心求佛滿萬二千歲已而自念言我雖以神力供養於佛不如以身供養即服諸香滿千二百歲已香油塗身於淨明德佛前以天寶衣而自纏身灌諸香油以神通力而自然身光明徧照八十億劫伽河沙世界其中諸佛同時讚言善哉善哉是名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

如來其身火然千二百歲過是已後其身乃盡喜見菩薩作如是法供養已命終之後復生淨明德國中於淨德王家忽然化生而白父言淨明德佛今故現在我先供養佛已得解一切眾生語言陀羅尼復聞是法華經我今當還供養此佛乃至彼佛入涅槃已收佛舍利作八萬四千寶塔即於八萬四千塔前然百福莊嚴臂七萬二千歲而以供養今無數求聲聞眾無量阿僧祇人發阿耨菩提心今時諸菩薩天人阿脩羅等見其無臂憂惱悲哀喜見菩薩是我等師教化我者而今燒臂身不具足于時一切眾生喜見菩薩於大眾中立此誓言我捨兩臂必當得佛金色之身若實不虛今我兩臂還復如故作是誓已自然還復當今之時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天雨寶華一切人天得未曾有佛告宿王華菩薩於汝意云何一切眾生喜見菩薩豈異人乎今藥王菩薩是也若有發心欲得阿耨菩提者能然手指乃至足一指供養佛塔勝

以國城妻子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而供養者

問曰菩薩捨身得自殺罪不答曰依律未捨命前得方便小罪偷蘭遮若捨命已無罪可屬所以不得殺人大罪若依大乘菩薩狀離生死為供養佛及為一切眾生興大悲心無害他意反招其福何容得罪故文殊師利問經云佛言若殺自身無有罪報何以故如菩薩殺身唯得功德我身由我故若身由我得罪果者剪爪傷指便當得罪何以故自傷身故菩薩捨身非是無記唯得福德是煩惱滅故身滅故得清淨身譬如垢衣以灰汁澣濯垢滅衣在自外經明菩薩捨身非淨或作師子象王捨身與皮或作龍王舍身或作大龍大龍教人水華或作大魚安山施航拔苦如是具列非一並散配別篇冠以文繁不可盡述

頌曰

龍勝無遺生季業有窮盡愁理既迫霍子命亦殞屢屢厚霜柏納納衝風菌避迨竟慨時脩短非所慙恨我君子志不得巖上派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既知人我空何愁心不謹唯願乘來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節
慈親同識朕

感應緣 略引九驗

黃帝時審封子

宋沙門釋慧紹

宋沙門釋僧瑜

宋沙門釋慧益

梁沙門釋道度

周沙門釋僧崖

周沙門釋靜藹

隋沙門釋大志

唐沙門釋會通

審封子黃帝時人也世傳為黃帝陶正有人遇之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火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視其炭燼猶有其骨時人共葬之審北山中故謂之審封子焉

右此一驗
世說新語

宋臨川招提寺有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食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為僧要弟子精勤勵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乃密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節

足容已身乃還寺辭要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眾八關齋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眾及賣金寶不可稱數至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本事品眾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薪所薪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眾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則見者咸謂天宮迦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其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節
日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晴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晦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於新龕中合掌平空誦藥王品火焰火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走彌盛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時年四十四其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樹根枝豐茂巨細相如貫壤直聳遂成奇樹深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為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為平南長史親觀其事具為傳贊曰
悠悠玄機湛湛至道出入生死孰為妙寶其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觀斯人其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或感焉歸其
宋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中出都懸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眾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

年又絕交等但食蘇油有頃又斷蘇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縣微而神情篤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殷勤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乃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世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關慧益道人今就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囑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乃入鑊據一小牀以劫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向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乃答曰微軀賤命何足上留天心聖慈同已者願度世人出家降勅即許益乃自手執燭以然帽幘燬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次至眼乃昧貴賤哀嗟響振幽谷莫不彈

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旦乃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笳異香芬馥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為設齋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叙微祥燒身之處造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梁普通年小莊嚴寺有道度禪師戒行淳直善明摩訶衍梁帝欽重齊同四果禪師每狀此身將同毒樹若身命無常棄屍陀林施以鳥獸於檀度成滿亦為善業八萬戶蟲不可燒盡非所勸也乃稍積薪柴漸就減食其普通七年十一月三日鍾自虛鳴寺眾驚恐莫測何相其月八日鍾復自鳴乃與大眾共結善緣介後不復更食唯用澡瓶以汲清水日飲一升至二十五日朝寺眾同往見瓶發五色光曜雜氣氤氳至十九日旦寺主僧全等數人共登禪室遙見龕中紫光外照其日將暮忽有群鳥五六百頭同集一樹俄頃西飛是夜二更初竟寺有雜色光暎燭房宇至五更中聞山頂上火聲振裂驚走往

觀見禪師合掌火中春秋六十有六刺史武陵王乃遣灑埽收斂於其處而律塔焉後時間山頂有石磬之聲聲甚清徹先燒身之處有大樹枯死十有餘年禪師入山常坐樹下後春遂生枝葉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益州沙門釋僧崖姓牟氏而幼年少言不雜俳戲每游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答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毅然綱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攘臂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資以養魚產率眾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眾奔散蛇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徧野久久乃滅尋眾聚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不害人勸停池堰眾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即出家以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六 何

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為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知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為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孝愛寺允法師者有大見解承崖發迹乃率弟子數十人往彼禮敬解衣施之顧大衆曰真解般若非徒口說由是道俗通集倍加崇信如是經曰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按竹批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實雖煙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為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語切詞要義則顛頭微笑時或心怠私有言志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我者則空燒此手何異撫頭耶於是大衆慄然莫不專肅其後復告衆曰未劫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耳今為寫大乘經教故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七

燒身手欲令倍重佛法也闔境士女聞者皆來繞數萬匝崖怡然澄靜容色不動頻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始將沾漬便斂心入定即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長三寸白如阿雲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齧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天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驚睡三昧耳吾欲捨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者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大僧淵遠送班納意願隨身于時人物誼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日平旦忽告侍者法陀曰汝往取導師錫杖紫被及納袈裟來為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于時道俗十餘萬衆擁牽而哭崖曰但守菩提心義無哭也便登高座為衆說法時時舉目視於新積欣然獨笑又傾右脇而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十八

寢都無氣息狀若木人忽起問曰時將欲至下足先白衆僧曰佛法難值宜共護持先所積柴壘以為樓高數十丈上作乾小室以油潤之崖緩步至樓繞旋三匝禮拜四門便登其上憑欄下望令念般若若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得罪乃大福也促令下火皆懼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中放火設禮比第二拜時身已自焦墀重復一禮時身踞炭上及薪盡火滅骨實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溼肝腸脾胃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如本允法師乃命收取葬于塔下初未燒前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可壞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銀

叙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
佛興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攀
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
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是
好事汝若食一眾生肉即食一切眾
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
肉矣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蟲蟲即
實也

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
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
惡也見其言詞真正音句和雅將欲
致問不久而滅於是佛興翹心精進
繞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
願令眾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
飽滿觀其感被皆崖力也初登柴樓
有沙門僧育在大津昌寺門見有火
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
衝樓邊久久乃滅又初焚日州寺大
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何故菩
薩受燒都無痛想崖曰眾生有相故
故痛耳又曰常云代眾生受苦為實
得不答曰既為心代受何以不得又
曰菩薩自燒眾生罪熟各自受苦何

由可代答曰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
能滅惡豈非代耶乃謂侍者智炎曰
我滅度後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
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
心平等何能恭敬此是實行也望中
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
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病乃
至畜生下類檀越慎之勿安輕也及
將動火皆觀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
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
像在四門者或見柴樓之上如日出形
并雨諸華大者如兩斛瓊許小者如鍾
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
振觸皆消及崖滅後郛縣人於郛江
邊見空中有油絡舉崖在其上身服
班納黃偏袒紫被捉錫杖後有五六
百僧皆單竹繖乘空西沒又潼州靈
果寺僧慧策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
齋於故市中至於食前忽見黑雲從
東南來翳日陰會仍雨龍毛五色分
明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華幡
香煙滿空續紛大眾通見又初收心
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華葉含威光

榮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
病在牀不見焚身心懷悵恨夢崖將
一沙彌來帳裏三斛許香并檀屑令
四聚以繞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凡
夫耳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
耳煨燼既盡即覺爽健又請現瑞答
曰我在益州詭名崖耳真名光明徧
照寶藏菩薩勝從覺後力倍於常有
時在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
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
見因即應聲二百人許悉見天華如
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華
形漸大如七寸縣皆作金色明淨曜
目四眾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
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僧
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
將欲解素私自平論時屬二更忽聞
門外喚檀越聲比至開門見一道人
語曰慎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
從後走趨似近而遠忽失所在又焚
身後八月中獐人年難當者就嶠山
頂行獵擗箭弓弩舉眼望鹿忽見崖
騎一青麀獵者驚曰汝在益州已燒

法苑珠林卷九十六 第三十五

身死今邪在此崖曰誰道許誰人耳
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
作田矣便介別去又至冬間崖兄子
於溪中忽聞山谷誼動若數萬衆舉
目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而行因追
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可勞捉我乃
指前雞豬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如
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
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為惡業故
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
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
具如沙門忘名集及費長房三寶錄
并益部集異記

法苑珠林卷九十六 第三十五

前廂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潤溼使
人批掘飛泉通涌從是已來遂省
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後
周武滅法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虎關
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
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諸左右
仿伴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
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小如十斛因許
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
黃白卷舒空際類幡無脚今日天晴
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
冬官府道經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
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
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
飛揚墜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
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
笥初武帝知謫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
衛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氎衣道人朕將
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謫居山幽隱追尋
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
淪廢道俗無依身被報纏無力毗贊
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
先五衆初不慕從謫且廣集大小乘

法苑珠林卷九十六 第三十五

三寶集記二十餘卷藏諸巖穴使後
代再興後狀身情迫獨據別巖告弟
子下山明當早至謫乃踰壁磬石留
一內衣自條身突段段布於石上引腸
掛于松枝不傷藏腑自餘筋肉手足
頭面禿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
捧之而平侍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
走赴猶觀合掌捧心身面西向踰壁
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
流凝于石上遂壘石封外就而殮焉
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
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
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
志力痛山頽之莫仰悲梁壤之無依
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
者入山禮敬值諸崖險乃見謫書遺
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
謂變為白色即是菩薩之慈血也遂
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
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
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
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
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
散體崖松天人脩羅山神樹神
有求道者觀我捨身願令衆生
見我骸骨煩惱大胎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
菩提究竟願令衆生憶念我時
具足念力多聞摠持此報一罷
四大彫零泉林送絕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乃至昆蟲食空飲血
善根內充願我未來速成善逝
身心自在要相拔濟此身不淨
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
垢汗塗漫此身臭穢猶如死狗
六六合成不從華有觀此臭身
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噉
終成蟲蛆天人男女好醜貴賤
死火所燒暫見如電死法侵人
怨中之怨吾以爲讎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毒蛇之窟四大圍繞
百病交涉有名苦聚老病死數
身心熱惱多諸過咎此身無我

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
畜生同死棄捨百千血乳成海
骨積大山當求兼倍未曾爲利
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
出離四纏捨此穢形願生淨土
一念華開彌陀佛所速見十方
諸佛賢聖長辭三塗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
證大無生法身自在不斷三有
於除魔道護法爲首十地滿足
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早令自在法身自在
在諸趣中隨有利處護法救生
復業應盡有爲皆然三界無常
來不自在他教及死終歸如是
智者不樂應當是思衆緣既湊
業盡今日
隋廬山甘露峯釋大志姓顧氏會稽
山陰人師事天台伏膺日久顓覲其
容知其神志故見者眴眴測非凡器
後於蓮華山甘露峯南建靜觀道場

頭陀爲業今尔一身不避虺虎聞有
惡獸輒往投之皆避不噉經于七載
禪業無絕晚住此山福林寺會大業
併除流徙隱逸慨法處遲一至於此
乃變服毀形麤布爲衣在佛堂內高
聲慟哭三日三夕初不斷絕寺僧慰
喻志曰余歎惡業乃如此耶惡盡此
嚴申明正教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
下興顯三寶當燃一臂於嵩岳用報
國恩帝乃許之勅設大齋七衆通集
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鐵鑪赤用
烙其臂並令焦黑以刀截斷裂裂骨
現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
火燃之光曜巖岫于時大衆見其苦
行皆痛心髓不安其足而志雖加燒
烙詞色不變言笑如故或誦法句歎
佛功德或爲衆說法言談苦切臂燒
既盡如先下棚七日入定跏趺而卒
時年四十有三矣
唐終南山豹林谷沙門釋會通雍州
萬年御宿川人少欣儉素游泊林泉
苦節戒行是其本志投終南山豹林谷
潛隱綜業讀法華經至藥王品便欣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三十九 何
獸捨私集柴木誓必行之以貞觀末
年靜夜林中積薪爲窟誦至藥王便
令下火風驚焰發煙火俱感卓尔踟
聖聲誦如故尋尔西南有大白光流
入火聚身方偃仆至曉身火俱滅乃
收其骨爲起塔銘又貞觀之初荊州
有比丘尼姊妹同誦法華深厭形器
俱欲捨身節約衣食欽崇苦行服諸
香油漸斷粒食後頓絕米唯食香蜜
精力所被神志鮮爽周告道俗剋日
燒身以貞觀二年二月八日於荊州
大街置二高座乃以蠟布纏身至頂
唯出面目衆聚如山歌贊雲會誦法
華經至藥王燒處其姊先以火挂妹
頂訖妹又以火挂姊頂清夜兩炬一
時同曜焰下至眼聲相轉鳴漸下鼻
口乃歇滅恰至明晨合聖洞舉一
時火化骸骨摧朽唯二舌俱存合衆
欣嗟爲起高塔又近并州城西有一
書生年可二十四五誦法華經誓燒
供養乃集數束蒿乾龍積之人問其
故密而不迷後於中夜放火自燒及
人往救火盛已死又貞觀年中西京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第三十九 何
弘福寺有僧名玄覽趙州房子人常
樂禪誦禮悔爲業每語法屬曰雖同
常業而誓欲捨身至貞觀十八年四
月初脫諸衣服摠作一幘付本寺僧雅
著一覆單衣密去至京東渭陰洪陂
坊側旦臨渭水稱念禮訖投身渚中
衆人接出覽告衆曰吾誓捨身命久
矣意欲仰學大士難捨能捨諸經正
行幸勿因遮兩妨其業衆悟意咸故
乃從之又即入水合掌稱佛廣發願
已便投旋溺於三日後其屍方出村
人接取爲起塔銘本寺怪其不歸便
開衣幘乃見遺文云敬白十方三卅
諸佛弟子玄覽自出家來一十二夏
雖沾僧數大業未成今欲修行檀波
羅蜜行如薩埵捨身尸毗割股魚王
突山經文具載請從前聖取附後塵
衣物衆具任從佛教臨終之日人多
不委同學見書方往尋究知死符同
遺文不異右此四篇出
有高僧傳

甲辰歲高麗國分天藏都監奉
勅所造

我於往昔無量劫中捨所重身以求菩提
若爲國王及作王子常捨難捨以求菩提
我念宿命有大國王其王名曰摩訶羅陀
是王有子能大布施其子名曰摩訶薩埵
復有二兄長者名曰大波那羅次名大天
三人同遊至一空山見新產虎飢窮無食
時勝天王生大悲心我今當捨所重之身
此虎或爲飢餓所逼僅能還食自所生子
即上高山自投虎前爲今虎子得全性命
是時大地及諸大山皆悉震動驚諸獸
虎狼師子四散馳走世間皆暗無有光明
是時二兄故在竹林心懷憂惱愁苦涕泣
漸漸推求遂至虎所見虎虎子血汗其口
又見骸骨髮毛爪齒處處進血狼藉在地
是三子見是事已心更悶絕自躄於地
以灰塵王自塗全身忘失正念生狂癡心
所將侍從觀見是事亦生悲慟失聲號哭
于以冷水共相噴灑然後歔息而復得起
是時王子當捨身時正值後宮妃后姊妹女
眷屬五百共相娛樂王妃是時兩乳汁出
一切肢節痛如針刺心生愁惱以喪愛子
於是王妃疾至王所其聲微細悲泣而言
大王今當諦聽諦聽憂愁盛火今來燒我
我今二乳俱時汁出身體苦切如被針刺
我見如是祥瑞相恐更不復見所愛子
今以身命奉王大王願速遣人求覓我子
夢三鵲鳴在我懷抱其最小者可適我心
有鷹飛來奪我而去夢是事已即生憂惱
我今愁怖恐命不濟願速遣人推求我子
是時王妃說是語已即時悶絕而復躄地
王聞是語復生憂惱以不得見所愛子故

其王大臣及諸眷屬悉皆聚集在王左右
哀哭悲號聲動天地余時城內所有人民
聞聲已驚愕而出各相謂言今是王子
為活耶為已死亡如是大士常出教語
為眾所之今難可見已有諸人入林推求
不久自當得定消息諸人余時惶惶如是
而復悲號哀動神祇余時大王即從座起
以水灑妃良久乃蘇還得正念微聲問王
我子今者為死活耶余時王妃念其子故
倍復懊惱心無暫捨可惜我子形色端正
如何一旦捨我終亡云何我身不先斃歿
而見如是諸苦惱事善子妙色猶淨蓮華
誰壞汝身使令分離將非是我昔日慈憐
扶本業緣而殺汝耶我子面目淨如滿月
不啻一旦遇斯禍對寧使我身破碎如塵
不令我子喪失身命我所見夢已為得報
直我無情能堪是苦如我所夢牙齒墮落
二乳一時汁自流出必定是我失所愛子
夢三鵲鵲驚奪一去三子之中必定失一
余時大王即告其妃我今當遣大臣使者
周遍東西推求覓子汝今且可莫大憂愁
大王如是慰喻妃已即便嚴駕出其宮殿
心生愁惱憂苦所切雖在大眾顏貌憔悴
即出其城覓所愛子余時亦有無量諸人
哀號動地尋從王後是時大王既出城已
四向顧望求覓其子煩惋心亂靡知所在
最後遙見有一信來頭蒙塵土血汗其衣
灰糞塗身悲號而至余時大王摩訶羅陀
見是使已倍生懊惱舉首號叫仰天而哭
先所遣臣尋復來至既至王所作如是言

願王莫愁諸子猶在不久當至今王得見
須臾之頃復有臣來見王愁苦顏貌憔悴
身所著衣垢膩塵汗大王當知一子已終
二子雖在哀悼無賴第三王子見虎斬產
飢窮十日恐還食子見是虎已深生悲心
發大猛厲當度眾生於未來世證成菩提
即上高處投身虎前虎飢所逼便起噬食
一切血肉已為都盡唯有骸骨狼藉在地
是時大王聞臣語已轉復悶絕失念踣地
憂愁盛火熾然其身諸臣眷屬亦復如是
以水灑上良久乃蘇復起舉首號天而哭
復有臣來而白王言向於林中見二王子
愁憂苦毒悲號涕泣迷悶失志自投於地
臣即求水灑其身上良久之頃乃還蘇息
望見四方大火熾然扶持暫起尋復踣地
舉首悲哀號天而哭乍復讚歎其弟功德
是時大王以離愛子其心迷悶氣力微然
憂惱涕泣並復思惟是最小子我所愛重
無常大鬼奄便吞食其餘二子今雖存在
而為憂火之所焚燒或能為是喪失命根
我宜速往至彼林中迎載諸子急還宮殿
其母在後憂苦逼切心肝分裂或能失命
若見二子慰喻其心可使終保餘年壽命
余時大王駕乘名象與諸侍從欲至彼林
即於中路見其二子號天扣地稱弟名字
時王即前抱持二子悲號涕泣隨路還宮
逮今二子觀見其母佛告樹神汝今當知
余時王子摩訶薩埵捨身飼虎今我身是
余時大王摩訶羅陀於今父王輪頭檀是
余時王妃今摩耶是第一王子今勸勸是

第二王子今調達是余時虎者今瞿夷是
時虎七子今五比丘及舍利弗目犍連是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六五七頁上一行經名，經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五」。

一 六五七頁上二行撰者，碩、南作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經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六五七頁上三行「此有二部」，經

無。

一 六五七頁上三行與四行之間，碩、

南、清有「述意部 引證部」一行。

一 六五七頁上四行「第一」，經無。本

頁中四行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六五七頁上五行末字「入」，〔磧、南、

徑、清作「八」。

一 六五七頁上八行末字「常」，〔磧、南、

徑、清作「恒」。二〇行第四字同。

一 六五七頁上九行第二字「墟」，〔磧、

南作「捐」；〔徑、清作「枳」。

一 六五七頁上一五行第四字「肌」，

〔磧、南、徑、清作「肥」。

一 六五七頁上二一行首字「惺」，〔磧、

南、徑、清無。又「生以身」，〔磧、南、

徑、清作「生則以身命」。

一 六五七頁中一行「駭震」，〔磧、南、

徑、清作「駭震」。

一 六五七頁中一一行「怖懼」，〔磧、南、

徑、清作「怖懼」。

一 六五七頁中一六行「令人安隱」，

〔磧、南、徑、清作「能令行人安隱受

樂」。

一 六五七頁中一九行第四字「言」，

〔磧、南、徑、清作「作如是言怪哉此

虎產來七日七子圍遶不得求食」。

一 六五七頁中二〇行「第一」，〔磧、南、

徑、清作「第二」。

一 六五七頁中二一行「此虎」，〔磧、南、

徑、清作「此虎饑餓」。

一 六五七頁中末行「第二」，〔磧、南、

徑、清作「第一」。

一 六五七頁下一行「三王子言」，〔磧、

南、徑、清作「二王子言我等今者

以貪惜故於此身命不能放捨智慧

薄少故於是事而生驚怖」。

一 六五七頁下三行第二字「在」，〔磧、

南、徑、清作「住」。

一 六五七頁下四行第九字「言」，〔磧、

南、徑、清作「作是念言」。

一 六五七頁下五行第三字「矣」下，

〔磧、南、徑、清有「何以故」三字。

一 六五七頁下末行「見血流汗王身」，

〔磧、南、徑、清作「見血汗王子身」。

一 六五八頁上四行「樵瘁」，〔磧、南、

徑、清作「顛顛」。

一 六五八頁上八行「舉手」，〔磧、南、

徑、清作「舉首」。

一 六五八頁上九行「捨身」，〔磧、南、

徑、清作「捨身以飼餓虎」。

一 六五八頁上末行首字「聞」，〔磧、南、

徑、清作「已聞」。又「即啓王妃」，〔磧、

南、徑、清作「尋即入內啓白王妃」。

一 六五八頁中四行「收淚」，〔磧、南、

徑、清作「拭淚」。本行第一〇字

「失」，〔磧作「生」。

一 六五八頁中五行「世尊」，〔磧、南、

徑、清作「世尊欲重宣此義」。

一 六五八頁中六行至次頁上三行

「尔時大王……目捷連是」，〔磧、南、

徑、清與之大異，茲以磧砂藏本附

載於卷末（即六六六頁下至次頁

下）並校以〔南、徑、清」。

一 六五九頁上六行第一〇字「於」，

〔磧、南、徑、清作「以」。

一 六五九頁上一二行「兢伽河沙」，

〔磧、南、徑、清作「恒河沙」。下同。

一 六五九頁上一八行第一三字「滿」，

〔磧、南、徑、清作「油」。

一 六五九頁上一九行「淨明德」，〔磧、

南、徑、清作「日月淨明德」。下同。

一 六五九頁上末行第五字「名」，南、
徑、清無。

一 六五九頁中三行「國中」，南、
南、
徑、清作「佛國中」。

一 六五九頁中四行第三字「家」下，
南、
南、
徑、清有「結跏趺坐」四字。

一 六五九頁下五行第五字「罪」，南、
南、
徑、清作「者」。

一 六五九頁下一五行首字「漸」，南、
南、
徑、清作「淖」。

一 六五九頁下一六行夾註右首字
「股」，南、
南、
徑、清作「剗」。又第
九字「牙」，南、
南、
徑、清作「身」。

一 六五九頁下一七行夾註右「拔苦」，
南、
徑、清作「救苦」。

一 六五九頁下二〇行第八字「厚」，
南、
徑、清作「原」。又第一〇字「栢」，南、
南、
徑、清作「指」。

一 六五九頁下二一行第四字「慨」，
南、
南、
徑、清作「既」。

一 六五九頁下二二行第三字「巖」，
南、
南、
徑、清作「嚴」。

一 六六〇頁上一行第四字「識」，南、
南、
徑、清作「誠」。

一 六六〇頁上一三行「遇之」，南、
南、
徑、清作「過之」。

一 六六〇頁上二二行第五字「密」，
南、
南、
徑、清作「密有」。

一 六六〇頁中四行「金寶」，南、
南、
徑、清作「金寶者」。又「至夜」，南、
南、
徑、清作「至初夜」。

一 六六〇頁中七行「薪所薪已」，南、
南、
徑、清作「薪所薪已」。

一 六六〇頁中一一行「臨終」，南、
南、
徑、清作「臨燒」。

一 六六〇頁中一六行末字「十」，南、
南、
徑、清作「十五」。

一 六六〇頁下一行「晴朗」，南、
南、
徑、清作「晴朗」。

一 六六〇頁下五行「奔走彌盛」，南、
南、
徑、清作「奔赴彌山」。

一 六六〇頁下九行第一二字「深」，
南、
南、
徑、清作「理」。
一 六六一頁上三行「萬正」，南、
南、
徑、清作「理」。

一 六六一頁上一五行「刼貝」，南、
南、
徑、清作「警正」。

一 六六一頁上一五行「刼貝」，
南、
南、
徑、清作「吉貝」。

一 六六一頁上二二行「次至」，南、
南、
徑、清作「及」。

一 六六一頁中二行「笱笱」，南、
南、
徑、清作「笱管」。

一 六六一頁中三行第三字「還」，
南、
南、
徑、清作「始還」。

一 六六一頁中五行第一一字「迨」，
南、
南、
徑、清作「謂」。

一 六六一頁中一二行第九字「稍」，
南、
南、
徑、清無。

一 六六一頁中一三行第三字「其」，
南、
南、
徑、清作「至」。

一 六六一頁中一八行「雜氣」，南、
南、
徑、清作「雜彩」。

一 六六一頁中末行「振裂」，南、
南、
徑、清作「振烈」。
一 六六一頁下五行第一〇字「常」，
南、
南、
徑、清作「恒」。
一 六六一頁下七行第九字「姓」，南、
南、
徑、清作「恒」。

一 南、經、清作「奴」。

一 六六一頁下一行「綱正」，南、經、清作「剛正」。

一 六六一頁下一四行「攘臂」，南、經、清作「獵」。

一 六六二頁上一六行首字「爲」，南、經、清作「令」。

一 六六二頁上一七行「領頭」，南、經、清作「領頭」。

一 六六二頁中一行「倍重」，南、經、清作「信重」。

一 六六二頁中五行「五枚」，南、經、清作「五枝」。

一 六六二頁中六行「阿雪」，南、經、清作「珂雪」。

一 六六二頁中八行「口齧」，南、經、清作「口齒」。

一 六六二頁中一五行末字「火」，南、經、清作「火捷爲」。

一 六六二頁中末行「又傾」，南、經、清作「有頃」。

一 六六二頁下一行第九字「人」，南、

南、經、清作「石偶」。

一 六六二頁下二行第三字「至」，南、經、清無。

一 六六二頁下九行第一〇字「令」，南、經、清作「命」。

一 六六二頁下一二行第一三字「身」，南、經、清作「身面」。

一 六六二頁下一六行「兌法師」，南、經、清作「導法師」。

一 六六三頁上六行第四字「又」，南、經、清作「有」。

一 六六三頁上二一行首字「故」，南、經、清無。

一 六六三頁中九行末字「有」，南、經、清作「有三」。

一 六六三頁中一一行「柴樓」，南、經、清作「炭樓」。

一 六六三頁中一二行「兩研斃」，南、經、清作「兩研斃」。

一 六六三頁下三行第八字「研」，南、經、清作「研」。又末字「分」，南、經、清作「分爲」。

一 六六三頁下三行第八字「研」，南、

一 六六三頁下二一行第一二字「就」，南、經、清作「於就」。

一 六六四頁上五行首字「目」，南、經、清無。

一 六六四頁上六行第一〇字「可」，南、經、清作「何」。

一 六六四頁上一六行第九字「生」，南、經、清作「生年」。

一 六六四頁上一七行第一三字「谷」，南、經、清作「咎」。

一 六六四頁上一八行第九字「殞」，南、經、清作「擯」。

一 六六四頁上末行第三字「嘗」，南、經、清作「當」。

一 六六四頁中二行「挑掘」，南、經、清作「淘掘」。

一 六六四頁中七行第一二字「騰」，南、經、清無。

一 六六四頁中八行第一三字「困」，南、經、清作「垆」。

一 六六四頁中一二行「北見」，南、經、清作「比見」。

一 六六四頁中一二行「北見」，南、

一 六六四頁中末行第二字「五」，〔南、徑、清作「詰」〕。

一 六六四頁下一〇行「石上」，〔南、徑、清作「石山」〕。

一 六六五頁上八行「逕絕」，〔南、徑、清作「遙絕」〕。

一 六六五頁上一二行「底下」，〔徑作「氏下」〕。

一 六六五頁上一五行「六六」，〔南、徑、清作「化有」〕。又「華有」，〔南、徑、清作「化有」〕。

一 六六五頁上一七行「必輸」，〔南、徑、清作「豺狼」〕。又「狐狼」，〔南、徑、清作「豺狼」〕。

一 六六五頁上一八行「蟲蝕」，〔南、徑、清作「蟲蛆」〕。

一 六六五頁上二二行末字「數」，〔南、徑、清作「數」〕。

一 六六五頁中三行「棄捨」，〔南、徑、清作「畜捨」〕。

一 六六五頁中七行「四纏」，〔南、徑、清作「四顛」〕。

一 六六五頁中八行「十方」，〔南、徑、清作「佛身」〕。

一 六六五頁中九行「賢聖」，〔南、徑、清作「聖賢」〕。

一 六六五頁中一四行「自在」，〔南、徑、清作「得通」〕。

一 六六五頁中一五行末字「生」，〔南、徑、清作「緣」〕。

一 六六五頁中一六行首字「復」，〔南、徑、清作「後」〕。

一 六六五頁中一七行「自在」，〔南、徑、清作「由己」〕。

一 六六五頁中一九行「今日」，〔南、徑、清作「今時」〕。

一 六六五頁中二一行「天台」，〔南、徑、清作「天台智者大師」〕。

一 六六五頁中二二行「眴眴」，〔南、徑、清作「眴眴」〕。

一 六六五頁下一行第五字「分」，〔南、徑、清作「介」〕。

一 六六五頁下七行第一二字「惡」，〔南、徑、清作「要」〕。

一 六六五頁下一七行第二字「功」，〔南、徑、清作「爲」〕。

一 六六五頁下末行第五字「讀」，〔南、徑、清作「誦」〕。

一 六六六頁上九行第一〇字「米」，〔南、徑、清作「味」〕。

一 六六六頁上一一行「二年」，〔南、徑、清作「三年」〕。

一 六六六頁上一八行「合衆」，〔南、徑、清作「舉衆」〕。

一 六六六頁中三行首字「常」，〔南、徑、清作「恒」〕。

一 六六六頁中六行「澄中」，〔南、徑、清作「波中」〕。

一 六六六頁中九行第六字「兩」，〔南、徑、清作「而」〕。

一 六六六頁中卷末經名，〔南、徑、清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五」〕。

一 六六六頁下七行「天王」，〔南、徑、清作「大王」〕。

一 六六七頁中五行「深生悲心」，〔南、徑、清作「生大悲心」〕。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何 傳

西明寺沙門釋道安撰

送終篇第九十二 此有三部

述意部 捨命部

遣送部 受生部

述意部第一

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還涼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恪而弗為撒一餐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為諸佛為其斂眉菩薩於泣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止多造葬儀廣殺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譏不修內典所以父止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宛轉三界縣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愍逆子之酬毒但元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痛若多剋待良醫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減苦報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葬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第三張 何

具資身並修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免將來之債也

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羅漢無所著也二曰度於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凡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

又淨度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人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為說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繞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第三張 何

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仗因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正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華婦欲得華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走見所呼天號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帝不止世尊憐傷其愚往問評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見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命如華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可望入胞胎

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是身為死物
精神無形法作命死復生罪福則不亡
終始非一世從癡愛長久自作受苦樂
身死神不變

長者聞得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
宿命作何罪置威美之壽而便中天
唯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
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
邊有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
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得見
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
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
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
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
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
前生天上為天子壽終為長者作
子情生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
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
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
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
即說偈言
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三處陰行而默至
所往如響應色欲不色有一切因宿行

如種隨本像自然報如影

何

持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
須陀洹道

又四今律余時世尊為利益眾生王
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高者會當墮生者無不死
有命皆無常眾生皆有數一切皆有為
一切諸世間無有不老死眾生是常法
生生皆歸死隨其所造業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善業生天上高行生善道
得無漏涅槃

遺送部第三

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
志求勝道分段未捨變易未除仍依
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
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
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鬼魂不同
今此略述

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
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牲曰鬼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
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
神之盛鬼也者鬼之盛

左傳昭二年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
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
為淫厲況良霄乎

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
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曰以無有形
乎魄曰有非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
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
之無聲謂之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
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
以衣喚魂不云喚魄答曰魂是靈魄
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已所著之
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
喚魂魂識已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
魄則死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
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喚魄
故蕭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
子問曰寧設衣乎哀公曰魂衣起
伯柅伯柅荆山之下道逢寒死友人羊
角哀往迎其屍慰慰神之寒故改作
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被何用
衣為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法苑珠林

何

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
冤置其乾地以冤識其名尋名入於
闇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重室重
者重也徒用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
亡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
明食故重用遂條裹其食具以安
重內置其坤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
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
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
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

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

不許施身復恐夏燒親起故今又依四分律

及五日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

衆出家人塚塔大於已者皆須展轉

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

見出家人塚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曰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

父母止柩外來吊人小於止者至其

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

吊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吊而拜

之亦見愚癡白衣安行法教展轉教

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止靈口云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第八卷

何

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
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
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
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
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
謝不存敬恩反起慳慢繼踵鄙夫何
成孝子故世尊極聖尚自躬扶父
屍送況下凡愚輒生怠慢故涅槃經
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
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

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

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

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

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

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

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

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

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

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

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

聽我擔伯父棺羅雲復言唯願聽我

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凶

法苑珠林卷九十二

第九卷

何

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
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
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
一切衆山駭駭涌沒如水上船尔時
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哭泣
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
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
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
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
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
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即變為人一
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
鑪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
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
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
像燒身既竟尔時諸王各持五百瓶
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覓共收骨盛金
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
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
人生淨居天

又佛母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
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
度與除釐女五百人

即是比丘尼也康僧
會法鏡經云凡夫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第十張 何
梁六塵猶鐵夫貪銀不知厭足今聖人斷以
貪六情如鐵故說也東尼為除鐵也

手摩佛足繞佛三匝稽首而去現神
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
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
光明以照諸冥上曜諸天五百除鐘
變化俱然同時沮洳佛勸理家作五
百舉牀麻油香華樟檟梓材事各五
百真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觀
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捧舍利詣佛所
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
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
就空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
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聚舍
利本是穢身凡愚急暴嫉妬陰謀敗
道壞德今母能拔興丈夫行獲應真
道遷靈卒無何其偉哉勅令興廟供
養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
等輩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今時
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
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
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
恩重乳哺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第十張 何

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佛皆
自供養闍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
使諸鬼神往梅檀林取梅檀新至曠
野之間佛躬自舉牀一腳阿難舉一
腳飛在虛空往至塚間今時佛自取
梅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
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
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
十善化物故今時人民即取舍利各
起塔供養依維阿含經愛道姨母即
是難陀親母也

又增一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略取
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
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
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
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
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
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
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
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
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第四
夫生則八識持死則四大離散遷在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第十二張 何

百齡終歸磨滅循環三界運轉靡停
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
虛自觀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略述六
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檢身冷熱驗其
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
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
通漸頓諸師相傳造善之人從下冷
觸至膺已上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
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
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
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
生從膝已下乃至脚盡者生地獄中
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暖或在頂
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
即名冥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
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
生上故從下漸捨至冥心後方說上
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冥心
後方從下捨也
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何身分中意
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
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十卷 何

次第死脚齊於心意識斷一下人天不生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滅於脚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上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主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根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屬已足時不淨口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面向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腹而坐若胎非男非女隨欲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十卷 何

類託生住亦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計胎卵二生道理如此若衆生欲受淨生受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余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威可愛欲得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為熱風光乃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涼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溼化二生不由託赤白為身故無此變溼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具苦趣然罪人樂亦得受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是如此位見彼衆生亦亦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細捕衆生行此事時必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第十卷 何

年三十行細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與昔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變即於中受生後解昔所造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變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安見入於葉林竹簾簾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余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安見昇宮殿等可意相現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邪見心是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法業感故墮畜生中如姪慾感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感故生於蛇蠍蠍中愚癡感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

威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威故生
彌猴中慳嫉威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
施善餘福雖生畜生於中微樂身口
二業雖由心為主然其口業受報者
多如罵人輕躁喻如彌猴即生猴中
若言貪候如鳥語如狗吠騾如豬羊
聲如驢鳴行如驢駝自高如象惡如
逸牛姪如鳥雀怯如猫狸詭如野狐
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為本
三毒之中貪愛為重如捉布一頭餘
則盡隨故智度論云若不斷愛愛則
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
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
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溼生隨其所
愛故起惡重業則受化生若惡重心
樂行罪業死時安見地獄受其化生
若惡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
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苦樹
常在
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
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
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
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

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
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
得中有如黑輪光或陰暗夜作善業
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
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
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
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
見此事重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
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
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
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
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
是時此眾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
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生野干
中

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
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日
七日滿已處中有不限時節三說得
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
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
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
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

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
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舍論云此中陰
游空而去如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
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
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
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
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一
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
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舍論云若同
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
清淨是一道慧類此人亦得見彼生
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
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
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為定不能
見餘道中陰若人修得天眼此天眼
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
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
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
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
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
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

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卷九

何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

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

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

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徧照萬俱

胎剎浮洲

頌曰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牽玉匣方安觀

金臺不復延挽聲隨遙遠蘿影帶松懸

詎能留十念唯應逐四緣幻工作同異

變弄作多身愚俗諍人我誰復非謂真

謬者疑以固達者知幻實親疎既無定

何勞悲蒼髮感應緣略引十六驗

漢哀帝有女孕未生二月兒

啼腹中

漢平帝時有牧女春死棺殮

六日出棺

漢建安中李歆死十四日復生

漢陳留史妯臨死遺囑有徵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賊發塚

顏色如故

漢靈帝時遼西人見遼水中

浮棺內人語云是伯夷之弟孤

竹君也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

卷九

何

與已死人相見

漢武帝時幸李夫人後卒哀

帝見之帳中

漢時拉蝦家葬而婢誤不得

出經十年開塚而婢尚生

漢雒陽沙門達多發墓得生

人死來十二年

晉唐遵暴死經夕見有靈徵

可驗

晉沙門訶羅竭存亡皆有靈徵

神異難測

晉沙門生法慧存亡亦有靈神

化難測

宋沙門慧遠有弟子名黃遷存

亡有驗

隋沙門釋玄景存亡亦有徵祥

可驗

唐居士裴則男暴死而蘇說冥

道可驗

漢哀帝律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

子田無壹孕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

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有人過聞兒

啼聲母掘養之

卷九

何

何

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

子趙病春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

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

太守譚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

上其後王莽篡位

漢建安中李歆死十四日復生其語

具作鬼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

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妯字威明年少時當

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

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杖拔掘出我

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杖

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

平復如故復與隣人乘船至下邳賣

鋤不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

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

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為驗

實其一宿便還果得報書具知消息

考城令江夏鄭賈和聞之姊病在鄉

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

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馮貴人亡死將百歲盜賊發塚顏

色如故但寔微冷群賊幸之致相如
忌然後事覺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
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
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
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擲是
以漂流汝斫我何為人懼不敢斫因
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
何而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
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
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此婦死不恨
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
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
言語悲喜思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
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掩閉其衣裾
戶間掣手絕而去至後歲餘此人身亡
室家葬之開塚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
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
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女居帳中如
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乃遙視之
漢杜鰥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

年開塚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
頃漸問之自謂嘗一寐宿耳初婢埋
時年至十五及開塚後更生十五六
年嫁之有子石此九驗也
後神異記

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
沙門達多發墓取磚得一人以送時
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
異謂黃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
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
督范朋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
符合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
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日姓
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
母姓魏家在城西埽財里死時年十
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
臥無所食也時復游行或遇飲食如
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
張儁詣埽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
其妻魏氏儁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
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儁曰爲人所
殺今日緣活在此華林園主上遣我來
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
言儁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儁送涵

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
氏把柅枝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
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
捨去游於京師街內常宿寺門下汝
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
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
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雒陽
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
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柩棺勿以
桑木爲槨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
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柩棺應免兵
主吏曰你雖柩棺桑木爲槨遂不免
兵京師仰聞此柩木勇貴人疑賣棺
者化涵故發此言見神異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
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
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
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
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評本明當發夜
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
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
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旣蒙恩放仍留
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卷

何遜

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其妻望其家覺寤開棺棺遂至路落棺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為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兄勤修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屬導曰汝得還生良為殊慶在生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今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為孝敬愛法持戒慎不可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忘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焦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惡為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知故以囑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其小姊適吳興嚴晚途路懸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卷

何遜

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見道文殮後棺動值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為製服古此一驗

晉雒陽有釋訶羅竭者本襄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厝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雒陽時疫疾甚流呪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適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為開澗竭日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踏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室內後西域人坐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法苑珠林卷第七

第七卷

何遜

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評問末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翁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翁不與慧前自捉牛鼻翁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翁翁少日而止後征西庾移慕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眾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二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霖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右此二驗

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余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中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蓮在焉眾稍敬異之以為得道孝律二年一旦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眾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顏色稍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見形多寶寺謂曇瑠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與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瑠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咸設法會三更中呼問眾僧有聞見不眾曰不覺異也瑠曰空中有奏樂聲雷煙香異黃蓮之契今期至矣眾僧始還堂就席而瑠已盡

右此一驗此實特記

鏡婦以奴詐巧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處來於是馳白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鬼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無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愧怖如此少時夫得疾性理乖錯於是終卒

右一驗此增後神記

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竟鳧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止今在琅耶任子成家明日當檢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願到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須臾雞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鳧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哀問其疾消息如言

右一驗此增後神記

先戶眾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沈散水中及歿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渚之中三日往觀所沈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

右此一驗此增高僧傳

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牛耕地此人誦云兄弟幼小無人扶持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又見數千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人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誦成云毀破某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雖非故犁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背上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故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北出踰牆及登牆望

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聖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要脊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毀墓荅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唐琅耶王之弼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婿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寢唯令下其素食常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常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濟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愧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官願善養畜自此已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王之自說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校勘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六七二頁上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六」。卷末經名同。

一 六七二頁上二行撰者，碩、普、南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一 六七二頁上三行「此有四部」，徑無。

一 六七二頁上四行至五行「述意部……受生部」，徑無。

一 六七二頁上六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一 六七二頁上一五行第二字「修」，碩、普、南、徑、清作「循」。又第一二字「苦」，徑作「若」。

一 六七二頁中二行與三行之間，碩、普、南、清有「捨命部第二」；徑有

「捨命部」各一行。

一 六七二頁中四行末字至次行首字「羅漢」，磧、普、南、徑、清作「阿羅漢」。

一 六七二頁中一六行「淨度」，磧、普、南、徑、清作「淨土」。

一 六七二頁中一八行「天人」，磧、普、南、徑、清作「天神」。

一 六七二頁中二〇行第七字「爲」，磧作「謂」。

一 六七二頁中二一行「刀楯」，徑、清作「刀楯」。

一 六七二頁中末行「枉濫」，磧、普、南、徑、清作「枉濫」。

一 六七二頁下一三行「奔走」，磧、普、南、徑、清作「奔赴」。

一 六七三頁上二行「則不亾」，磧、普、南、徑、清作「不敗亡」。

一 六七三頁上五行第四字「得」，磧、普、南、徑、清作「偈」。

一 六七三頁上一六行至一七行「壽終爲長者作子」，磧、普、南、徑、清

無。

一 六七三頁下一行第五字「年」，磧、普、南、徑、清作「日」。

一 六七三頁下五行「淫厲」，磧、普、南、徑、清作「淫癘」。又「良霄」，磧、普、南、徑、清作「良宵」。

一 六七三頁下一〇行「幽冥」，磧、南、徑、清作「幽冥幽冥」。

一 六七三頁下一八行第二字「蕭」，磧、南、徑、清作「蕭」。

一 六七三頁下二二行「衣被」，磧作「衣袂」。

一 六七四頁上四行第二字「重」，磧、普、南、徑、清無。又音註「徒用反」。

一 六七四頁上一三行夾註右末字「令」，磧、南作「云」。又左末字「也」，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四頁上一五行首字「衆」，磧、普、南、徑、清作「種」。

一 六七四頁中六行「慳慢」，磧、普、南、徑、清作「慢惰」。

一 六七四頁下四行「駸駸」，磧、南作「頗峨」；普、徑、清作「頗峨」。

一 六七四頁下五行「哭泣」，磧、普、南、徑、清作「啼哭」。

一 六七四頁下一一行「即變」，南、徑、清作「皆變」。

一 六七四頁下一七行第一四字「盛」，磧、普、南、徑、清作「藏置」。

一 六七五頁上一行夾註右「貪飯」，磧、普、南、徑、清作「食」。又左「出家尼」，南作「出家女」。又「饅也」，磧、普、南、徑、清作「饅女也」。

一 六七五頁中二行「閻維」，磧、普、南、徑、清作「耶維」。

一 六七五頁中一八行第一三字「商」，徑、清作「商」。

一 六七五頁中末行第六字「持」，磧、普、南、徑、清作「扶持」。

一 六七五頁下一行「運轉」，磧作「連轉」。

一 六七五頁下三行「自觀」，磧、普、南、徑、清作「目觀」。

一 六七五頁下一三行第一〇字「者」，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五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託」，
清作「記」。

一 六七五頁下一八行「生上」，〔磧、普、
南、徑、清作「上生」〕。

一 六七五頁下二一行第一〇字「何」，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六頁上一行第五字「齊」，〔磧、
普、南、徑、清作「臍」〕。又「下人天
不生」，〔磧、普、南、徑、清作「下人
生不生 中上非惡道」〕。

一 六七六頁上六行「縮滅」，〔磧、普、
南、徑、清作「縮滅」〕。

一 六七六頁上一三行第七字「根」，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六頁中一行第五字「亦」，〔磧、
普、南、徑、清作「亦皆」〕。

一 六七六頁中六行「愛樂」，〔磧、普、
南、徑、清作「受樂」〕。

一 六七六頁下三行「起戀」，〔磧、普、
南、徑、清作「起戀」〕。八行同。

一 六七六頁下四行「所造」，〔磧、普、
南、徑、清作「造所」〕。

一 六七六頁下一三行「竹葦」，〔磧、普、
南、徑、清作「竹葦」〕。

一 六七六頁下一八行「爲因邪見」，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六頁下二〇行第一三字「法」，
〔磧、普、南、徑、清作「娑」〕。

一 六七六頁下二一行末字「鵠」，〔磧、
普、南作「鵠」〕。

一 六七六頁下末行首字「蠟」，〔磧、普、
南、徑、清作「蠟」〕。

一 六七七頁上三行第六字「生」，〔磧、
普、南、徑、清作「生在」〕。

一 六七七頁上七行「驢駝」，〔磧、普、
南、徑、清作「駱駝」〕。

一 六七七頁上一一行第六字「度」，
〔磧、南、徑、清無〕。

一 六七七頁中八行第四字「重」，〔磧、
普、南、徑、清作「蟲」〕。

一 六七七頁中一八行末字「日」，〔磧、
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七頁下八行第一三字「夫」，
〔磧、普作「天」〕。又末字「一」，〔磧、普、
南、徑、清作「二」〕。

一 六七八頁上八行「遙遠」，〔南、徑、
清作「逕遠」〕。

一 六七八頁上一一行第四字「以」，
〔磧、普、南、徑、清作「久」〕。

一 六七八頁上一二行「悲蒼旻」，〔磧、
普作「非蒼天」〕。〔磧、普、南、徑、清作「非
蒼旻」〕。又「十六驗」，清作「一十九
驗」。

一 六七八頁上一三行「哀帝」，〔徑、清
作「山陽」〕。

一 六七八頁上一五行首字「漢」，〔清
無。下至本頁中七行首字同。又
「平常時有牧女」，〔徑、清作「朔方
有牧女趙病」〕。

一 六七八頁上一七行「建安中」，〔徑、
清無。又「復生」，〔磧、普、南、徑、清
作「後生」〕。

一 六七八頁上二一行「靈帝時」，〔徑、
清無〕。

一 六七八頁上二二行「伯夷之弟」，
清作「伯夷之父」。

一 六七八頁中三行第四字「時」，
清無。五行第二字同。

一 六七八頁中五行末字「得」，
「能」。

一 六七八頁中一行首字「晉」，
清無。

一 六七八頁中一三行首字「晉」，
清無。又第一一字「靈」，

清作「靈徵」。

一 六七八頁中一六行末字「驗」，
清作「驗復出二驗」。

一 六七八頁中一六行與一七行之間，
清有「宋時（清無）有一人忘其

姓寢起魂復在被中眠」，「宋時（清無）有兒將死遠方魂歸報父母」二行。

一 六七八頁中一七行第四字「釋」，
清、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八頁中一九行「居士」，
清、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八頁中二〇行末字「驗」，
清作「驗復出一驗」。

一 六七八頁中二〇行與二一行之間，
清有「唐（清無）崔執卒後於妻家請立靈」一行。

一 六七八頁下一〇行末字「當」，
清、普、南、徑、清作「嘗」。

一 六七八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杖」，
清、普、南、徑、清作「林」。一三行末字同。

一 六七八頁下一六行「不售」，
清、普、南、徑、清作「不時售」。

一 六七八頁上八行「祠祀」，
清、普、南、徑、清作「祀祠」。

一 六七八頁上一五行「恩情」，
清、普、南、徑、清作「恩情」。

一 六七八頁上一六行首字「恨」，
清、普、南、徑、清作「恨恨」。又「揜閉」，

清、普、南、徑、清作「奄閉」。

一 六七八頁上二二行「乃遙」，
清、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七八頁中四行夾註左「援神異記」，
清、普、南、徑、清作「搜神記言」。

一 六七八頁中五行「慕義里」，
清、普、南、徑、清作「慕義里」。

一 六七八頁中八行「黃門侍郎」，
清、普、南、徑、清作「黃門侍郎」。

一 六七八頁中一〇行「范朋友」，
清、普、南、徑、清作「范明友」。

一 六七八頁中一一行「符合」，
清、普、南、徑、清作「相符」。

一 六七八頁中一九行「魏氏」，
清、普、南、徑、清作「姓魏」。

一 六七八頁下二行「桃枝」，
清、普、南、徑、清作「桃枝」。

一 六七八頁下八行「奉終里」，
清、普、南、徑、清作「奉終里內」。

一 六七八頁下一三行第一二字「疑」，
清、普、南、徑、清作「擬」。

一 六七八頁下一四行第二字「化」，
清、普、南、徑、清作「貨」。又夾註

一 六七八頁下一四行第二字「化」，
清、普、南、徑、清作「貨」。又夾註

左末字「錄」，磧、南、徑、清無。

一 六八〇頁上二行第九字「棺」，磧、普、南、徑、清作「檀」。

一 六八〇頁上四行「不復得生」，徑、清作「不得復生」。

一 六八〇頁上一二行第一一字「愛」，磧、普、南、徑、清作「受」。

一 六八〇頁上一三行第三字「可」，磧、普、南、徑、清無。又第一二字「地」，清作「也」。

一 六八〇頁上一四行「不可忘」，磧、普、南、徑、清作「不可忽」。

一 六八〇頁上一七行末字「知」，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八〇頁上末行第四字「其」，磧、普、南、徑、清作「于」。

一 六八〇頁中六行「襄陽」，磧、普、南、徑、清作「襄楚」。

一 六八〇頁中一〇行「晉慧帝」，磧、普、南、徑、清作「晉惠帝」。

一 六八〇頁中一一行第三字「止」，磧、南、徑、清作「上」。

一 六八〇頁中一八行「室內」，磧、普、南、徑、清作「石室內」。

一 六八〇頁下三行第六字「或」，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八〇頁下一二行第七字「少」，磧、普、南、徑、清作「爲少」。

一 六八〇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介」，南、徑、清作「恭」。

一 六八〇頁下二〇行夾註「梁高僧傳」，磧、普、南、徑、清作「梁高僧傳也」。

一 六八一頁上六行「一旦」，磧、普、南、徑、清作「一日」。

一 六八一頁上一五行第一三字「氣」，磧、普、南、徑、清作「乏氣」。

一 六八一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曰」，磧、普、南、徑、清作「自」。

一 六八一頁上一八行「靄煙香異」，磧、普、南、徑、清作「靄煙甚異」。

一 六八一頁上一九行第四字「期」，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六八一頁上二二行第三字「起」，

磧、普、南、徑、清作「起出」。又第九字「而」，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八一頁中一行第六字「巧」，磧、普、南、徑、清作「乃」。

一 六八一頁中二行第四字「處」，磧、普、南、徑、清作「聞」。又「其夫」，磧、普、南、徑、清作「其夫其夫」。

一 六八一頁中七行第二字「疾」，磧、普、南、徑、清作「病」。又夾註右「右一驗」，磧、普、南、徑、清作「右此一驗」。又夾註左「續搜神記」，

磧、南作「續搜神記也」。

一 六八一頁中一三行「願到」，磧、普、南、徑、清作「顛倒」。

一 六八一頁中一六行第九字「哀」，磧、普、南、徑、清作「悲哀」。

一 六八一頁中一七行夾註右「右一驗」，磧、普、南、徑、清作「右此一驗」。

一 六八一頁中一八行末字「人」，磧、普、南、徑、清作「人也」。

一 六八一頁下七行夾註左「唐高僧

傳」，磧、普、南、徑、清作「唐高僧傳也」。

一 六八一頁下八行末字至次行首二字「二十一」，磧、普、南、徑、清作「二十一日」。

一 六八一頁下一行「諦云」，磧、普、南、徑、清作「許云」。

一 六八一頁下二行第七字「遂」，普作「遠」。又第一三字「上」，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八二頁上一二行「唯令」，磧、普、南、徑、清作「雖令」。

一 六八二頁上一三行第五字「常」，磧、普、南、徑、清作「恒」。一四行第一〇字同。

一 六八二頁上一八行第九字「濟」，磧、普、南、徑、清作「羅漢」。

一 六八二頁上末行夾註左「王之弘說」，磧、普、南、徑、清作「王之弘自說也」。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何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此有九部

述意部 五濁部 時節部
度女部 佛鉢部 訛替部
破戒部 諍訟部 損法部

述意部第一

竊惟正像推移教流末代人有邪正
法有訛替或憑具以構偽或飾虛以
亂真假託之文辭意淺雜玉石朱紫
無所逃形復由世漸澆浮人心改變
妄想居懷專崇業禍增長三毒彌招
四惡所以無明巨夜了無思旦之心欣
慕六塵不覺五刀隨後名利既侵我
人逾盛致使凶黨之徒輕舉邪風淳
正之輩時遭讒侮所以教流震旦六
百餘年惡王虐治三被殘屏禍不旋
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刑取笑天下嗚
呼來業深可痛歟良由寡學所纏
故得師心獨斷法隨潛隱災患集身
若元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繹
九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五賢有除

昏之期三有逾光之日也

五濁部第二

如地持論云所謂五濁者一日命濁
二日衆生濁三日煩惱濁四日見濁
五日劫濁謂今世短壽人極百歲是
名命濁

若諸衆生不識父母不識沙門婆羅
門及宗族尊長不修義理不作所作
不畏今世後世惡業果報不修慧施
不作功德不修齋法不持禁戒是名
衆生濁

若此衆生增非法貪刀劍布施器仗
布施諍訟鬪亂詭曲虛誑妄語攝受
邪法及餘惡不善法生是名煩惱濁
若於今世法壞法沒像法漸起邪法
轉生是名見濁

若飢饉劫起疾病劫起刀兵劫起是
名劫濁

又俱舍論云何者爲五濁一命濁二
劫濁三惑濁四見濁五衆生濁下劫
將來命等五濁最麤最下已成滓故
說名爲濁由前二濁次第損減壽命
及損減樂具復由二濁損減助善何

以故因此二濁有諸衆生多習欲塵樂行及自苦行能損在家出家助善由後一濁損減自身量色無病力智念正勤不動此德壞故

又持人菩薩經云如來今興在五濁世何謂五濁一人多弊惡不識義理二六十二疑邪見強盛不受道教三人多愛欲塵勞興隆不知去就四人壽命短往古世時八萬四千歲以爲甚損今壽百歲或長或短五小劫轉盡三災當起無不被害若有在此五濁惡世能信樂佛正真慧是爲甚難

又依順正理論云此五濁但爲次第顯五衰相極增盛時何等名爲五種衰相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衰損屢轉相違成證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德器故爲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五濁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告文殊師利諸佛如來有十二種勝妙功德猶如醍醐於諸味中最爲勝上清淨第一

能淨一切諸佛國土如來於中成阿耨菩提何等十二一示現劫濁二示現時濁三示現衆生濁四示現煩惱濁五示現命濁六示現三乘差別濁七示現不淨佛國土濁八示現難化衆生濁九示現說種種煩惱濁十示現外道亂濁十一示現魔濁十二示現魔業濁善男子一切諸佛國土皆是出世功德莊嚴具足清淨無有諸濁如此過者皆是諸佛方便力爲利衆生汝等應知

又大五濁經云佛涅槃後當有五亂一者當來比丘從白衣學法世之一亂二者白衣上坐比丘處下世之二亂三者比丘說法不行承受白衣說法以爲無上世之三亂四者魔家比丘自生現在於世間以爲眞道諦佛法正典自爲不明詐僞爲信世之四亂五者當來比丘畜養妻子奴僕治生但共諍訟不承佛教世之五亂今時屢見無識白衣觸事不開詐爲知法房室不捨然爲師範愚癡俗人用指南虛棄功夫終勤無益未來生世

猶不免獄故智度論云有其盲人自不見道等言見道引他五百盲人並墮糞坑自處長津焉能救溺時節部第三

如阿難七夢經云阿難有七種夢來問於佛一夢陂池火焰連天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三夢出家比丘轉在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而出四夢群豬來齧突梅檀林壞之五夢頭戴須彌山不以爲重六夢大象羣出小象七夢師子王名華蔭頭上有七豪毛在地而死一切禽獸見故怖畏後見身中蟲出然後食之以此惡夢來問於佛佛告阿難汝所夢者皆爲當來五濁惡世不損汝也何爲憂色第一夢陂池火焰連天者當來比丘善心轉少惡逆熾盛共相殺害不可稱計第二夢日月沒星宿亦沒者佛涅槃後一切聲聞隨佛泥洹不在世間衆生眼滅第三夢出家比丘轉在於不淨坑塹之中在家白衣登頭出者當來比丘懷毒嫉妒至相殺害道士斬頭白衣親之死入地獄

白衣精進死生天上第四夢者群豬來舐突栴檀林壤之者當來白衣來入塔寺誹謗衆僧求其長短破塔害僧第五夢者頭戴須彌山不以為重者佛泥洹後阿難當為千阿羅漢出經之師一句不忘受悟亦多不以為重第六夢大象象小象者將來邪見熾盛壞我佛法有德之人皆隱不現第七夢師子死者佛泥洹後一千四百七十歲四部諸弟子修德之心一切惡魔不得燒亂七豪者此是七百年後事

又摩耶經云摩耶問阿難言汝於往昔已來聞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於當來法滅之後事云佛涅槃後摩訶迦葉共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迦葉於狼迹山中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囑憂波拘多憂波拘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說度人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堅固正信以舍利廣起八萬四千諸塔

更經二百歲已有尸羅難陀比丘等說法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有青蓮華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得半億人四百歲已有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二萬人五百歲已有寶天比丘善說法要度得三萬人六部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正法於此廣說經書百歲已九十六種外道等邪見熾盛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燈八百歲後諸比丘等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萬人中有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如為比丘婢為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不淨觀阿那波那瞋恚不欲無量比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媒嫁行媒於大衆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已諸比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為比丘女為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變白不受漆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衆猶如獵師樂殺殺生貪賣三寶物千五百歲已俱賤彌國有三藏比丘

善說法要從於十五日布薩已時羅漢比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戒云此所應作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答羅漢言汝今身口不清淨云何而乃說是舍鹿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更忿忿即於座上殺彼羅漢時羅漢弟子而作是言我師所說合於法理云何汝等殺我和上即以利刀殺彼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及外道衆踊躍歡喜破塔寺殺害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至鳩尸那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耶聞此語已號哭懊惱即向阿難而說偈言

一切皆歸滅無有常安者須彌及海水劫盡亦消竭世間諸豪強會必還衰朽我子於往昔勤苦集衆行故得成正覺為衆說法藏如何於今時皆悉潛沒盡度女部第四

如善見論云由度女人出家正法唯得五百歲住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教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正法為部

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
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
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
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總得一萬年
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
道於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
現別顯袈裟法服而已

又毗尼母經云尊者迦葉貴阿難為
女人求出家中彼有十事謫阿難一
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
各各器盛食在道側跪授與沙門
二者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
應與衣服臥具逆於道中求沙門受
用三若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
常應乘象馬車乘在於道側以五體
投地求沙門而過四者若女人不出
家者諸檀越等常應在於路中以髮
布地求沙門而過五者若女人不
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恭心請諸沙
門到舍供養六者若女人不出家者
諸檀越等見諸沙門常應恭心淨掃
其地脫體上衣布地令沙門坐七者若
女人不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脫體

上衣拂比丘足上塵八者若女人不
出家者諸檀越等常應舒髮拂比丘
足上塵九者若女人不出家者沙門
威德過於日月況諸外道豈能正視
於沙門首十者若女人不出家者佛
之正法應住千年今滅五百年一百
年中得堅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
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
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
初百歲中有解脫堅固法

安住於此中悉能連解義第二百歲中
復有堅固定第三百歲中持戒亦不毀
第四百歲中有能多聞者第五百歲中
復有能布施從是如來法念念中漸滅
如車輪轉已隨轉時有盡正法所以隱
阿難之慙答為女人出家勤請調御師
正法應住滿足於千年五百已損滅
餘者悉如本是故五百歲五百興於世
解脫定持戒多聞及布施
佛鉢部第五

如蓮華面經云佛告阿難於未來世
剎賓國土當作大法之會有金毗羅
等五天子滅度之後有富蘭那外道

弟子名蓮華面聰明智慧身如金色
此大癡人已曾供養四阿羅漢當供
養時作如是誓願我未來破壞佛法
以其供養阿羅漢故世世受於端正
之身於最後身生國王身身為國王
名寐岐曷羅俱邏而滅我法此大癡
人破碎我鉢既破鉢已生於阿鼻大
地獄中此大癡人命終之後有七天
子次第捨身生剎賓國復更建立如
來正法大設供養阿難以破鉢故我
諸弟子漸汗淨戒樂作不善智慧之
人悉皆滅度有諸國王不依王法其國
人民多行十不善業以惡業故此閻
浮提五種失味所謂蘇油鹽石蜜漿
故佛破鉢當至北方今時北方諸眾
生等見佛破鉢大設供養大發三乘
心者以眾生善根力感故我此碎鉢
自然還復如本不異於後不久我鉢
即於閻浮提沒現婆伽龍王宮中當
沒之時此閻浮提七日七夜皆大黑
暗日月盛光悉不復現地大震動天
人等眾皆大號哭淚下如雨初沒之
時如來法律亦沒不現今時魔王見

十三

法律滅必大歡喜以教眾生廣作惡
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此時婆伽羅
龍王見鉢供養至于七日禮拜右繞
有發三乘心者如是我鉢於龍宮沒
四天王宮出至于七日大設供養各
發三乘心過七日已於四天王宮沒
三十三天宮出佛母摩耶夫人見佛
鉢已憂愁苦惱如箭入心難堪忍
宛轉于地猶如園木作如是言如來
涅槃一何疾哉修伽陀滅何其太速
世間眼滅佛樹傾倒佛須彌山崩佛
燈亦滅法泉枯竭無常魔日萎佛蓮
華此時夫人以手捧鉢告於天眾此
是我釋迦如來常受用鉢今來至此
此時帝釋七日七夜大設供養各發
三乘心者過七日已於三十三天沒
炎摩天中出此時炎摩天王見佛鉢
已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
者過七日已於炎摩天沒兜率陀天
出此時兜率天王見佛鉢已七日七
夜種種供養過七日已於兜率天沒
化樂天出此時化樂天王見佛鉢已
七日七夜種種供養有發三乘心者

此時天王以手捧鉢而說偈言以前
各說偈以文
聲故下是錄出

希有大導師悲愍於眾生為利眾生故
使鉢來於此

佛告阿難此閻浮提及餘十方所有
佛鉢及佛舍利皆在婆伽羅龍王宮
中如是我鉢及我舍利於未來世於
此地沒直過八萬由旬住金剛際未
來之世諸眾生等壽命八萬四千歲
時彌勒如來其聲猶如大梵天鼓迦
陵伽音此時我鉢及我舍利從金剛
際出至閻浮提所謂青黃赤白頗梨
雜色彼五色光復至其餘一切天處
剎彼天已於其光中出聲說偈
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及寂滅涅槃
此三是法印

其光復至一切地獄亦說此偈所放
光明復至十方世界於其光中亦說
此偈佛告阿難如是我鉢及我舍利
所放光明十方世界作佛事已還至
本處於虛空中成大光明雲蓋而住
舍利及鉢現此神通時八十億眾
生得阿羅漢果十億眾生騎駿出家

信心清淨一萬眾生發阿耨菩提心
皆不退轉彌勒以手捧鉢及佛舍利
告諸天人一切大眾汝等當知此鉢
舍利乃是釋迦牟尼如來雄猛大士
能令無量百千那由他億諸眾生等
住涅槃城出優曇華百千億倍鉢及
舍利故來至此此時彌勒佛為我此
鉢及我舍利起四寶塔以舍利鉢置
此塔中大設供養恭敬禮拜依道宣
律師住持感應云問天人持鉢因緣
天人答曰如來成道已至第三十八
年於祇桓精舍重閣講堂上佛告文
殊師利菩薩汝往戒壇所鳴鐘召十
方天龍及比丘諸大菩薩眾等普集
祇桓文殊依教召集皆來祇桓世尊
以神通力化祇桓精舍如妙樂國眉
間放光徧照十方地皆六種震動有
百億釋迦同來集會十億妙光佛亦
集祇桓世尊跏趺坐入金剛三昧地
又大動從三昧起出大音聲普告三
千界一切諸來大眾我初踰城至瓶
沙王國入山修道天魔迷我道路山
神示我道處即語我言我曾於往古

迦葉佛般涅槃時留一故瓦鉢囑我護持待如來下生令我付世尊世尊成道先須受我此鉢次及四天王鉢我語山神若得成佛當如汝言我後入河澡浴受二女乳糜時尔時山神即奉我鉢我時受用將盛乳糜食地便六種震動我持此鉢來經三十八年未曾有損失我入王舍城受彼國王請我既食訖即命羅睺將我鉢還於彼龍池洗羅睺洗鉢損破為五片我即以鉢錫綴彼破鉢此非羅睺過失欲表示未來世諸惡比丘比丘尼等輕毀法器於初五百年分我毗尼藏遂有五部分我修多羅為十八部至正法滅盡分我三藏復為五百部彼無智比丘本無慈心不發弘誓救度衆生但起諍論增我慢幢速滅正法至于千歲正法皆滅諸惡比丘滿閻浮提及餘天下不持禁戒諸惡比丘尼猶如姪女不行八敬將我應量之器游行酒肆或入姪舍貯酒盛冥痛哉苦哉法豈不滅也

尔時諸比丘同聲白佛言我於今朝

入城乞食還所居方各洗應量器同時皆破各分五段方欲問佛向聞世尊已說未來表法將滅心生大怖尔時世尊告諸比丘我留菩薩僧合有八十億人不取涅槃後惡世中護持聖教各以通力化惡比丘令敬佛鉢

尔時世尊即從坐起往至戒壇所從北面升壇諸比丘奉鉢世尊自受又告羅睺將我破鉢來佛受鉢已即擲于空上至有頂如是次第同名牟尼各擲相次猶如貫珠上至色界頂已次第還下直至戒壇百億諸來佛亦命侍者取鉢各施牟尼佛共相住持使來世惡僧尼等令生慚愧世尊受已還擲上界相次重疊還至壇所尔時世尊化彼破瓦鉢狀如諸天金幢放大光明照十方國

又佛在世時告天帝釋言汝施我真珠并天工匠又告天魔汝施我七寶

又告娑竭龍王汝施我摩尼珠帝釋天龍等即奉珠寶於三七日中並集戒壇所造作珠塔用七寶莊上安摩

尼珠以佛神力故於三七日中一時皆成合得八百億真珠七寶塔以威如來瓦鉢尔時魔王白佛言我自造珠塔用威世尊鉢我雖是大魔敬順佛語故於未來世不令惡人損壞聖教化惡比丘令生慚愧佛即聽許純用摩尼以盛一大塔高四十由旬以威佛鉢世尊涅槃時付囑魔王造塔令付帝釋及四天王并大魔王汝自守護我涅槃後正法滅盡已將我鉢塔安置戒壇南十二年中住汝等四天王日夜常自供養守護勿令損失過十二年已將付娑竭龍王安置彼宮中毗尼大藏所又勅龍王當造十六塔為鉢塔眷屬還經十二年後付囑帝釋四天王將往須彌頂帝釋歡喜園中金沙池南住佛告捷闍婆王八部神等汝於四十年中作天音樂供養寶塔為彼惡世中持戒弟子守護應器如護眼睛

佛告帝釋四天王等汝於須彌山金剛窟中取彼黃砂石多造石鉢置新塔中大小形量如我破鉢皆作五綴

形安置彼塔中汝等守護勿令損失
後經一百年至阿育王造塔竟汝將
我塔徧大千國至十億家或縱廣萬
里當安兩鉢塔於彼國土中周覓名
山古聖住處於彼安置又告北天王
汝至楞伽山採取牛頭栴檀香於日
三時中當至彼塔所燒香供養勿令
斷絕我令自在天安置諸鉢塔又遣
四天王及捷闍婆王燒香奏樂常為
供養汝等天人龍神等未解我意此
為未來非法比丘比丘尼令其改惡
生善故使安置如是

訛替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
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
比丘誦法句經偈云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涸不如生一日
而得親見之
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
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
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令
當知二人謗佛一雖多聞而生邪見
二不解深義顛倒妄說有此二法為

自毀傷不能令人離三惡道汝今諦
聽我演佛偈

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
而得解了之

尔時比丘即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
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
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
時間彼比丘在竹林下猶誦前偈即
問其意答言尊者吾師告我阿難老
朽言多虛妄汝今但當依前誦習阿
難思惟彼輕我言或受餘教即入三
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
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雄猛散壞如
是無量賢聖令諸世間皆悉空曠常
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
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
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
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
又新婆沙論問齊何當言正法住若
若時行法者住齊何當言正法滅
答若時行法者滅問何故復作此論
答為欲分別契經義故如契經說迦
葉波當知如來所覺所說法毗奈耶

非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所能滅沒然
有一類補特伽羅當出於世惡欲惡
行成就惡法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毗
奈耶說毗奈耶於毗奈耶說非毗奈
耶彼能滅我三無數劫所集正法令無
有餘契經雖作是說而不分別齊何
當言正法住齊何當言正法滅彼經
是此論所依根本彼所不分別者今
應分別故作斯論此中有二種正法
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
名句文身即素恒纒毗奈耶阿毗達
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漏根力覺
支道支行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
二持證法持教法者謂讀誦解說素
恒纒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漏聖
道若持教者相續不滅能令世俗正法
久住若持證者相續不滅能令勝義
正法久住彼若滅時正法則滅故契
經說我之正法不依牆壁柱等而住
但依行法有情相續而住問何故世
尊不決定說法住時分耶答欲顯正
法隨行法者住久近故謂行法者若
行正法常如佛在世時及如來滅度

未久時者則佛正法常住於世無有滅沒苦無如是行正法者則彼正法速疾滅沒若度女人出家不令行八尊重法者則佛正法應滅五百歲住由佛令彼行八尊重法故正法住世還滿千年

又迦旃延說法滅盡偈云

尊者迦旃延體道修律護見諸率暴者以偈開法路正法垂欲沒人年裁壽百正法之光明在世不久沒正法已滅盡比丘眾迷惑當捨諸經法聖覺之所講釋置經義理更互相求短吾身所聞傳獨步無儔伴持中以著下舉下著於中不復識次第所說實不窮證據設乖謬又說無本末聞受皆浮漫講論無清詰各各共諍訟用生毒害心貪得利供養隨俗共浮沈喜樂於憒擾不慕寂靜默展轉相侵欺以自養妻息或時有比丘客從遠方來寺主先自安閑居乃聽之見遠方比丘顏色不悅和得其捨之去於心乃為快常念瞋恚憍慢為自大所求無厭足恣意隨塵穢毒事相續行不欲誦受經終日笑歌憍真暮寢不醒

斯等共聚會言不及經理但說縣官賊流俗行求事假使有學者衆人所供養羨者求出家言學比丘法所行不如教自從利養起其年既幼少多畜衆弟子其心懷諍亂不能究所學莫能謹慎戒隨落於邪見苟且無羞恥不能修慎行亦不樂法會汲汲著利養適共鬭諍已遂乃結讎怨諸魔及官屬用斯得人便諸天龍鬼神來欲聽經教傾企遲聞戒但更聞諍訟諸天人懷恨不可比丘行行來共諍言佛法欲滅盡吾等捨天樂故來欲受法不得聞正法不如棄之去其有尊鬼神心樂佛法者不念諸比丘不復行擁護於時弊鬼神凶暴行毒害取比丘精氣令命無有餘偷狗無羞慙憚急懷毒意斯等將來世及當見敬事有仁賢比丘具足知廉恥於彼失法時乃更不見侍譬如師子王處在林樹間豺狼及犬狐不敢食其肉命過身出蟲還自噉其肉晝夜共噉食毀滅其形體正法在於世終不自沒盡因緣像法故正法則滅盡譬如海中船貪重故沈沒佛法斯亦然利養故滅盡諸比丘遭患

如人喪二親今日最末世佛世法滅盡從今日以往無復說經興法律及禁戒當何從聞聽諸天樹木鬼曠野屠神明悲感心憂惱宛轉不自寧法燈為已沒正學已毀滅今世最崩頽法鼓不復鳴諸魔設歡喜聚會相慶賀舉手而讚言今是佛末世知後將來世當有是患難益當加精進勉力求度脫破戒部第七

如蓮華面經佛告阿難我今當說未來之時有諸破戒比丘身著袈裟游行城邑往來聚落住親里家彼非比丘又非白衣畜養婦妾產育男女復有比丘往姪女家姪比丘尼貯畜金銀造作生業以自活命復有通致使驛以自活命復有專行鑿藥以自活命復有園基六博以自活命復有為他卜筮以自活命復有為他誦祝驅遣鬼神多取財物以自活命復有專行殺生以自活命復有私自費用佛法僧物以自活命復有內實犯戒外示護持受人信施復有祕悞僧物不與客僧復有悞惜僧房牀座不與客僧

復有比丘實非羅漢而詐稱羅漢欲令人知多受供養但為活命不為修道復有興利商賈以自養活復有專行盜偷以自養活復有畜養雜畜乃至賣買以自養活復有販賣奴婢以自養活復有屠殺牛羊以自養活復有受雇募入陣征戰討伐多殺衆人以求勲賞復有專行劫奪攻破城邑及與聚落以自活命如是無量地獄因緣捨命之後皆墮地獄譬如師子身實所有衆生不敢食彼唯師子身自生諸蟲還自噉食師子之肉佛告阿難我之佛法非餘能壞是我法中諸惡比丘猶如毒刺破我三阿僧祇劫積行勤苦所集佛法今時阿難見此事已心大怖畏身毛皆豎即白佛言如來速入涅槃今正是時何用見此未來之世如是惡事佛言阿難未來之世多有在家白衣得生天上多有出家之人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善惡之業終不敗亡我於過去曾作商人入於大海活多人故手殺一人以是業緣乃至成佛猶尚身受金槍之報

又當來變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將來之世當有比丘因有一法不從法化令法毀滅不得長益何謂為一謂不護禁戒不能守心不修智慧放逸其意唯求善名不順道教不肯勤慕度世之業是為一事今法毀滅復有二事今法毀滅何謂為二一不護禁戒不攝其心不修智慧畜妻養子放心态意賈作治生以共相活二伴黨相著憎奉法者欲令陷墮故為言義謂之諛諂私記惡行外揚清白是為二事今法毀滅復有三事今法毀滅何謂為三一既不護禁戒不能攝心不修智慧二自讀文字不諦句讀以上著下以下著上頭尾顛倒不能解了義之所歸自以為是三明者呵之不從其教反懷瞋恨謂相嫌妒議識者少多不別理咸云為是是為三事今法毀滅復有四事今法毀滅何謂為四一將來比丘捨空閑處修遊之業二喜遊人間憤吏之中行來比丘談言求好袈裟五色之服三高望遠視以為奇雅自以高德無能

及者雜碎之智比日月之明而已四不攝三事不護根門行婦女間宣文飾詞多言合偶以動人心使清淨濁身行荒亂正法廢遲是為四事今法毀滅若有比丘欲諦學道棄捐綺飾不求名聞質朴守真宣傳正經佛之雅典深法之化不用多言案本說經不捨正句希言屢中不失佛意麤衣趣食得美不甘得麤不惡衣食好醜隨施者意守諸根門不違佛教勤修佛法猶救頭燃雖不值佛出世出家為道學不唐捐平其本心愍念一切又十誦律云正法滅於像法時有五非法一比丘小得心止便謂已得聖法二白衣生天出家墮地獄三有人捨世間業出家破戒四破戒人多人佐助持戒者無人佐助五乃至羅漢亦被罵辱更有五怖畏未來有應知一自身不修身戒心慧復度他出家亦不能令他修身戒心慧二畜沙彌三與他依止四如是人與淨人沙彌近住不知三相掘地斬草用水澆灌五雖誦持三藏前後雜亂

諍訟部第八

如雜阿含經云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之世我之正法千歲不滅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沈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非釋迦東方有王名兒沙羅此之四王皆多眷屬殺害比丘破壞塔寺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睺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血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血手冑身時拘睺彌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為名難當年漸長大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難當為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歸中明珠冠其子首迨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睺彌國後有三藏羅漢出

現為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大生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事適意為樂而問比丘言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眾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雨香澤之雨徧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後經不久三藏門徒弟子共諸比丘不和有惡比丘遂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生懊惱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余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又法滅盡經云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亂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炙炙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者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擯黜驅遣不令得住自此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展轉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田販賣奴婢耕田種植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

慈心奴為比丘婢為比丘尼無有道德姪嫉濁亂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五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雖名誦戒狀倦懈怠不欲聽聞不樂讀誦經律設有讀者不識字句為強言是不誥明者貢高求名虛無雅步以為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死後精神當墮無擇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於無邊河沙劫受罪竟乃出生於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常作功德男子懈怠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糞土無有信心法輪彌沒當余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侵剋不循道理皆思樂亂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命短菩薩比丘衆魔驅逐不預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處淡泊自守以為傾快壽命延長諸天衛護一切十二部經尋復化滅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譬如油燈臨欲滅時光更猛盛於是便滅吾

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觀縷如是久後彌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草木榮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

損法部第九

如仁王經云後五濁世比丘比丘尼四部弟子天龍八部一切神王國王大臣太子王子自恃高貴滅破吾法明作制法制我弟子比丘比丘尼不聽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造作佛像形佛塔形立統官制衆安籍記僧比丘地立白衣高聖兵奴爲比丘受別請法知識比丘共爲一心親善比丘爲作齋會求福如外道法都非吾法當知今時正法將滅不久大王法末世時有諸比丘四部弟子國王大臣各作非法之行橫與佛法衆僧作大法制作諸罪過非法非律繫縛比丘如獄囚法當今之時法滅不久大王我滅度後未來世中四部弟子諸小國王太子王子乃是住持護三寶者轉更滅破三寶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也各壞我

佛法得大罪過正教衰薄民無正行以漸爲惡其壽日減至若干百歲人壞佛教無復孝子六親不和天神不祐疾疫惡鬼日來侵害災怪首尾連禍從橫死入地獄餓鬼畜生若出爲人兵奴果報如響如影如人夜書火滅字存三界果報亦復如是大王未來世中一切國王太子王子四部弟子橫與佛弟子書記制戒如白衣法如兵奴法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立籍爲官所使都非我弟子是兵奴法立統官攝僧典主僧籍大小僧統共相攝縛如獄囚法兵奴之法當今之時佛法不久

又舍利弗問經云佛告舍利弗我尋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爲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傳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傳付優波笈多優波笈多後孔雀輪柯王世弘經律其孫名曰弗沙蜜多羅嗣正王位顧問群臣云何令我名事不滅時有日言唯有二事何等爲二猶如先王

造八萬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尔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當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雞雀寺寺有二石師子號吼動地王大驚怖走入城人民看者嗟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詐行死害楚令勤與呼攝七衆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壞房好舍曰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勵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塔寺八百餘所諸清信士舉聲號嗷悲哭懊惱王取囚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山谷隱岌軍中不能至王恐不洗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賞金錢三千時有君徒鉢歎阿羅漢乃佛所囑累流通一人化作無量人捉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玉諸庫藏一切空竭王益忿怒君徒鉢歎阿羅漢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熾焰及經彌勒菩

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堯率天次
至身齒塔塔神曰有蟲行神先索我
女我薄不與今誓令護法以女與之
使王心伏蟲行神喜手捧大山用以
壓王及四部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
孫於斯頓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彌
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以
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
男女復共出家還復滋繁羅漢上天
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
摠聞諸羅漢及與國王分我經律
多立臺館爲求學來難王玄策行傳
云摩伽陀國菩提寺主達磨師問漢
勅使知此佛法盛行達磨師云佛法
當今盛在四方也昔有迦羯王夢天
海水中心濁四邊清請迦葉佛解云
後釋迦末代佛法中天竺無所以中
濁也摠向四方所以四邊清也
述曰自佛法東流已來震旦已三度
爲諸惡王廢損佛法第一赫連勃勃
號爲夏國被破長安遇僧皆殺第二
魏太武用崔暭言夷滅三寶後悔暗
加五刑第三周武帝但令還俗此之

三君爲滅佛法皆不得久身患癩瘡
死入地獄有人暴死見入地獄受大極
苦具如別傳唐臨冥報記述
頌曰

聖迹隱顯隨人廢興至誠即感
匪信難矜冀存敬學教被真宗
迷斯取理寧解困窮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六八八頁中、下原版缺，以麗藏本補。
- 一 六八八頁中一行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十七」。
- 一 六八八頁中二行撰者，碩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六八八頁中三行篇名，徑作「法滅篇第九十八之一」。又「此有九部」，徑無。
- 一 六八八頁中四行至六行「述意部……損法部」，徑無。
- 一 六八八頁中七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六八八頁中一三行「無明」，碩、南、徑、清作「懷暝」。

一 六八八頁中一四行「五刀」，**磧**、**南**、**徑**、**清**作「五力」。

一 六八八頁中一六行「讒佞」，**磧**、**南**、**徑**、**清**作「佞讒」。

一 六八八頁中一七行「虐治」，**磧**、**南**、**徑**、**清**作「虐法」。

一 六八八頁下九行「慧施」，**磧**、**南**、**徑**、**清**作「惠施」。

一 六八九頁上三行第五字「損」，**磧**、**南**、**徑**、**清**無。

一 六八九頁下六行第五字「夢」，**磧**、**南**、**徑**、**清**無。又「連天」，**磧**、**南**、**徑**、**清**作「滔天」，一六行同。

一 六八九頁下九行「壞之」，**磧**、**南**、**徑**、**清**作「怪之」。次頁上二行同。

一 六八九頁下一二行「豪毛」，**磧**、**南**、**徑**、**清**作「毫毛」。

一 六八九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所」，**磧**、**南**、**徑**、**清**作「於」。

一 六八九頁下末行第九字「親」，**磧**、**南**、**徑**、**清**作「雜」。

一 六九〇頁中五行「二万」，**磧**、**南**、**徑**、**清**作「有」。

徑、**清**作「一萬」。

一 六九〇頁下一三行首字「那」，**磧**、**南**、**徑**、**清**作「那竭」。

一 六九〇頁下二一行第六字「由」，**麗**作「中」。

一 六九一頁上二行「愛盡」，**磧**作「受盡」。

一 六九一頁上一一行「踰跪」，**磧**、**南**、**徑**、**清**作「踰跪」。

一 六九一頁中六行「千年」，**磧**、**南**、**徑**、**清**作「千歲」。又「今滅」，**磧**、**南**、**徑**、**清**、**麗**作「今滅」。

一 六九一頁中一四行末字「滅」，**磧**、**南**、**徑**、**清**作「滅」。

一 六九一頁中一六行「勤請」，**磧**、**南**、**徑**、**清**作「勸請」。

一 六九一頁下三行「未來」，**麗**作「未來世」。

一 六九一頁下一四行末字「漿」，**磧**、**南**、**徑**、**清**無。

一 六九一頁下一六行第一一字「大」，**磧**、**南**、**徑**、**清**作「有」。

一 六九一頁下一七行「碎鉢」，**麗**作「破鉢」。

一 六九一頁下二一行「盛光」，**磧**、**南**、**徑**、**清**、**麗**作「威光」。

一 六九二頁上一行第四字「必」，**磧**、**南**、**徑**、**清**、**麗**作「心」。

一 六九二頁上六行第一二字「王」，**磧**、**南**、**徑**、**清**無。

一 六九二頁上九行「園木」，**磧**、**南**、**徑**、**清**作「園木」。

一 六九二頁上一五行第一三字「各」，**磧**、**南**、**徑**、**清**作「有」。

一 六九二頁中一二行「至閻浮提」，**磧**、**南**、**徑**、**清**、**麗**作「至閻浮提彌勒佛所住虛空中放五色光」。

一 六九三頁上二行末二字「世尊」，**磧**、**南**作「成道」。

一 六九三頁上八行第四字「有」，**磧**、**南**、**徑**、**清**無。

一 六九三頁上九行第一一字「將」，**磧**、**南**、**徑**、**清**作「先將」。

一 六九三頁上一〇行第五字「洗」，**磧**、**南**、**徑**、**清**作「有」。

一 磧、南、徑、清作「洗之」。又第一〇字「損」，磧、南、徑、清作「便損」。

一 六九三頁上一七行第八字「增」，磧、南、徑、清無。

一 六九三頁中末行第一字「莊」，磧、南、徑、清作「莊嚴」。

一 六九三頁下七行第四字「盛」，磧、南、徑、清作「成」。

一 六九三頁下一三行第六字「什」，磧、南、徑、清、麗作「付」。

一 六九三頁下二〇行「眼睛」，磧作「眼睛」。

一 六九四頁上五行「北天王」，麗作「北方天王」。

一 六九四頁上一七行「潦涸」，磧、南、徑、清作「老鶴」。

一 六九四頁中二〇行「正法法滅」，磧、南、徑、清、麗作「正法滅」。

一 六九四頁下末行第四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一 六九五頁上二行第三字「苦」，磧、南、徑、清、麗作「若」。

一 六九五頁中三行「出家」，磧、南、徑、清作「出處」。又「所行不如教」，磧、南、徑、清作「法如行不教」。

一 六九五頁中六行「隨落」，磧、南、徑、清、麗作「墮落」。

一 六九五頁中七行「利養」，磧、南作「才養」。

一 六九五頁中一四行「時弊」，磧、南、徑、清作「是蔽」。

一 六九五頁中一五行「無羞慙」，磧、南、徑、清作「無羞耻」。

一 六九五頁中一八行第五字「侍」，磧、南、徑、清作「待」。

一 六九五頁中二一行「因緣」，磧、南、徑、清作「因有」。

一 六九五頁下一行「佛世法」，磧、南、徑、清、麗作「佛正法」。

一 六九五頁下一二行第八字「住」，磧、南、徑、清作「往」。

一 六九六頁上三行第六字「商」，磧、南、徑、清、麗作「商」。下同。

一 六九六頁上七行第三字「雇」，磧、

南、徑、清、麗無。

一 六九六頁上一五行第一三字「見」，磧、南、徑、清作「聞」。

一 六九六頁上末行「金槍」，磧、南、徑、清作「金鏘」。

一 六九六頁中六行首字「慕」，磧、南、徑、清作「募」。

一 六九六頁中九行「放心」，磧、南、徑、清作「於心」。

一 六九六頁中一六行第三字「解」，磧、南、徑、清作「明」。

一 六九六頁中末行「奇雅」，磧、南、徑、清作「綺雅」。

一 六九六頁下末行「雜亂」，至此，徑卷第一百十七終，卷第一百十八始，並有「法滅篇第九十八之餘」一行。

一 六九七頁上一二行第八字「又」，磧、南、徑、清作「及」。

一 六九七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告」，磧、南、徑、清無。

一 六九七頁上二〇行第五字「迨」，

一 六九七頁中一五行首字「欲」，〔磧、南、徑、清作「臬」。

一 六九七頁中一七行「炙冥」，〔麗作「嗽肉」。

一 六九七頁中二〇行第八字「此」，〔磧、南、徑、清作「共」。

一 六九七頁中二二行「福田」，〔磧、南、徑、清作「福業」。

一 六九七頁下三行「五道」，〔磧、南、徑、清作「吾道」。

一 六九七頁下一〇行「河沙」，〔磧、南、徑、清作「恒沙」。

一 六九七頁下一二行第三字「常」，〔磧、南、徑、清作「恒」。

一 六九七頁下一四行首字「彌」，〔磧、南、徑、清作「殄」。

一 六九七頁下一七行末字至次行首字「命短」，〔磧、南、徑、清、麗作「人命轉短」。

一 六九八頁上九行「太子」，〔磧、南、無。又第六字「自」，清無。

一 六九八頁上一〇行至次行首「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麗無。

一 六九八頁上一一行末字「安」，〔磧、南、徑、清作「案」。

一 六九八頁中二行第一一字「干」，〔徑作「千」。

一 六九八頁中二〇行「輸柯王」，〔磧、南、徑、清作「輪柯王」。

一 六九八頁下九行第五字「楚」，〔磧作「驚」；南、徑、清作「就」。

一 六九八頁下一〇行「壞塔好壞房好」，〔磧、南、徑、清作「壞塔好不壞房好不」。

一 六九八頁下一六行「不洗」，〔麗作「不濟」。

一 六九八頁下一八行第七字「乃」，〔磧、南、徑、清作「及」。

一 六九九頁上一一行「國王」，〔磧、南、徑、清作「國土」。

一 六九九頁上一五行第二字「今」，〔磧、南、徑、清作「令」。

一 六九九頁中七行首字「迷」，〔磧、南、作「迷」。

一 六九九頁中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作「迷」。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威下六紙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雜要篇第九十九

此有十部

述意部

四依部

四果部

四食部

淨口部

鳴鐘部

入衆部

求法部

衰相部

雜行部

述意部第一

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迹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迹繁翰墨而理契乎神但以經論浩博具錄難周記傳紛綸事有廣略所以導達群方開示後學設教緣迹煥然備悉訓俗事源鬱尔咸在按檢條章討撮樞要綴綴筆具列前篇其餘雜務汲引濟俗現可行者疏之於後冀令昏昧漸除法燈遐照也

四依部第二

夫根鈍時澆信堅難具行淺德劣智正易迷要須機教相符文理洞備故

經曰雖誦千章不行何益今立正義須馮宗意教有權實行有昏明故得月而指自忘得意而言自息豈意得道門猶行封滯故經說四依區分三位一是人四依即是四依開士謂從初賢至於極聖人資無漏法體性空據此依承聖無邪倒二是行四依即是乞食著糞掃衣頭陀蘭若樹下而聖三是法四依如下具述立此三法成未代之龜鏡信是衆行之宗師大聖致詞終無虛設准教行事畢正非邪初二四依非今俗用附在別章且述法依驗知邪正惟以無相好佛尚惑魔形況有識凡夫能無受亂故立法依顯成指定也

第一依法不依人者人惟情有法乃軌模性空正理體離非妄即用此法為王法依涅槃經極教盛明斯轍今行事者隨情安述多棄法逐人從人起則致乖遺寄陷溺身心若能反彼俗心馮准聖量隱心行務知非性空乘持此心以為道路一分知非明順空理一分狀觀明達有事如此安心

名修趣法性真道

第二依義不依語者語是言說正是張筌義為達理化物之道證解已後慮絕杜言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故經有捨筏之喻人懷目擊之談不以言筌意表得意息言月喻妙指無宜不曉今謂得義乃是誦言真行道者常觀常破常觀依語常破隨義謂言隨義還是誦言但無始安習執見鏗然靜退詳研方知此過不尔奔飛追聲不及又可思惟

第三依智不依識者謂識現行隨塵分別眼色耳聲耽迷不覺與牛羊而等度同邪凡而共行大聖示教境是自心下愚冰執塵為識外所以化導無由捨之是知滯歸凡識倒遣聖心愚迷履歷常淪三倒勇勵特達念動即知名為依識知須返名隨分智如是加功漸增明大後見塵境知非外來境非心外是自心相安有愚迷生增生愛思擇不已解異牛羊有人問卿立如此論明智異愚如何達觀猶稱凡識答聖智無涯積空顯德豈惟一述

即謂清升此但得語隨言還執深知此執無始習熏三祇無間方能傾盡雜血之乳不可漏言起伏之相於是乎在如經說初地行施餘隨分修高執立儀令人修學何言一解剝能窮智必智可窮未日高勝今人口誦其空心未忘有騰空不起入火逾難俱是心相封迷故尔後得通達隨心轉用豈不鳥之游空自常如布之火漸不足怪也

第四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者此之兩經並聖言量凡入道者率先曉之則無事不通有疑皆決但群生性識深淺利鈍不同致令大聖隨情別說然據至道但是自心故經云三界上下法義唯心此就世界依報以明心也又云如如與真際涅槃及法界種種意生身佛說唯心量此據出世法體以明心也終窮至實畢到斯源隨流赴感還宗了義故加以法約定權機也

如大集經云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有四依法亦不可盡何等為四依

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法不依人云何依義不依語語者若入世法而有可說義者解出世法無文字相語者若說布施戒忍進禪智慧入於平等語者稱說生死義者知生死無性語者說涅槃味義者知涅槃無性語者若說乘隨所安止義者善知諸乘入一相智門語者若說諸捨義者三種清淨語者說身口意受持淨戒功德威儀義者了身口意皆無所作而能護持一切淨戒語者若說忍辱斷除恚怒高憍慢義者了達諸法得無生忍語者若說勤行一切善根義者安住精進無有始終語者若說諸禪解脫三昧三摩跋提義者知滅盡定語者悉能聞持一切文字智慧根本義者知是慧義不可宣說語者說三十七助道之法義者正知修行諸助道法能證於果語者說苦集道諦義者於滅諦語者說無明根本乃至生緣老死義者知無明滅乃至老死滅語者說

助定慧法義者明解脫智語者說貪
恚癡義者解不善根即是解脫語者
說障礙法義者得無礙解脫語者稱
說三寶無量功德義者三寶功德離
欲法性同無為相語者說從發心至
聖道場修集莊嚴善提功德義者以
一念慧覺一切法舍利弗舉要言之
能說八萬四千法聚是名為語知諸
文字不可宣說是名為義

云何依智不依於識識者四識住處何
等為四色識住處受想行識住處智
者解了四識性無所住識者若識地
大水火風大智者識住四大法性無
別識者眼識色住耳鼻舌身意識法
住智者內性寂滅外無所行了知識
法無有憶想識者專取所緣思惟分
別智者心無所緣不取相觀於諸法
中無所攝求識者行有為法智者知
無所行無為法性無有識知識者生
住滅相智者無生住滅相舍利弗是
名依智不依於識

云何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不了
義經者分別修進了義經者不分別

果不了義經者所作何業信有果報
了義經者盡諸煩惱不了義經者呵
諸煩惱了義經者讚白淨法不了義
經者說生死苦惱了義經者說生死
涅槃一相無二不了義經者讚說種
種莊嚴文字了義經者說甚深經難
持難了不了義經者多為眾生說罪
福相令聞法者心生欣感了義經者凡
所演說必令聽者心得調伏不了義
經者若說我人眾生等無有施受者
而為他說有施受了義經者說空無
相無願無作無有我人眾生作者受
者常說無量諸解脫門是名依了義
經不依不了義經云何依法不依於
人人者攝取人見作者受者法者解
無人見作者受者人者凡夫善人信
行人八人四果人辟支佛人菩薩人
一人出世多所利益多人受樂憐愍
世間生大悲心於人天中多所饒潤所
謂諸佛等依世諦故為化眾生故作
是說若有攝取如是見者是謂依人
如來為化攝人見者故說依法不依
於人一切平等無別異性猶如虛空

若有依止是法性者終不復離一相
之法同一法性是故言依一切法不
依於人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四
依無盡

四果部第三

如修行道地經云其修行者已得初
果道迹知諸五欲皆歸無常不能盡
除所以者何由見色聲香味細滑之
念故起愛欲未能斷除譬如梵志淨
潔自喜詣下舍後平汙於指行語金
師指汙不淨以火燒之金師諫曰勿
發是心有餘方便除此不淨以灰土
拭之用水洗之設吾火燒卿不能忍
火熱毒痛自觸其身更甚于前梵志
子聞即懷瞋恚便罵金師莫以已心
量度他人自不能忍謂人不堪吾無
所用手有垢汙不敢行路畏人觸我
不憚近之失吾道德世所道術天文
地理一切典籍無不知之曷因不淨
著吾手指勿得停久當隨我言除其
指穢也金師聞之燒鉗正赤以擗彼
指梵志得熱痛不能忍掣指著口金
師大笑謂年少言卿自稱譽聰明博

法苑珠林卷第九 戒律部 戒字

學採古知今無不該通清淨無瑕於今無耐持不淨指含著口中當知輕躁未足為師梵志報曰不遭痛時鼻指不淨通遇火毒即忘指穢求道如是長夜修習離於愛欲適見好色姪意還動所以者何諸根未制諸漏未盡耶根未除正定未發宿愛不除淫欲還起於是頌曰

以見色欲求所習 雖便解義至道迹頭戴想華續聞香 如江詣海志欲然

第二道迹斯陀舍人自念我身不宜習此姪欲如餘凡夫說情欲穢樂於無欲晝夜觀察修習汗露姪怒癡勤得往來道一反還世斷勤苦原以得往還於諸愛欲無起清淨姪怒癡薄心常未斷固有惱患譬如男子有婦端正面目無瑕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夫甚愛敬雖有是色然是姪鬼非是真入唯人冥血以為飲食有人語夫卿婦羅刹冥血為食夫不信人數數語之夫心遂疑意欲試之夜臥揚出鼾聲如眠婦謂定眠竊起出城詣於塚間夫尋逐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

法苑珠林卷第九 戒律部 戒字

却著一面面色變惡口出長手頭上焰然眼赤如火甚為可畏前近死人手蹴其口齧食之夫見如是余乃知之非人是鬼便急還家臥於牀上婦即尋還來趣夫牀復臥如故其夫見婦莊嚴瓔珞面色端正乃還親近假使念之在於塚間噉死人冥心雖穢獸又懷恐怖迴心觀婦還起欲心得往還道斯陀舍人若見外形端正姪好姪意還動若說汗露瓔珞不淨姪意即滅於是頌曰

變化人身如脫鎧 作姪鬼形詣塚間便噉死屍如食飲 夫余乃知是羅刹第三道迹阿那舍人得不還者見前得往還者心自念言吾於欲界三結已薄其餘劫耳還觀聖諦見欲愛之瑕多苦少安不宜習欲如凡眾庶志在情欲如倉蠅著屍吾何不除今姪怒癡得滅無餘得盡漏禪然後安隱譬如有人在於盛暑不能堪熱求扇慕水洗浴往來如是見姪怒癡以為甚熱念求不還於是修行作惡露觀永脫色欲及諸癡諦見五陰所從

法苑珠林卷第九 戒律部 戒字

起滅滅盡為定知見如是便斷五結而無陰蓋得不還道阿那舍果不退還世以脫愛欲無有諸礙姪鬼之患即獲清涼無有眾熱若覩色欲常見不淨則知瓔珞譬如遠方有賈客來各當疲極值二十九日夜冥無月至於半夜來到城門門不開繞至南牆有汪水天雨之池死屍雞狗雜類之蟲或活或死或沈或浮百千萬億跳踉戲樂并及城中掃除糞穢鬚毛便利悉棄水中眾人遠客初未曾至不識是非疲極飢渴恣意飲之并患熱乏脫衣沐浴身覺止疲安隱喜臥至於天明疲解寤已更詣池所欲取水用見水不淨非常汙惡或有捨步或有閉目或有塞鼻或有嘔吐於是頌曰

譬如城傍水 種種居不淨 遠來值門閉眾共止此池 初來不覺知 飢渴而取飲并洗除熱乏 疲極得臥寐 天曉至水邊審觀知不淨 眾人共厭惡 各各懷嘔吐以得第三道 見欲樂不安入禪定無患觀欲如瓔水

今時那舍修行道時樂於禪定省于
愛欲如彼賈客惡不淨水亦如嬰兒
癡弄不淨年漸長大捨前所戲更樂
餘事至於老邁志捨前法以法自娛
已得不還之道亦復如是見諸生死
五道所樂猶如小兒戲轉更精進欲
脫始終不樂求生於是頌曰

譬如有小兒在地弄不淨年遂向長大
捨戲轉樂餘修行亦如是求護度三界
今時遂精進具足成四道

第四無學羅漢修行道時以在學地
不樂始終都無所樂弗貪三界斷一
切結三毒永止志念根力及諸覺意
見滅為寂譬如王放醉象牙利凶惡
遇者皆死亦如毒龍常吐毒氣值者
悉亡亦如蛇蝮常懷腹毒觸者並害
三毒煩惱亦復如是興觸皆害墜墮
三界唯有十力覺意解脫無能除斷
修行自念當如今時已成羅漢得無
所著諸漏永盡修潔梵行所作已辦
棄捨重擔逮得已利生死已斷獲平
等慧成無學法以度彼此於是頌曰
其王放醉象凶害手甚利諸龍蛇懷毒

遇者皆當死皆化令調伏還得善攝心
眾患盡無餘三界無所畏修行住學地
不動成聖道已逮得已利度苦常獲安
已絕於五品具足成六通蠲除諸塵勞
如水滌衣垢是謂為正士隨順佛聖教
最上無塵垢故說無學地

四食部第四

如增一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告諸比丘
眾生之類有四種食長養眾生何等
為四所謂段食或大或小更樂食念
食識食是謂四食彼云何段食謂今
人中所食入口之物可食噉者是謂
段食云何更樂食謂衣裳繖蓋雜香
華熏火及香油與婦人集聚諸餘身
體所更樂者是謂更樂食云何念食
謂意中所念所想所思惟者或以口
說或以體觸及諸所持之法是謂念
食云何識食謂意之所知梵天為首
乃至有想無想天以識為食是謂識
食以此四食流轉生死

又增一經云世尊告阿那律曰一切諸
法由食而存眼以眠為食耳以聲為
食鼻以香為食舌以味為食身以細

滑為食意以法為食涅槃以無放逸
為食

今時佛告諸比丘如此妙法夫觀食有
九事人間有四食一段食二更樂食三
念食四識食復有五種是出世間食
一禪食二願食三念食四八解脫食
五喜食是出世間之表當共專念捨
除四種之食求辦出世之食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信心悲心以
種種食施人命終生質多羅天受種
種樂命終得受人身大富饒財常行
正法

又正法念經云若有眾生見諸病人
施其湯藥令離痛苦命終生欲境天
受五欲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大富
多財若見病人臨終渴病以石蜜漿
若冰水施此人命終生清涼天受天
快樂從天命終得受人身常離飢渴
又五分律云若月直監食人欲知生
熟鹹酢得貯掌中舌舐嘗之不許口
受者為無好心
貪心當故犯

淨口部第五

如十誦律云云何漱口佛言以水著

法苑珠林卷九十九

第五十五

戒律

口中三迴轉之是名淨口法

又僧祇律云今時世尊大會說法有比丘口臭在下風而住佛知而故問是比丘何故獨坐答言世尊制戒不聽嚼木所以口臭恐熏汗人故在下風佛言聽用嚼木極長十六指極短四指以上嚼時當在屏處先淨洗手嚼已水洗棄之嚼時不得咽之若醫言為老病須咽者聽若無齒者當用灰虜土磚礪石草木洗口已食若食上欲行水當淨水先洗手器然後行水若手汗者當以葉承取若口飲時不得沒唇使器著額當挂唇而飲飲時不得盡飲當留少許洩蕩已從口處棄之行水人當好護淨器若見沒屑著額者當放置一處以草識令人知不淨若行非時漿飲亦如前法又僧祇律云比丘晨起應淨洗手不得齋洗五指復不得齋至腋當齋手腕以前令淨不得粗魯洗不得指令血出當以巨摩草末若灰土淨土洗足葉手指令作聲淨洗手已更相指者便名不淨應更洗手比丘食前當護手

法苑珠林卷九十九

第五十六

戒律

若摩頭捉衣等更須洗比丘尚余讀經

受食等准用行之手淨尚余何況手

殺生命飲血噉肉以汗身口縱欲傳法

心亦不淨

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患屋內臭佛言

應灑掃若故臭以香泥泥若復臭應

屋四角縣香

又十誦律云時有比丘不嚼楊柳口

中氣臭白佛佛言聽嚼楊枝有五利

益一口不苦二口不臭三除風四除熱

病五除痰癢復有五事利益一除風

二除熱三口味四能食五眼明

又四分律云不嚼楊枝有五過失一

口氣臭二不善別味三熱癢病不消

四不引食五眼不明

又五分律云嚼已應洗棄之以恐蟲

食故死

又三千威儀云用楊枝有五事一斷

當如度二破當如法三嚼頭不得過

三今四梳齒當中三齒五當汁澤自

用

刮舌有五事一不得過三反二舌上血

出當止三不得大振手汗僧伽梨若

法苑珠林卷九十九

第五十七

戒律

足四棄楊枝莫當人道五當著屏處

鳴鐘部第六

如付法藏經云時有國王名剎膩吒

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人民不知

厭足欲王四海戎備邊境親戚分離

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搆

除之然後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虐

以被鎮之人望其上須臾氣絕由聽

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作千

頭魚劍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

次第更新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

之龍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為僧維那

王即白言今此劍輪聞捷稚音即便

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

垂哀矜愍若鳴捷稚延令長久羅漢

愍念為長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

而此寺上因彼王故次第相傳長打

捷稚至於今日猶故如本

述曰既知經意鳴鐘濟苦兼以集眾即

須維那將欲打鐘敝容合掌發願利

生之意因鍾念善便受苦畢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打鐘時願一切惡

道諸苦並皆停止若聞鍾聲兼說偈讚

得除五百億劫生死重罪

降伏魔力怨除結盡無餘露地擊捷稚比丘聞當集諸欲聞法人度流生死海聞此妙響音盡當來集此依別經偈云

聞鐘臥不起護塔善神願現在緣果薄來報受蛇身所在聞鐘聲臥者必須起合掌發善心賢聖皆歡喜

洪鍾震響覺群生聲徧十方無量土含識群生普聞知拔除衆生長夜苦六識常昏終夜苦無明被覆久迷情

晝夜聞鐘開覺寤怡神淨刹得神通依宣律師住持感應記云祇桓戒律院內有銅鍾重三十萬斤四天王共造欲集大千聖衆目連以通力擊之聲震遠聞臺高七丈鍾形如吳地者四面多有日月星辰山川河海之像兼斗斛稱尺之形目連所擊隨事所表聲出告知凡僧打者但聲出而已其戒場院內復有大鍾臺高四百尺上有金鍾重十萬斤形如杯器上有千輪王像亦有千子各各具足復有九龍八功德水種種諸相莊嚴此之大

鍾初初之時輪王所造聖人受戒已得通者擊之聲震三千一切聖人聞皆證果惡趣聞者識宿命祇桓別有論師院有一銅鍾形如甬鼓是乾闥婆王之所造也上有梵王帝釋魔王四王八部男子等像若有異學外道欲來擊論則使神通羅漢擊之聲震三千諸外道等將欲擊揚聞此鍾聲諸根訥鈍無敢發言若有好心請決疑者聞此鍾聲開發菩提得不退轉

復有別院名修多羅院有一石鍾形如吳樣如青碧玉可受十斛鼻上有三十三天像四面以金銀隱起東西兩面有大寶珠陷在腹中大如五升八角分曜狀若華形周而作十方諸佛初成道像至初日出時鐘上有諸化佛說十二部經舍衛城童男童女悉來聽之聞法證聖犯欲之者則不聞法摩尼大將以金剛杵擊之百億世界中聲聞於光明中悉聞百千釋迦佛說修多羅經此鍾是拘樓秦佛所造彼佛滅度後娑竭龍王收去至

釋迦佛興龍復將來至佛滅度已鍾先唱言却後三月當般涅槃鍾鼻諸天聞皆涕泣龍後將去

又阿難房前有一銅磬可受五升磬子四邊悉黃金鑲作過去佛教弟子文鼻上以紫磨金為九龍形背上立天人像執椎擊之聲振三千音中亦說諸佛教誡弟子法此磬梵天王造及佛滅後娑竭龍王亦收入海宮中入衆部第七

如四分律云凡欲入衆當具五法一應以慈心二應自卑下如拭塵巾三應知坐起法若見上座不應安坐若見下座不應起立四至彼僧中不為雜說談世俗事若自說若請他說五若見僧中不可意事心不安忍應作默然住之故智度論云佛聖弟子住和合故有二種法一賢聖語二賢聖默今見舊會之處後生前到已得上好之處若見上座老師來都不起迎逆諸聖處滅法之深寔猶年少復見向他貴勝之輩或經新喪重孝或為耆老遠思設席僧衆放蕩情懷縱使亂衆竟免俗識高僧之三千威儀經云凡欲上牀當具七法一屏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牀有聲五不得大

法苑珠林第九十九

第五十

戒律部

吒歎息思惟世事六不得狗群臥七以時節早起地持論云若見衆生當慰問歡顏先語平視和色正念在前若菩薩知他衆生有實功德以嫌恨心不向人說亦不讚歎有讚歎者不唱善是名爲犯衆多犯是犯染汙起故梁攝論云菩薩若見衆生當歡笑先言然後共語故五分律云不忍辱人有五過失一兇惡不忍二後悔恨三多人不愛四惡聲流布五死墮惡道

戒律部第八

如增一阿含經云若不成就六法則不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何等爲六一不樂聞二雖聞法不攝耳聽三不爲知解四未得法不方便勤求五所得法不善守護六不成就順忍反此六種則能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又薩婆多論云無有白衣得佛道者要有三十二相出家著法衣威儀具足離心論云知足現在處起少欲於未來世處起現在不取一錢難未來轉輪王易又涅槃經云於未得之財

法苑珠林第九十九

第五十一

戒律部

不生貪名少欲於已得之財不生貪名知足知足是現在少欲是未來

戒律部第九

如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云世尊告曰老有五種衰損一者鬚髮衰損以彼鬚髮色變壞故二者身相衰損形色膚力皆衰損故三者作業衰損發言氣上喘息適急身顫掉故住便僂曲以其要脊皆無力故坐即低屈身羸弱故行必按杖身虛劣故凡所思惟智識愚鈍念昏亂故四者受用衰損於現資具受劣故於戲樂具一切不能現受用故於諸色根所行境界不能速疾明利而行或不行故五者命根衰損壽量將盡隣近死故遇少死緣不堪忍故阿含經云頭白有四因緣一者火多二者憂多三者病多四者種早白人病瘦有四因緣一少食二有憂三多愁四有病未調有四事先不語人一頭白二老三病四死是四事亦可避亦不可却一切味不過八種一苦二澀三辛四鹹五淡六甜七醉八不了了味

法苑珠林第九十九

第五十二

戒律部

雜行部第十

四分律云跋難陀比丘在道行張大圓蓋諸居士遙見謂是王若大臣恐怖避道諦視乃知比丘白佛佛言比丘不應持蓋在道行亦不應懸爲天雨雨時聽在寺內樹皮若葉若竹作蓋亦不許捉王大扇若行患熱聽以樹葉雜物作扇時諸比丘患蟲草塵露墮身上佛言聽作拂若以草樹皮葉或以縷線裁碎繒帛作時有比丘得尾拂佛言聽畜時有年少比丘不解時事數相涉聽用筭子記數又四分律云時諸比丘自作伎若吹唄供養佛言不應令彼畏慎不敢令白衣作伎供養佛言聽又佛言彼不知供養塔飲食誰當應食佛言比丘若沙彌若優婆塞若經營作者應食又薩婆多論云凡出家人市買之法不得下價索他物得突吉羅衆僧衣未三唱得益價三唱已不應益衆僧亦不應與衣已屬他故比丘三唱得衣不應悔設悔莫還衆僧亦莫還

異生舊聖者無
名凡夫

次

有中若蘇走出

寒暑加以臆
食將養之也

應余

者聽

輕

知籌量三內食未消而食四食未消

九無慧

其妻九月生女名爲月上

十二端正殊妙極有聰慧

日有女名無垢光
頌曰

如彼瓊珪皎無瑕點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七〇三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七〇三頁中二行撰者，磧作「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七〇三頁中三行「雜要篇第九十九」，徑作「雜要篇第九十九之一」，又「此有十部」，徑無。
- 一 七〇三頁中四行至七行「述意部……雜行部」，徑無。
- 一 七〇三頁中八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七〇三頁中一〇行第一二字「蹄」，徑、清作「第」。
- 一 七〇三頁中末行第三字「迷」，磧、南、徑、清作「述」。

- 一 七〇三頁下一二行末字「且」，磧、南、徑、清作「具」。
- 一 七〇三頁下一五行第五字「楷」，徑作「楷」。
- 一 七〇三頁下一七行第二字「摸」，南、徑、清作「模」。
- 一 七〇三頁下二一行第五字「聖」，磧、南、徑、清作「教」。
- 一 七〇四頁上一行首字「名」，磧、南、徑、清作「分名」。
- 一 七〇四頁上三行第五字「達」，磧、南、徑、清作「遠」。
- 一 七〇四頁上五行第一三字「以」，磧、南、徑、清作「意」。
- 一 七〇四頁上一一行第四字「可」，磧、南、徑、清作「何」。
- 一 七〇四頁上二〇行「生增生」，磧、南、徑、清作「妄生憎」。
- 一 七〇四頁上二二行「異愚」，磧、南、徑、清作「愚慙」。
- 一 七〇四頁中一行第二字「謂」，磧、南、徑、清作「爲」。

- 一 七〇四頁中一八行末字「世」，磧、南、徑、清作「界」。
- 一 七〇四頁中二〇行第三字「赴」，磧、南、徑、清作「計」。
- 一 七〇四頁下七行第九字「無」，磧、南、徑、清無。
- 一 七〇四頁下八行末字「乘」，磧、南、徑、清作「諸乘」。
- 一 七〇四頁下二一行第一三字「於」，磧、南、徑、清作「證於」。
- 一 七〇五頁中四行第一二字「說」，磧、南、徑、清無。
- 一 七〇五頁中一五行末字「解」，磧、南、徑、清作「解脫」。
- 一 七〇五頁下一七行「所用手有垢汙」，磧、南、徑、清作「所求爲手有垢」。
- 一 七〇五頁下二〇行「吾手指」，磧、南、徑、清作「五手指」。
- 一 七〇五頁下二一行第九字「鉗」，磧、南作「砧」；徑、清作「鉗」。
- 一 七〇六頁上一行「該通」，磧、南、徑、清無。

一 經、清作「開通」。

一 七〇六頁上一三行「汙露」，南、經、清作「惡露」。本頁中一〇行同。

一 七〇六頁上一九行第三字「唯」，南、經、清作「須」。

一 七〇六頁中一行首字「却」，南、經、清、麗作「却」。

一 七〇六頁中四行第一〇字「家」，南、經、清、麗作「却」。

一 七〇六頁中一八行第五字「倉」，南、經、清作「蒼」。

一 七〇六頁中二〇行「求扇」，南、經、清、麗作「求扇自扇」。

一 七〇六頁中二一行「如是」，南、經、清作「如意」。

一 七〇六頁中末行末字至本頁下一行首字「從起」，南、經、清作「起從」。

一 七〇六頁下四行第一〇字「觀」，南、經、清作「觀」。

一 七〇六頁下一〇行「戲樂」，南、經、清作「戲中」。又「并及」，南、

南、經、清作「并至」。

一 七〇六頁下一五行末字「步」，南、經、清、麗作「走」。

一 七〇七頁上一八行「無能」，南、經、清作「而能」。

一 七〇七頁上末行末字「毒」，南、清作「惡」。

一 七〇七頁中一二行第五字「入」，南、經、清作「諸入」。

一 七〇七頁中二一行「增一經」，南、清作「增一阿舍經」。

一 七〇七頁下六行「禪食」，南、經、清作「禪悅食」。

一 七〇七頁下七行第九字「表」，南、清作「食」。

一 七〇七頁下二一行夾註右末字「心」，南、經、清作「之」。又左末字「犯」，南、經、清作「犯也」。

一 七〇七頁下二二行「淨口部」，南、清作「護淨部」。

一 七〇八頁上六行第一〇字「十」，南、經、清無。

一 七〇八頁上九行第三字「老」，南、經、清、麗作「差」。

一 七〇八頁上一〇行第二字「虜」，南、清作「滴」。

一 七〇八頁上一一行第五字「當」，南、經、清作「嘗」。

一 七〇八頁上一四行第一〇字「洗」，南、清作「兆」，清作「淘」。

一 七〇八頁上一六行首字「脣」，南、經、清無。又第一二字「識」，南、經、清作「作識」，麗作「幟」。

一 七〇八頁上一二一行第八字「末」，南、經、清作「木」。

一 七〇八頁上末行第一三字「護」，南、經、清作「度」。

一 七〇八頁中一行夾註右「尚介」，南、清作「食介」。

一 七〇八頁中二行「准用行之」，南、經、清作「唯用行水」。

一 七〇八頁中八行「楊柳」，南、經、清作「楊枝」。

一 七〇八頁下七行末字「虐」，南、

一 七〇九頁上三行第八字「聞」，南、徑、清作「瘡」。

一 七〇九頁上四行第六字「盡」，南、徑、清作「問」。

一 七〇九頁上一六行「七丈」，南、徑、清作「善」。

一 七〇九頁中三行「識宿命」，南、徑、清作「七十丈」。

一 七〇九頁下四行第八字「銅」，南、徑、清作「得宿命通」。

一 七〇九頁下九行「海宮中」，至此，作「鍾」；
徑、清作「鍾」。

一 七〇九頁下二〇行夾註左「誼使」，徑卷第一百十八終，卷第一百十九始，並有「雜要篇第九十九之餘」一行。

一 七〇九頁下一五行第一三字「意」，徑、清作「彼至」。

一 七〇九頁下一九行夾註右「迎逆」，南、徑、清無。

一 七〇九頁下二〇行夾註左「誼使」，麗作「迎送」。

一 七〇九頁上六行第二字「善」，南、徑、清作「善哉」。

一 七〇九頁上一五行第三字「聞」，麗作「喧鬧」。又「俗譏」，
該；
南、徑、清作「俗談」。

一 七〇九頁上一八行第六字「垢」，南、徑、清作「離垢」。

一 七〇九頁上二二行末字「來」，南、徑、清作「來不取」。

一 七〇九頁中一二行第五字「受」，南、徑、清作「受用」。

一 七〇九頁中二二行「可避」，南、徑、清作「不可避」。

一 七〇九頁中末行「不了了味」，南、徑、清作「不了味」。

一 七〇九頁下二行第一三字「張」，南、徑、清作「持」。

一 七〇九頁下六行第二字「雨」，南、徑、清無。

一 七〇九頁下七行第三字「許」，南、徑、清無。

一 七〇九頁下二〇行「突吉羅」，南、徑、清作「應」。又第一二字「聽」，
南、徑、清作「應」。

一 七〇九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記」，南、徑、清作「記記」。

一 七〇九頁下一四行首字「唄」，南、徑、清作「具」；
南作「貝」。

一 七〇九頁上一八行第九字「蜈」，南、徑、清作「突吉羅罪」。

一 七〇九頁中六行「佛言」，南、徑、清作「諸白衣」。

一 七〇九頁下一行「擲吐」，南、徑、清作「嘔吐」。

一 七〇九頁下一二行末字「檢」，南、徑、清作「臉」。

一 七〇九頁下一三行第五字「眈」，南、徑、清作「皎」。

一 七〇九頁下卷末經名，徑無（未換卷）。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傳記篇第一百此有六部

述意部

翻譯部

雜集部

般若部

興福部

曆算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九河疏跡策蘊靈丘四徹中繩
 書藏群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
 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蜚之字豈若
 如來秘藏譬彼明珠諸佛所師同夫
 淨鏡廣苑四諦之法尼園八藏之文
 香山巨力豈云能負龍宮寶篋亦未
 能籌良由吾師釋迦德本深攝樹自
 三祇之初妙果獨高成於百劫之末
 摠法界而為智竟虛空以作身寧惟
 氣稟二儀道周萬物而已哉故身無
 不在量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為用絕
 思議之表不可以人事測豈得以處
 所論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
 自唐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
 作樂孔子之述易刪詩子賜之言語
 商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稚川河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二

上公柱下史並驅於方內何足道哉
 自我含靈福蓋法王斯逝遂使北首
 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
 何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
 嗚呼智炬慈雲消滅長夜諸子誠可
 悲夫於是瞻相好於香檀記筌蹄於
 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
 無墜特持斯乎但正像羣移群情矯
 薄入代今古暨乎季運既當但北稍
 復東漸所以金人夢劉莊之寢摩騰
 行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創發此
 焉迄今六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
 法護佛圖澄鳩摩羅什繼踵來儀咸
 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
 觀之徒並能銷聲挂冠翕然歸向爰
 至皇唐玄奘法師德隆終古聲高
 宇宙涉歷諸國百有五十翻譯經論
 千有五百盡善盡美可稱可贊前後
 寶軸幾向五千法門弘闡緇門繁熾
 道俗蒙益焉可勝言吾少習周孔之
 文典晚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
 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惟佛教也
 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群英之遠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三張 何

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欲之
逸人摧邪之大將吾欣傳黨其謂此
乎今列前後翻譯摠有一十八代所
出衆經五千餘卷佛法東流三度滅
法失譯經本三百一十部五百三十
八卷今此所列摠述帝王年代大小
乘經部表綱要具錄人法寄存大本
兼述古今道俗英賢博學依傍佛經
所出百家諸子向有三千餘卷又列
帝王前後興福多少又列佛降闍浮隱
顯年代略等時節如是要用並附其
後庶將來哲同鑒博記矣

翻譯部第二

竊觀上代有經已來賢德筆受每至
度語無不稱云譯胡為漢且東夏九
州名西域為天竺者是摠名也或云
身毒如梵稱此方為暗那或云具母
或作震旦此蓋承聲有楚夏耳若當
稱漢漢止劉氏兩代一號已後禪讓
魏晉不同須依帝王稱謂甄別今為
此錄悉改正之又胡之雜戎乃是西
方邊俗類此方有羌蠻夷之屬何得
經書乃云胡語佛生天竺彼土士族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四張 何 孟悅

婆羅門者摠稱為梵梵者清淨也承
耆光音色天其光音天梵世最為下劫
初來此食地肥者身重不去因即為
人仍其本名故稱為梵語言及書既
象於天是以彼云梵書梵語如舊日
僧悉稱俗姓云釋迦者起自秦代有
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
云既存剃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
姓無殊今者出家宜悉稱釋及翻四
舍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歡
伏其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王種二
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
民四名首陀最為卑下如此土皂隸
而安區當音秦之特刊定目錄刪注
群經自号弥天指摸李葉猶言譯胡
為秦此亦岷山之一葉未盡美焉但
上來有胡言震並以梵字替之庶後
哲善談得其正真者也

後漢朝傳譯道俗一十二人所出經

律等三百三十四部 四百一十六卷
失譯經一百三

十五部一百
四十八卷

前魏朝傳譯僧六人所出經律等

十三部 二十
四卷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第五張 何 孟悅

南吳孫氏傳譯道俗四人所出經傳

等一百四十八部 一百八十五卷失譯經
一百二十部二百九十一卷

西晉朝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經

戒等四百五十一部 七百一十七卷
失譯經八部一

十五
卷

東晉朝傳譯道俗二十七人所出經

傳等二百六十三部 五百八十五
卷失譯經五

十三部五
十六卷

前秦苻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等

四十部 二百三
十八卷

西秦乞伏氏傳譯僧一人所出經十

四部 二十一卷失譯經
八部十一卷

後秦姚氏傳譯僧八人所出經傳一

百二十四部 六百六
十二卷

北涼沮渠氏傳譯道俗八人所出經

傳三十二部 二百二十四卷失譯
經五部一十七卷

宋朝傳譯道俗二十三人所出經傳

二百一十部 四百九
十卷

前齊朝傳譯道俗一十九人所出經

傳四十七部 三百四
十六卷

梁朝傳譯道俗二十一人所出經律

傳等九十部 七百八
十卷

後魏元氏傳譯道俗一十三人所出

經論傳錄八十七部 三百二卷

後齊高氏傳譯道俗二人所出經論

七部 五十三卷

後周宇文氏傳譯道俗一十一人所

出經論天文等三十部 一百四卷

陳朝傳譯道俗三人所出經論傳疏

等四十部 三百四十七卷

隋朝傳譯道俗二十餘人所出經論

等九十餘部 五百一十餘卷

皇朝傳譯僧等十有一人所出經論

等二百餘部 一千五百餘卷

衆經律論傳合八百部 三千三百六十一卷

紙三百二十六秩 除新翻經

大乘經一譯二百四部 六百八十五卷一

六十六卷

大乘經重翻二百二部 四百九十七卷七

四十九卷

小乘經一譯一百八部 四百三十五卷六

四十九卷

小乘經重翻九十六部 一百一十四卷

六卷

小乘律三十五部 二百七十四卷五

二十八卷

大乘論七十四部 五百二卷九千

五十二卷

小乘論三十三部 六百七十六卷一

六十八卷

賢聖集傳四十九部 一百八十四卷

一十八卷

雜集部第三

自仙苑告成金河靜濟數字群品汲引塵蒙隨機候而設謀猷逐性欲而陳聲教網羅一化統括大千受其道者難訾傳其宗者易曉遂能流被東夏時經六百翻譯方言卷數五千英俊道俗依傍聖宗所出文記三千餘卷莊嚴佛法顯揚聖教文華百奧殊妙可觀歷代隱顯部藁散落雖有大數不足者多尋訪長安滅向千卷唯聞廬山東林之寺即是晉時慧遠法師所造伽藍經維住持一切諸經及以雜集各造別藏安置並足知事守固禁掌極牢更相替代傳授領數憲後法滅知教全焉今隨所見聞者具列如左 後有見者

者聞崛山解 見僧祐錄

衆經目錄

右二部西晉沙門竺法護出

即色遊玄論

辯三乘論

釋 矇論

聖不辯知論

道行指歸

本業四諦序

本起四諦序

右七部七卷至東晉哀帝時

沙門支道撰 字道林

毗曇指歸

右一卷至哀帝時沙門竺僧

度撰

歷遊天竺記傳

右一卷至東晉平陽沙門釋

法顯撰

法性論

明報應論

釋三報論

辯心識論

不敬王者論

沙門袒服論

佛影讚

第九

妙法蓮華經序

修行方便禪經序

三法度論序

大智度論序

大智度論要略鈔二十卷

問大乘中深義十八科并羅什法師答

右十三部總有三十五卷至

晉孝武及安帝時廬山沙門

釋慧遠撰

神無形論

右一卷至東晉帝時楊都瓦

官寺沙門釋僧敷撰

維摩詰經子注五卷

窮通論

右二部六卷至晉孝武帝時

廬山東林寺沙門釋曇詵撰

是遠法師弟子

人物始義論

右一卷至晉成帝時沙門釋

法暢撰

高逸沙門傳

右一卷至晉孝武帝時剡東

佛影讚

第十

五本論九篇

六識指歸十二首

右二卷至晉孝武帝時荊州

上明寺沙門釋曇微撰

馬鳴菩薩傳

龍樹菩薩傳

提婆菩薩傳

實相論什法師注

右四卷至後秦晉安帝時天

竺國鳩摩羅什法師譯撰

般若無知論

不真空論

物不遷論

涅槃無名論

右四卷至晉安帝時京地沙

門釋僧肇撰

釋駁論

右一卷至晉安帝時沙門釋

道恒撰

善不受報論

佛無淨土論

應有緣論

頓悟成佛論

第十一

佛性當有論

法身無色論

二諦論

右七卷至宋朝初龍光寺沙

門釋竺道生撰

三寶記二十卷

淨住子二十卷

宣明驗三卷

雜義記二十卷

右四部六十三卷齊司徒竟

陵文宣王蕭子良撰

承天達性論

冤魂志二卷

誠敘訓一卷

右此三部齊光祿大夫顏之

推撰

述僧中食論一卷

右此一部南齊沈休文撰

真祥記十卷

右此一部齊王琰撰

出三藏集記十六卷

法苑集一十五卷

和明集一十四卷

世界記十卷

薩婆多師資傳五卷

釋迦譜四卷

大集等三經記

賢愚經記

集三藏目錄記

律分五部記

經來漢地四部記

律分十八部記

十誦律五百羅漢記

善見律毗婆沙記

右十四部七十二卷至梁朝

揚州建安寺沙門釋僧祐撰

衆經要攬法偈二十一首

右一卷梁武帝時沙門釋

道歡撰

起信論疏二卷

右一部梁太清四年真諦法

師出

衆經要抄一部并目錄十八卷

右一部梁帝勅莊嚴寺沙門

釋僧旻等於定林上寺撰出

華林佛殿衆經目錄四卷

右此一錄四卷梁帝勅安樂

寺沙門釋僧紹撰

經律異相一部并目錄五十五

卷

名僧傳并序目三十一卷

衆經供聖僧法五卷

衆經目錄四卷

衆經護國鬼神名錄三卷

衆經諸佛名三卷

衆經擁護國土諸龍名錄一卷

衆經懺悔滅罪法三卷

出要律儀二十卷

右此九部一百二十二卷梁

帝勅莊嚴寺沙門釋寶唱

等撰集

大般涅槃經子注七十卷

右此一部七十卷梁朝建安

寺沙門釋慧朗注

義林八十卷

右此一部八十卷梁簡文帝

勅開善寺沙門釋智藏等二

十大德撰

內典博要四十卷

右此一部四十卷湘東王記

室雲孝敬撰頗同皇覽類

苑之流後得出家改名慧命

高僧傳十四卷并目錄

右此一部梁朝會稽嘉祥寺

沙門釋慧皎撰

伐魔詔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僧會撰

轉法輪論一百八十卷

右此一部一百八十卷梁朝

勅大德并學士撰

婆羅門天文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

年摩勒國沙門釋達摩流

文法師譯出

大品經子注五十卷或百卷

右一部梁武帝注

法寶連璧二百卷

右此一部梁簡文帝蕭經在

儲官日躬覽內經指搗科域

今諸學士編寫連成有同華

林通略

京師塔寺記二十卷

卷一百一十五 咸亨

右此一部梁朝尚書兵部郎

中兼史學士目劉瓛奉

勅撰

神不滅論一卷

右此一部梁朝鄭道子撰

婆藪藤豆傳一卷

翻外國語七卷

衆經通序二卷

右三部十卷陳朝西天竺優

禪居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陳

翻去真諦譯出

雒陽地伽藍記五卷

右此一部五卷至元魏鄴都

期城郡守楊銜之撰

五明論

聲明 醫方 工巧 呪術 因明

右此五論至魏明帝時波頭

摩國三藏律師攘那跋陀羅

共闍那耶舍於長安舊城譯

周衆經要二十二卷

一百二十法門

右此二部二十三卷魏丞相

王字文黑泰命沙門釋曇顯

等撰

卷一百一十六

咸亨

釋老子化胡傳

十八條難道章

右二卷周朝新州願果寺沙

門釋僧勣撰

散華論八卷

右一部八卷周朝揚州栖玄

寺沙門釋慧善撰

至道論

淳德論

遣執論

不煞論

去是非論

終空論

影喻論

法界實人銘

厭食想文

僧崖基薩傳

韶法師傳

驗善知識傳

右此十二部十二卷周朝武

帝沙門釋亡名著

三寶集十一卷

右一部十一卷周朝武帝沙

卷一百一十七

咸亨

門釋靜藹依諸經撰

二教論

右此一卷周朝武帝沙門釋

道安撰

笑道論三卷

右一部三卷周武帝勅前司

隸母極伯既鸞銓衡佛道

二教作

周高祖問難佛法二卷

右一部二卷周武帝共前僧

鄴都任道林論議武帝勅撰

王氏破邪論一卷

右一部一卷周武帝時相州

前沙門王明廣對衛元嵩破

佛法事

安民論十二卷

陶神論十卷

因果論二卷

聖迹記一卷

右四部二十五卷隋朝相州

大慈寺沙門釋靈裕撰

對根起行雜錄集三十六卷

珠林卷第一百八十八張 式廣字三

三階位別錄集四卷

右二部四十卷隋初西京真

齊寺沙門釋信行撰

衆經目錄七卷

右此七卷隋朝開皇十四年

大興善寺沙門釋法經等

二十大德奉

勅撰揚化寺沙門明穆日嚴

寺沙門彥琮區域條分觀

縷緇綴

十種大乘論一卷

右此一部隋大興善寺沙門

釋僧璨撰

論場三十一卷

右此一部三十一卷隋大興

善寺沙門成都釋僧現集

凡聖六行法二十卷

亦有十卷七卷五卷三卷一卷成者

右此一部凡四十六卷隋滄

州逸沙門釋道正撰

達摩笈多傳四卷

通極論一卷

辯教論一卷

辯正論一卷

珠林卷第一百八十九張

通學論一卷

善才童子諸知識錄一卷

新譯經序

福田論一卷

僧官論一卷

西域玄志十卷

右此十部二十二卷隋朝日

嚴寺沙門釋彥琮撰

述釋道安智度論解二十四卷

存廢論一卷

傷學論一卷

狀修論一卷

右四部二十七卷隋朝長安

舍衛寺沙門釋慧影撰

旌異傳二十卷

右一部二十卷隋朝相州秀

才儒林郎侯君素奉

文皇帝勅撰

通命論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隋朝晉王府

祭酒徐同卿撰

外內傍通比較數法一卷

右此一卷隋朝翻經學士汪

珠林卷第一百九十張

陽劉馮撰

開皇三寶錄一十五卷

右此一部一十五卷隋朝翻

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撰

衆經法式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隋開皇十五

年文帝勅令有司撰

翻經法式論十卷

諸寺碑銘三卷

右此二部十三卷後隋翻經

沙門釋明則所撰

序內法一卷

內訓一卷

右此二卷後隋翻經沙門釋

行炬撰

香城甘露五百卷

右此一部五百卷後隋勅慧

日道場沙門釋智果并有司

共撰

三德論一卷

入道方便門二卷

鏡喻論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

珠林卷第一百

第五十一

十種讀經儀一卷

無盡藏儀一卷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圖一卷

十不退論一卷

禮佛儀式一卷

右此十部一十二卷大唐西

京延興寺沙門釋玄琬撰

破邪論一卷

辯正論八卷

右此兩部九卷皇朝終南山

龍田寺沙門釋法琳撰

析疑論一卷

續詩苑英華十卷

注金剛般若經一卷

諸經講序一卷

右此四部十三卷皇朝西京

紀國寺沙門釋慧淨撰

內德論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門下典儀李

師政撰

辯量三教論三卷

禪觀四詮論十卷

珠林卷第一百

第五十二

右此二部十三卷皇朝京師

西明寺沙門釋法雲撰

注僧尼戒本二卷

疏記四卷

注羯磨二卷

疏記四卷

行事刪補律儀三卷

釋門正行懺悔儀三卷

釋門亡物輕重儀一卷

釋門章服儀一卷

釋門歸敬儀一卷

釋門護法儀一卷

釋氏譜略一卷

聖迹見在圖贊一卷

佛化東漸圖贊二卷

釋迦方志二卷

古今佛道論衡四卷

大唐內典錄十卷

續高僧傳三十卷

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廣弘明集三十卷

東夏三寶感通記三卷

西明寺錄一卷

感通記一卷

祇桓圖二卷

珠林卷第一百

第五十三

遺法住持感應七卷

右此二十二部一百一十七

卷皇朝西明寺沙門釋道

宣撰

禪林抄記三十卷

右此一部西京和福寺沙門

會隱西明寺沙門玄則等

十人皇朝麟德二年奉

勅北門西龍門修書所於一

切經略出

注金剛般若舍衛國二卷

右此一部兩卷皇朝麟德二

年西明寺沙門玄則注

大唐西域傳十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

寺沙門玄奘奉

勅撰

法苑珠林一百卷

諸經要集二十卷

大小乘禪門觀十卷

受戒儀式四卷

禮佛儀式二卷

大乘略止觀一卷

辯偽顯真論一卷

第四

敬福論三卷

四分律討要五卷

四分律足鈔五卷

金剛般若集註三卷

右此十一部一百五十四卷

皇朝西京西明寺沙門釋道

世字玄惲撰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西京大慈恩

寺沙門釋玄應撰

注新翻能斷金剛般若一卷

注二帝三藏聖教序一卷

右此二卷皇朝西京普光寺

沙門釋玄範撰

西京寺記二十卷

沙門法琳別傳三卷

沙門不敬錄六卷

右此三部二十九卷皇朝西

京和福寺沙門釋彥琮撰

注般若多心經一卷

右此一卷皇朝武侍極字

愍之注

注涅槃經四十卷

第二十五張 廣

右此四十卷皇朝辯州刺史

李玄震注

中天竺行記十卷

右此一部皇朝朝散大夫王

玄策撰

西域志六十卷

畫圖四十卷

右此二部合成一百卷皇朝

麟德三年奉

勅令百官撰

冥報記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永徽年內吏

部尚書唐臨撰

冥報拾遺二卷

右此一部皇朝中山郎餘令

字元休龍朔年中撰

六道論十卷

右此一部十卷皇朝左衛長

史兼作和文館學士陽尚善

撰

顯常論二卷

右此兩卷皇朝李玄異撰

辯真論一卷

第二十六張 廣

右此一卷皇朝元萬頃撰

歸心錄三十卷

右此三十卷右威衛錄事

蕭宣慈撰

般若部第四

大般若經梵本二十萬頌翻成六百

卷

第一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

十三萬二千六百頌

右翻成四百卷七十九品單譯

第二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

萬五千頌

右翻成七十八卷八十五品

當大品放光讚三本總八十卷

今翻成七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三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一

萬八千頌

右翻成五十九卷三十一品

第四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八

千頌

右翻成一十八卷二十九品

當小品道行新道行明度四本

今翻成一十八卷依梵本同

第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四千頌

右翻成一十卷二十四品 單譯

第六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一十七品 重譯

當勝天王般若

第七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 重譯

當文殊般若

第八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 單譯

第九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 重譯

當金剛般若

第十會在他化自在天王宮耆且寶藏殿上說梵本三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 單譯

第十一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

園說施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 單譯

第十二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戒波羅蜜多梵本二千頌

右翻成五卷無品 單譯

第十三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忍波羅蜜多梵本四百頌

右翻成一卷無品 單譯

第十四會在室羅筏耆多林給孤獨園說勤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 單譯

第十五會在王舍城鷲峯山說定波羅蜜多梵本八百頌

右翻成二卷無品 單譯

第十六會在王舍城竹林園白鷺池側說慧波羅蜜多梵本二千五百頌

右翻成八卷無品 單譯

此十六會序長安西明寺沙

門玄則撰

興福部第五

自釋教之來振旦開濟極焉發悟踪通廓清塵淙其中 珎應具編前聞且述數條用程後學昔士行尋教意在

大乘將發西域乃有留難遂以經投

火經身不灰火為之滅遂東還此土

即放光經是也又曇無讖獲涅槃經

至於涼土盜者夜竊舉而不起稽首

謝焉周武之勅法也象毀經焚咸見

藏經相從騰上奄入空際如斯眾矣

不可具書然知教在人有國為本度

人立寺圖像譯經時約相求故叙由

來昌明佛教而漢魏以往固無得而

稱聞晉宋迄今輒略銓序

晉世祖武皇帝 大如佛事廣樹伽藍

晉惠帝 雖下造興福寺常供百僧

晉敏帝 於長安造通靈白馬二寺

右西晉二京合寺一百八十所

譯經一十三人七十三部僧且

三千七百人

晉中宗元帝 江左造凡官龍宮二寺度丹陽千僧

晉肅宗明帝 造興皇道場二寺集義學百僧

晉顯宗成帝 造中興道場二寺集義學千僧

晉太宗簡文帝 造像度僧立寺長干起木塔

晉烈宗武帝 造皇泰初立本起寺

晉安帝 於育王塔立大石寺

右東晉一百四載立寺一千七

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二百六十三部僧居二萬四千人

宋高祖武帝

口誦梵本手寫戒經造靈根法玉等四寺常供千僧

宋太宗明帝

造丈八金像解齋威佛舍利造和善中寺召請名僧

宋太祖文帝

奉齋不飲造祥雲寺常供千僧

右宋時合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百一十部僧居三萬六千人

齊太祖高帝

齊世祖武帝

齊高宗明帝

手寫法華口誦般若四月八日常鑄金像七月十五日普寺造金像僧三百造陟

右齊時合寺二千一十五所譯經七十二部僧居三萬二千五百人

梁高祖武帝

制五時論傳四方等造光宅宅同泰寺常供千僧國內普持六齋八戒造慈敬報恩二寺刺血自寫般若十部願忘日不食而齋撰集記二百餘卷法寶連璧

梁太宗簡文帝

造天居天宮二寺供有千僧自講法華成實論

右梁時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譯經二百四十八部僧居八萬二千七百人

梁中宗元帝

梁宣帝

梁明帝

珠林卷第一

第三十一

右二主中興社稷荊州造天皇

陟祀大明等諸寺治在江陵一

州佛寺一百八所僧居三千二百人

陳高祖武帝

楊州造東安興皇天居四寺寫一切經一十二藏造金剛像一百萬區度僧七千人治故

陳世祖文帝

寫五十藏經度僧居二千寺三十二所

陳高宗宣帝

楊州禁中造太皇寺七級木塔又造崇皇寺利高十五丈下安佛爪造金像二萬餘區治故寺五十所故像一百三十萬區寫十三藏經度二萬人

右陳時五主四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國家新寺一千七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內大寺三百餘所僧居三萬二千人

譯經十一部興地圖云梁武都下舊有七百餘寺屬侯景作亂焚燒蕩盡有陳既統國及下民

脩皆修葺表塔相望星羅楊輦

經像之富不可殫言

魏太祖道武皇帝

於虜地造十五級塔又立開泰定國二寺寫一切藏經造千金像三百名僧每月法集

魏高宗文成帝

重復佛教更闡輝門凡度僧居三萬人

魏顯祖獻文帝

造招隱寺召坐禪僧

魏高祖孝文帝

珠林卷第一 第三十二

於鄴造安養寺召四方僧六官侍女持年三長月六齋月別造像放人出家手不釋卷須便為禪為先皇再治大行供施度僧居

一萬四千人

於式觀殿自講摩訶造普通

魏世宗宣武帝

大定四寺常供千僧

魏肅宗孝明帝

於鄴下造大覺寺

魏敬宗孝莊帝

造五精舍一萬石像

西魏武帝

長安造陟祀寺供二百僧

大魏

造般若寺用給貧者口誦法華身持佛戒

右元魏君臨一十七帝一百七十年國家大寺四十七所北臺恒安礪石置龕東三十里王公

等寺八百三十九所百姓所造寺者三萬餘所惣度僧居二百餘萬譯經四十九部佛教東流

此焉為盛唯太武時信用司徒崔暭倭說凌廢正教潛隱七年

後知詐倭戮誅崔氏還復佛教

光闡於前

齊高祖文宣皇帝

登祚受禪於僧朗稱禪師受菩薩戒歲內新肉禁酒放鷹除網

又新天下屠禁年三月六勸民營戒公私蕭幸亦除滅之度人八千

為先皇寫經一十二藏合三萬八千四十七卷度三千許僧

造寶塔轉大品經

齊肅宗孝明帝

造寶塔轉大品經

齊世祖武成帝

造寶塔轉大品經

右高齊六君二十八載皇家立

發自參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

寺四十三所譯經一十四部度

人與魏相接

周孝明帝

為先皇造織成像高二丈六尺身軀像一十二軀并諸侍衛

周太祖文帝

於長安造追遠陟謁大業等六寺度僧千人又造五寺供養實禪師衆

周孝宣帝

重隆佛日造素像四龕一萬餘區馬般若經三千卷六齋八戒常和不絕

右周時宇文氏五帝二十五年

合寺九百三十一所譯經一十

六部孝愍皇帝創基未久佛法

不開高祖神武皇帝不信三寶

現報重患

隋高祖文皇帝

開皇三年周朝廢寺咸乃為立之名山下各為立寺一百餘

州立舍利塔度僧且二十三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

經四十六藏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卷終故經三千八百五十三部

像十萬六千五百八十區自餘別造不可具知之矣

隋煬帝

為孝文皇帝獻皇后長安造二禪定并二木塔并立別寺一十所官供十年修故經六百一十二藏二萬九千一百七十二部治故像十萬一千區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區度僧六千二百人

右隋代二君四十七年寺有三

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且二十

三萬六千二百人譯經八十二部

大唐高祖太武皇帝

纂堯居晉契武基周雲起龍騰撫斯

全世叶一主以興運因九合而樂推

孫林卷第一百 第三十四卷 藏字號

發自參墟克定京室子俗之規已布

約法之教使申并集五星化覃四表

地紐還正天維更張自東徂西遠安

迺肅而義旗初指經途華陰望祀靈

壇以求多祉神祠之右式攝伽藍寔

日靈仙妙同神製金碧交映黼藻相

輝盡觀嶢嶻斜臨貝闕花臺森聳近

對蓮峯寫像書經脩脩禔福又於京

內造會昌勝業慈悲證果習仙居寺

又捨舊居為興聖寺并州造義興寺

並堂宇輪煥象設彫華武德元年於

朱雀門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場設無

遮會誦誦法侶若鷲嶺之初開濟濟

名賓似鶴林之始集車馬偏側士女

輯填竟庇禪枝如爭禊飲又為太祖

元皇帝元貞皇后造旃檀等身像三

區圓九五之神儀模四八之靈相剖

剝之饒既有劣於優填鎔金之華實

無慚於斯匿又於其年仲春之月命

沙門四十九人入內行道遂使天宮

梵說再流響於紫微玉城闕典復陽

音於黃屋爾後崇信不墜於時太宗

文皇帝稟太易太初之氣資天皇天

陳林卷第一百 第三十五卷 藏字號

帝之靈幽房啓高陽之基姚墟攝重

華之業赤光流戶紫氣衝天龍顏鳳

臆之形日角月懸之兆河目海口之

異豐上銳下之奇聰聖玄覽知來藏

往探幽入微窮神盡性凡厥天授其

體自然往潛初德經綸天下屬隋氏

版蕩寓內分崩火燎岷峯水飛滄海

皆為逐鹿之意名開僭号之儀河右

以來龍蛇等斃中原之地玉石俱焚

遂使地表天垂竟有來蘇之歎上京

要服人興抒軸之悲我皇居帝子之

親膺天冊之命龔行九伍惣統六軍

莫不瓦解冰銷風從草偃凱歌獻捷

無與論功既而氛祲廓清區宇平一

高祖凝神毓聖馳想煙霞之外往以

万方昏墊百神愆祀屈穎陽之高風

拯率土之沉溺黔黎蒙再造之德庶

類荷裁成之恩不以黃屋為心俯以

蒼生為念脫屣之懷無忘於靈府釋

負之志有形於明發喜禘郊之可記

忻宗祐之有主考時練日傳大寶於

少陽矣自光膺監撫作貳春官聿遵

三善爰貞萬國及天下重啓寶曆惟

新臨赤縣而大誓莊嚴撫黔黎而廣興利益開四等之曰通燭堯雲揚六度之風橫流舜雨貞觀元年獻春之月受詔闡京眾僧德行之者並令入內殿行道各滿七日有司供備務在精華至三年帝恐年禁不登憂矜在憲爰發綸旨簡精誠宿德并侍者二十七人於天門街祈雨七日聖力冥扶稼苗重植家豐万箱之歛國富九年之資自介已來常豐不絕往以初建義旗神兵剋殲矢石之下恐結冤魂其年冬令京城僧尼七日行道所有衣服悉用檀那藉此勝因竭誠懺盪戰場之靈並置伽藍昭仁等覺十有餘寺至三年春又奉詔令僧尼每月二七日行道轉仁王等經官給齋供用為常法又

勅波頗三藏兼開三教脩舉十科釋慧乘等一十九人興善翻譯又為太武皇帝於終南山造龍田寺并送武帝等身像六軀永充供養又為穆太后造弘福寺寺成之後帝親幸焉自點佛睛極隆顯施曰喚大德十人

親到言論于時寺主道意語言及太后悲不自勝掩淚吞聲久而言曰朕以早喪慈親無由反哺風樹之痛有切于懷庶馮景福上資 冥祐朕比以老子居左師等不有悉乎意曰僧等此者安心行道何敢忘焉帝曰佛道大小朕以久知釋李尊卑通人自鑑豈以一時在上即為勝也朕以宗承柱下且將老子居先植福歸心投誠自別比來檀捨僉向釋門凡所營修俱為佛寺諸法師等知朕意焉又為穆皇后於慶善館側造慈德寺沙門玄奘振錫五天搜揚正法旋鑪八水思闡微言十有九年奉

詔翻譯前後褒賞格顯常倫中使相望無空旬日躬留 神思為製序之控引經宗褒揚佛理所度僧眾三萬餘人至於金銀等身真珠像等動過萬計差難備舉今上皇帝乃聖乃神多能多藝無為之政遠嗣離連有道之風寔方炎昊間由息頌比屋可封山瀆効靈中外根福棟梁三寶荷負四生宿殖善根久修勝業崇信之道發自

天資孝敬之心率由其性昔在儲貳明發永懷爰遣有司奉為 文德皇太后造慈恩寺考茲形勝襟帶市朝爰命鳧人開基締構甫移銀榜即此金園法侶摩肩朝貴延首其地高墉負擲百雉紆餘層成結隅九重迺表於是廣闢寶坊備諸輪煥瞻星測景置臬衡繩玉帛垂輝金鋪輝彩長廊中宿反宇霄浮柱繡栢上圖雲氣飛軒鏤檻下帶虹蜺影塔儼其相望經臺鬱其並架磬丹青之鉅牘殫其續之瓊奇寶鐸鏘風金盤承露疏鍾夜撒清梵朝聞定慧之所依憑靈異之所栖宅又叙 文帝序經意為述聖記文多不載暨乎恭膺寶位慶祚惟新思罔極於 先皇濡惠津於群品鼎湖之駕邈矣不追長陵之魂悠然滋永聿興淨業標樹福田先帝所幸之宮翠微玉華並捨為寺供施殷厚像設彫華每至武皇穆后之諱盡京僧尼七日行道 太宗及文德皇太后忌日普及僧尼三七日行道造像書經度僧設供備諸聞見可略言

世宗本紀卷一百 第三十九 歲次甲子

焉顯慶之際常令玄奘法師入內翻譯及慈恩大德更代行道不替於時又出詔為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曰幸東都即於維下又造敬愛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尊像憐花妙極天仙巧窮神鬼又為諸王公主於西京造資戒崇敬招福福壽二十餘寺爰

勅內宮式模遺影造繡像一格舉高十有二丈驚目駭聽絕後光前五色相宣六文交映託終楊於素手寫滿月於雙針懸越燕緹綢逾蜀錦布護列九華之采紛綸含七耀之光送在慈恩長充供養萬機餘暇八心為心親紆聖思躬操神筆製大慈恩寺隆國寺碑文及書湛露凝華縹緹流韻刊乎貞石傳之不朽擊揚至理藻鏡冲玄屢詔緇黃耆名教每論之席躬自覽焉詮定是非事詳論集既告成天地登岱勤封讓德上玄推功大聖乃發明詔班示黎元天下諸州各營一寺咸度七僧隋有嘉祥用題殿目逃聽圖

世宗本紀卷一百 第四十 歲次甲子

史循覽帝王道被區竄仁沾動植警目觀以崇祀昭明堂以闡化牢籠真俗囊括古今未有我皇之盛也總章元年下詔西京更置明堂乾封二縣用旌厥德傳諸後昆

右三代已來一國寺有四千餘所僧尼六萬餘人經像莫知億載譯經一千五百餘卷

晉書第六

大唐貞觀十三年冬十月勅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侍御史韋綜雍州司功毛明素等問法琳法師曰依辯心論第五卷云姚長謙言言佛是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之歲始滅度者因何法顯傳云聖殷王時生推於像心之記言佛周平王時出依道安作論云確執桓王費長房為錄固言在代何故傳述乖素無的可依仰具顯先後不同遐迩所以法師對曰琳聞大聖應生本期利物有威斯現無機不屬故經云一音所暢各隨類解論聲既爾語體亦然而傳記所明非無析理琳今心據

世宗本紀卷一百 第四十一 歲次甲子

取彼多家先列其真後陳其妄謹依魏國曇謨軍法師齊朝尚統法師及修歷博士姚長謙等據周穆王天子傳周書異記前漢劉向列仙傳序并古舊二錄後漢法本內傳及傳毅法王本記吳尚書今關澤等衆書准阿含經等委細推究莫得依實佛是姬周第五主昭王瑕即位二十三年癸丑之歲七月十五日現白象形降自兜率託淨飯宮摩耶受胎故後漢法本內傳云明帝問摩騰法師曰佛生日月可知以不騰曰佛以癸丑之年七月十五日託陰摩耶即此年也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於崑崙園內波羅樹下右脇而誕故普曜經云普放大光照三千界即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汎漲井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之色昭王即問太史蘇由曰是何祥耶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昭王曰於天下何

如藕由日即時無他至一千年外聲
 教被此昭王即遣雙石記之埋在南
 郊天祠前佛生即當此年昭王四十
 二年壬午之歲四月八日夜半逾城
 出家故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九四月
 八日夜半天於窓中叉手自言時可
 去矣因命馬行即此年也
 周第六主穆王滿二年癸未之歲二
 月八日佛年三十成道故普曜經云
 菩薩明星出時豁然大悟即此年也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
 日佛年七十九方始滅度故涅槃經
 云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出種種光
 地大震動聲至有頂光遍三千即周
 書異記云穆王即位五十二年壬申
 之歲二月十五日旦暴風忽起發損
 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大地皆悲震動
 午後天陰雲黑西方有白罕二道南
 北通過連夜不滅穆王問太史扈多
 曰是何徵也扈多對曰西方有大聖
 人滅度衰相現耳佛入涅槃即此年也
 始自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誕應
 已來惣算年月至今

大唐貞觀十三年己亥之歲正經一
 千六百一十八載復算至今
 大唐貞觀三年更有十九年帖前惣
 有一千六百三十七年復算從貞封
 三年至開元十一年癸亥之歲更有
 五十五年帖前惣計當一千六百九十二年
 又紫王玄策西域行傳云摩伽陀國
 菩提寺大德僧賒那去線陀據經算
 出云釋迦菩薩年至十九四月十五
 日初夜出城至三十成道至七十九
 入般涅槃已來算至咸亨二年算始
 有一千三百九十五年為西國曆算共此
不同故必從有異
 前出者是
 後述非也
 今案法顯傳云聖出殷王時生者但
 法顯雖外遊諸國傳未可依年月特
 乖殊俗實為河漢又與二安乙丑尚
 統甲寅諸無所據未足可驗又像正
 之記罕見依馮安公為論據羅什記
 羅什記者承安世高安世高者以漢
 桓帝時在洛陽翻譯信執筆者據桓
 帝時但羅什秦時始來世高漢朝先
 至二師相去垂隔三百年信彼相承
 依而為記非是安論造次譟陳並由

當時傳者之過又隋翻經學士費長
 房言佛在王時生者房以二莊同世
 周莊十年即魯莊七年也但據常星
 為驗而云佛生未悟常星別由他事
 又紫文殊師利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
 百五十年文殊至雪山中化五百仙
 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遍照世界
 入於涅槃恒星之瑞即其時也長房
 言二月八日生者乃是四月非二月
 也然長房所判未究事根長房云周
 以十一月為正言四月者今二月也雖
 云二月終是四月案春秋一節年用
 魯侯之年月取周王之曰星本瑞於
 周世須據周之日月長房乃云佛以
 莊王十年二月八日生者太為猛浪
 若是二月不應論星長房又佛以四
 月八日下託胎者託胎既用周月現
 生還是周辰今言二月是亦非也若
 周十一月為正如來不容十一月生凡
 人心月胎即十月生四月胎即正月
 生佛俯同世七月胎故乃四月生王
 邵齊誌云周四月者夏之六月以此
 却推四月生者是七月胎今言六月

第五十五

取其節氣雖授七月終屬六月信知王邨所說不差又長房言佛以周惠王十九年癸亥之歲二月明星出時成道者亦有大過何者案劉向古舊二錄云周惠王時已漸佛教一百五十年後老子方說五千丈若以惠王之時始成佛者不應經教已傳京雒又計惠王即莊王孫也以癸亥年推其相去唯三十年不應始得成佛經已來此尋如來化世四十九年迦葉結集在佛沒後法門東漸正是周時劉向之言誠非謬矣長房之錄定不可依詳夫聖應無方理難窺測况乃東西曠遠年代邈遙復遭六國從衡秦焚五典為年紀者不少序帝曆者多家而于有差違增減出沒皆師已意各謂指南琳今粗述見聞詳諸史牒略有遐迤揚確先後感應緣

略引三驗

叙三寶感通靈應嘉祥意
叙後漢明帝感通初至意
叙宋沙門求那感通機頤意
夫三寶和護各有司存佛僧兩位表

珠林卷第一

第四十六

師資之有從聲教一門顯化道之靈府故佛僧隨機識見之緣出沒法為除惱滅障之候常臨所以捨身偈句恒列於懸崖道法文言惣集在莊龍殿良是三聖敬重藉願復之効勞幽明荷恩慶靜倒之良術所以受持讀誦必降微祥如說修行無不通感天竺往事固顯常談震且見緣紛綸恒有士行投經於火聚熖滅而不焦賊徒盜葉於客堂既重而不舉或龍藏騰於天府或呈瑞於王目或七難由之獲銷或求二因之果遂斯徒眾矣不述難聞敢隨傳錄用呈諸後故經不云乎為信者施疑則不說至如一石開天入心決致然水流冰度情疑賴斷斯等尚為士俗常傳况慧捷重空道超群有心量所指窮數極微因緣之業若影隨形祥瑞之徒有合符契義非隱默故述而集之然尋閱前事事出傳紀志怪之與冥祥旌異之與徵應此等眾矣備可覽之恐難信其文故重勸其敬也
烏仗那國舊都達麗羅川中有大伽

藍側有刻木慈氏像高百餘尺金容晃曜靈鑑潛通有阿羅漢名末田底迦携挈匠人昇觀史多天親觀妙色三返畢功有此像來法流東漸逮于炎漢明帝內記云永平七年歲在甲子秋九月晝星西見帝夢神人身長大六面作真金色頂有日月光明飛行自在出沒無礙曉問臣吏莫不咸慶太子舍人熒煌傳奏稱目聞外國淨飯王太子號悉達多捨轉輪王位出家成道名釋迦文陛下夢警將無感也即勅使西尋過四十餘國屈舍衛都僧云佛久滅度遂抄聖教六十萬五千言以白馬馱還所經崑崙餘畜皆死白馬轉強嘉其神異雒陽立白馬寺馬貝葉具文西流為始佛光背日東照為初於是聲教霑洽馳騖福林風猷鼓扇載驅上國源派樞要寔建此晨周書亦云丈六身似赤銅色以為別介誠感末純教來涼及宋京師中興寺有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幼學五明諸論陰陽呪術靡不該博落髮之後專精志學博通三藏為人慈和恭恪事師盡

禮須之辭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
試令採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嘉
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講誦
弘宣莫能訓抗至宋元嘉十二年至
廣州刺史車朗表聞宋太祖遣信迎
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若傾蓋初
住祇桓寺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
安止平寺王欲請譯華嚴等經而跋
陀自付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
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
白服持劍擎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
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憂
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又
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寤心
神喜悅旦起道義備領宋言於是
就稱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
答曰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
攆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
陀顏容憂悴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
跋陀諫之懇切乃流涕而曰必無所冀
貧道為客不得扈從譙王以其物情
所信乃逼與俱下至梁山之敗大艦
轉迫去岸懸遠判無令濟唯一心稱
觀世音手捉印杖投身江中水齊至

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
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
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
上岸即脫納衣欲賞童子顧覓不見
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後於秣陵界
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
而喚視不見人衆屢厭夢跋陀燒香
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
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
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
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
衆遂安今陶後渚白塔寺即其處也
頌曰

稽首諸佛願護神威當陳誠請
回或尤譏沈晦未寤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舟楫攸希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玄離取有理絕過違
慢乖八正戲八百非同捨異辯
染淨混微簡金去礫琢玉除羈
能仁普鑒疑慮研機契成大道
敦敢毀誹諤諤崇德唯唯侵衰
惟願留聽慶有發揮望矜惻惻
垂誨慈悲採集聖教纂要承暉
十周方成三業勞疲冀傳末代

聞略知機八邪息諍四句於非
祛惑存信熏成智微含生同感
願各轉依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文獻都監奉
勅彫造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七一五頁中一行至次頁中一〇行、七三〇頁中一行至卷末原版殘缺，以麗藏本補換。
- 一 七一五頁中一行經名，徑無（未換卷）。
- 一 七一五頁中二行撰者，磧、南作「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徑無（未換卷）；清作「唐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 一 七一五頁中三行「傳記篇第一百」，徑作「傳記篇第一百之一」。又「此有六部」，徑無。
- 一 七一五頁中四行至五行「述意部……曆算部」，徑無。
- 一 七一五頁中六行「第一」，徑無。以下部目下序數例同。
- 一 七一五頁中七行第五字「疏」，磧、南、徑、清作「流」。

- 一 七一五頁中八行第四字「王」，南、徑、清作「玉」。
- 一 七一五頁中一三行第二字「籌」，磧、南、徑、清作「筭」。
- 一 七一五頁中末行「葛稚川」，磧、南、徑、清作「葛先子」。
- 一 七一五頁下一行第七字「驅」，磧、南、徑、清作「驅驅」。
- 一 七一五頁下六行第一三字「蹄」，磧、南、徑、清作「蹏」。
- 一 七一五頁下七行末字「風」，磧、南、徑、清作「風教」。
- 一 七一五頁下八行第一〇字「窳」，磧、南、徑、清作「侵」。
- 一 七一五頁下一〇行首字「復」，磧、南、徑、清作「後」。
- 一 七一五頁下一五行第八字「桂」，磧、南、徑、清作「柱」。
- 一 七一六頁上七行「寄存大本」，磧、南、徑、清作「寄在大命」。
- 一 七一六頁上二二行「方有」，磧、南、徑、清作「互有」。

- 一 七一六頁中二行首字「裔」，磧、南、徑、清作「胤」。
- 一 七一六頁中一行首字「伏」，磧、南、徑、清、麗作「服」。
- 一 七一六頁中一六行「一樂」，磧、南、徑、清、麗作「一磔」。
- 一 七一六頁中一九行「傳譯」，磧、南、徑、清、麗作「譯傳」。
- 一 七一六頁中二一行夾註左末字「卷」，磧、南、徑、清作「卷也」。
- 一 七一六頁下一九行「一十九」，磧、南、清作「二十九」。
- 一 七一七頁上一行「三百二」，南作「三百三」。
- 一 七一七頁上一二行「衆經」，徑作「又衆經」。又夾註左「一百」，磧、南、徑、清作「六百」。
- 一 七一七頁上一四行夾註左「四十二」，磧、南、徑、清作「四十三」。
- 一 七一七頁中一行夾註左「三十」，磧、南、徑、清作「四十」。
- 一 七一七頁中二〇行第一一字「授」，

一 磧、南、徑、清作「受」。

一 七一七頁中二二行夾註「後有見者冀補茲處」，磧、南、徑、清無；麗作「後見有者冀補茲處」。

一 七一七頁下一行第四字「錄」，磧、南、徑、清、麗無。

一 七一七頁下二行「右二部」，磧、南、清作「此二本」；徑作「右二本」。

一 七一七頁下五行「釋蒙論」，麗作「釋蒙論」。

一 七一七頁下一〇行第六字「至」，磧、南、徑、清無。下至次頁下五行第四字同。

一 七一七頁下一二行「毗曇指歸」，徑作「毗曇指歸一卷」。

一 七一七頁下一三行「右一卷」，徑作「右」；清作「一卷」。下至次頁中一九行同。

一 七一七頁下一三行至一四行「竺僧度」，麗作「竺僧度」。

一 七一七頁下一五行「歷遊天竺記傳」，徑作「歷遊天竺記傳一卷」。

一 七一八頁上八行「十三部」，磧、南作「十部」。

一 七一八頁上一一行「神無形論」，徑作「神無形論一卷」。

一 七一八頁上一四行「維摩詰經」，磧、南、徑、清作「維摩經」。

一 七一八頁上一七行「曇詵」，磧、南、徑、清作「曇說」。

一 七一八頁上一九行「人物始義論」，徑作「人物始義論一卷」。

一 七一八頁上二〇行「晉成帝」，麗作「晉武帝」。

一 七一八頁上二二行「高逸沙門傳」，磧、南作「高逸法門傳」；徑作「高逸沙門傳一卷」。

一 七一八頁中一八行「釋駁論」，徑作「釋駁論一卷」。

一 七一八頁中二〇行「道恒」，麗作「道常」。

一 七一八頁下一四行「二卷」，磧、南、徑、清作「一卷」。

一 七一八頁下一六行第二字「此」，

一 徑、清無。

一 七一八頁下一九行「右此一部」，徑作「右」；清無。二一行、次頁下六行、九行、二〇行同。

一 七一八頁下二〇行「十卷」，徑、清作「一部十卷」。

一 七一九頁上一五行「要攬」，徑、清作「要覽」。又「二十一首」，徑作「二十一首一卷」。

一 七一九頁上一六行「一卷」，徑無。

一 七一九頁上一九行「右一部」，磧、南、清無；徑作「右」。

一 七一九頁上二二行「右一部」，徑作「右」；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中二行「右此一錄四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中一一行「諸龍」，磧、南、徑、清作「龍王」。

一 七一九頁中一二行「減罪法三卷」，磧、南作「減罪二卷」；徑、清作「減罪三卷」。

一 七一九頁中一七行「七十卷」，徑、

一 〔清作〕「一部七十卷」。

一 七一九頁中一八行「右此一部七十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中一九行「慧朗」，〔麗作〕「慧明」。

一 七一九頁中二〇行「八十卷」，〔徑、清作〕「一部八十卷」。

一 七一九頁中二一行「右此一部八十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下一行「四十卷」，〔徑、清作〕「一部四十卷」。

一 七一九頁下二行「右此一部四十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下三行「震孝敬」，〔磧、南、徑、清、麗作〕「虞孝敬」。

一 七一九頁下四行「慧命」，〔磧、南、徑、清作〕「惠命」。

一 七一九頁下五行「十四卷」，〔徑、清作〕「一部十四卷」。

一 七一九頁下七行「慧皎」，〔磧、南、徑、清作〕「慧皎」。

一 七一九頁下一〇行「一百八十卷」，

〔徑、清作〕「一部一百八十卷」。

一 七一九頁下一一行「右此一部一百八十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下一三行「二十卷」，〔徑、清作〕「一部二十卷」。

一 七一九頁下一四行「右一部二十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下一五行第九字「摩」，〔磧、南、徑、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下一七行「五十卷」，〔徑、清作〕「一部五十卷」。

一 七一九頁下一八行「一部」，〔徑作〕「右」；〔清無〕。

一 七一九頁下一九行「連壁」，〔磧、南、徑、清作〕「連壁」。又「二百卷」，〔徑、清作〕「一部二百卷」。

一 七一九頁下二一行「指攝」，〔麗作〕「指揮」。

一 七二〇頁上一行「二十卷」，〔徑、清作〕「一部二十卷」。

一 七二〇頁上二行及上六行「右此一部」，〔徑作〕「右」；〔清無〕。次頁上

一二行同。

一 七二〇頁上一三行「五卷」，〔徑、清作〕「一部五卷」。

一 七二〇頁上一四行「右此一部五卷至」，〔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〇頁上一六行「聲明醫方工巧呪術因明」，〔磧、南、徑、清作〕「一

聲論二醫方論三工巧論四呪術論五因明論」。

一 七二〇頁上一二一行「法門」，〔徑、清作〕「法門一卷」。

一 七二〇頁上二二行「二十三卷」，〔徑、清無〕。

一 七二〇頁上末行第六字「命」，〔徑、清無〕。

一 七二〇頁中二行「化胡傳」，〔徑、清作〕「化胡傳一卷」。

一 七二〇頁中三行「難道章」，〔徑、清作〕「難道章一卷」。

一 七二〇頁中五行「釋僧勣」，〔磧、南、徑、清作〕「釋僧勣」。

一 七二〇頁中六行「八卷」，〔徑、清作〕

「一部八卷」。

一 七二〇頁中七行「右一部八卷」，

〔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〇頁中二一行「此十二部」，

〔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〇頁中二二行首字「帝」，〔磧、

南、徑、清作「帝時」。〕

一 七二〇頁中末行「十一卷」，〔徑、

清作「一部十一卷」。〕

一 七二〇頁下一行「右一部十一卷」，

〔磧、南作「右十一卷」；〔徑作「右」；

清無。又「武帝」，〔徑、清作「武帝時」。〕

一 七二〇頁下三行「二教論」，〔磧、

南作「二依論」；〔徑、清作「二依論

一卷」；〔麗作「三教論」。〕

一 七二〇頁下四行「右此一卷」，〔徑

作「右」；〔清無。又「武帝」，〔磧、南、

〔徑、清作「武帝時」。〕

一 七二〇頁下六行「三卷」，〔徑、清作

「一部三卷」。〕

一 七二〇頁下七行「右一部三卷」，

〔徑作「右」；〔清無。又第六字「周」，

〔麗作「周朝」。〕

一 七二〇頁下一〇行「二卷」，〔徑、

清作「一部二卷」。〕

一 七二〇頁下一一行「右一部二卷」，

〔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〇頁下一四行「右一部一卷」，

〔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一頁上四行「目錄」，〔磧、南、

〔徑、清作「目錄集」。〕

一 七二一頁上五行「右此七卷」，〔徑

作「右」；〔清無。〕

一 七二一頁上八行「沙門明穆」，〔麗

作「釋僧穆」。〕

一 七二一頁上一〇行末字「綴」，〔磧、

〔南、徑、清作「維」。〕

一 七二一頁上一四行「三十一卷」，

〔徑、清作「一部三十一卷」。〕

一 七二一頁上一五行「右此一部三

十一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一頁上一八行「一部」，〔磧、

〔南、徑、清作「六部」。〕

一 七二一頁中二行「善才」，〔磧、南、

〔徑、清、麗作「善財」。又「一卷」，〔磧、

〔南、徑、清無。〕

一 七二一頁中六行「十卷」，〔磧、南、

〔徑、清作「一卷」。〕

一 七二一頁中一五行「二十卷」，〔徑、

清作「一部二十卷」。〕

一 七二一頁中一六行「右一部二十

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一頁中一九行「二卷」，〔徑、

清作「一部二卷」。〕

一 七二一頁中二〇行「右此一部兩

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一頁中二二行「外內」，〔磧、

〔南、徑、清作「內外」。〕

一 七二一頁中末行「右此一卷」，〔徑

作「右」；〔清無。次頁上二〇行同。〕

一 七二一頁下二行「一十五卷」，〔徑、

清作「一部一十五卷」。〕

一 七二一頁下三行「右此一部一十

五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一頁下五行「法式」，〔磧、南、

〔徑、清作「法戒」。又「十卷」，〔徑、清

作「一部十卷」。

一 七二二頁下六行「右此一部十卷」，
〔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二頁下一六行「五百卷」，〔徑〕、
〔清〕作「一部五百卷」。

一 七二二頁下一七行「右此一部五
百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二頁下一八行「智果」，〔磧〕、〔南〕
作「智果」。

一 七二二頁上五行第三字「退」，〔磧〕、
〔南〕、〔徑〕、〔清〕無。

一 七二二頁上一一行「皇朝」，〔徑〕作
「唐朝」。下同。

一 七二二頁上一三行「析疑論」，〔磧〕、
〔南〕、〔清〕作「折疑論」。

一 七二二頁中一三行「二卷」，〔磧〕、
〔南〕、〔徑〕、〔清〕作「三卷」。

一 七二二頁下二行「一十七」，〔徑〕、
〔清〕作「二十七」。

一 七二二頁下五行「三十卷」，〔徑〕、
〔清〕作「一部三十卷」。

一 七二二頁下六行「右此一部」，〔徑〕

作「右」；〔清〕無。一五行、次頁上一
〇行、次頁中五行、一三行、一
六行同。

一 七二二頁下一四行「十二卷」，〔磧〕、
〔南〕作「十三卷」；〔徑〕、〔清〕作「一部十
三卷」。

一 七二二頁下一九行「諸……卷」，
〔磧〕作「善惡業報論」；〔南〕、〔徑〕、〔清〕作
「善惡業報論二十卷」。

一 七二二頁下末行「大乘略止觀」，
〔磧〕、〔南〕、〔徑〕、〔清〕作「大乘十觀」。

一 七二二頁上一行「辯偽顯真論一
卷」，〔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二頁上三行「四分律」，〔徑〕作
「四津」。

一 七二二頁上六行「十一部一百五
十四卷」，〔磧〕、〔南〕、〔徑〕、〔清〕作「十部一
百五十三卷」。

一 七二二頁上九行「二十卷」，〔徑〕、
〔清〕作「一部二十卷」。

一 七二二頁上一四行第二字「此」，
〔徑〕、〔清〕無。一九行第二字同。

一 七二二頁上一五行末字「撰」，〔磧〕、
〔南〕、〔徑〕、〔清〕作「注」。

一 七二二頁上二一行第四字「多」，
〔麗〕無。

一 七二二頁上二二行「右此一卷」，
〔徑〕作「右」；〔清〕無。本頁下二行同。

一 七二二頁中二行「右此四十卷」，
〔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二頁中一九行「右此一部十
卷」，〔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二頁中二〇行第三字「作」，
〔磧〕、〔南〕、〔徑〕、〔清〕、〔麗〕無。又「陽尚善」，
〔清〕作「楊尚善」。

一 七二二頁中末行「右此兩卷」，〔徑〕
作「右」；〔清〕無。又「李玄英」，〔磧〕作
「李冀」。

一 七二二頁下四行「右此三十卷」，
〔徑〕作「右」；〔清〕無。

一 七二二頁下六行「第四」，〔徑〕無。

一 七二四頁上二二行「一卷」，〔南〕作
「二卷」。

一 七二四頁中一八行首字「此」，〔徑〕

無。又「長安」，徑作「右長安」。

一 七二四頁中一九行「玄則撰」，至此，徑卷第一百十九終、卷第一百二十始，並有「傳記篇第一百之餘」一行。

一 七二四頁中二〇行「第五」，徑無。

一 七二四頁中二一行「振旦」，徑、清作「震旦」。

一 七二四頁中二二行末字「且」，磧、南、徑、清、麗作「具」。

一 七二四頁下一行第一二字「以」，磧、南、徑、清作「化」。

一 七二四頁下五行第九字「象」，磧、南、徑、清作「像」。

一 七二四頁下一二行「興福寺」，磧、南、徑、清作「興勝寺」。又「常供」，磧、南作「帝供」。

一 七二四頁下一八行「興皇」，磧、南、徑、清作「皇興」。

一 七二四頁下二〇行「長干」，磧、南、徑、清作「長干寺」。

一 七二五頁上二行「二万四千人」，

磧、南、徑、清作「度二万四千人」。

一 七二五頁上四行小註左「召請名僧」，磧、南、徑、清作「召諸名僧」。

一 七二五頁上五行小註右「禪靈寺」，磧作「禪虛寺」；南、徑、清作「禪寂寺」。又「常供」，磧、南作「常住」。

一 七二五頁上七行「一十」，磧、南、徑、清作「二十」。

一 七二五頁上一〇行小註左「止觀」，磧、南、徑、清作「正觀」。

一 七二五頁上一一行小註右「招玄」，麗作「昭玄」。

一 七二五頁上一七行小註右「慈敬」，磧、徑、清、麗作「茲敬」。又左「忌日」，麗作「畢日」。

一 七二五頁上一八行小註右「連壁」，磧、南、徑、清作「連壁」。

一 七二五頁上一九行小註左末字「論」，南、徑、清無。

一 七二五頁中七行小註右首字「區」，磧、南、徑、清作「軀」，下至次頁上一七行同。又「度僧七千人」，磧、

南、徑、清作「度二萬人」。

一 七二五頁中八行小註左「六十所」，磧、南、徑、清作「六十所也」。

一 七二五頁中一五行「興地圖」，南、徑、清作「興地圖」。

一 七二五頁中一七行「下民」，磧、南、徑、清作「下人」。

一 七二五頁中二〇行「道武」，徑、清作「燾武」。

一 七二五頁中二二行小註右「更闢」，磧、南、徑、清作「更開」。

一 七二五頁下一行小註左「侍女持」，磧、南作「侍女皆持」；徑、清作「舍女皆持」。

一 七二五頁下三行小註右「供施」，磧、南、徑、清作「俱施」。又左末字「人」，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五頁下八行「魏大帝」，南、徑、清作「魏文帝」。

一 七二五頁下一一行「恒安」，麗作「常安」。

一 七二五頁下一九行小註右「僧朗」，

麗作「僧明」。又左「斷肉」，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五頁下二〇行小註右「屠熟」，磧、南、徑、清作「屠宰」。又左「薰辛」，徑、清作「葷辛」。

一 七二六頁上四行小註右「於長安」，磧、南、徑、清作「至長安」。又「陟蛄」，磧作「陟蛄」。又左末字「衆」，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六頁上五行小註左「三千卷」，磧、南、徑、清作「二千卷」。

一 七二六頁上一行小註右「三年」，磧、南作「二年」。又「烏立」，麗作「興立」。

一 七二六頁上一四行小註左末字「矣」，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六頁上一七行小註左末字「人」，磧、南、徑、清作「人矣」。

一 七二六頁上二一行首字「大」，南、徑、清無。

一 七二六頁上二二行末字「斯」，磧、南、徑、清作「期」。

一 七二六頁上末行首字「令」，磧、南、徑、清作「今」。又第五字「主」，磧、南、徑、清作「匡」。

一 七二六頁中三行第二字「紐」，磧、南、徑、清作「網」。

一 七二六頁中七行第二字「盡」，磧、南、徑、清作「畫」。

一 七二六頁中九行「證果」，徑、清作「證果四寺及」。

一 七二六頁中一〇行第四字「居」，磧、南作「尼」；徑、清作「第」。

一 七二六頁中一八行「既有」，磧、南、徑、清作「豈有」。

一 七二六頁中二一行「王城閼典」，磧、南、徑、清作「王城祕典」；麗作「王城閼典」。又末字「陽」，磧、南、徑、清、麗作「揚」。

一 七二六頁下四行第四字「銳」，磧、南作「悅」；徑、清作「兌」。

一 七二六頁下八行第七字「名」，磧、南、徑、清作「各」。

一 七二六頁下一二行第一〇字「伍」，

磧、南、徑、清作「伐」。

一 七二六頁下一四行第七字「氛」，磧、南、徑、清作「氣」。

一 七二六頁下一六行第四字「墊」，磧作「墊」。

一 七二六頁下一八行第三字「裁」，磧、南、徑、清作「戴」。

一 七二六頁下二〇行首字「負」，麗作「貧」。又末字「記」，磧作「訴」；南、徑、清作「託」。

一 七二六頁下二一行「忻宗祐」，磧、南、徑、清作「祈宗祀」。

一 七二七頁上四行第四字「閼」，磧、南、徑、清作「合」。

一 七二七頁上九行第四字「陸」，磧、南、徑、清作「程」。又第二〇字「斂」，磧作「殿」。

一 七二七頁上一四行「等覺」，磧、南、徑、清作「覺等」。

一 七二七頁中一行第二字「到」，磧、南、徑、清作「對」。

一 七二七頁中一六行末字「之」，磧、

南、徑、清作「文」。

一 七二七頁中二〇行第九字「離」，
磧、南、徑、清作「驪」。

一 七二七頁中二一行第二字「方」，
南作「万」。又「間由息頌」，磧、南、
徑、清作「閑田息訟」；麗作「閑田
息頌」。

一 七二七頁下一行「其性」，磧、南、
徑、清作「真性」。

一 七二七頁下六行第二字「柳」，磧、
南、徑、清作「廓」。又第八字「成」，
磧、南、徑、清作「城」。

一 七二七頁下八行「輝彩」，磧、南、
徑、清、麗作「耀彩」。又「長廊」，
南、徑、清、麗作「長廊」。

一 七二七頁下一二行「環奇」，徑、
清作「環奇」。

一 七二七頁下二〇行「武皇」，磧、南、
徑、清作「武王」。

一 七二八頁上六行首字「幡」，磧、
南、徑、清、麗作「幡」。

一 七二八頁上一一行第四字「文」，

麗作「丈」。

一 七二八頁上一三行「七耀」，磧作
「大耀」。

一 七二八頁上一八行「冲玄」，磧、
南、徑、清、麗作「玄冲」。

一 七二八頁上一九行「詮定」，磧、
南、徑、清作「銓定」。

一 七二八頁上二〇行第六字「勤」，
磧、南、徑、清、麗作「勒」。

一 七二八頁上末行第四字「隋」，磧、
南、徑、清、麗作「隨」。

一 七二八頁中一行「循覽」，磧、南、
徑、清作「修覽」。又「區寔仁沾」，
磧、南、徑、清作「寔區仁沾」。

一 七二八頁中二行首字「目」，麗作
「曰」。

一 七二八頁中一〇行首字「大」，徑、
清無。

一 七二八頁中一五行「壬申」，麗作
「壬子」。又第八字「者」，磧、南、徑、
清無。

一 七二八頁中一八行第九字「代」，

磧、南作「戍」；徑、清作「王」。

一 七二八頁中二一行「不屬」，磧、
南、徑、清、麗作「不屬」。

一 七二八頁中末行「析理」，磧、南、
徑、清作「片理」。

一 七二八頁下二行「齊朝尚統法師」，
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八頁下五行「傳毅」，磧、南、
徑、清作「傳教」。

一 七二八頁下六行第七字「今」，磧、
南、徑、清作「令」；麗作「舍」。

一 七二八頁下二二行第二字「曰」，
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九頁上四行「壬午」，磧、南、
徑、清、麗作「壬申」。

一 七二九頁上六行第五字「天」，麗
作「天人」。

一 七二九頁上八行第四字「主」，磧、
南、徑、清無。又「之歲」，磧、南、徑、
清、麗無。

一 七二九頁中一行「貞觀十三年己
亥」，磧、南作「咸亨二年申未己

亥」；徑、清作「咸亨二年辛未」；麗作「咸亨二年己亥」。

一 七二九頁中二行「六百一十八」，

磧、南、麗作「六百」；徑、清作「六百九十九」。

一 七二九頁中二行第八字至六行末字「復……年」，徑、清無。

一 七二九頁中一行第一三字「算」，磧、南、徑、清無。

一 七二九頁中一三行夾註右第三字「者」，磧、南、徑、清、麗無。

一 七二九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可」，磧、南、徑、清作「乃」。

一 七二九頁中一八行第八字「公」，磧、南、徑、清作「云」。

一 七二九頁中二一行「漢朝」，磧、南、徑、清作「漢時」。

一 七二九頁下一行第八字「隋」，磧、南、徑、清作「循」。

一 七二九頁下三行「常星」，磧、南、徑、清作「恒星」。四行同。

一 七二九頁下五行「涅槃經」，磧、

南、徑、清作「般若經」。

一 七二九頁下一三行第一〇字「日」，磧、南、徑、清、麗作「月」。

一 七二九頁下一五行「猛浪」，徑、清作「孟浪」。

一 七二九頁下一六行第一一字「又」，麗作「又云」。

一 七三〇頁上一行第八字「月」，磧、南、徑、清作「日」。第一二字同。

一 七三〇頁上二行「不差」，磧、南、徑、清作「不善」。

一 七三〇頁上三行第四字「年」，磧、南、徑、清無。又「之歲」，磧、南、徑、清、麗無。

一 九三〇頁上七行「京雒」，磧、南、徑、清作「洛京」。

一 七三〇頁上一六行第八字「減」，磧、南作「滅」。

一 七三〇頁上二一行第九字「至」，磧、南、徑、清無。

一 七三〇頁中三行「除惱」，磧、南、徑、清無。

一 七三〇頁中四行首字「恒」，麗作「常」，八行末字同。又「道法」，

磧、南、徑、清作「遺法」。

一 七三〇頁中一〇行第一三字「龕」，磧、南、徑、清作「合」。

一 七三〇頁中一行第六字「呈」，磧、南、徑、清作「單」。

一 七三〇頁中一二行「求二」，磧、南、徑、清作「二求」。

一 七三〇頁中一五行「矢入」，磧、南、徑、清作「天人」。又末字「賴」，磧、南、徑、清作「類」。

一 七三〇頁下六行第二字「秋」，徑、清無。又第五字「盡」，磧、南、徑、清作「盡」。

一 七三一頁下七行第八字「頂」，磧、南、徑、清作「項」。

一 七三一頁下一二行末字「屈」，磧、南、徑、清作「屈」。

一 七三一頁下一八行「源派」，磧作「洹派」。

一 七三一頁上五行「車朗」，南、徑、

清作「章朗」。

一 七三一頁上一三行末字「又」，磧、南、徑、清無。

一 七三一頁上一五行「超道」，磧、南、徑、清作「起言」。又「宋言」，磧、南、徑、清作「宋語」。

一 七三一頁上一六行第二字「稱」，磧、南、徑、清作「講」。

一 七三一頁上一二行「爲客不得」，磧、南、徑、清作「不容」。

一 七三一頁上二三行第九字「令」，磧、南、徑、清作「全」。

一 七三一頁上末行「邛杖」，磧、南、徑、清作「筇杖」。

一 七三一頁中五行「秣陵」，磧、南、徑、清作「秣陵」。

一 七三一頁中二〇行「疑慮研機」，磧、南、徑、清作「疑慮研幾」。

一 七三一頁中二二行首字「敦」，磧、南、徑、清作「孰」。

一 七三一頁中二二行第四字「聽」，磧、南、徑、清作「德」。

一 七三一頁下一行首字「聞」，磧、南、徑、清作「簡」。

一 七三一頁下二行第五字「熏」，磧、南、徑、清作「重」。

一 七三一頁下四行卷末經名，徑作「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二十終」。